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一　點一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嘉興藏函止刻法語五卷丙申歲龔孝升入粵海幢華首和尚得余書楗椎告衆訪求鼎湖棲壑禪師藏本曹秋岳諸公繕寫歸吳謙益手自讐勘撰次爲四十卷大師著述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字句不免繁拂段落間有失次東遊時曾以左氏心法序下委刋定見而色喜遂削前藁今茲讐勘僭有行墨改竄實稟承大師墜言非敢僭踰犯是不韙也既徹簡乃爲之序曰佛祖開教以文說法慈氏之演瑜伽龍樹之釋般若千門萬戶羅網交光郁郁乎燦燦乎千古之至文也大教東流人文漸啓遍遠濬發於南什肇弘演於北椎輪大輅實惟其始隋唐以

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大矣哉義理之津涉文字之淵海也逮及有宋教廣而文煩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粵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卮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我大師廣智深慈眞參實悟惟心識智夢授於慈氏華嚴法界悟徹於清涼被根應病橫說竪說千言萬偈一一從如來文字海中流出以鐔津之崇教者固其城塹以石門之扶宗者沃其枝葉以徑山之應機者暢其撈籠引接務欲使末法衆生霑被其一言半句皆將飲河滿腹同歸於智海而後已雜華言金翅鳥王以清淨眼觀察諸龍命應盡者以左右翅鼓揚海水悉令兩關取而食之大師說法爲人欲搏生死大海水取善根衆生置佛法中亦復如是日者廣南繕寫書生陳方侯觸語悲悟放筆薙髮大師搏取深心光芒昱曜凌紙怪發善根衆生應機吸受如方侯者歷河沙劫猶未艾也嗚呼禕矣哉大師與紫柏尊者皆以英雄不世出之資當獅子座一紘絕響之候捨身爲法一車兩輪紫柏之文雄健而斬截大師之文紆餘而悲婉其爲昏塗之炬火則一也昔人嘆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又言楚石季潭而后拈花一枝幾熄由今觀之不歸於紫柏憨山而誰歸乎後五百年魔外鋒起篤生二匠爲如來使佩大法

印然大法燈殆亦儒家所謂名世間出者禪
叛剽賊之徒往往墓統系附師承竊竊然爲
蚍蜉之撼樹大師之集行如日輪當陽魍魎
斂影而覺寐者猶憒而未寤也然則大師同
體大悲如作易之有憂患者其何時而止乎
斯可爲痛哭已矣夢遊集初傳武林天界覺
浪和尚見而嘆曰人天眼目幸不墜矣丞紳
一疏唱導流通毛子子晉請獨任鏤版以伸
其私淑之願子晉殁三子褒表宸聿追先志
遂告成事其在嶺表共事搜葺者孝廉萬泰
諸生何雲族孫朝鼎也其佽助華首網羅散
失者曹溪法融海幢月池及華首侍者今種
今照今光也皆與有法乳之勞法當附書上
章困敦之歲仲冬長至日海印白衣弟子虞
山錢謙益焚香稽首謹序

錄夢遊全集小紀

丁酉人日中丞龔公孝升過海幢出宗伯錢
公牧齋書其于大師遺稿流通之心真切無
比華首和尚觀之亦讚歎無比既以海幢所
藏者簡附龔公矣復刋布諸刹爲博訪全收
之計又以入行致端州棲壑禪師索其全集
禪師慮失原稿未發也二月之望前孝廉萬
公履安來以錢公曾有專囑爲謀之方伯曹
公秋岳作書重請于是再奉華首書遣喻如
筏知客往稿乃發而曹公與學憲錢公黍谷
各捐資爲繕寫費適會城方有試事諸士子
之皈依華首者聞之皆至舐筆落墨數日而
畢其司較對則一靈種侍者也時一儒生陳
方侯于作字頃有所感觸便求出家即日剃
度法名古值字曰瞿滴余爲書助緣偈曰憨

山一部遺稿能使陳郎出家時節因緣相值將鍼引綫無差現前同學大衆幫他搭起袈裟且看曹谿一滴水研池裏面涌蓮華此不獨見大師心光攝受無量亦見諸護法一片心光與無情筆墨同向花首堂前推出者僧作大佛事而此僧承是心光爲一切人作發起導師又未可量則是書流通功德豈可量耶因記之以博數千里外一聲彈指三月初六日比丘今釋書

夢遊全集目録編輯重較諸名幸各存之

通炯號寄菴爲大師首座今海幢諸僧皆其諸孫也劉起相號中雷起家乙榜任撫州司李大師靈龕還曹谿及收藏遺稿皆與有力耳今釋再白

夢遊全集目録

卷之一

序

目録

卷之二 計一

法語 四

答鄭崑巖中永　示無生禄禪人

示奇侍者　示無隱桂禪人

示小師大義　示洞聞乘禪師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示眞過禪人

示優婆易眞潭潭

示本淨貴禪人　示法錦禪人

卷之三

示性淳禪人 計一　示妙湛座主 五

示靈洲鏡禪人　示歐伯羽
示馮文孺　示曾六符
示贊侍者　示明哲禪人
示舒中安禪人　示極禪人
示宗遠禪人　示念松通禪人
示佛嶺乾首座　示懷愚修禪人
示西樵居士　示陳生資甫
示離際肇禪人　示懷愚修座主
示了際禪人

卷之四

示容玉居士
示自菴有禪人住山
示慶雲禪人　示如常禪人
示小師德宗　示慧侍者
示鄧司直　示妙光玄禪人
示寬兩行人　示如良禪人
示周暘孺　示舒伯損
示文軫　示劉平子
示歐嘉範　示李子晉
示李子融　示歐嘉可
示梁騰霄　示游覺之
示王伯遐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示梁仲遷　示劉仲安

卷之五

示觀智雲禪人　示了心海禪人
示湘潭諸優婆塞　示方覺之
示智海岸書記　示劉存赤
示鍾衡穎　示袁大塗
示雙輪炤禪人　示顓愚衡禪人

示李福淨　示段幻然給諫
示玉覺禪人　示明益禪人
示慧楞禪人　示半偈聞禪人

卷之六

示歸宗慈長老
示王自安捨子出家
示靈原覺禪人
示靳陽歸宗常公
示古愚批禪人　示袁公寥
示叅禪切要　示董智光
（六）
（闕二）
示閩汝東
示徑山幻有堂主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
示知希先山主　示嵩樸恩山主
示乘密顯禪人　示曇衍宗禪人

示顧山子　示譚梁生
示曹居士　示馮延齡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示石鏡一禪人

卷之七

示太素元禪人
（闕二）
示恒河智禪人持經
示王鹿年　示在顯侍者
示在介侍者　示在淨沙彌
示性田行者　示朱素臣
示沈止止　示澹居鎧公
示念佛切要　示雲棲侍者
示等愚侍者　示玄津壑公
示了無深禪人　示雪嶺峻禪人
示劉道人　示非石玉禪人

示沈居士　示王子顯
示沈旅泊居士　示顏福堅
示顧汝平　示顏仲先持咒
示嘉禾楞嚴堂主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示王聖冲元深　示孫詵白
示姜養晦　示衆

卷之八

示歸宗智監寺　示自宗念禪人
示陸將軍　示慧成信首座
示自覺智禪人　示龍花泰禪人
示翠林禪人　示順則易禪人
示玄機叅禪人　示智沙彌
示性覺禪人
示寶藏禪人禮普陀
示明輝少林禮祖　示法界約禪人
示崇觀禪人　示六如坤公
示西印淨公修淨土
示沙彌性鎧

卷之九

示夜臺禪人（缺一）　示省然覺禪人（八）
示難明道禪人　示魏聖期
示福敦禪人　示福厚禪人
示同塵睿禪人　示修淨土法門
示念佛叅禮切要
示海濶禪人書經
示沙彌能化書經
示惺初禪人書經　示昭凡庸禪人
示履初崇禪人　示慧鏡心禪人
示修六逸關王　示慧玄後禪人

示淨心居士
示仁天老宿持經　示沈大潔
卷之十
示本懷禪人
示仰山本原覺禪人
示陳善人　示盛蓮生
示吳啓高　示無知鑑禪人
示徐清之　示若曇成禪人
示觀智雲禪人　示凝窗通禪人
答山東德王 兩問
卷之十一 此一
答湖州僧海印 九問 答武昌段給諫 九
答徑山西堂廣智 六問
答沈大潔 六問
卷之十二
答徑山澹居 八問
答王芥菴朱白民 三問
示蕭玄圃宗伯 二則 示周子寅 四
示黃惟恒　示馬居士
示王生更字　示周子潛
示沙彌祖定　示吳公敏
示澄鉉二公　示江吾與
示王周二生　示杜生
卷之十三
書問
與達觀禪師 九首　與妙峰禪師 五首
寄蓮池禪師 二首　與月川法師
與五臺空印法師　與雪浪恩兄 三首
與無言宗師 三首　與愚菴法師 三首
與交光法師　與隱菴上人

與靜修上人　寄松谷師
與靜堂師　與萬安上人
與梅翁本師　囑弟子
與曉塵上人

卷之十四

與嬾菴師　與密藏開公
與悟心首座　與體玄小師
寄無宿上人　與龍華主人
與月清上人　與印菴法師
與衲雲法師　與幻一律師
與廬山圓通大衆　與宗玄上人
與雲樓大衆
與巢松一雨二法師　答無異禪師二首
與無念禪師　答四一法師
與湛然禪師

與修六關主二首　與漢月藏公
答頑石禪人　上山東德王
與蒲州山陰王七首
與曾健齋太常三首　與汪南溟司馬
與周幼海　與瞿太虛
點一　十
與顧朗哉　謝毛文源侍御
與張守菴二首　答龔修吾

卷之十五

與陸五臺太宰　與李廓菴中丞
與許鑑湖錦衣　與孔原之
與郭太史　與吳運使
與黃子光　與高司馬
與黃悟山　與黃柏山
與江吾與　與卽墨父老
與陸長公　與江仲嘉
點一　十一

與管東溟僉憲　與馮具區太史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衷白太史二首　與曾見臺太宰
與王性海大行二首
與傅金沙侍御二首　與張大心
答柯復元孝廉二首　與丁南羽
與游二南　與屠赤水
與王念西太史
與徐明宇侍御二首
與陳劒南貳師三首　與楊元孺元戎

卷之十六

與周海門觀察三首　答任養弘觀察
與祝惺存觀察
與丁右武大參四首　與湯海若祠部
與劉存赤　與鄭金吾
與何金吾
答鄭崑崖開府二首　答葛自修
與胡順菴中丞四首　與周勵齋太史
與子寅伯仲　與焦從吾太史
與楊復所少宰　答戴給諫

卷之十七

與殷參軍　答鄭孝廉
答鄒南皐給諫四首
與岳石帆計部二首　與虞德園吏部
與樊友軒侍御　與邢梅陽孝廉
與瞿洞觀三首
與汪靜峰司馬三首　與繆覺休二首
與賀知忍
與于中甫比部四首　與吳本如祠部
與曾金簡儀部二首　與馮啓南孝廉

與龍元溫
答李湘州太史
與談復之 二首
與劉玉受繕部
謝靳州荊玉
答無錫翁廣文
與金省吾中丞
與王季和
與虞素心吏部
與蔡五岳使君 註一
謝吳曙谷相國

卷之十八

與王省東侍御
答曹能始康寇
答王東里明府 三首
與元溫啓南
與高瀛臺太守
與穆象玄侍御
答杭城諸宰官
答荊世子
與聞子與
與嚴天池中翰
與顧履初明府
與熊芝岡侍御
答王于凡 註二
答阮漳序太守
答陳無異祠部
答徐明衡司馬
與鮑中素儀部
答錢受之太史 七首
與徐清之中翰
覆段幻然給諫
答袁滄孺使君 二首
與袁公寥
與周海門太僕
與賀函伯户部
答吳觀我太史 三首
答吳生白方伯
答李三近 註一
答沈大潔
答郭千秋

卷之十九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請方冊大藏序
首楞嚴經懸鏡序 見二十五卷
首楞嚴經通議序
法華經通議序
合刻法華文句序
心經直說引
金剛決疑序
金剛決疑題辭
春秋左氏心法序

性相通說序　見二十五卷
起信論直解序
註道德經序
紫柏全集序
雲棲全集序
方外遺書序
雲棲了義語序

卷之二十

淨土揣歸序
瑜伽佛事序
千佛懺序
楞嚴接光錄序
六祖壇經序　二首
因明窺言序
二十五圓通圖序
十無盡藏品序
青原道場序
華嶽法派序
南嶽諸祖景堂序
焦山法系序
鼎湖山詩序
徑山志序
菩提菴妙明堂序
五臺金蓮社序
湖州天聖因緣序
三潭護生偈引

卷之二十一

贈無盡上人住持序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壽一山上人序
送蘊素上人還山序
送吳將軍還越序　周子悟一篇序
贈太和老人序
壽曹溪住持賢公序
贈良醫序　別陳生序
方子振奕微序
送堅音還金沙序
送無言住持少林序
送仰崖畫道景序
賀應公住持慈壽序
贈大倫住持廣濟序
送暎川法師幻遊序　十四　題一

卷之二十二

記

石經山瑰公塔院記
涿州石經山舍利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記
開錦屏觀音洞記
五臺鳳林寺下院碑
伏牛山慈光寺碑記
修之采山神廟記
無極師道行碑記
修悟山觀音菴記
重修巨峰玉皇殿記
修靈山大覺寺記
旃檀如來因緣記

卷之二十三

觀楞伽閣筆記
曹溪千日道場記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創建長壽菴記
重修天心寺記　忠勇碑記
電白縣化城菴記
法性寺優曇華記　龍川淨土寺記
休糧山社記　重修海會菴記
南雄集龍菴記

卷之二十四

瓊海探奇記　瓊州金粟泉記
遊景泰寺記　端州寶月臺記
夢遊端溪記
光孝重修六祖殿記
衡州開福因緣記　遊永州芝山記

高雲山藏經閣記　木麗江奉佛記
法相寺定光佛記
金明寺大定堂記
卷之二十五
廬山五乳法雲寺記
淨慈寺宗鏡堂記　徑山凌霄峰記
海虞尊勝菴記
忠懿王舍利塔記　讀異夢記
泰和縣眞如菴記　清暢齋記
放生功德記
歸宗寺復生松記
金輪峰舍利塔記
明州育王舍利記
卷之二十六
廬山大悲懺堂記
廬山雲中寺碑記
廬山萬壽寺佛像記
平湖紫清寺田記
全椒縣昌化菴記
金沙東禪寺緣起記
新安仰山誌公像記
廣東六祖戒壇碑記
雙峰月公道行碑記
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吳江接待寺常住記
普度菴記　寧都金蓮菴記
揚州府放生社記
高郵海臺菴常住記
卷之二十七
塔銘

徑山達觀禪師塔銘
雲棲蓮池禪師塔銘
五臺空印法師塔銘
卷之二十八
壽昌無明禪師塔銘
無垢蓮公塔銘
棲霞景齋珠公塔銘
耶溪若法師塔銘　古鏡玄公塔銘
大方遷禪師塔銘
廬山恭乾法師塔銘
廬山敬堂忠公塔銘
法振鐸公塔銘
比丘性慈塔幢銘
黃山寓安寄公塔銘
卷之二十九
徑山澹居鎧公塔銘
南岳瑞光祥公塔銘
古風淳公塔銘　龍華禎公塔銘
徐公願力碑銘　寶藏成公塔銘
無瑕玉公塔銘
勉菴幻法師塔銘
卷之三十
傳
報恩西林和尚傳　雲谷大師傳
五臺妙峰登公傳　雪浪恩公傳
浮山朗目智公傳　淨明沙彌傳
聞仲子小傳
卷之三十一
題跋
題血書華嚴經後

題華嚴法華二經後
血書金剛經跋 二則
題血書法華經 二則
華嚴經題辭
題普賢行願品
刻藥師經跋
白衣陀羅尼經跋
尊勝陀羅尼跋
釋迦觀音志
題化城募疏 缺一
放生文跋
題五大師傳
題國朝高僧行脚卷
題竹林法語
題真侍者行 卷
題達大師送禪人卷
題達大師祭徧老文
佛奴歌跋
跋可禪人行脚卷 二則
卷之三十二
題壇經首 缺一
題金剛註解
物不遷論跋
起信直解題辭
題四十二章經
題諸祖道景
題書七佛偈後 二則
丁右武浮海詩跋
爲右武書七佛偈
包公研書心經跋
題血書梵網經跋
菩提心願文跋
題安樂行品
跋百城寂水卷
八大人覺經跋
題求生淨土圖
題雲棲小像 十八
題殺生現報錄
題法雷遠震卷
楞伽略科題辭 十九
書金剛經頌後
重刻楞嚴經跋
百法八識跋
題十六妙觀後
題坐禪儀後

題東坡觀音贊　題鬼子母卷
書元旦大雪歌　題從軍詩
題臥病詩　六詠詩跋
書懷李公詩　書山居十首跋
紫柏觀病偈跋　書范蠡論後
題書法華經歌後一則
題雪浪千丈
書顧寶幢居士事
題南皐萬法歸一卷
題圓覺頌　題幻予塔銘
金竹坪接待題辭　臺山竹林師卷
題壁光童子傳　題血書金剛經
書南潯報國寺疏
題華山銅殿二碑　題真慈達孝卷
弔遼陽將士文　題龍樹菩主傳

卷之三十三

贊

然燈古佛贊　貝葉佛母贊
西方三聖贊　化佛贊
雪山苦行佛贊七首
舍那如來法身贊　思惟佛贊
思議佛贊　無量壽佛贊二首
接引佛贊五首　臥佛贊
阿彌陀佛贊二首　長齋繡佛圖贊
釋迦佛贊四首　剌繡佛贊
毘盧佛贊　觀佛贊
經行如來贊二首　旃檀毘盧佛贊
熾盛光明如來贊　彌勒贊三首
布袋和尚贊　辟支佛贊
三大士贊　文殊大士贊二首
附一　幸

普賢大士贊七首
水月觀音贊二十四首
蓮葉觀音贊二首
蓮華觀音贊二首
白衣觀音贊十首
紫竹觀音贊二首
巖龕觀音贊二首
應變觀音贊
御刻觀音贊

卷之三十四　點二

天衣觀音贊
海潮觀音贊
空海觀音贊
降魔觀音贊二首
刺繡觀音贊二首
大悲觀音贊五首
比丘觀音贊
瑞蓮觀音贊
禪定觀音贊三首
魚籃觀音贊三首
南海觀音贊二首
巖樹觀音贊
自在觀音贊二首
普陀觀音贊二首

十一

艸衣觀音贊
海月觀音贊
將軍觀音贊
圓通觀音贊
渡海觀音贊
大悲觀音贊二首
禮佛觀音贊
寶掌菩薩贊
日光菩薩贊
陳如尊者贊
三十三祖道景贊
園林遊戲圖合贊
十八尊者渡海贊
又贊十八首
金毫遊戲圖贊
十四尊者贊
十二尊者揭厲圖贊
補衲尊者贊二首
降龍尊者贊二首
調獅尊者贊
四臂觀音贊
火光觀音贊
準提菩薩贊三首
維摩大士贊
十八尊者贊三首
又贊十五首
又贊十八首
十六應眞圖贊
又十二尊者贊
看經尊者贊二首
伏虎尊者贊二首
浮海尊者贊

渡江尊者贊 六首　燒香尊者贊
卷之三十五
達磨大師贊 十六首　六祖大師贊
永明大師贊
諸祖道景略傳贊 四十八首
金剛塔贊　三教圖贊
文昌帝君贊　老子贊 二首
孔子贊　彭祖贊
呂純陽贊　漢壽亭侯贊
玉峰和尚贊　寶峰和尚贊
紫柏大師贊 五首　雲棲大師贊 五首
無明和尚贊　無邊和尚贊
空印大師贊 二首　紹覺法師贊
靈徹法師贊　自光長老贊
大歇耆年贊　定宗老宿贊
雪嶠山主贊　梵懷山主贊
衲雲師贊　虛谷公贊
月岸公贊　雪嶺公贊
瀞居鎧公贊　自贊三十三首
胡中丞贊　王宗伯贊
卷之三十六
頌
佛祖機緣 三十則　金剛經頌 十八首
十六妙觀　本住法頌
箴
座右箴　定志箴
我箴　身箴
心箴　性箴
命箴
銘

母子銘　澄心銘
觀心銘　師心銘
覺非銘　夢覺銘
忘緣銘　觀世銘
六根銘　念佛三昧銘

正心銘　誠意銘
修身銘　齊家銘
六妙銘　般若軒銘
毘耶室銘　鐵如意銘

卷三十七之三十八
偈一　七十二首
偈二　三百九首

卷之三十九
說
雜說十九則
知止說　安貧說
學要說　牧心說
觀心說　讀莊子
圓扇說　寂莫說
誠心說 似墨文　澤山說

覺夢說　醫說
此光樓說　無情佛性義說
四願齋說　感應說
張孝子甘露說　梁不遷字說
黃用中字說　歐嘉可字說
鄭士修字說　徐子厚字說
李容我字說　謝汝忠字說
方覺之字說　僧洞聞字說
僧無隱字說　僧虛懷字說
聶應如字說　何希有字說

僧香林字說　僧堅白字說
自性說
卷之四十
疏　文
造文殊像疏　小福園齋糧疏
旃檀佛疏　南花祖塔疏
曹溪祖庭疏　祖師景堂疏
花嚴接待疏　苦藤嶺茶菴疏
重修普濟寺疏　重建祇園寺疏
湖心亭佛塔疏　重建龍花寺疏 二十四
血書花嚴經願文
爲靈通侍者戒酒文 見中興錄
放生文
祭陸五臺太宰文
祭胡順菴中丞文　祭達觀大師文
祭雲棲大師文　祭繡芳聯公文
祭徹空師文　結念佛社文
曾九龍對靈小參文
達大師舉火文
卷之四十一
楞嚴懸鏡 二十五
卷之四十二
法花擊節
卷之四十三
楞嚴補注
卷之四十四
楞伽補遺　大學決疑
卷之四十五
觀老莊景響論　道德經解發題
憨山緒言

卷之四十六
徑山雜說　化生儀軌
卷四十七之四十九
夢遊詩集
卷之五十
曹溪中興錄上
興復曹溪規約十條
卷五十一之五十二
曹溪中興錄下
為靈通侍者戒酒文
能廠錄起覩
曹溪僧衆寫經題跋
示曹溪僧衆決語常住清規
卷之五十三
自叙年譜上
卷之五十四
自叙年譜下
卷之五十五附錄
塔銘傳　輓詩
書跋　舊序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一

音釋

趧 于鬼切 動貌 顒 魚容切 仰也 巃 于緣切 高貌 巇 烏綰切 音偉 巘 音嶮 巖 音鑿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　點二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法語

答鄭峴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毫髮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眞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所言脩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眞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爲塵識情爲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熏爲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爲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赤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眞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揣量過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如今做工夫先要刻去知解的

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卽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眞心中所現影子如此勘破就于妄念起滅處一覷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撥任他何等妄念一撥粉碎當下冰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劒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眞如正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聖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蓋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爲迷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爲眞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爲實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着全要將從前知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巧法用不著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不獨從外如此卽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

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個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如此做工夫稍近眞切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塵勞中極易得力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却只是少不得用一番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玄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此乃八識中含藏無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個下落如此一撥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踪務要赶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撥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爲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

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已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咒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咒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咒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果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真參也若證悟者從自已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真參實悟然後即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真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為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為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為真大似認賊為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於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于一切境緣上

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爲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一二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實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爲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麤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爲眞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眞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眞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勘二 六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益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眞淨法身變作生死業質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

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鑪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融二)若安心先求妙果(七)卽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絶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槩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卽是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心向外馳求若捨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妄想境界此正識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吾清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卽乖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爲眞實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

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捉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靈驗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真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者裏切須透過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着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韝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岐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真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履可以日劫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示無生祿禪人 點二 乙未夏日在園中說 九

古人最初發心真正為生死大事決志出離故割愛辭親參師訪友歷盡艱辛心心念念只為已躬下事未明憂悲痛切如喪考妣若一見知識如嬰兒得母儻得一言半句開導

心地如病得藥若一念相當胸中了悟如貧得寶拌身捨命陸沉賤役未嘗憚勞若二祖之安心斷臂六祖之墜腰負石百丈之執勞楊岐之供衆凡名載傳燈光照千古者無不從刻苦中來乃至過去諸佛求無上菩提捨身命如微塵數無一類而不受身無一身而不苦行百劫脩因故感天上人間無量供養乃至末法兒孫猶受用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不盡豈有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者哉痛念末法去聖時遙法門典刑已至掃地吾輩出家兒不知竟為何事生來祇知懼飢寒圖飽煖一入空門因循宿習浮談終日捧腹縱情徒騁六根備造衆惡不耕而美食不蠶而好衣虛消信施唐喪光陰竟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豈復知因果難逃罪福無爽一朝大限臨頭如石投水三途劇苦一報五千再得出頭知更何日興言及此痛可悲酸目擊時流滔滔皆是望吾人之修者如披沙揀金非曰絕無蓋亦鮮矣嗟乎三界牢獄四生桎梏大火所燒生死險宅何由能濕猛焰雜衆苦至無畏處耶非丈夫兒具靈根含夙骨者不能奮發猛勇一超直入汝等幸爾生逢佛法形寓袈裟早值明師六根完具若不痛念無常深思大事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改往修來晝夜精勤早求出離因循度日縱放身心大限到頭悔之何及嗟乎行矣其無忘我臨岐叮嚀之言以負吾自負也

將之雷陽舟中示奇侍者

佛祖教人於生死中頓證無生法忍且每怪其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語如對市人說夢

事聞者非不明目張膽但未證眞耳要之所說非所聞所聞非所見也古人貴實證者直欲於生死法中親切勘破而已非別有奇特處也嘗見小兒怕鬼者每於夜中行恍然一物隨之大生驚怖雖慈母善諭本無亦未之信必待其自信不疑而後止苟自至不疑之地縱假鬼怖之將一笑而釋矣余昔遊塞上同健兒乘馬夜行道傍一石馬忽見而大驚幾墮地爾乃頓轡奮力鞭策遶石周行數十帀仍引熟視良久方縱逸而去馬自是遇物皆不驚余因是知道人遊生死險道歷境驗心必如是而後已是故華嚴以善財表證其所歷百城參多知識至於刀山火聚亦遲回待勸而後入及入之果得清涼大解脫門此其策馬繞石令其熟視之謂耶由是觀之佛祖殊無他長蓋能熟視世間相者耳世人所驚怖者非生死禍患乎佛祖乃欲令人於中證無生忍且又明言於無生中妄見生滅噫此果何謂哉苟非熟視自到不疑之地吾意雖慈尊善諭殆亦難免驚怖也余此以弘法幢難上干聖怒如白日雷霆聞者掩耳自被逮以至出離二百餘日備歷苦事不可言從始至終自視一念歡喜心竟未減於平昔觀者莫不驚異爲非常然而生死禍患他人故爲余驚矣及視余不減歡喜心乃又驚余不驚其所驚而人驚其所不驚是或有道焉奇侍者不遠三千里赴難問余於幽獄已而荷蒙聖恩貶竄嶺南奇乃伴行舟中遂書此爲別嗟乎生死險道正在所驚其無聞我歡喜心如夢事耶異時驗子於寂滅場中無以今

日之言爲夢語

示無隱桂禪人

明桂西蜀李氏子年十七出家參伏牛法光和尚禮清涼感文殊光相燒一指供養如京謁徧融禪師從古梅座主聽講復從大方宗師請益機緣訪余於東海海印道場受金剛寶戒余觀其骨氣孤硬可爲法門標幟第以名言厚習不能洞發性眞初聞余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因字之曰無隱每爲曲唱傍通方便調伏者期年一日聞唯心宗旨恍然自信遂誓歸依三閱寒暑相從於患難又期年丙申十月來五羊依栖於壘壁者數月余方觀楞伽擬令入室冀入第一義心忽有歸省之思余以爲忠於法門孝於師親其志一也因示之曰惟佛性之在纏如神光之在目雖明暗去來而照體獨立以障翳厚薄故智用淺深是故從上佛祖必經多刼事多知識入多法門然後得見性眞所以然者如人被縛自不能解必假手於他至若釋然解脫自在縱橫受用處又非解者所可與也卽稱上根利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不從人得者未必不由積累辛苦中來如萬里還家入門一步慶快平生廻視向之跋涉艱難間關險阻依稀彷彿如夢中事然且大通十刼猶不現前身子發心中道退沮在聖尚爾況其他乎是知信向此段大事因緣能操久遠之志持畢竟之懷者從古爲難得歷觀前修拌捨身命親師擇友動則三二十年乃至盡形畢壽不以窮達改心易慮以極願力所持窮劫而不化千載如一日者所以光明廣大一發則爲人

天師表非苟然也禪人以夙習般若聞熏之力不忘所先今幸爲佛子歷事法門殷勤若是苟能執金剛心盡此形壽乃至周徧恒沙以極究竟菩提不退初心將布法雲於火宅圖智種於覺園未必不以今日爲因地也子行矣即歸峨嵋親見普賢黨問諸變化人報言瘴海炎方不減白銀世界無恙無恙

促小師大義歸家山侍養

余少讀史竊慕程嬰公孫杵臼之爲人念曰持此心爲人臣子者可謂不忝所生矣及長出家乃曰吾佛爲三界法王四生慈父苟能持二子之心爲弟子者可謂不負已靈矣及讀傳燈諸祖機緣見神光之斷臂船子之覆舟百丈之於馬祖楊岐之於慈明歎曰苟忘身爲法若諸老之爲心者何患祖道之不昌法門之不振乎嗟夫丈夫處世既不能盡命竭力以事人主榮名顯親即當爲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易地皆然又何屑屑以事齷齪乎故子自知有向上事以來此心翩翩負超世之思即處樊籠遊塵市未嘗不置身冰雪千澗萬壑中也隆慶初子居龍河講肆識妙峰師於稠人中覩其貌悴骨剛知爲法器雖未語而心許之矣萬曆癸亥余北遊上都適遇於長安市共坐龍華樹下一語而決生死乃結伴同參共遊方外過河中山陰檀越延之道院數月是時宗尚童年爲沙彌明年余同妙師入清涼置身萬年冰雪中嚴寒徹骨幾死者數矣時予幸有自信之地越丁丑山陰檀越以書抵清涼屬宗從事法門因著入槽廠宗躍然負米採薪履水蹈雪百務惟先日

夜無隙衆皆推其精勤然殊無短長越辛巳冬奉慈旨求皇儲薦先帝建大會於臺山日集萬指宗獨任點茶湯晝則周旋不失一人夜則以餘力課誦余始心知其力能荷負第未察其信根耳明年壬午春臺山會罷余與妙師訣師曰某即不能荷錫相從奈何吊影長途乎乃目宗謂此子可代執役因命宗曰古人從師爲法誓死爲期爾其盡形竭力儻中道志沮當此生不面爾其志之明發即理策東西余同龍華老人養痾於大行之障石巖宗隻身以從百務惟勤凡操食時必侍立輟飧而後已察意之可否以爲憂喜子飽亦飽予偶不欲食則涕泗交頤亦終日不糈也余每每私察久之如一日因謂龍華老人此子天性純孝人也子夏問孝孔子曰色難其是之謂乎明年癸未余即東蹈海上藏修於牢山深處人跡所不能至神鬼之鄉也余因入那羅窟而居之披荊榛臥草莽犯風濤涉險阻艱難辛苦不可殫述人不堪其憂而宗實甘心焉余亦將謂老死丘壑無復人世矣居三年丙戌蒙聖天子詔爲慈聖聖母頒大藏經布天下名山及二牢焉余乃喟然歎曰因緣障道徃哲痛心禍始禍先前修明誡意欲避之宗與同伴安桂二侍者進曰師即無意人世豈不上念聖心所以隆重法門爲斯民之福利乎余乃翻然念曰惟我聖天子仁孝聖母慈恩以法爲社稷蒼生福某敢不竭躬盡瘁以敷揚法化上報聖恩法王忠臣慈父孝子實予所圖第此海嶠遐陬故稱蔑戾苟不等心死誓何以轉魔界而成佛土願輩

試揣其衷果能以法爲心畢命從事則止之否則去之無使異日作世諦流布昧人天眼目也安等唯唯進曰師唯何人此惟何事願師安意以道自任爲法忘情我輩敢不視師爲行止余於是拜受慈命尅意建立經營事務無論巨細一切委宗而以安桂二人爲知事予但總其綱要耳上賴聖慈寵靈不三年叢林告成法道聿興四方衲子日益至時則東海洋洋佛國之風焉天人冥會轉化之機蓋亦神且速矣山門供衆法物畢備秋毫皆出宗心建立規模居然不減在昔觀者以爲天降地湧將爲東鄙法幢盛世永永福田也豎立未幾狂魔競作已丑歲即遭侵撓余所經涉無論汚辱即祁寒滯暑奔走於風塵道路冒生死之際者不可指陳而此心一念孤光未嘗少易宗輩之志愈益堅三年如一日也或謂余曰古人言到處家山以師高致道眼視此不啻輕塵聚沫奈何惓惓於此余曰嘗聞世之君子以身殉國則死國以身殉法則死法今蒙慈恩以法見托而且表揚聖孝其事雖異其命實均避難不義棄命不終不義不忠何以爲法假而以此即有封疆尺寸之寄苟臨難而去之又何以自處寧效死而弗去不爲苟生以失經或者唯唯頃亦魔風頓息矣又四年乙未春二月翼從中起以魔事爲借資致聖天子震怒詔下金吾逮及者衆是時安已先去宗與桂共嬰此難余則以一死肩之荷蒙聖恩詔遣雷陽於是冬十月出長安與宗別余觀往事如夢遊亦未嘗一語及世諦常情也宗送余河梁余乃謂之曰

丈夫處世固不戀戀爲兒女態況吾釋子學出情法者乎第爾從老人幾二十年矣老人固未嘗以一語佛法累汝不知汝於何處見老人乎宗稽首曰宗自事師以來自知愚鈍不敢外求上不見有佛祖下不見有禪道唯知作務供衆至於動靜閒忙疾病禍患死生之際止此一念直觀師心而已是故師生則生師死則死余曰我心無相汝作麼觀宗曰師心若有相弟子則無今日也余乃大悅而別獨攜善侍者而南明春三月抵雷陽頻歲饑荒瘴癘大作余坐尸陀林中毒氣炎蒸交攻而至殆者亦數矣秋八月奉檄來五羊昔之在門者亦接踵而至余見則詬罵曰爾等各有出生死路脚跟誰無一尺土見我何爲皆痛斥而去頃之宗亦自蒲中萬里相尋躬事爨煮無間在昔粵省會亦遭疫癘骸骼蔽野余命宗率人親撿埋瘞不下萬餘作津濟道場以拔之會罷促宗歸曰爾何戀戀於此耶余生平志在忘生以學出情法者今雖荷戈行伍何莫非佛事萬里比隣太虛咫尺以法界海慧觀之了無去來生死之跡又何嗟嗟作夢中顛倒耶但冀爾識心達本以金剛燄燃破歷刼情塵務使愛根習氣緣影蕩盡毫無自欺如此可謂不負佛恩不辜本有方是老人不負汝處也否則抱佛而眠猶不免爲魔伴況復守此幻身而增空華障翳究竟何爲且爾父母師長今皆老矣若棄彼取此亦爲法中之愚也豈正信哉爾其行矣幸爲謝諸故人生當重相逢死則長別離異日常寂光中回視今日猶作夢中事也爾其識之

無忘所囑丁酉仲春二十五日書于墨壁之旅泊齋

示洞聞乘禪人

洞聞法乘夙負上根初脫塵緣遇水潦鶴項覺其非遂棄去入天目山與性融首座輩結庵居之切磋已躬下事堅忍數載復參達觀禪師親近有日以厭喧求寂之念未忘遂辭去隱於羅溪茲特謁老人於瘴鄉求心地法門老人遵梵網經爲授金剛寶戒乘五體投地如泰山崩爲法之勤一至於此老人以久飲瘴烟四大違損乃閉關却跡習靜以休乘亦禮拜歸山請授戒法因示之曰三世諸佛歷代祖師與一切衆生鱗介羽毛乃至地獄三途以極空散銷沉靡不眉毛厮結不隔纖毫其所同者金剛心地所異者情想愛憎耳由佛祖善用其心故轉穢邦成淨土化刀山爲寶林卽劇苦辛酸皆爲極樂眞境此無他術蓋於此心中情想不生愛憎無寄譬如淨目徹見晴空又何顚倒幻華自生起滅哉衆生返此無怪乎種種顚倒自取其咎耳佛祖憐愍此輩特特出世一番並無剩法與人不過直指此心令一切衆生當下知歸故毗盧老子初坐菩提場亦不過宣明過去十方三世諸佛此戒法耳千華臺上葉葉釋迦亦不過稟明諸佛此心宣傳此戒法卽四十九年搖脣鼓舌波波挈挈爲人委曲周旋者亦不過普令衆生信受此戒法及至末後拈花天人瞪目而不知者亦只迷此心戒耳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乃至二十八傳遞代授手達磨西來神光立雪無言無說蓋亦分明直指此心戒耳展轉六傳至老盧俗漢子柴擔下聞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乃頓悟此戒不從人得不因師授性自具足者也又更有何奇特哉及至黃梅印正卽解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因此黃梅老人亦不奈伊何只得無語歸方丈卽三更密付大似烏豆換人眼睛豈此外更有奇特哉從此兒孫滿目遍滿寰中得之者死失之者生千七百人鼓簧播弄亦不過遞相發明此心地法門豈此心外別求妙悟耶若離此外別求卽墮外道邪徑故梵網經云盧舍那佛心地初發心中所誦一名戒光明金剛寶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子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心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眞是諸佛子故五十五位進修未見佛性皆墮塗程及至末後等覺位中乃云是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到此直入佛性海中由是觀之從凡入聖成佛作祖之要捨此金剛心外豈復更有剩法耶是知此戒不易悟悟則名爲住位不易行行則名爲行位不易通通則名爲向位不易淨淨則名爲登地位不易忘忘則名爲入佛位矣法乘今日誠當自揣以何心爲出家以何心爲叅師訪友以何心爲樂求佛法以何心而願受此戒苟得其心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普及一切衆生一齊向老人一毛端頭放光動地則汝二六時中與諸聖凡眉毛厮結也此則是名眞持戒者否則險險則墮叅叅叅洞閩初禮鐵嘴蒲風爲師此云水潦鵠者指蒲風也

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脩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眞正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沉淪枉受辛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猶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聾螯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源頭爰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根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來五羊壘壁間法楞伽經完戊戌夏卽爲諸來弟子演說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亹亹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卽爲羯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愍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爲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眞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卽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卽名爲佛今所念之佛卽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卽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必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

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劒樹樅然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刼難復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示真遇禪人

禪人真遇生長廬陵棄妻子出家樂遠離行志向名山參訪知識幻人以幻業遷訛至嶺海禪人因得來參頃辭往普陀禮達觀師授以毗舍浮佛偈復持來五羊幻人於幻化場中作如幻佛事開諸幻衆說如幻法門禪人作禮請益幻人乃依如幻三昧爲說一切諸法皆如幻夢境界而開示之曰善哉佛子當善思惟一切諸佛依幻力而示現一切菩薩依幻力而脩持一切一乘依幻力而趣寂一切外道依幻力而昏迷一切衆生依幻力而生死若夫天宮淨土依幻力而建立瓊林寶樹依幻力而敷榮鐵牀銅柱依幻力而施設鑊湯鑪炭依幻力而沸騰鱗甲羽毛依幻力而飛潛蠢蜎蜫翹依幻力而動息以極三世諸佛之所證六代祖師之所傳總不出此幻網三昧禪人安得而逃之耶汝試諦思何因而落生死何因而入母胎何因而汨沒愛纏何因而願出沉淪何因而發足超方何因而參訪知識何因而履名山登福地穿叢林入保社今年而南海明年而五臺後年而峨眉汝將遍歷寰中縱經塵刼窮盡十方微塵國土承事十方諸大知識總皆不出幻化門頭非究竟真實處也然雖如是喚作迷頭認影

不訪就路還家苟能一步踏斷幻結則無邊幻網一時頓裂無涯幻海一時頓枯無量幻業一時頓消無邊幻行一時頓得無量幻生一時頓度此則是名以幻脩幻所謂衆生幻心還依幻滅者也其或未然則縱經三生六十劫以文殊爲父觀音爲母普賢爲師而欲恃此親因以求出生死事遠之遠矣汝諦思惟其無謂我爲幻化人非眞實語也叅叅

示優婆塞易眞潭

佛性善根如草種在地但有土處莫不有之若遇時雨靡不發生第雨有早晚故生有遲速耳人人皆有善根種子若遇大善知識開導如時雨降則勃然生芽抽條長幹開花結實鮮不成就所謂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未有無因而招果者此從上佛祖教化門頭貴在觀根逗機善爲開導使其自性成熟非有別法以誇誑衆生也善士易眞潭生在邊地長於塵勞汨汨口體不暇安有留心出世切念生死事大乎自非夙種善根深厚油然於中而不容已者何乃遇緣即發不待教而能若是耶余初貶雷陽未度嶺時談者謂邊俗好鬼而嗽血食絶無善人且據佛言邊地下賤筏戾卑種以爲六難以其斷絶佛種破滅善根不聞三寶名字故余以爲實然頃過電白見潭攜善士數輩頭面作禮余甚異之及過苦藤嶺誅茅芟施茶結緣菴潭創爲佛事集衆信而爲之者此則不因開導而自爲之豈非善根純熟時節因緣已至有不能自止觸事而現過緣而成者耶由是觀之佛性未必盡善魔性未必盡惡隨其所習故有異

耳佛說邊地惡種蓋言其重者欲入生正信生中國聞正法故也余見潭純誠篤信創建善緣足見佛法廣大不難行於邊地乃作疏命潭與二三善友同心一力果期年而功成三年而化行即今海外路人皆作佛事將轉魔界而成佛界未必不從此一人一事倡始也一陰以至堅冰一陽而炎赫日造化之機如此道化之機亦然佛言無佛法處建立三寶非菩薩人不能克成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潭豈非大心衆生耶若從此增進信心不退善根轉深勇猛精進頓悟本心即永斷生死一超直入菩提彼岸未必不從今日出門一步爲初地也但辦肯心決不相賺勉之

示本淨貴禪人

禪人實貴以守護佛法爲心初書金字法華諸經募造旃檀釋迦彌陀二聖像成居端州之鼎湖時往來五羊稽首請益予示之曰吾佛有言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是知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雖有而性常自空性空則諸法本無自性矣故曰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能達緣起無性者則爲成佛眞種矣善哉佛子汝之所書諸經者法也所造旃檀如來者佛也以汝之信力爲因托諸所化爲緣是則佛從緣起而法亦從緣起於法性中法即佛而佛即法也第不審果了此法性空乎性不空乎若言其性空則現見佛之相好莊嚴畢竟光明熾盛赫如寶山而華嚴八十一卷靈文三十九品之次第五周因果之行布四十二位之森嚴不欠一字法華之三周授記懺法之

諸佛洪名不少一人燦然滿目煥乎全彰謂之性空無物可乎若言其性不空方其緣之聚也則紙自紙墨自墨金自金而香自香如是紙墨皆爲世諦流布如是金香皆爲惡業莊嚴如是佛法之名又何從而有耶求其本無則性自空矣方其今之緣聚也卽以世諦之金香而爲佛卽以世諦之紙墨而爲經然紙墨之相不異當時體不增於昔日而佛法之名旣彰則敬慢之心懸隔其助成之人雖不改於故武而善惡之機天淵矣由是觀之則一切諸法本無自性從緣會而生者明矣斯則能達此佛此法本無自性則爲成佛眞種矣而汝所作種種諸勝緣不審達無性而作耶不達無性而作耶由作而後得無性耶若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已而不在物若不達無性而作則佛法在物而不在已若由作而後達無性者則已與物皆無性矣達已無性則無能作之人達法無性則無所作之法人法雙空是非齊泯則已與物皆無跡矣又從何而分別耶如是則功德不可思議菩提亦不可思議佛子知是而知則爲眞知如是而作則爲妙行否則以思惟心而作難思之佛事譬如手把螢火而燒須彌秖益自勞又何從而究竟耶善哉佛子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應如是作應如是持可謂善超諸有矣

示法錦禪人

法錦自言性多瞋習老人因以方便調伏而示之以忍辱法門更爲開導之曰永嘉大師有言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是

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第一妙行也故我師釋迦老子生生世世爲提婆達多之所謗害至於今生出世種種破法無所不至甚而殺害其命者非一及法華會上爲其授記作佛且曰我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勝妙功德皆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之所成就豈非以忍之一行爲成佛之要行耶又云昔我於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然燈佛即不與我授記由是觀之一切衆生生死苦具皆以有我而成無上菩提福慧莊嚴皆以無我而至以我與物敵故是非生是非生則愛憎立愛憎立則喜怒滋自性濁而心地昏心地昏則諸惡長諸惡長則衆苦集衆苦集而生死長矣是皆從我之所致甚矣我之爲害譬如嚴城堅兵豈易破哉老氏有言曰柔勝剛弱勝强此蓋忍行之初地也衆生恃其我見堅牢難破所以一言之逆不能受一事之違不能安一飢一寒之不能耐一念之欲不能淨斯皆不知忍之之方徒增我見之執耳所以佛教諸弟子脩和合行又曰苦法忍苦法智又曰無生法忍八地乃得是知從生法忍忍至無生則妙行圓佛果成矣忍之一行豈淺淺哉故曰凡有所作皆當忍之是則舉心動念處以忍試之舉足動步處以忍先之折旋動容處以忍持之喜怒哀樂處以忍驗之如斯則心有不敢妄動身有不敢妄作事有不敢妄爲情有不敢妄發故老氏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即忍之異名由不敢爲天下先故忍爲成佛第一行如此則

忍大而我小故忍能衣被於我亦能衣被於物自利利他之德無出此者故曰柔和忍辱衣謂是故也禪人求法語故余題之曰忍辱爲衣禪人勉而行之其無以爲口頭話且又無以此爲博飯具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

音釋

韝 格侯切 音鞲 鼸 於角切 音渥 齪 測角切 音踔 硌 古伯切 音格 獦 古曷切 音葛 獠 力照切 音療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　　嶓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性淳禪人

若論此事如青天白日十字街頭長安路上往往來來誰不覩面相呈何曾瞞昧絲毫又如果日麗天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鱗甲羽毛飛潛動植誰不通同受用至若生盲雖從來不見亦未嘗不蒙利益也何獨于汝分上有所欠缺隱昧又勞汝覓草鞋錢登山涉水遠遠迢迢尋師覓友偏向深山窮谷中求之而後得耶汝但自己不解向脚跟下一步勦絶命根被他無量劫來種種戲論習氣所弄恰似白日被鬼迷之相兩眼睜睜開口向人胡言亂語竟不知從何處發來亦不知誰之所使終日竟夜淹淹纏纏隨波逐浪波波刦刦更不知所作何事亦不知自己本來是甚麼人及至忽然夢省亦自大生慚愧甚至扼腕頓足切齒椎心恨不能囚地跳向佛祖頂顖上行及乎遇境逢緣眨眼之間不覺墮入黑山鬼窟去也此乃天下有志學道之人通病豈獨禪人爲然然其病根直在不了自心但爲習氣所弄耳老人生平有志此一大事恨般若緣淺習氣偏厚又無如古之眞正明眼知識鑪鞴且自發志出家操方學道以來以至入山冰雪寒嚴一至萬死一生之地于中種種伎倆知解向者裏一毫用不著唯獨于冷地納被蒙頭時忽然覷得父母未生前一點消息便回視昔之種種顚倒皆夢中事耳且復自恨爲他業緣牽引墮入種種幻化境界至凜凜死而獲一生所賴凍餓中博得一

點孤光處處受用種種逆順境界以此爲鑪冶鉗鎚煆煉習氣麤重緣影塵垢耳卽今生死關頭未知何如禪道佛法未必能會至若的信自心不向他求一著以此爲消磨歲月之具其他復何容啟齒哉禪人今且行矣卽求老人法語一似舍元殿裏覓長安若向自己脚跟未動步一著解提得起放得下乃至日用見色聞聲未開眼時未入耳時早能耳親眼辨決不向生死窠中習氣隊裏頭出頭沒此所謂不涉途程一步早已超過則佛祖亦無挨身處問老子豈奈伊何如此方不負雪浪開導之恩亦不負自己百劫千生帶來者一點種子不被三毒習氣熏蒸爛亦不負老人今日向戈戟場中爲汝出氣其或未然縱使學得三藏十二部更有何益如昔爲人縱能穿衣吃飯更喚作甚麼人卽老人今日之語大似木人穿鞵石女戴帽耳古人云初秋行脚汝等諸人只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且道如何是無寸草處叅叅

示妙湛座主

從上古人出家本爲生死大事卽佛祖出世亦特爲開示此事而已非於生死外別有佛法非於佛法外別有生死所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是知古人叅求只在生死路頭討端的求究竟非離此外別於紙墨文字三乘十二教中當作奇特事也所以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只在了悟自心以此心爲一切聖凡十界依正之根本也全悟此心則爲至聖大乘少悟卽爲二乘不悟卽爲凡夫若悟而不存證而無得卽爲超聖凡出生死之

向上一路矣近代學人去聖逾遠不見古人真實行履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卽此日用不離一法不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工夫卽此目前一切聲色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處便是真實悟門卽此悟處頭頭法法便是真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干鳴側耳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爲佛法也所以善財童子南歷百城參禮佛剎微塵數諸善知識故得開悟塵塵剎剎諸解脫法門然法門固無論卽善知識安得有剎塵之多多耶殊不知剎剎塵塵者乃吾人日用妄想念慮情塵也苟能于日用起心動念處情根固結處愛憎交錯難解處貪瞋癡慢種種習氣難消磨處就於根本痛處剮錐一一勘破一一透過如此便是真實知識當下卽登無礙自在大解脫無上法門捨此外更有何知識可參更有甚奇特法門可入耶

示靈洲鏡上人

余昔遊海門登妙高峰入無際三昧入楞伽室覩東坡老人代張方平手書楞伽經與佛印禪師留作金山常住是時舉身毛孔熙怡悅豫如春生百艸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後覽敎乘印證乃知爲習氣橫發于中熏然不自覺耳自爾行脚雲水間此海潤天空虛明昭曠之境時時如大圓鏡懸於眉睫間也頃爲幻業所弄直走瘴鄉舟行過曹溪口下滇陽峽經小金山而抵羊城未暇登眺戊戌秋日始得覽其勝與鏡心上人過東坡堂讀悟前身詩又爽然自失恍然若覩舊遊是知天

地一幻具萬法一幻叢出沒一幻蹟死生一幻場江山一幻境鱗甲羽毛一幻物聖凡一幻衆爾我一幻遇耳上人降心白法日誦金剛經以爲定課舊染頓祛心光漸朗益肯於刮垢磨光非汎汎波流業海者比也頃持卷索法語爲進修之資老人猛思昔遊海門故事今此地見東坡如前身因歎人生生死幻化去來夢事若以法界海慧照之則三際十方當下平等天宮淨土一道齊平心佛衆生了無差別鍍湯鑪炭實際清涼草樹庭莎風帆沙鳥烟雲變狀日月升沉舉目對揚無非普現色身三昧也吾學道人所貴金剛正眼爍破無明癡暗煥發本有智慧光明拈向現前日用欬唾掉臂揚眉瞬目之際拈匙舉筋之間頓顯自性無垢法身是稱爲得解脫人

即如空生悟般若時涕淚悲泣對佛自謂實無有得名阿羅漢也一切世間所有諸法豈有過此般若者哉然般若非他即吾人心鏡之光耳永嘉云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方剖析上人號曰鏡心是以心爲鏡耶是以鏡照心耶若以心爲鏡則老盧道明鏡亦非臺非臺則無鏡可寄若以鏡照心心本無相又何從而照之耶如此非心則非鏡非鏡則非心心鏡兩非名從何立如此則上人名是假名名假則眞亦非眞是則所讀之般若又豈有文言字句寄於齒頰之端耶上人苟能悟此法門則江光水色鳥語潮音皆演般若實相晨鐘暮鼓送往迎來皆空生晏坐石室見法身時也如此則東坡之所書楞伽佛印之殺青災木與老人今日荷三生之緣重過

此山上人偶拈此卷以請益莫道又是前身夢語也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上人苟能不昧本因當習氣橫發試取此卷讀之不覺妄想顛倒情塵自然氷消瓦解矣

示歐生伯羽

嘗謂一切聖凡靡不皆以志願成就世出世業是知吾人有志於性命者志出生死有志於功名富貴者志入生死也吾師有言廣大智海變而爲生死業海寶明妙性昧而爲貪瞋癡慢生死之業性由是觀之吾人之性眞妄之源既已不二苟知由貪瞋癡而入生死即可用貪瞋癡而出生死矣諺語有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余居常每念勾踐因會稽之恥志復吳仇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衣不重綵食不重味竟滅吳以覇吾學道人視歷劫生死幽囚困辱於三界牢獄豈直會稽之恥貪瞋癡慢奪吾妙性之光破我涅槃之宅豈直吳仇吾人怡然如飴而與之嬉戲遊宴於其間略無慚恥奮恨之心可謂大不知本矣其自視也可稱大丈夫哉伯羽有志於此當爲切齒

示馮生文孺庚子

學道人第一要發決定長遠之志乃至盡此形壽以極三生五生十生百生千生萬生以至劫劫生生直是一定以悟爲期若不悟此心決定不休縱然墮落地獄三途或經驢胎馬腹誓願不捨此決定成佛之志亦不以苦故退失今日之信心譬如有人發心有萬里之行決定以所至之處爲的從今日出門發

足一步直至入彼所至之門親彼所求之人以至升堂入室與之交歡浹洽以極志形而後已如此方稱有決定志也苟無此判然決定之志只說出門要去廻顧目前種種所愛放不下或因循延挨口去心不去或者幸有親朋大力之人促發出門及乎上了路頭悠悠蕩蕩或遇歌管隊裏富貴場中貪戀耳目近玩忘却未出門的念頭邈然不知所向往或中道緣差撞遇惡友惡緣弄得囊空資竭加之疾病纏綿進退回惶生無量苦或身體疲頓久冰風霜不奈勞苦便生退還之念或將近及門遇見一機一境一事之差或訛言誤聽以爲實使其將見而不及見其人臨門而不得入其室如此者舉皆枉費辛勤終無實到究竟之地蓋緣初發心時無決定志耳

苟如此欲作世間小小功名事業亦不能成何況無上佛道了死生證菩提乎故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豈可取近效求速就哉雖然如是有決定之志更須要真實之見若知見不真志其所不當志行其所不當行亦更枉用工矣吾人求道既有此志須要的信自心當體是佛本來清淨無物本來光明廣大如此所以日用現前不得受用者只爲彼此幻妄四大拘蔽介爾妄想浮心遮障難得透徹過此生死關捩子不啻若千生萬劫之遠也吾人既知此心諦信不疑今日發心定要以悟爲期卽從今日發心做工夫便是出門第一步今日親承善知識開導便是促發之者至其促發上路途中種種境界種種辛勤種種遲回留連不留連退惰不退惰

皆在學人自己脚跟底本分上忖量皆非善知識所可與也馮生文孺有志於此剏起眉毛且看脚跟下最初出門一步

示曾生六符 壬寅

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以其至虛而應萬有也故老子有言不出戶知天下豈妄想思慮機變智巧揣摩所能及哉所謂廓然大公聖人之心也古今聖巧機變之士自謂思無不致智不可及故飾智自愚是心光未透本體未明墮於無明妄想網中而將以爲智大若持螢火而與赫日爭光也曾生志道當以此自勉

示贊侍者

侍者眞贊寫余小像焚香作禮請說法語老人驀拈柱杖趂之曰爾朝夕執侍尚不自知

生尊重想又何以紙墨畫像爲師範乎每親聞法教如春風度耳又何以紙上陳言爲準則乎爾自發心出家求出離相而不決志修遠離行果眞出家實爲生死乎爾自心癡迷向外馳求不知頓歇狂心爲成佛秘要區區執幻妄爲眞實迷頭認影了無出期即老人坐向汝胸中爾亦作熱病想耳佛言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非外得果能如此可稱坐參不勞遍禮知識自入無量法門也是則名爲隨順覺性又何以包裹老人爲爾自思惟二六時中除却穿衣喫飯迎賓待客折旋俯仰咳唾掉臂雜談戲論處如何是自己本來面目者裏參透許汝覷見老人一塵眉其或未然對面千里

示明哲禪人

余被放之四年己亥夏講楞伽新疏於五羊之靑門旅泊庵禪人不遠數千里來余於瘴鄉余視其謹愨命典齋食且將令知三德而調六和攝一心而修萬行也禪人唯命是聽勤力半載餘矣適飲瘴烟浸染成疾自視四大不支難堪衆務乃乞度嶺北尋樂地以休養辭行老人因而勉之曰爾豈以苦樂爲異地死生有彼此哉殊不知四大爲假借苦樂爲幻場死生爲夜旦亦不知心乃衆惡之源身爲衆苦之本也原自迷心爲識執妄爲身顚倒死生出沒苦道曾不知幾千萬劫譬如夢馳險道怖畏張惶求脫而不能欲離而不得憂愁悲楚望拯無門疲頓精神暫息無術自謂終墮沉淪爾乃甘心汨沒矣又安知極力而呼猛然勃跳而大覺之則向之悲楚辛酸皆成笑具以今旣覺與向之求脫何異天壤哉卽爾而觀今之病苦呻吟作去就求脫之想正若夢中事耳不能自呼而覺余爲大呼而汝猶不知是蘭然長夜終無惺眼之時矣奈何以幻妄而甘苦辛認夢想而爲眞宅今旣遇呼而不覺捨此而誰又呼之耶嗟嗟蒙冥顚倒長夜欲求覩慧日之光如今日之緣者難之難矣爾試思之忽然猛省回頭轉腦生死情關頓然迸裂便是破夢宅出險道之時也

示舒中安禪人住山

舒中禪人將詠茆南嶽請益山居法要老人因示之曰夫道不在山而居山必先見道見山忘道山卽障根見道忘山觸目隨緣無非是道此古德名言永嘉之諦訓也子今志欲

居山是見道而後居耶是居之而後見道耶若見道而後居居則有住住則道非眞道若欲居山而後見道道本無住住則道不在山也子將以何爲道而又何所居也子徒以山爲山殊不知日用現前身心境界皆山也教云生老病死四山所逼又云五蘊山又云人我山又云涅槃山然涅槃心也人我境也五蘊身心乃生老病死之窟穴也梵語涅槃此云寂滅幻妄身心境界總屬動亂原其本致則眞妄不二動靜皆如但以迷悟之分故有聖凡之別迷之則涅槃而成生死悟之則生死而證涅槃是知五蘊人我之山元是涅槃安宅也斯則一切聖凡出生入死未嘗不居此山而子之寢處長夜於此久矣夫何今欲居之耶若以欣厭取捨爲入道之資是猶避

溺而投火也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又曰狂心不歇歇卽菩提入道之要唯在歇狂心泯見聞絕知解忘能所息是非寂滅此心政不在逃形山谷飽食橫眠恣嬾息長我慢爲道妙也梵語頭陀此云抖擻以其能抖擻客塵煩惱耳但淨其心是諸佛道子其勉之

示極禪人 辛丑

佛祖出世但以本法示人元無剩法亦無實法蓋欲令人人自知本有而已卽三藏十二部歷代祖師所指無非欲人頓識本有元不令向外馳求以世人不知本分具足將謂別有乃於一切言教中求公案上去參紙墨文字上覓以至種種伎倆思惟計較當作學佛法把作參禪了生死又作種種塵勞事業當

作出世功行今日正眼看來都沒交涉何也皆是以思惟妄想造作如夢中事耳以未離心識故古人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然無量劫來生死根株栽向識情窠窟且又滋之以愛水培之以欲泥熏之以無明之火增長諸苦之芽即有佛法知見皆墮外道戲論但增苦本非出苦之要也末法弟子去聖時遙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知見凌人傲物當作超佛越祖之秘且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辯利馳騁機警當作撥天關的手段將謂閻老子定管束不得亦不復知有世出世間因果事此蓋由不識自心不知本法於已躬脚跟下一步了不干涉徒恃癡狂增長夢中顛倒耳禪人自出頭來便解恁麼親師擇友恁麼苦行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本有而後發心耶是不知本有因發心後由師友指示而求之耶若知有而後發心則不是恁麼行脚若從師友指教而後知則又不必如此依然癡狂外邊走也即今掩關書經的事又作麼生且雜華乃入法界之經也且道以何爲法界又作麼生入若能提起生鐵心腸睜開金剛眼睛一脚踢翻生死牢籠如脫鎖獅子自在遊行看他善財初發心時乍見文殊打破此關棙子便解搖搖擺擺南歷一百一十餘城參見刹塵知識然後毗盧老子亦不奈見便得與法界等與虛空等與毗盧等與普賢行願等若使渠最初不遇恁般人說破恁般事將恐至今埋在一微塵中牢牢緊閉猶如大鐵圍山又不

止禪人今日之死關也安能一生成辦歷劫因果了却從前寃債哉禪人不信老夫之言試向一毛端頭拈起放下橫來豎去時親切著眼覷看若果一眼覷透方信老夫不欺汝亦信毗盧老子不欺汝歷代祖師亦不欺汝即汝自信本心亦不自欺也（融三）其或未然（主）試聽末後句看

示宗遠禪人住山

余竄海外之五年庚子春宗遠紹禪人同慶堂福自南嶽來時悟心融佛嶺乾二子皆在伴老人以食息相與結夏疊壁將半復移居東華解制後各辭去宗遠稽首乞一語爲住山法要老人揮汗以示之曰夫入深山住蘭若此從上佛祖第一入道因緣也惟我本師釋迦老子棄捨金輪辭親割愛走入雪山萬丈寒巖埋身千尺以至鵲巢其頂蘆穿其膝猶不知六年凍餓皮骨支持苦空寂寞之狀又何如也一旦覩明星而悟道朗長夜而獨明便見天龍拱衛神鬼欽崇爲天人師作世間眼至今光照四天道流百億聞名者喜見相者皈王臣敬仰有識傾心梵宇琳宮莊嚴殊麗無分遐邇百代如生如此澤流而無窮功垂而不朽者皆從雪山六年凍餓中博來只今後輩兒孫四事受用不盡此乃開天闢地一個住山樣子也自斯已降法道東垂若遠公之蓮社僧遠之胡牀五祖之破頭老盧之獵隊西江之隱山石霜之枯木凡載傳燈列名僧史者未有一人不向深山窮谷苦空寂寞中出嗚呼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凡托跡空門寄形袈裟者靡不假我偷安罔然不知

出家竟爲何事將謂四事供養應當受用更不思生死大事爲出家兒第一要務也古人出家專爲生死一著衆師訪友發明已事然後向深山窮谷草衣木食支折脚鐺煮脫粟飯盡將從前業識影子掃除蕩淨不留一絲單單的的提持向上一路身如枯木心似寒灰直至大徹而後已如此方稱佛之眞子方能報佛深恩禪人今發大勇猛心以住山爲志只須放下諸緣心如牆壁單提一念直欲上齊古人必以發明生死大事爲期不明不已切不可效時輩作偷安計爲養嬾資也行矣爲我前驅誅茅岳麓待老人酬償債畢以送餘年也其念之哉

示念松通禪人

昔中峰禪師居天目久參高峰大事未明乃立懸崖撫孤松七日遂大徹卽今崖松獨峙而追跡中峰者幾希通禪人往于松下誅茅結屋居之三年日誦華嚴爲業其精苦固有之其期則過中峰遠之遠矣若夫發明個事則猶未也達觀禪師字之曰念松欲其不忘本耳今禪人遠問余於瘴鄉且別余去將東遊過支提北入五臺尋文殊萬眷屬中得一侶傍金剛窟誦華嚴滿百部以畢餘生臨行乞一語爲法要余乃掀髯而笑曰子作此見解是猶涉海而求河浴也以狹陋之習而入廣大法界此其難矣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曾無間歇又何去來之相彼此之見哉華嚴以平等法界爲宗以無障礙爲門苟能悟此宗入此門無一物不搪遮那之

體無一聲不闡圓妙之音無一時不修普賢之行無一人不是刹塵知識是則光網三昧舉目昭然普眼真經隨念具足舉足下步不離寂滅之場居塵出塵頓到般若之岸子將何處覓五臺以何法爲大經乎故曰我欲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子如當念了却又何必登山涉水尋伴侶誦文言以了餘生乎若了生本無生則住無所住能悟無住之旨自不作去來動靜生滅之想六祖大師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打落從前百千萬劫顛倒知見子當于此剔起眉毛高著眼看切不得錯落出門一步全身入却荒草也

示佛嶺乾首座刺血書華嚴經

余昔居東海那羅延窟禪人自五臺來謁及余度嶺之五羊復從匡山來慰余於瘴鄉余乍見如隔世親因觀人間夢幻如此乃於諸來弟子輩結夏壘壁間及解制日乾作禮白云某將歸東林尋遠公之芳躅效蓮社之清修且願刺血手書華嚴大經以爲莊嚴佛土之淨業願乞一言開示余曰佛子諦聽爾以何爲大經以何爲淨業爾以書寫紙墨爲經乎語言文字爲經乎以運動折旋爲淨業乎以點畫分布爲淨業乎若以書寫紙墨爲經則市肆紮牘無非大經若以語言文字爲經則談呼戲笑世俗文字無非妙理斯則本無欠缺又何庸書若以運動折旋爲淨業則日用尋常咳唾掉臂無非觀音入理之圓通若以點畫分布爲淨業則迎賓待客舉筋拈匙無非普賢之妙行如是則本自具足又何別求捨此而言法行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雖然盡十方是常寂光元無明昧極法界是清淨土本汝精靈森羅萬象皆海印之靈文鱗甲羽毛盡法身之眞體猿吟鳥嘯皆談不二之圓音雨施雲行盡顯神通之妙用如是則無背向無去來無取捨無始終三際爲之不遷十世圓成一念此法界無盡藏也爾欲於無盡藏中徒以區區生滅心行指色相莊嚴爲法行求淨土之眞因者是以牛糞爲栴檀魚目爲意珠也況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爾欲以有限之四大涓滴之身血刹那之光陰而欲寫無盡之眞經作難思之佛事是猶點染虛空捫摸電影也爾其衆之如其未然試向五老峰頭諦觀山色湖光聽鳥語溪聲與毗盧老子坐普光明殿與十方無盡身雲刹塵海會說法界普照修多羅時有何差

別衆衆

示懷愚修禪人

學人圓修自吳中一鉢走瘴鄉侍余二載餘余於戈戟場中而作佛事修精持一念作務爲衆先晝夜無倦始終如一日余時時冷眼覷之頗有納子氣息念末法向裟裘下提持此事者難得其人心甚愛之頃辭余欲衆諸方知識臨行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在甚麼處老人曰病在没有處因說此偈以助行脚四大本空空是病五蘊非有有成非兩頭坐斷無消息始信家山到處歸

示西樵居士 吉水人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此語古德每每拈示學者多落思惟窠

白獨中峰各註一不字此金剛圈也

示陳生資甫 吉水人

孔子曰知幾其神乎說者謂幾者動之微學者當於未動時著眼方乃得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正好於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同參文者心之章也學者不達心體强以陳言逗湊是可爲文乎須向自已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

孟軻云食色性也此言似千七百則註脚殊非章句家可知

古人云工夫在日用處此死句也今日坐在此語窠臼中縱是有志之士亦皆賞弄識神影子非言者之過執言之過耳

宗鏡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語非透出毗盧頂額上行者定不知話頭落處

卧三 十六

儒生有志於道者獨向禪中求做工夫却不知念茲在茲便是上乘初地

夜氣清明攝心端坐返觀內照寂然不昧處自見本來面目毋自欺也孔子云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足知天下不欺者鮮矣

飄風驟雨颯然而至試觀風從何來雨從何至此觀識得分明萬物在已

譬如嘉苗望其秀實賊蝨不除難其成矣不獨世間叢林學道亦然

示離際肇禪人

若論此事本無向上向下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況以有所得心入離言之實際乎禪人果能決定以生死爲大事試將從前厭俗心念乃至出家已來所有一切聞見知識及發

叅求本分事上日用工夫著衣喫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凡所經歷目前種種境界微細推求畢竟以何爲向上事再將推求的心諦實觀察畢竟落在甚麽處凡有落處便成窠臼卽是生死窟穴皆妄想邊事非實際也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古人目爲黑山鬼窟正是叅禪大忌諱處何況以生滅心麤浮想像入究竟際遠之遠矣所謂舉心卽錯動念卽乖若將不舉心不動念當作玄妙又落玄妙窠臼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之又玄州云若不是老僧幾乎玄殺你看古人一語如金剛王寶劒斷盡凡聖知見如是觀之此事豈唇吻能道紙墨文字可能形容只在學人日用舉心動念處諦實觀

叅但有絲毫情見乃至玄妙見解粘滯處便是妄想影子都落生死邊際非離際也離際之際名爲實際實際無際無際則不落聖凡邊際聖凡不落生死情亡古人所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斷則無事矣方名無事道人事既無又向甚麽處求玄求妙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到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大似啞子喫黃栢難以吐露向人禪人但辦一片生鐵心腸如此一直行將去不必將心待悟亦不必計其歲月日時只須將前後無量劫數直下拈在目前任他生死去來起滅卽此現前一念決定不爲他浮光幻影遷移縱是刀山火聚淨土天宮亦任他頭出頭沒此一念孤光畢竟不被他搖奪如此可稱大力量人方纔是真正出家兒不被生死籠罩不被聖

凡埋沒不被三際遷訛如此始得名實相應乃是眞實離際也禪人持此語請正諸方明眼知識切不可作禪道佛法會

示懷愚修堂主

古德云盡十方世界通是衲僧一隻眼虛空萬象鱗介羽毛洪纖巨細通是大毗盧藏一卷經以如是眼讀如是經盡未來際不休不息此普賢大士一毛孔中最微最細少分佛事一毛如此況一一毛孔乎正報毛孔如此況依報世界微塵乎一塵如此況塵塵乎且塵含巨刹況塵塵之刹刹刹之塵乎以此深觀則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此普賢之眞經能見此經則爲文殊之智眼卽以此眼觀塵中之衆生一一衆生盡說此經使之一一聽者當下了知一切聖凡本來無二無別吾人卽具此眼轉此經度此衆生雖云使盡大悲行盡大願經刹塵劫了無疲厭縱然如是亦非衲僧本分事何以故以淨法界中本無動搖去來凡聖諸影像故此殊勝影像尚無況諸妄想知見佛法禪道種種取捨諸顚倒相虛妄影耶是知從上佛祖示人只敎歇却狂心不從他覓所謂但自懷中解垢衣何勞向外誇精進又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墮群邪以上神通妙用皆本分事無奇特故卽此一味平常何用別求佛法

示了際禪人丙午

予中興曹溪重修寶林禪堂以接納四來時量禪人發願行乞以供大衆當結制初禪人拈香請益予因示之曰諸佛利生妙行原非

一種菩薩成佛妙門本非一路昔維摩大以一鉢飯而爲佛事三萬二千有量之衆食其食者皆入律行且道至今鉢盂仍舊香飯如常食之者律行何居持米者神通何在若于此透得正所謂於食等者於法亦等若透不得更須參訪知識決擇疑情直至不疑之地始與本地少分相應其或未然未免隨波逐浪所以僧參趙州乃云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禪人若于趙州說處者僧省處會得便與維摩方丈中諸上善人把臂共行去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

音釋

囷 户卧切音和 韍 許茄切 憨 苦甘切音憨 蓋 莫浮切音侔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　　點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道炯編輯

示容玉居士

予居雷陽之三一庵化州王居士容玉請曰弟子歸心於道久矣第志未專一念生爲名教以忠孝爲先愧未能挂功名以忠人主博儋石以孝慈親心有未安故難定志余曰然哉夫忠孝之實大道之本人心之良也安有捨忠孝而言道背心性而言行哉世儒槩以吾佛氏之教去人倫捨忠孝以爲背馳殊不知所背者跡所向者心也傳曰思孝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者仁也性之德也由是觀之論事親而不知人不名爲孝論知人而不知天不名知人言知天而不見性則天亦茫然無據矣是則心性在我則爲本然之天眞也能知天性之眞則爲眞人以天眞之孝則爲眞孝子能以見性之功自修則爲眞修以性眞之樂娛親則爲妙行以是爲孝孝之至矣猥云以敬爲重而口體爲輕者抑又末矣玉曰弟子服膺明誨見性之功誠大矣以此娛親固所願也第望洋若海渺無指歸捷徑之功乞師指示余曰古德有言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佛者覺也乃吾人本然天眞之覺性尤見性之第一妙門也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生死之所一變代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終窮故稱無量壽此壽非屬于形骸修短歲月延促也吾人能見此性即名爲佛且佛非西方聖人之稱即吾人自性之眞而堯舜禹湯蓋天民

之先覺者斯則天民有待而能覺聖人生之而先覺此覺豈非佛性之覺耶孟子所謂堯舜與人同耳所同者此也能覺此性則人皆可以爲堯舜人既皆可以爲堯舜則人人皆可以作佛明矣嗟嗟世人拘拘一曲之見未遇眞人之教而束於俗學以耳食爲至當無怪乎茫然而不知歸宿矣玉曰弟子蒙開示信知自心是佛自心作佛不假外求但不知作佛之旨下手工夫願求示誨余曰吾人苟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衆生蓋衆生與佛如水與冰心迷則佛作衆生心悟則衆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衆生不迷則覺覺即衆生是佛子欲求佛但求自心心若有迷但須念佛佛起即覺覺則自性光明挺然獨露從前妄

想貪瞋癡等當下冰消業垢既消則自心清淨脫然無累無則苦去樂存禍去而福存矣眞樂既存則無性而不樂天福斯現則所遇無不安惟此眞安至樂豈口體之能致富貴之可及哉此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事心之功無外乎此淨土之資亦不外於是玉曰弟子聞教心目開朗如見歸家道路了無疑滯第以念佛爲孝何以致此孝耶是所未安願師指示余曰昔有孝子遠出其母有客至望子不歸口嚙其指子即心痛知母憶念遂即旋歸且母嚙指而子心痛以體同而心一也子能了見自心恍然覺悟自心即母心也以已之覺以覺其母以已之念願母念之母既愛子之形豈不愛子之心耶母若愛子之形則形累而心苦母若愛子之心則形忘而心樂

矣且母子之心體一也昔母念子嚙指而子心痛今子念母忘形而母心豈不安且樂耶第恐子事心之功不篤忘形之學不至不能如母念子之切感悅其母之心耳故古之孝子不以五鼎三牲之養而易斑衣戲彩之樂孝之大者在樂親之心非養親之形也世孝乃爾儻能令母之餘年從此歸心於淨土致享一日之樂猶勝百年富貴使母時懷戚戚之憂也是則彼雖富貴而親不樂即樂而有所以不樂者存今子以念佛而能令母心安且樂樂且久豈非無量壽耶母壽無量子壽亦無量是淨土在我而不在人佛在心而不在跡矣子其志之

示自庵有禪人住山

佛言一切衆生流浪生死皆是妄想顛倒以爲根本顛倒想滅肯心自許便是了生死出苦海的時節也妄想不休生死難出故云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吾人果能頓歇狂心便是出三界破魔軍露地而坐稱爲無事道人鐵面閻羅老子縱有狠心毒手亦無打算摸索處往來縱橫自由自在一大解脫人恁麼時節即喚成佛作祖亦不耐聽又肯向厠溷中與癡蠅作隊偷腥撲臭耶十方世界皆成淨土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充滿其中與十方諸佛把臂共遊得大自在此則庵即是自自即是庵庵即是山山即是人無內無外無彼無此恁麼則住無所住行無所行修無所修方稱自庵若養嬾癡睡三生六十劫秖爲他人作奴郎耳思之思之

示慶雲禪人

出家兒要明大事第一要眞實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發決定出生死志第三要拌一生至死不變之節第四要眞知世間是苦極生厭離第五要親近絕勝知識具正知見時時恭請承順教誨如教而行精勤弗懈不爲五欲煩惱遮障不爲惡習所使不爲惡友所移不爲惡緣所奪不以根鈍自生退屈如是發心如是趨造久久純熟自然與本所願求函蓋相合縱今生不能了悟明見自心即百劫千生亦以今日爲最初因地也若不如是但以狹劣知見軟暖習氣因循宴安而欲以口頭禪狂妄心穢濁氣邪見根將爲出家正業以此望出苦海是猶適越而之燕却步而求前也嗟嗟末法正信者稀禪人既知所向當審知本心以眞實決定爲第一義也勉之勉之

示如常禪人

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常行二百五十戒又曰斷欲去愛識自心源達佛深理悟無爲法又曰剃除鬚髮而作沙門受佛法者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使人愚蔽者愛與欲也如是之法種種叮嚀苦語無非要爲佛弟子者最初出家便以離欲爲第一行耳後世兒孫身雖出家心醉五欲不知何患是遠離法何道是出苦道纏綿昏迷而不自覺且又矯飾威儀詐現有德外欺其人內欺其心包藏瑕疵而不自覺欲求眞心正念者難其人也淨名云直心爲道場如常有志求出離法當以直心爲第一義珍重

示小師德宗

爾自從老人遊二十餘年不獨執事辛勤即罹患難走瘴鄉已三度矣前已遣爾歸家山事師長爾狂心不歇復爲予來今聞爾師已作故物爾竟不能生執巾瓶死啟手足是可以稱弟子乎爾今即歸不思何以報師恩於冥冥乎古人參師訪友端爲成辦道業爾今從師二十餘年道業何在古人蓋見父母師友爾道業無成幸爾無父母師友無寄羞地矣祖師云衆生與佛無別但衆生多習氣佛祖清淨無垢耳爾事善知識親聞訓誨年亦老矣尚然悠悠如此竟不知此去他時後日又何面目見老僧乎萬一老僧如爾父母恐爾此生亦無寄羞地也念爾忠肝義膽不減古人昨讀達觀大師語以田光比爾如此則老僧何以報乎生乎所謂諸供養中以法爲最今別復以此作供養以酬生平爾其再無忘今日重別之言臨岐執手叮嚀珍重

示慧侍者

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佛之知見即衆生之知見衆生知見即生死知見故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斯則聖凡知見無二而有迷悟不同者過在立不立耳祖師道若立一塵國破家亡以其知見本無凡聖但有立即有我有我則諸障頓起無我則萬法平沉是知我爲生死之本也豈特凡夫造貪瞋癡而爲我障即一切聖人諸修行者知見未忘盡爲我障尤爲生死難拔之根故二種障中麤細不同麤則易遣細則難除以其知見深潛根于心者難拔故經云存我覺我

俱名障礙此正知見立知幽潛如命不能自斷者所以古人三二十年苦心參學縱然悟得自性具足如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此古人大不自欺處儻欺已欺人是自壞壞他也侍者福慧早從老人出家初見老人時一蠢蠢物耳別去一十年茲來更蠢蠢也獨嘗喜其蠢蠢中有惺惺不蠢處此侍者以此蠢不蠢爲命根今來又五年其蠢日增其不蠢者亦潛滋暗長也由是人視侍者蠢侍者亦自視蠢更蠢而人人不自知其爲蠢也今年夏老人從西粵回山侍者忽出蠢狀老人大笑其蠢無出頭時私謂此蠢人立蠢爲已過也苟能以此蠢自爲受用地亦頗自足亦可了生死亦不負出家行脚事若以此更立其蠢則病不止知見立知也侍者若能推倒此蠢不患不與老人眉毛厮結

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爲本般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眞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眞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二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爲淫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

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沉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救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有驚覺吽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温餚尚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于自心又豈爲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准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眞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雜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淫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目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歡爲樂爲貪瞋癡爲淫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衍千七百則指示

於人者盡此事也豈獨老盧即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墮負自己者癡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嬰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頻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勉苦之力耳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否則依然一夢想顚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第最初聞者唯爾一人既以一人而當昔日千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亦爲說般若之法如吾佛祖所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鄙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

示妙光玄禪人

入道因緣門路各別但隨風習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頓棄文字單提古德機緣話頭而悟入者有先從教中親習種種修行妙門而後拋却雜毒專依觀行而悟入者如永嘉大師於天台止觀頓見自心如觀掌果及見曹溪如脫索獅子老盧極盡神力剛道得箇如是如是而已此即從上知識第一個樣子也玄禪人歷偏諸方久依講肆於佛乘教眼已窺一斑若即其所窺苟能去一切知見文字習氣於離文字外佛祖向上一路單提力究日夜參求參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冷地向自己胸中忽然迸出如冷灰豆爆是時方信一切諸法不出自心轉一切山河大地草芥塵毛皆爲自己如此任運隨宜作法施因緣是則名爲開甘露門向佛祖頂額上行也若心志狹劣將口頭殘茶剩飯當作無上妙味如此自抹不了又安敢言佛法知見乎

示寬兩行人

昔人爲生死行脚今人但行脚而不知生死可哀之甚也所謂日用而不知者此耳其過在不知本有若人知有便知自重知自重則不隨物轉而能轉物矣詩有之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要知非金剛心地靡不爲物所轉者旣爲物轉則隨他去也可稱行脚衲子乎寬兩自北而南來慰余數矣不爲艱難道路饑寒困苦所轉老人但知其脚跟勁故稱爲鐵脚今見其心不移故復以鐵腸二字美之然鐵腸乃老人所知其行脚事定非爾所知若稍知行脚便不恁麼驀直去也老人愍其

愚而恐其所不知故復以此書發付再行脚去若此後摸索鼻孔不著他時異日定難似今日相見也

示如良禪人

佛言剃除鬚髮而作沙彌離欲寂靜最爲第一是知欲乃生死路頭第一大事也故切呵之戒之離此便得安隱快樂衆生所以沉淪苦海不得速登彼岸者獨欲爲過患耳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且三界爲一切衆生所依止之宅而以欲爲基址塵勞聒聒皆此爲喧鬧耳今欲一離依止便無所謂破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是知五欲不離三界難破我如來悲愍可知要求寂靜解脫難矣如良少小出家多方行脚今遇老人發菩提心授沙彌戒志修離慾行此則願出生死第一妙行也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佛言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當決定志直至成佛而後已此乃眞志離欲行也

示周場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揭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徃徃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纔視此爲閒家具曾無正眼覩之者大可憫也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

一物以唯識故萬法縱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擘不破故衣鉢止之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及觀識智頌畧為注破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為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壑無有斷絕時既云藏識即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此生滅心强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由是觀之藏識本眞故曰性清淨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為心病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眞其眞如之性自茲復矣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大圓鏡智藏識

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眞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二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示舒伯損

舒生伯損有志於道請益因示之曰老氏有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學者增長知見以當進益殊不知知見增而我見勝我見勝則氣益驕氣益驕則情愈蕩情蕩則慾熾而性昏矣性昏而道轉遠是故爲道者以損爲益也吾人性本清淨了無一物所謂纖塵不立性之體也由是習染濃厚發而爲貪爲瞋爲癡爲慢故縱情物欲物欲厚而性日昏所謂有餘之害也今之爲道者但損其有餘以復性之所不足性體若足則道日光由是發之而爲忠爲孝爲仁爲義推而廣之以治天下國家則其利溥而德大以致功名於不朽者皆損之之益也故在易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苟不自知所損徒以增長知見爲學則損益倒置又何能以盡性哉是故志道者損之爲貴

示文軫

仲尼有言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且曰富若可求不羞執鞭斯

曰可求而又曰富貴如浮雲果有求耶果不求耶蓋曰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甚言必不可求也此君子有固窮之訓小人有斯濫之譏吾聖人教人以安命定志之本也嗟嗟世人不達大命之本而岌岌窮達之場未了性命之源徒懷得失之念得失驚心則取捨異趣而紛飛之念交錯於胸中欲求志定而理明德新而業進其可得乎

示劉平子

向道不難而難於發心道不難學而難於求道不難會而難於揀擇道不難入而難於自足道不難悟而難於求玄學道之士於此一一勘破不被人瞞心曠神怡翛然獨步此之謂玄通之士也

性相近習相遠此語直示千古修行捷徑吾人苟知自性本近唯因習而遠頓能把斷要津內習不容出外習不容入兩頭坐斷中間自孤自孤處正謂如有所立卓爾若到卓爾獨存之地則性自復

子輿有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雖然亦有心未嘗不求而問學不明者何也病在不放之放求而不求依稀彷彿視之爲匹似閒耳苟知不放之放則自不放求之無求則爲眞求子輿氏見性明心單傳直指處唯此而已有志向道以此爲準

道在日用而不知道在目前而不見以知日用而不知道見目前而不見道非道遠人人自遠耳故曰道在目前不是目前法亦不離目前非耳目之所到苟能透過目前逆順關頭毀譽境上不被牽絆橫身直過如此用心

則聖人不在三代今古不離一念苟有志向道初發心時便從此入

示歐嘉範

世以忠臣孝子爲第一義且曰忠出於孝而始于事親語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即吾人本然之天性也人之于世百凡可假獨事親之念最眞以出乎天性故也吾人旣稟此性而爲人不知天性之本然則不知人之所當貴也誠能知人之可貴則于一切虛浮雜染垢濁之事自不敢留滯於胸中以障本有之虛明一復本明則聖賢在我故曰道不遠人此之謂也

示李子晉

人生本明爲物欲情塵之所昏蔽故於日用而不自知故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吾人苟有忘於復性工夫不必外求但於日用見聞知覺習染物欲偏重處念念克去克之旣久物徹塵消本明自露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體本明非待磨而有也凡有志向道工夫當以克磨惡習爲入門初地

示李子融

昔人云剃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言其切也故學道之士先須辦長遠不退之志下一分篤實苦切工夫如登萬仞高山不至極頂不已步步努力心心不退不爲毀譽傾動不爲是非搖奪不爲困橫抑挫如一人與萬人敵小有退怯前功盡棄又豈可以不堅固心而至不退安樂之境界耶

示歐嘉可

語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道在

日用至近而知之者希古人謂除却著衣喫飯更無別事是則古今兩間之內被穿衣喫飯瞞昧者多矣儻不爲其所瞞則稱豪傑之士矣學道之士不必向外別求玄妙苟於日用一切境界不被所瞞從著衣喫飯處一眼看破便是眞實向上工夫有志於道者當從日用中做

示梁騰霄

士君子處世當其未遇靡不志願匡主庇民建不朽之事業至一登仕籍但務立名爲心忘其所以爲功久則漸染時俗心神渾濁不覺流入富貴之途甚則名亦無所顧忌究其初心不可得矣何也以最初志願不從根本實際中來第爲浮慕妄想而已原非堅固不拔之志安能立不朽之業哉梁生騰霄骨剛氣逸大非風塵中人每從予遊聞一字一句未嘗不驚心惕慮間嘗請益予謂學者固當求志於道德凡志於道德者必先究吾人根本實際要從眞性流出此眞性至廣至大光明清淨蕩絕纖塵此吾性之體所謂仁也此體之中一塵不立但有一念妄想即屬有我有我則與物對物我既分人我兩立人我既立則大同之體昏塞不得爲仁矣體本昏塞則諸妄皆作縱有功名之志皆從妄想發揮凡有作爲皆非眞實根本既妄則脚跟不穩

由是一入世緣頓染流俗宜矣梁生從今當做自性工夫從實際參究儻於自性未能的究根本但將六祖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話頭繫在胸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參到一念不生處忽然識得

本來面目方見老盧不吾欺也

示游覺之

般若體性人人具足但以習氣厚薄故障有輕重之分則人有智愚之別是知貪瞋癡愛現前皆全體獨露之時第爲濁智流轉不自覺察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嗟乎聖人不異凡民獨其日用現前境界紛拏交錯之時一眼覷透不爲所瞞昧欺奪耳由是觀之平等性智念念現前如大火聚自一切境界洞然矣

示優婆塞王伯選

古人多稱塵勞中人有志向上求出生死謂之火裏生蓮以其眞難得也以一切衆生無量劫來躭湎五欲爲煩惱火燒日夜熾然未曾一念迴光暫得清涼直至如今能於烈焰叢中猛地回頭頓思出路豈非蓮花生於火內也伯選閩人來賈於粤察禮老人求出離法老人憐之爲授五戒開示念佛法門專心淨土經云心淨則佛土淨以吾人自心是佛唯心是土淨穢不二心佛一如如是觀察作如是念念念熏修一心清淨光明暎發十方蓮華佛土皎然在前何但火宅生蓮而已哉

示寂覺禪人禮普陀

寂覺禪人將東禮普陀乞一語爲行脚重老人示之曰古人出家特爲生死大事故操方行脚叅訪善知識登山涉水必至發明徹悟而後已今出家者空負行脚之名今年五臺我嚫明年普陀伏牛口口爲朝名山隨喜道場其實不知名山爲何物道場爲何事且不知何人爲善知識秖記山水之高深叢林粥飯之精麤而已走遍天下更無一語歸家山

可不悲哉南海無涯乃生死苦海之波流也普陀山色乃大士法身常住也海振潮音乃大士普門說法也禪人果能渡生死海覩大士於普門聽法音於海崖返聞自性不須出門一步何必待至普陀而後見其或未然悠悠道路虛往虛來即大士現在頂門亦不能爲汝拔生死業根也禪人自定當看若大士有何言句歸來當爲舉似老人慎勿虛費草鞋錢也

示梁仲遷 甲寅

梁子四相字仲遷從老人遊有年老人愛其心質直而氣慷慨每見事不平無論可否或義有可爲即放捨身命以當之老人每責其麤浮以有道體而欠涵養操存之功若駿馬而無銜轡終不免其蹶也老人將行相送韶陽舟中請法語以書紳乃書此寄之子謂梁子有道者心質直而不曲此道之本也慷慨近勇猛赴緩急近慈悲忘身以赴之是不量力不審權不探本而事末皆麤浮氣之所使非由道力發也古之聖人涉世有體用全彰故應不失時若明鏡之照妍醜權衡之定輕重殊非漫任血氣者梁子自今已往當先洗除習氣潛心向道將六祖本來無一物話頭橫在胸中時時刻刻照管念起處無論善惡即將話頭一拶當下消亡綿綿密密將此本參話頭作本命元辰久久純熟自然心境虛閒動靜云爲凡有所遇則話頭現前即是照用分明不亂定力所持自不墮麤浮鹵莽界中不隨他腳跟轉矣即讀書作文字亦不妨本參讀了做了放下就還他個本來無一物

自然胸中平平貼貼久之一旦忽見本無心體如在光明藏中通身毛孔皆是利生事業又何有身命可捨哉如此用心操存涵養心精現前看書即與聖人心心相照作文自性流出此是眞慷慨丈夫之能事所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即建功立業皆成不朽梁子旣有其本又何憚而不爲哉

示劉仲安 癸丑冬

予居五年一時從遊者衆覩劉子骨剛氣渾謂風具般若緣種器近於道予將有南嶽之行劉子送于舟中特請益曰弟子道心甚切但爲宿習濃厚妄想纏繞不能直逃向上望師指示老人謂曰子知妄想則妄想自不能纏繞矣旣稱妄想則本無實體譬如空花安能結空果耶由子不達妄想本無認作實法與作對待念念與之打交滾絕無一念休歇之時斯則但以妄想爲主而當人本體爲之埋沒所以見道之難耳豈不見僧問古德云妄想不停時如何德云忘想不惡六祖干黃梅會下剛只道得個本來無一物子從今日用做工夫只將本來無一句作話頭二六時中切切參究但看妄想起處切莫隨他流轉當下一拶自然埽踪滅跡矣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

音釋

罹 隣知切 [illegible]四 丐 古太切 二十三 肇 博厄切 音蘗 脩 先彫切 音蕭 離 音離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　　龍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看破世間一切境界不隨妄緣所轉第二要辦一片爲生死大事決定鐵石心腸不被妄(髮方)想攀緣以奪其志第三要將從前夙習惡覺知見一切洗盡不存一毫第四要真真放捨身命不爲死生病患惡緣所障第五要發正信正見不可聽邪師謬誤第六要識得古人用心真切處把作參究話頭第七要日用一切處正念現前不被幻化所惑心心無間動靜如一第八要直念向前不可將心待悟第九要久遠志不到古人田地決不甘休不可得少爲足第十做工夫中念念要捨要休捨之又捨休之又休捨到無可捨休到無可休處自然得見好消息學人如此用心庶與本分事少分相應有志向上當以此自勉

示了心海禪人

吾人出家單爲生死大事操方行脚參師訪友只爲決擇已躬下向上一路不明不已故善知識單以此事示人近來法門寥落諸方罕聞此風行脚到處但鼓粥飯氣息而已老人寓靈湖蘭若了心禪人來參入門見其有衲僧巴鼻似非尋常粥飯者今將返伏牛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方今海內禪林第一賴有牛山苦行非諸方可及學道之士苟能拚捨身命一生定不空過但日用工夫單提一念話頭最爲綿密所以不得超脫得大自在者以一向死守話頭念念不捨不知參禪最

先要內脫身心外遺世界離念一著所以繫念反爲念縛不得超脫大自在地耳禪人此箇入山幸仗規繩大衆夾持正好隨場下手着力但於念念中看覷念未起處用在離念一著久久忽然念頭迸斷心境兩忘如脫索獅子自在遊行他時再見老人決不似今日眉目動定也

示湘潭諸優婆塞

佛住世說法有常隨四衆出家二衆曰比丘比丘尼在家二衆曰優婆塞此云近事男優婆夷云近事女以其在家能持五戒可以近事三寶堪受法利故及佛法東來隨時受化代不乏人至有明心見性入祖師之室者近來法道久湮師承無眼妄禮三拜例得一名即自稱爲弟子其實腥膻未吐素行未改致生譏謗全無利益大爲壞法之端故老人生平未敢輕許今觀湘潭諸弟子信心篤厚非泛泛波流故强允其請但念汝等素未聞法雖云善人不知如何是善今按唯識論說心所五十一而善法唯有十一餘皆惡心所也十一法者謂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此十一法全具爲純善人但少一法即爲缺德汝等但能依教持此善法各各究明時時觀察提撕於何法上有未純熟更加切磋之功務要全美而後已如此用心是爲眞實善人所言善心者即清淨眞心也以一切衆生各各本具如來清淨眞心但爲惡念染汚故隨情造業而不自知今能觀察善心則一切惡法自不現前心自清淨矣苟能有志漸漸深觀只參六祖大師開

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公案時時參究是謂向上一路汝等脚跟下誰無一尺土努力前行必不相賺若肯歸心淨土卽依此法一心念佛則現生可斷生死永絕沉淪但恐偷心自欺不能作眞實行耳老人强爲汝等作如是說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切不可作世諦流布話會也

示方覺之乙卯

覺之方子支離其形而天機妙發參老人於南岳老人見其心光炯炯是於般若有夙種者每以向上示之方子心領如飲氷焉今將別拈香請益乃示之曰方子無以天全其性而殘其形以爲闕也子知天不以形累子以眞厚其德耳世之形全者衆而以形傷生者多矣孰能離形釋智以全其性耶聖人謂形爲生累故曰大患爲吾有身故滅身以歸無以其形銷而苦息矣吾佛教化衆生但以破我爲第一義入禪之要不依形骸不依氣息一切皆離其心自寂心寂而樂莫踰焉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假合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方子從此二六時中但當作如是觀觀至一念不生處則外不見身內不見心身心寂然了無一法是時始知天奪子之假實全子之眞則子之至樂不待忘形而造乎極矣子但精進作如是觀一旦洞然始信老人此語不妄

點五　四

示智海岸書記乙卯

老人至五羊說法一時法性弟子與緇素皈

依者衆翕然可觀亦時節因緣也未幾時故多事法會難集老人入曹谿向在會者亦多退席唯智海岸修六逸若惺炯三人不離執侍及投老南嶽則岸逸二子相隨不捨是感法乳情深義至高也老人隱居湖東不覺三載居常極其淡薄二子恬然想陳蔡之從不是過耳頃岸以師老歸省拈香請益願乞一語終身奉持老人自念老矣出世法緣會合良難經云如大海中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易哉嗟子行矣應諦聽之佛言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是知佛性在人各各具足不欠一毫然諸衆生所以流浪生死長劫輪迴而不返者直以背覺合塵順生死流隨逐魔網而不自知也以不自知自覺故枉受沉淪正似持珠乞丐不知懷中本有如意之寶棄之而

甘受玲瑯以是之故如來說爲可憐愍者老人居常觀子天性率直忘機近道但習氣深厚不能自持往往苦被宿習所牽一入魔胥則渾身墮落苦不自知及猛然想起即恨不能跳出生死忙忙打疊修行道緣未集熟境現前習氣又發不覺隨波逐浪及至回頭照管已經多時如此起起倒倒依傍老人二十年來畢竟已躬下生死大事茫無歸宿此何以故蓋有入道之資而無堅忍不拔決定之志故脚跟下站立不住胸中多生惡覺惡習不肯痛下毒手洗刷一番耳學道如此任情不但今生不辦即千生萬劫終無成辦之時也佛言佛法難聞知識難遇今幸遇知識聞正法若當面錯過再出頭來知是幾時求如今日未可得也子今生幸遇老人一向動定

無恒唯今相伴二年喜子能忍苦可謂堅志今又告別恐離老人未必如今日也嗟予老矣求再侍老人如今日亦未可得也苟終身無成豈不辜負此生一大事因緣耶子今行矣所叮嚀者切勿再墮魔網當堅持特操不可久住王城若以二載忍苦之心侍六祖如侍老人信自心是佛一語如信老人將從前習氣忍而不發心心揩磨念念省察單提一句話頭咬定牙關不可輕易放過如此拌盡此生決志不改是則不但不離老人一步即與佛祖周旋坐臥經行不出道場之外也不唯不負老人抑且不負自己

示劉存赤 乙卯

頃予投老南嶽甲寅冬暮荼陵劉季子遠來叅叩雪夜圍爐寒燈相照因問子一向如何用心對曰昔蒙和尚開示偈云蓮華火裏生世人謂希有不是火生蓮惟在心離垢每看此話於末句頗得受用老人深喜因示之曰子於心離垢一句得力此語不虛亦不易到經云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唯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繇是觀之衆生與佛本來無二所謂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但心淨即佛心垢即衆生生佛之辨不遠只在心垢滅與不滅耳以此心本來清淨但以貪瞋癡慢五欲煩惱種種業幻垢濁障蔽故名衆生此垢若淨即名爲佛豈假他力哉無奈一切衆生無始業障深厚煩惱堅固難得清淨必假磨煉之功故有叅禪念佛看話頭種種方便皆治心之藥耳譬如鏡光本明以垢故昏必假磨煉之藥然藥亦垢也以取能去其垢故鏡

明而藥不存矣又如真金在礦沙石垢穢必須烹煉之法金精而無用其煉矣衆生心垢難離必須工夫精勤調治垢去心明故說衆生本來是佛非一向在煩惱垢濁之中妄自稱爲佛也參禪看話頭一路最爲明心切要但近世下手者稀一以根鈍又無古人死心一以無眞善知識決擇多落邪見是故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爲穩當法門若以念佛一聲(七)蘊在胸中念念追求審實起處落處定要見箇的當下落久久忽然垢淨明現心地開通此與看公案話頭無異是須着力挨排始得若以妄想浮沉悠悠度日把作不喫緊勾當此到窮年亦不得受用若以悠悠任妄想爲受用此則自誤不但一生卽從今已去乃至窮劫無有不誤之時也子向於念佛法門有緣試着實究審果在煩惱垢濁之中一聲佛號如水清珠以此受用但非徹底窮源耳經云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子只將此佛語默默自驗萬無一失若得到眞離垢處如經云明相精純不爲客塵煩惱留礙如此不惟彌陀接引卽十方諸佛亦皆同聲稱讚矣幸與子窮年雪夜此段冷淡家風世所希有苟不負此嘉會但從此去念念不離冷淡中便是離垢一條徑路步步着力必有到家眞解脫時也

示鍾衡頴

茶陵鍾生明性詩禮世家往因患難走粤參子於曹溪老人曉之以善惡報應因果之說安其心以歸其難竟解所以解者皆非憶想

可到機緣偶會無心自至生由是故物無羔
蹈安恬無事之境然竟茫然不知其故猶然
以生平未愜心快意事將用心力以圖之若
探囊拾芥也甲寅除日同存赤劉子遠來相
慰伴子度歲老人噫嘻而歎曰子所志是將
涉海渡河而求飲甘泉未必得而渴愈熾
且苦跋涉之勞也向以因果報應之理喻子
豈忘之耶夫善惡感應捷如影響聲和響順
形直影端故聖人不言因果但言爲善降之
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安命定志爲誡
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聖人教人以安命
佛教人以隨緣其道一也安命則一毫不必
强爲隨緣則一念不容妄想故佛法教人一
以斷妄想爲本妄想乃貪瞋癡種種惡業之
本也卽菩薩修行以至成佛報得天上人間
最勝莊嚴廣大福田皆從斷妄想始以妄想
斷則惡業消惡業消則百福集此所謂自求
多福也故示之以偈曰世事皆從妄想生妄
心消處業緣輕不須更覓菩提路只要當人
退步行退步者乃休心斷妄之最上工夫也
以人心本來光明廣大爲萬福之源但由妄
想惡業遮障故禍日生而福日減今苟妄消
業斷則一性圓明受用無邊得受用處是爲
眞福是知福由已作者政非智巧機詐可致
耳且佛以斷妄心則感人天之福鍾生本有
功名富貴之鎡基若能直下休心將前生平
所作之業從頭仔細一一檢點但有虧心傷
理一念不合大道處盡是苦根一齊吐却從
新別立根本另作一番工夫只在休心斷妄
聽命俟時一件把作標準潛心自已固有之

事業不必別求一念妄想之事如此以補前行之失一旦災消福至則功名富貴逼授將來亦無迴避處又何用種種妄想攀緣而他求哉鍾生果能諦信不疑執而行之則佛果可期況世緣乎勉之勉之

示衰大塗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學佛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效枯木頭陀以爲妙行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言其不能涉俗利生此政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梵語菩薩此云大心衆生以其能入衆生界能斷煩惱故得此名菩薩捨世間無可修之行捨衆生無斷煩惱之具所以菩薩資藉衆生以斷自性之煩惱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耳煩惱者乃貪瞋我愛見慢種種惡習而爲自性光明之障蔽非世間衆生一切逆緣境界不能磨礪以治斷之如詩所云切磋琢磨者此也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今人每發心願持佛戒乃自脫畧其五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又推禪定爲上乘以其能明心見性而不知儒亦有之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已者我執也豈非先破我執爲修禪之要一日克已天下歸仁豈非頓悟之妙以天下皆物與已作對待障礙若我執一破則萬物皆已豈非歸仁乃頓悟之效耶及直請其目乃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以所視聽言動者皆物而非禮則我障也今言勿者謂

不被聲色所轉也於一切處不墮非禮豈非入禪以戒爲首耶但佛多就出世說至其所行原不離於世間卽菩薩住世所行亦不外此佛者覺也能覺此心卽名爲佛非離此淨心之外別求一佛也良由衆生惡習障重心難清淨故設念佛方便求生淨土法門且曰心淨則佛土淨是知念佛固淨心之妙行也然念佛本爲淨心苟念佛而其心不淨何取於念持戒而背五常何取爲戒袁生有志向道結友同修淨業蓋夙習善根所發參見老人堅請授戒老人示之曰戒本自性具足若諦信老人之言自淨其心則戒已受禪已修淨土已入菩薩妙行世出世法二利具足槩不出此生其勉之

示雙輪照禪人

勘五

十一

雙輪照禪人來參且云將隱居山中單究向上事乞老人住山之法因示之曰古人住山乃大捨身命處殊非細事專要善用其心用心之法單提向上一念直須向佛祖不容處一着立定脚跟次則要將胸中一切知見玄言妙語雜毒一齊吐却次則識得本體了無一法不可被妄想習氣影子發生種種境界惑亂正念次則要看本參話頭如六祖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本來面目公案極力提撕但有一切惡習現前卽將本來無一語看破切不可隨他相續流轉咬定牙關此處定要把得住方不被他搖奪如此用心乃是惺惺時着力處若用心着力太過則懈怠心生便起昏墮此時只須快著精彩不可落在昏沉窠窟中急須持咒仗此咒力足敵此魔以藏

識中多劫惡習今被話頭逼出變化無窮境界一切魔境從妄想生一切昏沉從散亂生正恰用心之時忽一念散亂即落昏沉是須善知永嘉寂寂惺惺四料揀語最爲切要古人用心但只將一句本參話頭靠定如鐵壁銀山相似若到一念不生處亦是得力不可作究竟會直到工夫任運不假思惟一念豁然身心如脫空方是工夫入手處亦未是究竟但能至此自然輕安自在便生歡喜然此乃是本分事未是奇特若生奇特想便墮歡喜魔便起無端狂知狂解此關最險此皆老人有所試者古云枯木巖前錯路多行人到此盡蹉跎非細事也縱使有力打過種種境界正好修行正好保護未是到家若以此爲足便起世間種種五欲因緣之念此關難過

過者百無一二所以不到古人田地正是得少爲足之過患也饒你學人苦心一生得到此地若被此等惡習所牽仍是墮落生死坑中前功盡棄可不哀哉如此說話古人語中所載不少老人畧爲拈出以末法中難得眞正學道之人蓋亦曾爲浪子偏憐客耳大段古人住山不是養嬾圖快活單爲自己生死大事所以走向萬重寒巖作沒伎俩活計若在此因循度日虛喪光陰豈不更可悲哉雖然用心差別既已知之其山中目前變幻境緣即水流風動猿吟鳥噪雲騰霧擁樅然在前更爲喧雜永嘉見道忘山之語切須看破老人初住五臺龍門時萬丈寒巖之下氷雪堆裏如埋死人徹骨嚴寒五內俱透唯有微微一息視從氷中出入至此返觀覓自心一

念起處了不可得此境正是助道之緣又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日夜不休及雪消澗流響若奔雷又如千軍萬馬奔騰之狀如此雜亂境界初最難當因思古人有言聽水聲三十年不轉意根可許入道老人遂即發憤於獨木橋上坐立終日聽水聲始則聒聒難消久則果爾忽然寂滅自此一切境界皆寂滅矣所謂萬境本閒惟人自鬧此又是道人住山第一着工夫也禪人記取毋忽

（點五）（十三）

示顓愚衡禪人　丙辰

向上一路乃出家人本分事古人發足超方只要究明此事近代以來槩不知出家爲何事安可望爲古人乎顓愚衡禪人初依五臺空印大師聽習經論久之遂盡屏去單提一念切究本分事萬里南詢過曹谿謁老人請益老人謂此事若不放下身心苦切根究到水窮山盡處終無下落縱到水窮山盡處古人謂之靜沉死水又謂之玄妙窠窟若不回頭轉腦則面前如鐵壁銀山相似祇是得力時不是受用處古人用心不是死到底須是死中發活始得要在回機轉位所以道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學人到此只索轉身別行一路方不被他作障礙禪人唯唯作禮而別乃就誅茆南嶽未幾老人亦曳杖而至詢禪人則爲病魔所撓業經實慶就醫老人聞之歎曰禪門下衰眞實爲生死的學人最爲難得今斯人而有斯疾豈龍天厭薄法門乎丙辰春三月朔風雨夜半忽禪人冒雨衝泥而至老人相見大喜曰此豈病夫所能耶

覩其眉宇津津爽氣是知其疾已瘳八九因再拈香請益老人特示之曰子之病魔乃子之大善知識爲助道因緣子知之乎切以衆生之病病在有我以執我故一切煩惱衆病以之而生病生則苦必隨之自古及今無有一人不病是者唯知病病之人不爲病耳且四大假合聚必有散縱使不病何嘗不病哉若了病不病者則病不能病之矣子知今日之病不知多生劫劫病病至今日矣子若不了今日病則從此已去不知病之底止也子知生死之病而不知要出生死之病大有過於生死之病也夫何故古人以參禪不出陰界墮於識情窠臼縱有妙悟皆成我見以執四大爲我病尚可醫今離四大復執有我此病則醫王束手最難調治諸佛諸祖特特出世單爲治此一種膏肓之病費盡多少心力求肯服藥而瘥者幾何人哉禪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禪病侵也雲門謂法身有兩般病其言透過法身若法執不忘已見猶存亦是病極言認執之病也禪人將前所蘊一切玄言妙語及參禪執守功勛一齊唾却只到一點惡覺惡習不留定不被他養成病根直使佛祖無立脚處豈不見善財童子南詢百城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各授一種法門到頭只落箇與法界等與虛空等何曾有實法繫著耶又不見毘盧遮那法身非身而托普賢妙行爲身普賢無行但以衆生之行爲行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從上佛祖出世之眞榜樣老人因謂禪人四大病身非病魔不能治禪病刺心非衆生不

能治從今日去只將身如大地等則病魔潛蹤心與衆生等則我見不立我見不立則禪病自消以心不自心則本不生不生則一法不立苟一法不立又有何法而作知見障礙哉古人云捨情易捨法難禪人捨身卽捨情捨見卽捨法情法兩忘豈不爲大無礙解脫之人哉嗟子老矣再晤爲難禪人勉之

示李福淨

零陵李生應禎請益心性之旨因示之曰夫心性者何乃一切聖凡生靈之大本也以體同而用異因有迷悟之差故有眞妄之別所謂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爲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緣不復知本有眞心矣若知眞本有達妄元無則可返妄歸眞從衆生界卽可頓入佛界矣達磨西來單傳心印頓悟法門正是頓悟此心此禪宗心性眞妄之旨也若夫吾儒所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傳之心性則曰唯精惟一以精一爲宗極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此亦眞妄之分也但世教所原不出乎此其曰道心則不迷不妄之性也其曰人心則迷性而爲情世人但知用情而不知用性但知波而不知波原水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近則水原無波習遠則逐波忘水水尚不知而況了達濕性無二乎且如本一水也而以鹹酸苦辣和之則淡性亡矣其濕性則本無二也是知衆味乃妄之變也其濕性不可變也不可變者眞可變者妄若達濕性無二則衆味不可得而有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同者性也不同者妄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可爲

者性也不可爲者習也人之所習苟捨汚下而就高明則日遠所習而近於性是可與爲堯舜者亦此習耳習近於性卽禪家漸修之行也以世儒之學未離凡近去聖尚遠非漸趨無以致其極故聖人立教但曰習曰致曰克其入道工夫在漸復不言頓悟若夫禪門則遠妻子之愛去富貴之欲諸累已釋切近於道故復性工夫易爲力故曰頓悟以所處地之不同故造修有難易其實心性之在人本無頓漸之差但論習染之厚薄此入道要也若究心性之精微推其本源禪之所本在不生滅儒之所本在生滅故曰生生之謂易此儒釋宗本之辨也心性之說蓋在於此若宗門向上一著則超乎言語之外又不滯心性爲實法也

示段幻然給諫請益

諸佛出世無法可說祖師西來亦無實法與人但爲衆生種種顚倒執著之情隨宜擊破令捨執著頓悟本有而已以衆生癡迷執著之心堅固難破加以歷劫無明煩惱業障根深難得頓悟故費吾佛四十九年無量方便爲設斷惑證眞之法從凡至聖設有五十五位之階差非是世尊好作恁般去就費婆心也以衆生心病無量故設對症之方亦無量耳及至究竟實際直到知見盡泯一法不立始是到家田地若有纖毫知見不忘猶在門外止宿草菴遣之又遣至無可遣縱然如是猶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止是教家極則處未是宗門極則處由是觀之修行一事豈是草草便以一知半解爲得哉且如宗

門自六祖已前不說參究功夫只貴當下頓悟自南嶽青原已下根機不一多在參求保養及至五家建立門庭施設不同就裏宗旨元無差別其於應機接物如秦鏡當臺照徹肝膽至若與人解粘去縛直指法身向上一路勦絕佛法知見不到窮源徹底斷斷不肯輕易放過其在禪道大盛之時天下明眼知識甚多學道衲子處處參請印證故悟者不落邪見及宋而元知識雖多學人邪見不少不墮生滅則落空見有體無用如二乘偏空甚至撥無因果墮落外道豁達斷空或悟心未徹才見影響便得少爲足自稱菩薩口口談空心心着有竟造生死之業而不自覺如是皆未得明眼知識勘驗提撕故致禪門凋弊古德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謂是故耳大

設末法參禪得少爲足者多縱有真正學人肯下死手做工夫十年五年不變其志亦有了悟自心一切皆空因無明師印證遂落空見或識神未破墮在光影門頭或習氣未淨被工夫逼拶變現種種境界將爲神通妙用或見諸佛菩薩現身說法或使知他心宿命能見未來之事或起種種異見此皆習氣變現若認作奇特便落魔道可惜一往工夫爲害非細此皆不遇明師又不知佛教中修心方便故誤墮耳亦有真參實悟明見自心了無一法不能開頂門正眼便坐在淨裸裸赤灑灑純清絕點處此名抱守竿頭靜冗死水故云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重進步大千世界現全身又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正是教人不可坐

在無事甲裏便說無佛可成無衆生可度此正墮在斷見不能離此空見耳縱然到此亦是法身邊事未是法身向上事豈不聞雲門道得到法身邊隱隱的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直饒透過放過卽不可此語實是修心照膽鏡也故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卻應知佛祖說法一味遣衆生執情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若作聖解卽受羣邪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非漫語也今時修行旣無明師指點若不遵佛祖言教印證將何以爲憑據耶始因衆生着有故佛破其有見二乘外道着空故佛破其空見菩薩着空有二邊故佛說非空非有破二邊見及至入佛法中又遣其佛見法見所以遣至無遣正謂不見一法卽如來豈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大善知識已入五十三位法門入佛境界不說成佛之事但云與虛空等與法界等與毘盧遮那等及見普賢菩薩乃爲說十種行願此便是修行學佛之大榜樣不以悟後爲無事也今人修行從能悟徹法界若不學善財修習普賢大行終是不免墮落空見外道可不懼哉此上葛藤特爲修行無多聞慧錯誤用心不能入佛知見故不免饒舌若視爲泛泛語言不唯有負老僧且自誤不少

示王覺禪人

蘄陽慧玉慧覺二禪人參老人於黃梅紫雲山自云心中生滅念念不停猶如野馬特求開示云何降伏其心老人示之曰學人修行爲生死大事也以心中念念不停故生死不斷欲實爲了生死必要把一切萬緣盡情放

下放得乾乾淨淨然有無始習氣種子不得乾淨必須參一話頭紙上都有但不知下手工夫難易訣法必須參善知識開示方便是他行過的曉得易入處如六祖昔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開悟世人不知當了玄妙道理會元不是玄妙因昔有住今聞無住故當時放下而得開悟有何玄妙如永明大師昔以念佛用心不能造入後於韋馱前拈鬮得念佛參禪世人以禪當作道理講殊不知禪乃是自心經云不生不滅是也欲明生死大事知戒律尊崇決不敢犯先要信力肯心堅志把玄言妙理世事人情都要放下此參禪一着元無有玄妙奇特此事極拙汝肯信否若果肯信但把從前妄想一齊放下不容潛生緩緩專提一聲阿彌陀佛着實靠定要觀此念從何處起如垂綸釣於深潭相似若妄念又生此因無始習氣太重又要放下切不要將心斷妄想只把脊梁竪起不可東想西想直於妄念起處覷定放下又放下緩緩又提起一聲佛定觀這一聲佛畢竟從何處起至五七聲則妄念不起又下疑情審這念佛的畢竟是誰世人把此當作一句說話殊不知此下疑情方纔是得力處如妄念又起即咄一聲只問是誰妄念當下掃蹤滅跡矣佛云除睡常攝心睡時不能攝心一醒就提起話頭如此不但坐如是行住茶飯動靜亦如是在稠人廣衆中不見有人在諸動中不見有動如此漸有入處七識到此不行如此日夜靠定不計工夫一旦八識忽然迸裂露出本來面目便是了生死的時節方不負出

家之志但參禪之時不要求悟任他佛來祖來魔來只是不動念念單提行將去中間再無疑難如是綿綿密密心心無間日用着力做去自有下落

示明益禪人

學人不知向上一路但求增益知見殊不知知見立知卽無明本此不知本有而向外馳求更欲增益其明矣苟明其明則明亦不立何益之有故曰爲學日益凡言學者則向他家屋裏求安樂窩縱然求得畢竟非屬已有既非已有則樂非眞樂樂既非眞又何從而安之耶向外求安自古學人之通病非特今也明益禪人請益將謂無益而欲明之耶有益而欲明之耶若言無益無益則不必矣若言有益既有益矣又何必明之耶試看明從何明益從何益若求明其明則失本明若更求多益則返成無益凡求益者如人食已飽而更貪其味則傷食而病成矣若能隨食而吐可勿藥而愈若護病忌醫終成痞滯凡病此者雖盧扁不能治何也以貪食不吐一病也養病諱疾二病也病成忌醫三病也或從而惡藥四病也或求速效不信治本之方卽疑醫棄藥五病也或更從庸醫誤服毒藥而至損生者此不治之科也學人自棄本明而向外馳求增益知見大都若此傷哉吾少每讀醫師喻未嘗不三復聖訓竊見近世學者初爲沙彌卽能誦此老不知宗竟致虛生浪死者無限此不明之過也亦有求明而誤以不明强自爲明者誠不達本之咎耳佛言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學人苟能息心達本

明不必外求益不必多增自性具足曾何虧欠明益禪人果能知此頓將從前所求多處一齊吐却如傷食人中無宿滯則元氣自復學人刻却知見可稱無事道人矣試子細檢點從前滿腹餿酸作何氣味恭恭

示慧楞禪人

禪人生長休邑少賈於江湖因厭塵俗至匡山禮績芳和尚薙髮老人自南嶽來休夏金竹禪人拈香請益因示之曰汝已能捨世間恩愛身雖出家而心未明出家之事昔吾佛世尊捨金輪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覩明星悟道成等正覺為三界師六道尊仰人天供養普度衆生同出生死此是最初第一箇出家之樣子也如此看來豈是偷安養嬾貪圖現成受用便為出家者乎定有一段本分事也從上諸祖特為生死大事出家至於操方行脚恭訪知識特為發明心地將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拔頓盡超脫三界永離苦趣方為自利後聽龍天推出建立三寶是為利他二利具足始是出家本分事禪人今日出家曾知有此事否曾知有生死大事否如何是生死即今現前五蘊身心集下無量劫來種種貪瞋癡慢憎愛習氣種子日用心心起惑造業之心元是如來佛性光明種子今被無明煩惱蓋覆日用而不自知者是以迷此佛性便是生死悟此佛性頓斷煩惱脫離生死是真出家兒如此看來出家乃大丈夫了生死事非專安逸貴圖自在而已也不肯修行不求明心見性是為虛消信施返招來世酬賞之苦何出家之有禪人何生何緣何幸

得遇明師度脫安居名山道場法侶和合又何幸遇善知識指引開導若不深生慶幸大生慚愧決志修行求出生死是爲自棄如到寶山空手而回豈不哀哉禪人若肯發志修行最先要將從前一切煩惱憎愛習氣一齊頓斷單單志求了生死一着卓將一句阿彌陀佛蘊在胸中如已命根心心不斷念到花開見佛便是了生死真正出家之時節也若不以老人之言發起真實信心是爲避溺投火此生錯過豈有出頭時節汝切自思自勉毋忽

示半偈聞禪人

禪人少習舉子業有出世志四十棄妻子禮紫栢老人之弟子果清湛公祝髮于歸宗歸宗乃昔諸尊宿建法幢之禪窟有如來舍利在焉是知禪人出家之緣勝所居之地勝第未發勝心耳歸宗久廢紫栢大師過其地愀然悲酸見枯松半折斤斧大師愍而咒土壅之冀其重榮以卜道場之再建不數年皮骨皆完于是湛公毅然興遐邇聞之莫不仰冀景從居士邢來茲矢心唱導又數年感今上賜御藏以光名山由是殿閣遂成而堅音長老募造毘盧大像以奠安之自此三寶已具其二獨僧寶未集不足以揚法道耳禪人出家之八年老人自南嶽來遊禮舍利于金輪峰頂觀其山川秀拔詢恢復之艱難殿閣雖成禪居未就猶然荒寂中也來慈固苦心護法其力行乃吾徒事若僧徒不勇往爲之則負建立之意恐紫栢寂光有靈定不瞑

目也因是致懇勸發大衆而堅音與禪人爲之綱領禪人聞說頓發勝心普化大檀莊嚴佛土卽荷錫出山濱行請益老人欲堅其願力乃歡喜而示之曰

汝雖出家然猶未聞出世之行昔吾釋迦本師捨金輪王位匿影雪山六年苦行以成正覺爲人天師其實久遠劫來廣修福慧故曰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至若施頭目腦髓如棄涕唾非一劫二劫乃至無量劫來世世生生如此苦行方纔博得相好身土微妙莊嚴卽今末法弟子一鉢盂飯皆是如來身命骨血換來留與兒孫受用由是觀之吾徒出家衣食現成安居受用豈易消受哉苟不思報佛恩體佛心行佛行理佛家事則名雖出家實資三途之苦具耳所謂體佛心者大慈悲心是行佛行者忍辱心是佛家事者廣行六度成就二嚴建立三寶弘揚法化是若不如此非佛弟子是爲賊人盜佛袈裟自滋苦本如此出家有何利益所言福慧二嚴者以志悟般若種子了達自心妙契佛心此名爲慧廣修檀度莊嚴成就衆生此名爲福故曰福慧兩足稱二足尊故令勸禪人第一要志求般若了悟自心以出生死之苦海次要廣行衆行普化十方莊嚴佛土以成淨土之淨業除此二行無可修者然佛言教化衆生卽是莊嚴佛土以大地衆生沒溺貪欲苦海畢造生死苦業長劫沉淪無由自出故感三界三途之苦具所賴三寶爲福田以種般若之種子以爲他世自受用之因緣然須必假僧寶以開導

故吾徒佛子能化一人發勝心破慳貪則一人淨自心嚴一人之佛土化多人則嚴多人之佛土苟能化大地使人人發心則圓成人人之佛土是則轉穢土成淨土變苦具爲樂具豈不爲最上殊勝之妙行哉禪人行矣執老人片言以往便是豪傑之士頓發廣大之心如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亦如八歲龍女獻珠之頃卽證菩提自有能破慳囊如揮糞土成汝願力者禪人勉旃蕞無怠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

音釋

瘥楚懈切音蠆　繆敉州切書軸　殢大計切音替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六　點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歸宗堅音慈長老行乞莊嚴佛土

匡山金輪峰頂有釋迦如來舍利乃法身常住之地從昔諸祖建大法幢先後三十七人點六其間發明心地超脫生死不知其幾是知茲山之靈誠震旦之祇桓西江之鷲嶺也法運遷訛與時升降以致琳宮梵宇委墮荒蓁往紫栢大師遊履其地志興復之精誠冥感枯樹迴榮兆亦奇矣于是有弟子法湛果公志存紹述誓圖鼎新堅強不拔之願如康會之求舍利于建初也未幾果感今上賜御藏以鎮山門時則舍利出現大放光明山川震吼草樹呈祥誠末法希有勝事老人于丙辰秋自南嶽來禮如來舍利瞻依奇絕俯仰興懷但見殿閣莊嚴大有未備若中道而餒無異昔在荒蓁也豈龍神呵護之意乎以本發心檀越邢來慈者願大而力弱是在吾徒沙門釋子之責故勸堅音慈公發廣大心作難遭想當布五體捨四大以作莊嚴況有十方昔在靈山受囑之宰官居士願王在何不普請羣集以成就勝事庶不負慈父之以家業託也慈公聞說大生勇猛乞老人一語以為前茅老人笑曰無庸此也法界海會蓮華藏中無邊佛刹微妙莊嚴盡在大心菩薩一念中現圓滿具足無欠無餘全在一念感發之力正如彌勒樓中含攝無量佛刹所以善財至前而不見者要假大士彈指之力耳是則老人之言如向閣前一輕彈指其莊嚴佛土但肯開門一時頓現又何假余力哉公往矣幸

無怠

示王自安居士捨子出家

新都王自安居士有子應辰幼業儒一日思生死事大發心出家遂自剪髮走匡廬禮雲中敬堂和尚丙辰夏予自南岳來茲山居士訪予至以天屬至情有難割愛者予因而示之曰舉世父母所望於子者欲其榮名顯親也故以三牲五鼎之養爲盡孝殊不知養愈厚苦益深是累其親非眞孝也故吾佛世尊薄金輪而不爲捨父母棄王宮苦行於雪山六年成道爲三界尊人天之所宗仰苟不捨至貴割大愛何以博長劫不朽之業乎故稱之曰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此非以了悟無生普度衆生爲報地乎佛說大戒首曰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孝順一切衆生故眞學佛行者將視一切衆生爲已多生父母豈一生之親而不報乎第恐出家不知其本也今若子以志悟無生爲根地若果決其志不唯報有餘即養亦有餘也世之所謂孝者將以功名博牲鼎養以娛親也功名見制於造物牲鼎有待於所遇無論得之而資苦且舉世求之而未必盡得得之而未必能享抑有功名而不祿者亦有父母不能待者亦有待之而不樂者以其聽命而不由已也今有志於大道者求之在我享之亦在我操必得之策懷至樂之養此難與世俗比也居士能捨其子聽其志自今已往若子既潛形於山谷居士亦謝塵緣從子於山中既能割愛又能超塵有所樂地即草衣木食而錦繡甘旨不易也其父子日夜惟

道是念朝參暮叩即斑衣戲彩無加也水流風動經聲佛號非繁絃急管可厭也明燈清香晉曉不斷非腥羶臭穢可比也千丈寒巖三間茅屋視高堂廣廈卑卑也父子相度共成無上之道享不世之榮名此必得之事也其視一官之封一言之褒而不能必者又如雲泥天壤矣居士所捨者小而所博者大若子所逆者薄而所順者厚矣豈不爲世之大孝乎居士欣然奉教請諮名願執爲弟子老人命之曰福至言其福自今而至也字曰大來謂所捨者小所來者大矣故書此以爲若子法門券

示靈源覺禪人

禪人住廬山歸宗有年謂自知根器下劣不能一超直入但發願願此生盡命誦妙法蓮華經萬部請乞證盟未審此行與參究工夫同異何如願聞示誨老人因示之曰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邊皆甜本無取捨差別但由學人欣厭不同故有異耳所以吾佛出世特爲開示衆生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單傳亦祇令人了悟此一大事因緣所言一大事者即指衆生本有之自心名爲佛性種子耳是知經乃佛所開示之路禪乃欲人循路而行持經而不悟心與參禪而不見性者總非眞行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持經與參禪豈有二耶是在學人堅持久長不拔之志持經即參究參究即持經所以經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古人參究必拌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苟能持此一念三十年

住山不異佛祖定爲摩頂安慰矣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切不可作二法會也

示蘄陽宗遠庵歸宗常公

常公有志向上事專持法華經聞老人至匡山匍匐而來相見於東林自陳誦法華經於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於此懷疑不知如何是一乘如何是方便假名願垂開示老人謂之曰所云一乘者乃一切衆生之本心吾人日用現前知覺之自性也以此心性是一切聖凡之大本故說爲乘乘者是運載義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即吾人日用六根門頭見聞不昧了了常知不被塵勞妄想之所遮障光明普照靈覺昭然即此一心是佛境界則運至於佛若以

此心廣行六度攝化衆生不見有生可度亦不見有佛可成如是一心即菩薩境界則運至菩薩即以此心觀諸四諦能斷愛染煩惱苦因高超三界證寂滅樂如此便是二乘境界則運至二乘若以此心精修梵行四禪八定則是四聖四禪境界則運至梵天能修十善斷上品惡則感六欲諸天境界則運至諸天若迷此一心恣殺盜婬斷佛種性則感三途劇報則運至三惡道中是故佛說三界唯心除此一心無片事可得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故說一乘非此心外別有一法可說也若心外有法是爲外道邪見非正法也若了此心則知三賢十聖及一切衆生皆一心之影響道是假名則知佛所說三乘十二分教隨機施設皆是假名引導衆生元無實法與人

也種種方便皆爲開示此心不是更有異法爲衆生說也不唯佛是方便即末後拈華迦葉微笑及達磨西來單傳心印亦是方便所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言直指早是曲矣末法學人不達自心專向外求到底絕無眞實受用及有志參究向上事不知本來無法不了自心一味眞實更要別求玄妙如此用心不唯正眼不明抑且墮落外道邪見名雖學道不知翻成地獄種子豈不哀哉老人嘗謂學人直貴眞實用心自淨煩惱習氣業識種子破得一分業識便露一分佛知見達一分佛境界斷得十分業識便是十分佛境界豈有心外別將巧法逗湊將來可爲佛境界乎禪人更莫狐疑但只了知自心即是一乘若悟請法但有假名便是眞實工夫直須一切處不迷如此著力做工夫不必更作一種思量較計都是邪見種子也

示古愚拙禪人

古愚禪人自浮梁來參金輪請益做工夫老人因問汝日用如何用心答云作唯心觀又問汝作觀時還見有境否答曰到這裏總不見有境老人曰既不見有境將什麽唯心禪人曰某甲只是不忘能老人曰汝說唯心是以知見做工夫其實未達唯心境界古德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汝於現前境界還生分別否若作觀時似乎忘境逢緣依然分別逐境生心如此捺硬說唯心終是不得實證縱是忘得前境若執着唯心則是不能忘心乃忘所未忘能故心境不得混融是名智礙況未得忘境強

說唯心以作實法者乎古德云絲毫未透如隔千山直饒做到心境兩忘一法不立猶知見邊事況以思惟心作究竟想豈不為自瞞者乎禪人今去南嶽萬峰深處諦觀水流風動鳥語山光觸目盈耳了無身心世界之相打成一片只這唯心二字亦須拋向十方世界外更有事在若墮唯心窠臼依然無出頭分

示袁公寥

佛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傳曰人可以為堯舜由是而知靈覺之性物之本也人莫不具竊觀古今生人豪傑不少而聖賢不槩見者何哉蓋以習染之偏隨情逐逐而不返也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苟能自求知則聖不難矣故曰自知者明以不自知故迷日厚而心日昏苟有豪傑之士塞情而復性則聖可期而事業當垂不朽矣佛之十戒孔之四毋禪之一心皆復性之要有志之士可不勉哉袁子道生今素亮者往通問予于曹溪知為上根利器及予過匡山生遠候予見其所賦骨奇性敏但習重而氣高故但任習而不見性苟能奮力遠情復性則不驕不背不逆寡不雄成則器廣而不溢志堅而不移心冷氣消則可坐進此道矣聖賢可期況事功乎老人愛之示究心之法大似圯上之敝履耳因字之曰公寥冀其日淡于爽口也

示悉禪切要 徑山禪堂小參

禪門一宗為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應證方見佛祖無二

之道也其參究工夫亦從教中楞伽經云靜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又的示秘密心印也此黃面老子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磨示二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達磨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傳至黃梅求法嗣時六祖剛道得本來無一物便得衣鉢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及六祖南還示道明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是六祖第一示人參究之的訣也是知從上佛祖只是教人了悟自心識得自己而已尚未有公案話頭之說及南嶽青原而下諸祖隨宜開示多就疑處敲擊令人回頭轉腦便休即有不會者錐下鉗錘也只任他時節因緣至黃檗始教人看話頭直到大慧禪師方纔極力主張教學人參一則古人公案以為己鼻謂之話頭要人切切提撕此何以故只為學人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念念內熏相續流注妄想不斷無可奈何故將一則無義味話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正是達磨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的規則也不如此下手決不見自己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在公案語句上尋思當作疑情望他討分曉也即如大

慧專教看話頭下毒手只是要你死偷心耳
如示衆云參禪惟要虛却心把生死二字貼
在額頭上如欠人萬貫錢債相似晝三夜三
茶裏飯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與朋友相酬
酢時靜時鬧時舉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只管向個裏看來看去沒滋味時
如撞牆壁相似到結交頭如老鼠入牛角便
見倒斷也要汝辦一片長遠身心與之撕挨
驀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一悟便徹底去也
此一上是大慧老人尋常慣用的鉗錘其意
只是要你將話頭堵截意根下妄想流注不
行就在不行處看取本來面目不是教你向
公案上尋思當疑情討分曉也如云心華發
明豈從他得耶如上佛祖一一指示要你參
究自已不是向他玄妙言句取覓今人參禪
做工夫人人都說看話頭下疑情不知向根
底究只管在話頭上求求來求去忽然想出
一段光景就說悟了便說偈呈頌就當作奇
貨便以爲得了正不知全墮在妄想知見網
中如此參禪豈不瞎却天下後世人眼睛今
之少年蒲團未穩就稱悟道便逞口嘴弄精
魂當作機鋒迅捷想著幾句沒下落胡言亂
語稱作頌古是你自已妄想中來的幾曾夢
見古人在若是如今人悟道這等容易則古
人操履如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趙州三十年
不雜用心似這般比來那古人是最鈍根人
與你今人提草鞋也沒用處增上慢人未得
謂得可不懼哉其參禪看話頭下疑情決不
可少所謂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只
是要善用疑情若疑情破了則佛祖鼻孔自

然一串穿却只如看念佛的公案但審實念佛的是誰不是疑佛是誰若是疑佛是誰只消聽座主講阿彌陀佛名無量光如此便當悟了作無量光的偈子幾首來如此喚作悟道則悟心者如麻似粟矣苦哉苦哉古人說話頭如敲門磚子只是敲開門要見屋裏人不是在門外做活計以此足見依話頭起疑其疑不在話頭要在根底也只如夾山參船子問云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師便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云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若是夾山在鈎線上作活計船子如何捨命為得他此便是古人快便善出身路也在昔禪道盛時處處有明眼知識天下衲子參究者多到處有開發況云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今禪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為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真正路頭只管憒憒做即便以冬瓜印子為的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且如古之宰官居士載傳燈者有數人而已今之塵勞中人粗戒不修濁亂妄想仗已聰明看了幾則古德機緣箇箇都以上上根自負見僧便鬪機鋒亦以自己為悟道此雖時弊良由吾徒一盲引衆盲耳老人今遵佛祖真正工夫切要處大家商量高明達士自有以正之

示董智光

董生斯張生長富貴之室早發求出生死之心蓋夙習般若勝緣內薰之力也先參雲棲

大師授淨土法門頃叅老人於雙徑願受優婆塞戒且自發露罪業深重願求出苦之要用何修習以滅罪愆老人因示之曰學人即知罪根深重古德教人隨時消舊業切莫造新殃佛為業重衆生開懺悔一門最是出苦方便偈曰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是為正行此外皆助方便也衆生自性與佛平等本來無染亦無生死去來之相但以最初不覺迷本自性故號無明因無明故起諸妄想種種顛倒造種種業妄取三界生死之苦是皆無明不了自心隨妄想轉如人熟睡作諸惡夢種種境界種種怖畏衆苦難堪及至醒來求夢中事了不可得是故衆生墮在無明夢中隨妄想顛倒造種種業自取諸苦醒眼看來諸顛倒狀豈可

得耶即今現在無明夢中如何能得消舊業須是以智慧光照破無明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不被妄想顛倒所使則諸業無因以妄想乃諸業之因也此何以故由無始來迷自本心生生世世以妄想心造種種業業習內積八識田中以無明水而灌溉之令此惡種發現業芽是為罪根一切惡業從此而生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潛滋暗長若能於妄想起處一念斬斷則舊積業根當下消除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覺照稍遲則被他轉矣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所謂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是謂智慧能消除也若晝夜不捨勤勤觀察不可放行但就妄想生處窮究了

無生起之相看來看去畢竟不可得久久純熟則自心清淨無物無物之心是爲實相若常觀此心又何妄想可容積業可寄耶如此用心是名觀照三昧若自心煩惱麤重無明障處不自覺知如此則古德有教學人參究即將念佛審實公案正當著力提起一聲佛號橫在胸中即便審究這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是隨提隨審並不放空將此疑團橫在胸中如已命根更不放捨一切動靜閑忙去來坐立唯此一事更無餘事如此用心纔見妄想起時就將此話頭一撥則當下粉碎一切妄想自然掃踪滅跡矣以此話頭如日輪當空無幽不照只恐心力懈怠不肯著實提撕故不能敵妄想耳若敵得妄想消處便是舊業消滅時也捨此一著更向心外別求則諸佛出世亦無懺悔處此在自力非他力可代也若惡習強勝力不能敵者在昔佛有明誨若修行人習氣不除應當一心誦我無爲心佛所說心呪此實格外方便也以各人藏識潛流習氣深厚智力不到不到之地必須仗佛心印以密破之譬如難破之賊必請上方之劒此須早晚二時自取方便唯以參究工夫爲第一義耳老人以此指示大似與盲人拄杖子其實行在已躬非師友可代也以居士志歸法門故名之曰福覺要以覺照爲行本也字之曰智光非智慧光又何以破癡暗耶但須覺照不昧智光現前便是了業障出生死之時節也

示閩汝東

維摩居士住毗耶離城家居盡屏所有獨寢

一室以示疾說法即文殊等三十二大士窮其舌辯不能當杜口一默此從古在俗第一善作佛事者也老龐盡散家資從馬祖得西來大意乃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又善學維摩者也汝東居士其以二老作知識乎 跋六 十四

示徑山堂主幻有海禪人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秖是要人離却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叅禪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乃禪之本也但佛說一心就迷悟兩路說透宗門直指一心不屬迷悟要人悟透其實究竟無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不可得此豈屬迷悟耶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六祖云本來無一物即般若無五蘊根塵識界及出世三乘之法也以無所得故得菩提與覓心了不可得豈二法耶是知教說一心所多者凡情聖解耳叅禪頓破無明是絕凡情也悟亦吐却是絕聖解也斯則禪呵知解而教未常不呵也今叅禪人從教迴心者不能忘知絕解提話頭不能忘情絕跡皆在所呵何其毀教謂不足取耶今棄教叅禪者果能先解本無凡聖不屬迷悟是為見地依此叅究當人一念若存絲毫情見及玄妙知解總是未透皆生死邊事豈可便以為得耶今無明眼知識印證若不以教印心終落邪魔外道但不可把佛說的語言文字及祖師玄妙語句當作自己知見必要叅究做到相應處如經云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如此便是頓悟的樣子不是將煩惱 跋六 十五

習氣夾雜知見當作妙悟也亦不是別有只是消盡煩惱習氣露出本來面目耳故云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豈不見夾山未見船子時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是道吾在座不覺失笑既見船子後道吾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山仍曰法眼無瑕僧回舉似道吾吾云這漢此回方徹此便是伶俐座主棄教參禪的樣子也海堂主久親教乘今棄所習單求向上一路且看夾山前後兩轉語一般道吾爲甚肯後不肯前試看不肯在甚處肯在甚處這裏定當得出管取教意祖意一齊吐却他日便可把一大藏教一口吸盡字字化成光明藏也葛藤不少珍重珍重

示徑山西堂靈鑒智禪人

承教有言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初生即有滅不爲愚者說古德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然既悟無生又何有剎那之可見若見有剎那則非悟無生今何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是則無生剎那一耶異耶佛依不生說剎那則非異矣祖師云悟無生者方見剎那則無生剎那又非一矣若離一異求之則無生意亦繫驢橛矣潙山云今人一念頓了自心名之爲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然流識者謂微細生滅即剎那心也言悟後而修則是悟而後見也且悟後方見剎那則前悟者非眞無生明矣今參禪提話頭雖云著力而微細生滅流注潛行如石壓草黯

然不見若不斷生滅如何得悟無生若非無生又何以敵生死若悟而後見則世尊依刹那而說無生又爲剩法矣西堂飽飡教義今棄所習單提向上一路於此試定當看但不可作義理和會亦不可向意解中求能於一念刹那中頓見無生則佛祖鼻孔一串穿却

示知希先山主

山主久棲講肆從少林參諸祖機緣今盡屏所習單提向上一路弔影雙徑適老人來因拈香請益老人示之曰此事人人本無欠缺圓滿具足所以日用不知不得受用者直爲無始惡習種子積劫熏染根深已是難拔今又新熏言教文字祖師公案種種知見更增一重障礙雖要求明自已轉求轉遠此何以故只爲昧却自已向他取覓耳以積生煩惱習氣名煩惱障玄妙知見名所知障若二障消除本體自現今參究向上事先要將從前所學一切文字語言玄妙道理名爲雜毒盡情吐却單提本參話頭重下疑情斬斷妄想煩惱根源使內不得出外不得入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只有一箇疑團作自已命根疑到疑不去用力不得處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個甚麼看來看去拶來拶去自有倒斷時也但存絲毫知見於中便隔千里萬里但看初祖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便是歸家第一條路也若心不肯死疑不切當則千生百劫終在途路耳山主但將精神收向此中管取他日得處定不是之乎者也可到萬萬勉之

示嵩璞恩山主

古德教人參禪做工夫先要內脫身心外遺

世界一切放下絲毫不存單提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或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或審實念佛的是誰隨舉一則橫在胸中如金剛王寶劒將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內不容出外不容入把斷要津築塞咽喉不容吐氣如此著力一眼覷著這提話頭的畢竟是個甚麼如此下疑疑來疑去疑到心如牆壁一般再不容起第二念纔有妄想潛流一覷覷見便又極力提起話頭再下疑情又審又疑將此疑團把塞之心念不起妄想不行時正是得力處如此靠定一切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中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睡夢中亦不放捨唯有一念話頭是當人命根如有氣死人相似如此下毒手撕挨方是個參禪用工之人用力

極處不計日月忽然冷灰豆爆便是大歡喜的時節若悠悠任意一暴十寒恐終無得力時也山主有志向上事當以此自勉

示乘密顯禪人

學人日用觀四大如影觀目前如夢事觀心如急流觀動作如機關木人觀聲音如谷響觀境界如空華作是觀時無我我所無動我者無作為者去來坐立無起無止應念無生是名入無諍三昧

示曇衍宗禪人

宗禪人少遊講肆習性相義久之以不見自性起疑參究有日未有所入遇老人至雙徑拈香請益因示之曰古人云不貴子行履只貴子見地所言行履者趣進工夫也見地者了達自心為行本也行本不明則趣操失旨

故參學之士以見地爲先所言見地者乃的信自心本來清淨了無一物不獨凡情聖亦不立但因無始無明自蔽妙明故起種種顛倒妄想分別造種種業譬如醒人無事而忽于睡中作種種夢夢中苦樂等事宛然現前及至覺來求之了不可得是謂無中生有豈實法耶但癡人顛倒執爲實有此乃見不徹也及佛出世說種種法乃破夢之具耳亦無本也而學佛法者又執爲已實有之法此乃夢中增夢耳今參禪之法無別妙訣直是打破夢想顛倒若了知本無的信自心清淨無物則達妄想非有了妄不有則知佛法破妄想者亦本非有佛法是藥妄想是病若藥病不立則本體安然如此則知藥病皆病今參究所提古人無字公案乃攻藥病之藥也是謂以毒去毒若知本無物則參之一字又下一毒也豈可將此作玄妙會耶若不信自心縱參亦是誤服毒藥禪人能信之乎當於一法不立處參

示顧山子

予居雙徑之寂照居士顧山子來參扣其業曰事形家次至化城因指點山水談造化之精妙超乎形氣蓋得其精而遺其麤麤者因詰之謂嘗見悟一篇是篇乃予門生周子所述予嘗序之曰一乃萬物之本造化之蘊也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正正則不滑於邪而固其本也然人與物理與氣心與形均一也一得而衆理歸之語云識得一萬事畢故吾徒參玄之士必曰萬物歸一一歸何處斯則歸一可知一之所

歸則不可知也今夫人者萬務交固萬慮攻心紛紛擾擾竟莫之寧乃不識一之過也居士既能觀天地造化之歸一而不識身心性命之歸一是知二五而不知爲十也苟知性命之歸一則萬化備在於我矣可不務哉

示譚梁生 點六 二十

譚生根器最利蓋從夙習般若中來然般若乃衆生佛性各各具足而根有利鈍之不同者良由五慾習氣有厚薄之不等耳其利根者因久習般若淨除染污習氣及至今生聰慧明利而人不知返將利根聰明作染污惡習之資是名顛倒也以般若內熏故時時有出塵志且曰我至某時待世事了畢即去學道此等見識舉世皆然以有將來之念故目前種種應緣境界由抱未來高尚之志視爲不足爲亦不屑爲以此虛想返增貢高我慢之心謂他人無此心皆庸品耳而自己將目前放過世出世間二者俱失虛送光陰及至將來未必可如初志也且又心不檢細行情存鹵莽以我見作高明此尤誤之甚也如此喚作有志氣返不若三家村裏田舍翁他無別想歲歲生涯不缺可不愧哉聖人教人不疏等故曰素位而行老子曰跨者不行惟今既有此向道之志就從今日切切仔細就規矩上做將去將一片眞實心學道不染污的 點六 二十一

現前行將去若目前時時刻刻不放過則將來不脫空若目前以虛想空頭且待將來是涉河求井而止渴也豈不愚哉譚生請直看目前不虛放過一著便見平生下落

示曹士居

凡民日用不離見聞覺知而聖人亦然其用既同而有聖凡之別者在知與不知之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學人復聖工夫只在日用不知處求其固有之知若見本有之知則一切聲色貨利了然不被所惑如是遇境逢緣如鏡現像無一物可動於中矣此入道之要門也

示馮延齡

學人向道第一要怕生死次要知生死根生死根者即日用現前種種憎愛取捨我慢貪瞋癡業是既此是生死苦根發心要斷更無他術只是起時就照見定不容他起當不起處則當處消滅消滅時更不相續如此用心念念不放過心心不昧其知自靈知若靈則觸境境不牽心觀心心不附境心境不到則生死無容寄矣如此用心不必別求玄妙

示寒灰奇小師住山 丙辰

奇先禮達大師求出世法師許可令參老人為之薙染依老人數載以刻大藏因緣復歸本師執勞此大役非一日矣今以老病覓大休歇場意卜之無當也老人來雙徑見奇氣雖弱而心力更強以向十餘年來得單提向上一路少有巴鼻但欠囫地一聲耳談及歸休地老人示之曰盡大地是寂滅場唯在學人肯放下處便是休歇地耳又何從他覓哉古德云不離真有立處立處即真良由自心生滅一向循情種種取捨故頭頭障礙三祖大師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云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不如則窮盡十方無可休之地矣老人觀雙徑乃八十八祖說法地大慧禪

師亦歸宿於此即汝本師和尚脚跟遍海內立足無卓錐畢竟以刻大藏因緣故得埋骨與大慧同坑況汝隨本師願輪刻經於寂照開山皆汝用命之地即汝放捨身命處也老人知汝不能放捨者乃我見未忘非嬾病也

以淨法界中佛祖衆生大家有分獨我見者不能入若見有我則視佛祖皆是人相人與我相對如此則終無可避之人亦無可休之地矣汝自不休則無地可休汝若肯休則當下便休一切放下方爲大休休則佛與衆生皆即避影亦無地可容渠矣汝求向上一路雖云奇特不若放下平貼耳古人云家邦平貼到人稀若到平貼地則佛亦不做更何向上可求耶

示石鏡一禪人

古人爲生死大事不明走向山中弔影單棲專爲究明已躬下事故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不是養嬾圖安閒任意度時也必欲究此大事只可運糞出不可運糞入直須將妄想惡習文字知見一齊吐却放得胸中乾乾淨淨了無一法掌情只是一個話頭作自己命根古人三十年不雜用心正是此耳若今住山任意悠悠隨情放曠妄想起來又要逗湊幾句詩作兩首偈當悟的道理消遣日子如此只是一個養嬾的癡漢如何喚作住山道人不唯虛喪光陰抑且虛消信施挨到臘月三十日將什麽見閻老子不是將一首詩一首偈便可抵得他過也禪人當思爲甚住山畢竟要討個下落方不負百劫千生一遇之勝緣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

袈裟下失却人身誠爲苦也可不念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六

音釋

覩 莫白切音陌

覿 音覩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點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太素元禪人

凡學人先習教乘迴心向上一路雖是有志無奈藏識中有新熏文字雜毒習氣舊熏貪瞋癡愛煩惱習氣內外交攻最難打疊要放放不下要斷斷不得要止止不住因此要提話頭如水上葫蘆遏捺不下只管與之打交滾最是難下手及下手不得便打退鼓了也如此乃是沒志氣無力量人說甚參禪如今初心只管將心內外一切道理知見及妄想思慮一齊放下放了又放放到無可放處方纔提起一則公案話頭如趙州無字橫在胸中因甚道無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則妄想不起若纔見起時切不可與之作對將心要斷他亦不得將心止他亦不可相續他但只覷見便撇過一撇便消急急提起話頭深深看覷則彼妄想自然掃踪絕跡矣此是初心下手做工夫的訣若話頭純熟妄想自稀不作障礙久久疑情得力妄想暫歇時便得一念歡喜也得些歡喜處不可當奇特但從此好用功耳禪人棄教從禪初心最難故以此示之切不可視作小事

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浮渡久執侍澹公得任持法門居化城有年化城乃刻大藏地為海內法窟禪人力任常住綱維百務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老人因示之曰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所言佛知見者乃衆

生本有之佛性也今被無明封蔀而爲妄想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我釋迦大師特特出世一番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眞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眞實妙行都爲成佛眞因矣故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香一華以此供養佛皆已成佛道微因小善皆成佛眞因況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眞種乎吾佛敎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座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敎乃名眞持經人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與義作讐家豈眞持經者耶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示王鹿年 丁巳元旦六日

王生鹿年生長淮西來禮徑山謁老人乞語老人見其負義氣而有慈心因謂之曰子聞之古有大力之人乎敵人者愚敵已者智愚者常弱智者常勝之道也聖人敎人以不用爲用故曰柔勝剛弱勝強易曰剛而能柔吉之道也項羽拔山舉鼎力雄千古及敗別虞姬噓唏泣數行下是能敵人而不能敵已者也聖示人直顏子曰克已復禮爲仁古今學者皆知克已之語而不能作勝已之業豈智

也哉王生有力于此當不墮凡夫數可耳

示在顯侍者

顯侍者生於西蜀少沉賤役幸般若之因不昧少小即知叅妙峰大師發出世心亦夙種內熏而使之然適遇澹居和尚入蜀時顯執侍直指徐公素喜其信心遂命禮澹和尚求出苦法薙髮爲沙彌老人來雙徑顯充侍者日夜精勤無怠老人初憐其蠢蠢時時激發顯時聞老人開示納于亦眉間津津動色是知衆生佛性種子待時而發也因請益老人乃開示以念佛審誰字公案教其叅究顯亦能領荷第恐無決定爲生死心不能拚命到底又恐宿習惡知惡見中道遮障流入邪網除此二病則單一念晝夜六時緊抱疑團即二三十年不悟不休縱今生不悟將作勝因來世出頭便知此事雖經多劫終不失正因種子若立志不堅用心不切別起邪思不但辜負此生即千生萬劫亦無出頭分也

示在介侍者

紫栢老人全身荷負大法欲建法門中興之業故刻方冊大藏經此一斷大事因緣非小小也末後全付擔于澹公一肩荷之經既刻而貯不得其宜則復化城之功又非小小化城復非一手一足之力侍者在介事事賈勇先登不避艱險其功居多此又衆中之尤難也嘗謂世人未有無所爲而樂用者即古豪傑皆然況其他乎漢高帝天下既定功臣未封忽見沙中偶語問子房子房曰此從兵戈中冒矢石經萬死一生者皆欲得尺寸之封今未見封故偶語耳於是即封之此古昔用

人之格也今觀介侍者初心無他圖圖出家耳今奔走七年化城定矣大法已得所矣其居功者寧無偶語乎老人謂今當可以如來之賞而賞之也介侍者即以老人得如來之大賞若不能奉如來法持如來戒行如來事萬一破戒壞法如來亦有三尺在也慎之哉

示在淨沙彌

佛說二十難中云得人身難生中國難得遇佛法難親近善知識難生正信難此五乃難之難者淨沙彌已具其四所欠者唯生正信耳今幸出家得遇大善知識為依歸又渾身跳在佛法大海此何修而得何緣而至若不奮發勇猛生大正信將此一片幻妄身心洗得乾乾淨淨拚一條性命志出生死廣修萬行結成佛無上之大緣豈不當面錯過失多

生善根種子耶古德云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為誠苦耳佛言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所言絃直者謂無委曲相也如何是委曲相謂機械巧心偷心乖心覆過心無慚愧心嬾墮偷安心見人過失心貢高我慢心自是非他心不生孝順心慈愍心總之一切不善心皆是自心之委曲相也今要發心只須將前一切心盡行掃除時時撿點念念照管不許放行恐不能頓斷將古人一則公案橫在胸中習氣發時便提此話頭與之撕捱久久純熟則心自條直而道念日增行門日進心地日明如此一生始謂不虛度也不然待生死到將何抵對沙彌當自思之切不可作等閒輕意放過

示性田徒海耕行者

歷觀古之豪傑涉艱難困苦操長遠不退之志者槩不多見其人若晉五臣從重耳亡在外十九年無怠心者蓋亦日夜望咫尺之封垂不朽于竹帛耳此乃名利牽心故忘身從事古今世人之常情也若田道人者從達大師二十餘年寢食俱廢一息未嘗少怠小有過差痛責重杖居常兩腿如墨竟不起一怨心出一怨言以至觸犯大難以死從事在寂寞苦空門中竟何所圖乃能精進堅強不拔如此哉由是觀之較古忠臣義士所絕少者今於道人見之矣及死得從葬大師於雙徑予謂此一坏土不但俗人即僧徒亦不易得是於法國土中已得茅土之封也非亡身血戰何以有此臨終以此卷付其徒朱道人今滄公爲名曰海耕亦法門功臣世業之券也

點七　大

豈小緣哉

示朱素臣

士人學道多以讀書爲妨礙老人曰讀書何礙道但不讀書時多被無端妄想擾亂若就閑時能攝心一處把斷妄想不行心心在道念念不忘如此則學道時多讀書時少也老人嘗示學人當要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果能如此用心則妄想自斷外事自然無擾道力自強工夫必易就耳

示沈止止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入古云學道志當歸一吾所謂一者一其志耳今既知參究功夫即將所參公案橫在胸中不論閑忙動靜迎賓待客日用云爲一切處提撕不得放過放過則被境擾擾則生厭厭

則但有求閒之心無念道之心矣心志歸一則百事可做凡用心處只在念頭起處着力起卽看破看破卽當下潛消更不相續被他掉弄是參究訣法故曰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此正易處細處下手便覺省力若捨此更待閒時靜時方做工夫如此則盡此生無入道之時也沈生但就一念上做不必向外馳求卽禮佛持咒也只在一念信力上做總之種種方便皆是攝心之法耳

示澹居鎧公

古之忠義之士非有大力不足以任大事力有心力有氣力語云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以形太勞則枯精太勞則竭神太勞則歇莊周言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此言過用而不知所養也故老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嗇者有而不盡用也養形謂治人養性謂事天吾佛所謂六根奔於六塵之境久而遂勞謂是故也是知古人任大事者未有不以有餘而從事於物也如漢高帝以力取天下百戰百不勝及一勝卽成大事豈非善守有餘以治不足者哉先大師以法門大事付公一肩荷之不遺餘力當百折之衝秋毫皆窮神極力以應之以其志有餘而不暇顧其形之易瘁也今也有形易化時往難復當及時休養以全其天和所謂本立而道生也以公生平所學以明心爲格若心廣而形耗則力全而任有餘未盡之業猶千里之行以蹔息而至公必有以自處也何如

示念佛切要 在雲棲爲聞子將子與母氏說

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元是要了生死大事故云念佛了生死今人發心因要了生死方纔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念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根乃生死之根株以一切衆生受生死之苦皆愛慾之過也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也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乃自從無始最初有生死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皆是愛欲流轉直至今日翻思從前何曾有一念暫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纔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愛是生死之根的名字也不知何曾有一念斷着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這等任你如何念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却怨念佛無靈驗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這愛根即日用現前在家念佛眼中見得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則無一事無一念不是生死活計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不知正念佛時心中愛根未曾一念放得下直如正念佛時只說念不切不知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如此佛只聽念愛只聽長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同光看看這一聲佛果能敵得這愛麼果然斷得這愛麼若斷不得這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以愛緣多生習熟念佛纔發心甚生疎又不切實因此不得力若目前

愛境主張不得則臨命終時畢竟主張不得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知爲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何必待到臘月三十日方纔了得晚之晚矣所謂目前都是生死事目前了得生死空如此念念眞切刀刀見血這般用心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故在家出家但知生死心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豈更有別妙法哉

示雲棲侍者

大師未入滅時前十九年起居食息侍者日夜周旋凡一切密行無不覩一切微言無不聞一切應機無不達一切心事無不知是則大師之全身色相音聲無不昭昭於心目之間卽親近數千萬衆皆不如侍者之眞知實見者也卽今大衆人人見大師滅度只侍者獨不作滅度想耳末法修行淨土都要說想彌陀妙相以未得親見面目卽想亦不眞要聞彌陀說法則思亦不眞我觀大師則彌陀之化身侍者執侍已久豈可忘却大師又向他家求佛法開示我謂侍者更不必作別想只想大師如生前一一規模法範音聲語言作事威儀修行觀念利生慈悲細細從頭至足終日竟夜一一通想一過如此則念念想時就是彌陀出現時也纔有一念忘却便是負恩德入生死之時(點之)老人無法可說(十)但以大師全身安向汝心中不可吐却便是我老漢隱身三昧也汝諦思之

示等愚侍者

自心念佛念佛念心心佛無二念念不住能

念不立所念性空性空寂滅能所兩忘是名
卽心成自性佛一念遺失便墮魔業

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初薙髮禮
永明塔于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錄爲
師承卜遷師塔于宗鏡堂後誓不募化唯行
法華懺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塔工旣成
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余
弔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爲駐
錫所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
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予留旬日繞
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諸凡井井
頤指適可如不經意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
慈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
宿願未易能也予旣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

點七

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眞僞行有理事才有體
用心有廣狹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
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爲名
字羅漢斥非眞也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
慧命者爲極難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
暇安能爲法門乎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
乎諸大乘敎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眞佛弟子
以能克荷其家業耳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
者爲難然經卽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
也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
生卽護佛慧命故般若敎菩薩法以度衆生
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所謂滅度無
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
空也然我卽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旣空我亦
何有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

十一

忘中間自寂三輪若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照菩提涅槃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道之可脩萬行之可作哉所以法華會上讚持經者曰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矣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渡衆生故毗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衆生爲身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若有草芥塵毛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縱然是非未忍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

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度自不能度求甚佛祖作擔糞奴郎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着眼睛自點撿看莫道老僧饒舌

示了無深禪人

佛言比丘心如絃直可以入道淨名云直心是道場聖人亦云人之生也直是知佛心無別妙處只是衆生中直心人耳直則無委曲相所言直者乃一塵不立方謂之直譬如弓絃之直能容何物哉纔有一念不直便是過錯能念念直則念念不容一物物不立處則本體自現故六祖大師云常自見己過即此一語便是成祖作祖之要訣所言過者非作事之差乃自心之妄耳以此心本無一物平平貼貼纔有一念則爲過矣一念爲過況種種惡習念念發現不自覺知豈能免過學人

用心不在一念上着力則終身參學不能得真實受用以用浮想緣影爲功故錯到底耳禪人初參老人於徑山老人卽字之曰了無欲要着力於本來無一物耳送別舟中貽此勉之

示雪嶺峻禪人

學道人第一要骨氣剛次要識量大次要生死心切骨氣識量乃夙習種性苟爲生死心現前立志三事具足是爲向道至若用心參究古人教人最初下手便要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此語學者皆知及至用心纔舉一念便落意識窠臼如何離得以多生習氣一向在身心世界裏做活計墮在五蘊區宇被他籠罩超脫不得至做工夫現出種種怪事皆此過也是須要識量廣大見處超卓先將身心世界撇過舉起本參話頭如虛空中橛子相似久久忽然虛空迸碎便是大人眼界定不是尋常默照邪禪可比也此段力量須是一塊剛骨方纔立得脚跟穩當若是輭媠柔懦粥飯氣習者何敢傍其萬一至於看話頭最怕落在玄妙知見窠臼是爲黑山鬼窟纔有絲毫玄妙知見挂在胸中或將古人言句蘊之不捨便墮外道邪見以此中纖塵着不得着不得處便是得力時也只須徹底打破漆桶方是真實又不可將心待悟作欄頭板也禪人只麽用力去他日自信老僧不欺

示劉道人

汝爲生死出家獨坐孤峰頂上十年於此何等眞切聞被魔害數十次其心不動衆皆勸往他處避之畢竟不去何等恐力此必於本

分事上大有得力處既能一念如此當視四大如空花水月視死生如夢幻若果得解脫便坐脫立亡去如其不能就當一念不動任他刀割香塗節節肢解畢竟不動一念方是正見正行今聞欲絕粒而死此是魔所攝持即當看破此念決不可如此認着不唯可惜自己爲生死苦心抑恐令他入邪見網也

示非石玉禪人

末法學人多尚浮習不詣眞實故於佛法教道但執名言不達究竟之旨增益知見生大我慢是又以佛法結生死根良由最初發心不從生死上着脚亦不知生死爲何物將謂與己無干蒼然夜行故不得正修行路且佛教人言言句句乃出生死法豈意今人反墮耶此非佛咎咎在學人無正信正見向未親近眞善知識指點說破耳學人方玉昔參老人於嶺外眞實樸素老人東遊吳越刻楞嚴法華新疏命玉校讐參詳斟酌得老人言外之旨老人今歸匡廬休老異日玉能相伴於空閒寂寞之中參究向上事當不被宿習文字作所知障也老人行矣七賢嵊頭有牛糞火煨芋以待子其念之

示吳江沈居士

一切衆生皆以我執而爲生死根本以有我則有物物與我對則形敵生以我招敵則衆忤皆歸忤則爲其所惑矣故眼爲色惑耳爲聲惑鼻爲香惑舌爲味惑身爲觸惑意爲法惑惑則擾擾則亂亂則失其正既失其正則被所傷者多矣世之人皆爲其惑而不自知爲其所傷而不知痛愚之甚矣且將以爲資

我也而又愛而執之取之又愚之愚者也惟有智者知其不我益也故遠而避之苟避之不若忘我誠能忘我則於衆敵猶夫衆箭攢空則無可寄矣有志道者試從此始

示王子順

世人一向在幻妄身心境界上作活計從生至死未曾一念返覺自心本來面目由其不覺故不知其病根所在以水火相違四大交攻是爲身病妄想攀緣愛憎取捨是爲心病然身病藥石可治而心病則無藥可治佛爲世醫王及調治衆生心病種種方便究竟單以覺破妄想無性爲回生妙藥學人要求安樂法門先須識破身非我有但看父母未生前何曾有此血肉之軀及四大分離卽今此身更向何處安立如此時時觀察久則忽然一念覺破卽不爲此身所苦是爲治身病之妙藥一切病元皆從妄想心生只須日用念念觀察凡一切善惡念頭起處卽是病根發現直須當念着力就在起處觀察看他畢竟從何處起畢竟是誰起滅及至妄想滅時定要追察畢竟滅向何處去如此追究到起無起處滅無滅處是謂起滅無從則心體安然得大自在如此把斷要關則前後不續中間一念自孤卽此一念獨立處久久純熟則妄想病根自拔一切心垢亦無地可寄矣是爲治心病之妙藥也子順切志向上事但差在言語文字中求不知向自己心地上求以自心妄想已是病根又將他人言語把作實法是謂重增一重障礙耳從今但直覺破自心妄想不被牽轉但看妄想起處決不可相續

佛言狂心若歇歇卽菩提勝淨明心本無外得如此用心不退卽此現前自心便是大安樂解脫法門老人因請益詺其名曰福覺以其覺乃第一無量之福也其勉之哉

示旅泊居士沈豫昌

居士生十善之家居富貴之室以菩薩人爲父母以善知識爲眷屬以同行同願爲奴僕以慈力示現爲兒女而身處其中如青蓮出水挺挺淤泥旣發信心脩諸福德事事如意遶宅湖池約數里許所養之魚稱湖沙數初請藏經過蘆洲滿蕩之魚夜乘紅光而盡生天其所遇福緣勝廣如是但以行道不力爲愧請益老人老人因示之曰是誠可愧者矣何也以外施爲易內施不足是捨心不若捨物之易耳雖然亦丈夫所難也由歷劫生死情根深固難拔非發大勇猛決烈之志求其如法修行實非易易若老人正眼視之固不難耳居士諦信誠能以物觀身則身易輕以身觀心則心易忘以心觀情則情易折以情觀性則性易明以性觀念則念不生念不生則道在我而不在物矣如是則與池魚之望法影而頓脫生死何以異哉居士能信不疑則居家而入非家卽世而能離世一切資財眷屬皆入如幻三昧又何道之難行情根之難拔乎居士欲入毗耶不二法門當從此入

示顏福堅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眞堅固世人錯認無常爲

常是以不堅爲堅名顚倒見然顚倒之根乃罪惡之性也何福之有今一念返醒於無常生死法中發心願求佛性種子則能捨不堅之財易堅固之法財捨不堅之身命求堅固之慧命此乃出世之福福之大者是故就汝歸依之信心詔其名曰福堅只欲發其堅固之心所謂自求多福耳豈虛名足尚哉

示顧汝平

汝平侍紫栢老人最久昔予被難繫圜中以書覆紫栢汝平侍側卽以書付之囑曰執此他日必有見面之時以此爲左券越二十二年丙辰長至月予自南嶽來雙徑赴紫栢入塔之期汝平迎予松陵至陋巷顏生生宅因禮請益出此卷見紫栢手澤及予昔日書嗟乎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

從去來無所卽死生夢幻於湛寂中了不可得且予昔之死也不死故今之生也非生不死不生湛然不際是知紫栢今之死也豈眞死哉手澤宛然法身常住昔紫栢視今日如眉睫予今見紫栢當日之寸心耿耿孤光昭揭如日月旣生不以形骸隔又安可以幽明間哉佛言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不但予與紫栢如巨海之漚卽一切凡聖若空中電影耳汝平久入紫栢之室於此一際平等法門必若入大海浴使百川之水浸透遍身毛孔耳

紫栢老人或未拈及此故予特爲點破令其自信此法得大受用其或未然試向父母未生前着眼看覷久久當知見子與未見時無前後際也

示顏仲先持準提呪

在家居士五欲濃厚煩惱根深日逐現行交錯於前如沸湯滾滾安得一念清涼縱發心修行難下手做工夫有聰明看教不過學些知見資談柄絶無實用念佛又把作尋常看不肯下死心縱肯亦不得力以但在浮想上念其實藏識中習氣潛流全不看見故念佛從來不見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豈可別求玄妙耶今有一等好高慕異闖叅禪頓悟就以上根自負不要修行恐落漸次在古德機緣上記幾則合頭語稱口亂談只圖快便爲機鋒此等最可憐愍者看來若是真實發心怕生死的不若持呪入門以先用一片肯切心故易得耳顧生福持問在家修行之要故示之以此觀者切莫作沒道理會以道理悞人太多故此法門尤勝叅栢樹子乾屎橛也

示嘉禾楞嚴堂主

經云佛種從緣起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是知法界以緣起爲宗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不從因緣而起者楞嚴古刹創自唐朝長水疏楞嚴于此其來久矣以當王城闤闠之中向爲力者所侵五臺陸翁於此土受靈山付屬生以護法爲心達觀禪師乘時而出與翁有大因緣一見心相印契即議欲復之而荷擔者難得其人密藏開公棄青衿出家依達師爲入室弟子聞有復楞嚴議全身荷之禪堂告成議刻方冊大藏以廣法運復蒙聖慈頒賜大藏而大殿未有成也不幸開公隱去未克卒業五臺翁復下世郡守蔡槐亭先生至則一旦興起得包心紘居士爲領袖一時人心翕聚如響不期年紺殿巍

我金像晃耀何其偉哉揆之重興之議幾二十年時節因緣故有不思議者存焉予來雙徑爲作達師茶毗佛事回過楞嚴觀其規模弘敞真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誠幻海梵宮及見主者林公其人端莊循雅忍辱慈和可謂叢林之領袖也嘗竊悲夫五濁惡世佛事付囑菩薩尚不敢涉此利生而況博地凡夫乎以林子之端雅故見者無不敬以林子之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慈忍故歸者無不悅以人皆敬皆悅之心成未圓未就之事如順風揚帆而行安流其到彼忻也何難哉予謂獅絃將絕響矣而幸有子繼之亦因緣所屬耳唯在子堅忍不拔之願力以守難成不易之道場將爲無窮不朽之佛事大法流通卽子之心光所遍也又何以不堅血肉之軀而爲三寶所惜乎

示東禪浪崖耀禪人

金沙東禪寺太史念西王公之所建也以浪崖耀公主之適聞老人有雙徑之行特專嗣南容公來請經營安居將爲老人休歇地九月旣望老人適至見其精誠嚴整大衆清肅專以背誦法華爲業期方七年而成誦者三十餘人此希有之事也居無幾何卽往徑山緣畢將歸匡廬長揖人世公懇留老人意未能已臨別貽此示之曰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智眼未開情塵斯隔離合之見興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間者未易臻無二之境也且法華以實相爲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卽今之釋迦不滅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于今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由是觀之安有纖毫遷

訛之相耶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老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苟一念純眞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恒情作生死常見也願公以法華三昧究竟未來則與老人眉毛厮結同歸實際長劫相依久遠不離又何區區于幻化空身水月鏡像妄生彼此之念耶老人行矣公其勉之

示王聖汴元深二生

佛性之在人如水在高原有穿鑿者無不得之良以吾人煩惱根深愛憎情固不啻高原之土也苟能力鑿深求施工不已務在拔煩惱之根裂愛憎之網則法性淵泉源源不竭漑靈根而沃智慧之芽不唯道果可期且將潛潛流而潤焦枯普益人天同歸法海涓滴而與渤澥同波此豈外求之耶聖汴元深昆季久入紫栢之室哲人往矣恐性水清流不無壅閼老人適來而爲疏之今則開發源頭從此永無枯竭其無以煩惱乾土投而濁之也

示孫訛白

無明生死根株只在現前一念如人周行十方盡生盡力而不已者將謂已涉千萬途程殊不知未離脚跟一步也是知歷劫妄想遷流生死輪轉實未離當人一念耳若能日用現前見聞覺知念念生處着力覷破生處不生則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其實不假他力也佛說狂心不歇歇卽菩提豈虛語哉老人指示父母未生前一句着力參看他日當有自信之時也

示姜養晦

姜生少年英發骨氣不凡非靈根夙植般若種子深厚未易得此美質也幼稚曾見紫栢大師即命之曰信光意謂性具般若之光也適叅老人請益因字之曰養晦吾人日用見聞知覺皆智光煥發第被無明蒙蔽變爲情識故暗而不彰苟能自信本有眞光不昧於現前境界愛惡鬧頭昏闇之中靈光獨耀不被情根之所蒙蔽是於晦而能養則光體愈明而眞元可復矣用其光無遺身矣姜生體此則廣大光明當發現於動作云爲之間功名建立皆不朽之盛業豈可自昧而不信耶但在我慢幢摧則光明自露耳

示衆

近來諸方少年有志叅禪者多及乎相見都是顚倒漢以固守妄想爲話頭以養嬾惰爲苦功以長我慢爲孤高以弄唇舌爲機鋒以執愚癡爲向上以背佛祖爲自是以恃黠慧爲妙悟故每到叢林身業不能入衆口意不能和衆縱情任意三業不修以禮誦爲下劣以行門爲賤役以佛法爲寃家以套語爲已見縱有能看話頭做工夫者先要將心覓悟故蒲團未穩瞌睡未醒夢也未夢見在即自負貢高走見善知識說玄說妙呈悟呈解便將幾句沒下落胡說求印正若是有緣遇明眼善知識即爲打破窠臼可謂大幸若是不幸撞見拍盲禪將冬瓜印子一印便斷送入外道邪坑墮落百千萬劫無有出頭之時豈非可憐愍者哉此等愚癡之輩自失正因又遭邪毒縱見臨濟德山亦不能解其迷執豈

不爲大可憐愍者哉禪門之弊一至於此諦觀從上古人決不是這等但看百丈侍馬祖每在田中作活如揮鍬子野鴨子公案便是眞實勤驗工夫處以此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楊岐之事慈明二十餘年行門親操執事百千辛苦未嘗憚勞故得光明碩大照耀今古若嬾融之負米黃梅之碓房歷觀古人無一不從辛苦中來何其今之少年纔入叢林便以叅禪爲向上只圖端坐現成受用袖手不展一草不拈如此薄福絕無慚愧之心縱有妙悟只成孤調絕無人天供養況無眞實修行虛消信施甘墮沉淪者乎若是眞實爲生死漢子當觀本師釋迦文佛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爲求菩提捨頭目髓腦處如此當發勇猛挺捨一條窮

性命將這一具臭骨頭布施十方供養大衆一切行門苦心操持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若於日用六根門頭頭透過便得法法解脫古人云從緣入者相應疾如此用心三十年不改縱不悟道再出頭來定是頂天立地漢子也老人以此示之遍告同叅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七

音釋

薄口切 薜音剖

魚容切 顒音庸

蒲沒切 渤音孛

下楷切 澥音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八　　門人通炯編輯

侍者福善日錄

示歸宗智監寺

歸宗爲古尊宿說法地達觀師倡緣興復既而湛公竭身盡力竟還故物今廿餘年湛公化去弟子修慈荷之予丙辰夏來禮金輪舍利塔覩其寺規模甲匡山之勝因思輔弼者誠難其人衆中見禪人在智眉宇秀拔卓有骨氣因屬主者命爲監寺禪人善密行凡衆人盡日所務有不及者視其當務必通夕不寐一一親爲料理明發則事無不辦者予嘻噓而嘆曰有是哉予嘗見叢林年少率無慚愧一味養嬾三業不攝禮誦不修甚至白晝安眠安肯終夜不寐身任其勞以備大衆之務乎昔佛弟子千二百人獨稱羅睺爲密行第一故爲佛長子此土前輩諸祖唯百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遂爲叢林千古典刑永明每日行一百八事行故閻羅殿上圖像供養佛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捨身命爲衆生處故感爲天中天是知從上佛祖無有不從行門建立世間福田功德也禪人能以此心放捨身命荷負叢林即是建立三寶三寶常住即是續佛慧命慧命不斷即是報佛深恩知恩報恩即是慈父之孝子矣既秉如是行願二六時中念念諦思我自無始生死以來捨此身骨如須彌山所飲母乳如四海水如此捨身受身皆造生死苦業何曾一日以此身命修出世行乎若果有之則吾今生定不如此在凡夫地矣今幸有此身發難得之志一生盡命不捨本行則是

一生超過百劫千生矣如此乃謂不虛生耳
禪人從此更發精進居一切時但將趙州狗
子佛性話頭蘊在胸中隨就作處心心參究
畢竟因甚道無一旦搕着抹着一念疑團迸
裂從前生死頓然了却是可謂福慧二嚴一
生取辦古人云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前
三十六代祖師一齊在禪人眉毛上轉大法
輪也

示自宗念禪人

佛教弟子修出世法唯自利利他二種妙行
利他謂之修福自利謂之修慧菩薩發心勤
求無上菩提菩薩雖知法性空寂而不捨有
爲諸行知法性空是謂自利不捨諸行是謂
利他從上佛祖未有不由二行得出生死者
是以釋迦世尊歷劫勤修難行苦行我等曠
大劫來於生死海頭出頭沒捨身受身不可
思議皆是虛生浪死何有一毛眞實行門若
有實行則定不似今生這頭面也回光返照
猛自思惟豈不痛哉禪人今幸仗夙緣早得
脫俗永離苦海又得安居名山諸祖說法勝
道場地此萬劫難遇之緣正是飢逢王膳病
遇醫王自當慶幸無量即盡此形壽拌捨一
生作此功德已勝百劫千生空過無益也禪
人當信老人言自今之後發堅固不退之心
持勇猛剛强之志盡自已色力量自已才能
辦一片肯心任緣隨願耐心耐煩忍苦忍勞
即一日成就一種功德已勝一生空過矣禪
人自說身弱神疲不能任事古人貴在心力
强願力大不在色力健不健也今雖小恙不
爲大苦若造惡業墮在三途即求今日以小

病小惱之身心求作福田之利益不可得也佛令衆生思地獄苦發菩提心正是今日策發精進幢也古德云寧有法死不無法生縱捨此身命作此妙行猶爲般若舟航可到彼岸苟不勉力强志可謂虛負此生既到寶山空手而歸豈不惜哉若能安心於無事則心空心空則神不竭神不竭則身不勞如此是爲無作妙行遇緣即宗定不爲日用所轉頭頭成就大解脫門英當諦思之

示陸將軍 名世顯號鎮湖

將軍爲濠梁世胄天性英傑其殺機固所賦也中年知向道入海門周先生室先生拈古人勸君謙取主人公之語示之老人歸隱匡山謁老人金輪峰下自知殺業大重願求懺悔老人喜其性直無僞同古豪傑忠肝義膽之儔第古今賦此天性者多盡錯用其心故以佛種子翻作地獄苦具耳佛性無二衆生與佛不隔一毫達性衆生即佛不達性佛即衆生如清冷之水以之獻佛則清淨以之洗穢則汚濁故佛之慈悲即衆生之殺機古德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又云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經云與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釋迦老子勸人殺生之榜樣也以佛能如此殺生故號大雄猛世尊世人愚癡賦有雄猛之佛性而不自殺其賊翻以殺人刼刼生生酬償地獄之苦而自以爲功多豈不爲至愚至癡倒用其佛性者哉語云一將功成萬骨枯自古罪之大者莫大於殺生其殺人以爲功殺生食肉恣口腹以爲快

其愚等也將軍能回心向上自求多福從今日去以殺生之勇自殺其慾佛言貪慾瞋恚過於怨賊能自斷之是爲殺賊能破煩惱出生死苦是爲大雄以此直求無上佛果是爲大賞其殺之利有如此者而自棄不謀可謂智乎雖然殺人則易自殺則難故云出家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老人葛藤至此是謂法施慈悲將軍信此是眞懺悔

示慧成信首座

首座慧成中年棄妻挈子出家曾參達觀蓮池兩大師乃之南嶽湖東掩關老人將卜居南嶽成破關相迎遂侍巾爲一日作禮白言某幸末法爲佛弟子志出生死親見三大師現身五濁惡世衛護法門行其難行忍其難忍調其難調每見如來教中教菩薩法將謂空言今親承三大師之行履典刑現在便可盡形壽依皈誠難捨此別求怙恃矣乃寫三大師之眞終身佩奉且生生世世執此願輪即往來人天周流六趣曾無厭倦乞師爲我證明之老人聞而笑曰此固子之深心本願雖然似矣猶未探其本也請試觀夫本師和尚毘盧遮那法身非身以文殊觀音普賢三大士之行以成其身文殊智也觀音悲也普賢行也捨此三者則法身寂寥亦無寄矣故如來法身若言其智則徹法界理事因果乃至草芥塵毛無不盡其源底盡衆生界心念頭數莫不徹其根源若言其悲則盡衆生數皆爲己身凡衆生之飢寒困苦疾病痛癢乃至三途劇苦皆菩薩全身一體共受故能不捨於一衆生若言其行則盡虛空徹法界無

一草芥塵毛不是菩薩捨身命處故普賢十願一一皆言虛空界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此行願無有窮盡是故本師毘　遮那以此三法成就一身少一法而法身不成即一衆生而非自己則法身不遍乃至塵毛草芥一有不徹則未盡無明以至虛空盡處而行願亦盡則法身斷滅雖然於法界性中觀此三者如首羅三目即一即三非三非一於寂滅海中猶似漚滅漚生耳若有挺特没量大人能於毘盧頂頂上行回視此三行者大似喚奴作郎矣以彼區區介爾之行較三大士者又不啻奴兒婢子豈能盡佛法身之量哉苟能從此發堅固心放捨身命建立三寶凡有纖毫裨法門益衆生事皆法界全體之德用如由一塵以遍諸塵始一毛而融多毛從今生以極未來劫劫生生不退此心亦如普賢之虛空界盡而行願無盡生生世世食息起居行住坐卧未離本師一毛孔外三大老者乃於法性海中同出同没不出如幻三昧逢場作戲竿木隨身説幻法以開幻衆是則有之何足以爲師哉其無以限量心自監如來法身境界可也

示自覺智禪人

佛言汝等比丘每于辰朝當自摩頭此語最爲親切老人每每思之吾佛慈悲痛徹骨髓（大藏八）常謂末法比丘多所受用安居四事種種供養各各自謂所應得者更不思我是何人物從何來爲何而受所以知恩者希而報恩者少特未一摩其頭耳苟回光一摩其頭則不覺自驚曰吾爲何剃除鬚髮不與俗人爲伍

耶苟知形與俗異則居不敢近俗身不敢入俗心不敢念俗如此則樂遠離行不待知識之教而自發勇猛入山惟恐不深矣又安忍混從市俗縱浪身心爲無慚人作無益行耶

自覺禪人向住人間來匡山禮老人願枯心住山修出世行老人因示之以福慧雙修之行修慧在乎觀心修福在乎萬行觀心以念佛爲最萬行以供養爲先是二者乃爲總持吾人日用一切起心動念皆是妄想爲生死本故招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成淨土因是爲樂果若念佛心心不斷妄想消滅心光發露智慧現前則成佛決身然衆生所以貧窮無福慧者由生生世世未嘗一念供養三寶以求福德直爲生死苦身念念貪求五欲之樂以資苦本今以貪求一已之心轉而供養三寶以有限之身命隨心量力供養十方乃至一香一華粒米莖菜則如滴水入滄溟一塵落大地縱海有枯而地有盡其福無窮故感佛果華藏莊嚴爲已將來自受用地捨此則無成佛妙行矣禪人如生疲厭當自摩頭則自發無量勇猛也

示龍華泰禪人

余往乞食長安時過龍華樹下主人瑞庵師物色余甚驩視猶多世親因也余覩王舍城中諸住剎者率多浮習獨師孤硬潔介遇物不假辭色心知其非塵中人也遂相與莫逆數數往來諸弟子輩亦莫不以余爲親故無間然及師化去其孫潭公視余猶視師余被放嶺外愧生平竟無以報德者頃余出嶺之南嶽法孫泰禪人遠來相訊余見之不覺五

內酸痛昔之與師音聲相貌居然在目及余之雙徑了達大師因緣禪人相侍既而余歸匡山則携禪人與之同歸意念爾祖之德冀成就禪人出世之業爲報地耳居期年以開荒之勞身心未及放下頃政爲禪人指示發覺初心方有趨向乃翁以書招之屬以他緣余剌意留之不可得禪人將別請益因示之曰吾出家兒先須急其大者畧其小者何謂大生死是也何謂小世緣是也古德云除却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以衆生沉淪苦海汩沒世緣積刼以來以至今日未嘗一念返省今幸爲佛弟子身着袈裟且又遇知識有入道之緣而不拌捨世緣苦心參究已躬下事切恐今生錯過縱出頭來未審可能如今日諸緣畢具否也禪人今以乃翁之命不敢遠去則固爾當以死生之念爲急辦道之緣不可失事畢旋歸老人幸得活埋空山但存殘喘一日則與禪人切磋大事有一日之功老人以畢命爲期禪人以死心相侍但得禪人當人一念光明煥發不獨禪人以了積刼生死大事亦是老人所以報乃祖之地不負此世際會因緣也禪人行矣其無久滯他鄉重增生死業累耳

示翠林禪人

佛祖教人唯在眞心實行爲出生死之要心眞則凡所動作言行舉措無一事而不眞行實則凡所云爲無一行而不實故眞實如好種子其餘作爲立行種種皆發生之緣以是之故抽芽發幹開花結實究竟不虛故佛說發心修行如布種子成就菩提以爲結果果

者實也以始終皆眞實故故佛呵二乘爲焦芽敗種者以其心行不眞實故也從上諸祖敎人參須眞參悟須實悟是知一切衆生虛生浪死者以其妄想顚倒用事刼刼生生未曾一念眞實故於生死海中漂流難到彼岸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耳況爲佛弟子身在袈裟之下豈可流浪一生念念妄想業識流轉曾無一念返省而求眞實履踐之行此乃向袈裟下失却人身最爲可憐愍者禪人既不遠千里來參老人必發一片眞實信心以此空山寂寞之中非掠虛之地何所爲而來耶既發眞實信心不是一見便了不求一段眞實之行亦徒然耳若求眞實之行即從眞實心中發現果有眞眞實實爲生死之心必須將從前有生以來及出家以來從頭一

一細思檢點何曾有一念一行是眞實事從前已是空過即從今日已去發一片出世之心將一切世間情根妄想攀緣一齊放下將此一把骨頭一齊拋却將此一條性命納向空山大澤之中任他日炙風吹一切安逸飽煖思慮盡情撇却單單直以死生一念挂在眉毛上將一則古人公案蘊在胸中日夜參究看他一念世間心起便是墮在生死處定要把斷不容毫髮如此參究不悟不休即此一着便是爲生死眞實心即以此心向二六

時中一切動作云爲種種行門至禮拜三寶供養十方調和大衆看侍老病一切行門無不親身竭力承事不生一念厭倦心不生一念人我是非得失心不起一念休歇止足想如永明大師每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盡形

不改即此便是真實之行如此操心立行透出本地光明則將積劫所染一切貪瞋癡愛習氣種子一一消融化爲成佛真實種子矣如是用心可謂不虛此生不負出家不枉遠犯風波叅訪知識若仍前涉虛止作嘗情業垢罪垢種子但隨妄想而行不唯辜負此生實取窮劫三途之苦耳

示順則易禪人

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遊佛法乃出情之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少能食采法味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顛倒之甚也易禪人以多聞無益志在清修固已遠矣然徒以清修爲行而不刺意究竟生死根株不深窮佛祖不到之地此其劍志不遠是以一日之價爲得也可不負其本有哉

吾徒所難得者厭世俗最難得者厭生死禪人今知其厭而不知究其所以厭是猶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嗟予老矣餘日無多生死大患橫在眉睫恐厭之不極禪人年亦長矣能以老人之厭自厭倘不厭老人相與千品萬壑之間絕影忘言修厭離行從此長揖五濁永離四生同遊廣大極樂之鄉豈不爲最上因緣哉又奚止于裹粮千里之適視彼榆枋莽蒼者固未足與道也

示立機叅禪人

禪人以持明爲專行從事者三十年心地未有發明乞老人指示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之路方便多門歸源無二即叅禪提話頭與念佛持明皆無二法第不善用心者不知借以磨煉習氣破除妄想返以執着之心資

助無明故用力多而收功少耳此事如用尾子敲門只是要門開不必計手中尾子何如也以吾人無量刼來積集貪瞋癡愛雜染種子潛於藏識之中深固幽遠無人能破聖人權設方便教人提一則公案爲話頭重下疑情把斷妄想關頭絲毫不放久久得力如逼狗跳墻忽然藏識迸裂露出本來面目謂之悟道若是單單逼拶妄想不行何必話頭即婆子數炭團專心不二亦能發悟況念佛持呪有二法哉禪人持明三十年不見効者不是呪無靈驗只是持呪之心未曾得力尋常如推空車下坡相似只管滾將去何曾着力來如此用心不獨今生無驗即窮刼亦只如此及至陰境現前生死到來依然眼花撩亂却怪修行無下落豈非自誤自錯耶禪人從今不必改轉就將持呪的心作話頭字字心心着力挨磨如推重車上坡相似渾身氣力使盡不敢放鬆絲毫寸寸步步脚跟不空如此用力時只逼得妄想流注塞斷命根更不放行到此之時就在正着力處重下疑情深深覷看審問只者用力持呪的畢竟是个甚麼覷來覷去疑來疑去如老鼠入牛角直到轉身吐氣不得處如此正是得力時節切不可作休息想亦不得以此爲難生退息想及逼到一念開豁處乃是電光三昧切不可作玄妙歡喜想從此更著精彩拌命做去不到忽然藏識迸裂虛空粉碎時決不放手若能如此持呪與參禪豈有二法耶所以道俱胝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便可證明即親見佛祖亦不易老人之說也

示智沙彌

方今出家兒於末法鬪諍堅固之時有能決志爲生死大事單提向上一着以了悟爲期此上上根人誠不易見今亦有參究此事又惡覺惡習濃厚蒲團未穩邪見橫生多落魔（闕人）道此其難也古德云未能參究向上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其留心於教亦有兩般一則根器稍利力窮性相宗旨深徹其源以多聞熏習之功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是則不獨自了心性抑且爲人師此亦報佛深恩不負出家之志至若根器稍鈍不能廣親教乘即持誦一門尤爲要行故天台大師以讀誦受持爲五品觀行之首即法華所說持經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此持經之功豈劣行哉沙彌既知厭生死苦投

佛出家苟無專心一行豈不辜負此生即持經一行能專心一志如古人潛心理觀一旦忘心契會得佛心宗是由文字而得總持此所謂旋陀羅尼門由此證入歷刼生死根株仗此法門一時頓斷豈不爲無上菩提之徑路乎若悠悠歲月唐喪光陰墮於粥飯常流豈不虛消信施重增業累又何取於出家爲哉

示性覺禪人

出家本爲生死大事今出家兒不知生死爲何物但知隨波逐流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古人參方行腳訪尋知識單爲究明已躬下事今人行盡天下歷徧叢林唯鼓粥飯習氣竟不知善知識爲人處可惜奔波一生到底了無下落是爲可憐愍者至有一念爲生死心

的不知修行之要或以禮誦念佛爲修行一生辛苦到底於已躬下事如黑漆桶相似於生死分上了沒干涉禪人發心眞實爲生死大事唯有參究向上一着爲眞實工夫先要辦一片長遠決定不退之志古人二三十年單提一念不悟不休第一不得指望速成就釋迦老子三大阿僧祇劫磨煉身心豈是鈍根耶古德參究機緣儘多唯有念佛的是誰一則審實話頭最易得力禪人今日發心參究但將此一則公案時時提撕先將身心內外一切妄想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沒可放處即深深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四字歷歷分明急着眼看看得少不得力又提一聲佛有力便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審之又審畢竟是誰看得纔有昏散現前即便快着精彩又提又看又審又疑疑到疑不得處胸中如銀山鐵壁立在心目之間如此便是話頭得大時也若到此得力處正好重下疑情於日用一切時一切處念念不移乃至久久夢中一似醒時一般若用力到此決不可退墮忽然疑團迸裂自然頓見本來面目若肯發此決定之志操不退之心但只一念直直行將去切不可求速効切不得將心待悟若工夫綿密自有打破時節也如上所說參究一節最是易爲省力是要放得下提得起靠得定疑得切不拘行住坐卧動靜閒忙都是用心的時節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此之謂也禪人有志眞爲生死便從此一路下脚

示寶藏相禪人禮普陀

觀音大士證圓通本根以法界身隨緣應現豈定居於普陀耶海喻生死山喻涅槃大士以法身普應生死海中即衆生日用尋常皆大士威神顯現湛然寂滅猶如寶山故以海中普陀象之由在衆生煩惱海中衆生有苦即大士之苦故一稱其名即得解脫乃衆生喚醒自心大士大士現前則寂滅現前寂滅則苦不能到故山在海中波濤不能撼動是故名爲大士常居普陀非局指海中拳石爲大士栖託也衆生迷妄不禮自心大士親賜寂滅道場巍巍不動如海中山爾乃跋涉山川必數千里外跲跋辛苦而向外求之迷之甚矣雖然如是經云歸元無二方便多門今大地衆生皆信大士於南海合就其機而引進之令其涉海登山一呼大士猛省自心則觸目波濤皆入圓通之門必使自信而後已同此行者但有一人能信老人此言則不負一翻行脚不然則空費草鞋錢也

示明輝禪人少林禮祖

若論此事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照天照地無欠無餘即黃面老子出世胡亂四十九年終日搥唇鼓舌亦未道着一字及末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今付與汝大似空拳誑小兒自是喚作教外別傳之道一似鉢盂安柄一人傳虛十人傳（熟八）（十六）實達磨西來又說作單傳直指少室九年賺得神光癡種立雪斷臂將謂有甚奇特究竟到底直是箇覓心了不可得從此承虛接響大家都架空中樓閣各立門庭二派五宗畢竟不曾爲人拈出直至如今大地黑如漆致

使癡狂之輩向鬼窟裏弄精魂自謂傳少林禪是某家兒孫如此誑惑愚人豈不痛哉禪人今日叅老僧老僧此間無佛法禪道與人說甚麼乾矢橛禪人又要走向少林禮鼻祖求佛法禪道捨却自己脚跟下一尺土更向千山萬水之外向他家屋裏覓豈智也哉禪人試將已躬下理會看未出門一步與到匡山時是同是別即今離匡山一步到少林往返歸來時是同是別若是別則未出門一步早已錯却了也況千里萬里乎禪人如不信老人試到少室問取單傳堂前露柱看是箇什麼

示法界約禪人

禪人生長建昌自離塵以來久走方外曾禮紫柏及老人於大都已三十餘年復覲老人於匡山因示之曰從上出家兒皆爲生死大事登山涉水求善知識決擇於一言一句之下勦絶命根將百千萬刼塵勞惡習當下頓斷如脫韝之鷹自此不復受人拘繫即能掉臂生死路頭絶無顧盼諦觀傳燈諸祖爲人抽釘拔楔處有甚玄妙秘密耶只是學人一向單爲生死一着蘊在胸中吞不入吐不出扼塞不通如喪考妣相似偶因緣時熟忽遇善知識拄杖頭一撥便轉更有何疑慮耶唯的信自心本有而已今人行脚走徧天涯入徧叢林眼中到處熱烘烘便是好道場見粥飯精潔一頓飽齁齁的便是好知識縱遇明眼知識都被熱瞞當面錯過如此行脚叅方不爲本分事便是流浪生死一生空過時光枉費草鞋錢豈不大可歎息耶禪人爲生死

出家行脚參知識住名山行苦行種種法行一一經歷且道即今生死事畢竟如何且道前見紫柏老人今見老人與未見時有何差別且道今在匡廬萬仞峰頭白雲深處與王舍城中萬丈紅塵裏境界是同是別若道是同且隔三千里外沒交涉若道是別衲僧行脚眼在甚處若向者裡定當得出三十年即今日今日即三十年前紅塵即白雲白雲即紅塵一切生死煩惱業行及種種差別境界無不觸目寂滅矣其或未然今日再行脚從頭起重到五臺峨嵋參見文殊普賢試問何等是平等一際寂滅法門待有話會再來與老僧相見

示崇觀禪人

觀禪人往來吳楚不遠數千里來參一見則知其有志而未能也老人愍其遠來且無可指示但因其名乃字之曰見微以衆生生死根株微細流注妄想昏迷而不自知故吾佛大師設觀以照之良以微非觀照無以見生死之力大觀不涉微無以顯照用之功力能破幽微則生死可出此特教家之極則若是衲僧分上自有格外鉗錘但能一念如鐵壁銀山塞斷咽喉無吐氣處直得死而復甦方有少分相應耳禪人方且波流識海未能勦絕命根他時後日苟能吐却雜毒放下身心再來參請有分

十八

示六如坤公

從上諸祖教人參禪雖有超佛越祖之談其實要人成佛作祖耳未有欲求作佛祖而不遵佛祖之言教者捨教而言修行是捨規矩

而求方圓也且佛敕阿難開口便道應當直心淨名云直心是道場馬鳴大師開示修行切要須發三種心謂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深心要集一切諸善行故大悲心願救一切衆生苦故從上諸祖未有不發此三種心者學人秖知嘗嘗的去參話頭只要妄想貪求玄妙却不知是直心正念真如祖師方便法門若說真如二字學人早作道理會取去誰肯下死工夫做若只教去看話頭看到話頭逼拶歷劫情根忽然斷處從來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消滅求一念生心了不可得到此便是離念境界正所謂正念者無念也若到無念則不求與真如合自然覿體相應如此便是佛祖教人直心的樣子也是知參禪更無別樣巧法只是要人實實死做做到恁般田地豈有甚秘密巧妙哉此乃第一直心修行也第二深心要集一切諸善功德此諸善功德不是外邊有爲的事如達磨大師對武帝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真實功德是知達磨所說淨智妙圓正是馬鳴直心正念真如馬鳴所說諸功德就是將直心正念去做以真如徧成一切有爲事法今日要求證真如不是在死眉死眼鬼窟裡求要在一切日用有爲萬行上求所以行上求者不是在事上別討出一個玄妙真如來只是就將直心正念在一切事上驗看可與直心正念相應不相應若事事法法都與直心正念相應則目前無一法一事不是真如境界矣所以馬祖與百丈諸弟子日用中搬柴運水鋤田揷禾燒火煮飯事事上覿面勘驗尋常一言一句冷

言熟語都是要弟子入證眞如之門若勘到果然一切處不昧方許有爲人分若胸中絲毫未透未到無念境界起心動念即被業轉墮在生死窟中故未輕許印正此傳燈千七百則葛藤皆眞實印正語非玄妙機鋒語如

(融八)

今學人都把作玄妙奇特言句蘊在胸中當作已解日用頭頭未曾一毫看破豈不誤哉

(二十)

第三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如今學人見拔衆生苦是菩薩事待他日成了菩薩纔度衆生却不知能度衆生方是菩薩度衆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纔去度衆生却就是直心正念集諸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且如世尊教須菩提度盡衆生實無衆生可度乃至廣行六度更無一法可行乃至上求菩提佛果亦無所得且度衆生豈不是集諸功德實無一法可得豈不是直心正念眞如如此妙用乃自己日用神通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則何法而非功德事哉以衆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行今以眞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轉作眞如妙用便是度自心之衆生如此參學是名眞參實究者不是現成端坐養懶過了三年五載便誇大口說我參禪幾多時悟了多少妙處如此見識都閻老子前喫鐵棒漢反不如三家村田舍郎他倒免酬信心檀越宿債老漢看來佛祖教人原是分

(融八)

(二十一)

分明明只是後人錯會所以誤耳禪人既歸心老人須信老人言從今將抱守琉璃瓶子一撥粉碎將從前參的都移在一片身心上向成就衆生門頭拌却性命去一一着實體驗過發廣大心能引一衆生發菩提心便是

拔一衆生之苦自破一分我執損一分煩惱消得一分我見煩惱便是證一分眞如境界若從此以去更發長遠心即三生十劫劫劫生生行到煩惱消盡處便是度盡衆生處若衆生煩惱一時都盡更要成甚麼佛祖

示西印淨公專修淨土

近世士大夫多尚口耳恣談柄都尊叅禪爲向上事薄淨土而不修以致吾徒好名之輩多習古德現成語句以資口舌便利以此相尚遂致法門日衰不但實行全無且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許親近世無明眼知識卒莫能廻其狂瀾大可懼也大都不深于教乘不知吾佛度生方便多門歸源無二之旨耳世人但知祖師門下以悟爲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念佛豈不是出生死法耶叅禪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無疑所以然者叅禪要離想念佛專在想以衆生久沉妄想離之實難若即染想而變淨想是以毒攻毒博換之法耳故叅究難悟念佛易成若果爲生死心切以叅究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惟此淨土法門世人以權目之殊不知最是眞實法門諦觀普賢以法界爲身修十大願必指歸淨土馬鳴傳心祖師宗百部大乘作起信論究竟結歸西方東土傳燈諸祖雖不明言淨土但悟心既出生死不歸淨土豈成斷滅耶永明會一大藏指歸一心亦攝歸淨土禪至中峰時在季世而極力讚揚西方況此法門乃本師無問自說十方諸佛共讚豈諸佛菩薩諸大祖師反不如今之業垢衆生而妄談耶淨公中年棄愛出家初叅紫栢

大師授衆禪之指令于淨土一門願修而未決老人因謂之曰此事不必問人只看自家爲生死心何如若爲生死心如救頭然志要一生取辦譬若人患必死之病有人覓還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單方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決定心信此可服更不必待覓還丹只服此單方頓令通身汗出絶後方甦是時始知其妙但諦信此法專心一志至臨命終時方自知其効耳又何必問取他人勉矣行之決不相賺

示沙彌性鎧

沙彌性鎧來衆請益老人宇之曰堅忍惟佛示弟子曰着忍辱衣名堅固鎧以鎧爲禦患之具譬夫大將臨敵不遭矢石之患而能全身保命有必勝之功者鎧之力也且吾沙門釋子蹈生死之場遇五欲諸魔之大敵非忍力堅固不足以勝之故曰忍色忍欲難忍能忍方能保全法身慧命以臻極樂之場即吾佛亦曰種種諸難皆當能忍況末法險道多諸患難苟無堅忍之力又何以克全出世之業乎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八

音釋

品 魚戚切 音嚴　賺 丈陷切 音湛　齁 呼侯切 音吼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九　　門人通炯編輯

示夜臺禪人

文殊菩薩住清涼山與一萬眷屬常演說法故西域沙門遙禮此山爲金色世界華嚴經云一切處文殊師利從一切處金色世界而來由是觀之文殊果常住於此山耶蓋衆生界中煩惱所集爲熱惱地若行人能開智眼達本情忘知心體合則當下清涼如是則觸目無非文殊化境步步不離清涼道場此所謂一切處文殊金色世界也夜臺禪人久住臺山夜遊故得此名今來南方行脚參禮知識是必親從文殊指點而來如善財之南詢雖經百一十城未動脚跟一步如前周行十方世界未離金色界中在在知識逆順法門無非文殊智眼今見老人於五乳峰頭與金色世界是同是別者裏辨得許你親見文殊其或未然再買草鞋行脚去參參

示省然覺禪人

性覺禪人中歲出家遠來匡山求授具戒以有隱疾不能久侍辭歸請益老人因示之曰身爲大患之本衆苦所聚六道生死先要識此生死苦因所謂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是故佛說金剛戒心地法門乃斷欲之利具出苦之舟筏也汝今幸聞此法念念不忘心心不懈即此便是修行之要如圓覺經云當觀此身四大合成我今觀此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諦觀四大各有所歸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如是觀察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久之純熟當見此

身忽然脫空四大若空諸苦頓脫即此工夫便是出生死之第一妙訣也從上諸祖未有一人不從參究中來得了悟心性者未有不修而能得利益者汝當更念此身雖苦幸存一息尚可求能出之方若一失此身枉着袈裟則將來三途之苦動經長劫雖欲求出不可得也故云思地獄苦發菩提心勉之毋怠

示難名道禪人

道學人往參老人於曹溪特爲發明金剛般若宗旨以吾人修行不仗般若根本智生死難出然此般若非向外別求即是吾人自心之本體本自具足故今修行但求自心更不別尋枝葉佛祖教人只是返求自心故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以我自心元是般若光明本來無物但因一念之迷故日用而不知但知有此幻妄之假我即不知有本來常住法身即今要悟本來法身即就日用現前六根門頭起心動念執着我處當下照破本來無我無我則無人無人則了無衆生衆生既空則生死根絕生死既脫則無壽命是則四相既除一心無寄豈非無住之妙行乎若不能當下了悟只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置在目前但見一切境緣對待生心之時便是我執就此執處一照照破則當下情忘對待心絕即是無我無我則無人人我既空則日用身心了無罣礙以日用逆順境界皆是生死路徑若境界看破了無罣礙則生死根株亦從此倒斷矣如是豈非善修般若無住之妙行乎禪人有志要出生死必以此爲第一義此外別求

即落外道邪徑矣

示魏聖期

聖期居士頃以書來請益云某適來雖惕然於生死大事欲隨處解脫惟橫逆忽來不能當下消受雖旋能覺知主人已被牽纏矣觀此來意乃眞切有志於生死大事者第未遇善知識指點心地工夫故無把柄耳蓋吾人從來只認妄想爲心不知本有佛性一向只在世情逆順境界上起好惡憎愛種種分別知見殊不知此等憎愛喜怒之情全是生死根株舉世之人未有不在此中一生交滾者古德教人參禪了生死不是離此別有玄妙只是在此等境界上憎愛之心看破便是了生死以此憎愛妄想從來習染純熟深厚若無方便法門豈能敵得所以參禪看話頭之說正是破煩惱之利具耳所以被他牽纏者直爲無此話頭作主宰耳只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即將此一無字懷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念念不忘心心不昧一切閒忙動靜應酬忽遽中只提此一語重下疑情審問疑來疑去只有一个話頭現前縱是看書纔放下書本回頭一看便下疑情此疑堅固切不可作道理思量解會只要一个疑念眞切久久純熟但見心中妄念起時如此一問當下氷消心中所起喜怒只是一妄想耳先有此話頭作主宰及境界至時一到即看破當下氷消全不用力如此做工夫不但敵破境界抑有了悟之時但切不可作玄妙道理思量恐反誤也

示福敦禪人

新安禪人遠參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敦字曰篤如篤者敦篤純一無僞精誠之至也然吾沙門佛子欲超生死證眞常求無上涅槃之福樂苟非精誠一念純眞無妄力破煩惱之魔頓拔愛憎之根而欲頓享無爲之福難矣千里之行在於初步從此戒爲基本乃趣菩提之初步即此念念向前心心不退單求一念生死情根搜拔起處竟不可得然不可得處便是生死無着處矣第恐志不堅行不力耳若恐不力但以阿彌陀佛四字橫於胸中以爲利斧久久根株自斷矣如是着力是名篤如勉之勉之

示福厚禪人

新安禪人來參匡山求授戒法名曰福厚字曰積如蓋出世人福由漸積而厚至佛乃足猶如積微塵以成大地厚之至也吾佛世尊從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積功累行乃得菩提菩提爲涅槃之安宅福樂之極地也苟不積何以至此哉然如者乃如如佛性吾人本有良由積劫煩惱侵觸故煩惱情塵日厚而如如佛性薄矣今既知佛性本有不假他求從此日用念念知歸但見情塵起處以智光照之久久純熟則佛性厚而煩惱薄煩惱薄而業障輕業障輕而生死斷是由積眞如以斷生死求證菩提享常樂我淨之厚福豈非由積而至耶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禪人勉之

示同塵睿禪人

滇南同塵睿禪人遠至大都親歷講肆既而盡棄所習南參知識遊新安之黃山愛其幽

勝遂隱約其間一鉢往來無定棲止然以華嚴大經爲課誦壬戌仲夏來衆匡山求授大戒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以華嚴大經爲常課能知此經之網宗乎惟我毘盧遮那曠劫因中稱法界心修普賢行證窮法界名爲報身號盧舍那具有佛刹塵數相好是爲正報所感二十重華藏世界無盡莊嚴以爲依報安住海印三昧稱普光明智爲地上菩薩演說此經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爲稱性法門種種微妙不可思議如此法門乃諸佛自證境界具在衆生日用妄想心中念念現前經云譬如一微塵中具有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此經剖破微塵出此大經利益無窮然一微塵者衆生妄想心也大千經卷衆生本具性德也隱

而不現謂衆生日用而不知也明眼智人破塵出經即諸佛證窮此法開示衆生爲大利樂也是知此經所說乃說衆生日用妄想心耳大哉衆生之心具有廣大不思議力智用無邊而爲介爾妄想所蔽可不悲哉吾佛特爲此事出現世間故曰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以諸佛證此大事因此緣此特出世間爲衆生說更無別事以衆生迷此大事而爲生死故以生死爲大事也由是觀之即八十卷之雄文所開示者乃吾人一念之妄想心耳故曰我今於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故般若多羅尊者曰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苟能以如是眼轉如是經盡未來際無間

斷時所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此乃華嚴法界眞經之大旨也禪人若悟此法則於未展卷前徹見無邊法界於撥火拈香聲欬彈指之間也雖然如是也要牛皮鑽透始得

示修淨土法門

（題九）

海陽禪人遠來匡山求授戒法命名曰深愚拈香請益云弟子某發願求生西方淨土結法侶若干人同會一處專修淨業願乞慈悲指示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爲捷要如華嚴法華圓妙法門普賢妙行究竟指歸淨土如馬鳴龍樹及此方永明中峰諸大祖師皆極力主張淨土一門此之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衆齊收非是權爲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惟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爲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途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若身不殺不盜不婬則身業清淨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則口業清淨意不貪不瞋不癡則意業清淨如此十惡永斷三業永清是爲淨心之要於此清淨心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爲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以爲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卧拈匙舉箸折旋俯仰動靜閙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爲得力時也若念至一心不亂則臨命終時淨土境界現前自然不被生死拘

留則感阿彌陀佛放光接引此必定往生之
効驗也然一心專念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
想更見穩密佛爲韋提希說十六妙觀故得
一生取辦今觀經現存若結淨侶同修任各
志願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
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花寶
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
前如在淨土坐卧經行開眼閉眼如在目前
若此觀想成就臨命終時一念頓生所謂生
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唯心淨土之妙指
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則六根清淨永斷惡
業煩惱則心地清淨觀念相繼則妙行易成
淨土眞因無外此者若但口說念佛求生淨
土若淨戒不持煩惱不斷心地汚穢佛說是
人永不成就是故行人第一要持戒爲基本
發願爲助因念佛觀想爲正行如是修行若
不往生則佛墮妄語矣

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
頭就於提處即下疑情審問著念佛的是誰
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
如此靠定話頭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如
斬亂絲更不容起起處即消唯有一念歷歷
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迷自退寂寂
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
惺惺寂寂是惺惺亂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沉
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寂雙流沉浮兩捨看
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
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則身心世界當下
平沉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

如此方是到家時節日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地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玄妙知見但凡有見即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認着一咄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魔若生愛喜便墮魔中當觀惟自心所現不從外來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爲迷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爲未見本來面目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詩頌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永無疑矣

示海澗禪人刺血書經

禪人發心書華嚴五大部經特禮匡山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毘盧遮那安住海印三昧現十法界無盡身雲說華嚴經名普照法界修多羅若正報身諸毛孔中放光明說若依報世界草芥微塵則塵說剎說如是演說盡未來際無間無歇如是之經充滿法界所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今子以有限之身心（缺九）涓滴之身血若爲而盡書之耶雖然此經果不能書則一切衆生絕分矣且曰法界之經則凡在法界無非此經若悟毘盧以法界爲身則自己身心亦同法界此則日用現前動靜語默拈匙舉筯欬唾掉臂皆法界之大用

是則何莫而非書寫此經之時耶若身同法界則一一毛孔皆悉周遍如是則舉一滴之血當與性海同枯矣所以普賢大士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量等法界是則全經不出一字即書一字亦同全經何況百軸之文禪人苟能作如是觀則自書者與見聞者及禮拜讚歎一香一華而作供養乃至執勞運力者無不同歸法界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禪人若無如是眼作如是行亦不免捏目見空華豈不重增顛倒想耶

示曹溪沙彌能化書華嚴經

佛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衆生正因佛性本具但以無明堅固不遇善緣終不能發如種子在地要假雨露陽和之緣方能抽芽發幹乃至開花結實耳老人未至曹溪諸沙彌所習

世俗之業且不知有佛有僧安知佛法哉自老人開化種種方便誘引教導始則知爲僧矣既而以佛性難明先教書寫華嚴大經使知親近隨順佛法信心若發方可引入佛慧初則二三其人自是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大經者已成十餘部六祖入滅已來千年今日之事從前所未有也佛性人人本有恒沙功德人人本具以無知識開導皆以性德而造惡業招三途之苦報若悟此佛性則轉惡業而爲無量淨土莊嚴今沙彌能化能以造業之心轉爲淨土莊嚴作成佛眞因所謂智種含於心地遇法雨慧日之緣故能發菩提芽生長善根抽功德枝開萬行花將來必成菩提妙果此正所謂佛種從緣起也老人往往開示曹溪諸弟子等若從此人人

勇猛發無上心有志佛法究明已躬大事即如六祖住世時發明自心者千人之中豈止三十餘人而已耶是在遮相轉教之功耳

示惺初元禪人書經

性元禪人來參匡山老人字之曰惺初發願書寫大經老人因示之曰出家修行佛說方便多門固在各各發心何如耳第一向上參禪求明自心志了生死次則深窮教海志願弘通護持正法續佛慧命又次則深厭生死專心淨業願生西方此皆理行爲最上者若夫事行種種至於書寫經典乃六種法師之一是佛稱讚者故法華說持經法師現世肉身得六根清淨此豈事行可擬哉且云舉手低頭皆已成佛此稱性之行又豈可以描抹點畫致耶老人昔住五臺嘗刺血泥金書寫

華嚴大經每於書寫之中不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念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念念不斷不忘不錯不落久之不在書與不書乃至夢寐之中總成一片由是一切境界動亂喧擾其心湛然得一切境界自在無礙解脫門乃至一切見聞無非眞經現前以此證之則書經之行妙在一心不亂又豈若童蒙抹硃便以書經求功德耶禪人試以此行如是書寫如是受持似有少分相應若以描寫爲妙行博名高爲求供養之資則又不若尋常粥飯爲無事僧也勉之

示昭凡庸禪人

庸禪人往參老人於五羊嘗示以無生之旨頃來謁匡山見其爲道之志彌篤而參究工夫未純以未把作一件眞實大事耳老人因

示之曰古人學道第一要爲生死心切不是要求玄妙道理也所言生死者何即吾人日用現前種種塵勞境界中遇境逢緣若逆若順內心習氣引發現行起愛憎取捨等種種妄想分別心也以念念攀緣起善惡等種種業行都作未來生死根株以妄想無涯故生死無際所以衆生長劫流轉生死苦海無出頭時良由不知自心之過也故云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古今學道人有志出生死者單要求明自心耳以此心一向麤浮如沸湯烈燄未常一念清冷故古人權設方便將一則公案教學人念念提持衆究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如永明教人審實念佛的是誰即此一無字誰字便是斷生死命根之利劍也然此衆究審實只是覩此無字誰字起從何處起落向何處去只看者一念起落處要見起滅根源若衆到極則處將一念生滅妄想迸斷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到此便將佛祖向上鼻孔一時盡在自己手中從此識得本來人更不疑張三李四恰元來是自己本命元辰如是有何玄妙可求又何必向他家屋裏求耶然此一着若不是最初發心爲生死切任你做盡伎倆都是鬼家活計縱有一知半見都是魔說凡有所作皆是魔業可惜百千萬劫難遇一段大事因緣也禪人果有志此事直須將自己胸中從前世諦伶俐聰明知見及種種妄想一齊折合歸向到一念上做將一句話頭作橫空寶劍斬斷從前妄想如斬亂絲果能如是下毒手做苦切工夫若無眞實悟處則從上佛祖皆墮

妄語矣所最忌者唯是無眞實心只將衆禪做面皮說好看話耳

示履初崇禪人

禪人生長豫章素有向上志聞老人逸老匡山遂棄世諦緣潔心來衆因留入衆隨時入室久之察其多軟暖之習而骨氣不剛故入道之心不猛居常策其不遽一日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子有向道之志而無振拔之氣者以心力不純故骨不勁骨不勁故無剛毅勇猛之志所謂中無主不立耳所以中無主者以第一無眞實爲生死心故無決定久遠不退之志既無決定之志則一切趨操無特達之行所以因循舊習悠悠日月但守閒散任意以爲自在無拘於心既不知撿而於四大幻身亦無支持之力故日用現前全無眞實工夫亦無眞實受用耳從今日去先要發一片眞實爲生死心立一定久遠不退之志盡此形壽決定要究明巳躬下一段大事畢竟要齊古人方不負此生平要如古人必以一則公案爲衆究話頭如永明大師念佛審實的公案最爲穩當即將心中從前一切風習知見妄想思算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即看此念起處審實者念佛的是誰且念且審又審又念靠定一念審實得力處便覺心如墻壁究到究不得處便是得力時節如此久久衆究衆到心無用處如老鼠入牛角時忽然一念迸裂便是了生死的時節也子能如是用心如此着力自然骨剛氣猛名爲挺特丈夫視前軟暖之狀眞日劫相倍矣子其勉之

示慧鏡心禪人

吾佛說法以一心爲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爲參禪念佛而已而參禪乃此方從前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總以念佛爲成佛之要十地菩薩已證眞如豈非悟耶然皆曰不離念佛念法念僧善財參五十三善知識第一德雲比丘即單授以念佛解脫門及至末後參見普賢爲入妙覺善知識乃專回向西方淨土云親覩如來無量光現前授我菩提記由是觀之即華嚴爲最上一乘而修稱法界行始終不離念佛十地聖人已證眞如尚不離念佛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爲劣行又何疑參禪念佛爲異耶是闕多聞不知佛意妄生分別耳若約唯心淨土則心淨土淨故初參禪未悟之時非念佛無以淨自心然心淨即悟心也菩薩既悟而不捨念佛是則非念佛無以成正覺安知諸祖不以念佛而悟心耶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即名爲悟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若似菩薩則是悟後不捨念佛故從前諸祖皆不捨淨土如此則念佛即是參禪參禪乃生淨土此是古今未決之疑此說破盡而禪淨分別之見以此全消即諸佛出世亦不異此說若捨此別生妄議皆是魔說非佛法也

示修六逸關主

余初度嶺至五羊時菩提樹下弟子修六逸公即相率同輩歸依乃至出嶺之南嶽遊吳越相從於艱難困苦中始終二十五年未嘗

少間及余歸隱匡廬公素爲生死心切志求向上亦相從於金輪峰頂閉死關三年單提一念幸有自信之地今以省師歸故山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出家爲生死求向上一路乃本分事禪人死關三年其於放下身心扑撒客塵煩惱消磨習氣乃最初一步業已自信但於參究生死病根未能頓拔以參禪先須識取生死病根方能用藥調治耳何謂生死病根以貪瞋癡慢皆以我見而爲根本一切聖凡二種生死皆因執我然我依見立是則妄見乃我執之本稱爲法身之刺見刺不拔生死難出是以一切凡夫執身心人我是非之見一切外道橫執邪見二乘聖人執生死涅槃欣厭取捨之見一切菩薩執有生可度有佛可求之見等覺聖人未忘佛見法見故有二愚乃至祖師門下初學參禪者則多先起待悟之見於未悟中妄起未得謂得之見及有一念狂心暫歇處即執爲妙悟便生得少爲足之見即將古人言句攀扯回爲已解執爲玄妙之見以此蘊集於懷不肯唾卻久之釀成毒藥以致悞墮邪見縱有一念頓悟自心本來無物則又墮在光影門頭以爲究竟之見所以雲門道只饒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謂之抱守竿頭則永無超脫之見總之但有絲毫情見未除皆是生滅邊收通是生死病根縱然悟得尚屬生死故云悟之一字亦須唾卻何況全未了悟但依希恍忽便起知見自以爲得即將古人現成語句把作自已妙悟此皆墮自欺全非眞參實究功夫如此用心皆是未

識生死病根之過也所以古德云不用求眞唯須息見苟知見消亡不眞何待所以佛示阿難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此其究竟窮元單以見爲生死病根以從法身而起妄見見有身心世界而沉生死故今以離見爲出生死證法身之極則也馬鳴大師示人以離念爲眞修實證以因念有見若見謝則念自離妄自泯矣是知貪瞋煩惱之病根淺唯獨見刺之病根深最爲難拔故參究工夫煩惱易斷習氣難除習氣不除則妄見潛滋妄見滋則縱有悟處皆成習氣以成魔見矣所以楞嚴經中說見魔最深隱而難知也禪人有志眞參寔究直須看破切不可墮在知見網中正當做工夫時只將趙州無字與六祖本來無一物同參於未提起時先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透底看者無字畢竟有什麽氣息纔有一念起處當下一覷覷定看他畢竟是个甚麽如此安身立命在話頭上靠定深錐痛劄一念不移如老鼠咬棺材自有透脫時也切不得將古人公案言句蘊在胸中將來比擬以擬心即錯決不是古人見處至於尋常應緣時只將話頭靠定歷歷孤明自然不被境風搖奪乃至與人接談時切不可將古人公案作自已知見以資談柄此一種病根最深以正當說時直圖爽快全不知不是自已本分事以此縱心矢口全不曾回頭照看所以不知是病若養成此病則將爲大我慢魔乃狂魔之所攝持今目中所見緇白好禪者比比皆然不可不懼也古人參禪無別

玄妙只是肯將凡情聖解一齊掃卻放得胸中空落落不留絲毫知見作主宰知見不存則眞見發光自然了無一物矣如此放下時則當人一念如大火聚一切塵情習氣一觸便燒如紅爐片雪絶無影跡可留回觀一切知見邊事如說夢耳所以道衆禪無訣法只要放得下若放下一念則一念眞實若念念放下則念念眞實若徹底放下則盡未來際徹底眞實矣公行矣能不忘此叮嚀之言則與老人眉毛撕結未嘗有絲毫間隔時也嗟嗟老人老矣倘負此緣錯過此生則再求今口之緣又不知幾千萬劫也

示慧玄與後禪人

東海佛法不行之地自靈山桂峰師開化令捨邪歸正者不少老人昔居海印寺歎師法利之盛其諸弟子能說法者居多今學人與後乃嫡孫也老人別靈山二十有八年矣辛酉歲後來衆匡山改歲後辭歸故山請益修心法要老人因示之曰佛最所訶者煩惱所知二種障爲生死根本然煩惱障乃貪瞋癡愛爲凡夫生死根本所知障乃佛法知見爲三乘聖人生死根本苟二障不除則衆苦無由得出也嗟今世人不知佛法者固無足怪即學佛法人不斷除煩惱又以所學佛法爲所知障生長我慢重增煩惱心地染污種子觸發現行放逸身心毫無檢束循情造業豈非大謬耶學人今聞老人開示知爲生死大事發心衆求本地工夫此乃最勝願力佢今衆究工夫不用別求只要將胸中舊有習氣種子一一打點乾乾淨淨不許觸發現行就

於日用對境逢緣起心動念處當下看破不許相續其用心下手只如楞嚴經所說觀音耳根圓通旋倒聞機返聞自性一則觀門最好用心若於日用見聞處果能返觀自性則不隨外境流轉如此念念返流則念念是歸眞之路如此用心若習氣不除觸發現行定不得力此全在違現業一着爲最上行也然又必要爲生死心切乃肯下死工夫耳學人實爲生死眞切用心乃有受用不是說了便休作一種佛法知見也 (卍九)(二十)

示淨心居士

徃老人過吳中淨心居士衆禮請益老人示之以念佛法門以念佛如水清珠能清濁水故以淨心爲道號別數年矣今書來云念佛難成一片復請開示老人因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敢云念佛成片且衆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爲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返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滴水救積薪之火豈有是理哉若果爲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如此不求成片而自成一片矣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告訴不得佗人全要自已着力若但將念佛做面皮如此驢年無受用時直須勇猛更莫遲疑 (卍九)(二十一)

示仁天老宿持法華經

仁天大德誦法華經二十餘年將行請益因

謂之曰法華最上一乘乃吾佛久秘之要爲授記諸弟子之券書也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經不解意與義作讐家二十七祖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如上二祖所說仁天畢竟如何持此經耶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是則六祖縱許解意亦未能持又云此經開方便門以示諸法眞實之相如是則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無非實相縱若二十七祖離出入息亦未能持然則仁天畢竟如何持耶如佛所說持品乃至展轉第五十人轉教持經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觀之轉教之功不論解義不解義離息不離息但能一念信心自知本有則慧命不斷由是老人最讚青蓮法社以持法華爲妙行也以一聞此經便下成佛眞種仁天以此轉教多人能如佛所讚歎更有何法過於是乎

示沈大潔

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禪本離念固矣然淨土有上品上生未常不從離念中修若曰念佛至一心不亂豈存念耶但此中雖是無二至於下手做工夫不無巧拙以參究用心處最微最密若當參究時在一念不生若云念佛則念又生也如此不無兩橛念就參究念佛處打作一條要佗不生而生生即不生方是求嘉惺寂雙流之實行也何即若論參究提話頭堵截意根要佗一念不生如此雖是參的工夫古人謂抱椿搖楠只者要佗不生的一念是生也豈是眞不生耶只如念佛若將一聲佛號挂在心頭

念念不忘豈是眞一心不亂古人教人參活句不參死句正在生處見不生意如經云見刹那者方悟無生即此一語則參究念佛當下可成一條矣道人諦聽參究念佛此中易落淆譌不可忽也如何參究即念佛念佛即參究耶如今參究就將一句阿彌陀作話頭做審實工夫將自已身心世界并從前一切世諦俗習語言佛法知見一齊放下就從空空寂寂中着力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正當提起時就在這下看覷審實此念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之又疑如驢覷井覷來覷去疑來疑去疑到心思路絶處如銀山鐵壁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着觸着眞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流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即無生無生即生

參即是念念即是參回頭一看始知向來如在舍元殿裏覓長安也如此做工夫最怕將心要悟才有要悟的心便是攔頭板也只管一直做將去不計工程即到做不得時則打起精彩又從新做起又切不可貪求玄妙即有一念暫息寂靜歡喜切不可當作好處直須吐卻切不可將佛祖玄言妙語來作證常作佛法又不可墮在無事甲中以此爲得德之一切聖凡迷悟都不管單單只是追求一念下落追到趕盡殺絶處久久自見本來面目如十字街頭見阿爺更不向人問覓也看來此事元是人人本分上事更無甚奇特處道人眞眞實實爲生死大事試從此下手決不相賺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九

音釋

滇他見切音瑱

釀女亮切去聲音壤

楹郎古切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　點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本懷印禪人

昔吾佛於靈山會上欲以妙法華經付囑有在令於末世受持廣宣流布無論人天百萬億即得授記諸弟子竟無一人敢於娑婆世界流通此法者必待地涌之衆乃能荷擔持此法者豈易易哉以五濁惡世衆生薄福其性剛强最難調伏是以吾佛教持經者必以忍辱爲第一行故曰如來滅後欲爲四衆說是經者應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座乃可爲衆廣說此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乃可爲衆說是法華經故佛自述其往昔求法之行如提婆達多世世之寃害及常不輕之禮拜四衆乃至辱罵或加刀杖瓦石種種苦事皆歡喜忍之無一念懈退此正教菩薩法末世持經之最勝行吾徒爲佛子苟無忍行又何以持佛慧命使不斷哉及授付囑持經之菩薩則誓之曰種種苦事皆當能忍是以佛說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薩爲求菩提捨身命處乃至頭目髓腦無有悋惜故教持經者先以忍行悲此法末非大忍力又何能護佛法續慧命乎老人每每以忍行開示禪人禪人能篤信老人亦能以忍力自持今不但卒保道場抑且成就已行切不可以世諦尋常觀之更於此外別求生死法也且此經乃吾佛世尊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乃衆生本有佛之知

見也佛知見者以能見諸法實相也以衆生迷眞知見但認五蘊幻妄身心而不見眞實之相若見實相則三界上下了無一法又何生死可寄耶如此豈獨衆禪能了生死而持經不能了生死乎若南岳天台皆悟實相之大宗師儻法社諸侶讀誦此經能有一人如天台悟入法華三昧者即此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如是則護持之人具足恒沙功德不可思議矣佛爲此法劫劫生生捨此身命禪人即能捨此一生成大法益又何外慕別求佛法乎今縱不能了生死即仗此法爲舟航願力持之於生死海中亦必終有到彼岸時猶勝從前虛生浪死也禪人既信老人語從此發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是名眞法供養如來以成普賢大行切不可起生滅心立人我見而生退墮之想也

示新安仰山本源覺禪人

本源覺重興仰山道場三十餘年幻出種種莊嚴皆自心力誦圓覺苑行二經亦二十餘年精持淨行皆從宿習般若中今禮匡山請授大戒拈香請說圓覺大義老人因示之曰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所謂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眞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是故爲佛弟子若達唯心法門則一切染淨因果皆即現前念念轉變故曰心淨則佛土淨直如仰山因緣向皆危石嶢嵓荒榛茂草今一旦幻此道場如從天至皆從最初一念堅固信心故致如斯廣大佛事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又豈從心外得耶老人今爲禪人特授梵網金剛寶戒此戒名爲毘盧遮

那心地法門經云若受諸佛戒即入諸佛位是知一念信心即開佛知見一切佛土應念現前故諸佛淨土皆從金剛心地建立禪人果能了知此法門從此向前日用頭頭一切運爲明明了知皆從自心流出則法法皆爲淨土眞因更能將一聲阿彌陀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昧念至動靜無二寤寐如一則現前步步皆踏淨土寶地經行即此身心已坐蓮華胎中直至臨命終時纔捨此身即花開見佛如從夢覺到此始知生死如夢淨土如幻一念之間永居不退此外更有何法出生死乎禪人久修梵行第未親聞善知識打破從前妄想夢但了法法唯心何用別求佛法努力珍重

示陳善人

楚沔稱名郡故文憲之鄉但法門善知識過化者希覩智禪人杖錫於此掩關三年一時向化者衆適來善人乃舊歸依信心弟子也遠參匡山老人爲求開示以傳白大衆老人因示之曰在家男女能持五戒謂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食肉佛住世時常在法會稱優婆塞優婆夷此云近事男女以堪親近承事三寶故其所修者精持五戒免墮三途苦趣是爲天人之福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若持五戒第一要明信因果善惡報應如影隨形謂作善因福果定生人天若造惡因惡果必墮三途苦趣且觀世之高官尊爵富貴榮華者此等必是前世修福供養三寶齋僧布施印經造像修寺建塔濟貧拔苦之所感招其長壽多男父慈子孝夫唱婦隨

兄友弟恭者必定從放生不殺持齋戒中來
在家有能持此五戒者即五常備矣謂不殺
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不
飲酒智也儒門能此者即成德之君子矣持
齋豈分外事耶其中有上智高明之士既持
此戒復念人世無常如風中燭怕生死苦一
夫人身萬劫難復如此思惟念生死苦求出
離心切更宜發心持念阿彌陀佛將此一句
佛橫在胸中心心不斷念念不忘朝暮禮佛
誦經回向西方求生淨土若念佛念到一念
純熟一心不亂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放光
接引投托蓮花以爲父母花開見佛從此永
出生死輪回之苦長揖三界是名菩薩此念
佛功夫古今在家男女行持一生取辦生西
方者不少故曰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

佛此外別求皆爲邪見邪行矣善人持此轉
化同類一人一家以及一鄉一郡遍都爲佛
國矣但願努力修行只要信心眞切一念奉
行不必別求玄妙佛法

示盛蓮生

老子云吾所大患爲吾有身若吾無身吾有
何患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合成當觀身
中堅硬歸地潤濕歸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
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諦觀此
心久久純熟身相忽空種種煩惱皆從妄想
顚倒而生如夢顚倒本來不有當煩惱時眞
觀此心妄想從何處生追到本無生處則妄
想不生妄想不生則煩惱空身心忽空則一
切煩惱當下消滅應念即入清涼極樂國矣
此觀喫緊乃脫苦之妙藥然初心觀未易成

但將阿彌陀佛審實話頭切切不忘若妄想起時提起話頭一撥則妄想自滅以尋常無有正念故擧逐妄想流轉攀緣不停以滋苦耳一切諸法皆自心生心外無法若不觀心而求脫苦之路猶卻步而求前也只須發勇猛心切不可說不能乃自畫耳

示吳啓高

啓高久歸三寶齋心有年今來匡山求受戒法爲法門弟子以結未來出世之緣因諮名福常號淨心居士爲受優婆塞戒復拈香請益老人因示之曰一切世間種種業行皆是無常盡爲苦因故感生娑婆國土衆生所聚故名堪忍愚迷之人以苦爲樂轉滋貪愛更增苦本不知出苦之要是爲顚倒故擧世之人但有一念知是無常苦空發心求出離者是即大智慧人但有一念返省發起厭苦之心便是出苦之路但有一念求生淨土之願即是成佛之本所以佛說戒法教人止惡修善以惡止則心淨善修則苦滅苦滅則福增心淨則爲淨土之因苦滅則爲極樂之本福增則爲常樂之果是知一念發起受戒之心則衆苦可斷衆福可集生死可出淨土可生皆從最初一念發心爲因地也居士今日既能知此事發此心故凡所作即是出世之行雖未出家即名佛子從今衆以持戒之心念佛淨除心中夙染貪瞋癡愛種種煩惱(大藏經補十)則心地清淨以此淨心念佛念念不忘心心不斷即日用現前事事皆是淨土之因即所施種種四事供養三寶者皆爲莊嚴淨土之資所謂心淨則佛土淨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元不

離當人一念是爲眞寔法行所謂眞常之福從淨心中謂是故也居士果能諦信不疑何用別求佛法但不可作世間尋常事目之則道念自堅信心日長矣珍重珍重

示無知鑑禪人

出家人先須要知出家割愛辭親本爲求出生死若爲生死大事要知世間一切諸法皆是苦本身是苦聚必要發心修行求出苦之道先須看破現在身心境界當觀此身乃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成形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如此看破則不爲此身謀求種種受用之樂次要看破現前見聞知覺全是妄想用事總非眞心以此妄心造種種業起心動念無非是業無非是罪即此一念便是生死苦本切不可隨他妄想流轉日用密密觀察妄想起處就要看破當下消滅切不可隨他相續攀緣往而不返若觀察不定無巴鼻時但將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緊緊抱定念念不忘有此話頭作主但見妄想起處即提起佛來是爲正念現前則妄念不待遣而自消矣如此二六時中密密用心唯此一念爲主其餘一切妄想皆爲客客主若分久久純熟則妄想自消眞心自顯矣禪人若果有志爲生死大事但以此一念爲眞其餘世間種種伎倆作詩寫字乃至攀緣交遊放浪皆是顚倒癡迷之事也若不慕實行尊事虛浮縱放六情遊談無根空喪光陰不唯虛生浪死抑恐惡業難逃千生百劫無出頭時也

示徐清之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

乃出世四聖謂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聖凡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也既然一切由心非次第造乃日用現前念念所作之業於十法界流轉若一念由貪瞋癡所作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惡業則就三途苦趣之因若一念轉十惡而爲十善則爲人天妙樂之因若一念善惡兩忘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人一心寂靜則爲聲聞出苦之因若觀目前苦樂逆順由因緣生滅流轉還滅則成緣覺之因若一念了知人法無我因緣性空無有作受者而不妨現行布施持戒忍辱六道之行化度衆生則爲菩薩之因若一念頓悟自心本來光明廣大無不包容無不濟度了無一法當情生佛平等即爲成佛之因故此一心廣大無外本來清淨圓滿光明若日用念念悟此則雖居塵勞而爲出世之人矣此所以維摩稱爲不二法門也居士若能體此而行則一切恩怨是非人我煩惱情根應念化成光明藏矣日用一切境界試此觀看念念覺察若不能安忍爲煩惱之所障礙纔見起處即將六祖本來無物一句提起如金剛王寶劍則一切煩惱當下氷消身心化作清涼池矣如此力行若能精進不退則頓證大解脫場又何此外別求佛法哉

示若曇成禪人

成禪人約同志於金沙之東禪結青蓮社以持誦法華經爲業凡入社者必先熟讀此經

能背誦而後入堂不數年間能持者數十輩去住不一唯禪人一志不移遂以此爲盡形壽焉請益老人因示之曰此經乃吾師釋迦世尊特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爲成佛眞種故述其往因謂於大通智勝佛時爲十六王子得聞此經展轉傳持故凡曾從聞者必生生世世共生一處以持此經爲行故昔受化者直至今生於靈山會上各各授記成佛乃的示此經爲成佛正因眞種也故委明持經之法師即於現世父母所生六根必得清淨如經具明金口親宣非虛語也此經自入中土受持者多獨南岳思大禪師所悟精深天台智者大師讀誦此經乃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思大師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故天台因之建立止觀妙門發明百界千如實相之旨向後依止觀而悟明一心者如永嘉而下非一人也是知此經爲成佛之妙行明矣唯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此又示持此經者第一義門禪人今持此經試向未展卷軸已前突開頂門正眼燦破無明諸法實相觸處洞然則見色聞聲目前現證嘗轉如是一卷眞經頓將八識田中歷劫已來愛憎煩惱種子盡化爲光明藏如是受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若徒以紙墨文言爲妙法以循行數字爲持經而心地未淨煩惱未空此何異以水泡爲摩尼以蒸沙爲飯本如是則牛皮未透豈圖遮眼而已耶

點十

示觀智雲禪人

學道人以等心死誓爲出生死第一義又放

下爲入道之要古人云志當歸一久而不退佗日必知妙道所歸此五乳爲老人歸眞之所禪人歸依老人之心一生居半今幸有此皐雉之地正是爾等放捨身命處生則同修死則同歸爾當放下諸緣一心寂靜於此集二三同志老者專心念佛精修淨業誓死爲期則法道常存慧命不斷是不負歸依之念也應念爾祖樂天公與老人有三世之誼自當以義爲質絕無二念若別存一念則非眞實爲生死人凡居常務要以法爲懷綱維叢林調和大衆內外一體賓主一心兼忘人我勦絕是非了得煩惱本空便是出生死路即此心地清涼便是淨土之要門也爾其勉哉勗哉

示凝畜通禪人

佛祖修行之要唯有禪淨二門兼以萬行莊嚴是爲正修行路比來學人參禪者多被邪師過謬引入邪見稠林墮我慢魔增外道種是大可憂況十無一人得解脫處似此不唯自誤抑且誤人可不懼哉是故老人極力主張淨土眞修世人不知都輕視爲尋常不知念佛之妙故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參禪更無二致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貪瞋癡愛種種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心中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箸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着力靠定於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如此日用動中不雜不亂夢寐如一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死淨土之時節也若但口

說念佛心地不淨妄想不除只道念佛不靈驗如此縱到三生六十劫亦無出頭分爾其勉之

答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修行直提法門云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未後一着爲急有何法修持至臨終安樂後世不迷此乃大王宿習般若根深積生修習故今處富貴尊位不昧本來一念眞切參求法要山僧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諸祖直貴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以單提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

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蓋不多見是乃出家人易爲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易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難得親切日用現前境界逆順處多用不上況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爲要以觀想淨境爲正行以誦大乘經爲引發以發願爲趣向以布施爲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愚俱能眞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效驗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如左

我佛爲救度娑婆世界諸苦衆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曾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爲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回向發願往生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是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爲定課定不可缺此法教諸宮眷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爲常行也至若爲末後一着大事其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飲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撥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倂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即於睡夢中作得主若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分明了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爲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眞實修行捨此

更無過此直提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惑焉又大王若要未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爲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

論十

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臥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開眼合眼了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在華中如白日明見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死之時節也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己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頃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効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

十四

中處處開導直提法門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未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却病此非良法若氣不善運返至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着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僧蘊眞奉大王令旨持賫

論十

語下問事件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

十五

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譚謹按教典一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賫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磨之道何曰無字心地何處用工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爲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佛祖度衆生之念一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爲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清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磨西來直指此本有眞心以爲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絶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目爲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即指此心以爲宗極是名爲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磨教二祖問曰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即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的指二祖又問豈無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參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蘊在胸中作話頭下疑（點十）（十六）情即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者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即名爲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太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

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心又說甚佛與衆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絕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叅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却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一問三乘之道乃是佛度衆生隨機施設權巧方便之法門也一大藏經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體本無身心蓋因最初一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即今人人血肉之軀名爲色身即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蘊是也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肉身即色蘊心即受想行識之四蘊以身心知苦樂等爲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爲想

此想相續不斷爲行此三即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即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既迷眞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爲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瞋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有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爲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衆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修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

即名最上一乘是名爲佛此教中之極則也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修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若作惡業縱貪瞋癡愛即墮三途受苦無量此三乘法若學中下乘修則一向愛戀此身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斷除故不能也若學上乘人修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能下苦心參究縱參亦不得眞善知識指教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要求个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

輪廻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爲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爲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要人修行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海難頓出離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悟明此心不免輪廻故別設西方淨上一門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修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世界名爲娑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寃家聚會種種諸苦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事都是苦因以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

淨土名爲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以彼佛國絶無穢污故名淨土無有女人蓮華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故無冤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莊嚴故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今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佛以爲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大蓮華涌現在前見自己身坐于華上一念往生既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修行結果後世下落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惡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修行法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修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爲正行又以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爲莊嚴佛土之助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瞋怒念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圓頓達磨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爲等教歸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揑作此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却乃至全眞採取陰陽等術內冊外冊之說都是邪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

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魂七魄元辰之說者些全是在血肉軀上妄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在生怎麼樣沒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所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看楞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眞心不容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成就經云想澄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最難故令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華現前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修行各有門路不同不可一槩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祖經教中一一考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明心見性爲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即此心不昧處便是下落贊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禪惟有念佛最好不拘閒忙動靜一切處都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佛到臨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力成就不可强也已上數條伏乞贊王詳察

留意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

音釋

沔 莫典切 音勉 喘 尺演切 音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一　陸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答湖州僧海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復修淨業而欲往生者爲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爲是未悟二行兼修耶若兼修者墮偷心岐路心工夫那得成片如已悟則塵塵華藏在在蓮邦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西方乎

陸一 一

答承教有言淨土有三謂常寂光土實報莊嚴土方便有餘土若諸佛菩薩與從上單傳悟心諸祖皆受自性法樂無一不歸常寂光土者是謂惟心淨土若塵塵刹刹皆淨七者乃華藏莊嚴實報土耳亦惟心所現至若求生西方淨土者名方便有餘土乃華藏塵刹中一土耳此是欲求往生者論云衆生初學懼信心難成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回向願求即得往生常見皈依佛故終無有退此乃未悟而修者即永明所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之意也若兼修此行如論所云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此豈偷心是未達念佛之旨不知淨土之意也是知已悟者不待求而自然往生未悟者亦非偷心念佛可生也

問參禪貴一念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玆參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念佛時雖心佛分明參時則二俱坐斷故參功漸勝念佛漸微佗時爲得亦悟亦生耶

答參禪貴一念不生是已若言念佛貴淨念相繼者此將四字佛號放在心中爲淨念耳殊不知四字佛號相繼不斷者是名繫念非淨念也乃中下根人專以念佛求生西方正屬方便淨土一門耳今云參究念佛意在妙悟者乃是以一聲佛作話頭參究所謂念佛參禪公案也如從上諸祖教人參話頭如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放下著須彌山等公案隨提一則藴在胷中默默參究借此塞斷意根使妄想不行久久話頭得力忽然囫圇地一聲如冷灰豆爆將無明業識窠臼一撥百碎是爲妙悟即參究念佛亦如此參但提起一聲佛來即疑審是誰深深覩究此佛向何處起念的畢竟是誰如此疑來疑去參之又參久久得力忽然了悟此爲

念佛審實公案與參究話頭原無兩樣畢竟要參到一念不生之地是爲淨念止觀云若心馳散應當攝來歸於正念正念者無念也無念乃爲淨念只是正念不昧乃爲相繼豈以聲聲念佛不斷爲參究淨念耶此不但不知參禪亦不知念佛矣若參究果至淨念現前則淨土不必外求而一念即至得上品上生者此行所至也

問即心即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徹了爲便隨緣消業不造新殃任運騰騰以待夫識乾自得耶爲當更起疑情窮參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信得即心即佛及只是空信須要行證若無行證徒信無益豈有但以信字便爲了徹耶古人云先悟後修是則悟後正好修行古

德云學人但得一念頓契自心是爲妙悟尚有八識田中無量劫來惡習種子名爲現業流識既悟之後即將悟得道理二六時中密密緜緜淨除現業流識名之爲修不是捨此悟外更有修也淨除現業乃爲隨緣消舊業全仗悟之之功乃能有力淨除惡習若但空信將何以消惡習乎所云疑情參究等正是淨除現業工夫若未悟時須究業習流識起處經云靜坐山林觀自心流注等若已悟後則惡習起處一照便消自然如紅爐片雪耳悟後消業與未悟時工夫日劫相倍不可同日語也

問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不起亦捺不落其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訶斥任之不能相續只是動靜兩間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此非真不生乃是話頭得力處耳此得力處不能久常及至遇緣便打失或被境界搖奪自然動靜兩般起滅不停耳若果能用心單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久久純熟一念不生本體現前常光了了明暗不移動靜一如方爲打成一片到此應緣不須管帶自然任運合道豈有古人訶斥真無生意耶參禪工夫只在一念不生以前著力如此提究自然疾得相應若以電光石火三昧爲得終落識情窠臼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似悟後有想念也又涌泉云不許走作仰山禪鬼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似悟後無想念也豈應緣有而

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垂一決

答古人悟的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悟的元無兩般迷人坐在妄想中故望妙悟將謂別有耳楞伽云從上諸聖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豈有二耶但迷時用妄想悟時用自心豈有悟後又起妄想耶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私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已透法身洞山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茲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

答教有信解行證四門其解有解悟之解知解之解若以聞信入乃知解邊事若靈雲聽桃華香巖聞擊竹頓了自心此解悟之解一解便徹自心即將解字吐却所謂入此門來不存知解便稱祖位若聞佗家屋裡事解得

當爲已有豈可稱爲祖師耶已透法身若影子不忘正墮識情全存知解是以古人不貴若真實悟的豈特解不稱祖所謂初發心時即得菩提豈可與知解者同耶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叅禪不凝于持誦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乃至高峯曰話頭綿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貴在單提心印從來以叅話頭爲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爲課

今欲止其課一其叅惟存願力未知得否

答初祖黃梅以楞伽金剛印心乃禪道初來恐學人用心差錯故以經印正其心不致誤謬非是以經爲已解也俱胝準提是以咒爲話頭叅究亦從緣而入者若首山法華乃悟

後聊以作佛事耳所謂心悟轉法華非以誦經作功行也其不許看經念佛者正恐學人迷却自己把作實法會耳若參禪人未悟時不妨持誦乃借法力加持以爲助行如三期懺悔古人必不可少若悟後誦經則字字心光透露盡爲妙行豈比循行數墨春禽畫嘐者耶

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今之學者不務真修而務機鋒轉語過矣然自知未悟時切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盲修瞎煉故以師資道友間問答酬唱此亦無傷乎儻學力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尚虧從誰起行耶況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下俱在悟前耶

答古時悟心之士稱爲明眼人若作家相見如兩鏡相照不拘有語無語自然目擊道存不是定要酬酢機鋒相尚爲高也後之學者狂妄馳騁口舌便利誠不足取若是參學有疑明眼人前真誠請益披露本心亦非以口舌相見至若廣參知識只爲決擇此心何妨落草盤桓平實商量方是本色道人若務機鋒應酬乃門頭户底非真實也真參實悟之士決不墮此

問見自性者得自由于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彼諸祖得自由者勿論其草堂青印禪師等那隔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古人所云一悟便了生死者乃悟自性法身耳尚有積劫無明習氣種子皆生死苦因未得頓盡故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且如七信菩薩已悟自性位登不退者又歷四十二位漸斷無明習氣方成佛道豈可以七信之悟便爲究竟了生死耶是知變易生死尚與微苦相應故云菩薩又隔陰之昏所云轉業但是道力殊勝故能轉非定消定業也其實悟有淺深習有厚薄但悟後處生死而不被生死拘留來去自在故稱變易生死是悟心之人在生死中縱迷亦易覺必不至大顛倒耳經云一成真金體不復重爲鑛豈可預憂其復迷而輕見性法門耶若本高跡下又不在此論然佛不能逃定業又非悟心之咎也

答段幻然給諫

問曰圓妙真心未有不由五陰而障入如來地未有不由破陰而成楞嚴五十五位行布詳矣由淺淺而深深必由破某陰而後躋某位以破障對位次諸家解尚未分明豈學問難思推敲難到故置之耶經云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可見破色陰決在三漸次無疑矣且又修習真修增進諸功皆在色身而起其破色陰一一可徵獨以受相等攝入六十位中尚未決別而經云又以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等可見五陰該在行布中但後人未細心耳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信某陰未盡則不能超十住等至於識陰銷落六十位次始超今若云破陰自破陰何必併

歸六十位位次自位次何必併歸破陰是有二種門頭矣且歷位而不併入五陰則行布內少破魔之功勛行布不成行布也破陰而不併入三賢十聖則破陰中缺修證之位次破陰不成破陰也望師一一分疏開我執迷令掠宗抄案之徒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謂毘盧頂上行有何五陰有何行布大妄語成害將何極至于宗門得道之祖亦謂一了一切了不歷三祇今無論十地神通即願心住菩薩能遊十方所往隨願傳燈高賢有此手段否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恐只收入初乾慧中未必是金剛乾慧後心也次又見孤山註識陰盡文諸根互用即圓教相似七信界內思惑已盡也能入金剛乾慧者從相似位超入等覺後心也天台明圓教利根一生有超登十地與此符合甫閱其文不覺鼓掌曰識陰若盡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回向十地等覺云云超字又不歷五十五位者也然則三漸次以後即破五陰陰若破則五十五位可盡超乎若然是行布外另有一種門頭也望師詳以語我囷農望雨以日爲歲此番請益更切更深惟勿靳金一是禱武昌段然頓首

答讀來問楞嚴破陰淺深與五十五位相對同別此乃諸佛菩薩自住三摩地中親證境界非凡情所可妄測此義從前諸師亦未疑及即宗鏡深窮性相之原然亦未談及此學者一向槩未留心即山野通議徂于三漸次及結位之文小有發揮亦未詳配位次如來

問云深爲有見山野膚淺暗昧且禪定未深五陰未破定中境界安敢妄言以居士爲法心切問意懇到故敢依聖言量畧陳其槩所言五陰乃一切衆生通受生死之苦具修行之士未有不破五陰而能超生死者故如來出世單單只是破衆生五陰生死之具即一代時教盡是破陰之談散在五時無處不說但未次第唯以楞嚴經一經收盡一代時教統攝迷悟修證因果備禪聖凡一路以便修行者爲一路涅槃門故修證位次始終詳悉且又恃印定中破陰境界者以此經真修專以禪定一門深入而以破陰驗其淺深故其位次不同華嚴瓔珞等說以華嚴圓圓果海一位具足一切位雖設行布不說斷證要在藉顯圓副故初發心時更成正覺是以果覺爲因心也瓔珞位次雖詳意在分斷分證故約見思塵沙無明以定列行布如天台所明此經與彼二經迥然不同單約楞嚴大定頓悟漸修故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是先悟妙圓真心爲本發心即以此心漸斷習氣以定位次淺深正起信論發心修行以悟真如爲本至其斷惑論又多依相宗斷證特約六麤三細以定位次是謂先悟後修故論就破惑定位則易明此經以破陰定位則難合何也若約論則信位斷執取計名字起業三種

陳一十

麤惑三賢斷相續智相二惑爲麤中之細細中之麤初地至七地斷三細中現相八地至等覺斷轉相金剛最後斷業相此經中斷證之明文也今若以五陰對惑合位高下則經義大不然矣以經有明文則曰理須頓悟乘

悟併消此則不歷諸位矣寧須漸除因次第盡此又約斷以明位也此經先悟後修正與論義相符若約論義先斷惑業在三賢後斷無明在登地與今經少異詳今經文三漸次中即獲無生法忍從是漸修安立聖位然無生法忍乃登地已證平等真如方得此忍是經意以三漸中毒以真如爲行本且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寶月後文云識陰若盡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以至等覺圓明入于如來妙莊嚴海以此佛語證之則在三漸次中已超諸位應于未登位前已破識陰又不待相似信位矣又何敢妄以破陰次第配諸位耶諦觀佛意必不然矣此經正義大與諸經不同者以諸經蓋隨時隨機對談修證中

一段義其所破惑亦隨機偏重乃一時應病之藥耳此經總收一代時教無機不攝重在單破生死根本專指婬習爲生死之根大定乃破滅之具故經特出發業潤生二種無明是以大定直破八識根本無明而以定研窮縱八識未破而見思塵沙麤惑任運先落至若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正是以金剛心爲禪定本故經云是名妙蓮華金剛王寶覺由是觀之則初修定時在三漸次中以定研窮已破八識透出金剛心地正是理須頓悟乘悟併消則能超越諸位矣若云從此安立聖位則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乃約侵斷歷劫無明習氣特就厚薄輕重約位以判淺深高下耳斯約頓悟漸修則由破陰而入位元無二路也此義正與溈山云若人一念頓了自

心是名爲悟即以所悟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衆生隨生死流流有四種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今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乃斷欲有見三流也名乾慧地者言乾有其慧未與如來法流水接是無明流尚未乾耳此無明流乃金剛心中無明流宗門目爲眞常流注故經結位文云是覺始獲金剛心中初乾慧地此言從前漸次得乾慧以來直至等覺金剛心中無明習氣之流才得乾耳由是觀之於三漸次中已破八識頓悟自心從入信以來直至等覺通斷無明習氣正是事須漸除因次第盡也所以無明必歷諸位而後盡者以從眞淨界中瞥生一念無明遂起生死無量劫來起惑造業皆是無明妄想之

陸一 十二

咎以遭曠劫生死時長染著愛慾習氣深厚必須以金剛心重重磨煉方始得還本原心地故從信位即云圓妙開敷中道純眞末後乃云如是重重單複十二者正顯以此大定消磨習氣之功也且如經云五陰各各皆是妄想爲本若破陰對位則經初信文中便云即以此心中中流入一切妄想滅盡無餘又安可以帶陰而入諸位耶若帶妄想而修則不名爲眞修矣且三漸次中慾愛乾枯根境不偶現前殘質不復續生此則已出三界生死矣後文識陰盡則超命濁豈但破色陰耶受乃執受四大有苦樂等若受陰不破則不得正受若想陰不破則難入妙奢摩他若行陰不破則生滅不停非爲正定若識陰不破則未悟眞心難立諸位由此證之則在三漸

次中已破五陰決不帶五陰而入諸位也明矣豈可單破色陰耶由五陰俱破方名真悟由破八識進修乃名真修是則破五陰乃頓悟其理其後諸位但約大定以消磨歷劫無明習氣正謂事須漸除至若五十五位諸妙功德以如來藏中具有恒沙稱性功德向被無明變作恒沙生死業習今以金剛如幻三昧磨煉業習化作神通妙用耳以所化者淺故其位下所化者深故其位高圭山云覺前前非名後後位以此觀之此經大義單以觀心研窮進破無明約位以明證入之淺深非分斷分證之可比由先破陰而後入位非約破五陰以配諸位也明矣又豈可執定破陰以併行布位次耶然破陰之說佛恐諸修行人得少爲足錯亂修習故特申明以防邪誤非就此以明位也且識陰未破墮落二乘則可知矣若禪門頓悟自心頓出生死則不落階級乃是三漸次中頓破八識自然超越諸位然祖師雖云超越但云素法身佛未必具有相光莊嚴神通妙用即諸佛如來未有不悟自心而成佛者若一悟便了無事則諸佛又何假更歷三大阿僧祇劫耶今人蒲團未穩以世智聰明掠古人公案自謂知見妄言證聖自爲超佛越祖乃是增上慢人未得謂得墮大妄語可不懼哉此輩豈可以破陰不破陰與真修之士同日而語耶昨東行見禪者甚多而墮上慢者不少山墅特舉破陰以印正之聞者慚服頗折其邪見白衣談禪多墮此病惟令真修但以三漸次行頓悟自心頓出生死一著爲急務若自心一明識陰自

破則前四陰不待破而自破且如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豈色陰能礙也又云老僧能轉十二時又云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豈在受想行陰裏六和臨終自知去處豈非隨願所往如是殆非妄言證聖者可擬也

陸二 吾人只貴究明自心求出生死一著且不必論破陰與位次合不合以理揆之聖言證明暗劣之見如此高明有以教之

十四 西堂廣智請益教乘六疑

一問古人判教云雙垂兩相二始同時初誦華嚴本被大乘二乘絶分鹿苑轉四諦時身子目連尚未捨邪出家何故華嚴結末文中有聲聞舍利弗等若據結文二乘得聞華嚴何故斥云二乘絶分文義俱違願垂分析

答教中說十方諸佛一身一智慧故十方佛土中唯說一乘法所以菩提場中初成正覺即說華嚴爲最上一乘法獨被大根衆生是謂稱實智說爭奈衆生根機不一有中下劣解不見不聞則爲絶分故隨劣機感現小化身八相成道於鹿野苑說三乘法所謂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以但隨機感故現身耳其所說法爲權智也華嚴會上逝多林中文殊象王迴旋則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成道於言下是亦地上菩薩名大阿

陸三 羅漢今佛既現小應身示生人間而諸外道堅執我見未易攝化故舍利等亦隨現聲聞輔揚法化爲影響衆所謂內祕外現之儔非實聲聞也其斥二乘絶分者乃斥實行執相聲聞而舍利等受呵正爲鼓簧法化耳大似

優戲場中各作一脚以發悲歡離合之情及至散場則了無干涉故菩薩利生如嬉戲然調而應偶而會豈實法耶

二問華嚴經中普眼不見普賢如是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不見却來白佛佛教靜三昧中起念便見普眼纔起一念即見在虛空中若普賢之身是一真法界應在三昧中見何故不見若普賢是色相身未入定時應見何故佛教起念方見耶

答法身無相饒佗普眼亦莫能覩於定中求而不見者以法身無彼此迭相見故是知可見者乃就第二門頭故起念方見耳

三問起信論中真如內熏故有妄心厭生死苦要求涅槃妄心有二一者凡夫二乘依事識熏修二者菩薩依業識熏修今之學人參究但依事識不能依業識參禪本是大乘法門若依事識而參返成凡夫二乘之行若參時二識同用又違古人云離心意識參願垂開決

答教說凡夫二乘依事識修菩薩依業識修乃約就依識發心取證耳今參禪人發心雖是事識而用志直要打破業識漆桶直透向上未迷已前一著不落二識窠臼若得少爲足便不能離心意識矣

四問古人云不貴子之行履秖貴子之見（陸一 十六）地又云見地不明墮落坑塹今諸方解說有二一說博學經論依解名爲見地一說悟明後方爲見地若學解爲見地何故宗門不許看教若悟後方是見地即今初心操履以何法爲見地免離墮坑之患耶

答解爲見地有三種不同有學解有信解有悟解若從教上或祖師公案上解得佛祖究竟處不落枝岐此雖是名見地謂依佗作解其有未親言教但只決定信自心了無一物是爲信解若參究一旦明本有是爲悟解此三皆名見地但依佗解多落知見障信解如此亦要操修以臻實證其悟解雖一念頓悟尚有無始微細惑障亦要淨除是三種見地雖貴若不行履終難究竟今古人所貴見地者但就根器爲本非全不行履古人一期之語不可作實法會也

五問古人云參究在搬柴運水行脚處參今之學者要在靜坐參功有力若在四威儀中與物交接心念紛飛話頭沉没若惟靜坐又違古人操履若與物交終日散心

如何令學人日用中動靜無違也

答古人做工夫要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看取不是教你死死枯坐也以初入禪心多散動姑就靜坐攝心其實要將靜中做的去動處驗看如何若用心綿密自然動靜如一打成一片矣今對境心念紛飛是於話頭全不得力豈真參之人耶爲今只要話頭得力不拘動靜自然不被佗轉矣

六問又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又云佛界等衆生界等又云度盡衆生方成佛道若生佛平等佛無度生之義如何度盡衆生方成佛道若佛菩薩度盡衆生佛界似乎漸增衆生界似乎漸減云何謂生佛平等耶

答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以衆生是佛心中之

衆生故佛度自心之衆生若衆生相空是爲度盡衆生即成自心之佛縱一心盡作衆生乃衆生自作自心之衆生而佛界不減縱衆生界盡只是消得各各衆生界以心平等故而佛亦不增佛觀衆生界空若衆生自心不空則衆生亦不滅譬如長空雲屯霧暗而空亦不減雲散霧消而空亦不增雖終日暗終日消而空體湛然此則佛界豈有增減耶

答大梁六問

一問持律曰初學不知持律恐舉動即錯受有次第決無莽獵然其間大小區乘權實應用雖根因利鈍機隨淺深不無弊端幸提執則使利者仰遵而鈍者拓武乎

答佛所設戒律部載之詳矣本意爲衆生有八萬四千煩惱故設八萬四千律儀爲對病之藥欲令煩惱病除法身清淨因機有大小故戒有三品曰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以沙彌比丘二種戒乃因事而設名爲遮戒謂遮止過非雖大小同遵而多爲小乘但執身不行有能執心不起者即爲大乘亦在事相戒至若梵網經所說十重四十八輕戒名爲性戒乃我本師盧舍那報佛所說諸佛心地法門名金剛寶戒命釋迦文佛展轉傳化所言性戒者謂了達自性清淨本來無染頓悟本有清淨法身性自具足故名爲戒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故釋迦四十九年所說者但傳此戒法而已末後拈華所示者亦示此戒性而已歷代祖師所悟者亦圓此戒光而已故觀一切衆生佛性種子本來平等以同眞平等法身

故以佛性而觀衆生則凡起一念殺盜婬妄乃至說四衆過自讚毀佗謗三寶者即斷佛慧命與殺佛無異矣故列十種之科若以平等法身而觀衆生則無可殺盜婬妄乃至毀謗者以乃圓滿頓戒然所重者獨在佛性種子即佛之慧命故不獨上根利智能受即黃門二根婬男婬女乃至鬼神但解法師語者皆堪受之只要信一切衆生佛性種子即是平等法身苟能作如是觀則於一切日用現前所遇境界盡是戒光明地如此不獨執身不行而於殺盜婬妄觸目念念佛性現前則頓化爲光明聚矣又豈特執心不起而已耶然持之之法在遮戒固難端在檢束三業制伏過非唯此性戒實難要以一片金剛心持之勿失但一念昧却即全身墮落豈細事哉

故華嚴十信初心持此戒者說淨行品一百二十大願則日用無滲漏處尚隨事相至若十住初心持此戒者有梵行品審觀離相便是持此戒之方法也初機常持此二品經則久久自然相應矣所云弊者在遮戒有執相自是多我慢自高憎毀戒者之弊持性戒者有未得謂得縱放任情認賊爲子之弊祛此二端無問利鈍皆名眞持戒者

二問參禪曰守律而不知自性終屬顢頇欲求見性無過參究其間疑悟交關子賊難判幸垂永鑒免墮迷坑

答佛說沙門所習戒定慧三學然律即戒學其參究即定學也惟教中所設定學乃三觀妙門爲悟心之捷徑後因禪道東來重在直指單傳見性爲禪而不言定然禪即定也初

達磨示二祖只是箇覓心了不可得名爲頓悟乃至六祖只是教人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自己本來面目即此返求自心便是參究工夫初無看話頭下疑情之說後至黃檗以下乃教人看話頭以古人一則公案爲本參相傳爲實法及至今時師家教人但參公案不究自心因此疑誤多人故今參禪者多未有得正知見者且又自以參禪毀教益爲非真參禪也殊不知古人爲學人難入特以一期方便權宜只要人識自本心耳佛祖豈有二心耶殊不知提話頭堵截意根不容一念生滅遷流即是入定要門而今別作奇特想故多自誤耳唯今參究不可無話頭以初心散亂難制要此作巴鼻當未提時須要先持身心內外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從此緩緩極力提起話頭返看起處從何處起畢竟是箇甚麼因未明見自心故下疑情云如何是我自己本命元辰如此追求是名參究要念念不昧心心不移日夜靠定饗寢忘飡忽然冷灰豆爆本體一念現前是謂悟自本心到此依然只是舊時人更無一毫奇特處若得一念歡喜便自爲足是名認賊爲子矣何況作種種知見說偈說頌爲奇貨耶切不可墮此魔網

三問公案曰話頭破碎後一千七百葛藤勢如破竹然一則稍譌一齊雲霧從前破碎方信鬼關不識此弊而掉弄精魂三途潛伏矣

答學人果能明見自心到不疑之地則與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箇鼻孔出氣又說甚公

察不公察此事不是初機分上事且姑置之不必在念

四問印教曰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此和尚舊訓也然義路是宿習宿習難消如油入麪萬一印處有一絲意識則悟者轉落陰魔資發邪見爲害匪細幸揭關頭

答老人尋常要修行人以教印心者謂是爲自已所知所見一向無明恨人指示邪正要以佛經印正如楞嚴楞伽圓覺經中所說皆禪定工夫悟心之要將自心對照看如佛所說不如佛說故云以聖教爲明鏡照見自心不是將經中玄妙言句回爲已解也如子所問者正不知話頭落處也至若吾人種種心病唯佛披露殆盡如楞嚴七趣升沉之狀五十種陰魔之形楞伽外道二乘之邪見非佛細說又何從而知懼耶吾所謂印心者此耳只要以教照心不在義路不義路至若宿習種種又不止義路也

五問闡教曰法布施者大法供養者最因悟印教即印闡教似乎契佛知見大轉法輪然悟非真悟以印自信印非真印以闡自任抹却諸註獨逞已明是獅是狐易於自愚是闡是謗難於自知幸垂精判永奉著龜

陳一　主

答爲佛弟子念佛恩難報唯有替佛傳法爲真報恩者故古之弘法諸師有三種不同一自悟本性妙契佛心於佛言教如從自已胷中流出四辯無礙且又深入教海波瀾浩瀚如清涼圭峯天台諸大祖師是也二雖未悟

自心依佛言教印定自心廣探教海如所解說不謬佛意此雖未超言象而不敢妄以已見縱談依教敷演如從前諸大法師是也三有風習般若種子如有禪定工夫自明已心妙契佛意仜未廣涉多聞而正見不謬雖有以淺爲深之過而無謗法之愆其所弘揚皆以法施爲心不求世間名利恭敬如昔溫陵寂音諸老是也此皆法施之大者至有聰明利根但恃已見爲得排斥古今縱口橫談唯以弘法爲利者此則不唯破壞佛法抑且誤墮後人如是豈可以闡法稱乎此了然易見不問可知

六問頌古曰古人悟後頌古如描畫虛空不落色相今人悟未能徹輒易頌古句出詩想機同滑稽以爲悟語悟境膾炙人口一轉墮狐悟不知懼此末法流弊乎吾輩易失此坑幸發鍼砭普荷深慈

答頌古從上有之不過發揮古人作畧聊示門庭施設以彰大機大用且出自已縱奪殺活之手非徒矢口縱情搆畫爲得也此頌古闡教二事皆非初機所急何須預設古德云但得了悟自心不愁不會說法如是初心唯以究心求明已躬大事爲急切不可懷此見也吾人苟能了悟自心縱不闡教不頌古亦是真實出家不負在袈裟下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一

音釋

嘸 田黎切 音題　勛 許軍切 音熏　瞥 匹滅切 音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二　陟二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寂照鎧公請益八則

問經云無礙清淨慧皆由禪定生如何南岳謂馬祖曰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作佛佛非定相于無住法不應取捨此二說若爲是非

陟三

答祖師門下不論坐禪作佛只貴見性若見自性了了分明自無取捨纔有取捨便落是非

問圓覺經云我今四大所謂堅濕煖動各還地水風火故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審此身未死各離耶抑死後各離耶

答要未死前撇得下故臨行不被佗累及至臨時要離如生龜脫殼難之難矣古人道閒時做下忙時用正謂此耳

問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本發心路從何攝伏入佛知見佛言汝等若欲入佛知見應當審觀因地發心與果地覺爲同爲異若于因地以生滅心爲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未審即今爲出生死衆禪學道是生滅心否

答學人參禪先斷生滅心及發明時乃見不生滅性若以生滅心參但逐妄想流轉非參究也

問百丈海禪師曰參見善知識求覓一知半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

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成正等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干諸法都無貪染禪理獨存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令叅禪學道者如何出得此魔入正修行路

答諸修行人只爲心見不忘故動隨魔網若心見消忘則佛亦不立

問破四大五陰執有先後否

答教說五陰漸破必先破色陰若叅禪打破漆桶則先破識陰識陰既破則四大無依故如割水吹光了不相觸

問金剛四句古今未有明言者或指色聲香等爲四句或指眼耳鼻舌四句或指諸相非相等或指有諦無諦等至天親則曰吾昇兜率陀天請益慈氏則曰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也六祖則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是也雙林大士又曰經中持四句應當不離身愚人看似夢智者見唯眞自古迄今不曾有定辭何也

答佛說般若如雪山衆草件件是藥拈來便用心定除疾故古人指出何爲四句者各拈一莖草耳

問古人云直得純清絕點猶是眞常流注直得無一法當情猶遣仰山檢點直得通身是照猶在衲僧家垂手直得七佛已前威音那畔薦取猶是話會在今之學者果到此境界否

答古人垂語只是怕人落在途路邊學人縱到此亦是途路邊事況未到此便開口說禪總是欺心

問圜悟大師曰有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以言遣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支分派別各擅家風須是向上根器有紹隆佛祖志然後能深入閫奧始可印證舍此切宜寶祕勿作容易令見學者多不審自己根器便要參究向上事果不論根器否

答祖師取人論根器即教中佛論種性若不是者般種性終是粘皮搭骨令人根器不淨定與此事絕分若肯留心此事從此不退又可許造進此在不定性攝

王芥菴朱白民請益

問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遮門漸門二教二門是同是別

答佛祖出世本無法可說然法本無說何有頓漸差別言頓漸者特爲機設非干法也然教有頓漸者如毘盧遮那初成正覺于菩提場說華嚴經頓示平等法界心地法門直示無遺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後判教者稱爲圓頓法門此佛之頓法也然此頓法惟被地上一類大根衆生于中行布四十二位是即頓之漸也其餘劣根在座如盲如聾絕然無分此則法雖大而攝機不廣所謂唯有一門而復狹小如此豈佛說法獨爲一人哉所以現應化身隨三根施設說三乘法初從漸修證

陸三

所謂教之漸也後至楞伽法華涅槃頓示佛性種子是爲由漸而頓也此乃教分頓漸也

四

其禪一門教中處處說菩薩六度中有禪智二度判教菩薩由二度開止觀二門爲修行之本此教中用頓而漸修是禪爲頓中之漸

也其達磨之禪乃世尊末後拈華迦葉破顏微笑佛乃示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遂爲教外別傳之旨西域二十八傳達磨東來六傳曹谿而下傳燈所載諸祖乃單傳直指一心之禪又非六度之禪可比以此單示一心更無別法直下頓見自心不屬修證迷悟因衆特顯佛未出世一著是謂向上一路名爲頓教大乘此禪之頓也至若歷代祖師頓悟此心者雖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捷了悟此蓋多世修習般若根深因緣時至今日成熟亦有今生參究三二十年工夫然後得悟如此雖頓亦從漸來至如潙山云學人但能一念了悟自心識得自見本有是名爲悟尚有無始無明微細流注即將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此觀之

頓中未嘗無漸也予嘗觀楞伽分頓漸四門一頓頓二頓漸三漸頓四漸漸知此不可執一而論雖頓悟而不廢漸修佛祖之心本無二也

問佛說諸經俱是稱性之譚了義之旨何謂達磨頻讚楞伽云此經是我心要至黃梅則指金剛餘經有何差別耶

答佛說諸大乘經雖是稱性了義之譚即其建化門頭不離迷悟性相對待定要返妄歸眞皆有和會方顯一眞至若楞伽一經直指一心雖有眞妄以示識藏即如來藏不必和會單顯自覺聖智境界但了自心現妄想無性即是聖智不用更轉即其修行但直觀自心流注妄想現量頓達自心亦不立地位階級故判教者名爲頓教法門是故達磨以爲

心印以此經示禪宗要訣以此經難明劣解難入傳至黃梅則以金剛印心其金剛乃八部般若之一文有六百卷唯此卷獨合祖師心印以般若乃入大乘之初門正如楞嚴所說菩薩以不生滅心爲本修因而般若乃佛之根本實智正是不生滅心也此經以無住爲宗斷疑爲用以二乘妄起衆生見佛見法見種種住著重重起疑此經盡拔疑根直到不疑之地知見消亡不立一法遣盡住著之心正與宗門解粘去縛手段相同斬斷意言分別正是宗門不許擬議不著思惟識情乾枯透法身向上故黃梅以此印心良有以也諸經都有些黏滯獨此經斬截衆禪了此則易入耳

問云有如來禪祖師禪二禪果有同異否香嚴擊竹有省呈去年窮未是窮之偈與仰山山云且喜師兄會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依此語則見有如來禪祖師禪異也若從迦葉傳至初祖西來祖祖相承諸宗始祖即是釋迦何得有異也

答如來禪祖師禪本來無二但如來禪就迷中說悟要修而後入祖師禪直指不屬迷悟一著不假修爲要人直下頓了自心凡落迷悟關頭便是第二義也所以古德云修行即不無其如染汚何是故宗門向上一路須是（眇二）个裏人始得楞伽四種禪中最上一乘禪即祖師禪其實本無異也若根器不淨妄逞聰明知見把作會祖師禪如此連如來禪亦未夢見在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示蕭立國宗伯 天啓癸亥冬十月初六日從此絕筆

入道先要了悟當人心體本來光明廣大包含無外瀰滿清淨聖凡不立不爲身心世界之所拘礙此即向上一路西來心印唯此而已既能悟徹此心則於日用應緣一切境界

如鏡現像來無所粘去無踪迹如此則凡所施作皆從眞心實際中流出一一皆眞實不朽之事業不但與日月爭光也較彼區區迷夫妄想機械所爲者豈可同日而語耶此段光明人人具足本無欠闕但以我見堅固凡有所作必以爲己功執所見爲必是是非交錯終無一定之論所以然者以無廓然大公之心而欲建千秋不朽之業難矣

又

吾人心體本來圓滿光明即今不能頓悟不得現前受用者蓋因無量劫來貪瞋癡愛種種煩惱障蔽自心故漸修之功不可少耳滿山云學人有能一念頓悟自心但將所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名爲修不是此外別有修也若學道人但求頓悟便了將謂無功可用此則習氣深潛遇境竊發久則流入魔界矣然漸修之功亦非有次第但日用中向未起心動念處立定脚跟返觀內照于一念起處即追審此一念從何處起追到一念生處本自無生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氷消矣然所恚者無勇猛力不能把斷咽喉不覺相續則流而不返也

示周子寅 以下海印稿附

山居今日大衆結制海印據座說法華經爾時足下手書至且有佳果足占足下亦法會

中人乃先得道果者此非苑卜也前書云云日業止此不爽亦可漸入不二法門但其中日用頭頭念念皆生滅心行安能寂滅爲樂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種種應緣處當下著實猛地返觀內照觀此種種作爲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即今滅向甚麼處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若更此中一切習氣潛流處煩惱無故生起處著實一覷覷定看佗畢竟是何物向何處起滅追到掃踪絕迹處如沸湯鍋裏點片霎相似如此日用念念不得放捨纔有絲毫一念懶墮懈怠偷安圖快活受用之心生時此正是病根發作便向者裡猛然剔起眉毛不可被佗纏縛住纔見纏縛切不可和身放倒與之打交滾也切忌切忌大段一聲菩薩或一聲佛死急靠定與之厮挨若遇種種惡習起時即將此話頭舊力提起望空一揮不管是魔是佛是煩惱習氣是善惡思量一切情塵一齊頓斷如斬亂絲如此做工夫不妨讀書不妨作文讀書處看此書讀向何處寄著作文就看此文從何處流出也不妨迎賓待客喫茶喫飯痾矢放尿一切處無用纖毫縫銖如此安心再與永嘉所說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是一般不是一般足下不知能信海印老人不虛誑否

陸三 八

請自試看足下儻見信不謬始知顏子心齋三月大爲可笑圓覺經一部足下讀熟每日蚤晚以當功課俟來春面時相與決擇尋常與足下書不免稍帶情識自媿爲足下未徹非不徹恐足下信心未徹耳今見足下信心

陸三 九

漸增日近清淨此時若不將此赤心剋與足下何時得徹若足下因循不徹則海印自徹去也何如何如人世可悲斯道可悲望足下心更可悲耳

又

來書請益甚是眞切但足下於空幻二字未得諦當故于心境不無其礙所以工夫難做今爲足下說破則了然無復疑慮矣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傍若無人豈傍眞無人耶第高舉著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謂幻者非變怪之幻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然此筒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眞實也既非眞實即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人既非眞豈不是空耶佛說空字乃破世人執著以爲實有之謂非絕無斷滅之謂也誠恐世人淪於斷滅復說幻字以遣其斷滅之見是則一切身心諸法因幻故空由空故說如幻耳此二字相須而觀則頓見其妙所言空即幻有以觀空名曰眞空所謂有乃本無之幻有名曰妙有由其空故心非斷滅由妙有故境是無生境既無生則心何取著心既非斷則妄念何存妄念不存將何心而取境境本是幻將何境而牽心斯但心不取境而心非斷滅境不牽心而境自如如心境如如于何不樂此所謂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者但只看破如幻不實名曰若無而靈心獨照妄心頓歇名曰亦無耳是所無者妄心耳豈絕無眞心哉何以爲妄心耶境執著

不化者是何以爲眞心不取身心境界之相了了常知靈然寂照者是如此用心有何罣礙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正所謂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强名愛憎何由起斯則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物既不能礙人人又何礙于物耶世人所以不得自在者唯其不達心境無生如幻不實耳若了達一念無生如幻則一切苦樂憂患得失愛憎取捨情狀當下冺解氷消矣故曰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此所謂一念頓到佛家非虛語也足下但覩一切妄念起滅處一切境界起滅處無非是幻化不實則心自然不奔境境自然不牽心矣往來應緣則一念虛明靈然獨照照見現前身心如幻如化

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如空中雲如野馬陽燄如此把定金剛眼睛再莫動轉任他一切境界觸之即消憑他甚麼妄心一覷便滅如此用心又有何妄心可以自擾又有何妄境而可攖心者哉此番說話乃海印極力爲足下通身吐露徹底掀翻足下更莫懷疑切不得思前算後種種思量皆惡覺惡習俱是障道因緣也必若老人此語目前即是極樂人矣信手呵筆不覺即當如許婆心漏逗如此珍重

又

一別恍忽數月流光迅速日月欺人每聞足下精進倍常歡喜沃灌心田也初意擬尊人行後必得入山一晤相與印證既往工夫而決擇之此想實眞不覺形諸夢事可笑道人

亦墮情見乃爾來書所云因坐以求靜因靜以求心此乃入道初門最爲切當但坐中未明肯綮所以坐久而疲由不達心體之妙故靜久而欲有聞且又疑泛然若無所歸良以能求之心未得祕訣所以求之一念返覺爲勞是以心覓心正如渴鹿逐陽燄耳傳曰知止而後有定以足下心未知止故不得定承索所以治心條目如四勿三省者引此心而入持此心而定此足下精心苦切處乃鄙人所大有望于足下者今既肯心自許返乃祕吝乎第恐足下始於吾佛法中未得多聞至於名言之中多分轉爲昔日見聞之陳習致使甘露之藥不能近取還嬰之劾耳從上佛祖教人之法門路雖多不出戒定慧三學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其節目之詳經不過楞嚴至若祖語無如永嘉集一書足下熟讀玩味至于其中入定用心之訣如云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又云忘緣之後寂寂靈知之性歷歷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眞空的的此用心之神符也如四勿三省者正乃戒耳此中具悉其實修心工夫條目不出止觀等持三門而已此集中奢摩佗止也毘婆舍那觀也優畢叉止觀雙運定慧等持也姑以此塞請集中紅圈者留神消息如不解者不嫌數數寄問至于止觀捷徑之法容再書一紙以償今日之欠耳

陸三 十三

又

此段因緣乃至易至難之事以無量劫來生生世世雜染流轉習之深且厚矣即今一念信心始發軔于旦夕而欲過永劫之長流其

勢誠不易易即此一念回頭之心亦深難發此是積劫善根靈苗遇時而萌芽始抽而開華敷實全在時時栽培而保護之否則頓見枯焦矣遇境遇緣以事處事久久純熟更加止觀之功則可漸臻解脫然以吾人本自解脫所以煩惱不解脫者非法之咎乃自心縛著不解脫耳良以向來世情濃厚習染純熟熟處難忘故觸之便發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則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生則疎疎則遠遠則滄滄則忘忘則不暇求脫而自不縛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則目前千態萬狀視之若空華水月陽燄氷河本無可縛著又何求脫耶云肇公物不遷語得力此非足下大根器不能入此老門闖獨于日月麗天句不徹若此不徹則知肇公不徹不徹則非眞得力也此語老人疑之數年畢竟於吾心中獨然自省自爾以來應緣得力處多借此老之語足下出門即見信誠非小緣老人不惜爲說破第恐足下後日罵老僧也足下但將此句橫之在心于一切動作云爲處一切聲色貨利處一切逆順境緣處一切喜怒哀樂處一切愛憎取捨處凡係流動之境即便以此印一印印定看他如何是不遷處如何是常靜處如何是不流處如何是不動處如何是不周處如此看來看去忽然爆地看破此語則知老人不欺足下而始信本眞不自欺也

示黃惟恒

足下雖云向道而此中眼目未得明徹往往將世法佛法與宗與教不免話作兩橛若此

處話作兩橛則一切憎愛逆順取捨好惡窮達動靜等宜乎一一皆作兩橛也海印頻頻爲足下道佛祖元無實法與人但只爲人說破各各分上本有之事耳宗鏡云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特由吾人不能知一心故佛說教以指之吾人不能見自心故祖假禪以示之二者皆不得已也足下今云習教不免精神疲倦由宗如乘順風此足下多生般若習氣之深如此大段海印分上二皆虛誑總無難易之說苟足下不達自心則宗爲邪解邪染皆墮識情棄曰而教亦妄知妄見盡落言說話柄皆非究竟與實處殊不知教乃佛眼禪乃佛心二非兩般豈有彼此海印教人看教參禪皆不是者等知見足下今日作此解不獨辜負海印抑且辜負已靈耳曾記古人有問者云古人飢時喫飯困時打眠便是道今人飢時喫飯困來打眠爲什麼不是道答曰古人喫飯只喫飯打眠只打眠所以是道今人喫飯不喫飯打眠不打眠胡思亂算所以背道耳由此看來足下日用只將眉毛剔起叱咤一聲只教神驚鬼怕天魔膽碎陰鬼魂消一喝喝退落得本地靜靜悄悄寸絲不挂赤力力淨裸裸將此一段家風要讀書不讀則拈向一邊不許挂一字要作文便作文不作便拈向一邊不許胡思算乃至喫茶喫飯就喫茶喫飯要打眠便打眠要痾矢放尿便痾矢放尿撞著便了更不許過後思量如遊魂鬼子一般乾乾淨淨潔潔白白亦不許坐在乾淨潔白裡如此單刀直入一念向前則讀書親見古人作文也只向自

胷中一口吐出更無前後涵畜時便是吐露時吐露時便是涵畜時如此不爲動靜明暗所轉不爲種種伎倆所移此之謂挺特大人沒量漢也足下信然之乎若果見信便捺起向者裡入珍重珍重

示馬居士

學道人第一要爲生死心切第二要知身是苦本心是妄想造業之本第三要眞眞看破世間功名富貴聲色貨利都是虛華不實第四要怕今生造下惡業將來一墮地獄受種種苦無人救護第五要知現在命根只此一息之間若此息一斷則再求今日參禪學道作福之事求不可求況受用富貴乎學道人但得此五種心時時刻刻蘊積在懷則目前一切虛華境界自然冷澹心地自然清淨將從前一往所學知見學問口頭伎倆一切放下發菩提心永斷酒肉不貪不愛持戒修福作諸功德以爲載道之本仍讀大乘經典助發自心開佛知見方可作觀但觀此心廣大圓明清淨空寂一法不可得妄念元無亦無生滅而此根身一切動作猶幻人元無心識目前一切境界猶如空華忽起忽滅本來不有唯只圓明一念歷歷不昧此念亦無是名正念如是用心二六時中動靜閒忙如如不動逆順好惡寃親平等隨順世緣所作功德一事一法皆成圓妙淨行如是行者名菩薩行道人果能如此用心可謂不出塵勞而作佛事現宰官身而說法即此是名報佛恩報國恩者公稟性靈明發心向道故特此示之乃贈以號曰淨妙居士公其無負已靈無忘

此說珍重

示王生求受戒更字

王生名廷佐字子瞻生意謂名俗而字犯古諱幻人更新之幻人喜而告之曰異哉子之質也傳有之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今子志願祛故吾而大新之不獨新子之名抑且新子之心名者實之賓心者德之實苟不務實而尚虛名非德也由是觀之非獨子俗於名抑且俗于心所謂俗者非衣冠言貌之謂也所謂抑習染污於性德者之謂也吾人性德本明由日漸染嗜欲目蔽邪色耳蔽淫聲鼻蔽臭香舌蔽爽味身蔽妄觸心蔽邪思六者交蔽汨昏其中熏陶漸染習以成性將謂之本有謂之固然是以大馳于昏迷之境本明之德翻視為異物安知有故吾故吾哉聖人所悲悲在於此故投戒水以洗滌之且夫戒者非佗物也乃自心本有之智光即儒所謂明德也今夫人者智光不朗故明德日昏今復明德而返天眞必須朗智光而破昏蔽昏蔽破本體現智光朗諸障消此吾佛所以戒殺生以成仁戒偷盜以就義戒邪淫以立禮戒妄語以敦信戒飲酒以明智五戒具而五常足六情斂而三業清此所謂滌舊染進日新捨故吾而造新化也故幻人亦更其名曰言字曰子綸將其奉佛戒如君命也子其勉之

示周子潛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此老氏之戒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長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孔子之戒也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言綺語不兩舌惡口不貪瞋癡此佛之戒也噫以吾人之性本自靈明清淨但以習染之汙日就汩昏沉迷而不省者唯在耳目口鼻身心之間與聲色香味觸法相對膠固綢繆接搆心鬬長迷而不返也故聖人愍之切爲之戒且將欲祛舊染斷塵習而復乎本然清淨眞心也由是觀之戒在我而備在心修之以身是謂道不遠人故曰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吾人欲造大道之原者唯在謹謹奉持於是而已矣周子少年切志向上歸心于此故因書此以示之

示祖定沙彌

卷三 十八

子嘗見世之市肆羅列割烹而過者靡不刮目垂涎希一臠之味此恒情也每見吾徒擇沙門釋子者身處旃檀之林足履清涼之地歷大法之肆羅無上醍醐甘露妙味則邈視之如鴆毒可不悲歟雖然蓋不知味之過也藉使知之豈讓嗜臠之情哉吾佛最初出世即揭波羅提木叉以示人此即以甘露陳于周道與人人而味之同入不死之鄉矣過而味之者幾何人哉子隨緣入王舍城止慈氏園林適開甘露之肆有沙彌祖定從吳興來參問莊嚴佛土最上法門因指入林中即得飡采此甘露法味所言甘露法者即四根本重戒也嗟乎人者久矣沉酣生死之塲成就鏁床苦具靡不依此婬殺盜妄四者而立至于諸佛淨土莊嚴亦皆從斷此四者而成就

故曰永斷淫心方成佛道等今沙彌將欲闢
毛爇作叢林轉穢邦成淨土若不翻破四根
作四面清凉池豈能化三毒而爲三種解脫
地耶是故海印老人讚言佛子若欲成就無
盡功德法門應當善學此波羅提木叉爲第
一義諦一切法門因從此入 陸三 十九

示吳公敏

空生問佛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答以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又云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又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然實相無
相于何有生良由生即無生則住本無住信
心如此則五蘊清凉一念頓空諸妄圓滅如
是降伏即非降伏是名降伏也公敏信心甚
篤從余乞授菩薩戒且問持心之方余即告
以調伏之法如此又更其字曰調伏至若相
即無相則不可以無相爲無相故又刻之以
定課日用不移久久純一泯絕諸相頓契無
生是所謂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也

示澄鉉二公

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
主不立外無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自正心誠
意修身而至于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
氏爲仁以三省四勿爲先吾佛制心必以三
業七支爲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弘
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爲人師範者未有不由
此以至彼由麤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
學者多以口耳爲實學以已見爲眞參以游
譚爲順物以縱浪爲適情以弔靡爲容衆以
恣肆爲養志以安飽爲調身以緣想爲正心

以束歛爲苦形以端莊爲恃傲以克念爲自苦以精持爲矯飭以道業爲長物以身世爲金剛以生死爲餘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喪風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頹而法日毀也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淳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已哉二子勉旃

示江吾與

與足下苦語十年如教酒人齋莊非不儼然肅恭要之肅恭亦酒態也今讀足下手書始恍然從醉夢中覺令人愴然心悲復欣然大喜以舉世皆醉假而人人如足下則不貴我

陟二 二十

獨醒耳嘗謂蘇子一口舌之夫耳其所志富貴則奮發無當每治縱怠則懸梁刺股竟醯其志況出世聖賢豈值一夫無上妙道豈多金比越王遭會稽之恥志報吳讐乃臥薪嘗膽二十餘年其意以霸然歷劫貪愛豈值吳讐幽囚生死困辱形骸豈值會稽之恥苟足下不懷切齒之恨而忘臥薪嘗膽之心不能以懸梁刺股自勗又將何以醻初志雪大恥乎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足下誠能以太上自勵則貧而可樂其他又何以

陟二 二十一

嬰心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亦云苟有道義之樂則形骸可外形骸可外此外則無事矣又何可懼心處之而不泰然耶願足下勉旃

示王牧長周世父

嘗聞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此古語也予則謂之不然何也蓋人與萬物皆具靈覺之性此性均賦而同稟者也曷嘗有人物之間畢竟所以異於物者以其物具而不知人則知其所具者耳知其本具而盡之者謂之聖知其當盡而不能頓盡謂之賢知而肯求其蓋者謂之智知而不肯返求者謂之愚知而不眞而求之太過者謂之狂知而不明執一介爲必當者謂之狷至若不知而妄求者謂之怪與夫不知而不求則物而已矣嗟乎此人與物殊惟知與不知求與不求之間雖相去毫釐其失則千里矣窃觀三齊之君子孰不心憤憤口悱悱耶視千古咳唾風雲雖伊周事業猶不足觀及扣其心性則瞠目結舌及與談心之妙亦未嘗不擊節及與之言佛則望望然不顧噫知有心而不知有佛是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是以道術不明而英明豪傑之士亦不免坐蔽于此此非知之過其實不知之過也又非不知之過其實不信心之過也予竊謂非眞不信心蓋未有以眞心告之者假而朝夕以眞心實語熏陶漸染之雖不能自信抑將與之俱化矣世之君子生而聞見乃耳目之常即天縱之聰明且將亦與彼俱化故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斯言可畏哉嗟乎長夜之歎爲誰而興余今置身東海空山大澤之間冒險阻履危機幾不免虎口者蓋亦數矣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所以抱長夜之歎而飲泣與東海競流也雖然一管灰飛而大地春生一葉辭柯而滿空秋至第感之不深故應之不至

耳年來茲土二三君子具丈夫骨見信自心者津津汗浹兩腋而陽和之調將見予將骨化長波又復何憾王生牧長周生世父以癸巳冬日來入海印其道味天然畧無毫髮拘拘俗習予深歎其爲奇男子矣雖然牧長牧長世文世文皆知其本有而肯求之者矣予則有望于二子不望子作佛而願其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將見般若根深習俗濃厚熏蒸變化此土羣蒙若人若物皆位之育之而生極樂之鄉也子其勉之子其勉之何以稱子

示杜生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聶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

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于功名或曰有志于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隹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飢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湯則樂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他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飢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于車轍而人不小于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二

音釋

鏬 虛呀切 音嚇 咤 陟嫁切 音吒 繆 莫彪切 音繆 鴆 直禁切 音沈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三　陟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書問

與達觀禪師

某鈍根下劣屈于塵習適特地走人間自以陟三 一
無謂不期錫杖落此豈知吾師精進力所攝持耶昨禮座下辱法愛連宵徹夜眞言密語如咒病龍心心在雲兩耳卽兜伽能領深恩矣惟師一一辛苦中來某一旦坐受其惠竟何以報想十方諸佛定爲此會生歡喜發讚歎耳此緣殊非小小某愚癡向謂琬公亦靈山會上人耳匪蒙攜過雲居親見肝膽則某此生幾不知此公矣承命作復琬公塔院記初不自量將謂易易遂蒜鹵承當及至雷音覩其眞迹不覺氣縮卽以虛空爲口大地爲舌猶不能讚其功德況方寸流注乎因懇祈請法力加庇而爲之尤難措辭馬上至潭柘思已過半及覩師手書二經莊嚴妙麗讀願贊則泮然具足矣十五日莫歸慈壽次日焚香禮禱而後操觚屬草剛完使者持法音至諷誦數過歡喜絕倒勞法身特現塵中蓋似慈悲太煞使某何以當此敬謝無量塔記謹此報命其文千二百餘言但某心血止此有則盡吐之矣其間但欲點染虛空自覺少光燄耳願師印證不吝郢削無使琬公見屈卽令觀者增深佛種惶慈攝受之某和南言

附達大師答書

眞可和南辱塔記卽率衆焚香頂禮訖疾讀三四過令人無地可以寄口舌贊歎也苟非眞得琬公之心骨之苦處安能吐辭

等刀鋸剖痛情哉寧惟使琬老朽骨生春
即某足賴之不朽矣如是扶植法道將何
以報海印主人咄一棒分死活時決不敢
作世諦流布某再和南

又

憨山大師侍者某此回出山諸人以爲突
出意外那羅堀主此回來燕圓成無量功
德豈惟諸人慮不及此即堀主亦不意憨
頭憨腦闖入是非鬧藍做許多好事發古
德之幽光解衆人之紛糾而道人亦得託
不朽於寸管是無上供養慚何以消怖懼
怖懼懷靜送經圓贊并小敘謹奉命即著
如奇呈正趙如所持偈不遑一爲發揮行
恐觸境逢緣終被物使奈何奈何道人行
蹤主人既還東海即亦往石經矣然再必
一晤而別尚有數語似不可少者某再和
南

又

承慈遠問悲欣交集病病之心知在法眼望
色決脉於十年前矣惟神明之祕久黙斯要
今豈逃洞見肝膽耶但令道人受病之原初
爲客邪所干中傷眞氣以致君火太盛銷鑠
肺金內外交攻上下否塞梔子益母不用而
用貝母轉使大小便利不通固結日甚庸醫
誤入肉寇熱勢益增幾悶致死賴甘草解之
而揀去肉寇得椒通和周身汗出道人幸佐
以軍薑得蘇其同病者竟誤中狠毒良醫束
手幸元氣未損必不傷生須徐徐調理但眞
陰水生心火漸降客邪消伏眞君泰然則可
保復元氣全生性矣感荷慈念遠問受病之

原其狀如此惟賴白毫遠照自受病以來雖大火猛燄灰身而五內清涼略無一念疲厭之心其視三界牢獄四生桎梏端若天光雲影耳向來所入海印三昧俱成水月道場空華佛事矣幸得情關迸裂識鎖頓開時將長策象王而逐金毛回步旃檀之林飢餐紫柏渴飲曹溪吾生之願遂畢於此更不敢勞移步毗耶再施甘露但願安隱那伽深入無際以待圍繞三帀耳使回謹此奉慰慈注

又

世相空華曾目顛倒已不足論而成住壞空往來代謝有爲如是法性湛然復何加損第念法緣未溥願力未周向爲智礙今則從空霹靂一聲種種幻化雲翳蕩然且幸而今而後方爲無事道人此正火聚刀山成就清涼如幻解脫斯實聖恩於我不薄其化一切是非泯然殆盡又何足道若能成就無上道力一切佛土隨願往生又何區區拳石勺水間邪知師同體之愛愛踰骨肉同心之憂憂入肺腑故敢以此奉慰非妄語也不慧出期不遠儻幻緣有待尚圖荷策雲山優遊末歲其法喜之樂又當如何此又天龍所遣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也

又

不慧障緣深重辱師同體慈力而攝受之所勞神用種種甚微細智固趣情表豈容言喻旅泊話別挂駈而西以新正五日抵桐江冒雪弔健齋晤見臺公詢休郎動定云業已束裝明發有九江之行尋卽遣書至吉水邀過桐江相聚舟中歡然道故宛若多生熟遊菩

提分法人也厥嶮聞之即迎過銕佛奔中相見機語甚投此君根器猛利況得休郎爲前茅不一言之下則向之堅壁旂鼓不覺自偃頓然翻案大非昔日鄒君也不慧過上元方行休郎送至廬陵會王性海此君天然道骨不意末法塵勞中有此上根利智將來成就法緣不淺因留連二日而別休郎即放舟東下想見知忍別可悉因緣矣不慧於二月三日過庾嶺旅邸壁間忽見師留題恍對法身而臨寶鏡歡喜踊悅因書偈曰君到曹谿我不來我到曹谿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飽餐而去六日至曹谿禮六祖真儀頃即出山至五羊謁總鎮王公因服見之此公意氣甚高親見降階釋縛乃云公物外高人況爲朝廷祈福致此奇禍何罪之有吾輩正中心感重豈可以尋常世法相遇固讓不可竟留款敘移時齋食而退且又遣力護送往戍所涂涉千五百里道殣相望雖三尺童子亦操戈挾刃殊不辯其盜非盜也至電白其程猶半迺南山林翁鬱咫尺迷蹤曠野高原迴無烟火窮日粒米不糝終朝滴水不啜雷地饑荒尤甚業已四年瘴癘大作時疫橫行毒氣薰天炎蒸蔽日枵腹罹災死傷過半悲慘之狀大不可言況復海岸腥風嵐烟烈日觸鼻透心神昏意醉此爲罪鄉誠非虛設私謂自非徹骨冰霜何能消此酷毒也仰庇諸所堪能調伏無生忍地即荷戈行伍不異道場但泉涸草枯無薇可采資非禪悅何慮不爲西山餓夫惟不慧道愧先德遭時過之此業力所勝死生又何置念直以

本願未酬佛恩未報爲慚愧耳竊念諸佛以不思議神力調伏衆生非以一方便而折攝之欲其情枯智竭須知極境窮原冥益鈍根真慈不淺儻法緣有在异日天假有緣與師對談夢幻法門豈不以今日因緣爲實證也惟師智光圓照天南萬里不隔纖毫仰願無緣慈力時以攝之

又

江頭一別瞬息三年無時不寄情霄漢間也丁卯冬初覺音來得奉手書并荷慈惠法寶盈篋種種功德真灑甘露於焦枯布慈雲於火宅也康祖贊點開髑髏金剛正眼讀之令人徧身毛孔熙怡喜不可知此非無緣慈力何能至此覺音云杖錫有遠遊之念自爾不知所指此心逐逐妄想每與右武聚首未嘗不對妙音色相也右武真奇男子前冬別時頂門一鍼渠自云痛徹至踵頓然翻案不慧因贈之曰覺非居士今已大非昔人矣此公別去時復寥寥所幸諸緣屏絶四大輕安無所損惱得以閉門窮盧究竟未了公案楞伽幸以脫草去夏攝引初機數輩演法華於武場以疇師之大願有擊節數紙此皆支離糟粕殊非眞知見力但念此餘生置身於無事甲裏彌感聖恩難報聊復以此消磨歲月且仗諸佛神力持以洗污教之愆故不惜世諦流布也適接法音不覺歡喜絶倒瞻金剛塔如對法身讀諸祖贊如聽梵響啜陽羨春茶如灌醍醐念此瘴鄉何緣得此普令見聞隨喜獲益大義重來此亦僧中程嬰也此子信根元深第習氣不淺今幸撤來亦大損減又

荷師法力攝持卽此可望上進覺音此來大爲抖擻胸中頗有樂地惜乎志有餘而力不足亦不負此生可作金剛種子再出頭來必不負善知識因地也渠聞師在匡廬亟欲一見遂遣先歸以報計大義入夏可至至時又當委悉

夢三 七

又

前大義來接法音歡喜無量知動定如宜甚慰遠懷比來爲曹谿因緣想聞之必大撫掌先心尚欲令義郎自燕而晉及臨行念其二十年來跉跰方今其師物故已二載餘寧忍不拈瓣香撮培土乎因是遂立促還家山由楚而歸不及布體座下今夏幻軀幸無大病第爲荔枝魔發徧體瘡疥又爲假曹谿粥飯僧魔妄作鬼祟是故養病遯廬此時正欲入山且幸某公發大道心願作檀越第其人清澹如水志大力微師能以無作妙力遙伸右手過百一十城豎此金剛幢乎不知上方佛土寶威德如來何日爲衆生說法令我遙聞聲咳彈指之聲也新歲三得中甫問慰安情至深感道義同體知應徵車計秋中可抵薊門侍座下耳學孝廉馮生昌曆乃此中弟子上首近書來云已入丈室何幸如之第不知此子去就何如儻在都門願時時拔濟知二護法大著勇猛力必致感應但聽時節因緣且

又

堪忍土中事種種幻化正宜法眼視之耳若入鷲子之目亦未免作淨穢見也昨永順持法音來知杖錫有靈岳之行回書徑往報之

矣旃檀如來因緣已悉前問蓋佛神力不假於佗也持去楞伽筆記奉入慧目以作法供養某下劣深知此一段大事因緣皆如來所遣聖恩所賜卽此可爲報恩地但願此法普徧微塵刹土一切見聞同入自心現量卽不慧委塡溝壑則此生千足萬足夫復何憾第不審就中有少分相應否願大施金篦披刮腎膜其幸不在區區耳

又

春三月促覽音負病歸是時尚想紫柏與五老爭雄遣八行往訊忽順禪人持禿筆字來則知已拖泥帶水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也笑老癡爲底事如此忙碌碌耶昨有人說長安路上有箇沒料理漢竊官家一培土捏作丈六金身令無量人生顚倒想復將丈六金身

撇向十字路上令往來驢馬踐蹋若紫柏老癡過此又作麽生耶嘗憶老趙州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老雷陽則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此箇公案是同是別知在萬仞峰頭必發一笑老紅盛近來毒氣薰得耳聾眼瞎鼻塞咽悶不知何時向白銀界裏翻身一吐此惡習也

又

紅盛去紫柏萬里時聞說法音聲在鼓聲刁斗間如塗毒入耳轉令癖烟毒霧化作甘露日夜飽餐故當死不死更見鉢沿蟲蚋貪涎流溢大千何時三災火起燒爲煨燼毗藍颺去光音霪雨一洗劫灰淨盡無餘也曹谿舊稱西天寶林比爲魔宮鬼堀可笑紫柏老人神力不大奮求一宿不能安今天遣紅盛特

來灑埽八年之內極盡神力一洗殆盡魔黨盡驅今將化穢邦而成淨土變業海以作遊池老盧埋沒千年今日始得轉身吐氣將來絕後再蘇頓見光明赫奕但閣門堅閉不能頓現無量莊嚴佛土只待文殊遙伸右手過一百一十餘城聊藉彈指之功便見重重無盡境界假使十方世界一一善財如佛刹微塵數衆生叅禮時可使一一頓入毗盧法界也此益老紅塩鎗頭上佛事旃竿下工夫較老紫柏端居淨土坐蓮華中吐廣長舌爲諸化身大士說利生法門時同別何如某禪人遠來相問不減契順走惠陽老紅塩且無覺範別胡强仲氣習也某舌端時時現出紫老法身居然在目敬持梵香一盂用伸供養唯慈照之

與妙峰禪師

某切自念鈍根下劣結習濃厚乘夙善緣天幸吾師辱以眞慈拯拔曲盡心力善巧方便面命耳提日夕無間者數年居常切覩我師默造之心恨不能通身躍入我心頓令眼目動定若有靈聖者但土木坯胎終難變化雖然禱之旣久入之旣深不無感通冥應某情雖鹵莽而於潛滋密化未嘗不由吾師幻網三昧加被之力也雲聚清涼月明空界自爾形分影散隱顯同時雖於妙音聲欬勢阻關山然其實相眞身儼含心水別經五稔猶同一日道越三千不隔寸絲是則深居寂寞之濱益入圓通之境可謂迹逾疎而心逾密聲日銷而實日彰某之形神未嘗去吾師一念也然某自知形器穢濁謂斯朽骨惡氣衝天

非寥廓大谷不足以藏之塵勞塞漢非汪洋巨浸不足以洗之故甘心拌命擲此山海窮鄉而置盡絕之地且將無復人世矣不意默承護法菩薩運通寶藏頓使一光東照大破暗冥可稱萬世希有功德原其所自與者受者又皆盡從吾師圓妙清淨眞心流出也客冬某持法旨至接讀十數通深見師心不覺涕泣交頤卽所云喜心翻倒劇嗚咽淚沾襟耳然所悲者非屬於情而在出於常情者舉目寥寥豈容多見是不容不感悲且痛也嗟乎某此生已矣竟同草木枯稿無疑至若報侍左右之心有懷未卽惟願我師眞慈不棄心心圓照而攝受之令癡子不入顚倒狂涂而安步歸圓覺路也時幸託此一枝頗稱幽勝儻識海波澄意吾師心月能自忍留光而

不落影於此中乎

又

不慧平生每自尅念於此長夜得值吾師可謂再逢親友矣故自緣會三十年前卽知有向上事二十年中常勤除糞此一念苦切之心未嘗去於眉睫但恨積習深厚不能頓淨現業流識有負師友法恩大爲慚愧爰自離析以來忽十五年實以臥薪嘗膽痛自策勵未敢少惰第以幻瞖未消猶沈幻網心知被縛力不自由良以慧劒不利不能頓裂此知痛處敢欺吾師及幸以法爲緣知報佛恩卽以幻網爲佛事其荷負之心實持九鼎而法執之病益增七重將謂不負所生敢追先哲此實狂愚非謂慧也幸亦心知非正如夢渡河念蒙聖主隆恩惠以金剛燄爛破重昏使

歷劫情根一揮頓裂回視昔遊皆同夢事是故不慧以此慶快平生心知吾師必為我賀今雖遠投瘴海如坐道場飽飲炎蒸如餐甘露荷戈之暇唯對楞伽究佛祖心印始知從前皆墮光影門頭非眞知見力是知諸佛神力調伏有緣衆生非止一種方便若迎若順無非令入清凉大解脫門火聚刀山無非究竟寂滅道場地而今而後或可謂不負已靈亦可謂不負師友矣於會心處隨筆記之令將卒業此雖非正順解脫聊以法自娛適足以見光陰不虛度耳意吾師閱此必發一笑也大義萬里遠來以得法音為喜第念此子持吾師一言付囑於不慧者已十五年心如一日辛苦萬狀然於禪道佛法竟未啓齒此眞出世丈夫法門奇事今復依依萬里至此豈不慧所堪況彼師親皆老何獨我為是以促歸且以不慧行藏奉慰知已慈念也第緣有聚散法無起滅在正眼視之了無朕迹刹海不隔劫念圓收又何有去來彼此之相吾師處此久如諒不以天涯罪夫勞靜慮也儻天假以年猶當白首同歸以酬初願惟禪悅滋神以道自愛

又

惟師以法界為心以行願為身卽彌綸華藏莊嚴塵刹當無疲厭此遐荒雖遠正不出吾師毛孔也其攝受之心如珠網交羅光光相照更不容妄想於其間耳鈍根年來坐此瘴鄉所作佛事亦不出師幻網三昧第以情生智隔不能餐師法性之樂然亦賴此為消熱腦作清凉地師其以為妄乎古人為到處家

山隨緣樂地不慧卽不能全體適足以自娛楞伽四卷誠以印心吾師慧目肅清必深照洞徹其原卽此生無對面之期而世世常爲法侶矣

又

自入瘴鄉六年不知霜風作何狀今正月六日南征宿新州客邸寒風刮面不減塞上夜深擁衲夢想正在萬丈氷雪中忽推門扣見者大義也乃驚喜絶倒所負北來諸故人書首開吾師函恍若對面坐五臺拄地菴中枕膝夜話時也歡喜可知復詢吾師種種功德種種莊嚴此家常事不假稱揚嘗讀楞嚴經見阿難望佛惠我三昧之語將謂虛談以今觀之不但身坐瘴海卽入鐵圍必蒙吾師足光先照矣所謂因緣會遇窮劫不磨豈妄語哉不慧今年五十有六不覺老至形容透俗心地日開常自私語若此形不化足以甘心苦海爲人天作橋梁臥具此狹劣之見始由吾師擴之今更見其眞耳大義之走瘴鄉誠以爲苦今遣歸家可以休竭狂心作已躬下事望吾師惡辣鉗錘銷鎔習氣是以不負吾輩亦不負其先心耳

又

不慧以業力遷謫擲此嶺外不減曼殊在鐵圍師以慈善足光時時照拂亦不減菩提場中初成正覺時也大義來具荷攝受感不在言惟師願輪日廣三昧日深顧此區區穢軀親近隨順如夙昔豈能再得不慧處此業鄉三年餘矣禪定解脫未知何如但所喜者學成眞正俗人其所消磨日月者重增文言陋

習皆多生積障今日盡發不知何日得三昧座前求懺悔耳先具數種師其爲我印正之遙憶多寶妙塔涌現虛空但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分身盡集而塔戶一開多寶出現吾師分身當何時而集耶令遙聞者不禁瞻慕之思也卽有可散之華亦無神足可遣耳

寄蓮池禪師

往者某居金色界時吾師因禮曼室來承以無緣慈力攝受我於冰雪中使某得以坐瞻光相深慰夙心信宿而別自爾傾注之懷益亦勤矣某去臺山將南歷百城擬叅座下復爲業力牽之東海良以耽著枯寂遂置身窮陬篾屐車地因之矢心建立三寶上報佛恩亡軀盡命鬱鬱十年於茲向以道力孱弱大爲魔擾者日月居半以致取辱法門見呵智者今且猶不自量乃戀戀堀中以臂當轍心心不退豈宿習然哉切念道法垂秋正宗濫薄賴吾師乘大悲願輪高豎法幢宗說兼暢止觀雙運毘尼獨揭淨土專門使狂子知歸淳風可挹禪者自南中來無不備詢起居知法體輕安色身康健樂說無礙應機不倦微細之制不減迦維何幸衰世末流遇斯弘範每一興懷五體勇悅毛孔皆香深愧業繫不前未遑瞻覲茲門人亂繼特致問訊薄具名香三色奉爲說戒時供養普薰四衆伏希慈內

又

惟吾師踞寂滅場以佛性戒而爲末法衆生種金剛種子此等最上因緣乃毗盧之所願釋迦之所贊宜爲天龍八部之所欽也若不

見信之深不敢有負所望略爲陳之愚謂所駁若按名責實雖肇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言會旨卽清涼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語曰駟不及舌誠有味乎然彼造論覃思立意命名不曰無見且以不遷當俗不眞爲眞由是觀網今幸荷諸佛神力以金剛烈燄而銷鑠之今則罪性了然且賴此作懺悔地年來奔走之餘所作佛事著述數種乃藉佛祖心光以爲破障之具以孤陋之見處僻遠之鄉不識果與此法少分相應否敬持獻座下乞師法眼爲我印決儻不墮增益謗或可聊彌夙愆醜罔極耳

與五臺月川師

不肖鈍根波流幻海華落寒空不啻曳尾泥途自甘逃逝已也回視金色界人端居靈山一會惟時白毫東注幽遼蒙光豈不見此頭陀如是度衆生而行菩薩行耶數屢慈念惠問勤勤以人境兩奪故無片言以報諒知已者一體同觀定不心口异視也徑承以駁物不遷見示鄙心將謂足下偶爾成文試入遊戲三昧故未敢加答恐當實法流布忽忽業已三秋適幻師遠來下問窮陬詢及起居具悉悲戀之情深感無已且出尊駁草本不意刀刀見血如此不肖愚昧雖非楊修幼婦而一覽頗識其妙第愧不足以當足下心由辱見信之深不敢有負所望略爲陳之愚謂所駁若按名責實雖肇公復起不易其詞若忘言會旨卽清涼再出亦當追其武也語曰駟不及舌誠有味乎然彼造論覃思立意命名不曰無見且以不遷當俗不眞爲眞由是觀

之是物不遷而非眞不遷也以其物有遷流故今示之以不遷爲妙若眞已不遷不遷何足云故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旨良哉若以高見所摘論文皆遷流之語駁之字字無差言言有據卽瑩公對語亦俛首無詞

陸三　十六

但彼亦自解云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意恐足下責之以言而未諒其心耶抑所見未同耶故曰正言似反誰當信者若足下猶不信而信者誰其人歟且肇公明指不遷在物而足下以眞究之斯則爲門不同故道路各別宜其相左閣足下始因不肖舉清凉謂物各性住於一世之語濫同小乘無容從此轉至餘方之說遂有此駁然不肖所以舉此者意有所爲蓋緣尋常以物不遷意詰諸方大德都謂物遷而眞不遷人人話作兩橛然清

陸三　十七

凉疏中自有二意且云顯文似同小乘云云其實意在大乘生卽不生滅卽不滅遷卽不遷原清凉意正恐後人見此論文便墮小乘生滅遷流之見故特揭此表而出之欲令人人深識論旨玄悟不遷之妙耳然鈔文但舉小乘一意辨之未竟大乘之說但結文此約俗諦爲不遷耳一語義則長短相形但文稍晦耳不肖在昔舉此正恐足下有今日之事是時交臂而別彈指已經八年將謂足下力窮不遷徹見諸法實相不意云云若此竊謂足下此見不獨不得肇公立論之心而亦全不得清凉表白之心不獨不得清凉表白之心而亦未得區區蓬心也此足下與肇公正謂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常同也管見如此亦未敢爲必當問常於此潛神有日頗有自信

之地卽每每舉之亦會爲浪子偏憐客之意耳以不肖愚心願足下善自寬姑捨是而勿較但試於諸法上努力著眼覷之果遷果不遷若於江河競注眞箇不流野馬飄鼓眞箇不動直下便見不許攀扯性空果如是則擘公此論皆爲剩語又何區區據蝸角而力爭尺寸耶適足以見不肖非扶同硬證也呵呵

與五臺空印法師

萬里炎方眞同燒鬻每一興念舊遊則千尺寒冰稜稜在目頓見徹骨清涼也第目極雲中而金毛師子不現令人熟習難忘耳昔調達推山壓佛身嬰劇地問之則曰如四禪天今日始知非大言固本分事耳且火宅中人念淨土則清涼豈淨土中人念火宅不增煩惱耶自愧下劣向從法門龍象之後志期稍有建立拈一莖草供養十方豈知定業難逃沈淪至老自達師化後此心已殞無復人間妙師攀手而歸光前絕後可無遺憾卽今人天眼目唯師獨立光明幢耳儻有餘年仰仗法力得遂一晤之緣以畢此生實爲厚幸若機緣不偶殆將不久人世卽爲永訣是有望於龍華三會耳頴愚有志衲子可惜而有斯疾儻可得瘳亦座下之白眉也近刻三種寄請印正但老子一書古無善解苦心十五年似可爲後學發蒙其金剛決疑法華品節儻有當心幸命流通亦法施也

與雪浪恩兄

前歲侍者南來手教諄切誨弟以法門爲重弟鈍根下劣向耽枯寂日沈孤陋雖一念生死之心耿耿不昧第習染深厚不能頓契無

生上友古人中心慚愧有負初志此見法門寥落若吾輩天然兄弟尚參商一方不能時復促膝究心鼓簧斯道況悠悠者乎弟自奉教以來利佗之心亦漸開發唯時自忖宗欠明悟教未精研且末學膚受貴耳賤目取信不易移風易俗之懷似難頓伸居常深思吾佛立教以三學爲宗弟每見後學如兄所云最難樹立者多不揣其本卽一二根性稍利又爲狂魔所附以至慢法輕師至於身心略無簡束根本不堅又安望其枝葉榮茂乎此正吾兄所謂千人之中無一二可語者惟此未嘗不涕下也弟奉吾兄大教業二十年今春始强勉開堂照常爲衆講演開堂之初第一辦香先供養本師守愚大和尚弟每念剃染之初卽濫膺華嚴法席猥辱先師法愛不減於兄但弟之所以報先師者萬無一也曾憶昔年弟初行脚時與兄別於雪浪嘗叩吾兄志向所在且云待老師百年後爲立一碑建一塔以酬法乳足了生平此其本願其佗一切可任緣無礙斯言猶在耳弟明記於心亦時復以此舉似知已者但不知吾兄此願業已酬否切念與兄年登知命幻化如斯卽未死之年亦漸趨衰老縱利生之願未艾而涉世之念已灰此時若置勝緣不但泯先師之德抑且滅法門之光使後學無憑不知所自原遠流長古德所重家聲不揚昔賢所恥若吾輩兄弟並名宇宙苟寥寥如此況其佗乎願吾兄及時努力謹薄具名香一炷石資若干以爲先登卽兄不奈緣恐建塔爲難若刻一八楞方幢更見古雅其文不必假手於

佗願吾兄親操是所至望

又

弟不肖罪戾無狀取辱法門爲師友憂大負慚愧先心擬過家山將布五體仰藉慈力攝受作懺罪羯磨辱吾師兄暫出那伽移步江上憐而教之使飽餐甘露頓覺五內清涼身心俱化罪福皆空此善財南遊所以從大塔廟前爲初步也別後於新正六日抵同江鄒南老迎於銕佛菴中首出吾兄手書諸祖機緣卷展之光明赫昱照耀心目跋語縱橫殺活儼然據坐揮塵鄒君寶此卽法身常作菴中主也鄒君根最猛利幸與弟夙緣有在一語投機盡翻前案誓將迎吾兄演化西江大爲開導此益渠信心肝膽儻有問至兄當善調伏使其增崇正信作成佛眞種因緣不淺

經廬陵會王塘老所養甚佳其信向淨土精專觀其立言似非本指耳二月三日度庾嶺六日遊南華禮六祖覩其山川形勢絕勝無怪其千七百人從此流出吾徒不可不一瞻依也十九日抵廣州訪陳夷山几作故物始聞歐倫老尚在及將買舟造其舍則報云化去三月矣遐方失二知已良可悲悼向傳南海生機繁衍風氣淳厚今則涼薄太甚值歲饑异常米穀涌貴民不聊生從去秋七月至今不雨埜無農夫戶有盜賊而雷陽尤甚會城到戍所路經千五百里雷地已凶三年民物凋殘今復癘癘大作死傷過半道路枕籍悲慘徹心季春炎蒸猶如流火弟私謂初心不以道緣不知朔雪之寒今非業力安知炎方之熱世態二涂弟已極盡然非彼不足以

破此也弟至即從行伍寄身古寺宛是頭陀荷戟轅門居然馬卒始知幻技兒幻出種種相耳且死生患難弟心何所不安但念與兄多劫親因今幸再值以未盡宿緣弟恐沈淪瘴海永隔修涂儻岐路過逢安得如今若昔諒吾兄智光圓照必以平等慈力而攝受之定不捨此業幻衆生爲罪垢耳其佗復何所云慨斯末法念報佛恩願兄努力爲法自重自愛

又

自江干一宿蒙以甘露見灑即走入瘴鄉皆藉以驅炎蒸消熱惱耳吾兄惠我三昧何深也弟生平於大法緣薄幼而無聞老無所知頃於荷戈之暇力究楞伽筆之成記將以此謝謗法之愆弟特孤陋之見既不蹈襲陳言又未及請正法眼竟爲好事災木可謂駟不及舌矣敬專侍者持請印正不識就中果有少分相應否儻於性海掠一滴之味眞空通芥孔之光庶不負此平生亦不累及法座若一言無當即爲付之水火決不敢以此博虛名增業種自蔽妙明更障後人眼目也慨此末法正因者希弟幸與兄同生斯世同履一門苟於此法印可其心弟即不敢稱摩耶同胞適足以結兜率共座之緣耳

與少林無言宗即

伏念祖庭秋晚舉目寥寥可爲垂涕者非一端也幸座下乘願而來鼎力荷擔正當揮戈駐日之時去秋天假良緣聚首王城一語而別及歸臥海上以觀世相若此諸念皆灰無復興起度生事業唯兀兀空山與諸幻衆種

田博飯以消磨白日送餘年耳比來風聞法雨普潤四衆雲臻想雷電之機將破重昏而啓羣蒙也痛念世道交衰人多薄信一概不以根本爲懷且心器不淨又安可以注甘露療大病乎惟願座下深思顧命之言廣闡殷初之制使初機之士追風受勒大步隨鈞然後揩眞風於性天撤迷雲於蘊谷特本分尋常輕車熟路耳狂愚之言高明以爲何若

與愚菴法師

佛說四十里外不聞法者墮漫法罪鄙人知法座咫尺而不親聽聞亦墮此罪非本心也蓋爲障障此緣耳昨承枉過一見甚喜旣而且悲座下過苦如此然精進堅確固乃弘法者前旄而棄本取末亦不智之第一也蓋身爲道本重爲輕根而座下以一食之故欲損

生爲衆苦形以博名殊不智之甚此正不知輕重者耶古人有一念純眞日用斗金非分外座下見解如此豈自不安於純眞耶維摩道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此語座下把作不偏衆爲等之耶若以不偏衆平等至若供養我者不名福田此又何謂也永嘉謂幻化空身卽法身座下今自損法身虧慧命可稱知法者乎不知法而說法將何以模範人天用規來學乎有意不偏者謂曹山之不受食耳若以座下而觀假如曹山之語將欲奉行者豈將與夷齊同貫而後爲得耶可笑座下說法不知法爲已不爲人知輕不知重計亡不計存是皆顚倒見耳鄙人此謂大似雪上加霜今奉世資若干爲座下開齋之需座下若不食當不與之覥面矣且不及親往特遣如珊

代爲禮三帀勸轉法輪也

又

鄙人以苦言慰座下者以重法情深故也悲此末法寥寥舉目無親幸賴座下懷揮戈駐日之心嘉歎不容已但此中悽惋處非常情可知乃鄙人慣曾爲旅偏憐客耳念座下以二施之力一肩荷擔日月無常色力有限第恐精神不足則法喜不充將何以飽飫人天哉身爲法本此非浪語心知座下就裏容意正不在言至若幻化門頭亦借色力勇健爲增上緣耳古人未有不假借藥石榮衛四大者以四大幻物元其家具耳讀法言霜雪凜凜松柏姿也但雪解而松柏振色此不假陽春而發越乎但願座下陽春滿屋則使草木皆春矣是大有望座下爲法門重者故敢忉忉如此

又

別來忽忽四年矣誠萬里寸心千秋一日也所幸髮日向而心日赤形日化而念日消昔闖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今見老胡眞不吾欺也自入瘴鄉不數日卽念楞伽爲寢食烈燄毒霧中有此家具眞水清珠令此身心如火浣布耳每坐菩提樹下深念老胡攜此一枝種子杭海而來幸得賣柴漢栽培灌溉令其扶疎廕庇人天今二千年來無復爲之料理者罪夫荷戈之暇卽營其下侵晨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漸覺油然生意而發茂矣曹谿原頭捉塞乃復爲疏濬其志有若干言寄法眼照之足見罪夫此中不敢忘家業負至恩耳昔被遣之日紫柏老人在匡廬謝三寶

立願頌誦法華百部以求加被今還著於本人因率諸弟子了願于寄廬誦持之餘爲衆敷演標其大旨名曰擊節併持請正以見天涯火宅紅盛下生計耳一笑

與交光法師

朽夫罪累爲法門辱自知慚愧無地懺悔所幸諸知識力加被之致得久活瘴鄉每思猊座萬指圍繞震海潮音作師子吼普警群迷聲光所及靡不蒙益況在法親有緣者乎頃大義回家山聞公尚駐錫中條必得瞻禮光相小刻數種奉塵慧目略見萬里懷人之意儻蒙解脫尚期把臂於孤峰月下一笑長空洗此半生塵困耳

與隱菴上人

吾佛以生死喻海喻河是則我居海濱公居河畔然海水無涯河流迅駛我已觀海十年於此未知公觀河幾時也每念令師逝而不返令人悲愴不已心喪三年又不知還念令師如區區否欲公念令師非欲公效俗情也乃欲公念生死如河耳仲尼有言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公將何憑截流而過其爲我言之以慰懸懸也茲因便致名香三種願以此薰足下信根耳此香一薰足下卽汗流沾背是足以供十方諸佛矣海印以此望足下足下何以報我耶

與靜修上人

承惠乃祖翁笠子精妙絶倫鄙人時時戴之如天雖居丈室亦常自在之也公戴乃祖物如鄙人乎吾曹去佛三千年卽今日心存目注如覩面金容若存想不眞依教不篤則非

佛弟子公能三十年存想乃祖若我輩所以想世尊乎鄙人見佛易見公等難不是我身不能到人世即是公心不肯如海印以身心相離故難之耳人生浮脆流光迅速公能揮戈駐白日可許不懼無常虛死也悠悠笑談作何究竟惟深省之（陸三）（二十六）

寄松谷師

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此語流布雖久證驗者希往不肖養痾窮谷每見毫光東照莫不皆從吾師眉間而發故使十方尋光而至者皆有所歸依即散華供養者盡成佛事然法門有此瑞相十方諸佛豈不共生歡喜讚歎今春不肖坐惡劫中衆苦音聲痛徹心府又聞吾師疲於津梁掉臂而去此之痛處著錐也私謂吾佛居舍衛國而城東老母不願見之後之具正令者謂此婆子有大人相今觀五濁惡世諸苦土中著一明眼人不得不肖亦謂此土衆生亦皆有大人相也言及至此吾師以爲何如不肖業緣深重比又牽之入此閙藍無奈狹劣之習不忘大菩提心未發然目前不見吾師而佗方貧子堆集於長者之門無恃怙者正如衆星中無明月耳故十方暗冥豈獨佛祖無光實使覺場冷澹如此大地凝寒豈不凍殺法身耶令人悲酸不已豈直長夜之歎而已哉此心無地可寄但於吾師水月光中合掌作一讚歎耳遙觀明月山前光明石上對主山神衆說自證法門使聞之者聾見之者盲此吾師自性法樂定以此消磨日月破孤內耳（陸三）（二十七）

與靜堂師

十年剛一見復交一臂而失之然此心月凄凄寧不挂於階前長松之下憶吾師每率諸弟子逍遙食息乎其間豈不爲音詠之資禪定之病耶大師無縫塔想呈樣矣行實當誰爲之成時幸以見寄別後有作惟願書紙百尺頓令入我海印之光作幻人之伴也

與萬安上人

惟公爲法門樞機荷負甚重乃乘夙願力實非淺尠一自清涼別後朽夫雖妄生於人世亦未嘗忘情於公所憂非在公身而在公身所繫耳非虛語也昨以大事因緣入舍衛一見公喜不自勝此心釋然冰解始知龍象遊行固不可以蹊徑量浣慰何言周旋月餘察公眉睫間烟霞之氣栩栩然有塵垢粃糠濁世之意語默炳炳乎三昧此乃公宿植靈根般若內薰之所發所欠外緣助顯向上第一義耳良可悲悼益吾人所賦獨靈於萬物者豈止口體安飽而已哉眞大有富貴於富貴求之在我而不假於人者存焉卽所喻如摩尼寶珠者是以吾佛世尊早見於此故不戀安富貴尊榮爾乃甘心寒巖以六年苦行博廣大之受用所以一覩明星卽如在掌握吾人固有而不見故甘心馳逐以一息之危生博無量之苦惱所以纔遇愛緣卽棄如涕唾至若較其輕重不啻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者比也公自視何如哉願公自重而保持之萬勿自輕自棄沈酣耽湎爲親友所惜也朽夫自顧樗朽不材無敢旁景人世念與公見面之難且感高誼留意於朽夫者獨厚且重故敢以言爲報耳流光難繫日月欺人但

願努力寸陰自重自愛

與梅翁本師

弟子某自省罪原不通懺悔以自受身於父母受恩於君受教於師受知於朋友受法於知識受食於檀越惟此恩德殞身以報未足以酬萬一拔毛以數其罪不能計其少分也即今投荒萬里猶在蓋載之間而四事安居上賴聖主下資檀越不致飢窘流離者皆仗如來白毫光中一分功德也名雖罪鄉均霑造育此人間華報猶尚可逃恐地獄眞因又何以免此某日夜所腐心者也別師已來忽忽四年雖坐戈戟場中未常一念忘其本事向于楞伽一卷句不能讀幸藉此地足可究心初至戍所坐屍陀林即安心觀照隨以所得筆而記之不覺終軸今夏爲衆敷宣一周其間者亦無多舛自信頗不妄談即不敢以著書見志聊足爲懺悔之資且見某於造次顚沛亦不敢忘佛事敬持一部上供師前以酬訓誨之恩願藏之房中以爲子孫之寶且爲異日之話柄也

囑弟子語

子行矣善自寬毋以小害大毋以人廢言其言嘵嘵將以其信求其信果若我信子其勉之無順氣無恃志順氣傷恃志狂小不忍則亂大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小事當懲細行當勤天命可畏聖言可尊定志凝神無以爲易其心戰戰兢兢守口如缾防意如城惟學日積惟德日新流俗已深上求友於古人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如鳥擇木似虎靠山世路最崎嶇舉步宜艱難是以聖人生於憂

寧死於放逸切問近思博學篤志逢人若愚
處世如寄無恃口無飭服恬澹寂寞身如虛
舟心若空谷是信我信子其勉之

與曉塵上人

足下踞天目之師子還記掌落懸崖撫松立
雪之事乎想孤峰絕頂覓得古人行履處也
儻持片雲不妨散我炎荒作甘露清熱惱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三

音釋

闖丑禁切音趍 戍傷遇切音樹 迤羊里切盲以 稭虛矯切音蹻
祝乙革切音扼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四　陝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棲霞嬾菴師

吾師高卧煙霞燒松葉鬻鹿泉蓋三十餘年矣其視塵類如緣鉢蠹耳況此瘴鄉逐客乎楞伽筆記蓋紅塵下驢前馬後生涯奉供山中諸大士聊以滅此中毒氣耳聚首想發一大笑也

與密藏開公

昨日侵晨繞塔畢即抽身贊經及至奇哉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此中可容無數分身諸佛是故遊戲林間相與磬欬彈指必聲震大千但此中衆生不覺不知耳公法緣若畢可來共坐食頃若未畢當究竟眞實無以疲勞生厭倦也法身不動于何不樂某和南

與悟心首座

昔調達害佛佛以慈心三昧攝之竟以成就佛之忍力達磨初至少林中毒者五思大師以弘法被害者七此佛祖之槩可見者況吾輩生末法道德愧不若佛祖其時又更遠何足怪哉但老人本心爲曹谿祖庭生平切以六祖不欠汝命一語作如幻三昧觀其定業必欲酬償期于生死路上無少罣礙果若欠渠宿債亦任醻之而已若其不欠如以禮從人其人不受耳此中大光明藏纖塵不立方是眞實大受用處子其安心勉力盡道

與體玄小師

朽夫投身火宅眞成毒海自非鐵石肝膽氷霜心地何以坐消白日諸所堪能惟浮漚脆

質幻化死生不識可能苟存一息以待諸子掀髯長笑于高空明月間否顧多劫塵習非此不足鎔冶儻仗諸佛神力于此煆煉熏修使金剛種子脫體光明直令微細緣影蕩然淨盡成就最上因緣彌感聖恩何惜一死公萬萬勿以常情爲朽夫憂也

寄無相禪人

佛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正信難發正法難聞今座下生塵勞中具此正信臨于晚年爲佛弟子得遇善知識幸聞正法此難中之難益無量劫來善根種子熏發故遇緣而熟非偶然也今後將念佛話頭把作命根一息不可放過閒忙動靜一切不失乃至念得夢中純熟郎于大限生死頭上少分相應切要從前一切世俗煩惱習氣一齊斬斷于二六時中切不可橫發縱然發時就要照破決不記憶再結生死業又作地獄種子也

與龍華主人

嘗聞菩薩捨身喂虎割肉喂鷹臨當捨時實爲難割乃作種種觀門所謂觀身如幻觀世如空百千方便而後捨者何也以其苦行難行耳今者賢師弟子捨此身肉手足喂諸菩薩之貪虎飼諸知識之餓鷹此身有限食者無窮且又歡喜無厭不假方便不生一念退墮之心若非賢師弟子以此求無上道郎是來此末法酬償宿債也若酬之過當返徵其剩是則將來諸方知識定作今之龍華主人而賢師弟子定作諸大知識也此乃諸佛誠言非虛語也唯海印一人怕結來生債時時思算現前酬償當願以法供養而準折對之

所謂于食等者于法亦等此本懷也但此時法力未充貪于法財待積蓄三年定箕踞龍華樹下作師子吼以警欵之聲振動三千世界也是時譬如然香燒指無始宿債定要一時醻畢呵呵

與月清上人

生滅去來聚散起止皆病眼空花苟幻瞥未除不無顛倒見耳朽夫生平志向上事于徹骨氷雪中死者不一唯博得胸中無事此外更無所有將謂修行無靈驗及經此段因緣于痛徹骨髓處拶破從前關捩子于生死臺前如入黃檗之室及遠投萬里飲瘴煙而忍饑虛日坐屍陀林中唯披闍楞伽忽見從上佛祖不是恁般知見始知從前皆沈幻化光影門頭惟此足趾三十年行脚看來古人出家了生死不是等閒事作眞佛弟子者亦不是等閒人說禪道佛法亦不是兒戲朽夫所謂因王法而入佛法者是知諸佛神力調伏衆生不止一方便今日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也萬里無可爲信特此報公歡喜耳其他復何所云

與印菴法師

臨行相視于圖中悲喜之狀宛然在目別來雖坐瘴鄉飲毒霧時復以此高懷消熱惱耳罪夫年來此中法味不少古人云鐵輪旋頂定慧不失罪夫何敢有此益三十年中歷此工夫差亦可見公知我者諒不以爲妄也

與方山衲雲師

惟座下踞衆柏之室受天人之供挹性海之波運悲花之機益已十年于方山石堀間也

其所享法樂過于四禪尚以智眼觀迷方之客乎不慧身臨瘴蟄心入寒空遥聆梵音嘹喨幾墮無想若非座下聲震塵剎則是不慧耳聞十方也不慧墮此炎荒不減鐵圍昔聞菩薩亦向此中作大佛事而如來光照兩山黑暗之間皆成淨土此非諸佛大言也近于窮廬中所作公案聊持一葉奉供九會之衆想十方諸佛見此希有事亦再歎奇哉天南雁飛不到尺素難通獨有文殊右手可伸而至儻不捨有緣惟願攝之

陸四 四

與幻一律師

古云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蓋爪髮踈而膚體親也憶下劣被罪之秋法門震蕩神鬼驚泣座下辟穀飲水再四周旋恨不得以身代之非有切于肌膚者又何以至此哉是所謂關心法門有同體之休戚者是以法爲懷願以法謝楞伽一卷是足以酬之

陸四 五

與廬山圓通寺大衆

曹谿糞埽頭陀敬白廬山圓通合山大衆惟吾曹谿六祖大師法道由南嶽爲祖大唱于江西至有宋時最盛于廬岳而圓通甲于諸剎爲第一弘法之所訥師峻節大覺高風迄今五百餘年水鳥樹林谿聲山色不異當年諸老陞堂入室時也況殿宇巍峩鐘鼓交叅向來無恙惜乎聖人已遠此道無聞汝等諸人墮于流俗但知粥飯氣息不知有從前佛祖向上事黑業更深心光埋沒以致龍天見怒回祿生瞋一旦遂爲煨燼使琳宮梵宇委爲荒榛是雖五運使然實由汝等業火所燒變淨土而爲火宅也汝等能知及此乎所幸

佛祖有靈先得總持作汝等依皈心忘人我力合異同令汝等各捨貪癡共爲一命從前法道盛時不過合千萬人如一身耳今既如此又何患叢林不重興祖道不再振耶苟從茲以往心心不退念念專精一直向前至苑不二郎可化穢邦成淨土變火宅爲道池況片芃根緣感出十方之力復何難哉所大患者心不等誓不堅耳總持長老來曹谿具述大衆懇意欲老夫權爲汝等作導師此雖法門所當爲吾徒分內事但老夫夙業未消罪根未拔安敢率意妄爲重爲法門笑具儻蒙佛祖冥資聖恩浩蕩使老夫頭顱光燦此時第一瓣香以祝吾皇聖壽第二瓣香以禱佛祖深恩第三瓣香則當供養南嶽廬山諸大知識定當熏及圓通是時汝等聞香悉知憨山老人降生出胎時節也汝等勉力幸勿遲疑珍重珍重

與宗立禪人

公靈根夙植不失正因閉關藏修屏絕外緣正是吾輩眞實行履但不審曾蒙善知識開示得正修心法門否關中定非悠悠歲月者比也書中具云因看老人金剛決疑夜夢通身骨肉俱被換却但求換心不可得此是公夙習般若靈機渙發因公靜中妄念潛消不覺夢中現此境界耳雖是夢幻正是用心得力處若以此夢時時參究向必不可得處著力看覷覷來覷去久久自有眞光獨露時也豈不見二祖侍達磨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于言下大悟遂受西來衣鉢公求老人

換心正好與此公案同參郎今老人問公將心來與汝換公又作麼生把作夢中語會耶不作夢中語會耶豈不見佛言生死涅槃皆如昨夢政恐公將夢中事作實法會耳金剛以六喻爲入般若之玄門且夢爲六喻之首公能以此夢事例觀諸法則法法如夢畢竟不可得不可得處爲般若歸極公若未了但將二祖問達磨公案時時參究自有忽然夢破時節也

（陸四 七）

與雲棲寺大衆

老朽仰慕大師三十餘年向以業牽未及一造丈室自恨生平闕緣昨持瓣香瞻禮龕前儼在常寂光中與諸法侶周旋謦欬想大師必發一熙怡微笑也老朽自還匡山緬念大師存日說法不減靈山其調衆條章因事制宜郎乘時律部精詳曲盡惟諸大德受化日深根已淳熟況枝葉不存唯有眞實故叢林安逸四事充盈宛然大師踞華座時不減臺髮故大衆身心恬怡寂靜如明鏡止水何容纖塵妄想念慮哉誠如世尊言末法比丘能奉波羅提木叉如親我無異由是而知山中法侶從今日去至盡未來受用大師白毫光中一分功德猶不能盡何所欠少所欠少者一片休歇心耳若人人放下身心各各單求大休歇地則大明國裏無容更覓佛法禪道矣此中纖塵不立若生一念無慚愧心則不惟負恩而自負多矣聞惠文法師在山與古德法師二友相與夾輔叢林調和大衆如侍大師白槌之日但願在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語覿面不昧郎大師日夜放光動地

也老朽老矣後會無期故增忉怛言不盡意

與巢松一雨二法師

頃人來知公閉關誦華嚴經數卷尚有餘功閱疏鈔此等精神入法性海舉世讓公一籌矣念老朽老矣棲息空山舉目寥寥以是于二公伯仲不能去于寤寐也（陸四）自恨生逢盛世竟未覩其盛豈特佛前佛後之難今哲人俱徂獨遺朽物且幸有伯仲在況復各天欲一言笑而不可得抑恐終身無再見之日老朽此際諸念皆灰獨以伯仲爲懷者所重在法（八）門也老朽山中雨雪連月擁衲石牀纂華嚴經要至十地品夢中偶有一偈最可爲公道或佛神力故假老朽以發伯仲悲願也別錄寄覽用發一笑只作夢語看耳頃檢楞嚴通議前卷中破執文中似初機難于理會儻于中果有不通處願公爲我通之以法忘情正不當有人我見耳匡山景物最是愜心第助緣爲難頃于七賢峰下如蓮花中結一草廬可稱極奇絶處思二公相對一談亦萬古快事也有懷不禁燈下草草

與黃檗無念禪師

心光洞照爲日久矣不慧忝在法門道不勝習泛泛一生無所建立至於曹谿爲六祖道場又以障重不能卒業往承師重念祖道託梅公爲護法比時不慧已之南嶽機緣不偶有負慈念今來曹谿但了人情非敢妄意有爲況年已衰時已過縱有夙願亦待來生耳昨過廬陵諸君子皆以青原未了公案切切痛心頃聞梅公轉虔臺舉皆相慶意將仰借文殊遥伸右手一摩其頂令其速證此莊嚴（陸四）（九）

佛土大解脫門然曹谿青原嫡骨父子惟師以未盡曹谿之願施之于青原師以荷擔此道爲心安住平等法界必不恪一彈指也何如

答博山無異禪師

老朽自愧道不勝習無補法門向爲業力遷謫于海外者二十年所遠託異國若無聞見即令師大建法幢竟未一通消息丙辰夏避暑匡山因頑石乃能悉其道妙一班且恨未及見也頃聞令師入滅傷嗟乎法門薄怙哀悼火之比知座下開法于博山喜不自勝辱書幣遠及以令師塔銘見委喜懼交心義且不敢固讓因念我明二百年來禪道寥寥傳燈闕典何幸得令師踔起一代之衰所係匪細苟不能開正眼綱宗則使後學無以接響此再四鄭重而不敢輕舉者也然老朽自信不謂非令師之知已故深入其三昧而略其麤迹況爲文之體亦不能冗載銘中但舉其正令其餘實行別作一錄可也深愧不文聊足以寫萬一其中無一字敢苟且恐將來爲傳燈所采自有具眼者幸諭諸弟子不可妄意增換不惟傷文體且減令師之光明是可懼也幸心諒之在老朽爲法門義當讚揚辱來儀釐疊增愧多矣敬爲莊嚴三寶以重法乳之誠不盡

陸四 十

又

咫尺相望如在眉睫音聲相及不隔一毫乃辱惠問勤勤復承慧炬遠照破我暗冥相對灰心益我三昧法愛之厚無踰此者念茲末法宗門寥落正賴維持所悲後輩澆薄眞實

者尠多恣黠慧偷心更甚非大治紅爐不能鎔此陋習更願不倦津梁益加鉗錘是所至望所云若而人者以老朽爲法門故曾有口業無怪爾爾普賢以虛空舌稱讚諸佛固其本行豈在報乎公當默然再不必以此置脣吻也

與雲門湛然禪師

西來一脉至我明百餘年一絲垂絶又未見有力振者何幸得公蹶起東南建大法幢獨揚單傳之道以開羣蒙使法門後進頓捨陋習而歸之如水赴壑誠一代之偉事也老朽昨遊吳越幸覩光儀慶法道之盛讚莫能已老朽愧辱法門一毫無補且今老矣比匿迹匡山以送餘日閉關絶緣一息待盡而已廬山故稱西江名勝不惟蓮社肇基即歸宗自晉開山有唐赤眼禪師大闡宗風下至佛印眞淨諸大老三十七人皆傳燈盛烈墮荒榛者百餘年矣近以遵師發啟因緣重興以來二十餘年猶然故物老朽但有慨歎而已護法汪公邢居士擬奉迎座下以光揚道場老朽聞之歡喜讚歎惟公正當盛化之時名山勝地地靈人傑因緣不偶想必欣然命錫大千掌果定不以山川遠近爲懷也

答四一授公

投老匡山掩關養痾僅存一息遠遣手書以經論二疏見示辱委爲序衰病連年眼目昏花頭重眩暈不敢展卷久視日唯昏睡是以未能盡閱始終不得妙指安敢妄擬以此不及奉命儻天假之年衰病少愈尚當讚歎有分

與關主修六逸公

昨來一場惑亂想已平貼此事不是挾帶做得的要須斬斷命根處下手一眞做將去更不當他如何我又如何纔有絲毫存在胷中便被他掉弄矣今日此段因緣乃百千劫求不得的若是早有今日之緣則不流浪到今日矣今日幸有此大因緣豈可輕易放過百年光陰頃刻耳偷此三年工夫眨眼便過咬定牙關轉頭便是得做且做待三年後憑他如何縱不悟道也了此學道初心乃是出生死第一步又豈可出門便打退鼓也從此著實放下更莫管他如何就是刀鎗劍戟中也須放身命況平地臼日見鬼作顚倒想耶切莫狐疑直須斬斷快著精彩不可被他纏繞也

又

久雨苦人不能遣訊此心未常一念放下也知公安居寂靜身心泰然妄念久自銷落矣但當妄念銷落之中自一輕安快活不可以輕安爲受用也若以此爲得則從此墮于任病只圖幽幽緜緜以無事爲妙殊不知此病最毒久久抱守則毫無增進潛長無明流注業識命根不斷終是以唾擦死水銀絶無用處當此妄念銷落時正好著力提持話頭切切參究重下疑情若疑情得力靠定話頭晝夜審究愈究愈深終有冷灰爆豆之時若認定無事不起疑情終非眞實工夫也高峰語録正好爲師且不作玄妙道理會也勉之勉之

與漢月藏公

聞公以向上一路極力爲人此末法中最爲難得但衆生識情深固苟學人以思惟爲參究以玄妙爲悟門恐不能透祖師關亦難出妄想窠堀也公如眞實爲人切不可以僞語引發初機直使苑偷心泯知見爲第一著庶不負此段因緣耳若曰如來禪祖師禪如何如何皆餖飣耳聞寒灰同居誠爲益友幸同以此見勉

答頑石上人

善知識爲人如師子調兒雖一欠一伸必盡全力老朽向爲公者誠不惜眉毛所幸入博山之室將謂脫體俱化矣遽見來書猶然故吾悲矣足見入道之難也若此爐韛不化則將爲不祥之金矣公其勉力哉所須無足以當法眼姑置之幸以本分著力爲望

上山東德王

伏惟賢王殿下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慈德內融仁恩外著深居宮壺存想山林此實般若因深誠福慧兩足者也切念貧道雲外野人屢荷垂慈眷顧殷勤勗情再四感激甚深慚愧無地昨幸親覲威光仰勞玉體問道談心超塵脫俗此實千載奇逢三生慶幸雖瞬息片時已勝多劫矣且感信心彌篤采納不疑句句投機心心在道況以有限生死爲懼無常病苦爲懷此在富貴所不留心者賢王今所刻意斯實迥出濁世之表皈依淨土之門若非多生善根何能如此伏承問日用功夫敬陳如左

戒殺生可以延年壽寡婬欲可以却疾病息妄想可以明眞心斷煩惱可以出苦趣念佛

可以生淨土寬仁可以治國家懺悔可以滅罪障慈悲可以養臣民歌唱盈耳不如念佛千聲嬉遊終朝不如靜坐一日此上功德乃却病延年多福永祚之妙法也眞心本來清淨因妄想染污而苦惱旋生佛身元是自心因無明障蔽而光明不現即心是佛自心作佛念佛念心觀心觀佛一念妄心起佛做衆生一念惡心起佛即造業一念覺心起衆生即化佛一念善心起地獄即變天堂所以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心造天堂心造地獄心淨則佛土淨心穢則佛土穢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是故心想穢濁則夜夢顛倒心想清淨則夢遊勝景然而生死如夜旦境界如夢幻皆從自心之所變現若人心心念佛念念淨土則現前觀想成就過去罪業消除臨終病苦不纏一念往生淨土即得見佛聞法親近彌陀與安養極樂世界諸大菩薩同遊蓮池海會將來垂悲願力轉去十方度生不被生死拘留往來得大自在此修行直捷法門除此心外皆是邪魔邪法也故曰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切不可錯認穢濁五欲之樂遮障本有清淨眞心失却本有清淨極樂也

與蒲州山陰王

憶念往昔乞食人間持鉢大檀之門即辱法眼相看忘形屈勢使野人區區自不知其固陋出入朱户側傍玉顏若遊蓬蓽而狎鷗驚自非達人深證無生兩忘物我者不能如此德香薰人不覺點染心骨別來十載端若須臾縱令冷地徹髓冰霜時或隱隱妄想潛興

妙音色相儼然現我心境也自入臺山深賴妙師琢磨之力然雖上愧古人要且不失初心頗有自信之地未敢有負知已自爾雲散清凉妙師振迹蘆芽山野潛形東海亦復數年日坐海印光中安居澄平世界塵境幽然身心日遠是于大楞音問竟歸寂滅矣適萬固老衲隨緣海上入我堀中詢及大楞所證法門且云日深如幻三昧諸有併空寸心無住山野喜不自勝嘗聞輕拱壁駟馬而重坐進此道至有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者未見其人是今見之大楞足不負我輩知已者耳然雖山川幽邈且心光焰明纖毫不隔第恐情生故自隔耳嗟乎此生已矣言笑無期惟願大楞安心一境平視死生是則把臂寂場至無盡際豈直千里同風者比哉未遂接足故託此寂音以扣玄默冀神珠朗照不在多言

又

不覲光相屈指十五秋矣人生悠悠夢幻顧如此耶惟妙契忘言眞俗不二若檀越之于貧道兄弟者法親骨肉兩間屬目難再其人每妄想一興心光瞥爾頓現法身是知三千里外不隔寸絲殆非虛語龍華譚上人來得奉法言手之三復足見深入無量義處但貧道黃楊木禪進寸退尺乃不自知量偶落語人間遂爲好事揭露不意遥塵天眼實增慚悚四十六

愧何敢更辱印證過譽如此儻不吝法愛并流無窮使千載之下想見同風豈直音聲相和已耶妙師齋藏往鷄足此誠一椎兩當但萬里雲遊此心不無縣縣向未有問達師當代師子也向云遊目三秦囑過門下一會未

審至否然此師風骨眞橫空寶劍使人一傍則愛根永斷豈但能輕萬户耶嘗謂像代可無臨濟德山而末法不可無此老也

又

數年不通音問想檀越髮無遺黑矣人生夢幻如此豈不重增悲慨耶妙師造無縫塔已呈其樣必收檀越祕密藏中他日儻至借觀不識如何拈出山野住那羅堀中修行無力被山鬼搬弄直嚷動三十三天致驚天王震怒擲于大鞴爐中通身鍛鍊一番且使身心俱化骨肉全銷以至家破人亡迄今投之癖海孤征萬里且喜火枷脫鄙慶快行脚將補三十年前未完公案意檀越聞之必心生痛癢耳今已長發就道恐檀越愛心不斷必作天南地北夢想顛倒撓亂禪悅特此問訊乃

報喜非報憂也惟檀越與妙師眉間光明照萬八千土然此萬里猶在眉睫間不知何以攝受我也

又

一往夢事前書具見既皆顛倒夫復何言第在世相有成虧于法性無加損智眼明照諒不以之撓泰定耳山野以幻化空身投之蠻煙毒霧中如坐千尺寒巖萬年氷雪即有骨未融而亦爲之銷爍也不審異日賢王于何處索空生耶山野近在五羊得奉法旨讀之深委慈念眷注之切細披諸作皆精心中出自當光耀千古比於郢斲見斷髮表誠疏此實賢王歷劫菩提習氣于此感發亦乃負荷衆生願力所持山野以爲賢王果能視生死如一髮則必能以一髮引千鈞以此上爲社

稷下爲著生致君堯舜夫復何難是不待越三界而取菩提儻或習發于忠以忠資習是不免于徉狂雖博名高難收實效而世出世法兩皆失之意賢王必有所以自處矣便當幸以教我翹首慰此縣切

又

塞北天南相縣萬里在智眼圓觀曾無間隔而妄情自蔽寧無去來之思乎不審比來檀越以法自娛能無衰惱耶嘗聞佛爲波斯匿王指不遷之見以觀河邱之惟我賢王終日臨流睹逝者如斯而見未嘗往者乎昔者每聆談者謂四大無常而佛性眞常則以爲祕邱今則謂之不然何也以法性徧在無情而法法皆眞是則五蘊元虛四大又何加損觀佛骨金剛舍利之光是以無生之念熏有漏之軀而成佛性常住不壞者比瞻六祖全身信乎佛言不妄矣賢王以此視幻軀如水月鏡像乎果于是中覓之而不得回視目前皆曰幻化而憂惱之情亦無地可寄矣鈍根未入此番爐鞴未免墮半生半滅之見今又楞伽法性海中則洞達昔之知見正若貴魚目耳由是知古人不肯輕易可人必到窮原絕迹之地殆非以知見凌物殊非把住放行之說此皆戲論觀永嘉之見六祖則一切狐疑頓然氷釋矣賢王智照以此爲何如耶楞伽筆記皆鈍根年來懺悔公案寄上賢王同妙師判之若此中有容鍼地則鈍根又當貶入鐵圍矣

又

計與老居士一別幾三十年瞬息須耳信乎

念劫同一時也第恐人生浮世幻影幾何良友勝緣不能再得況復參商異路宛如隔世縱精神洞達而形迹靡從言之令人悲慨耳前大義自河中持法旨來今忽屆指又三年矣日月欺人亦至于此讀札語知法體奈老筋骨益强此老居士多劫以般若熏蒸金剛種子以爲胚胎況爲造物遷流者而作眞宰于何不健深以爲慰山野幻軀入此爐冶所賴天恩陶鎔渣滓漸見消落撫心感愧無以報稱雖坐瘴鄉不敢一念忘君恩佛慈也

又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況以一息餘生持浮脆之軀而爲客中之客當此炎荒瘴海毒氣熏蒸者乎知賢王以此念我而不知我以此念賢王也自入罪鄉三接法音琅琅在耳回想舊遊不隔纖毫是知古人不遷之旨郎在當人日用中也山野年來此中法味不淺但不得與知已共之耳昨某來具悉賢王起居狀備審長殿下仁孝純至此自般若種性中來況今得入聖胎又得滋培長養之力何慮不臻其妙且又喜以貧養志以恬養知此又從願力而得燄燄火宅中求此清凉人物豈易見哉惟賢王幻遊浮世百無可心可心者惟此淡薄滋味耳妙師無縫塔一手託出其樣子又在賢王幞頭角邊即今如從地湧而分身之衆未知集否又不知誰爲彈指開寶塔户普集人天盡見多寶全身也又不知幽暗衆生可能盡睹此段光明否

與曾健齋太常

惟公信心篤厚念道情眞殊非聲音色相者

比至若冥二利之行蘊護法之心而以斯道爲任若公與二三君子者無多讓已末法之幸何幸如之鄙人私念塵中作主最難得人以其現處五濁煩惱深坑今欲就路還家不離當處而證菩提非勇猛丈夫不敢自視若果眞爲生死大事者第一要具金剛正眼覷破目前種種幻化不爲五欲技兒之所引弄不爲是非人我之所障蔽不爲功名富貴之所惑亂不爲身心世界之所籠罩不爲妄想憎愛之所牽纏如是則處世如空居塵不染可謂善入無礙大解脫門所以慶喜示溺世尊獨以如幻三昧示之正謂此耳惟公特爲生死事切願試入此三昧若入得其眞則如大火聚觸處洞然彼何物而敢攖傍耶世人學道舉皆捨却目前別求玄妙不知妙在目前徃徃多作障礙不得眞實受用且又別生無量臆見橫談豎說殊不知卽在見聞覺知之間但只識破虛僞不被其瞞昧耳佛祖說法如猜謎之技止以空拳示人昧者不知謂將果有奇特之物生無量圖度之想若智者看破殊發一笑由是觀之則佛祖亦無奇特止是不爲諸幻誘惑之人耳故云諸優戲場中一貫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欣厭看破則無欣厭無欣厭則無取著無取著則無障礙無障礙則得解脫得解脫則無法無縛無法無縛則不被生死拘礙如此可稱具金剛眼大智人矣不出生死而證眞常不步程塗而登佛地豈非雄猛大丈夫哉鄙人憶昔偶以無礙大解脫門一語突出公前然公著意扣之鄙人常數舉其玦觀公眼目動定似

未全身擔荷故雖去百餘城而法愛之心撲落不下不惜遥伸一手再爲舉之殊不覺舌長拖地也

又

緬惟道誼眞期頻超色相妙契忘言初無彼此良以獨居幽渺寂寞情深心境寥寥豈不依依法中骨肉頃月清上人來承動定勝常知已善于日用工夫漸增綿密逆順境緣無非佛事第恐于佛事中增益知見以爲病刺耳看來此事原一平等眞際任運現前了無遮障吾人所以不得眞實受用者誠所謂四相潛神非覺遣拒者也悲夫末法五慾熾盛盡被燒然孰肯留心冷地惟公力荷擔之自非般若緣深何能篤信如此更冀順時勉圖志登彼岸庶不負法門知已所望也那延僻處東鄙爲蔑戾車衆埋沒倒置久矣鄙人不自量適當其衝非敢振起名山抑願度諸難度自非內恃寸心外仗諸大知識神力所被則所不敢留影石室也

又

十月得接西來法音儼如色相臨我石室不獨憶念精眞抑及道心濃厚皎然徹見高抱矣欣躍何如悲夫世道交喪人心汩溺火馳而不返槩不知其誰爲已有也豈復挂齒于生死大事哉惟公所云以此事爲大且痛切（陟四）如此實雄猛丈夫之所能者但不知于日用一切順逆境緣能照破否于一切煩惱習氣能消磨否然此事鄙人早年切切用志將謂萬分奇特只今十五年中窮歷氷雪冷地看來原無異樣願公但只于此身心世界圓觀

一念照破如鏡中像來無所黏去無蹤迹直令此智現前如大冶紅爐一切境界煩惱習氣妄想觸之如片雪輕霜不可依傍又如太阿當空誰敢攖其鋒者此則名爲大自在人矣何者良以吾人本體原是妙明眞心圓照法界本無身心我人世界生死之相因最初一念妄動而有生因生有滅既有生滅即名生死既有生死則有身心世界虛妄之相宛然具足被其籠罩所謂迷本圓明是生虛妄者也由是吾人認以爲實不能照破故爲生死拘囿故于一切境界若功名富貴人我是非喜怒哀樂妄想情慮兒女眷屬種種意態諸生死業皆在目前念念與之打交滾矣安有一念暫息哉一念暫息且不能又安能圓觀洞照當下消滅如片雪紅爐者乎是則雖

爲生死而不知生死之根本也由其不能于此照破加之求道之志與之角立便起無量欣厭思算之念思算日深則厭離日切苦惱日重將謂必待捨離而後能若終身不能則終身于此絶分矣豈不虛生浪死哉此蓋世有志者之通弊也至若有志于塵勞境緣上作工夫者又以見聞覺知昭昭靈靈緣塵對境生滅之念認爲眞實都謂即此便是此又病中之病最難治者也良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此正所謂識神之影明妄想之機關生死之堀穴所知之大障此尚非眞況彼緣塵擾擾者乎由其無眞知見人與之決擇大都流入此弊見之不明照之不破若是則雖爲生死而實重增生死豈不謂病中之病也惟公既爲生死

痛切則願不可坐在此中亦不可思算厭離等待將來但只日用工夫將一切境緣煩惱身心世界一一照破目前無有一法當情單單的的于一念妄想未生已前一覷覷定任他種種變幻起滅切不可追隨譬如明鏡當臺雖現色相而無去來之迹如此鑑照久自圓明圓明則生滅無寄生滅無寄則生死何從而寄之耶此則雖非要妙乃初心第一步之要緊處也惟公以道相看即道中骨肉既爲生死痛切就當隨處下手更不可思算等待虛拋日月也信口不知所裁願公朗照而力圖之

與汪南溟司馬

某憶往昔叅長者于毘耶離城辱慈光洞照不以下劣授我金剛如幻三昧是時猶住音聲色相間雖其心領神會尚或眼鈍頭迷至于廣大自在無礙解脫門深信長者獨證之餘皆無入者某固識之而未能也蒙以法示我動之以定拔之以智喫緊相爲恨不能令我七日掩關一超直入爾時某雖暗鈍豈不勇猛躍然良以絲毫未透如隔千山此古人親證實到眞切語也既而長者隱宰官身去復教某善事良友妙峯禪師長者無他念蓋悲法門寥落屬望區區將有以負荷耳臨行迴旋說偈叮嚀懇懇言外不啻骨肉斯豈常情哉盡皆法愛也清涼分錫某傾一命以事知識如妙師者無二志是故十年巖穴耿耿孤明一念氷霜心心獨照雖痛徹骨髓有愧古人至若比比小歇場亦頗自信此皆自我長者大智光中所流出也敢忘所自有負于

知已哉比知長者深證無生游戲人世某固願一振錫走繞禪牀三匝以謝慈惠良爲宿業所引至于東海愛此深山大澤志卜納此枯骨以休其于長者妙音色相未嘗去于三昧也曼室老人豈不時時遥伸右手過百餘城爲一摩頂攝受乎（陸四）（二十五）

與周幼海天球

往從長者遊王舍城嘗坐四衢高樓共談不二爾來瞬息十年都成夢幻法門矣鄙人居五臺十七年寒徹心骨幻體不禁遠尋東海暘谷結廬以居所居二牢東海名勝乃佛經所載古那羅延堀者鄙人卜於最深幽絶處其形則背負衆山面吞滄海群峰擁抱中藏一庵天然奇妙建立禪堂數楹聊爲裝點化工容此幻衆上倚重霄下臨無際儼如蜃結長波入座魚龍繞堦而梵侶經行影沈空水端入琉璃之鏡竊意長者年高苦無濟勝之具似不能入此海邱三昧敢求妙書數篇縣之高閣再得長題數篇競秀乾坤則是長者法身常住此中矣長者能如願乎

與瞿太虛

貧道往持一鉢走王舍城首叅長者重辱慧眼相照頓入不二法門連牀促膝每爲終夜之談令諸初心大士皆叅無上菩提此一段般若勝緣皆吾長者宿願所持也慨茲末法斯道寥寥求之眞諦凡在色相之間者宛若陳人未嘗不拊髀深悼若夫揭疑霧于性天索玄珠于智海非長者罔象之手誰可當之西郊慰別雪滿祇林片言見心痛徹骨髓正使天華錯落釋梵欽崇慧日圓明魔宮震坼

惟此因緣又非淺尠也別後三千里外跬步不移百萬法門寸心無住在路沿緣長至日方抵白下諸凡無恙所持大藏入寺之期舍利散于重霄祥光現于塔表光光北向網網交羅兎磔叢林普皆金色人天瞻仰不可勝計感應之徵一至于此豈非長者末後半偈預爲授記耶期月效事即歸海上逼除二十五日業已入堀與諸龍象誦長者無量義各各皆發正等心但不審維摩室中諸大士身心能無疲厭否

與顧朗哉

別來坐此瘴鄉飡嵐煙而飲毒霧頗與嗑雪吞氈同味每念龍華樹下細語論心海印光中長吟發嘯此境此時但一興懷炎蒸頓失是又足下洗我此心也斯又夢想所不到耳長安火宅不減炎方誰與足下清涼熱惱耶山野此中氷雪心腸受用不盡者具在新刻數種之中願與足下共之

謝毛文源侍御

鄙人初念世道寥寥自知薄落甘伏巖穴尋見末法之餘人心不古大都皮膚損益倒置故逃遯海上以自休焉不意聖澤無私法雲廣布光被海宇溢及草茅降斯盛典置此名山以垂萬世然而雖爲正治之餘實所謂治天下者將以爲眞治之事爰自受命以來夙夜惶悚人微事重不能敷揚教化誠恐有負聖心湮沒聖典懼徹心肯比者天幸明公現宰官身而作佛事一彈指頃頓令海印發光須彌涌動天人忻悅魔幻傾摧使我法王正令全彰羣生向化非夫妙契契靈山亦乃乘

宿願力以緣會象形鼓簧斯道者耶誠可謂世出世法眞俗交歸人非人等歡喜無量恭惟盛世功德實並山海同其高深明公法身當與社稷相爲常住矣營建之業奉承法旨獨檄鄙人一力任之北實省煩費所司尤爲便益但寺居深山道路隔絕凡百運用不無艱難幸馬即墨力任持之邊鄙書刻無人多不如法止完三碑尚有一後序即續圖之其木植南方求之未至天氣還寒碑亭俟于春融興造姑此先報以了現前公案惟此勝緣不易願乞明公會同大中丞各垂一機以當法施不獨山靈增重萬世之下猶聞妙音色相于孤峯片石間也草瀆威嚴不勝惶悚

與張守菴

嘗聞佛說學般若菩薩即爲擔荷如來今見我公如是用心求無上菩提誠信世尊言不虛也切念末法法門衰替若非我公全身擔荷何得慈尊光照十方且如天人多受欲樂不省發菩提心又非我公天鼓音聲無思說法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耶是則公爲眞報佛恩者不知誰爲報公之恩耳嘗念常不輕菩薩授記人人成佛即有以惡罵捶打菩薩皆悉能忍此乃吾佛觀此末法衆生多剛强難化若菩薩願于此時弘通佛法者須具堅忍力精進力大慈悲力方能善入塵勞而作佛事若此三力不充但生一念退墮之心則不能頓超五濁矣鄙人自謂世尊現身東方安坐海邨道場日每諷誦華嚴六時不斷且又善巧說法而以種種譬喻因緣演說諸法頓使天龍欣悅頑石點頭十方雲集菩薩推擁

不開但毘耶室內多有小乘每于齋時見鉢中無水竈裏斷煙人人皆生疲厭望食之想鄙人雖善談不二愧無維摩神通遣人前往香積請飯以解大衆之饑耳承慈恩重會普光明殿昨構木南方今已登彼岸其法海無涯全仗神運耳喜不可言鄙思再得充滿三千則可三展淨土可容十方分身諸佛矣若少一毫端則不免又勞彈指也

又

昔人多爲法忘身未見實事今於公見之矣今目前誰不強口高談向佛門中做地獄種子及拔一毛皆生死相關何人能似公生平解脫視生死如遊戲一切禍患了然不動于心古稱大力量人便是此等樣子也當聞菩薩爲一切衆生甘受三途之苦公爲大地衆生捨此身命猶是本少利多也記得與公別時語云願老和尚說法利生我安心歡喜爲法門死只此一言入在貧道金剛心中窮劫不壞直至成佛亦不能昧此非大菩薩人安能如是貧道自入瘴鄉因此一言不能頃刻怠惰專以度生爲事以佛法爲命也今將三年內所著諸書皆發明佛祖心印究明大教旨趣以此祝聖壽無疆報護法之德萬分之一也但願公伏此法力早蒙解脫尚冀未盡之年廣作無邊佛事耳

答龔修吾

尋繹所問三則皆從山僧無念一語中來然非公眞切工夫於本分事者究論不能至此大段今人作工夫多墮識情窠臼錯認光影門頭但以昭昭靈靈爲妙悟却不知昭昭靈

靈者正熠熠妄想耳且又將心待悟以爲此中實實有箇光景爲所得之地此皆未達究竟心原而以有思惟心圖度無思惟境界也然山僧所言無念如空者非是斷滅無知豁達空也論云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以其吾人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本無纖毫妄想情慮清淨光明了無一法求離諸見本無身心世界之相但有一念妄見即是生死根本何況種種思算計較耶吾人做工夫第一要諦信自心本來清淨光明廣大而觀此現在身心世界皆是幻化不實如夢中事如太虛浮雲倏起倏滅起滅自彼而吾心體寂滅湛然不動雖有種種分別計較之心總是妄想以清淨心中本無此事由其心本無生所以山僧說無念耳是則所無者但無一切分別妄念耳豈是斷滅頑然無知耶故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是以山僧示人作工夫先有的的信得自心如此而于一切時中但任運觀之凡有一念起處即是妄想當下一覷覷定勘此念畢竟向何處起不知起處莫道不疑疑至極處當自了知不知亦不許思算亦不得相續攀緣如此看來久久純熟自然心體靈明寂滅現前一切妄想情慮如湯消氷應念化爲眞心矣到此方信自心眞個如此廣大靈明寂滅始信心佛衆生本來平等了然不疑無復他念耳若果無他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至此亦無光景可得即此便是工夫不用別求主宰然此段工夫切不可將心待悟亦不可向光影門頭把作實事亦不可將他古人言句

存在胷中當作自己知見亦不可作道理玄會亦不得除去目前別尋好處心境本來一如不可話作兩橛亦不可說心在腔子裏黑漫漫地古人目爲黑山鬼窟若墮此中最難出頭若心體離念卽是常寂光土何用別求淨土若一念圓明心體離念觸處逢原可謂大自在人耳公果的信山僧此說則前來三疑頓斷不必分星擘兩也若一一搜求差排更增馳求妄想耳惟公爲道眞切但願從今已去將前一切伎倆知見放下再將求玄尋妙佛法知見一切放下若一切聖凡情盡非眞而何所謂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四

音釋

匿魚乩切音語　奩武斐切音尾　壺苦本切音悃　胚鏞枚切音坏　跬邱弭切音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陸五臺太宰

伏惟老居士親授靈山付囑來此末法現宰官身匡持像教數十年來法門九鼎一絲唯老居士一身擔荷山僧居常獨處山林每感護法深恩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往以未得瞻禮爲闕春時祇園暫對業已慶快生平既而東歸海上復聞闡提作大法障難心甚驚怖賴我老居士以衣覆被不獨使法門安堵抑令大藏表顯人天無復驚疑某每對三寶然香煉臂以酬法施之心也致謝無量其臺山大藏因緣料已不二藏公向未有闕想奉持之心益堅固矣

與李廓庵中丞

憶昔長安月夜促膝談心香積良期飽食不二回首風塵從茲隔絕一別幾十年所矣念忠懷道誼耿耿精明常自在高空雲漢間也嗟嗟濁世道與時違薄福衆生不能睹麟鳳之祥惟無長者政若驪龍失頷下之珠不獨九淵無光抑且孤負貧濟又安能望臻極樂以享四事之豐乎況復魔黨橫行夜叉四出而噉生人之肉可謂無安猶如火宅不獨炎洲赤土也伏惟長者凝神澹泊遊刃玄虛引松竹之清風發氷霜之高韻不減羲皇太古山僧比業重愆墮茲瘴海僅持一息聊復四年朔雪炎方相縣萬里追憶舊遊豈可再得雖絕徼遐荒而草木有知安能一日忘於陽春惠澤不識白毫光中曾一照及罪垢頭陀以業因緣而行佛道否

答許鑑湖錦衣

辱垂問法語數則鄙人鈍根庸流安可以剖高望聊竭比量奉酬來旨所云西來意者畢竟西來有何意耶若果意自西來則祖師未來以前此土人皆無佛性耶殊不知此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絲毫似衣底明珠向自有之佛祖但一指示元無實法與人也若作實法會則遠之遠矣所云坐禪而禪亦不屬坐若以坐爲禪則行住四儀又是何事殊不知禪乃心之異名若了心體寂滅本自不動又何行坐之可拘苟不達自心雖坐亦剩法耳定亦非可入若有可入則非大定所謂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又何出入之有心本無相有相則非真心矣斯皆妄想攀緣影事豈可當以爲真乎所云念佛者即是念自心也

陸三 二

若心淨則佛土淨心土若淨無生死亦無去來所云看話頭可以入道者若道屬話頭則可人人易入亦有看之而不入者殊不知此乃古人一期方便如敲門瓦子所謂借路經過耳豈實法哉然攝引初機須是從這裏鑽過始得下手工夫古人自有方便直以單提一念爲主如寶劒橫空佛魔俱斷情塵何敢攖傍如是用心若一念精純諸緣頓脫所謂一門深入久久當自信耳

與孔原之

陸五

念與足下同鄉土豈獨同五濁穢土耶推之本鄉實同一法清淨土中來山野自知歸路忍拋足下寧不把臂乎昨臨行作數語屬弼生留別足下且引王維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之句此蓋就文士痛處劄錐足下即不

三

能於此悟入願皈命三寶前受持圓覺經一卷精心熟誦字字不忘待三年後見山野以此當供養聞足下道伴信心清淨願足下教之以念佛法門求生淨土一門可以深入也計高選在即臨事冀善保重且五濁惡世非體菩薩大悲心決不能使衆生歡喜願足下體此

與郭美命太史

承命爲勉師墖銘業已草草報覆惟依樣畫葫蘆不敢妄意增減但于公所謂見悲於法門者數語此涇公肝腸之苦第勉師無以爲辭惟是時不無流涕之嘆鄙人特爲表而出之使後之觀者亦足以感發于公今日之心也公亦以我爲增益謗乎其銘則脫然翻案此則不敢讓公矣

與吳運使

承示名公書記欲山僧印證大段世俗之學佛法者多艸駁不精難以著相定於是非之辨若非久留心佛法禪道歷恭真正知識以淘融淨穢蕩滌塵習而但取依稀彷彿學相似語資談柄作影身草者斷斷難闗實際即有真心爲生死大事且又執我見立牆壍者又沒交涉今所謂名公者多矣雲外野人又何敢妄擬其優劣幸有管東溟居士法眼存焉東溟先執業於楚侗公今觀此書所以力救楚老之弊不避斧鉞此正謂當仁不讓於師非具正法眼秉慧劍稱雄猛丈夫者不能也山僧就中畧視一週已見大意然管君見性亦未敢許透徹要之稟教奉行苦心深慮言言有本事事有君殊非漫語且就此中亦

不能見管君長處公儻若留心此法請讀圓覺經千萬徧字字融通心地以至忘言契會自有一念相應處是時公自有分曉不必廣求佛法亦不必多起知見定不隨他人脚跟轉矣古語有云大夫自有冲天志不向他人行處行此非虛談公若果趨向此事切須真實爲生死大事一著實緊萬萬不可作戲具增口過以公真心待三寶故山僧亦披肝露膽不避譏嫌爲公道耳

與黃子光

時來安坐海印光中與諸幻衆揮塵默談頃間賢伯仲氏炳然現我三昧也惟幽居遠市閉户究心山色在目溪聲滿耳未必不對法身而聆長舌耳春來動定勝常知坐進此道歡喜無量且云爛然於中有難對俗人言者誠哉此事惟在自知自信正如啞人食甘飲苦耳其實何可吐露耶寄去大慧語錄幸時披剥冀足下時與此老把臂共行直使佛祖避舍三十日來所作水月道場空華佛事隨見影響候莊嚴有緒當迎杖爲共升法殿也右臂不仁久矣不能公布作書一語普告

與黃梧山

惟足下夙植靈根但今成熟未深所賴信力堅固不被諸煩惱魔之所傾動時方息肩苦趣正當頻轡先登以策萬里高步駕此津梁不意天摧法幢一旦分崩離析遂至於此朽夫法眼而觀了無塵迹所苦正在諸同志者道力孱弱失此依怙爲悲戀耳朽夫雖朽惟以利生爲事業若忘足下輒則忘自願力耳此語非妄此行萬里其別諸君語遽相發明

幸同觀之

與黃栢山

吾佛出世全在機感因緣淺深以彰法之久近感深則久住緣淺則易壞此理固然今海印道場之在東方如日月光於幽谷耳長松巨石稠林陰翳終天莫睹今觀法之不能久住者殆非佛日照臨不深實在機感者煩惱稠林障翳不淺耳又何以常情論成壞去就乎所願障翳頓除何患慧光不朗朽夫此行萬里長空一般風月有何去來之相惟尊人無恙子光得所足可安心異日感應道交依然海印三昧也

與江吾與

善知識出現世間遊行自在如大獅子所作皆奉如來所使教化成熟一切衆生以此爲事乃至爲一衆生不避三塗劇苦刀山火聚不以爲患以朽夫今日之事觀之但願得一人能不退菩提心成就最上因緣者則朽夫實所甘心否則七寶莊嚴皆屬有漏業因耳又何取焉今朽夫擲身魔界僅僅一紀而其開發信心知有此道者多但緣未熟耳以今視昔之東鄙猶古今異代矣且一時從遊者惟足下習染最重今見足下書翻然改圖是不負此心雖萬里如面豈不欣然就道耶

與即墨父老

離合之情悲喜自昔去來之想夢寐爲勞蓋心苦於知已念切於有緣在古聖賢猶然況恒品乎聞之一飲一啄皆屬前緣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若山野之於諸君子一紀之歡不減骨肉之愛萬里之遣重遺手足之憂其不

稱千載之知已多生之有緣乎諺語云得一世之榮不若得一世之名即山野之於山海固不能流芳適足以貽笑不知兒童稱說父子相傳於幾百年也況復布慈雲於遍地明佛日於重昏開性海之原轉文機之軸下成佛之種子孕作聖之胚胎山野心知此段公案深信上天之載自有無聲無臭者存焉又何以論空華凋謝瞽眼較得失乎苟知去彼取此則諸君子可稱出世知已矣

與陸太宰長公 陸五 七

惟太尊人乘悲願力現宰官身作大佛事爲一代人天眼目世出世法打成一片總歸金剛心地即山野所習知者自出世以來乃至末後垂手之際未嘗一念捨護法心度生之事業也比雖順世無常隨乎幻化而法身體堅即三災彌綸湛然常住不獨社稷之勛澤及億世而法門之功當與須彌共峙矣嗚呼法幢既折四衆何依一利大檀誰許白牛之駕悲在法門實能令人痛絕也所幸居士爲克家之子不獨世其世家而亦世其出世家聲也所悲在彼所喜在此耳山野遠處遐荒身嬰罪地恨不能持瓣香詣龕室作梵唄以讚功德而此一念業已飛越碧海長天矣遙持半偈以供真前想在寂光必歡喜攝受願居士念此片心聊引侍者代統三匝於座下幸無以荒唐而拒之也

與汪仲嘉

憶往昔從賢伯仲遊尚在兒童一別三十餘年不知日月向何去頃貧道以業風吹墮羅刹鬼國昨南來真州驀地相逢恍然如夢以

情視之不無悲慨以法眼觀之自不見有絲毫去來動靜也貧道坐此瘴鄉一息千日若從前造道如此可不讓古人今將總洗前愆不敢不勉力自策故於荷戈之際力究此心始知從前知見多落光影門頭苟不蒙聖恩大施鉗鎚安知有今日事回觀天子爪牙不險於黃檗拄杖愧鈍根不若臨濟當下三拳一掌耳

與管東溟僉憲

憶昔山樓對坐每聽玄論是時尚在顓蒙雖不知維摩室中之祕蓋亦心知其爲不思議人也別來三十餘年謂如食頃信乎如來出世始終不出剎那際三昧也貧道每自赧責徒生斯世枉入空門雖有志齊古人然恨不得古之知識如臨濟德山雲門諸老爲之師匠模範即能以般若之火鎔佛性之金而欲求爲真正佛祖面目者蓋亦難矣是以二十餘年苦切山林個中未敢輕放一綫種種幻化之緣舉皆空中佛事亦未肯以空華翳目此一念孤光惟有如來神通天眼盡知盡見者是可與知已者道耳頃荷諸佛神力哀憐而以不思議事攝之貧道一遭世變即私自欣謂鐵圍重開非北鉗錘不足以摧碎之也發自歷難以來獨以金剛正眼視之從始至今就中歡喜之心不減平昔且日益過之所以彌感聖慈深荷佛力此心又惟佛可知也貧道常謂古今異代聖凡異路然雖出處不同事行各別亦各有其志莫不因言宣志即事見心易演於羑里騷發於江濱道德著於出關南華作於遯世是雖性情殊途而志則

一致舉皆心假言詮志藉事表若夫貧道者自知習氣所鍾鍾於忠義居常私念丈夫處世既不能振綱常盡人倫所幸身託袈裟即當為法王忠臣慈父孝子所以三十年來苦切此事至若十尺寒巖萬年氷雪中徹骨徹心濱一生九死者又不止今日事也所恨歷劫習氣欲頓盡於一世固其所難要且自知妙悟萬不敢望於古人而此一念精真即窮劫不退此非妄語痛念生此末法澆漓之世偶被業風吹扇好事者即以法門人數口之愧理不充行不備不足以取信天下後世復遭此逆緣類墮俗數其迹既眇其心益微尤難見信於一時至若生死大事實在已躬報佛深恩寧無有地聞之人子之事親也以不辱其身謂之孝今貧道斷髮毀形既不能為世間孝子而羅罪辱行又不足以終出世事業真僧俗兩失之矣豈不虛此生哉實欲於九鼎一絲之秋以程嬰公孫杵臼之心匡持佛祖之命脈庶不失為法王之忠臣是故當捶楚之餘擲此瘴癘之地不敢一息忘於度生之事一入瘴鄉不數日即以楞伽為佛事三年之內手著諸書在干戈壁壘間不敢一息懈怠所以急欲了此公案者自念久居塞北走盡天南人間極品炎寒俱已備歷顧此蕞爾之軀何當受此燒鑠志有待而形已消

日雖長而生已短苟不努力強持一息以法為命誠恐一旦委填溝壑即與草木同枯朽矣況一失人身萬劫難復儻或緣差異路換面改頭即欲以今日之身作今日之事持今日之言求正今日之知識豈可復得是以不

知羞慚亦不計其可否但任因緣而就儻一言有契佛祖之心當知音之賞則夕死亦足何暇顧雌黃審得失以適衆口之辨哉明公知我者其不以我妄乎聞之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適衆人之情未聞天下能通聖人之志衆人能適聖人之情者也但稟於心不假於外耳細誦來教溢美過情深感護法精心悲在同體不敢以世諦量也即荷尊慈所以屬望於下劣者正如啞人喫黃柏難以吐露向人或於楞伽案頭幸一印正則千里覿面夫復何云第不審未死之年可能接足承顧如今日之談否

與潙具區太史

憶昔對坐龍華樹下一別二十餘年人世幻夢於此足觀矣貧道向沉幻網荷蒙法王正

令以金剛寶劒而揮裂之不然何以有今日是故彌感聖恩不淺也年來瘴鄉兀坐窮廬惟以楞伽究祖師心印所幸智竭情枯於此法門頗有一綫之路隨所遊目自心境界筆而記之不覺墮增益障意將以此爲報恩地久駐下劣慧目未清不識可與此法少分相應否古人以此向上一路徧歷百城恨以業繫不前不能三匝座下謹遣侍者持請印正仰願慧光洞照徹祕密嚴大施門開頓示寶藏實所至望耳

與唐抑所太史

仰辱同體真慈多方護念向聞炎方真同火宅饑饉餓殍枕藉道路山野私念極境窮荒爲道緣爐轉苟能假此鎔冶塵垢消亡精真獨露斯實聖恩所賜良不負此生平適足以

報知已耳又豈敢以逐境生情重取法門之玷幸爲謝諸故人仰惟照攝更願以道自重自愛

與王衮白太史

嘗謂一切聖凡皆依如幻業力而得住持則去來起止聚散隱顯無非夢事今山野萬里之行良足證之在智光圓照不隔寸絲妄想瞥興淼濤雲天蓋不知何方何地所云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非虛言也山野仰藉慈被諸凡無恙惟粵中連遭饑饉乍冒炎蒸蹈湯赴火誠可爲喻山野諸所堪忍惟以幻化浮身難禁銷爍恐即填溝壑不能再瞻天日幸爲謝諸故人努力以道自重玉磐諸公不及別裁惟慈遠攝

又

世相空華衆生顛倒所搖目者惟智眼明見端然寂滅之境耳想別來密證之功已深入無際聞之菩提所緣緣諸苦趣憶昔長安深夜燈前一見忽若再生觀座下驚喜之狀足知未見之心與別後之懷耳古人雖云以理折情若情與理則大有不可折者此其同體之悲入於真知之境如月印寒潭人臨寶鏡自不能逃其形像耳王城比來法社零落知已星散能無寂寞乎洞觀近日入都想重見故人心相印可自有不能言者矣下劣年來處此瘴鄉所託光攝四大清涼無諸熱惱昔談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今實證之以法界海慧照之則又了無陳迹矣

與高司馬

承垂情遺草尤辱知已之真可稱千載旦暮

之遇第山野人匪戴髮言不關風竊恐有玷明德耳自惟早棄筆研志探玄理窮究性原者有年至若詩文原非本業即有一二口頭語槩以應化之迹殊非作者擅場也惟禪門著述頗有數部草創竣此行南中荷戈之暇（十三）緝集成編寄請印正儻其半偈可投幸附不朽則法施之隆未必不自長者真心流出也

與曾見臺太宰

往者同江雪夜一夕千秋臨別教言泰山九鼎不獨感道義情真實荷慈悲慨切令此枯朽得植根株於炎方瘴海之間不爲境風搖奪者皆杖老居士一語之力也恭聞法體日益康健此天佐以黃髮耆頤之福願加珍衛慎起居節飲食省思寡慮此爲太上延年之術第念佛一門尤爲晚年凝神極樂之祕訣出世之上策也惟翁居人臣之極而世間相已視如浮塵矣其出世之功儻稍留心於此未必不爲此生究竟樂地也

與王性海大行

廬陵米價竟無可疇淨土勝緣業已深結承禪悅飽食當不負空生託鉢也別後抵戍所其地瘴烟復逢饑饉惟此苦趣觸目心悲痛徹骨髓恨不能徧身毛孔一一如空流出利生四事耳斯實與貧道菩提分法爲增上緣承以楞伽見委竢幻軀得所暫息塵勞定當窮神必不負屬累因緣耳

又

前北來僧乾峯已託問訊併致楞伽筆記奉求印可惟法屬有緣事如有待此經入震旦千有餘年況經三譯之手自昔弘法諸師若

清涼圭峯不少其人所註疏者汗牛充棟而獨不及此使達磨心印暗而不彰以至今日被座下拈出於急流中一語椓破入山野鈍根之手播弄一番誠非小小因緣也豈與座下同受靈山之囑將鼓簧此法以救末代之弊耶不然何以有此難思之事乎就中不知究竟何如一旦以此大寶和盤託出光照人天未必不假神力也願指點瑕疵如奪秦庭之璧是在座下勇健耳

與傅金沙侍御

念此萬里之行得盛使周旋直登彼岸何莫而非法力此感不容聲矣自入瘴鄉心知罪狀日夜精勤懺悔不敢上負聖恩辜知已坐毒霧中以法爲懷日夜無懈頃乾峯上人來幸接法音喜不可言具聞聖心有此回向法輪大轉光被海宇而玄樞默運仗智力居多慶躍何如旃檀如來下劣荷擔艱難之狀種種不能委悉今蒙大悲手眼拔出沉淪使法身不迷而下劣之心即得解脫無復成佛之想矣又何以來去見如來住相爲布施哉種種因緣而求佛道皆分內事第恐當面錯過耳

又

惟如來出世本非一種因緣必感應道交機宜冥會而後現豈獨佛界然哉法法皆爾以旃檀如來一事觀之實有不可思議者存焉但佛如來出於山野未來之前座下出於山野既放之後然此佛事非山野無以成始非座下無以成終諦視此段因緣若落衆生手則不免於枯木朽株竟入丹霞火爐即墮落

長老須眉又復何益又安能現身兜率降迹皇城使無量人天發希有心作苦海之津梁耶以此而觀諸法蓋不可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境界也前作書致南韶祝觀察爲護法事有報云已檄南雄擁送過嶺矣第中使者汗漫伴行者無乃隨脚跟轉耳不識何時至都門突出眉間白毫相光徧照東方萬八千也就光中種種因緣行菩薩道者縱有彌勒騰疑賴文殊智眼必一一洞徹無餘不竢疲極之人喋喋也奉寄楞伽一葉以供慧日蓋此經洞明吾人日用現前境界頓令實證所謂頓教法門者也願座下二六時中不可暫忘此法耳

與張大心

老人自歷難以來直至於今返求本心中一念動心悔心了不可得何況是非得失恩怨成壞見耶老人出世以來七歲即知有生死大事三十年來歷盡氷霜喫盡辛苦單單博得此一念奈何向沈幻化網中若非聖恩一椎打破不知又向驢年去也年來坐瘴烟中住清涼地日以楞伽印心此實聖恩所賜也想居士聞之必大生歡喜矣君甫年來德業何如凡百識以清淨寡欲勿生分外貪求馳逐之想將來受用自有廣大處閒中收攝身心當以學問爲事異日成就立於人前可省慚愧耳老人田觀往事真同夢中無復一一諒在大心中凡所真實功德必不退初心也

答柯復元孝廉

聞足下病甚此心日夜懸念不已吾佛所言一切諸病從妄想生既妄想爲諸病本即知

斷妄想爲一妙藥也足下有志了生死大事惜乎入此法門不深前會時草草放過將謂因緣有待不意生死逼之速如此耳足下清曜脊立即無病亦病狀況久病乎計其調理極難苟不以生死關挾子一口咬定一切世念情塵妄想思慮一時放下定難取效如燈燄燄秖見其焦枯耳當此之際只是死心一著工夫最爲省力其他伎倆都用不著一切學問文字皆使不上若將從前胷中所有之物一齊吐却則病根盡拔枝葉自然不生矣

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此真語也

又

佛言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一切諸苦可苦者五蘊身心耳若五蘊皆空又何苦之有然五蘊身心本來自空但吾人未親看破若親看破則一切所有如空中華能見此身心如空華者即名觀自在菩薩矣凡在病苦中者應當作如是觀若爲苦惱逼迫心地不得清涼但就逼迫不著的一眼覷定此處著力恰似與閻老子作對頭一般定要覷透若此處一透則百千萬劫生死機關一時頓裂如此掉臂而行是名大自在人也古人皆在疾病禍患死生關頭做出來故得如此穩穩當當光明廣大也勉力圖之

與丁南羽

往昔未面足下已見其心江干既見足下則睹其神矣三世十方諸佛歷代祖師向足下一毫端頭放光動地無怪乎其然也向以大士如幻三昧惠我每蒙甘露見灑頓令熱惱清涼既而覺音持康祖道影來展之瘴烟毒

霧中令人血淚迸流徧身毛孔也惟康祖吾長干祖也舍利吾師之骨肉也且貧道忝爲克家兒孫既不忍祖翁田地爲荊榛又豈忍睹現身於瘴海乎居士其重我之悲願哉達師之贊實有以啓之耳時時瞻其像誦其言真足令人化血肉之軀爲金剛骨也此段公案無物可醻舊端研一隻可以供足下乎若令此研磨穿則足下身光當與楞伽寶山竝峙於性海中矣

與游二南

人生聚散如雲世事如夢流轉勢速如電此身不實如芭蕉此三世諸佛入理之門吾人日用現證而不覺是與足下別來親切境界不審法眼觀之作何滋味

與屠赤水

嘗謂向上事屬上上根人即有志者其根未必利根利者其志未必精貧道私念捷疾利根真能一超直入者多惜以無上妙慧作世諦流布耳間者晤德園居士於王城靡不以此興慨貧道比以夙業重愆取辱法門遺師友憂蒙恩譴炎海於丙申春仲抵戍所時值其地連遭三災真同火宅日坐屍陁林中披閱楞伽於無生之旨脫然自信始知此事不從外得本自具足回視昔日工夫大似含元殿裏覓長安即此萬里調伏差勝三十年行脚古人以火聚刀山爲道緣爐鞴非虛語也彌感聖主恩大難醻於此經有當於心者筆之成帙名曰觀楞伽記今已脫稿暇則檢點髑髏眼開識乾者亦不滅維摩丈室中人也然此雖爲攝摩虛空適足以消炎熱報罔極

疇知已耳時與丁右武聚首五羊每談明德必出手書光明煥發恍若入寶林而視滿月清涼悅懌不言可知因知居士長齋繡佛與德園居士伯仲結制西湖之上切究此事喜得蓮師爲證盟貧道遥空合掌讚歎不已竊念利根大志如居士友如德園師如蓮池可謂諸緣具足何患不一超直入真宇宙間千載奇事古人云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慨斯末法此會此緣難可再見諒不虛負矣讀普陀志護法真情字字皆從光明藏中流出貧道三復不覺感激填心也嗟乎惟我聖慈一代弘誓累劫津梁非藉圓通手眼幾乎沉埋佛祖矣念此曹谿爲祖庭重地法海原流惜乎荒穢寥寥殆難舉目海門居士攝南詔時屬貧道纂其志安得居士俯垂一機擊

塗毒鼓使鍱腹降心爲祖道之光耶

與王念西太史

般若種子在五蘊中如玉在璞珠在淵任其埋藏深厚光明自然發輝昔與座下晤語祇園真不減荊山合浦也別來幻化如斯在智眼觀之了罔陳迹然性海波瀾惟遊泳者識其深廣耳山野年來坐此無多增進但於今事門頭目前無異法耳古人謂淨穢隨心苦樂在已心外無法真不吾欺所入楞伽境界殆非尋常恃佛法知見可能湊泊即山野生平行脚到水窮山盡處方見佛祖鼻孔只在衆生穿衣吃飯中也寄入慧目略見此番行脚不敢辜聖恩負知已也法華擊節亦自偶爾狹路相逢處拈來蓋發前人所未發雖出一已之見實可諸佛之心願座下試並披剥

儻有一得幸廣法施令一切見聞頓入自心現量徹諸法實相則眉間白毫相光突出於座下一毛端頭也此中生涯具見於此無餘蘊矣勻原同處經年亦深用錐劄雖識痛癢猶未徹心酸鼻大段佛性義自有時節因緣耳惟法界海慧自他不隔即此覿面無容贅談第願以法資神無忘度生事業是所至禱

與徐明宇侍御

連得手書知信道之篤其於安隱快樂之地自得受用無量矣歲除前二日行脚僧自東海持尊翰到知已還鄉兼得中丞訃音悲痛五內既讀札中語知中丞末後一段光明全在公柱杖頭放出百千萬劫大事因緣何幸於宰官身中僅得再見不覺化悲爲喜然此事雖是生平道力亦重賴善友提攜公念道情真目前有此榜樣足徵佛法靈驗矣昔歐文忠公問一僧云古人臨生死之際有談笑脫去者今何寂寥無有僧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驚此語正吾人學道之標的也承示平時頗自簡點及至當境習念又生此正公念力真切處方能見諦如此夫子亦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學而時習之此習字但豈文字之學所謂習於性耳性本無物清淨虛明爲物欲染習故汨昏而不明試思吾人自有知覺以來以至今日習於世故染於物欲日夜火馳未嘗暫止較自悔悟知非以來念道工夫比於欲習久近何如生熟緊慢又何如夫子嘗論弟子中能三月不違者獨顏子一人其餘則日月至焉由是觀之以日

月之工夫敵多生欲習而欲勝之是猶滴水救積薪之火勢不能也古人明言學道無他伎倆只是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久久純熟打成一片自然念念彌陀頭頭極樂矣來紙索書謹錄淨土詩二首願公留心淨土一門倘肯於念佛公案得力久久自有受用地徃時每到中丞公坐席中見其銜盃之間念佛不離口雖咳唾談笑不覺佛現舌端足見此老生平以此為祕密行正當五欲烈燄中投此一念當下五內清涼若甘露灑心耳竊見近世學道之士秖知貪求玄妙不知向根本處下死工夫平居無事談論爽口豈不為快及臨榮辱禍患生死之際便見手忙脚亂此非他人誤已乃自誤耳此事一毫假借不得正似鍮石真金入火自見惟公靈根宿植今既秀發願以念佛三昧水時時灌之久久純熟開華結實自有時節耳感公見信貧道之真且篤且恨良晤之難不覺漏逗如許貧道年逼六十有漏之軀難堪十年瘴烟埋沒今鬢髮浩然無復故吾休息之心不離一念但業繩未解不敢高枕山林且於曹溪有休老之志欲借捨土掩此枯骨以了此生不知緣分何如以是與公會晤更難但有風便不妨數數致問也

又

徃於海上有緣幸得一接光容睹其貌粹骨剛心知為最上根器第機緣未熟徒有赤心一片未敢遽然吐露譬若宿種已深特時節未至必待時雨既灌而後發此必然之理也自爾鄙人以業力所使不得自由一墮瘴海

忽忽八年時時私念此生恐無復與公結出世緣頷鄙人悲願習氣似深凡遇具有般若種子者一見即如磁石吸鐵欲自解於心必不可得又安能忘於公乎辛丑七月望後馮王二生歸自都門持手書至不覺喜心倒劇嗚咽霑襟蓋以人生知已會晤良難至於道緣知識尤其相遇之難而信根難發又難於遇知識也以其知識固有而求其大發真實信根爲生死事切如公之痛懇猛利者萬萬難得然此般若種子即吾人本有之心光一旦迷之而爲業識纏綿於軀殼之中從來止知有此血肉之身而以種種聲色香味諸塵境界埋沒如萬里奔濤杳無涯際愈濶愈深而愈見有味安肯急流中猛省回頭望彼岸乎自古迷中倍人未有不如此者公既知已躬下本有的萬古靈明之性是則此性在我本有不假外求又何懼其不能得第恐信之不篤見之不真求之之心不切耳功名富貴求之於人此个事求之在我孔子所謂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雖然求之在已第一先要認得真說得透看得破方不錯用心萬一知見不正見理不真不遇師友將所疑之事一一說得透或目前人我是非毀譽得失計較之心不忘或舊染習氣濃厚不能頓學遇境觸發都把作正經道理會此便是墮疑網生退屈的時節也以我等本性元來清淨只是無量世來生生惡習染至於今熟不由人而弱心此事幾曾若今生自幼至今讀書做事及日用飲食男女聲色貨利之熟哉故學道人必定生處要熟熟處要生便是入門下手

初步其次消磨習氣必定要念力爲主或古人話頭或單提一呪切切記心時時在念久久此念純熟中心有主則於遇境逢緣內不出外不入中間一念炯炯孤明一切應事接物如鏡現像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此便是最初得力處也若於微細情想潛滋暗長不自覺時或已知已見恪惜護痛不肯一刀兩段此便是因循輭暖自恕自欺處者裏最要吃緊著眼決不可放過亦不可被他瞞過若輕放恕過便是自欺故孔子曰毋自欺也此便是教吾人行路把手拖步一般以吾人情昏智暗一向只在光影門頭識神影子裏弄聰明全於本地真實處不相干若者裏認得便是披沙揀金砂土若去金體自純不患不到精耀時節公留心此事較之他人更易以其根利而困橫已多一切世念已被不如意處消磨許多已得便宜不少世人以爲失公必以爲得如老子所謂去彼取此是亦天之所造也且如鄙人處瘴鄉八年於此其實從前未證法門參透許多此雖與俗人言也其修行之方諸經俱有只是不要作玄妙話會若作話會多一重障耳六祖壇經最爲心地法門之指南但中下根人不能湊泊以無工夫故耳永嘉集一書實是壇經註脚若見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只恐作話會耳楞伽最是直捷只是難看獨此二書可爲羽翼願公留心念之

與陳劒南貳師

承示近日於楞伽壇經探討工夫頗進此則大爲足下慶幸古人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

向空門何處消以諸苦皆生於有故佛說三界苦趣謂之三有所言空門非空無之空乃刹空之空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謂內空諸想外空諸緣內外皆空心境俱泯則諸苦自絕此禪門出生死之捷徑也所云淨土文

陸五

此又出苦海之要津安可以淺近視之試爲足下畧言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靈明性耳吾心本來是佛即六祖所云本來無一物若了此本來無物即頓見自心本來佛性是名成佛頓教法門此外非別有佛可成也言淨土者有二種謂事土理土在事則涉有相修爲種種行門即龍舒淨土文所說乃接引中下根人之祕訣所言理土乃諸佛諸祖自受用之境界名常寂光言常則不變寂則不動光則不昧即吾人自性之本體也故云惟

三玉

心淨土自性彌陀又云心淨則佛土淨又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此乃上上根人所證境界壇經淨土之旨蓋謂此也所云修淨土者以念佛爲主蓋淨自心之方法耳吾人日用萬苦交錯穢濁本心如汚濁水若急流猛燄念佛一聲則五內清涼諸苦頓歇此即佛救衆生之苦也以念佛故心垢頓除一念清淨所遇之境無非極樂風聲月色無非真境觸目無非淨土舉念皆見彌陀又何待三寸氣消過十萬八千佛土之遠哉此種法門第一要決定志第二要放得下第三要隨得緣然隨緣即安命也第四要認得真即不惑也第五要厭苦切然厭苦心切則慾念自除不退屈也以此五訣單持一念如大將身陷重圍決志突出一人單刀與萬人敵勇決如

此則生死怨賊衆苦魔軍不戰而自退此所謂真將軍也佛經云與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勛出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一大歡喜此正所謂向空門而消豪傑之氣者也貧道自幼離俗即切志此事生平所遇魔壘甚多皆力戰而退然雖未出重圍今可自稱佛門上將不啻李廣飛騎此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安敢向俗人道以此事臣不得獻於君子不得獻於父又安敢為世俗友人乎今足下猛然發此信心蓋宿種有在只待時而發今見爭土一書蓋春雨也如膏之澤潤已焦之芽此造化之機甚微是亦足下受福之始也貧道嘗謂吾人處世日用不過一飽食一安眠耳此外皆長物也今既不得飽食安眠且又拌死營營以求悅人之耳目以增自已之苦海此可稱智人乎既不得世間受用而出世之樂又茫然不知誠可憫耳世間事求之於人出世事求之於已在我所可必得者捨之而不為可為癡之至矣如所云云者皆貧道生平出家所證實到境界殆非常流口舌者比今計從十九歲出家至五十八歲四十年來皆此一念即今遭此大譴於大苦猛火烈燄之中得清凉地者非別有方法耳此事非足下有此大緣必不敢道恐掩口而笑耳只如向來文字語言種種皆從此中流出自知就裏之妙亦不能言世人以文字目之特淺淺耳舉世法眼者稀貧道年來混俗和光此四字從小知妙生平力學近於十年之內苦心操切又今三年之內稍得相應可見涉世之難至人不易學不易至也此獨與足下

道耳較之此事全在逆境中做出更見受用且功更大日劫相倍此須大力量人乃可爲之昔人有言有將相之骨無出家之福此語不淺然出家之難亦非細事貧道生平之苦不啻足下萬倍然受苦之志則與足下霄壤矣貧道自出家已來凡所稱謂與人未嘗言兄弟二字何也其心志在於獨行獨步不與世俗爲伍此乃向上出世志也今三年之內方與交遊稱兄弟正是混俗和光得力最初一步功夫是知菩薩應世之心妙在無方無住爲最上乘六祖一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頓悟本來曠劫生死苦輪頓息此豈小丈夫哉此則貧道自知向皆住於偏枯空寂之地即若世人住於煩惱海中無二致也足下乃向住於有者與貧道住空無異今能翻然一踴便破即頓超貧道三十年功夫可稱一超直入此非拋却現前境界別求出路若捨却目前別求解脫則非愚即狂永嘉云棄有著空病亦然猶如避溺而投火正謂此也以與足下見面時難前札蓋先已作臨封復讀足下來書感激過越乃對使據案草草不覺葛藤如許蓋慣曾爲旅偏憐客耳足下發此無上心乃出世因緣也又安可以世俗泛泛而應故披瀝如此足下以此劄參之以消月月未必不爲清涼散也

又

前得來書有歸心淨土之說足下猛利如此因而對使據案草草盈紙不知所云大段極言勸足下著實在不如意中討个安樂地所遇境緣難處就在難處中放下身心任他呼

牛呼馬在我無可不可此段受用惟老子能之即夫子未得此法門未免處世爲難及見老子之後被他痛處一錐直透到底當便得無量受用至若對門弟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夫空空如也此段皆了悟後的話頭決不是在前頭巾語也吾人心中不爭只是者些人我是非執情放不下意必固我定要依我方是好事且我既要依我而人豈不要依他人乎此皆苦海穢土中事只放下此心心中便乾乾淨淨快活無喻何爲而不可坦坦蕩蕩即此便與佛心相應以此心念佛則心心皆彌陀念念皆淨土也

又

在省臨行種種夢事據其所述了然目前雖未盡信蓋於言外已得其徵肯大爲快事自古操行之士慮其人品未定罹患難者恐其功罪不明貧道今已兩得之幸之幸也即老妃溝壑又何憾焉是故休老薈豁志願益堅儻徼六祖之靈借一掊土掩此枯骨更復何慕以此修崇之舉其功雖鉅不以歲月計其速成此心頗覺自寬且法門佛事如空中雲原無定相如亢陽禱雨以精誠之至無不慰應天時人事其致一也曉公天性敦篤忠實君子即名教中所難得者惜乎氣過於躁而心過於慈故於小人之言易動而無斷貧道感知已之遇且爲地方作福橫身於百折之鋒而與生民除其害之大者幸亦僅僅自免今區區力已竭矣而事方無涯安能以有限之精神泛無涯之毒海豈有智者所甘心耶去歲非貧道在則地方大有可畏者今秋極

欲邀貧道往故力辭之耳貧道自視此身爲法門所繫將徼佛祖之靈託之以爲萬世功德是大有過於此者敢不自愛今多方委曲始遂藏迹之計況自今以望故吾不遠豈忍蒙不潔又爲淨土之汚辱乎鳥不厭高魚不厭深曹谿將爲丘隅也足下知我者以爲何如承示念佛須持數珠此繫念工夫最親切向日不敢言者恐足下有恥心在耳今既須之謹將自持伽南香珠一串奉上但把持已久香氣雖無而精神已滿知足下得此必能頓入歡喜藏也

答楊元孺元戎

古人云熱亂場中難當冷眼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入其中者靡不爲其燒鬻若從烈燄中覓得一片清凉地非冷眼人不能得苟能當下一念清凉頓見大地皆氷自不在身心世界中作歸宿也此從上大力量人遊戲生死場中能轉塵勞作佛事化煩惱作菩提者特仗渠一隻冷眼一片冷心腸耳更有何神通妙用哉此言甚易知甚難見且如佛祖單以諸法如夢一則語爲出世要路而世之智愚例皆能言人生如夢耳其語雖似其意則非其實未曾真真實實一眼覷破人生如夢也若果覷透則自然能與一切榮辱利害得失是非關頭掉臂而去矣又誰敢攖其鋒

陸五　三十

哉其實就中無甚玄妙至於最初一步不無其方吾人處世先要將夢中事試舉向目前細細觀察定要的的看到不覺發一大笑處到此則頓覺尋常說如夢話頭迥然不同矣即將一同處一念轉將目前境界置向夢中

細細觀察看到昏沉沉重頭倒時忽然猛覺來如此則回觀生平向來歷過一切種種境界諦實求之了不可得了不可得處即是諸佛祖師出生死第一關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五

音釋

孱 鋤連切 弱也
羌 云久切 音有
淼 弭沼切 音渺
喋 達協切 音牒
鍱 弋涉切 音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周海門觀察

頭陀蒙以甘露見灑清凉心骨頓啟沈疴此段因緣實非淺淺別後之懷大似空生晏坐石室時見法身不離心目間也嘗謂個中事須是個中人嶺南法道久湮幸得大悲手眼一發揚之使闡提之輩頓發無上善根比雖入室者希而知有者衆皈依者日益漸佳如菩提樹下與曹溪諸僧最難調伏近來回心信向者蓋已十之二三矣惟此一段眞風皆從大光明藏中流出足證居士此番宦遊實是龍天推出乘大願輪而行也曹溪志今始刻完幸垂一語置之篇首發揮六祖光明熾開人天眼目庶不負此嘉會也

又

柯孝廉於五月省中相見如再生人此君根性猛利能於憂愁疾病關頭頓然打破生死窠堀眞豪傑士憶居士云人人皆上根第無大爐鞴耳此君非座下何能一開發如此非上根又何能猛勇如此將來海表正法命脉實賴此君願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強不患不如古人山野年來說法如與木人聽方外弟子中近得一二人稍可鉗錘俗諦中一時信向而眞履實踐者獨順德馮生昌曆此子少年靈根頗深鄉黨一時歸重無問老少及門者咸師事之其眞誠動物故孚教如此觀此子決志則將來不退可起江門之績斯蓋嶺表法道機緣運轉之會也近聞與陶石簣太史遊此公氷雪心腸非一世清淨拔中來與

山僧相會時惜機緣未深耳若得周旋更大快事屠長卿近與德園同志亦嘗時導引入此向上一路也鄭崑崖中丞公益真爲生死人近在林下深知悃懷第與山僧會時此向上一竅尚未開發居士能以此事委曲通問相慰足荷慈悲不淺也此中法緣漸開弟子中受化之機前書已具聞之尚有二三未成熟者儻天假之以三年或稍有可成就者足以不負此行諸佛所護如來所使併法門知已所望耳

陸六 二

答任養弘觀察

此段工夫只在急流中石火電光裏手親眼快方是大力量耳承示此中得大清凉安隱便是頰證菩提之第一義也第恐照力不堅被他流轉而不覺知若覺知則雲散雨收光風霽月其樂自不可喻矣

與祝惺存觀察名以謙

我聞佛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憶昔奉教周旋今則恍忽如夢別後曹溪如命種種皆如幻事今則視之如泡然妄想心中但知影耳惟大智觀之豈外此耶曹溪中興一段因緣秋毫皆出慈心三昧即山野無量苦心總皆悲願攝持功雖未竟而大槩規模聊爲中興祖道一代事業在山野固不足錄惟尊慈一段護法光明終不可泯茲弟子掌手錄

陸七 三

一徃實事列爲十款敢乞法施爲文作金剛幢當與六祖法身相與無窮實千載之下中興一大事因緣惟願出廣長舌徧覆大千令見聞者普入大光明藏也

與丁右武大參字覺非

公與山野此段因緣固自大奇海內識者亦莫不稱奇良由我輩皆墮世出世間二種知見我慢大障習氣種子覆蔽本有智慧光明公墮此故鎩羽中途不展搏風之翼山野墮此故法幢中折不克振佛祖家聲賴諸佛廣大眞慈不思議神力同以迅疾法雷而擊破之彼此人事不同而所遭爐韝同既而所投苦趣同且竟以性命相依同豈不欲出生死同證菩提同耶故共將一篾束之一齊拋擲東洋大海直欲吾輩頓將歷劫麤浮習氣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種種垢濁一洗殆盡耳不然何其同死同生亦至於此耶嘗謂此則公案古人難調伏者都用此一機如昌黎東坡吾門覺範諸老皆是物也若昌黎之固執非大顛不化東坡之我慢非僧耳不消覺範之見習非瓊崖不泯然此數公陶冶皆同而所遇不同故不稱千古奇事惟公固非昌黎而山野竊不敢望崖顛老山野雖有愧覺範而公不讓東坡即其今日因緣大越前修眞千載一時慶幸多矣若公無禪喜見志山僧無楞伽印心仍循故道而歸豈不負此良緣有孤天造耶所以同處經年不敢以此向上一着畧露微芒者以公之上根利器自可一超直入正如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作佛事殊非區區者比蓋入道因緣固自有時節耳不意遽爾言別眞念百劫難逢今幸相值豈肯輕易放過故山野不自知固陋而於風波之末若冀承歡喜一決死生無三水之猛省同淇之堅誓山野定不捨跬步必追至曹溪原頭水窮山盡大休大歇而後已也

所以然者惟公以菩薩信山野之心以骨肉待山野之身海內知已皆以出世奇公與山野之遇苟山野不以此段大事因緣剜心摘膽以呈公又何以慰知已之望報公非常之愛哉公不以荷擔如來爲已躬眞切事亦非

所以愛山野酬知已也此段工夫萬萬不難惟公眞心本體般若光明堂堂獨露所以胸包星象氣蓋乾坤直以麤浮瞋慢習氣時時發現自障妙明故吐盡肝膽而人或不見信費盡慈悲而人或不知感公諦思此外更有何事愧於人哉吾佛有言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此普賢菩薩利生之大忌以瞋與慈悲不兩立耳唯今但願消得一分習氣便露十分光明除得一分瞋慢便立百分功德古人所謂不用求眞唯須息見又云不必別求

放下便是又云看得破佛也做永嘉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消融頓入不思議於此足見古人無他長只是肯將胸中不可人意的事一齊放得下只是人所不堪忍處自已忍得過始也生忍若忍至無生則頓登佛地又有何微妙伎倆以涂人之耳目哉前曾有聯云念頭起處即看破事未至時莫妄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後願公第一入忍辱法門做省心工夫作放下事業回視從前半生行脚都是夢事一口吐盡不留絲毫赤力力跨跳打起精神踢翻窠窟揭出斬新日月別立生涯如此方始是大丈夫蓋天蓋地不負生平之氣象自有天龍拱手魍魎潛踪此正修天爵則人爵自至以此較之虛浮想相與作眞實不朽之功

德者蓋霄壤矣如是可名覺非居士孟浪極此高明以爲何如儻知已不以爲欺則芝蘭不足比其契金石不足方其盟是乃金剛種子歷劫不磨願與公生生世世同爲出世津梁共作慈悲眷屬度盡衆生而不相捨離也山野今日之言方畢露肝膽痛絶常情出世之盟訂之於此若果見信乞將從前與公札子一火燒盡不餘一字則百念成灰請從今已去凡與公書非藥石不發字字願效吾佛真語實語不妄不綺之戒公之所教但願以別後日用工夫省力費力處易過難過處互相激揚以成一代偉績願公先向生死關頭作一關吏耳此關一透則可掉臂遊戲戈戟場中是非堆裏處處頭頭放光動地現宰官身作大佛事如是可稱出世雄猛丈夫殆非

陸六

古今世諦豪傑可比萬一也別離不遠生死情長悵望各天葛藤徧地願慧劒一揮不留毫髮惟高明努力圖之

又

別後日復一日杳無音問去人滋遠思人滋深每見惟吾未嘗不驚吒相問以何因緣而消息頓斷如此忽得手書雲中冉冉而至開函恍見顏色且字字皆從真心實際流出悲喜交集反觀照心時現行住坐臥不離者個數語不覺喜心倒劇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也嘗謂此道在人本自具足根不論利鈍悟不拘遲速只在當人自信自肯耳所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豈向他覓第開發自有時節因緣向所得三吳諸故人書企望居士頓入此道以同體念切故有許多擔憂似

乎居士習氣偏勝於此爲難獨山野觀居士脫體瑩徹如駭雞犀枕即有所偏皆屬客邪所感非本然也以入道如一鍼破三關耳但肯心一發則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當之勢又何敢較其遲速分其利鈍乎是則爲居士憂者如爲效邯鄲之步者憂其不成武耳從古自有出格没量漢安可與尋常比邪大槩此事直是貴在勇猛一踏到底若習氣忽發但猛的一拶如霸王之力拔山舉鼎一齊用盡又如一聲叱吒千人皆廢如此又何患習氣不能消磨纔有一毫不能消磨之念便墮怯弱就覺不丈夫氣矣此事端在關心愛憎最難打破處着力一椎若此處一破則百千萬種關楔子一時齊破若難處不破縱將百千萬種佛法知見道理一口吸盡都無半點實用世出世間通無利益何以故以病根未拔猶如鼠毒遇雷便發若病根發任作多少功名事種種伎倆都是病行大非雄猛丈夫行也既行非丈夫又何以稱丈夫負超世之量哉竊歎居士人品才華功名事業天資學問件件過人若病根不拔但能陵轢一世不能陵轢千古若肯將生平所負聰明力量一齊收束聚精會神攢簇於此一大事因緣上一旦打破則將從前萬劫千生種種恩怨榮辱是非得失煩惱業障一齊化成無上菩提光明種子矣從此一番出頭來凡有所作所爲纖毫事業皆從此段光明種子中發揮事事法法皆成不朽此吾釋迦老子棄捨王宮割斷恩愛雪山六年苦行博得底在居士一旦席捲而囊裹之豈非一大雄猛丈夫哉常

笑勾踐以會稽之恥乃二十餘年臥薪嘗膽其志止於吞吳而已何其陋哉山野每謂煩惱之賊歷劫侵吾正信不止一吳以之隳法淨土破涅槃城置身苦海漂流無涯不止會稽之恥吾人苟能切齒立勾踐之志以復歷劫生死之讎正不必二十年之功也以彼爲之在人而此爲之在我既爲之在我又何憚而不爲耶

又

承示當此逆境大得受用極爲歡喜大段於逆境中得大受用皆大丈夫之能事特家常過活耳無甚奇特處只是日用現前順境熟習慣便處不覺發現被他瞞過此處爲難耳且如目前無論大小不如意事此逆境也觸着便怒即被他觸動動則有苦便不受用此正是熟處難忘耳生死機關只在此一轉處此處轉得過立地便是聖人若轉不過依然墮在煩惱窠堀裏此急流處一撥轉關棙子便是撥天關之力量非居士大力量人金剛心地斷難施展古人所謂佛法無多子正此謂也大槩煩惱處得受用快活方爲真受用耳居士生平煩惱極大而快活處亦大即今若能將煩惱窠堀一推打得粉碎全身跳入快活場中回視百劫千生習氣影子一口唾盡此真是天上天下第一自在没量大快活人也（缺）居士能以此爲孟浪否乎今日完滿道場目前無量快活事恨不得與居士共之聊以此報平安耳

又

貧道此萬里之行仰仗諸佛慈力聖主弘恩

龍藏

坐此瘴鄉得了此一段大事真百千萬億劫最上因緣也惟念居士與貧道同此甘苦豈不能同此法味乎諺云日出事還生塵海茫茫終無究竟得偷閒處且偷閒念此丈夫之軀撐拄乾坤除却世間事更有出世間無窮樂地豈可以目前幻化世間妄想便爲究竟乎居士別來二載想於看破處脚跟一步必能漸入佳境矣居士金剛心中一咳唾耳何如

與湯海若祠部

長干一別眨眼十年舍利身光居然在目即種種幻化之緣皆屬空華佛事耳山僧坐此瘴鄉賴三寶真慈攝受之力無諸煩惱且以法緣消磨歲月刁斗不異折脚鐺耳無奈歷生文言習氣橫發於無事甲裏千日之期除奔走行伍供役之暇諸著述不下數十萬言雖無補於至道聊見區區一念孤光不昧於羅剎鬼國耳諒知我者不以此爲迂也

與劉存赤

吾人多生積劫五欲淤泥七情業火深而且熾豪傑之士靡不爲其陷溺燒煮求一念回心了不可得況望其生遠離心求出苦道專念栖心於淨土乎此又不獨蓮出淤泥而又根從火發也何喜如之吾人欲出生死者要知生死之根欲求淨土之本殊不知淨土之本即生死之根也是在此心一念轉變之間不遺餘力耳願公諦於日用現前境界妻子團圞之際朋友交接之間義利交攻之處喜怒未發之前預先着眼覷定真真實實諦諦當當要見如何是生死根即當極力扳之然

而吾心本淨其所以穢濁者實此根株之弊垢也苟能力拔其根則淨土不求至而自至矣所謂一根既返原六根成解脫者正此謂也若於根本一念覷透則日用頭頭無非解脫之場盡歸極樂之境斯實身雖未到蓮華內先送心歸極樂天

與鄭金吾

貧道下劣無似第一朽株耳昨者雷霆震驚時望者如傍劫火乃承座下橫放身心攘臂而援之種種方便救濟志在必生而後已不減長者之於火宅諸子也別來兀坐瘴鄉每生疲厭則與懷座下不覺頓增無量勇猛度生之願今蒙聖恩所賜餘年即其所說之法所利之生皆出於座下之金剛心地行願無窮而功德亦無盡矣下劣走入瘴鄉瞬息千

餘日愧有漏之因不足以酬無相之施願以法謝謹持近來所作佛事法言數種奉慰慈念以報知已更試省覽聊見空中鳥迹以尋道人行脚事不離車塵馬足間也

與何金吾

嘗憶古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與夫不言而道自存者有之至若當患難死生之際睇盼於縲紲桎梏不言而心識者蓋亦希矣何者人易感於心知恩難施於不報耳往者山野以無狀上干宸怒下鎮撫鞫時雷霆在上鼎鑊在前即昭昭耿耿之懷無容見白執事奉節監刑且低回猶豫於捶楚之間藉令形如金石豈能當其爐韛耶幸賴足下一言而決之真若灑霈雨於烈焰投甘露於枯腸頓令五內清涼躍然生色亦不自知在刀鋸間也

在朝廷三尺之法未少假藉第側觀足下不忍之心油然現於眉睫蓋已深知足下爲仁人君子矣徒銘感於心然不知足下爲誰氏也山野深入瘴鄉當饑饉之餘濱九死之際念足下高義未嘗去懷頃值貴僚友詢之始知足下爲何君也謹修尺素用布懷德之私

答鄭崑崖開府

遠蒙白毫東照萬八千土光中苦行頭陀儼如面禮慈容親聞妙義復荷甘露見灑塵習頓空踴躍之懷非言可喻貧道聞菩薩妙行妙在歷境驗心煩惱空處不用別求般若諸塵透處即此便是玄門伏誦實際一語眞瞥目之金篦也親承有願接足無時妄情依依益增傾倒惟眞慈攝受不捨有緣風便更希遥垂一手是所欽渴

又

五羊久稱蔑戾所居墨壁非蘭若也貧道仗聖慈以萬里爲調伏兢兢執役爐錘間且幸以毒除毒其於狹劣習氣似漸銷鎔誠如飲水然終似陸魚溥沫耳嶺南曹溪乃六祖演化地禪門洙泗肉身在也貧道竊願持一培土以徼靈於寂光潛消舊業初不敢放捨身心第恐失伍時復往來行間今賴當台寬假似可息肩頃乞食凌江忽奉瑤函自天而下如天鼓音三復慈旨眞無邊大悲不捨有緣於微塵毛孔耳獵隱一語誠痛處劄雖感激熏心頂謝無量承示隨處安心此正塵塵解脫願善調伏以廣舟航是所至望

答葛自修

承示自切即知自問心是何物將謂肉團是

心死後身尚在如何不靈於此覓心不得數語不覺驚歎不已以山野自入法向道入山修行已來今已三十餘年所閱海內緇白中初心向道者蓋未見有此等發覺初心也良以一切衆生佛性是同但以宿習般若緣分淺深不一及多生所近知識聞熏種子邪正頓漸之不同故入道之志有邪正誠僞遲速之不等耳足下所言皆多生親近眞正知識聞熏無上般若種子習氣內發故自幼不覺失口吐露且此種子根深故切切橫在胸中扼塞不能暫捨是以吞不下吐不出大似一物梗槩於中只是覓不得耳由把作一物却覓不得生平思慮不能自信自決但逢人即向他尋覓見指點虛空便只當虛空會及聞一喝又作一喝會且虛空是色一喝是聲由多生在聲色裏流轉習熟所以今又被他流轉將去所以被他流轉者只是將此心當作一物把聲色當作聲色所以日用見色聞聲便與心作冤對耳此正謂含元殿裏覓長安如何能得脫樊籠哉豈不見古人道喚作一物即不中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又云見色非關色聞聲不是聲又云聲處全聞見外無法此等言句雖能令人死亦能令人活大槩生者令死死者令活耳足下自謂覓心不可得此等最是親切處如何不信自心反更別生種種思慮而他求耶豈不見達磨面壁時二祖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光良久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自此已後此語流布人間謂之單傳直指六祖已下南岳青原以至五家千七百則普天匝

地說禪說道了生死者不可稱計是皆從神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而來足下必謂心是一物可向人覓而師資亦可授手者且看達磨將甚麼物親手遞與神光又親手接得個甚麼來且人觀光覓心了不可得一語與足下語一樣如何神光便信而足下不信若謂足下志與神光有二則衆生佛性有二若與神光無二如何神光不疑而足下更疑若謂即此不可得者就便是悟如何神光一悟永悟而足下聞喝之後既云疑團不知向何處去何以今日於祖師公案上又不通而文字又作障礙耶但看過在甚麼處且當正聞無念喝時如何得疑團頓去見個甚麼便得瀟灑今日爲何又不瀟落即看不瀟落處是誰拘縛文機不通處是誰障礙足下但着力就

在痛處下錐錐到沒下落處忽然親眼看破方信此心不是物不假外求始知從前錯錯到底不錯不錯到底如此時節方信山僧今日之言大似揚聲止響畫蛇添足也語不及意信筆草草不覺葛藤遍地足下覽過即唾却燒却又不可留與後人作話攔起疑團也

與胡順菴中丞

法駕東歸之計知公肝膽決無遺策斯亦下願耳但人生福祿皆自前世預定豈可以人勝天萬一不能如此又豈可坐待解脫方能

進道即今外居軒冕內蘊佛心至若遇物臨機興慈運悲所謂觸目皆是成佛種子無盡福田但能稍加留神即一日之間所作功德尤較區區千萬什倍且公權如天地生殺所在善惡之機諒能明察而幾微之間所係極

大運籌安攘之畧在公大智之中猶一覕耳但以慈爲根以悲濟物廣行方便安然取乎大定之中如此耶是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豈可與爲一身之榮者同年而語耶藉斯桔梗轉爲濟勝之具矣又何汲汲却跡逃形而坐馳日月也千里之思無以爲獻此腐言用發公一唾何如

又

山野生平以直了死生爲念二十餘年苦志山林即不能徹證上齊古人至若生死關頭良已自信一切魔寃皆究竟菩提莊嚴佛果其他禍患得失是非毀譽付之自然又何攖寧故自罹難以來一念清凉心地未嘗暫移從去冬十月於濟城馬首南向徹骨氷雪於臘月至白下迎老母於江上歡然作別八日即揚帆而西也所賴情枯智竭幻影全消明鏡止水聊以自適此段因緣從大冶爐中煆煉將來幸無爲我縈抱但願靜養天和以膏至樂儻天假生還尚圖了未盡因緣相伴餘年也

又

貧道自涉難以來實濱九死直今正眼覩之然未見纖毫動靜相即萬里相懸其實不離跬步也念與居士忘形半生諒能入此法門又矣豈復效常情馳去來想栩栩然作夢中悲酸耶貧道此段因緣不獨超三十年行脚適足以超曠劫修行雷陽炎蒸如火鑠瘴癘癘死者澤若沃焦貧道兀坐尸陀林中飲瘴烟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醍醐苟非智竭情枯何以消受近得大將軍爲護法已借一枝於

會城壁間荷戈之暇閉門枯坐諸緣頓斷唯披閱楞伽究西來心印了未了公案福善金剛心已化作光明幢可不忝門牆古人嘗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貧道所幸不墮此語矣佛謂以七寶施滿恒沙不如持此經四句知居士不忘貧子敢此以慰其他復何所云

十六

又

山野坐蠻烟瘴霧中且喜生緣日薄道緣日厚形骸愈苦心地愈樂是則何地而非君恩何莫而非佛力耶此可與知己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不審法體何如摩詰有言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況百歲光陰如撚指能幾何哉居士春秋日高前景日窄從來濁世滋味嘗嘗始盡諺云到底鹽如此鹹醋如此酸到了作何究竟古人云來時儘好只恐去時不

十七

如來時此非虛語居士諦思從前功名事業與夫兒女計皆是他家活計如何是自家活計耶若一念猛省至此不覺失聲自然着急打整自己脚跟下生死大事若不着急打整還是不曾猛省不猛省一下又大非居士此等豪傑丈夫事山野二十年前即爲居士言此一着故不惜身命願與之遊然雖半積陰功半養身混到今日就中一點赤心大似張良始終爲韓之意與居士相與談笑十餘年只是虛華境界人情佛事而已其實未曾打破肝膽然與居士一寸心腸炯然相照亦未嘗不知山野此段衷曲將期白首同歸共了此事豈其一旦分崩離析亦至於此即此可以觀生死矣況今同在乾坤之內縱隔萬里天眼看來猶比隣耳不能一承顏接色歡如

昔日何況生死長途一別杳冥相逢何日儻山野不能生還是與居士長別再出頭來不知可能如今生今日也興言及此大可悲酸山野受居士知己之義非此不足以報居士信山野不至此地又非所以答知己也

與周礪齋大史

向雖心竊嚮公雅量未得深語昨持鉢王城幸接公於龍華樹下睹其道念精真喜徹心府然古人輕千金而重一諾者士誠貴在知己耳自爾山僧當盡命山海無復他慕賴公法眼圓明何當復咎贖贖者私念東方文運啟自我公而法運或當屬之鄙人耶世出世間交相爲用是亦兩間奇事此非狂言實所望公以道自重者如此

答周子寅伯仲

世間聚散起止成住壞空有爲法中理合如此何足爲悲可悲者長夜冥冥中失此慧炬使諸佛子無所依歸將智種靈苗日爲五欲烈燄之所焦枯不能圓成勝果耳惟六塵蔽乎性天愛草荒乎心地煩惱翳功德之林貪瞋攻涅槃之宅伐之以洒色之斧縱之以猿馬之蹂將日見荒蕪竟爲鹵莽願足下心心念念以此自悲而滋培耘耨戒勒隄防將鮮數覺華莊嚴寶地冀普使天人各懷智種蠢蜎翹蛸齊登覺岸以足下不獨振家聲於末世適足以洗法門今日之羞非此何以望足下伯仲間也行役萬里足下體此猶比鄰耳

與焦從吾太史

念此末法寥寥龍天推公現宰官身建大法幢以作當代人天眼目非小緣也睽隔多年

昨樹下相逢儼如異世人生悠悠夢幻如此且瞻道貌天形誠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者自非心光密迴何以圓照如此安可以音聲色相耶歡喜無量某愧鈍根下劣二十年來苦心山林猶坐竿頭殊無放捨之地然大事因緣誠不易易別時承教一語感荷無涯歸來兀兀虛巖心心獨照敢負知已時復海湛空澄法身頓現此中豈非感應道交耶間披老莊翼乃集諸家之大成雖註疏多岐乃人人老莊非老莊老莊也唯公入此三昧甚深何不徹底掀翻耶某常論此老出無佛世竊且以類辟支加莊則法執未忘自入遊戲神通變化多端眩人眼目自非把臂共行勘不爲其播弄若覩破底蘊真有別解脫門此老萬世之下與公可謂旦暮之遇也某昔行脚中嘗以二老爲伴時時察其舉動頗有當心者但難以言語形容耳內篇曾有數字點綴尚未錄出容當請正

與楊復所少宰

讀曹溪通志序言言皆從大慈真心流出比見聞者莫不大生歡喜況千載之下不知喚醒多少夢中人也惟我盧祖大寂定中必現照怡合掌讚歎耳黃生來復接法言且云猶有所未安第揄揚山野者似已太過唯海門公爲入曹溪室中人敢徵一語更增光燄耳

答戴給諫

承示因果之說了然不疑毫髮無爽所謂影響耳但前知惡人之說此理最幽而難明亦易信爲必然者惟聖人之心洞然朗炤前觀無始後觀無終如大圓鏡炤徹十方一切精

麤境界無不分明影現雖八萬劫事猶未爲奇況數百千萬年乎所言善惡之人所作善惡之事此政因果昭然而易信者然百千年後惡人雖未生而其人惡業固已造就於多生之前冤對酬償固已分明定於先世矣業因未熟惡緣未至其人雖在十方世界輪廻顛倒之中不自覺知而聖人蚤已照見於大光明藏中及惡緣一熟冤家會遇惡果成就即惡果之終一如惡因之始不待生心動念自然了知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此聖人真常之心也且夫因果無差不昧分毫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此必然之理也明公能諦信於此乎由是觀之不善之人非天定也乃自作耳

與殷參軍

與足下別來忽忽兩歲聞此時從征尚在黎中蒸暑已過玉體無恙此輩非黠鼠皆天民也殺戮過情大傷和氣知足下必不以此爲功高也昨鎮府標總劉晴海去已屬之再三矣萬無以殺爲功見時當浹洽耳舊有望瓊海拙作蓋言黎乃太古民也書之篋頭以見意

答鄭孝廉

頃辱書來乃知潛心此道且云於日用中善念現前吾人性自本善但爲塵習所染故蔽（墮）其靈明於日用中祇用情習不用性真耳此所以凡民日用而不知知則聖賢可立待也公即於日用善念現前不昧處便是本來面目發現時也若時時現前念念知覺覺至純善之地則性真自復本體光明自然披露耳

答鄒南皐給諫

山野向在絕緣頃復幻病相仍養痾深居其緣益絕此實天賜爲閒人回視塵寰擾擾勞生求無事人能得幾想知已必時時爲一鼓掌也賴此護法得以安禪寂靜於楞伽三昧所入益深頃王光祿同丁大參赴端州制府約得書云大有流言於制府中傷山野者甚重二公爲之力辨幾於髮豎眥裂此果何謂哉以此知娑婆穢土土石諸山難與淨土地平如掌同日語也向北來徙輩相從者以無門托鉢今盡遣歸唯山野單丁寄此旅泊尤爲輕快枯木寒巖不減在昔非比無以破炎蒸消瘴毒也時惟國事艱難蒼生引領大慈悲者而津梁之願努力加飡爲國自重爲道自愛

又

屢荷手書辱慈念拳拳周至委悉自非同體大悲等心愛物者何能切切如此山野處此患難幸得以叅塵中知識兢兢自持所入法門不淺年來寂寞苦空不減深山窮谷屏絕諸緣迹不入俗城中知已獨王勛丞一人經年不三過其門所幸與右武時相往來真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獨道義相裨即所資給亦損口分衛性命相依此段因緣大非淺淺此公肝膽炤人猶如秦鏡遇物應機洞徹五內其爲載道最稱上根利器此番天德陶鑄所進益大非尋常異日莊嚴佛土成就衆生不可思議面時想當歡喜無量也

又

粤中自庚子歲世相一變日見險詖苦海波

齋望無涯際貧道隨風漂泊畧無寧止始知古人以塵中作主大非細事隨緣解脫誠不易得每憶別時叮嚀之言及接來教切切以此再三致意諺語有之要知山下路便問去來人自非居士深入如幻三昧何能徹法如

勝六　十三

此當聞煩惱烈燄正是聖賢爐冶種種執着之習非此不足以銷鑠之苟非聖恩何以臻此久而愈見恩大難酬也此中轉塵勞爲佛事更爲六祖曹溪作無量功德此蓋從眞切苦心中來較之昔日依無憂樹喫大家飯者實霄壤矣曹溪祖道源頭維穢充塞久爲魔窟今已灑掃潔淨尚有未了公案余此中力竭正欲遣致尊慈作金剛幢適辱使者至斯豈祖意攝受哉敬以此中因緣述其大槩持

入慧照儻念末法斯道寂寥望震天鼓音聲

普告有緣一覺夢幻耳何如

又

憂患人情皆本體也非握至眞之符又何能轉煩惱作菩提轉生死作涅槃惟居士年來所處如此足知大有所轉矣非此又何以消遣哉從來學道人皆在生死關頭掉臂而過前輩不能盡知近年若羅近溪則其人也貧道身在瘴鄉心存左右無時不共周旋是故居士種種三昧洞然無隱耳嶺南自曹溪偃化大顚絕響江門不起比得楊復老大樹性宗之懺貧道幸坐其地歡喜讚歎不窮也諸生俗習稍稍破執此亦開化之基昨復老爲作曹溪志序眞赤心片片可謂舌長拖地也呈上幸覽爲此羣蒙歡喜耳

與岳石馭

別來兩奉手書知有鄒魯之鬨嗟夫直道既不容於朝廷復見棄於鄉里世道可知已聞避地會城亦非久計聞之菩薩攝伏衆生深入如幻三昧元非實法公久入此法門幸無深攜當有排解者一笑而釋可也山野卜隱匡山甚得其宜但所云護法者荷擔有心檀門未闢未見拮据儻得文殊遥伸右手則可頓見樓閣門開也公其能無意乎

又

往辱顧視司城獄中不減慶喜之問調達於鐵圍也是時以醍醐灌口甘露灑心竟作兩間奇事屈指塵寰豈能再見比於座中覩金剛烈焰閃爍人目別來畢竟忍俊不禁蚤爲吐露不識邇於寂滅海中時復漚生漚滅否貧道走入瘴鄉所賴佛祖神力攝受以車塵爲華座以馬捶爲拂子時向羅刹鬼國談無生話令無數髑髏眼開光破黑暗誠不自知爲業力所使又不知爲願力所致耶諒知我者聞之必資一唾耳

與虞德園吏部

遙望居士踞天目之師子吼露地之白牛遊戲於西湖三竺之間水足草足況復師彌勒而弟無著聆性戒而覩華光其寂滅之樂知廣長舌相不能宣其萬一矣若貧道者以空華而邀空果持罪藪而入罪鄉雖於法性無 陸六 二十四 虧第妄想者不無顛倒見耳如居士以法眼視我者能幾何哉覺音來持至言盈尺深荷慈念之至覩護法精心真能令人毛孔酸澀嗟此末法佛性之在吾徒如神珠之在溷厠不獨光明不露抑且惡氣逼人又豈直作夜

合花美人子哉

與樊友軒侍御

先後接手教累帙具悉起居比柯君來更審善安隱樂此中三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柯君別經年一能長進如此足見憂患困阨皆（陸云　玉）助道具耳座下瘴鄉得此良朋益天緣也楞伽新疏因緣皆從無相心中變現功德今仗加被業已苟完先致一部求正諒靜裏遊目不無漏逗萬乞指摘金篦更爲一大法施也閩門下諸生日益進我聞如來不捨一衆生以大悲爲首惟瘴鄉正座下悲願地冀無倦津梁爲斯道幸

與邢梅陽孝廉

江州爲匡山諸祖近寺檀越地般若種子於此偏多或焦之者衆獨足下抽芽發榦敷華秀實傑出前輩此非願力之深亦不能固蒂如此也逵師往來廬雲五老之間非足下同遊山靈何以生色貧道嚮慕久矣恨無緣一把臂耳

與瞿洞觀

中甫文卿二友入京妙師已至法喜遊泳諒不索莫念茲末法二諦無人惟公現宰官身主盟斯道可謂法施無窮願以無限大悲度諸未度令其見聞獲益下智種於今生證菩提於後世是時回視昔因未必不自今日始也前所見諸公皆信心眞切者願公時以法水澍灌靈苗不負其夙種耳是須以幻網三昧普入其身以一切智善巧回轉是則非公其誰哉鄙人深知滅裂宿濫袈裟然切不敢增慢所幸辱在心知眞期不二慶慰何言歸

來諸念皆灰一心無寄日沈枯寂臨別數語實自圖之時方火宅燒然五熱正熾願公爲道自攝無疲津濟是所至望

又

承慈眼相視供以五燈會元即公惠我三昧也山僧時時叅請深愧鈍根下劣不能親見古人然亦畧領剗除知見邊事恨不囘地一聲以爲慶快生平耳從此拈轉話頭他日或當有報知已豈敢有忘囘地耶惟公塵塵按指海印發光遇物舉揚無非佛事但不知新發意中亦有堪能大事者否願公不違本誓隨宜調伏令種金剛種子耳每想威音餘勳智勝遺塵偶遇靈山一會意非此類則如來出世誰爲當機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尊慈以爲何如嘗來多寶問訊世尊無多

憍慢嫉妒衆生否是當以此訊足下願時時爲道珍護

又

龍華一別直至而今回視世間眞同夢事思晤語印心如初會者豈能再得惟居士利生之願日廣入理之門益深福慧兩足自他俱利之行直進乎金剛心地矣山野爲業風飄鼓一至於此且幸如幻三昧拔理障之坑此荷諸佛神力爲之勸橋想居士知我者必大爲之慶快矣丙申冬被放荷篋南來時於都

門別天池居士前擬取道黃岡入維摩之室不意路頭緣差竟過南康自入瘴鄉仗慈被頗能以冰雪心腸飲嵐癘之氣比及三年可免四大增損耳曾憶與居士夜談三教之宗以唯識證二氏之旨辱心印相可是時還海

上偶筆之成書曰觀老莊影響論今始茁木楊少宰稱千古定論楞伽每慨讀不能句鼻祖指此爲心印而宗教兩涂竟爲皆鑱山野頃荷聖恩賜以空閒之地深悲無以贖壞法之愆荷戈之暇力究此經凡一言有得遂筆以記之不覺終軸謹併前論持請法眼決擇儻其不謬則山野不獨不虛此行實以不虛此生矣顧此乃文言之末不足以發當人之性源若夫於佛祖建立門頭曲唱傍通聊可以引一綫耳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六

音釋

鍛所斬切　鑱音讒　堀苦骨切　窟音窟　覘莫結切　滅音滅　鑠書約切　廁初寺切　邊音廁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陸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與汪靜峯司馬

憶昔長安大道把臂同遊策蹇長驅風飡旅宿此段因緣眞兩間奇事揭來倏忽幻化如斯惟正眼觀之端若空花夢事耳惟三昧神力無不深入諸法夢幻實際也山僧自入瘴鄉仗光被諸緣寂靜種種皆爲助道具彌感聖恩裂破幻網重重可勝半生行脚諒知已必不以此爲妄語耳惟馬祖唱道西江而廬阜諸剎皆從上家傳演化地座下生長於黃梅開化於青原今且復爲匡山主此等行脚皆從馬祖解制時來能不重此本願乎聞歸宗近蒙聖恩頒賜大典今日因緣大非昔比地主得座下則人又非昔比也西江道法之興是有望於座下願以金剛心地爲護法檀度佇看無盡法輪皆在一微塵內轉也

又

菩提所緣緣苦衆生惟居士以大悲願力置身苦衆生界即夢想中無非利生事業知菩提種子日夜增長當無量庄華嚴五地菩薩純以利他成已妙行豈堅固我相及孤調解脫者而能及哉是則紫雲千峯未嘗不列几席間也江頭晤別及濱行叮嚀首座之言字字入我甚深三昧山野二十餘年沉淪苦海即寤寐山林如想極樂世界何幸仰仗慈力攝持置身萬仞峯頭一夕之安日劫相倍到此水窮山盡處豈容更着一毫妄想耶此吾本分事是不敢勞多囑也仰承檀施爲山林護法五乳數椽去冬已就安居何意餘生得

遂高卧萬山積雪一徑雲封不減清涼寒巖徹骨時也感念護法之心真不可以言謝

又

自閩警以來此心無日不坐馳塞上也當此小劫恨無神力以消衆生定業唯率衆口誦華嚴經以祈邊境靜謐切願老居士早遂歸來之志同究竟此生淨土之願新歲聞法駕業已抵家喜而不寐此荷聖恩特出望外誠感佛祖神力加持以爲法門證信耳豈小緣哉每思老居士坐此二載靜觀一念不啻鐵壁銀山即三十年行脚未必有如是真得力處過此一關則掉臂淨土又超日劫矣是知此番因緣皆助出生死海之迅馭也何快如之山野仰仗慈庇山居不及三載經營聊爾可栖即將常住交首座爲十方獨此一身閉關絕緣隨衆粥飯自中秋至今已及五月三十年所求難得之緣一旦遂之餘生豈忍輕放將一切禪道佛法置之度外單修拙度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日持彌陀五萬聲以送餘生所幸衰朽色力尚可强行夜坐不卧精神覺無疲倦即一日皆老居士之惠我也

與繆覺休

與居士多世法親支離岐路今他鄉驀直喜慰何如西江一帶法緣所賴智椎先白即以貧道聊爾經過深仗旁通助顯此其王重仙陀佛欽內秘而調應偶會之機妙在節拍成令耳私謂在處法緣假令人人啐啄同時如居士者當使法幢光明照耀大地矣別後因緣具悉南皐居士書中但念居士扁舟東下見諸故舊不能無懷又不知達師錫住何方

可能一親承接足否貧道身嬰罪藪難傍孤雲儻杖屨乘秋發興而來固所大願但跋涉艱難恐不勝其勞頓耳若有緣共坐五羊江頭相與披剥萬象亦奇事也

又

貧道以夙業力隨幻化緣濫膺形服實不稱實有點真淨頃荷諸佛慈悲不棄而投之紅爐烈焰中頓使積習垢纏銷爍殆盡自慶此段因緣可超生平行脚耳近於會城栖遲壘壁間日唯閉門枯坐搜究佛祖心印了未了公案惟斯末法苦海波濤將求自度安敢望中流轉舵揚帆彼岸乎以是塵尾堆塵口角生譔比幸勾原昕夕往來可謂世外奇逢此公天然道骨凡所云爲皆從金剛心中實際流出然雖道不勝習且喜習不障道更自可特此蓋般若久熏根本脫黏畧無沾帶道品中固稱勇猛丈夫上根利器若一撥便轉可日劫相倍此番造物鎔冶成就不淺覩其粗糠榮辱塵垢死生順物虛懷逶蛇濁世大非疇昔意與居士再晤之日或不復以凡事之也居士東歸吳中計此時返櫂南州儻有達師起居并諸故人消息幸示以慰爾瞻起居何如聞雲居已復江左祖道中興法輪機軸在此一轉今居士力荷擔之豈非前身爲知事適來了此宿願乎右武去就因緣渠自有報可省繫念第貧道幻影浮踪尚託乾城猶然未登初地也

與賀知忍中翰

度嶺以來杳如隔世道義之知豈能忘於一日自癸卯冬聞達師訃音則山僧此心與之

俱死法幢既折有識何歸不止痛心而已切念達師生死之義將期解脫之日親往致一瓣香爾後山僧日益多難足無停影直至癸丑冬出粵擬過南岳一赴故人之約取道東歸豈期忽忽又復三載人生幾何況今年踰七十目前光景無多頃聞業已入塔益增惶懼恐即填溝壑何面目見達師於寂光乎茲將扁舟東下秋冬可抵雙徑以踐生死之盟生前面許塔銘此願豈可再違但達師半生已前行脚事跡都所未悉須與諸法門高弟探討商榷以便執筆達師一座無縫塔樣先從諸公筆尖托出山僧不妨作依樣葫蘆也

與于中甫比部

一晤千日如食頃耳雖心光洞照不若時復謦欬爲佳達師西遊無問令人重增妄想也

鄙人去秋以乞法因緣幻遊王城幸接洞觀健齋諸居士極盡法喜之娛惟遠華座畔獨少一跏趺人爲缺典耳想足下入都法門增色然長安塵聚塵塵皆是入正定處足下一一能入之乎所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是則恐其不堅密耳鄙人時來癡憨日長嬾惰益增頹然無事憶足下定中覩之未必不熙然一笑何時暫得毘離相與默談不二耶陸海無涯願智檝嘗橫無疲津濟是所願也

又

往一交臂之頃鄙人即敢以知足下自許然未敢許足下知鄙人既讀手書具見真心兩相照耀若秦鏡交光肝膽盡露不獨見匠氏作者之妙蓋亦深見足下天然本色全無刀斧痕也較之鋸解不開紐理橫紋雖有犯鼻

之斤亦無容施其巧矣惟念世衰道微愈流愈下非特求眞實以生死爲急務以道法爲己任若古之挺然傑出者固不可得玉若具正信明白黑直心熱腸横身以當涂轍者亦不多見況夫卓然頓超濁世若足下與同參大衆一時疊疊者乎鄙人私謂時雖末法猶正法也自爾吾輩有高深堅利恃爲外護然雖將頭不猛亦足以使魔外喪魄我此涅槃大城可保坐令安堵況復經營日新有身董其役者乎吾道之幸幸何以喻常竊論吾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一大事者果何事耶古德云除却死生眞大事其餘都是可商量是知眞見生死了然不變而不避者方稱堪任大事耳然能果了生死不變則餘不足論以此事爲大則他皆細故是則忘生於道法與傷生於物欲者必有辨矣然用田程之心以爲法則法無不振使蘇李之志以降魔則魔無不服則安攘法土之功莫大於是此足下深抱而同參大衆共有者鄙人似深知之是故荷擔之任不容不屬之足下且令自負之矣吾輩雖堂堂直泥木之佛豈不巍然可觀是足以受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但不能度水火耳侍者歸極口足下妙契言外且辱委心相可是則凡在周防法幢者足下定以法眼洞照未然而神運力持矣茲特遣迎龍華師歸窟中且留達師主寂場是二老把住放行又在足下之手耳呵呵一笑千里同聲併入慈照

又

山野以業風南吹初擬過故都見故人豈意

溯流而西竟失良晤幸江頭與達師抵掌信宿而別屈指倏忽幾四年矣世相遷流剎那不住惟道眼諦觀了無去來之想耳始至雷陽以有漏之軀水火似不相入第以性融之則平等寂滅及回五羊得右武爲侶朝夕無間此君光明種子甚深第爲習氣所蔽山野時時鍼劄不透直至臨行痛下毒手頂門一鍼渠自謂一劄到底始知回頭轉腦因贈之曰覺非居士又爲銘以銘之渠亦自發大願此後若不痛自策勵則不當以人數目之此語出自痛腸第此事須時與善知識決擇提携乃能合轍否則惡習一發不覺墮在黑山鬼窟此從來學道人所難者要在金剛心地立定脚跟方不被他掉弄耳比得手書知座下年來所遭憂患如此人所難堪苟非以理折情何以過此一關此中波瀾皆性海汪洋料沐浴洪流優游巨浸而無涯之量自能飲縮百川吞吐日月耳即以來劄示右武讀至可噴語不覺舌短蓋眞氣逼人自當點首即宇宙內以此實事傾倒者亦不多見也頃楞伽已成特遣侍者賫往請正但此經境界非攀緣可到座下當哀毀之餘理極情忘必於此門深入儻有一語當心願告同志廣其法施惟此不獨區區報君恩即座下亦可酬罔極矣

又

別來忽忽如許歲月不知落向何處世間夢幻亦至此耶瘴鄉炎蒸妻霧胃觸難禁所賴一點清涼地作影身草耳炎荒朔雪火水異勢自古皆然獨去冬寒氣不減薊北新歲南

征宿新興旅邸寒凜肌骨凍不能寐夜半扣門驚起則見大義持北來諸故人書首函達師及尊札讀之恍若氷雪墮牀頭舉身毛孔清徹宛在千丈寒巖破衲家頭睡醒時也四月自雷廉回時法音再至手之字字心光流溢迸洒奪人居士坐此憂患病苦中而細細作書如此足見三車長者之心無時不在火宅中也年來生事何如令甥成就何似惟此末法劫火洞然此中能得一片清涼地即火裏蓮花也右武自珠江臨別頂門一錐透至脚底賴此機緣即年來居家社門謝客修忍辱行皆仗此法門威力也第習氣勇猛不能頓入微密耳劉貽哲根器近道頗悟快便第般若不深天壤間此等奇氣目所稀覩每相見但說眼前淡話從來未敢舉着此事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料不負雅望耳得達師長安消息甚慰鄙懷從前門庭亦折合過半惟此不獨爲達師福亦是法門厚幸末法中有此宗匠可追像法第叢林凋弊後生薄福不識可能蒙化否曹溪傾頹之極苦心欲爲料理去秋入山累爲整頓似亦可觀所謂水月道場空華佛事觸處皆然何必以有所住心作無相福田乎此在護法心精所樂聞者贅發一笑

與吳本如祠部

奉違光相倏逾一紀別來法門日見凋弊知識星散痛念法幢摧折慧日西沉言之腐心想在同體可勝悲愴耶昔稱寂音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今於阿師再見之矣貧道庸鄙愧無荷法之資而有破法之愆然在金

剛心中不知作何懺悔也浮沉瘴海不敢有負本懷所幸諸苦能安足慰慈念向在曹溪作六祖奴郎以供洒掃爲淨心地仰賴法庇諸畧有序唯念業繫未脫初服未遂不敢安心寂定耳儻如所願得以休老埋骨此中足了生死大事斯實惟天能育惟慈能贊之也不識文殊右手能伸過此百城乎

與曾金簡儀部

那羅延窟古佛道場毘盧親口授記處沉埋海隅千百年爲蔑戾車之所倒置山僧初以避魔至此然不知撞入魔界信乎業屬前緣無逃者此時更無神通法力可使唯只拋擲身心隨順忍受不與魔寃作對耳又何敢誇禪定解脫融通理事無礙哉嘗思法華囑累末世利生第一當起大忍力大精進力悲夫黃面老深有懼於此時也然山僧自揣非大忍力大精進力又何以拔魔幟豎法幢哉承足下見示縛解之意信乎法性原無彼此嘗謂世出世間乃生與無生之異耳然日用現前種種業幻諸流轉者皆生死因若不爲所轉不忘境界有可忍者謂之生忍不見可忍亦無忍者爲無生忍若忍至無生則無不忍矣心境如如亦爲寂滅然所稱魔業不獨寃對爲然即凡當人起心動念不順解脫戕害法身逼惱正性者皆魔屬也吾人有志做工夫出生死者不能忍此又何以稱有力大人我輩生居堪忍中若此處不破則無可破者固當直以大忍力大精進力爲第一義諦耳無論道緣前定不前定功力齊不齊也足下其信然之耶見面爲難不覺漏逗至此

又

昔承蜚光照臨海印眞不世良緣頓成金剛種子永劫不磨終當透骨而出此大丈夫之能事非居士大力量人一肩擔荷孰敢正視別後因緣無從委悉起居之狀諒已深入如幻三昧當動靜不二也貧道向爲山思所弄加之夙業障緣致茲嚴譴是雖有玷法門且幸增上道力所云大火所燒此土安穩非妄語也古人每以苦事爲助道增上緣得力處正在於此居士聞之將爲塗毒鼓耶今業已荷戈半載適當歲時大凶疫癘交作民物凋殘良可悲悼是故於菩提心轉更增勝第此幻化空身居然火宅中也毘耶法會對談不二端在何日惟同體之悲定惟此枯朽頭陀時時瞥興妄想也

與馮啓南孝廉

老人與足下遊將二十年矣如在水月光中一切逆順境界光中之影耳諸子同入而受用不同者正似天人一器受食而精麤各別此其佛性貴緣種也老人與足下諸子多生一遇猶時雨也各各種子因而發生秀實存乎人耳今老人去粵則似未至之時幸有足下爲之灌溉不至焦枯此段因緣誠非小小二乘但畏衆生難度故絶分菩提足下豈存衆生於目中耶大段此事在人之自肯肯處便是入處古人拌捨身命只是一肯心耳但願足下以肯爲人則無不肯者但思今生錯過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此則不容不肯耳老人心知法緣爲難此行蓋爲山林狹習所使及至狂心頓歇觀南岳之靈爲諸祖所拔今

已竭矣生氣爲難今寓湖東如生公住虎丘時也善孫從北回不久將同蠢禪入粵可一悉也知足下善病此是足下慣熟法門願室中不少師子座令諸來者同入幻病三昧則此病爲精進幢也

與龍元温

老人初入粵時足下最先入法門爲居士長同遊二十年來不在音聲色相間老人今去粵賴足下居然爲法門長也惟足下護法精心如金剛幢但以護念付囑爲懷種種方便引攝有緣直使慧命不斷爲第一義妙在雖言之指自有療天鼻孔豈爲老人一莖眉穿却耶昔世尊不許阿難以緣心聽法宗門不許語言轉正要顯出當人作畧耳奚以實法縳人哉老人感足下殷勤爲法惓惓苦心豈忍忘情但願此道不墜即千載如一日也又何有於去來南岳山靈已竭一切道場皆委荒榛殊爲酸心恐諸老復起亦未易舉也嗟乎道與時也安可强乎

與元温起南

足下念老人與諸子周旋十八年來大似幻師與四衢道作諸幻事雖有種種妍醜欣戚之狀總之皆歸幻化人今日觀之又夢事也老人初心妄意南岳爲大休歇地及至乃知山不宜老種種不易皆爲身心之累且衰朽(時七十二)又無行脚濟勝具只得隨緣放下將就湖東幸一二檀越助營蒭蓑去冬誅茅結廬於逼除日已就安居當下狂心頓歇生平所志願者一旦得之二十年中跉蹏辛苦化爲無上妙樂之境矣信乎淨穢隨心苦樂在已一切

處無非寂光眞際也最可喜者已蒙聖恩浩蕩還我本來面目無復他慕其山門應接賴有湛公荷擔老人自此閉門飽食高眠一切禪道佛法束之高閣今日乃爲天地間一無事人即此一日之安尤勝碌碌一生也諸子聞之豈不爲我大生歡喜乎修公同居時時提撕此事恨不與諸子共之古人謂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諸子果能日用於一切處以老人之樂爲已樂則老人所有亦諸子之所有老人所無亦諸子之所無也所謂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此語豈黃面老子自道哉莫謂老人今日之事與諸子絕分但於日用妄想交錯煩惱固結處便是老人現前時節若當面錯過即隔粵山楚水也今歲正是諸子願力成熟之時嘗憶文殊窟中一萬眷屬常

空數十座且人人脚下一片雲豈肯讓人乘之耶但有疲於津梁者啓南上座當爲大衆白椎耳

答李湘州太史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研單究已躬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迹五臺氷雪中苦身心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一切應緣如鏡中像了無滯礙如此八年先是諸經實未通達因思佛楞嚴以一心三觀爲宗向以文字障礙貧道激心諦觀只以理觀爲主理觀一通餘文可畧嗣隱東海潛心力究忽然有得遂直述此書自爲必信即法門疑者不無久慕玄解特請印正當有面決處此時苦以病

魔作祟儻秋爽有期當與掩關十日一決生平之素庶此道寥寥天壤不孤耳明發溯流回首徒有瞻依

寄高瀛臺太守

頃時事驚心公壯心勃勃讀尊草委悉近況然臣子爲國攄忠固本分事第非其時似違用舍之戒況當垂老之事居固窮之地正壯士失色之時豈不爲身心大累乎杜智者之於重輕必有一以審處矣山野年近八十衰病日至幸藏迹空山苟延一息待死而已枯朽之懷無以爲知己道者儻公能降心寂莫享清修之樂作出世一段因緣大爲奇事古云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此實意之所望者

答談復之

頃就湖東尺地結廬於灌木之陰嘗幸就緒於月之十八日入室高卧夢想頓空足可娛老且喜得如足下信道之士相與精神流通可謂不索莫矣行者來得足下書中語似於知見上做工夫此足下信向之篤故楞嚴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此謂衆禍之門也又云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是謂衆妙之門也此中云知見大非凡情妄想思算境界皆從實際工夫真參寔悟處做出殊非口頭戲論當作佛法也足下信心固篤入法未深便作如是種種知見語皆成戲論其杜善知識分上不是以佛法作人情便以冬瓜印子許可也老人所云衆生知見即佛知見者蓋推本未迷以前言之耳不是迷中妄想知見當作佛之知見也若以妄想爲佛知見則大地衆生皆

已是佛又何用修行耶若以尋常妄想情慮當作受用境界則一切世間淫殺未除貪嗔放逸者皆是佛矣若作此解即是魔說豈下以邪見作正悟耶來語種種皆非眞實受用處足下但將從前知見一切剗去纖毫不留於一念不存處稍見影響方可以言箇中事若以聰明伶俐知見把作正解恰似認驢糞作明珠若在善知識門下存此知見則善知識亦成邪魔種類矣老人於足下大生法愛故不惜眉毛以酧來意足下試自點檢果於知見上有何實際當不落此戲論場中以爲入道眞種耳深切思之

又

向上一路親近者稀不是眞正奇男子決不能單刀直入此事決不是世間聰明伶俐可能湊泊亦不是俗習知見之乎者也當作妙悟亦不是記誦古人玄言妙語當作已解只須眞參實究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若有志參究只須將從前知見盡情吐却即上大人丘乙己字脚亦不許存在胸中吐到乾乾淨淨一物不留處放下又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是入手時節此時正好著力做工夫做到做不得處如壁立萬仞纔是得力時節如此用心辟如逼狗跳牆定有從中迸出一段光景方是眞受用處殆非汎汎可到此地苟非眞正丈夫有決定之志者不能至也世間多少聰明伶俐漢都納降款於五欲場中高者納於功名路上如此而已幾曾有自己活計哉以足下之根器加之篤實信心已具根本最爲難得若效當世口鼓子禪但

資說鈴不究實際豈不孤負已靈哉以足下信老人心決定無疑故不敢負足下歸心之望前書僭妄以恃知已故不惜眉毛不是披剃足下願足下詣眞實際不欲向門頭戶底墮恒品耳足下自謂向棒喝下承當足見大力量處要知古人棒喝不輕施即承當亦未可草草願足下從今一切知見盡行放下就放下處提撕便見眞實受用以所望足下不淺故不惜忉怛政以足下有此大力量故以千斤擔子累足下耳讀書之下試請大慧書問一看便見老人不妄與也

陸七　十六

與穆象玄侍御

山野向有休老南嶽之志去冬杖策而來山居之緣未就頃者暫寓衡陽之湖東亦古道場地也勤公來得悉明公比來大作佛事頓

陸七　十七

開人天眼目聞之喜不自勝嘗謂古今豪傑之士一段般若光明多被世緣蓋覆盡力納向功名富貴門頭肯於自已性命根宗向上一路著脚者甚自難得以此大事因緣乃大丈夫究竟歸寧之地明公頓能向此回視功名事業特塵垢粃糠欣羨何如第恨不能相與決擇向上事以此爲闕耳聞明公精持金剛般若頃有決疑一本奉爲法施

答劉玉受繕部

蕪關幸入維摩之室自爾音問時通第未酧公皈命之念此爲抱愧別入匡山樓遲六年壬戌長至月復有嶺南之行辱惠辛酉閏月書至癸亥二月方得開誦一書之達如此況人生多世之緣乎所示病紀細細披讀雖是病態要自參究習氣中發非業習也就中見

公歡喜不無但以為實證則未可也且楞嚴明訓若從真實參究禪定中來亦不敢作證若作聖解即受羣邪況病態乎雖然過此一番公當自信其心埽除從前知見不患不到家邦平貼地耳

答杭城諸宰官

山野自愧薄劣為法門罪人漂流瘴海二十餘年骨殞神銷僅存一息將匿影窮山畢命斯世第以法門之故與達師有死生之義悲蓮師有慧日之沉特不遠數千里持辦香以弔茲已了雙徑之願擬過殘冬有雲棲之行必取道錢塘一入毘耶之室何意辱諸大長者先施慈命晤玄津法師委悉法會之盛何幸餘生再見今日感不能言掩慚無地謹此致謝容當敬受彈呵以銷狹劣

與靳州荊王

恭惟賢王殿下睿德天成靈根夙植內蘊真慈外現國主身處塵勞心存淨土山野枯朽山林仰德欽風為日久矣自分無緣一餐徽問去秋遊目匡廬濵行適歸宗老納持令旨至伏承香積之惠匆匆行脚未遑啓謝今夏復還匡山擬休老計幸故人汪司馬公以法眼相看願結十賢同入蓮社欲賢王為上首曾託左右致意想未達睿聽然惟匡山即靈鷲靳黃猶舍衛豈捨賢王於法門乎將期始終金湯耳頃拜使者之辱兼領法施深感慈念致謝無量且聞冢嗣之變知賢王以天倫至情難免憂苦但人生修短各有定分本屬前緣往者既不可留來者尚圖厚望豈可以不作之魂而傷生者之性此在達人以理自

這萬無以癡念重勞玉體也唯望三寶慈悲足以利存亡耳願賢王厚自保愛

答荊世子

先王上御國事多艱殿下冲齡方在勤學其內外事體皆在國太一身擔荷憂勞之念又（陸七）（十九）當何如山野以此不忘於心也然須自知保重節憂省惱以靜持心以慈御下以綏天寵萬無過傷以慰羣望其於念佛誦經禮拜乃切己大事又不可以艱難退心捨此一念無可以感佛天加護者惟有至誠可以格天耳

答無錫翁兆吉廣文

公道念精純人倫師表願開示來學務真參實究不墮光影門頭爲第一義大抵聖學一宗果能參究禪門工夫方有實際且近習多好談宗門爽快語句太爲流弊誤人不少以杜口頭非真知見也至若楞伽楞嚴金剛三經乃發明最上第一義顧以文字視非正眼也願公留心時時披究當得真正路頭以末世無明眼人賴此爲印證耳

與聞子與

念足下爲生死心真實如救頭然五欲泥中不若是堅強勇猛誠難頓拔其根若於熱腦中發一念清涼便是火裏生蓮但惜足下稟氣柔弱心力骨剛第色力不充耳居常善病足下識此病源乎他人之病從世間貪癡起足下之病從爲道貪癡起病雖不同爲病則一足下憤憤要出生死將謂脫塵網爲出生死不知離妄想網爲真出生死況父母之恩未能頓報若以遠離爲報則重增父母之憂是返苦於親也何報之有以不得脫離日夜

癡癡妄想以爲不遂其志則道未辦而苦芽先增長矣豈非大癡耶足下當自思惟妄想乃生死根即於病中覩此妄想了無根蒂則念念頓拔生死即此坐進此道法身日健心地日明不待脫而自脫矣老朽感足下信心時不能忘聞足下病尚未安故以此奉慰

與金省吾中丞

在昔豪傑之士負經世之材者但知建功立業於不朽豈知眞不朽之業哉以不達本有捨已從人故功未必成即成而未必不朽即有虛名垂之後世名存無益而黑業隨之因果昭人之耳目者古之將相類墮於此孰能如裴張白楊諸大老在世出世者乎是知有先眞性眞而推緒餘於功名者亦有功成身退而歸根於性命者雖早晚不同而超然獨得世難與比者則一也惟翁當功成身退之日即能放下諸緣潛心一眞之地其所謂至樂於已者九鼎不易也豈非大豪傑哉惟翁即在放下處著力放到無可放處自然不被生死業繫矣即修淨土一門最要放下染緣而淨業方成然於放下處求生淨土是以彼易此擒換之法耳雲棲道場清規肅靜如金剛圈但願大衆一心依教奉行即蓮師法身儼然踞獅子座也唯衆護法大檀時時加被以增精進耳復何所云

與嚴天池中翰

還山後業已具報奉慰慈念山居卜地最爲幽勝拮据誅茅數椽十月望後已就安居將三月矣歲窮則無所不窮唯有千峯積雪萬壑松濤盈耳眩目時皤然一老鬚髮鬖鬆頹

然元坐擁衲圍爐燒榾拙火邊焉不知有人世而人世亦不知乾坤之內有此物也積劫塵勞可一洗殆盡況二十年炎蒸毒霧乎想老居士聞此必爲一撫掌

與王季和

居士言近來日多懈怠無精進力此自知之明經云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以知爲懈怠則定不爲懈怠轉矣古德云心不與世情和合是眞精進近聞同元初讀書洞庭山中塵境遠離六根無據置身於三萬六千頃寒波浩渺之中如坐大圓鏡裏且與勝友對談不二此中何處更容懈怠乎第恐妄想不休如白日作夢自生顚倒耳

與顧履初明府

居士天然道骨稟出塵之度養素山林固稱高尚但於性命根宗超出生死一著似未留心居士根器已具所欠知識與之切磋蓋亦時節因緣未至耳山野卜居匡廬之南七賢峯下與五老相對揖讓雲中吞吐彭蠡波光雲影不減太湖雖花果難爭鄧尉而幽勝過之山野幸託棲遲逸老且願效遠公東林遺事將期邀域內高賢同修蓮社之盟居士肯留心此中幸約同契勝友各標志願竣結構道場落成他日歸來如久客還家共老煙霞同歸極樂豈不爲最上因緣乎居士若果惠然以爲先導無疾山野饒舌也

與虞素心吏部

往晤公於東禪覩其道貌天形敦篤厚重心知其爲有力大人所爲公惜者有道器而未聞道恐臨大事人不勝天耳苟不奮發眞實

信心於佛法中精心著力深窮超生死之學爲眞實處世俗口耳皆非究竟地也出世眞修唯楞嚴一經應世之妙無逾道德一書願公早發信心於此用力久之當有自得處也

與熊芝岡侍御

前過武昌得瞻光霽辱不鄙而厚遇之飽餐香飯深領至言歷談處遠一段精神所謂威行蠻貊氣欲吞胡載戢干戈嬰兒强虜事事全出大光明藏金剛心中聽之不覺毛孔熙怡私謂菩薩現宰官身定國安邦盡屬神通遊戲嘗聞其語今見其人即以此心成佛眞能一超直入誠雄猛丈夫哉別後光儀時現心鏡頃聞潛心佛事此又超出世間一步古語有之生平無限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惟此空門寔豪傑退步若肯放身此中以大智火銷鎔意氣盡此無生利器稱師倚爲劒天長劒把定乾坤眼睛他日神通回視向者直一嗶耳實所望焉高明其有意乎

與蔡五岳使君

往幸有緣一接光容即辱法門心契承爲六祖護法雖闡提作障而金剛種子已不磨矣既而曹溪因緣亦以獅蟲嚙食竟違本願又作未來公案山野亦脫然謝去未幾即蒙恩度嶺初擬南岳休老未遂復有雙徑之行了達師未了因緣所經叢林處處皆公心光照耀而禪宗向上一著莫不推爲上首末法宰官能眞參力究如公者指不再屈想年來履踐眞切當過關掉臂逢緣自在一切幻化皆張般若智鑑矣

答王於凡

墨公來辱惠手書以生死一事拳拳於心發此大心甚爲希有但以念佛有漸次欲求頓悟之說此乃近世士大夫學佛者喜爲爽口之食非應病之藥也以未實有爲生死心但徒說玄妙道理口說爲生死且亦不知何者爲生死根所言生死根者即是吾人日用種種妄想人我憎愛貪瞋癡等諸煩惱業此業若有一絲不斷即是生死根本如今說要參禪頓悟了生死請自討量果能一念頓斷歷劫煩惱如斬亂絲百若不能斷煩惱縱能頓悟亦成魔業豈可輕視哉從上諸祖頓悟亦從多生積功漸修中來故頓悟一著說則似易其實爲難苟無二三十年死心工夫如何得向熱惱中一念頓悟亦要在自知根器何如耳至若念佛一門世人不知其妙視爲淺近其實步步踏著實地何也以吾人有生以來念念妄想攀緣造生死業何曾一念回光返照自心何曾一念肯斷煩惱今果能以妄想之心轉爲念佛則念念斷煩惱若念念能斷煩惱則是念念出生死若此一念不亂到臨命終時惡業消滅佛境現前一念隨佛往生淨土永超生死登不退地所謂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又何必論頓論漸又管甚三品九品哉譬如世登黃榜即末後一名亦可又何必要鼎甲哉苟如所云參禪徹首徹尾則五濁十方無非淨土此語甚痛快第恐不能如此豈不自誤此生又墮長劫生死果能以念佛之一念不移一心不亂比參禪更有下落總之惟在一念眞切耳但參禪定要死盡世心不容一念妄想其念佛是以淨想轉

染想以想除想乃博換之法就吾人根器易為耳其實心心念佛心心不昧此心妙樂有不可言者足下請試為之幸無以老朽為劣解知識也此不欺之言惟心諒之淨土三品之說當備淨土會語論中足下無惑於邪說

陸七 壬

請細披之無竢多贅

謝吳曙谷相國

頃承翰教知明公時中以楞伽印心昔張方平偶得其本恍是前生手書此亦明公懷中故物耳但此經文險義幽山野不揣妄為註記不能發揮萬一承問此經何以不立九識蓋佛應機說法教有權實以初出世時化機未熟不堪受大姑為小乘劣根說六識三毒為生死本即八識祕未敢說直至三十年後根機漸熟方說唯識以八識為迷悟生死之本猶恐不信佛性故於八外又別立第九名無垢識以引進之此亦未盡大乘了義過此已後觀機已熟乃說楞伽直指識藏即如來藏為頓教大乘此經不立修證漸次名位但了一念無生頓同佛體故經雖有種種言說都是破外道小乘執言之病只教離言說妄想頓契本心故達磨西來以此經為心印全不同餘經之說也明公但觀經中識藏即如來藏一語便是究竟極則不必更求九識為實法也大段此經只是要離言說妄想為入門工夫開卷即一切俱非便是佛祖正令妄意如此惟明公留意焉

答阮漕宇太守

客歲聞挂冠東歸喜慰無量惟菩薩度生固是本行當劫濁時衆生垢重即釋迦不免譭

願奈何能盡願力乎青山白雲晚年清福較之尤多若精修淨業以長揖堪忍又爲丈夫最上緣也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七

音釋

藪蘇后切　戕慈良切　巢雖遂切　蠶盧啓切　曙子咎切　嚬音頻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八　陟八

侍者福善日集　門人通炯編輯

與王醒東侍御

壬子冬別後次年大病幾絕更生及冬即度嶺之南岳初有休老意因緣未果且逢師有

陟八

一

未了公案至丙辰夏即有吳越之行覓公音問竟不可得先至廬山結夏見其幽勝遂有終焉之志了達師事即於丁巳五月還歸匡廬卜得山南五乳峯下一丘一壑足了餘生其結構之緣皆賴護法今幸已得安居二十年所慕垂老始遂足知人生山林之福未易得也去夏若公來遠辱書惠始知公內艱家居計釋服在邇入都可期舟過落星舉首雲山一牛鳴地隹會之緣日夜望之每念嶺南法道千年以來老朽雖未大振賴公入社諸子一時之盛得馮龍二生表率人人可觀豈哉二子繼逝斯道寥寥獨恃公荷負之力奈不能久與諸子周旋散而無統大為可悲不意與衰之速如此惟公天縱有餘所恨法門未能深入則護法有心而於今當放捨一著似未打破故於世法佛法不無町畦若得大開重門內外洞然若揭日月于中天則曹溪衣鉢豈容陳腐若公大力量人不發無上菩提之心則大重昏終無慧炬矣老朽老矣餘日無多恒思此段因緣深為痛悼公其念及此乎修六閉死關於金輪峯頂甚為有望若惶今留山中姑為打葛藤且令入智慧門二子異日得公為護法大弘此道則老朽死且不朽多劫之緣亦不虛矣他復何言萬里如面惟公鑒之

答陳無異祠部

山居與世益遠每聞時事驚心痛徹五內不意一變至此惟冲主子立政出多門所謂醫多脉亂無怪其然即盧扁亦當束手爲之奈何比者前車已覆惟今只當愼行謹守以固藩籬培養元氣爲上策若拘拘破器而以必完爽口快意爲尚所謂病不死人而醫死之矣此外更有何術朝廷一時固多君子縱能執經按脉恐出奇多方亦未必能取捷公釋服在邇當即出補不必以治亂爲行止所謂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世事如奕棋當局者迷若有明眼傍觀即指點一著率收全功又何在於對奕耶第不宜攘臂其間令奕者厭此吾佛所說貴善巧方便行耳如何如何

承示孤明時復透現第承當不勇若言透現乃自知之明若云承當不勇乃自信不及耳然透現乃念念透現豈但時復第看破透現處本無一物則念念現前者即本來面目如此念念著力念念無生全體出現又何有承當不承當耶以當人一念自信不及故起將調別有之心所以當面錯過却道承當不勇此病在別求之心凡向道者皆以此誤公直就一念現前處看破無生無生則本來無物是則遠從無始一念未移從今而後只此一念更何別求既唯此一念更教誰承當耶六祖云若論此事輪刀上陣亦可做得願公諦信此心看破念念現前處則念念精進如此則一切處無非大解脫場又何有治亂之分耶因對晤時難不覺漏逗

答曹能始廉憲

山野早慕匡廬之勝垂老方投往丙辰歲一登此山則知有大宰官知識爲護法幢及閱龍藏募疏則心折於摩詰有斷取大千之神力也比即誅茅五乳爲休老計乃峯下倚天際七賢而望雲中五老居然眉睫爲我山門護法矣藏公爲道場拮据足無停影喜無知厭且尊慈有大願力將建法筵此爲匡廬曠大因緣惟是必仗法身親臨此中乃可振大法鼓否則以一糞埽頭陀安能施無畏于十方雲來海衆乎此廣大心中必能建是希有之事也

答徐明衡司馬

日承枉顧荒山一見慧光獨露表裏洞然如冰壺玉鑑自是般若中人非一世二世善根薰修者及聞妙論所吐一片金剛心地發爲忠肝義膽但有忠君愛國一念不復知有身家計眞乘願力而求救苦衆生誠現宰官而作佛事者也遠惠德音知法體多病且云心强骨弱此在有漏形骸本來浮脆理固然也顧此血肉之軀原是妄想凝結念念薰蒸故少乖調攝則大不知思況外慾薄觸增益病本唯佛一人純一以金剛心地念念薰變故令此身全成堅固舍利得不壞耳嘗聞聖道之眞以治身其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此乃本末之論惟今志欲利人先立其本在所養堅固深厚而後忘身從事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必有道矣惟座下志大願大必心大身細而後可此在中有所守而外以事試之則漸入佳境譬如架閣必先因其基耳愚意願座下從今發心單持一咒或準

提或金剛穢迹舍之於心二六時中念念不忘久之發強剛毅之氣自然熏發不待强而自强矣知髙明信心篤厚故敢妄談

答王東里明府

別後恒如霜天月夜對談時也此景此時都在睡夢中誰能醒眼與世外人茗碗爐香說無生話也承諭近日閱楞伽有會心處甚喜以此經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唯忘言妙契方有入處從此不疑當有深證也別諭一照即覺亦能轉境言打成一片則猶隔鐵圍此當自知不成一片過在何處以古人一片之說不是小事從初發心參禪即將一則公案作話頭如趙州狗子無佛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等語以此橫在胸中塞斷意根再不放行著實疑情晝夜咬定牙關一念不捨久纔純熟方即打成一片動即十年五年此是話頭成片未是悟成一片也知公雖諦信此事已有解會處但未下死工夫如古人來話頭雖會得此道理猶在光影門頭其生滅心未曾暫歇一念故閒時無事見有道理及對境遇緣便被奪轉去是知此事不是以知見道理當得實用也又云作一合相觀以見破見以相離相以識去識以執破執此言固有理在但一合相不以兩頭湊泊可入者以心境兩忘正是悟到一片處不見有少法當情作礙頭頭消歸法法顯露如此方可入一合相今若以見識相破正如油入麪何能破得況見識乃病根非破敵之具如此作觀似有淆譌若依經教中入必如金剛般若六喻即一觀純熟自有十分相應若從楞伽入但于靜坐

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方是工夫入頭又云妄想無性一語中得力便念念消歸若宗門中參只依六祖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此最眞切日用做工夫如此時時不忘不必求一合相忽一念相應則忽然墮入一合中矣惟令願公不必求一合相亦不必怕境轉但時時隨心抱一則話頭日用中覩看一念起處當下咬斷便消得去若妄想消得便不被一切境界轉若八識迸破大徹一番則無境可轉矣無境可轉則心境一如此眞一合相也

又

東行幸見公眞正道人可謂不虛往矣山野老年棲息青山白雲之中與世日遠公利生之願正弘晤言未有日也喜公進道工夫甚銳誠一日千里但趨修固易而忘功絕證爲難以耽著玄妙靜沉窠臼久之不覺墮落知見魔網此從古學道之難過一關也若透過此關是爲百尺竿頭進一步到此一味平常更無甚奇特所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如此則通身毛孔渾放光明決不是思量境界決不坐光影門頭此處只貴步步埽除自然得到大休歇耳

又

奉手教辱法愛惓惓心神契會不隔絲毫光勝人六明藏中本非形骸可隔信非虛語委悉近日工夫日見平貼已蹈省力安樂之境足徵大精進力所云舊時鼻孔一毫著不得正是得力處但就中一毫著不得處更有諸譌在直須透過古人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

過正恐坐在無事甲裏若不勘破將來轉身更難豈不見雲門道有二種光不透脫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似的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邊法執不忘已見猶存是一(陸八)(七)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古人初以見道爲難及乎見道而法執最難遣多墮在此所謂認著依然還不是此中工夫雖無著精彩處而捨法見一著不可不知也高明以爲何如昔從念念捨去捨到無可捨亦不坐在無可捨邊自然不被見縛則通身如大火聚矣

與鮑中素儀部

黃山白岳久在鴻濛何緣山靈現瑞感大護法使蒼巖翠壁一旦幻出梵宇珠宮致黃金妙相從空而來貝葉眞詮自天而降頓令無佛之國土涌出華藏之莊嚴攝化無量人天同入極樂世界如此妙用全在尊慈一念眞心流出其功德利益豈小小哉山野欽聞遥空讚歎第恨衰老無能一瞻禮耳頃卜匡廬一壑以送餘年幸陳赤石公作山門檀越將邀海內高賢重刻蓮華之漏書來云荷長者爲祇園首唱念匡廬名勝得高賢擊節品壑生光第山野有愧遠公不堪作東林社王耳

又

新歲承使者遠至辱慈念惓惓欲山僧一行以結法喜之緣初心欣然前已具悉頃得汪司馬公書云遼警甚急昨二月廿日出師四路大將已喪其三八九萬生靈一旦蕩粉大可寒心止留李將軍一路遼極難支恐其長

驅大可憂也廟堂紛紜無畫一之策徵兵轉饟急於星火此何時也吾徒山林所賴太平念此人心洶洶之時屏迹傾誠誦祝之不暇又安敢輕事遨遊乎此其一也且聞京師震動南北禁僧而遊食之徒無措足地儻聞山野所至望風而趨難必其不來恐地方不便此其二也始以一行爲快嗣有一事可虞故不敢輕進特此奉啟伏乞慈諒姑徐圖之以竢後期

又

承示近來做工夫於本地漸有入處欲得祕密一語以爲捷徑原夫此事本來無密不密但在當人一念上做即看話頭一著亦是不得已而用之但要一識破日用現前知覺之心盡是妄想用事縱有道理玄妙之知見盡

陸八

是識神影子皆心意識邊事總之不曾了知離心意識一著故凡舉心動念都落妄想窠臼耳所以佛云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此即馬鳴所言一切衆生從本已來未曾離念是知衆生日用種種妄想究竟只是一妄念耳然此一念即是最初起迷之源從無始至今但只是此一念更無第二即心意識總屬一念上起惟今做工夫能將此一念看破則一切妄想情慮當下冰清矣此所謂離念想者等虛

陸八 九

空界然因衆生秖見得心中妄念紛紛紜紜如此之多其實不知只是一念今無奈離念紛紜故古人教人提一話頭做工夫究之即話頭亦是妄念以但將此一念話頭堵截雜念歸之於一若窮究此一念深深覷之覷來

覩去元無起處本自無生若一旦了悟一念無生則永劫情根當下頓脫此名爲悟非是別有玄妙可悟也惟今老居士做工夫提話頭著力處只看此一念著力深深追究忽然看見此一念本無生處若了得一念無生則從此一切念念皆無生矣此六祖所謂無住生心也若求玄妙便是有住矣如此直提處最爲有力不在多求知見此中一字用不著只是先要將胸中一切妄想知見一齊放下放得心中空空地灑灑落落一絲不留看他一念起處便著力追究如此是爲單刀直入更不容思前算後種種計較才有思算遠之遠矣老居士有志此事試如此下手何如

答錢受之太史

山野深愧破器有玷法門況復久沈瘴海甘塡溝壑不謂天賜餘生尚有今日向以衰殘多病將匿影窮山適以雙徑有未了因緣義干生死不得少此一行故踉蹌而來雖不敢言善財南詢且幸得以徧參知識久嚮居士爲當代裴楊法門保障且知慈念慇懃準擬一詣丈室昨云慈航曾待於錫山當面錯過大爲悵然適辱慈音遠及法供種種捧誦再三彌感情至益令妄想飛越足不容緩但雨雪連綿少晴出山尚有雲棲一行湖上無多留連歸次吳門必入毘耶之室先此致謝不宣

又

山野居常恒憂法門寥落即外護金湯難得眞實荷擔之人昨幸見居士大慰夙心現宰官身豎正法幢斯時大有望焉若山野朽株

為法門棄物承法愛之深自信夙緣廣山之會勿勿未盡所懷屏睽舟遠送更感惓惓別後仲夏望後抵匡山卜居山南七賢五乳之間誅茅數椽聊爾棲息前寄八行時尚未得定止也一向老病相侵幻軀故有濕疾作楚冬來方覺小可護法編時對披讀諸老塔銘言言指歸向上一路得宗門正眼我明法運大開賴有此為衡鑑若刻施流通利法不淺其稿埃明春當專持上

陸八 十

又

向致楞伽筆記此經的為心宗正脉未審曾留意否近來東南衲子中參究向上者多苦無明眼宗匠指示都落光影門頭掉弄識神被冬瓜印子印壞又不肯親近教乘求真正知見實為難得宰官中向三十年來護法大

陸八 十一

心者不少而求真真潛心本地工夫者亦不多得大段士大夫太煞聰明無論若禪若教一狀領過從前目中播大名者可槩見矣此時不但世諦即法門中更難言之為可流涕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落之秋非大力量人出誰為匡持嘗謂匡世道在正人心護法門在正知見然正人心必以正知見為本所謂不偏不黨王道蕩蕩非至公無我之心何由一羣情而定衆志哉然無我之學必從法中參究功夫將身心世界大破一番揭露本有大光明藏方能觀身世如空華泡影視功名如夢幻水月自然齊生死一是非超毀譽如此方敢言視天下為一家視羣生為一身廓然大公斯則人心自正世道可淳而致君澤民之效無越於此矣諦觀宋濂溪之學實出

於此故能羽翼聖祖開萬世太平之業讀護法編未嘗不撫卷而歎也季世末習大有不可挽者必若人然後可言太平之治且天道運而不息豈斯世而絕無斯人哉山野自愧爲法門棄物生無補於世而憂法之心如出諸己故所望于居士者重且大切願乘時深畜厚養以膏天眷其於社稷蒼生引領翹足極矣安忍不發深心重願乎護法編文章不必重加批點但就諸祖塔銘開正眼處略發一二則已爲贅幸登刻之爲望近拙述楞嚴通議先已令致覽此經廣博包含一代聖教迷悟因果理無不徹向來解者未盡發揮山野此作大非故轍似更易入其法華通義亦盡翻舊案不知法華則不知如來救世之苦心不知楞嚴則不知修心迷悟之關鍵不知

楞伽則不辨知見邪正之是非此三經者居士宜深心究之他日更有請焉

又

護法錄即禪宗之傳燈也其所重在具宗門法眼觀其人則根器師資悟門操行建立至若末後一著尤所取大今于毫端通身寫出不獨文章之妙其于護法深心無字不從實際流出其于教法來源顯密授受詳盡無遺此古今絕唱一書非他掇拾之比今但就宗門諸大老塔銘中者以正見正行爲主如居士之見者大同亦不敢更增染污其於碑記序文特文章耳則不必也今以後寄底本覆上若早刻一日則法門早受一日之惠也山僧向讀高皇文集有關佛教及諸經序文并南京天界報恩靈谷能仁雞鳴五教建寺中

各有欽錄簿中所載要緊事蹟意要集成一書以見聖祖護法之心若同此錄共成一部足見昭代開國君臣一體亦古今所未有也惟居士乘此留意一尋最為勝事實山僧所至願也

又 與 十三

辱手教委悉近況且述眉公札中末後句此山野久所切心不待今也養老社蓋自慧誠首座願力山野贊歎願捨所居而已此何時也求安且不暇又可以多事自擾乎況年來衰病日至足有濕疾行履多艱山居草草聊爾棲息且懼餘日無多生死心切閉關絕緣單提一念待死而已昨於中秋業已從事念二十餘年苦海風波青山白雲時在夢想今幸一旦遂之又肯作等閒看耶今關中一切禪道佛法衆之高閣一味守拙每想古人有晝夜彌陀十萬聲今愧衰老色力不充自試常能强半特劾遠公六時蓮漏以香代華數月以來身心自臻極樂知垂念之深故敢以告

又

侍者回得法音知近日心地脫灑此非眞實工夫不易得也甚慰甚慰承示不二法門之要無越高座一機非特一法而已心法序誠孟浪之談辱大手改正頓成佳語眞還丹點化之工非敢言必傳但存一種法門耳承念國事艱難無肯出死力者此言固然但觀從古捨身爲國之人非臨時偶爾而發蓋此等人品有多因緣非容易可擬也一則當衆生大難之時自有一類大悲菩薩發願而來至

其作用皆神通發現非妄想思慮計較中來無論在昔即如我聖祖同時英雄皆其人也二則天生應運匡扶世道之人內稟般若靈根外操應變之具先有其本及臨時運用如探囊中百發百中此留侯諸葛與平原忠定諸公即其人也三則亦自般若願力中來負多生忠義果敢習氣剛方中正確乎不可拔者勘定大事堅持不易如文信國明之孝孺諸公生性一定而不可奪者即其人也方今目中天下人物有一於此者乎觀其發言議論有能一定戡亂扶危之識見者乎無其本而欲責其實豈非過耶故古之忠臣有一定之材操有必可為之具不用則已用必見效即如當世才具兩全者誰其人哉故古之建不拔之功者皆預定於胸中如范蠡子房武侯進退裕如豈以空談為寇事哉即如東坡亦文章氣節耳惟今居士乃一時所屬望者第自揣其具孰與於諸公耶其所存者特一片赤心耳苟材具不充何敢言天下大事哉此山野向者切切望居士深所養者此耳以老朽觀居士之心審處諸公可為之事業志能為之至若戡亂扶危操何術以為之是豈旋旋從中煅煉而能者耶即今之事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在惟願居士當早畜其具幸無以軀命付之為全策也天下皆迷豈一呼能覺以知居士將有出山之意故特遣訊幸緩前綏操具待時天必有意成就大業萬勿輕脫若素養已就相時而出一見便為如蒼鷹擊兔不留影迹方是大手作畧豈為以顏面從人而以軀命付之為得耶高明以為

何如

又

自得居士去秋出山手書云養身有待數語極慰鄙懷不意國運多故外患內憂朝野惶惶冲聖子立鉅肩爲難幸一時夔龍濟濟上賴祖宗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如居士正宜堅秉願力以負荷爲心障回狂瀾切不可以懍慨意氣爲任又難以隨時上下爲善權方便也此山林蔬筍心腸在大光明藏中必有以寢處也所謂大道之妙難以言傳耳山野年來衰病日作意非久處人世者此生無復再晤之時矣言之悲酸山野所悲不獨時事即法道寥寥目中所賴護法之心如居士者指不再屈豈特金剛幢耶山野嶺南之行所得印心弟子一人爲馮昌曆者即四先生逸書之一也惜乎早逝

書尾間數行

與徐清之中翰

承委悉近況深慰悃悃之念聖人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丈夫處世以多難成其志居士經歷此番過則骨剛氣桑心强力健以成福壽之晚操是則彼困橫者皆天之所以造就皆我善知識也如是則慶且有餘又何有以芥蒂乎語云人有可忘不可忘然有德于我者不可忘有怨于我者可忘況人生福祿秋毫皆前定其損益非彼皆我之固有也此後正宜精持道力遠無益之友省無益之費凡所舉念但作未來之福爲心此誠沒量大人也何如何如

復段幻然給諫

連奉手書具見老居士憂國憂民及憂法門

之心且辱周處于山僧者情何至也山僧人雖草木素抱懷出世願爲法王之忠臣慈父之孝子此非虛談蓋有所試至若奉佛定業之訓生平蓋有年矣今不幸垂老眼見世亂此乃衆遭劫數即定業安可逃哉顧逃之而不得者乃名定業若可逃而不逃乃愚癡況不以法門爲重而固守愚癡豈智耶屢接明誨深感護法盛心非特爲山僧一人也然所教者若一聞亂即推倒禪牀喝散大衆遂抽身而去此蒼皇失措似非智者所宜有山僧不能一也若云一鉢孤遊固是高傑但山僧年近八十有愧趙州二不能也若云秋月爲養老可歸即可逃名聞秋月山場數十里果木養生之物滋設且恐力不能守乃投獻于王府求爲宰官彼既好名如此豈避名之所宜耶若徃則彼以我爲奇貨且老牸不字此四不能也然近名爲避名我到人到如靈龜曳尾此五不能也老居士之愛我憂我固切且深在山僧有不能奉教者五故趑趄不能自決耳前云曹溪亦不可隱若以地言之誠不可隱若以理揆之此老居士所未知也然云不可隱者以海寇爲憂然曹溪去海將千里揚塵不至此無憂者一也然山雖不深而地處偏安即天下大亂乃不必爭者此無憂者二也然道場今已千年屢經更代大亂不過唐之五年而黃巢最慘且親兵至此感六祖之靈捨營地爲供贍田至今爲黃巢莊是以魔王爲護法無憂者三也且祖庭禪堂乃山僧所興之叢林生平功業惟存此一事色色皆我之固有徃如歸家不勞遠遯終南

此無憂者四也且曹溪之兒孫皆山僧作養之弟子今彼思我如慈父往則如父視子不必投人此無憂者五也然所養贍不但舊日之檀越即現在之山田可耕蔬菓可食不必遠求于世亦不必待他人此無憂者六也且六祖道骨如生乃法身常住若依此中則與法相依爲命若法身壞而衆生乃死此無憂者七也聞之忠者以身殉國若死于封疆則死且不朽今山僧願爲法王之忠臣以佛祖慧命爲重若在匡山眞非逸老之地即守定業亦死之無益若于曹溪以一日之暇開道來學以續慧命使佛法不斷山僧于此縱遇大亂即定業難逃死且不朽政若以身殉國者死于封疆則死亦得其所矣可不幸哉況遠五可憂而得七無憂抑乃取之于固有又

何憚而不爲耶彼中方伯監司已三致書請回山三年矣今本府具書出帖差僧來請坐守于此山僧情不得已應命而往誠恐老居士聞之以我有違大教故敢一一備陳奉慰護法之深心萬萬不必以流言悚聽也惟心諒之

答袁滄孺使君

屢承手書知歸心淨土決定無疑不疑則決定信矣幸甚幸甚且云但于天如淨土遠近如想天竺之喻未決然此喻元不親切至引夢喻最切且又未分別淨穢之想所以于惟心之旨不明耳惟佛說諸法如夢幻又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又云淨穢隨心又云畫爲想心夜形諸夢故以夢喻惟心之旨請試言之然想有染淨皆生死本故曰一切世界惟

想所持然參禪要離想而淨土要顯想蓋以想除想乃博換法耳以衆生日用念念染想但造生死苦業今要出苦故念念淨想想佛淨土淨想勝則染想消染想消則淨想純淨想純則變穢土而爲淨土矣如人想淫則夢有欲事然欲事雖假在夢不無即以爲眞若人白日專想淨土則夜夢化臺寶地極樂境界受用自在即爲實事此則淨土但在夢覺之分豈有近遠之實哉所以佛說惟心淨土者專在一念淨想所感變耳故曰想澄成國土然娑婆穢土全是衆生染想感結純一穢惡而蠡髻梵王見之純一淨土正如恒河人見之是清冷之水餓鬼見之而爲火是以一乘人見娑婆是穢土深生厭患以不了即穢是淨故佛于法華會上三變娑婆而爲淨土要指目前日用行履步步頭頭皆是淨土如此豈有十萬億之遙耶然經說十萬億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土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知所歸向耳若言惟心即華藏亦是惟心況極樂耶請以近喻惟心之旨山野少年聽華嚴經開五臺山萬年冰雪因而切切想往此山因而日夜想之久久但見目前一座雪山經行坐臥皆在此中縱經鬧市亦不見一人但在雪山中行及後到五臺儼如昔所想以此觀之則淨土遠近可知矣然五臺尚要身到而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淨土境界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臥經行即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如此念到命終時則一切世間雜

念都不現前惟有一念阿彌陀佛則精進不亂目前但見淨土境界或蓮華現前阿彌陀佛與諸菩薩親來接引神識安然直隨佛往生當下便登極樂國如前夢境無異如此豈有十萬億國之遠即此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乃是眞眞實實地非是說道理也（時人二十）只是要一念淨想純熟博換得過穢想則自然變穢邦而成淨土矣然生淨土如夢之說不是譬喻乃是實話以菩薩修行乃至七地已前皆未破無明之夢一向教化衆生成就淨土皆是夢中佛事故八地菩薩如夢渡河猶未存覺直至于佛方稱大覺此乃明言具載華嚴經明明證據只是從來說者未曾拈著老居士於此會得則淨土遠近一切疑淨盡無餘矣然念佛法門彌陀經中所說只是一心不亂是究竟語其實此語亦不易到老居士自心試驗生淨土準不準只在一念亂不亂上看則默然自信如人飲水自然精進矣來云久在台宗今要淨土台宗三觀和會此事妙宗疏最是分明台宗家事所去觀雖十六言佛便周是以觀佛爲總觀也即此觀佛念佛則念存三觀矣謂正當念佛觀時要將身心內外一齊放下絲毫不存心地如空不見一法即是空觀即于此空心中提一聲佛隨舉念處即觀佛像如觀目前歷歷分明（時人二十一）不昧即是假觀然于正觀念時返照能觀能念心體空空寂寂當空寂中又觀念不忘如此不忘不著一心靈然即中道觀然此三觀不用安排但只舉念則三觀一心一念具足此中又不可將昔日安排三觀措心則不妙

矣請試于此著力何如

又

知老居士爲已躬下一著決志甚急此念生死事大當急時也但參究工夫一向都說提公案話頭若大慧禪師極力主張是知從前禪門悟心者皆從提話頭工夫做出但于中用心有多不同今時說提話頭更錯用心甚遠以祇知提起不知放下爲要妙古人放下之語最爲入道要是知說提之一字乃是放下處爲提不是只想著話頭爲提也馬鳴云心體離念等虛空界又云離念境界唯證相應以心體本來離念今人不知離念爲正念故執持提起一心是以轉增迷悶耳何以放下處爲提起只如以阿彌陀佛爲話頭當未提佛時先要將外境放下次將內心一切妄想一齊放下次將此放下的一念也放下放到無可放處方于此中著力提起一聲佛來即看者一聲佛從何處來今落向何處去把定金剛眼睛一覷覷定覷到沒著落處又提又覷又追到一念無生處便見本來面目也初則用心覷追追到一念兩頭斷處中間自孤更向此孤處快著精彩直追忽然迸裂疑團則本來面目自現即此便是一念眞無生意也學人但得此一念無生現前則一切處得大受用乃是出生死的時節也近世不知向放下處求離念一著死死執定話頭故返增障礙加之更起種種思想先存玄妙知見此是障道根本即老居士參究心雖切以未經說破放下一著也只被玄妙習氣影子作障礙故不得受用耳百千方便唯有放下一

著最省力當此省力處做則日用念念即真實受用也高明省之

與袁公寥

嘗謂自古豪傑之士能建大功立大業者皆自忍辱中來即成佛亦以忍行爲第一故曰無生法忍一切聖賢未有不成于忍而敗于不忍也老朽少年讀史記至韓信張良傳見其人能建大業看他畢竟從何處來因細詳其行事忽于淮陰市上受惡少胯下之辱信熟視之遂出胯下于此見史筆下一熟字寫盡生平學力及圮橋之履三進老人乃可之其博浪之椎折于一草履是知古人得力處老朽生平以此入佛法故前書云云乃淮市之胯圮上之履耳

與周海門大僕

別來忽忽二十年矣音問不通者亦十餘年精神固無間然不若承顏接響之爲快也去春之雲棲準擬奉教于湖上久候不至悵然還山貧道天假餘生得待死于匡廬深爲厚幸念此末法獨老居士一人爲光明幢貧道老矣無復奉教之日所期當來龍華三會耳貧道荷蒙聖恩假以萬里之行于法門無補纖毫即向上一著亦不堪舉似向人所幸于教眼法明直指之宗若楞伽楞嚴法華三經大翻文字寨白皆已梓行託汝定請證惟瑯琊山中野狐潛踪敢乞金剛正眼一爲照破暗冥又爲此法大助緣也

與賀函伯戶部

山中得奉手書知道味日深世情日遠且以楞伽究心遊泳智海觀察流注妄想久之澄

徹淵原是則借彼逆緣爲進道之資矣所不足者苦無明眼知識相伴提撕恐于文言滯礙大段此事以教印心如蠭採華但取其味不損其色故凡有看教典及古德機緣會心處領畧不會則置之勿自穿鑿久自融通則言言冥合眞心矣政不必以不會作障礙也公賦性高明當此妙齡精力有餘能蚤收攝如此不唯蹈大方坦途且爲福壽之資天之所以成公者大矣幸自保愛以副區區厚望

答吳觀我太史

吳越之緣草草了事以不耐應接故即歸匡山而山中安居殊未易就投閒入山而返爲山累衰朽之年大不宜此耳浮渡令姪肩之當省老居士之憂喜師蠱已淨繼者果得人乎法門寥落不但明眼宗匠難求即衲子中具心實行者亦不易見奈何法門澹泊至此

陸人　三十四

老居士淨業精純法味日深心見發光當洞十方矣儻有緣徐會一談亦此生之餘幸也

又

年來山居雖與世遠每聞東西多警不無驚心然在別報固有定業但衆生劫難苦不忍聞況身經塗炭者乎惟老居士心栖淨土能無悲愍耶天造大運惟我聖祖德侔三五功超百王社稷靈長當享無疆但衆生業感自不能免耳每思法門一旦陵替至此回望興盛之時難再得也切念華嚴一宗爲吾佛根本法輪清涼爲此方著作之祖其疏精詳眞萬世宏規但鈔文以求全之過不無太繁故使學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獨喜合論明爽率皆鄙視而義學亦將絕響矣嘗謂論固直捷

唯發明大旨至于精詳文義或未及的指說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法失傳其如將來法眼何不但心遊法界安于理觀即文字師亦絶無人矣山野自少留心于此法門今嗟老矣掩關山中注意研窮欲單觀疏文提挈綱要去繁取簡務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鈔又剖其科直取發明本文似爲易了雖不能如論之宏肆而因疏明經適有以通說者之意或于疏義不續者間亦出愚意但取脉絡貫通亦不敢附贅此亦山野老年作戲陵人二十五

悔地且爲來者申法供養耳前二年因病不能致力幸今年無恙其功已完七八恨不與老居士一面證之敢此附聞發一歎喜耳

又

辱示朗公因緣山僧向慕其爲人惜未一見久聞未後一著心甚偉之第未知始末今讀塔銘行實諸書果愈所聞辱命爲傳豈能更著一語然法門之誼固不敢辭但就中以蘭風爲心印恐非所聞山僧昔曾見其人號爲鐵漿一時皆以外道稱之宗門所不收即觀機緣一語未爲超絶不若法有所住爲佳然此亦非可以盡朗公之生平也但遇紫柏之事爲法門一變而晏然不動且讚紫柏爲希有以此一節乃朗公之深心于法門有王蠋存齊之意觀末後踞華座而逝正與紫柏一鼻孔出氣故傳中獨歸重于此即朗公寂光必以我爲知已也然傳志不朽須有不朽之實者存老居士其然之乎

答吳生白方伯

曹溪僧持法旨至拜展三復深荷尊慈所以

念祖庭法道愍愚僧而拯名山者心何切至也讀之不覺痛徹五內念山僧漂零苦海二十餘年今幸投老匡山以境幽心寂諸妄皆息無復他念矣今仰體尊慈以祖庭法道爲心誼不容已但匡山道場廻諸宰官檀越特爲山僧建立爲逸老地經營尚未結局難以輕脫若安頓不妥大負一時信心有所不忍以此趑趄未能判然先遣報命容料理得宜當就道也

（陸八）

答李三近（二十六）

來云修行感賴師友自古皆然要之力行在已師友但助發耳至若一鋮一鎚即能透悟者此非師友全力乃本分功純遇緣觸發啐啄同時譬之鐘鼓應擊而鳴若夫木而則徒勞耳若夫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聞擊竹而明心何借師友哉大都學道之人病在操志不剛次則我見堅固有此兩者如病者忌醫則盧扁束手矣

答沈·大潔（陸九）

鄭白坐來云足下有薙髮之志鄙意未敢必然不意果能勇決如此然請親命許可此是佛法中正義最難欣許此菩薩助成也覽來問六則惟首二條爲急餘似可緩力疾勉答未審能決疑否所云即欲回鄉踐拂水之約此雖護法有地第恐落寞曰禪耳足下志願廣大且不必上求古人但能取法雲棲四十年如一日則末法望足下又一大光明幢也

（二十七）

答郭千秋

承以令師塔銘見委愧昏耄疎陋不足以當盛意但在法門所係甚重誠不敢不申讚歎

又不可以荒唐謬悠之言取罪以塔銘即世之僧史取信千載之下古之僧史列傳則有禪師以六祖之下五宗血脉爲主有法師以賢首清涼天台教觀爲主有神僧以佛圖澄諸梵師異行爲主有高僧以遠公支公生公肇公高操爲主四科之外其餘建立有爲功行者不與也令師清修苦行山野仰慕久矣覽持來行似非所聞不敢以虛飾有累實德故單取本色住山苦行清節生平以念佛爲法門當與遠公並駕宜在高僧之列乃敢畧載其正行以取信爲主殆非敢妄意貶損惟高明裁之儻不可采不刻可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八

音釋

鐲徒谷切音瀆　譟五禾切音祝　鑲式亮切音向　嗴口含切音塔　痔疾置切音字

二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陟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達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清於那羅延堀（陟九）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一）方且訂盟於堀中爾時清以荷法情深心重然諾豈不荷擔以洞門未開荊榛未闢意將有待而然也已而達師西遊開本二公從赴清涼以卜居質疑於舅室大士即蒙印許以金色界未幾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問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栢大論若干卷示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微藏心法香薰偏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殫始末字字眞心信乎無不從此法界流也且曰方冊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執梵笑而致疑者煩頻解之至詳且盡夫復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抉數舉而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吾佛聖人說法也以法界無盡身雲稱性而演普門法界修多羅塵說刹說熾然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年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法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十二部廣布西夏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付囑流通諸弘法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宜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已身或現佗身或示已事或示佗事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華所出諸善知識同具

生身各各法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所現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法本無住遇緣即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眞如黃華般若斯又豈區區華梵可分紙穿長短可較哉雖然語固有之人情安於常習惑其希睹復何怪哉藉令始也契書華笑而梵策又以彼此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竗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眞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猶林眯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得樂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又何以令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角而白毛能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如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眞丹云多思惟思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舉皆是也何以知其然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欲泥間有靈根夙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於功名去此取彼即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死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俑人豈直鈍根法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是時也孰能力起而振救之若

大師者斯刻之舉不啻秦庭之哭眞有奪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法界之圖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付囑而來耶不然何以勇健如此故吾觀眞諦眞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幸哉雖然勿謂無人自顧所積何如耳聞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於毫端覩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眞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或曰方冊滅敬將無慢法之罪耶子曰性性湛然般若圓明諸流通者譬若分燈即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然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法炬徧周沙界窮未來際燒盡闡提即使衆生界空而本法猶湛然常住也二公勉矣前旌嗟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劒不利怯弱不敢先登敢辭執鞭之後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西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衣鉢終止於曹溪般剌臂裹楞嚴房（陸九）公筆授于制止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法根本地也夫何千年已來道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寶爲何物始予蒙恩以逆緣來因開法於青門一時緇白翕然歸向而法性諸弟子率爲上首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

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事專修淨業十餘年來如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普利人天適予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事予聞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然水固本有必鑿而蒙潤響雖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賴親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者指珠之親友也若各得利濟之益要在人拂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之耳如是展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濱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

首楞嚴經通議序

陸九

五

首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祕密心印統攝一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眞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遺修證邪正之階差輪迴顛倒之情狀了然目前如觀掌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悉備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導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闚蠡測哉自入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曰各出手眼而弘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恭詳精確發無餘蘊又何似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寫之嘆余昔居五臺氷雪中參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凝正心以炤燭之豁然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年偶閱此經一夕於海湛空澄雲月交光之

際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是夜秉燭述懸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離三觀以提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如華嚴法界之設意在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又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缺故予久有通議醞籍胸中及投炎荒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禹靈湖之萬聖蘭若結夏粵門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難靡不同之入室請益懸鏡觸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觀之旨題曰通議蓋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之味也或曰佛不思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然法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雛髮即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法界之宗既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盲然也及北遊行脚凡參耆宿必

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然竟無有啟發者向以志慕叅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力究已躬下事八年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嗣聖怒遣戍雷陽達觀大師與予期禮曹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閩予罹難報初意其必死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南行過龍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申三月至行間越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間集弟子數十輩諷誦法華以了前願衆請講演至現寶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即信此爲示佛知見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深見其非也遂以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者各各踊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恐初學難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會其義明年冬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營安居於寺右落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華覺而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請述楞嚴通議脫稿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法華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法門儻一言有當嘉會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於乙卯六月朔屬草至八月朔閣筆但宗華嚴始終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

性海以見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為入佛知見雖違古作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為草略弟子性融乃乂踞法壇者相與校覈三越月而成然非敢為玅契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法是為諸法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來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授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年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岳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玅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荊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

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然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義而略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于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為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即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為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示佛境界即以此為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為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益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誠不敢是今非古以啟謗法之罪也居士顏廣暨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柏謂無明十二緣生即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若無明覿體無二如乳之為酥酪醍醐不從外得益得酵為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深般若其功惟在炤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為五蘊由照五蘊皆空即成般若則觀照之用得非五蘊之酵歟以用之者希故迷之者眾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

力豈細事哉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從來未聞予隱南岳會參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遊九疑一時諸子翕然信向歸依子爲開示般若之旨聞者躍然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若時雨化門生隙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醉歟佛言醍醐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眞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部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眞因故此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眞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昔西域無著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著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

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垂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卽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剝絶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于是恍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于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前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眡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炯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決疑題辭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眞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大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訶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爲非已智分以疑根未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決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然披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法爲已障礙此金剛般若直拔疑根爲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法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昔

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義學執筌失指從前得意忘言者希乎已幼能誦而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住曹溪偶爲大衆發揮一過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此法雖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班以當法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絶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蘄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即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詞之間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

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既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事詞闇易之旨其所深譏者違卜筮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禍福必本其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侮之以爲巫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隱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年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于法王慈父既因弘法罹難幾死詔獄蒙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尤究心于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于左氏之心有當始知巫之爲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法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萬法者心之相也死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

世而後見也楞嚴殫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徵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爲巫豈不寃哉某用是深慨惘末學之無聞特攄愚見著爲是編皆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涂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于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凡討罪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背于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于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眠黑白其中報應景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爲主或事在彼而始于此或始于彼而終于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

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始于晉而終于周猶糞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于幽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嘵嘵乎某曰不然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卽經以明心卽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于禪奚尤焉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筌在迷則爲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于瓊海之明昌塔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磨西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事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由是觀之四十九年所說一大藏教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卽佛弟子親習權乘執爲已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西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飮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厥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奧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卽曇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達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

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竟參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斥教乘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卽此一論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朗鑑視爲文字而儻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西域性相之執馬鳴既力破之卽此方教禪之偏執圭山著禪源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此豈眞究大事者哉予蚤年卽棄講義初聽諸經不知爲何物切志參究旣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眞似推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于楞嚴則有懸鏡是皆卽教乘而指歸向上一路奈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不師古參禪者槩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可誰何無怪乎視馬鳴龍樹圭峯永明爲門外漢謂一

大藏經爲揩臚涕紙也且斥發明一心之說爲文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參禪又不若親持經論爲般若之正因種子也且參禪動以離心意識旣能離心意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法門此弊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已見之過耳此論舊遵賢首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洋杳莫可究予向纂舊疏去繁就簡爲一貫旣而語似欠順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塗是救末法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旣刻之於嶺南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唱導助緣者皆一時四衆法侶也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披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粤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詆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由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眞修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眞妄之塗雲泥自別所謂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雅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蠭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破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浮遊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于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于吳門以尚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紫栢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剎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西來大意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為錄大槩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陵九千

陸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乘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囓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眞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椎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唾便休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于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二氏法緣最深于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璧及遊匡廬主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法語留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王君仲棨綜集為一部予陵九三

久沈瘴海爲師了末後因緣過金沙之東禪
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
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
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睹
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獨露于毫端如
巨靈撣斤眞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
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
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聲音色相求
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
意痛處劄錐直欲剝絶命根卽此可當金鍼
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宗妙悟
超絶語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
題曰紫栢老人集葢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
具金剛正眼視之于言外則思過半矣

雲棲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
稱曰文獨佛語不然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
之異耳葢佛所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
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
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夫執氷而求
火也豈特佛經卽從上諸祖麤言及細語皆
歸第一義況本于文而超于情者乎予讀雲
棲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年
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著徧叅諸
方有所發明遂挂瓢笠匿迹雲棲以恬養知

非有意于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
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屨滿次則林立久則
雲屯霧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居
者平常故于應機接物無門庭絶城府無崖
異如鑑照物妍媸順應故無臧否無指適一

任其本懷故來者如蟲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年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佛持鉢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嘆希有世尊予忽然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年無人知為何事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知孔子之糞草我知也即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然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醯粕耳然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衆即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于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

月照百川清濁並映使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是而為佛祖之亞者予于雲棲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為老師宿儒子嘗謂師為法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某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照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昔唐宋諸賢宰官棲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楊張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法喜皆扣關擊節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在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莫春子立馮延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達觀蓮池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惟叮嚀法門克荷大

事其於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砭膏肓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寶之當爲慧命非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棲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從淺至深始于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設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法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深淺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華直指離言之道達磨西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頓門然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于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尚虛玄以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已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事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于今日也雲棲大師蚤悟唯心

因極力主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無替者幾四十年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彌陀疏鈔發明殆盡至于尋常開示言句提惟心以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此語

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抉末法瞽眼之金篦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予三復三嘆僭為代一轉語于編首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十九　門九　壬五

音釋

剿子小切　焦上聲　眡都奚切　音低　嵩虛交切　音虓　嵯赤之切　嵫呼光切　音荒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　陸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

陸十一

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惟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樹華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爲苦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卽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爲寶樹變火鑊爲蓮池故此

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惟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眡白黑矣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薰所發根雖惡劣卽一念勇猛之心超於上上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然此萬萬無一世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

勝十 二

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爲中下而設耶貳師將軍受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也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龍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於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事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

勝十 三

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真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刻瑜伽佛事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衆生非衆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然教有顯密顯則直指衆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死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爲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衆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眞言本自灌頂部中其所以拔幽冥拯沈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面然鬼王遂啟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濟河沙皆出自西域神僧而流於震旦傳爲故事從不空三藏而宣密言漸至於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蟒身求度帝請誌公和尚集諸大德沙門纂爲水陸儀又則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爲瑜伽佛事其來久矣至我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以試禪講以啟口施食津濟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爲僧今南都之天界爲禪報恩爲講能仁爲瑜伽遵國制也此後流俗漸弊槩爲非破律儀視爲嬉戲然深失如來度生之本懷即其疏意達孝子慈親之情悃而祕密眞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爲淨土一語而化鑊湯爲蓮池法齊及

而罪即滅鐘聲至而苦遂停豈細事哉失其肯不惟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僧某以瑜伽發足嗣參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

紊便有所禱者各攄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展悲心披誠款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謝世門人某善繼公志欲刋行以廣其傳使爲佛事者無紕繆黠神之愆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孝子慈親各盡心以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爲序而傳之予以爲凡有益於利生者皆爲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衆生日用現行無明煩惱即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斯則衆生與佛不隔一毫但以無明深厚不自覺知逐妄迷眞起惑造業長淪生死而不能返誠可哀哉我世尊捨自法樂現身三界

與民同患而度脫之四十九年所說諸法具有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爲衆生出苦之具耳菩薩修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以爲要妙至若了心之行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參禪漸則不出止觀即此二行若上根利智業輕感薄者自可直入中下之士積劫生死業重罪深即有志出苦而爲惑業之所障者必積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爲修行出苦第一法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爲發軔者也即如華嚴圓頓法門普賢爲法界導師而所修十願必首以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爲顯密圓宗而必先以建立壇場禮十方佛勤求懺悔至罪滅慈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

入道法華為實相大乘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為止觀而必精嚴懺法以踐真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法界圓融而時禮法華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門最為末法入道之第一行也嘗閱釋迦本師因聞五十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展轉開示得三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所以謂三千諸佛是也其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悗未盡探其始末因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梁朝一懺自昔流傳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嘗謂末法衆生罪深業重如世人犯法投託王家亦可獲免地獄衆生以苦遇一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現前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要無越懺悔一門矣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敘披露之情悃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胥臆之論觀其利濟之心良亦勤矣間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為恆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恆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法本是心則何法而非妙行耶幸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導法味既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如鏡交光互相攝入實借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罪又奚止赫日消霜露哉十日並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罪垢頓滅不待求證而必信無疑矣觀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真信禮佛滅罪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之以為真修者勸

楞嚴接光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衆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緣而拔三界生死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執（註十七）以明中然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則故以楞嚴大定爲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一大事因緣始終之化法也是知三觀之設散在五時而教海汪洋末法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法界一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法眞頓証一心之懸鑑也以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之因果而敷陳於六萬餘言之內以無量行海攝歸三觀妙門以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於首楞嚴一定可謂至簡至要最深最奧之法門也此經自入震旦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尅文言而昧其通途或尚理觀而略其文言要之無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望洋況居有漏乎故採敎者如飲海魚龍鼈蚋亦各盡已量豈能盡海水耶然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予逸老匡山閉關枯坐四一授公以所著楞嚴接光錄見示且欲予一言以弁愧予老矣目已憒憒智乏藻鑑思不關微安能發其幽奧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掇首尾指點血脈批導文字如遊刃焉以公廓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不拘拘矩矱若以楔出楔亦從前所無愚謂有便上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瞥膜也是

在觀者別具超方之眼獨得於文字之外由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食金剛功德又可思議耶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法四十九年乃云未說一字末後拈華迦葉破顏微笑於是有教外別傳之旨西天四七祖祖相傳是爲心印達磨東來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曹溪衣鉢乃止以其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以悟本來無一物遂爲的骨子開法於曹溪以無說而說門人吠聲逐塊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雖般若一心心外無法則口說者如天鼓音空谷響耳豈實法哉余蒙恩於嶺外幸作六祖奴郎聊爲料理廢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蓋以後世聰明君子將謂老盧本賣柴漢目不識丁怪其所說無文彩故妄易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況闡無言之道假舌相以宣暢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又何文之有予偶得古本乃爲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爲整齊分爲十品以雅稱經名也刻於山中適大將軍張君樂齋先開府於粵間訪予於山中嘗以此經贈之別十年公歸林下予過錢塘公一見歡若更生談及此經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法乃序之以見公爲禪將軍其有以發見聞之勇猛於此事者勸

刻法寶壇經序 東海遺稿

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末後拈華且道未談一字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

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嘗不熾然常說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磨九年說法又何有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於曹溪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覿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事無事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耶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迹耳

因明入正理論簒言序

原夫一切法界統惟一真了然而無諸相也由迷之而成色心執之而爲我法依佗妄起種種徧計有無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我世尊特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以直示之是爲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自金輪掩耀玉毫收彩不百年間依然邪見恭天性相割據爰有應眞大士龍樹陳那諸師蹶起拔幟立論摧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以大破之既而商竭羅主撮略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因明入正理論覈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互一性圓成務使離過絕非因是以明正宗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神符也得之可以闢幽扃佩之可以禦大敵諸法空座非此不足以據之慨夫東西異路南北殊塗且文略義深即匠石斫額嗟乎斯人望洋之歎久矣吾法兄雪浪恩公按轡先登蘊檮昧公從而步武萬曆庚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感夢金人名七銀人勝十告以遇田分介身

有官而註焉覺即採取金勝二論深窮力究既而果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矢心遂倚雙林而搆思斯兩月而述成宛與夢符詔曰寐言益識夢也噫徵夫邪蘭紀歲睹史質疑由是觀之愚公豈無謂哉余來自海上公脫稿示予予雖不敏不能洞見玄微彈華摘實至謂與品無其所立遮實自相相違改品以釋是非番我以明集聚斯皆出過深潛良是簉其幽寐然因正因不待全提緣了思已過半語固有之因修者易草昧者難且夫託鷄鳴而過關假弄丸而破敵者談何容易觀者若因是以明宗由指而見月直欲睹纖塵而知大地闚一隙以見太虛則於法界之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即隱几據梧將仰天而嘆豈可以呻吟沈酣者較哉

二十五圓通圖序 爲王憲長弘臺賦

毘盧遮那以法界爲身則根根塵塵皆徧法界於身舉一毛孔徧則毛毛皆徧在境則拈一微塵徧則塵塵皆徧於心則念包十世古今劫念同時則念念皆徧如是則無一法而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限量可局乎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能入哉是以楞嚴會上世尊特借二十五大士普爲諸人傍通一綫大似舍元殿裏指長安盞曲爲鈍根拈弄耳雖是門門有路處處皆通正眼看來未免瞽目生華居士一齊折合卷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同放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弘臺居士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不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場敗闕仔細簡點將來

畢竟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毘盧遮那法界爲身以華藏莊嚴而爲報境由往昔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爲藏者以此心在衆生名爲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華藏世界蓋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王家寶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以菩薩修行名無盡藏以即心妙行而爲功德法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華嚴所宗法界心體而以妙行爲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爲佛然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即回向三處謂衆生菩提及以實際積行以成藏行散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如積同向如散所謂積而能散由散以成德譬夫聖人損有餘以奉天下盛治之事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以吾佛世尊以盡法界之法藏濟稱自性之衆生資以莊嚴惟心之果報觀夫華藏莊嚴之妙事豈向心外求之哉第以衆生狹陋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曇華精舍門人觀衡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歎曰大哉妙行普炤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序之刻以別行予喜作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即此以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華藏莊嚴步步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化爲無盡功德藏矣詎不成一大事因緣哉

重興青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法託之像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刹而

三寶現前指道場而慧燈發燄益由道假人弘事因理顯是以諸祖法焰之不可泯者若人身之血脉不可一息間也任道君子可不爲之留心哉惟禪宗鼻祖西來直指最上一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於曹溪而青原南岳爲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於江西湖南其下五燈分燄皆以二老爲燧人此道昭昭如中天日月千百年來闇然而愈章者是知茲山爲人心世道所關最重予少年曾禮七祖見其僧非披俗寺委荒榛惟諸賢祠宇尊祀其中時則慨然歎曰諸天奉佛諸賢事天然各尊其道理或宜然恐神有所未安也徘徊而去間嘗與紫栢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源頭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以爲然師先候子於匡山及乙未予年五十以弘法致謫放於嶺外因得重濬曹溪之原以爲禪道重興之兆辛苦八年而祖庭始開功雖未圓中興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尹氏發心重整青原持鄒給諫公書爲先談且云子尹爲七祖忠臣予聞之躍然乃先囑其妥神祠爲第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寢越癸丑遂之南岳踐金簡曾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也丙辰予弔紫栢有吳越之行至雙徑見禪道大振叅究者衆予歎曰此曹溪一派重衍也丁巳夏歸匡山作休老計見東林蓮社重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練公書亦至云大修青原冀得一指點蓋子尹夙心述子之本願其祠已妥而首爲檀度願成主佛者則劉晉卿張壽長郭陵寫也予乃浩然歎曰六祖有言葉落歸根禪道自曹溪

一脉始於青原而傳燈諸祖至中峰之後漸微我國初不多見矣予自濟曹溪不數年而此道復振於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匡山石門適青原大興千年之後復見今日豈非應葉落歸根之讖哉惟昔盛時莫盛於西江馬祖今也重振再見於青原是知道運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將來八十一人同出馬駒之下者是有望於今日斯役也檀度之功任之者衆不俟予言故特述禪道隆替之由以告諸同志不在莊嚴佛土而在光輝佛燈以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爲之化也又豈可以尋常建一剎拂一宇爲佛事者同日而語耶萬曆四十五年仲夏十日

續華岳寺法派序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以心印心妙悟者爲的骨兒孫原無名字及六傳曹溪下從南岳青原道分兩派以各從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各立門庭則稱某宗某宗者但以建立宗旨令知歸趣亦非以假名爲道脉也自後禪林日衰師資口耳天下叢林但於開山之祖原系某宗下各尊爲鼻祖以五家獨臨濟道徧天下故海内梵剎多推之特世諦流布其來尚矣衡州華藥寺本從臨濟出以重開山僧紹秀爲始祖立二十字曰紹宗希普道正克嗣通玄圓明眞性海法行復崇原今已盡矣適予來寓靈湖且將東遊特寺住持等領大衆焚香禮請立其派予無復異即以原字爲始起續四十字偈曰原自曹溪濟燈從南岳傳廣開清淨理妙悟祖師禪頓了惟心旨歸依實智詮西來微密意福慧永無邊是足以

嗣宗風乎特以假名說實相令不昧其本原耳後之子孫其尊奉毋忽

南岳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求證南岳思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於是智者乃著止觀妙門西域梵師曰此與西域首楞嚴經大旨相同大師聞之日夜西望禮捧一十九年願見此經今南岳天台寺即智者大師捧經處也千有餘年捧臺現存會儀部金間欲石刻楞嚴經於臺上以滿智者之望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子與會公為法門知已久期終老南岳癸丑冬月長公扶搖攜乃翁書迎予往湖東子應命至則見諸祖道影八十八軸乃達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知忍資請丁南羽高士名筆也有三堂其二置五臺峨嵋此一專為南岳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間會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君屬其請歸南岳向以山中無可置之地故存湖東子於是展禮道容如入諸祖丈室也比即發心願建影堂以奉之乃為募疏太僕蔡公槐亭身為行先願竟未果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年辛卯弟子如繹書來云已復天台欲重興之適會長公遵先人遺命以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予前疏併付之子閱而喜曰此子末後未了願也嗟乎法緣與時互相為顯晦亦運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法統乎一心故有性相二宗本乎一致佛滅未幾而性相角立分河飲水從來舊矣無論西域即此土教由天台說三觀以明一心禪自拈華二十八傳達磨東來為鼻祖五

宗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今也諸祖道影畢集於斯即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予居湖東欲奉諸祖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以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三觀一心之旨以暢智者未見之懷如繹今得居其地復奉諸祖於其中不但了余未了之緣抑滿智者未盡之心也幸何如哉繹也果能竭力忘身從事於此予即老矣尚能坐捧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千峰點首萬象低眉虛空結舌異幟盡降智者大師定側耳於常寂光中習氣猛發亦當起舞於蓮華藏海與諸祖一時聲欬彈指也其募疏已有前作故但述道影之因緣併繹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以為開導前茅也是為序

陸十 十七

焦山法系序

傳燈所載諸祖法系惟以心印相傳元不以假名為實法也嗟乎禪道下衰眞原漸昧自達磨西來六傳曹溪一法不立及五宗分派蓋以門庭施設不同而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明國初尚存典刑此後宗門法系蔑如也以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內列刹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以字派為嫡而未聞以心印心由此觀法則大可悲矣舉世皆然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姓如泉流入海今推原五宗眞傳則法眼早入高麗潙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曹洞則少林獨擅方今天下僧寺法系多稱臨濟一派盛行至若正枝旁出皆莫可考蓋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

橫出迷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山以法系字派爲請且云茲山十菴原自始祖覺初祖心禪師本臨濟旁出爲賈菩薩者近代兒孫皆迷其源禪人憂之乃考十菴先後之次緝爲譜系正名分以垂後裔然雖假名是亦因名立教儻亦賴此以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至於蔑倫犯義者尤足以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六傳已盡故爲續其三十二字以從俗諦若指此爲宗則臨濟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卻矣

鼎湖山詩後序

鼎湖山白雲寺其來久矣昔曹溪法道盛時出其門者皆洞明心印人天師表志常禪師乃與青原南岳諸老同侍巾缾者二老道化一方常師遂隱此山以終焉梵幢猶存靈骨藏之於此信其爲法門巢許也余少能讀書時則知有蒼梧之野鼎湖乘龍之故事將爲好事者寓言高舉以爲美談及丙申春蒙恩遣雷陽又二年戊戌冠巾說法於五羊之青門戈戰場中時門人寶貴字本淨者充第一座會罷作禮云且將隱於鼎湖余驚喜不已扣其遺迹則云久廢藩伯王公昔爲郡端州時命父老重葺今又圮矣余因力贊貴公以居之且囑其死心定志以盡生平若果余當休老焉貴公以余言遂忘形事心以常公爲任苦心勞力不堪其憂者又三年庚子余入山禮常公增乃爲貴公作經始計定其規模務在妥神靈以藏修足矣不期年而三寶重成佛像裝嚴煥然光奕余喜而嘉之癸卯秋

日之曹溪且訂明年鼎湖結夏之盟甲辰季春出山謁制府即將有雷陽之行以病作不能就道遂維舟江滸且冀避暑山中俟徂秋而往不日乃奉按臺檄不敢少留悵望雲山屑睫間不能一至豈非緣哉以一至而不可得以此觀夫常住茲山者清涼之福豈啻人天倍萬劫耶余病小可即以登塗貴公時時相慰舟中余且愧見笑於山靈而不忍別遂賦詩五章託公以謝且問訊於常公異日者儻天假之緣吾當爲公墅窄堵波於荒榛草莽中也

徑山志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皆託迹於名山勝地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剎之志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奇勝自國一開山昔稱法嶼以其山自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岳而南幹自衡湘迤邐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剎始剏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僧徒寂寥萬曆巳丑間達觀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剏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僧徒往請者匝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寂照殿宇亦因是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啟古化城爲藏板地當道藩臬諸公深心恢復達師入滅弟子潛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於鵬搏峰下與大

慧同條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爲法門之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令大藏乃法界之圖籍也蓋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於戲因修者易就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班班後世將何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以便考覽而特爲之序

菩提薩埵妙明堂序

余坐菩提薩埵新搆丈室主人請堂名余題之曰妙明大衆請開示老人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也以滿慈開前根身

器界一一清淨本然因起疑曰既是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法邪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到此實難措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關以詰之然上句不屬迷悟天然妙性本自靈者故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修成者故云本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耳以此二路詰之者佛意將借迷悟關頭以開發之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爲得將謂性覺本自靈妙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覺耳意在有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有所明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法從此而生矣以一切衆生生死死生法法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強起一念要明其覺然有明

有覺能所宛然故向下發明能所之妄法歷歷分明則深窮法性之原也茲菴名菩提梵語菩提此云覺以人人皆知修成之佛不知本有之佛老人意在眞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修萬行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証菩提是在先悟妙明爲初心耳故以名堂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清凉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住其中即雜華所載東北菩薩住處也自漢開山以來震旦皈依爲人間淨土歲往復者百千萬計至則蹈冰躡雪無厭其勞非眞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名華異草間錯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鮮信非塵寰有也高人勝士棲眞養道者徧滿山谷列剎星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松響泉聲廣長舌相盡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眞淨土乎山中在在叢林向無以社名社自普門棲賢始近有觀來石鏡亭山主結金蓮社益由宰官李公所刱公諱茂春河南杞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叱之二僧即去惟一不行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是夜即生公公生而善嚥母時呼曰爾僧性也至七歲猶常嚥不樂母每以僧呼之即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以後登癸未進士官至鴈平兵憲因（缺十字）遊樸煩忽自憶往事乃曰遠公生於此而結蓮社於匡山我何忘其故鄉耶遂願結金蓮社於五臺先聞妙峰大師遂往皈依建靜室於靈鷲以寄焉既而欲自爲念佛社因五臺僧幻住談臺山勝處言觀來石主人鏡亭有

苦行公遂歸心即捐貲屬修蓮社效匡山故事修念佛三昧余有雙徑之行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敘其事余喟然嘆曰寥寥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衆矣能知歸宿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揚颿截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遠公刱匡山蓮社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稱十八高賢現生西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法東來第一勝事李公興於百世之下抖擻濁惡揭厲樂邦非具宿世根力現宰官身何以有此余知斯社之興將與一萬眷屬同駕慈航揚颿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以百什計哉是在長年捩柁不惜餘力耳

重修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華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於虛空成者

住者壞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法教化衆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充滿亦如網珠交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衆生於一切佛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衆生及造十惡五逆三界六道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衆生心行不可思議今於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歲暮寺僧祖定訪予京之慈氏樓閣偶談寺之因緣則曰其殿廣博猶如空虛莊嚴密緻斗栱攢簇鱗蹋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蓋始刱於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年矣而各道之上梁栱之間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思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爲龍頭角須眉爪牙飛動宛若生龍左右升降嘗遊戲

池中寺僧見而叱之其龍歸殿而左右錯盤又名之曰錯盤龍殿此其不可思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有奇向爲粉地肖趙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悅之兩壁畫瀟湘烟雨圖一幅夫人管氏畫竹一幅前此數百年豈無丹青妙筆而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舉耶此不可思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以銅錢累砌成形此固成者之心不可思議矣明嘉靖間有人毀其佛者剔筋折骨坼錢網肉劈羅漢燒煮而食之其人竟感以錢箆搔癢徧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然世人畏神而敬佛雖顛人醉酒尚悚然知皈而若人者乃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也悽然草草寥落如空太宰五臺陸公過而慨焉即與郡宰官敬菴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輩發願修復命比丘祖定爲倡導建立之初思求所以朔業爲根據者是夜大風折古桑一株旦而發之根柢得古貢重斷碑披而讀之乃唐中和間居士吳言捨宅爲寺其基廣九十三晦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清禪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以年爲號者非此莫知其原斯則木石無情乃應緣而成事此情與無情感應道交如水澄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由是觀之其佛土成住壞空業已不可思議即其人而知施者作者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壞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旦炳然齊顯於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像纖毫不昧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始也成者之心固不知有壞者之心而昔壞者之心又安知有今日成者之心

斯則成者壞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即境觀心正所謂交光相羅如寶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去未來一際平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今比丘定者苦心窮慮欲建空中之樓閣嚴象外之法身演無字之真經作難思之佛事譬若晴空望彼纖雲豈不瞪目成勞吾意空華亂起必瀰滿太清滴水爲巖必橫流大地是將見妙莊嚴剎建於一毫清淨法身顯於一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人等各各心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一齊同入蓮華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海印沙門聞此因緣歎未曾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法空無相畢竟無起滅但以因緣故成壞
各不同佛身如虛空智光如滿月其空徧一切月光與空等不擇淨與穢是水皆現影豈待清淨池而後方照矚一切衆生心與佛智無二善惡隨因緣業行固不同一切佛境界生於衆生心譬如空中華依空而出現初成即有壞本自空中生如何今日空不能成勝事天堂及地獄貴賤衆果報苦樂諸受用無不從心造自作自受用莊嚴自法身直從有相中即登常住果善哉諸佛子決定信自心各捨所愛珍莊嚴佛自土世間皆是苦無常復無我生無一物來死無一文去來去本是空如何若貪著遇此大因緣而不發勇猛一

破慳愛根頓成無上覺凡是有緣人俱登菩提道

築三潭護生隄引

佛說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三寶孝順至道三法孝順一切衆生然則奉佛戒者不能推及衆生目昔隋天台智者大師唐惟宣律師宋永明大師至我明獨雲棲大師而已其放生池除城中上方北園其外則自贖萬工池而弟子居士虞德園同大堂法師濬西湖三潭其廣大之心足以度恆沙衆生矣子至湖心寺知舊有三塔久廢今欲重建與所度之生作光明幢昨偶有聚沙之夢已有成讖矣又觀三潭之隄甚單薄不能與所放之生作金湯外護恐春水一漲則已度之生尋復漂流苦海矣斯則不惟虛其前功抑終不能收其後效大可憂也又且聚沙不可以旦夕計正在躊躇偶至長明寺會湯養惺居士乃雲棲之內親也言及無子將求度脫予歡喜而策之曰昔佛無子以視三界衆生如一子至今人人皆稱爲慈父居士何不以念子之心念一切衆生則將來慈父之稱充滿十方世界矣爲今當念已度之生在三潭者能築保障以防護之使其中衆生如極樂國則彼現前皆稱慈父矣又何俟於將來忽願居士一唱而願爲慈父者衆矣是則天宮淨土又何捨目前而別求乎諸有智者一聞萬感不矣言之畢矣老人大有所望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

音釋

文運切音同

無分切音文

魚陳切音皚

延之切音詒

頫 方矩切 音甫

坼 丑格切 音拆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住持平陽淨土禪院序　園中作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年以四方饑饉東西多故司農告匱命大開恩例令草野之民凡有懷才抱藝願效一割之用者聽循例輸粟各授職有差無論方之內外即二氏之徒亦預焉無盡上人晉平陽楊氏子垂歲祝髮於郡之淨土院每志向上乃擔簽百城徧叅知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遯迹終南接納五頂結法社五十三人窮教海一十二部究徹一心備歷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四衆人等願請說法乃各捐金遵明例輸授僧錄覺義爲淨土院住持上賴國家名器爲護法地將以廣布津梁大開覺路都城名藍知識若淨莽潔上人聿感爲一方法道賀乞不慧爲文以贈之曰聞大雄氏之御世也迹現迦維道被三界其設教也主清淨出世以廣大圓融無不含攝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方而利物機感交映如水澄月現不涉思惟若觀音之普門普財之徧禮由是觀之其出世之法果離世哉故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者抄在圓悟一心頓融萬法即世諦而證眞如因衆行而躋極果固不以端居無爲沈酣寂滅者爲得爰自法派東流由漢迄今二千餘載無論象教遐敷即依法修持權實竝運而彰明其道者又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其教重其人其制不一惟我聖祖神宗紹業垂統其法度品詳該羅纖悉其徒繁衍乃立

官以綱領之兩京設僧錄以統諸郡邑郡邑各設僧綱正會以領諸寺其品有差選道行俱優者次第授職各有攸司所以然者蓋藉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即世諦而證眞諦尸其任者大都以弘法利生爲能事即古以道扇一方者爲之殆非以名位爲榮也今無盡上人抗志塵表迹超方外其所以發明向上第一義諦者固在所祕即其四衆歸望之誠如器中鏗聲出於外豈無實而然哉是必有過人之行詎可以執假名而昧實相者比耶經云若以音聲色相求法者非見法也余故曰今此四衆若以聲色求菩提有負上人上人若執假名而說法有負四衆聞之負師者墮負衆者慢有一於此又何以明佛日報朝廷護法之恩乎上人行矣儻道經金色世界

其以毘耶病叟之言質諸曼室將以普告大衆願各各即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彼岸也時諸比丘聞此語已作禮而去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有年始因叅老人發無上菩提之心比與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華社於菩提樹借庇蔭日就清凉之樂每月半旬請老人坐樹下據菩提座揮麈爲衆說修習趣進無上菩提之法行自春徂夏已四越月矣上人作禮言將往八桂訪故人於青山白雲

之間且因行脚隨方遇緣而度欲令聞者見者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爲出世津梁之初步也老人歡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菩薩凡有所作常爲一事者謂以此菩提心教化衆生故爲一大事也即出生入死因此

緣此除此一事更無餘事雖身經險道備歷三塗但有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即嬰衆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事皆實以世出世間無有一法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事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耳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衆生本有之佛性靈覺寂照故曰真覺了然自悟故名獨覺朗然大徹照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故云不覺不覺則爲凡民凡民即衆生也以衆生各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有而不自知可不哀與不知即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丐懷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生死甘墮苦海可不哀與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所以出現世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即先覺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於物不迷覺他者則於物不棄不迷則會物歸已不棄則捨已從人由歸已則不見有物從人則不見有已不有物則萬物皆玅不有已則一已非眞知已非眞則已即物知物皆玅則物即眞即物即眞則物非物而已非已矣物我皆非去來無相萬緣寂一道虛閒此大覺氏之心宗諸菩薩之玅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以寂滅行現諸威儀隨事利他而爲菩提玅行者也否則驅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長苦趣而非所以成就菩提教化衆生之事業也上人行矣遡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眞境猿啼鶴唳滿耳皆眞經獞猺猩猩所遇皆眞佛水流風動皆廣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是而覺則處處

菩提場步步極樂國念念皆眞修事事皆眞行又何計其世出世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言乎儻有所疑路經相山請以質之無量壽佛

壽僧綱一山敬上人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年己亥秋七月望乃法性寺住山僧綱一山敬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士及諸比丘四衆人等各持香華而作供養以祝上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盂蘭法會飯十方僧效目連故事以此爲報親恩醮罔極也余時爲衆講楞伽新經罷正以此爲佛事聞上人發如是心歡喜贊嘆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壽不出我人衆生所謂壽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住然佛所取者慧命所住者法臘故古之高僧曰

世壽又曰法臘蓋不拘歲年而以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由以臘不以年故有年高而臘少者有童年而耆壽者凡重臘是以戒爲本也以戒爲本即佛之慧命所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數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品即頓獲之豈不以自性清淨而爲佛達自性清淨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以是故耳惟吾佛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華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磨達磨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即建剏戒壇於其地達磨來必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攜菩提樹來栽於壇側且曰百六十年有肉身大士於此樹下出家演最

上乘及六祖衆發迹於斯若合符節迄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以此寺爲初地即達磨之道法不泯六祖之眞身猶存豈非以戒根堅固慧命延長由古及今以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豈小緣哉余初入粤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呼而不應者今予居此不三年而諸僧濟濟一時翕然無論老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昔無而今適有耶蓋佛性人人本具但無知識開導耳開導之功又在主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時雨降油然榮茂而不自知其然矣今上人年六十一一旦發如是心作如是行以佛事而報親恩以淨戒而爲壽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後之弟子苟觀上人心效上人行從少至老由子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原原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然如昔之盛時則此法中興之機又在今日上人功德無量即上人之慧命無窮矣又豈以區區世壽爲匹哉乃命弟子通岸居士歐起鴻輩各持香華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蘊素穩禪人還金山序

余少負遠遊之志以病未能隆慶已巳買舟過金山余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掌空孤標獨立眞若丈夫挺然頂天立地氣象山主同公

旻公款余居二載諸弟子從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於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眞若履玻瓈而臨縣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年恍忽思之端若夢寐深沈瘴海十有二年飲蠻煙而飡毒霧馳火

宅而坐炎蒸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涼時特以此片石長流枕漱於蘧廬壁壁之間爲消塵解煩之利劑也惜乎遠隔萬里親舊凋疎音問寥濶嘗念玆高峰頂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似當年風味否然亦無從問訊

也丁未春莫子蒙恩在宥走端州謁制府奉檄雷陽已了前件歸五羊謁臬司以聽從事維舟珠江之滸適有上人從豫章持大參丁公書來謁開函亟讀知爲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予感舊興懷誠所謂喜心倒劇嗚咽霑巾者也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謝回首人間居然夢幻耳余事竣還山穩公相隨曹溪今且言歸余因叙往事紀別後之懷以謝諸故人且託問訊於山靈海若余將返櫂楊子江頭重訪三山故事幸爲驅風伯以清江流埽浮雲而放明月延我於玆高臺上坐楞伽室以説藏識海浪法身境界了蘇公與張方平未了公案穩公持此其無乾没於飯籮瓦鉢間也儻有問者爲我報道今已須髮皤然無復似當年粥飯氣矣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粤志在疆場經涉山海擣平寇盜無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復淵如陵凡諸島酋情形備殫東倭發難談者望重滇若登九天視其談如入火聚兩粤節制司馬公日與群僚計畫咸束手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具得底裏東事遂以平還報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以自鳴惟步趨行伍無復敢言天下事矣然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以振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事者

莫不力言將軍將軍恨不以將軍坐隗上事既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有言將軍者則亦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以名生忌以能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稱將軍將軍者則又皆以繩墨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

嗚呼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事哉南夷犯順諸肉食者色皆墨將軍時在囹圄中予思有以任疆場之肩負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力請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前鋒將軍犯重濤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楊大將軍知將軍故不敢其能而斬馘俘擄之功最於行間將軍竟以忘身一粉心腧俱竭事竣一病而死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軍至是亦深知其不偶也乃負妻戴子而歸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余非以意氣許可將軍者蓋蟷蠰怒臂以當車轍軌不知其力不足哉然而一怒以當之非在力也余以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以牝牡驪黃以盡其質哉余以是感慨世之皮相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以稱將軍也行過曹溪將別余適遇於江上留連信宿乃爲詩以言別非以將軍能高舉也辭不及意笑不在言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希顏字如愚泰和人三世孤貧篤孝苦心堪輿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谷響以其言有徵而事不爽故聽若鼓奇奇驗非一巳卯秋杪因韶太守任使君入曹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其山拗開於梁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西天寶林無異不世

道場也余以凋弊窮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陰陽不經故也以其左來而右去故始大而終小即此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言形家非直形也及出悟一諸篇益見周子之得於自性之真特藉形以發其端耳嘗讀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且眼不能著纖塵而曰容山河法身不可以色相而曰包世界緜是觀之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理之微誠不可言傳而在玅悟故周子之論山川必本諸真氣真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必有周身之血脉脉之融會而為穴故凡人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以啟死生人之死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以化凶吉固其理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一形也陰陽一氣也死生一致也以一氣而視大地則目無全牛以一穴而視死生則脉無遺髮若從一葉以視陽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非在形也在使其形者也原夫四大各徧五行互融皆本於性情由性昧而為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形於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而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理之至也內外五行原出於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人之生也動而有知得天地之中者則於一身為聰明利達故其死也靜而有靈得山川之和者則於子孫致福壽康寧天人合德其理至微所云葬乘生氣者其是之謂乎子以是知世惑於堪輿而妄為禍福之論者皆不識一之故也周子之悟一非特為形家言而其術亦非為求形者說蓋本諸身而求乎性

也故其名曰悟一旨哉是則有形之論前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秘後無周子不能知陰陽之實余謂其書可傳故三復深飫而致意焉特序以發之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瓌瑋肩橫一杖足徧諸方隨身佛事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其無量億衆矣雲行鳥飛飄然度嶺來遊於粤余睹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燁若明星聲音如鐘聽其議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爲現身說法察其根性應以何法而得度脫即其所應而度脫之於儒則揭盡性之旨於老則啟玄玅之樞於釋則無非佛事乃至邪魔外道鐵腹水潦靡不迎刃摧鋒望旌息鼓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

如養由之射師文之琴拈矢應弦理徹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衆矣且其胸次豁然了無滯礙其來不將其去不留如古所稱得無礙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於滃潒之墟逍遙於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癡老人方將曳杖而遊於寥廓余邈然驚覺追之水濱乃歌以送之歌曰雲之旌兮前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吹衣樹眇眇兮含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思兮神征望不及兮天際重歸來兮夢驚

壽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曹溪前住持東湖賢公生於前丁亥歲今歷四百八十甲子矣七月二十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子獨稱公爲最上耆年感公

德教素孚於衆心各各歡喜燒香散華而作供養一時作禮請予作具壽因緣以壽公余欣然爲衆而作是言曰夫壽者相出於我人衆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無量壽是又以獨稱何耶蓋童壽者訓童年而有耆德也是以德不以年曰無量壽者是以心不以形也以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超四時而不遷括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真人悟此心者萬古不磨千秋若在是以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然法身常住斯豈以形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是故吾徒爲佛祖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以世數爲久近也歷觀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故以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以證不生不滅之果斯實由生以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法性常生無生則真常寂滅斯則寂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即生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真傳一心之要旨也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於曹溪而長於法門老於佛事由先以已身爲衆身故今得以衆壽爲已壽且茲山之衆千人人各有心心各具壽誠以衆壽壽公則復以公壽壽衆如是展轉以歷無窮如以一燈傳千燈燈燈相續而無窮無盡此則衆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以是而知八十之年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衆心以祝公期公以此心而爲壽以公之歲歲歲如今壽公之人人人不滅回睹世尊拈華之日非遙六祖

揮麈之時不遠斯較童年而耆德者猶以蠡
睨而注滄溟也大衆聞說歡喜作禮持此以
壽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荒飽飲瘴烟顧
五一　十三
有漏形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作癸
丑夏六月偶患背疽若覆盂楚痛難堪醫者
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先生天性好飲凡以
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里循循謙讓
有古人風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聞尊者
恙得梁先生即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
靈所邀即請先生視之曰此蠡窠疽也形如
蠶實實日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
治矣幸早發藥可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
言痛痛止言腫腫消言腐腐潰隨病應手無
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衆草予視先生之治
病瘍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尅期收功若有神
焉初先生治數日或舉他醫先生欣然讓之
無難色既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
是知藝高而心虛時從醫未決請禱再三獨
許先生誠天假也感先生之治予病因思古
語丈夫處世達則爲良相不達則爲良醫方
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身也醫
治者誰耶即有盧扁之手舉之未必信信之
而未必用況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
而收回生之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有神回
生之功非一初不賴報積爲陰德願先生之
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治天下國家應手而
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今日之活我
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日舉

一男咸謂冥德之報也故喜爲先生賀而贈之以言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余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一見即識子爲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南有歐楨伯與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余謝人間世先生亦遊宦塗無聞焉丙申歲余奉詔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則成千古時晤明瞻爲愛弟也夷山先生豪舉超卓翩翩有出塵之思明瞻則精敏沈潛循循雅飭溶溶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默無一語且於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勛卿菜峰公挂冠歸卜西園於龍津與浮丘光祿惟吾王公密邇時時招余齋食兩園之間一飯必以明瞻先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二老節義爲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於重而長於重且習於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明瞻八歲能舉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見背菜峰公以子視之及長而菜公且投閒日與明瞻討論古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者舅之以融其性習此又明瞻養得其重矣無惑乎明瞻不屑屑以輕於浮俗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固以重爲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而無僞第以前識導情浮華誘志故本喪而質渝明消而暗長是則不惟托根失地抑爲所附匪親故日流於窪下渟滀其污濁致使不磷之體漸磨不淄之質暗垢顛瞋而不暇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以貴親仁釋老所以重離欲也余目睹明瞻於此十年如

一日始終如一念毀譽如一心不以離合異情不以去就貳志即其攻苦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良然而實以親習有本傳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死生同條古今一貫以此足徵方外之學非妄談西來之宗非迂怪也余與明瞻遊一紀未嘗一言及於禪以明瞻早以重自珍又何禪之有今言別亦不外此明瞻志之

方子振奕微後序

余少知方子振童年以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稱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及余被放嶺海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來粵過訪曹溪一見居然心鏡中人異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徵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則知子振之爲奕以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化者謂之聖道德無論已若夫藝者左馬以文聖鍾王以書聖芝素以草聖何獨藝而技亦然若市傭之九養由之射與秋之奕諸皆有述焉奕爭道也凡爭者以名相軋軋則氣勝而實德趾子振獨不然循循雅飭不以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以實處勝而若不爭意氣閒閒笑傲自適胸次翛然局若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客往而不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微乎微矣說者以奕喻兵余則謂奕可

類禪蓋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固謂子振之奕以道而進乎技也余觀子振非獨技而其人亦然老氏有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斯其品異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刀而割者又何以稱哉予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送堅音慧公住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重興弟子孫氏伯仲溯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浪崖耀公住持莊嚴畢備乃聯諸同志結青蓮社背誦妙法華經遵戒定慧三學以爲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堂迎予休老丙辰冬予東遊而來睹其規矩雅肅安居精潔四事豐美人境俱佳爲末法一最勝道場也讚嘆久之子了達大師末後因緣即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予入山之二年耀公以障緣去一時檀越皆望予令人以主之居無何堅音慈公至一衆歡喜懇請公初以歸宗爲家山未安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乳予喜而謂之曰大哉法界以緣起爲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壞亦以之是以吾佛於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謂以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修行必以此心而爲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即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蓋特傳此金剛戒耳惟此一戒爲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吾徒

爲佛子者苟不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以無根本故耳即此社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華律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皆最上一乘發明一心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前現成公案也公今往矣若秉佛心而爲住持即其地爲金剛所成身心寂然是爲入如來室若以法華爲佛種子則一瞻一禮舉手低頭皆爲妙行則一切因緣無非佛事了無疲厭若以智照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障自息日用頭頭皆眞解脫且公素持行願普門二品以專淨業苟以大悲爲心則普視同體寃親等觀了無人我之相若以普賢爲行則捐捨身命以供大衆滴水普沾何有一已之私若以大圓覺爲我伽藍十方聚會箇箇無爲又何有

於子孫之業公以如是住如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成淨三學圓於一心萬行成於一念所謂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已出世一大因緣也當以此語揭之佛種堂未必不爲廣長舌相

送無言道公住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踞靈山以優鉢羅華爲菩提種子既達磨以震旦少林爲菩提初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衆流而歸之其心大矣厥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以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三十世之幻休潤大師法流令人天推擁而住持其家諸大比丘刹利宰官居士衆皆歡喜讚歎子來自東方那羅

延堀亦隨喜合拿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爲人說破靈山百萬衆傳燈千百都皆一喚回頭頓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法與人豈期人人病眼空華且又遊華結果佛祖之心然哉此則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吾人若不重捨金篦何以世其家業嗟乎難矣然佛祖以法界爲家大地爲業虛空爲量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能度生今公以赤身而全荷其業拽百川而歸源豈易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以望公者公其勉諸

送仰崖慶講主畫諸祖道影序

昔世尊居忉利三月優闐王思之不已乃命工者持栴檀香往刻其像鶩子慮衆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遂以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答之故凡雕刻彩畫種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栴檀始噫夫豈佛然哉吾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然故曰心如工畫師畫出諸形像夫形像可畫而神通妙用及度生事業又安得而畫之哉居當闕然及讀達師述丁生畫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畫是知神通妙用度生事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嗟乎鶩子極盡神力以多人而方成一像今丁生以無作妙力從一手而現多身慶公於一念頃圓成度生事業而

達師一彈指間頓使法身彌布如雲起寒空影羅秋水如斯玅用乃法爾神通如是耶抑因緣會合而然耶觀者儻能覩面不疑始信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行矣無倦繁興藉使於一身復現多身將逼寒虛空光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公其持此為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住持大慈壽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年正冲太上毋愛勤鞠育惟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恩無以上醻厚德下福蒼生乃薄供養損膳羞出其資建大慈壽寺將賴三寶弘護陰庇窮壤寺成選古風淳和尚為住持居三年謝世上命其孫本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事在師任事十二年上祝萬壽下接四來無厭朝莫即慈雲法雨徧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抒忠效力竭躬盡瘁以事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病即臞然骨立猶不忍棄事達觀禪師隨緣過慈壽見而驚曰公何為至此哉吾人固重以忘身為法其如生死大事何師潸然泣數行下曰在非戀戀浮名第念聖恩隆重香火無託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執堪荷寺事者師即舉其弟子監寺圓應禪師請見乃大喜曰是豈乘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相馬云此足當千里矣幸有此兒顧復何慮師聞已判然自決明日即以其事奏聖母可之旨下大宗伯檄應仍授僧錄左善世為第三代住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聞而歡喜屬不佞讚歎之曰惟吾佛世尊以法界為家以

戒定慧爲業以弘法利生爲務以慈悲喜捨爲範以教理行果爲網維三學具四心圓四維張教乃昌夫此家者以無心而住無我而持任因緣爲進退順機宜爲調伏此至人之能事豈常人可及哉故正法之代四維張而法道昌諦觀諸祖無論童耄一言之下克紹其業像法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有其人葉葉相鮮華果茂實且曰無果至於末法則秀實希者以教理存而行果闕網已半弛將何以綱維家業楞漉人天哉今躋末法六百餘禩矣當世尊將涅槃時有六萬億菩薩願於末法影響流通且又將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重其人上下一體至我聖母弘通三寶超越前代琳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爲天下大觀無盡法藏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爲法門之樞紐知識之遽廬當其任者持大教之綱維爲四海之觀望殊非細事應公年甫二十即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以身任之不私已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有世不知心之有身不識不知泛應無機所謂年童而德者外實而中虛忘機類無心汎應類無我不計利害類任緣此眞住持之能事觀禪師所稱乘願力而來者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爲舟應公爲水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應公業已能負師十年有徵豈不能自負哉應公勉矣願造其眞履其實爲佛眞子住持其家將此身心祝我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無窮果如是則香幢影動鐘鼓聲飛塔殿橫空鈴音鐸響晝夜無間皆廣長舌轉法輪時

也公其勉之

贈大輪端上人住持廣濟寺序

王舍城北有大精舍曰廣濟乃大知識寶藏和尚說法之處和尚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攜其弟子雙松平公輩止於此豎大法幢人天衆集和尚據師子座平公即領住持事接納四方名傾海内三十餘年和尚臘高八十而道風與日俱大振平公謝幻緣去復以其徒端公繼山門事都城耆年龍華瑞菴上人輩咸皆歡喜乞一言以讚歎之聞之佛住迦毘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衆各推所尚爾乃以長老稱空生空生問佛所住世尊乃告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果何住耶雖然豈以無住爲住哉抑聞佛住大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曰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所謂住寂滅場修無作行又豈以有所住而住哉雖然上人親授法於寶藏和尚和尚得法大川禪師據臨濟正令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間五教齊收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事雙忘此又豈可以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擬議其精粗優劣耶上人果以此法住持是將可以續佛慧命上報國恩誠所謂佛子住持善超諸有也耆年聞說皆大歡喜即持此一葉以問訊上人上人其無謂我毘耶病夫非奪鉢之手也是爲序

送方山暎川法師幻遊序

幻人往遊都市遇方山子於大幻場中相與莫逆於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去方山子即入

如幻大解脫門依寂滅場現諸幻事揭大藏於龍宮受天人之妙供幻人方避影東海據長空大谷與煙霞麋鹿爭雄方山子聞而喜之即杖策而來搜我於窮髮幻人相與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乘堅固之筏泛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象倦則鋪瑤草而臥長林饑則飲醍醐而飡栗棘時或鼓腹擯頤摒髀雀躍吸鯨波而吞滄海吐大塊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殊流詎聚曾不知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爲日月也又何浮光幻影野馬塵埃而黜太清之量哉方山子喜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時則方山子蹶起而謂幻人曰聞之不死之鄉非蜉蝣之所擬廣漠之野非蟪蛄之所知信乎願(如)當與子死此耳幻緣未盡姑捨子去終當攜手同歸焉幻人於徐而進之曰譆有是哉子作去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彌布纖塵舉而大地全收不分而偏則霈澤霶施不散而周則山岳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法未嘗離於起立處耳子當勉矣無作去來之想也雖然空華結實瞥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癡兒之所惑子其行矣試爲彈而刮之若珠破瞥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子死於那羅延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一 孟一 二五

音釋

戫古獲切 蠼式亮切 懋莫候切 臞其俱切 音蝎 音鮈 音茂 音衢 潸所姦切 禩象齒切 揩旨而切 詎渠映切 音刪 音似 音支 音競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記

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

昔嘗閱藏教睹南岳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爲希有矣及觀光上國游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堙沒欲令佛種不斷乃刱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遵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頗末具載雲居各樹碑幢間惟我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於萬曆丙戌秋訪清於那羅延堀北遊雲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雨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南遊戒嵩回至金壇爲報父母恩手書法華楞嚴二經完越六年壬辰六月走都下屬太僕徐君琰造琅函將送置蘆芽萬佛塔因暫憩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侍臣陳儒齎齎具往供儒隨師再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時忽光燭巖壑及揭厥中拜石石有函函中得銀匣銀匣盛金匣貯金瓶藏舍利三顆燦若金剛恍如故物一衆稱異悲喜交集已而再禮琬公是時塔院業已爲寺僧賣之豪家公骨將與狐兔同巢矣師愴然而悲即以聖慈所供齋襯金贖之不足中貴

人楊庭屬弟子徐法燈者助完之師因避暑上方山清亦來自東海謁師於兜率院談及此掬掌痛慨食頃師上足密藏開公持贖院券同琰至師躍然而喜即拉清同過雲居禮讚焉冒雨衝泥窮日而至右統三匝默存儼然凜凜生氣歎曰公其不朽哉因感遇與琰君共捐金購地若干畝爲守奉香火資達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爲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者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於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捨身命爲衆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即於一毛端頭現寶王剎一微塵裏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塔供養不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此法者則爲報佛深恩矣靈山會上佛欲以此法付囑有在是時人天百萬無一人敢吐氣荷擔者顧此大衆豈非英傑丈夫哉況親承佛教心領佛恩而猶逡巡畏縮如此必待從地湧出六十二億恒沙衆者此何以故且又但許如來滅後五百歲如是而已況待慈氏彌三災歷窮劫乎足見持法之難也如此由是觀之能起一念護法深心者則爲諸佛護念矣良由佛非法無以成正覺法非佛無以度衆生非法無以明自心心不明無以護正法法不護又何以報佛恩稱弟子哉惟其佛滅而法滅法常則佛身常住矣佛以常身據法界建大業至若守護封

彊者固其多方惟我南岳大師總持以屬輪不若琬公見之於行事雖然佛業固大非南岳無以振其綱岳願固弘非琬公無以讚其業琬公固高非慧月無以繼其志於戲因修者易草創者難續燄傳燈代有其人若夫嶧嵘法界一始終同休戚苦心深慮克紹如來家業者除慶喜去童壽唯我琬公一人而已噫公功大矣窮劫衆生受其賜微公佛亦左衽矣是親承密印而來耶抑六十二億之一耶何其願力廣大如此也慨夫濁世知公者希則公者貴至若知公則公又唯我達觀大師一人而已惟公與師正謂千載旦莫之遇也嗟乎世不知公則不知佛然不知師又何以知公哉愚謂公心即佛公骨即經廣長舌相不滅不生佛法不朽賴公骨存骨與法界相爲始終今師與公生死而肉骨之業既往而又復之則是重剖一塵而出法界之經也豈小緣哉嗚呼公之骨託於師師之心刻於石後之覽斯文而不墮淚者猶人間父母心血骨髓而不動色斷斷乎非眞子也清固謂吾徒有淚定當灑於琬公之骨

涿州西石經山雷音堀舍利記

有明萬曆二十年壬辰歲四月庚寅朔十有五日甲辰達觀可禪師自五臺來送龍子歸潭柘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遣近臣陳儒趙[二五]贊等送齋供資五月庚申朔十二日辛未師携侍者道開如奇太僕徐琰等至石經山雷音堀堀乃隋大業中靜琬尊者刻石藏經所師見堀中像設擁蔽石經薄饌因命東雲居寺住持明亮芟刈之是日光燄巖壑風雷動

地翌日啓洞中拜石石下有穴穴藏石函縱橫一尺面刻大隋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巳八日甲子於此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計三十六字內貯靈骨四五升狀如石髓異香馥郁中有銀函方寸許中盛小金函半寸許中貯小金瓶如胡豆粒中安佛舍利三顆如粟米紫紅色如金剛開侍者請至師所師歡喜禮讚既而走書付趙贇屬徐法燈者請奏聖母皇太后太后欣然喜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寧宮供養三日仍於小金函外加小玉函玉函復加小金函方一寸許坐銀函內以爲莊嚴出帑銀五十兩仍造大石函總包藏之於萬曆二十年壬辰八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復安置石穴願住持永劫生生世世緣會再睹命沙門德清記其事清一心合掌而言曰原夫舍利者乃吾佛因地最初發金剛心演戒定慧光明熏蒸有漏無常三業變化所成而有生身法身全分之別始從發覺以至習漏淨盡三德圓滿故隨緣所現色身相好光明艷如寶山閻浮檀金紫磨光聚三業六根內外瑩徹即無常身證金剛體故大般涅槃諸大弟子諸天大衆各執旃檀沈水爲積以焚其軀則皮骨血肉髮毛爪齒隨火光流一一化爲金剛種子最極堅固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水銀隨地顆顆皆圓名曰舍利此云骨身此生身也分見而已是故其色但隨皮骨血肉髮毛爪齒而有紅黃白黑色色不同小者大者圓者扁者如露如珠如粟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種所熏故有流動不流動現不現異

其禪定者凝然常寂其行道者宛轉瓶盤終古不息其願力者有求必應若曰我處靈鷲山常在而不滅豈非法身全體耶噫永嘉所謂幻化空身即法身豈虛語哉由是觀之則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無明業行所熏而成無常敗壞之身即日用現前念念潛注真光獨露迸灑八萬四千毛孔一一光明照耀無盡即此無常身心而爲常住金剛矣若演此光明普照大地則一切山河草芥纖塵無非成佛眞體畢竟堅固不動不壞一一皆爲法身舍利豈有量哉但以隨衆生心緣力所見故舉世尊生身全體止獲八斛四斗耳且分爲三而天上人間龍宮各取建塔而供養之其流布人間者即阿育王以大神力遣使鬼神所建窣堵滿閻浮提而

我震旦可曰而數者一十有九則明州育王適居首焉蓋亦二智所熏者是耶其我金陵長干神僧康會所求豈願力所熏者非耶至若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間多有之但曰堅固子耳嘗謂震旦故稱赤縣神州況其土人多大乘根器而吾佛舍利無數其所及者豈止十數而已哉竊自疑焉及讀舍利感應記見隋神尼智仙得舍利一顆文帝初生尼即舉而育之及文帝長負大業思報神尼尼但以所藏舍利付囑之曰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用是盡建浮圖足矣何報我爲帝受之如命凡今域內名山所至塔廟故大隋居多愚謂此堀所藏舍利者豈琬公親荷文帝授手而來者耶抑我世尊願力所持經藏將示少分眞身欲令衆生頓見全體耶今我

可禪師一至而舍利即出因以授受國母豈亦風緣所逮也耶不然何其感應道交昭著之如此也竊謂當三吳時江左佛法未至而舍利何緣先在地中光騰霄漢僧會尋光而來吳尚異之及談此舍利且期三七懇求而至吳人由是變幻怪爲尊信法道流通爰自此始代代相承千有餘年至我聖祖神宗尊崇敬事超越百代卫賴此爲金陵定閉萬世洪基迄今浮屠光明照耀莊嚴妙麗與佛身等豈細事哉且此石經乃我琬公乘南岳願輪以待慈氏經三災歷窮劫豈值億世惟此舍利埋之久矣今我可師一至不待求而出現惟我聖母尊居九重不期見而自至豈非吾佛以大願力弘護三寶應時出現以延我宗社福庇蒼生永永無窮使正法流通佛種不斷故耶抑考琬公所刻石經由隋及元六百餘年甫成其半洎及我明則闕然無聞豈我世尊示此少分如華一葉見無邊春欲令衆生從此經藏遠續如來法身慧命於窮劫者耶不然何其出現易易之如此也故清得以詳記始末以貽後世使見聞者知聖不虛應應必有由矣豈徒然哉是爲記

大都明因寺常住碑記

惟吾佛世尊降神靈鷲說法度人而諸弟子輩非出尊姓淨行者不度非入無生者不住故所住無常但誡之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以示旅泊殘生一往不復初非有意人世高廣安居豐美口體之謂也既而王城利物以給孤長者將請佛說法乃就祇陀乞園材造精舍以延之不惜布金徧地而重閣講堂於

是乎啓大衆安居亦自此始然猶逐日行乞四事未嘗豐美也後因老病不能行乞者立常住是則常住蓋爲老病者設豈圖今日之事哉教法東流琳宮大刹棊分星布煙火相望鐘鼓相聞去聖逾遠本旨大乖故百丈禪師起而大振之立清規以夾輔毘尼冀返初制嗟乎人者居之豈盡尊姓遺榮操淨行而契無生者耶是故建之者不無給孤應之者未必如佛居之者未必盡老病無生者也故曰不納客僧吾法當滅是則不但非福地且翻爲毒澤矣惟此未嘗不涕泗霑襟也都城之南有寺曰明因舊名三聖蓋雲崖大宗師所建也師生於保定甫七歲即披緇十八遊方徧參知識初五臺道場爲群寇搤其咽喉飯依阻絕先是有無住定大師以少林業依舊路嶺闢盜巢而建刹曰龍泉寺爲往來休息勇殊法道於是乎大昌大師年登二十即輔定師以開拓之厥功大矣豈非夙願耶公居龍泉十載始入大都登壇受具即置三聖寺以納四方又五歲入選爲大宗師奉欽命登華座傳毘尼法有年其道益昌於萬曆三年復修明因寺又十年而大師入滅又五年其孫仰崖慶公世其業然公以學行重當時據龍泉以說法內感聖母捐金重修其寺額曰護國明因蓋功德本於大宗師也萬曆壬辰秋余隨緣王城會達觀禪師於大慈壽慶公從禪師謁余曰明因固吾祖所創也慶因觸目諸方梵刹徃徃居之者不體先聖所以建立之意至若鬻身守網者奈業累何慶願以此爲永永常住自今而後凡山門一食與

衆同賢者可得而居之者病老安之往來者內之凡常住所須執事者許增而不許損凡我子孫許住而不許分凡所施利許公而不許私凡所田産許守而不許賣願世世香火如日月鐙明以紹隆三寶將以報佛恩祝聖壽綿遠無窮屬余紀其事余聞之歡喜踊躍而讚曰公以如來心爲住持以百丈心爲常住令後之居者以無分別爲妙行借使天下聞風而興起者處處不減祇園矣正法嘉謨將或見於今日也公之功德可量哉聊以公心刻諸貞石以昭後世云

開錦屏山觀音洞碑記

中國名山多奇勝而太行爲天地皆自首陽抵山海秀氣盤結於京師故京之西山一帶琳宮梵宇如鱗砌然皆因人力裝點化工至若天然奇秀不假雕琢而妙出恒情者唯錦屏山觀音洞一境而已山去京西百里許洞踞山之胸一聯三堀如摩醯目其中玲瓏凝聚水乳成形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山勢環抱名華異卉開若錦屏一水淵原來自深谷曲折周迴澄渟山足故其群峰森挺如出水青蓮也父老相傳往往見雲霧中時有觀音大士現故以爲名余於癸未春杖錫遨遊諸名勝辟穀三學洞中飛木厥王公玨謁余談及此遂往觀之余一見而深愛焉公遂請開拓先捨地三十畝爲香火前導構茶庵一所以濟往來是時余方厭遊人世未暇經營乃付法侶九峰眞玉上人以主之即東踰澗上矣既而某官某公奉命來督厥事力爲開山檀越掌厥某公輩同心助成拓土鳩工鑿空虛

實將高就下歷數年成巖岸數十丈洞外又搆禪室兩楹昔日荊榛今爲寶地矣余於壬辰秋持鉢王城再過此地乃喟然而歎曰信乎境隨心變道在人爲也嘗聞觀音大士圓通普應無處不現蓋在感應道交如水清月現耳況人人本是佛不修行無以成處處皆是道場不施工無以見此山固靈異若非王公與諸公仗因託緣熾然建立縱七寶莊嚴皆委荊棘又何敢望變荊棘爲叢林哉今也鐘聲梵響共談般若蒼崖石壁皆顯法身聞者不迷見者即悟因此地證圓通者不可勝數其倡者施者作者助者之功皆永永無窮將以祝聖壽衍慈風以綿綿無盡矣灕印道人不忘其始不計其終乃爲銘以銘之曰

天地法身元無寸土我義蒼崖有目共睹落

落圓音本不有聲湯湯流水有耳皆聞處處道場無往不在有力量人將金作由圓通大士隨類現身豈獨於此偏憐有情洞中本虛千奇萬狀自是圓通根本模樣時之未至久被塵埋時節遘逢一擬便開聲振天門光騰大地見聞功德不可思議上祝皇圖眞安社稷聖壽無疆千秋萬祀

修五臺山鳳林寺下院方順橋大慈宣文寺碑記 并銘

五臺爲文殊道場有一萬菩薩於中說法應化無方靈異多端爰自漢永平摩騰著迹沿及三國六朝歷唐宋元累代國家帝后妃主崇奉之典班班可指我成祖文皇帝延大寶法王居之以後琳宮梵宇歲歲增崇及我今上御宇萬曆初我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

后爲資先帝保聖躬大作佛事天下名山自五臺始延高僧十二員以鳳林寺二虎禪師爲首座師名德乳字徹天山西太原人始終發迹修行緣由素著中外聖母爲建鳳林寺以居之寺完以臺山去京千里山深數百里仍就保定府滿城縣方順橋邊置接待寺一所額名大慈宣文又置贍寺地十頃餘畝以護香火將垂永久仍度沙彌明理爲給侍師道重方外名達內庭聖恩隆重超越常流若供奉徐公清明王公時及諸搢紳先生大司馬吳公輩皆深重師故其道場隨處成叢林晨鐘夕梵香火星羅將以上祝聖壽無疆保皇圖億載固皆我聖母慈恩曠大實師有以感之也今斯地爲衆僧資色身與慧命堅牢其功德福利豈可以數量計哉惟我聖母慈

恩與天地同其博厚而此功德亦將共其悠久必有鬼神呵護於其間後之近此地守此土者豈不推聖心所自敢忘君親之惠而取鬼神之責乎寺落成命沙門清紀其事謹稽首爲銘以銘之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載載太行爲天地經卓彼清凉惟聖道場群靈堀宅爰枕北方外護藩籬內拱神京珠宮梵宇隨處叢林惟我聖母育成帝德凡所施爲無非爲國建此名藍以延梵侶從十方來如雲若堵思修慧命必藉色身不勞持鉢香積盈盈有土如膏有泉如雲聖母聖心以土爲金此地常住惟功不朽祝我帝釐天長地久

伏牛山慈光寺十方常住碑記

自迦維降迹梵刹始興白馬東來僧居肇啓

歷代修崇之典十方瀝會之林田百文弘律制之規伏牛設練魔之業無非精修一心調伏三業雲來者以法為心安居者以和為事世衰道微去聖逾遠不但法無專門抑且人存我相使二利之誥徒存四事之緣虛費此
三
世尊所以攢眉至人因之發慨者也恭惟我
十二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承悲願力現國太身興隆三寶建大法幢使域內名山皆成寶地寰中勝迹盡化伽藍乃捐膳羞之貲命近侍太監姜某於伏牛山建造慈光寺為十方瀝會叢林置大河川黑峪保莊田二所為永遠供奉香火命僧智明住持寺事明初受業於京西天台寺寶珠和尚以苦行聞當代
聖母素所崇重者明行日和尚因誡之曰爾以一芥凡愚叨承慈命撫心自省豈不永懷爾其以佛為心以法為命以十方為常住以衆僧為叢林一食必與衆同一事必通衆議以道德為首領以公廉為執事毋執己毋慢人晝夜六時磨鍊三業精勤萬行屏絕諸緣將以祝
聖壽無疆報慈恩永劫其無忘我今日之言明奉戒而行以此聞
聖母且以修涂為遠慮仍命太監姜公料理之冀道場與二室爭光叢林比牛山竝峙也工竣始末業已具載於功德碑記茲以智明所以住持其業者併誌之以垂範叢林永為後誡將來住之者又以此誡復誡後人其如薪火之傳永永無盡也是為記

重修之呆山神廟記 并銘

登郡城東南十里許有之呆山山有神曰浮佑侯是無所考嘗周覽方輿大概自崑崙東

折而渤澥注焉扶桑日出光影上下蓬萊一山隱隱雲霧間宮闕恍惚金銀而神仙率都居之稱不死之鄉秦皇以是東遊黃腄而窮成山登之采以臨朝陽刻石記焉則茲山始封其來尚矣迄今千五百年雖往來代謝觀其故事如指掌維是黔首歸依歲時伏臘而山亦產英效靈風雨時若使物不癘而年穀熟故廟祀不絕全眞高常清者居之幾三十年躋九十而色若孺子郡人多雅事若戚將軍者尤善事之將軍視其神宇頹然出資若干鳩衆命工而一新之經始於萬曆丁亥秋殿四楹左右廊廡畢備不期年落成嘗清杖策過澥印請予爲記迺爲之銘曰

造化胚胎大塊以成山川鬱秀育靈產英惟茲大壑百川以歸崑崙東指之采巍巍秦始

來登蓬萊彷彿漢武神人大言恍惚惟山之靈千秋萬祀莫我邦家百祥無射惟民是福惟穀是登珠宮貝闕載緝載新鯨鐘鼉鼓朝唄莫吟祝我帝釐山高澥深

住京都吉祥院無極信禪師道行法原

碑記

無極禪師者臨濟二十六代孫也諱明信順德沙河宋氏子年八歲父母卽捨出家禮郡之大寧深公爲師稍長以生死爲憂年十三卽請本師以行腳事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

刻苦日夜煅煉者二十餘年塵勞雖覺蹔謝然未有所悟入因覲省歸至郡之西山上棧坪迴絕人迹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之卽衆諸方知識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隱銀山之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栗爲食專

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翠峰大和尚據臨濟正令開法於都門師往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即謝隱京西之金山吉祥禪院以長養爲懷堅持孤硬澹然若無所寓納衣穀食二十餘年內府太監張公暹輩聞而詢之捐金重新梵宇諸方學者日益進居無何師念家山寥落有歸歟之嘆杖策西遊祖塔以謝度脫是時二三耆宿進曰惟我虛照祖翁遠承曹洞正脉其字派曰洪子有可福緣善慶定慧圓明永宗覺性今將已矣師何以續之師因說偈曰智能廣達玅用無方蘊空實際祖道崇香諸弟子唯唯志之未幾尋歸吉祥滅影人世接納四來道風日益大振一日無恙名衆說偈安然危坐而逝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世壽六十有三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某等奉茶毘禮收師靈骨奠於西嶺之隱寂石洞其徒某皆參少室小山和尚嗣曹洞血脉即今開法故山之天寧乃因龍華瑞庵大師持師狀乞記乃按其實以序之曰嘗聞吾佛世尊度生已畢宜乎說法四十九年未談一字末後拈花爲別傳之旨自靈山迦葉破顏之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所施不可以限量計而竟不許其枝流深有旨焉及六傳之後南岳青原下則分爲五宗其門庭施設建立不同猶耳目口鼻之於身雖用各有異豈可以用異而異其體哉由是觀之所散未嘗一所歸未嘗二又豈可以門庭用異易其指歸然而後世悟之者雖各因所入至若曹洞臨濟機緣迄今不泯其故何哉惟具正眼當於佛未出

世祖未西來以前剏眉以視則靈山一會少室九年皆爲餘事是則君臣互換棒喝交馳函蓋乾坤投機暗證之說不啻若太虛閃電石火光中而趁師子遊戲也禪師其於寂滅定中振聲一喝直使大地耳聾諸有聞而不驚怖者斯即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矣不然則竟以何法而續之耶是爲記

重修悟山觀音菴記 并銘

牢山之西南濱瀕群峰衆岫奔騰齊峙而臨巨浸者一峰傑出曰悟山父老相傳昔有高僧藏修悟道之所因以名之明嘉靖中有僧名近悟就址結茅以居重修觀音大士殿三楹左右夾以耳室寬吞雲霧門引長汲儼然坐蓮華而觀水月也菴構成乞余爲記因歡喜讚歎而銘之曰

圓通大士隨處現身一微塵裏轉大法輪苦瀕無涯奔騰識浪大士觀之如鏡中像我依大士如幻三昧亦來於此證三摩地一草一木盡屬法身是名常住傳無盡燈照破暗冥水中火發火裏蓮生是眞實法永劫皈依如是讚歎見聞之者齊登彼岸

重修巨峰頂白雲菴玉皇殿記 并銘

牢山居即墨東南根盤二百餘里跨平原而枕溟渤岡巒起伏龍蛇逶迤衆卉連芳長林翁鬱幽潛祕處石室巖龕故往多眞人高士咸構迹焉群山競繞中則一峰傑出曰巨峰當二牢之尻上插重霄下臨無際最爲奇絕頂有菴曰白雲故稱古剎就廢至我明嘉靖間全眞郭一句重起其徒李陽興繼業至孫

高來德而大新之依巖鑿石砌壁甃垣丹室圜宇左右畢備中建玉皇殿三楹邑人周氏某率萊中丞拙齋劉公助成之經營有年至萬曆己卯甫就余癸未夏遊目澥上採索形勝象杖其顛適卜居太清乞余爲記嘗聞之澥上有三山曰閬苑蓬萊方丈宮闕咸金銀而神仙在焉故居塵埃而處混濁者聆之則神思蜚動願超脫高舉即離人世及至何無睹焉以其望洋淼漠無津涯非羽翼莫能之竟恣爲荒唐豈是然哉益欣厭相奪耳目貴賤者也若茲峰之秀洞宇可以息形芝术可以充餌幽深窅眇塵坌懸絕加之殿舍莊嚴群靈託迹慕之者可望而不可即能至而不能止信目前之眞境人世之蓬壺藉能頓解天陂坐隳桎梏何必駕長虹而挾羽翰假安

孟二 十六

期而探秘術者哉無建立功德自與山澥共之又焉用記乃爲之銘曰

天地肇育山川是府群靈以歸衆甫之祖唯山之高唯澥之深允茲上帝實梁苦津紺殿嵽嵲白雲繚繞爲彼瞻依斯民之保莫匪爾功莫匪爾德志彼飡霞塵機永息仰矣穹蒼俯兮谷王配言聖壽億兆無疆

重修靈山大覺禪寺記

即墨當三齊之東披山帶澥是稱雄邑左天柱而右馬嶺俯華樓而負靈山殊大觀焉靈山去治北三十里顛有大覺寺益唐宋古刹其來湮沒不可考至我明成化間始遷山之北麓當社之乾肘故里俗休祥以之歲久殿堂日就傾圮法身頹然荒莽中里人張某輩聚族而謀之曰夫覺吾之望剎也憶昔盛時

晨鐘夕梵惺吾之昏督吾之勤吾生是賴今闃然矣誰爲吾津梁之非大善知識又無以自樹立乃僉議禮請桂峰禪師尸之禪師諱性香先出平度巨族少負奇氣爲人魁梧倜儻始從學周孔家言自視生如浮切有志方
三三
外少焉藥所習扣黃老逃形之術乃曰猶在
十九
爐捶間耳遂矢心釋氏禮邑之某寺某師已而躡屩擔簦西遊上國初從曙堂曉法師受天台賢首宗旨再參少室小山書禪師傳達磨心印學究華梵宗通性相一時義學之士莫不虛左斂衽遂東歸舊業隱約數年聞有茲山之請忻然起曰昔吾大覺氏降迹靈山法幢豎而邪風墜吾志在是矣即杖錫至院披草萊翦荊棘日與諸弟子講明所業未期年道風大振邪宗異端及門揮麈而規正者不可勝計師自居是孜孜建立捐衣鉢節飲食焦唇瀝胃儲積數年計資若干乃出與張子輩搆材鳩役開林拓土以某年某月首某年某月落成殿堂廊廡方丈庫山門鐘鼓百凡具備飛甍奪目煥然一新爲墨之巨麗焉余癸未夏避名灘上訪師於靈山之下因屬余爲記嘗試論之曰齊俗尚功利喜誇詐自古概稱之矣然其民性敦樸可教故曰一變而至魯再變而至道也吾佛氏遠自西竺來至東夏以及九州之外教法流布寰區千有餘年歷觀方策所載於齊之東則蔑無一人其俗之功利誇詐豈天性然哉蓋未善導之耳禪師承百世之弊起偏辟之隅苦心勵志以吾道任子然而立不數年間頓令改觀東瀛洋洋是稱佛國之風可謂一變而至道

極其速化者也後之居是刹者安禪宴寂朝
叅莫禮將以祝吾君福吾民衍慈風於億世
輝佛日於重昏使後之睹是刹者即事明心
望風易慮闡玄音於絶響闢枳棘於康衢則
是師之法身常住於溪聲山色中也余方抱
幽憂之病且與師先後步武寂場故詳爲之
記

旃檀如來藏因緣記 并讃

震旦財富聚東南而鉅商大賈稱淵藪歙郡
之溪南吳氏最著康虞居士生長其間獨傑
然志向上事荀非夙習般若根深安能抽蓮
華於慾泥耶士久執業達觀禪師是於法門
有聞余向深知而未見也乙未冬余將之雷
陽道過眞州居士延之丈室偶出旃檀如來
藏瞻禮之其藏本以瀝岸旃檀香一枝高五
寸徑二寸許中分爲二裂而爲三鏤諸佛如
來祕密藏其像二百有奇通爲十方佛刹含
攝其中其裂整半最下半寸許刋七寶池池
中蓮華間敷白鶴孔雀鸚鵡舍利共命等鳥
狀如巨蟻充雜華間池上峙金剛臺於蓮華
中欄楯行列亦高半寸許臺上結金剛座衛
之以二力士次第三級級置樓閣一重下二
七楹上一五楹各高一寸許中央設毘盧主
佛一尊身量如欖核伴佛十一先後圍繞以
象八方上下二重閣中亦各設伴佛十五以
象上下二方證法者此上餘寸半許其狀如
空空雲重疊每列十佛共三十軀以象此方
主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其兩邊柱濶二分
許豎鏤香水瀝雲雲中星羅十佛以象伴刹
圍繞者各各身量大小如菽如麥舉皆鱗次

重重以彰無盡此正半也其次半又分爲二即爲兩門闔則爲一闢而爲三以象總持製與正等其最下方與蓮華瀰會相若則各鏤二寶舟舟中各坐五大士合而爲十以象十地菩薩濟渡五濁惡世者此上樓臺三重每重兩瓣各列八佛共四十八以象大願此上與虛空等亦各雲中列十五佛合爲三十以象他方伴刹三世十方雲來集也闍外有諸天八部持香華雲冉冉而來各各種種吉祥供養輪圍邊輻諸宮殿雲充滿羅列其異生衆內外雜沓合三十二以象隨應諸如是等身量各有差如芥如芳咸皆合掌相向曲盡威神至若樓閣莊嚴微妙纖悉靡不具足不可名言總之圓裹十虛包容三世取象三德祕藏焉主伴重重如琉璃瓶盛多芥子無邊瀰會炳然現於方寸之中此其幢也其下建立香水瀰中七寶輪圍衆山之上山高二寸許七寶間錯以爲莊嚴瀰水漩渡金沙布底宛若心香娑竭跋陀二龍王從瀰涌出手執香華而作供養以摩尼寶雲而覆其上種種雜寶而校飾之雲中結一龕室高寸許安置毘盧變象三首六臂坐蓮華臺端嚴自在以象尊特總之佛境重重精嚴妙麗居然廣大佛刹攝入方寸間此皆狀其可狀而不能狀非可狀也嘗聞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

行不可思議今以不可思議業力而作難思之佛事觀此雕鏤密緻之技深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識者謂非神力不能致此美觀余謂不然夫聖人所作常爲一事大都因物設象因象見心故棗柏論大經歷事表法深有

旨哉然以旃檀象法身益取清遠潛通深入無間之意耳故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良以衆生本有法身爲無明業力所熏變成五蘊幻身故於日用而不覺沈冥久矣殊不知方寸覺心含攝難思佛事也余觀作者特以旃檀五寸而表示之然離之爲三合而爲一重重佛境具在其中正令觀者心存目想即此五蘊幻妄身心於一念頃頓見本眞熏變三毒而爲三德祕藏直使十方佛土了然心目間也嗟乎觀者苟能藉此熏修一旦轉變自在睹華藏於目前見法身於當下斯則作者神力大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原此幢不知所由來意非天府不能有向在居士從子家藏久矣余謂是必出於西域巧幻術者之手或自晉唐梵師所持來者想至宋末散失

流落江南民間沿緣今日以得現身於居士前耶不然何以有此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居士得此豈非慈善根力所攝持耶非苟然也余瞻禮殷勤慶躍不已故詳記始末以俟觀者冀即境明心以作金剛種子斯則居士賈於佛性澥中轉爲度生事業矣異日儻能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不獨以見作者之心將亦自知功德玅利較之區區毫末大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余欲重宣其意以偈讚曰

諸佛玅法身墮在五蘊中廣大神通力變爲妄想業流轉生死澥苦無涯爰有大智人巧施方便力乃以栴檀香修成祕密藏無量諸佛境含攝在其中種種玅莊嚴不可思議者我今觀此幢居然華藏澥只在一微塵

舍大千經卷況以五寸香而不具法界唯以智眼觀了此難思業攝念樓閣前願見諸佛境借此彈指力其門忽然開頓見虛空中充滿十方刹始知眉睫間方寸覺心地現此希有相不生奇特想大夫善勇猛而於五欲中力破生死關如蓮華出水能以功德財建此難思事安置生死堀爲出世因緣日用常現前明暗不捨離不動跬步間徧叅衆知識無量法門瀜攝在一微塵願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見聞瞻禮者讚歎及稱揚一念隨喜心頓成無上種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二

音釋

琰以冉切 贊音讚 囑音獨 殉辭閏切 搤音厄 峪余六切 杯音孚 胚音坯 錯倉故切 坪音平 峙丈几切 山側加切 聳息拱切 蠪音龍 平聲 蜚音飛 平聲 三五 二十四

滌音藐 大水窅音杳 目深也 殘他刀切 弓衣也 曛音灰 毀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孟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

觀楞伽寶經記蓋爲觀經而作也以此經直指衆生識藏即如來藏顯發日用現前境界

一

令其隨順觀察自心現量頓證諸佛自覺聖智故名佛語心非文字也又豈可以文字而解之哉故今不曰註疏而曰觀經記蓋以觀遊心所記觀中之境耳此經爲發最上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量乎昔達磨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則此經不獨爲文字且東之高閣而知之者希望崖者衆矣惟我聖祖以廣大不二真心御寰宇修文之暇乃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試僧得度如儒科特命僧宗泐等註釋頒布澥内浸久而寖行者亦希清纫入空門切志向上事悃未多歷講肆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推門落臼固不難矣因入山習枯禪直至一字不識之地一旦脫然自信回視諸經果了然如視歸家故道獨于此經苦不能句萬曆壬辰夏余居澥上偶患足痛不能忍因請此經置案頭潛心力究忽寂爾忘身及開卷讀百八義了然如視白黑因憶昔五臺梵師言遂落筆記之至生滅章其患即愈及乙未春因弘法罹難幽囚之中一念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德力也頃蒙恩遣雷陽丙申春過吉州遇大行王公性澥于淨土中請益是經因出前

草二章公首肯遂以正受註并三譯本稽首屬余請卒業焉余携之以行是年三月十日抵戍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饑癘疲傷殁野余坐妻孥屍陀林中日究此經至忘寢食了然如處清涼國至七月朔甫完卷半與柯孝廉復元率諸父老撿骸骼至四千頭有奇建盂蘭會說幽冥戒普濟之時天廼雨而癘隨止遂令殘戾車地大生歡喜心無廼借性澥一滴潤此焦枯乎已而奉鎮檄來五羊憩東郭壘壁間又首事于十月朔至明年佛成道日廼閣筆焉愚竊思多生以謗法因緣今感此報荷蒙聖慈以萬里之行而調伏之使入其難入期年之內奔走居半而能了此積劫廣大因緣非荷諸佛神力加持何能以思惟心測度如來自覺聖智境界乃爾以是彌

感聖恩析骨難酬也稿成觀察澥門周公欲梓之以人賀未果戊戌冬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雷陽與余同伍道過仙城問雷陽風景何如余笑曰在人不在境因出草示之曰此余雷陽風景也公嘆曰信光明幢哉願廣法施遂爲疏募衆梓之諸宰官長者居士各歡喜成之願將此勝因回向楞伽法性澥中仰憑慧光圓焰破此夙愆蚤登解脫冀見聞隨喜同入自心現量共轉此法輪直至未來際以斯功德上報聖恩下拔苦趣齊登涅槃彼岸耳此經單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令生正智以一心爲真宗以摧邪顯爲大用其所破之執各有所據皆載彼宗藏卻苦無經論參考即所引證成以起信唯識提挈綱宗務在融會三譯血脉貫通若夫單提向上直

指一心枝詞異說刷洗殆盡冥契祖印何敢讓焉因爲述其始末如此萬曆己亥季夏望日灕印沙門德清記

南華寺修建華嚴道場千日長期碑記銘

曹溪爲天下禪林冠一脉派五宗原如洙泗第僻處嶺外道路間關故高人士足迹罕至其徒見聞狹陋以種田博飯無復知有向上事其習俗久矣余素與達觀師深有慨焉常有願而未能及也丙申春蒙恩遣灕外取道覲六祖肉身覩其香火崇祀之嚴叢林凋落之甚不覺涕下霑衣一食而去居無幾何制臺左司馬陳公深念名山寥落欲以余託迹焉余自知取辱法門且在行間安敢事事既而觀察灕門周公惺存祝公皆力致之余始翻然猶未遑安處戊戌秋九月淨空上人同寺僧行裕眞權淨泰董謁余于五羊余一見逴然而喜上人云其生西蜀近戎眉故普賢願力因徧歷諸方以飯僧爲佛事比自北而南謁六祖于曹溪願就勝道場地結飯僧緣十萬八千計以酬本願余欣然而起曰大哉上人願力普則普矣而所施之地猶未然也且結衆緣須天下之交路人半僧之所可耳今曹溪遠隔嶺表衲子畏涂足迹罕至安以一飯之故而蹈山川之險乎且不爲食來

聖訓在耳法食平等摩詰傳心上人其以法爲導而以食爲資是所謂由香飯而入律儀此吾佛利世之嘉謨菩薩所修之妙行也上人聞而歡喜躍然從事乃與裕權泰董竭力經營志結千日長期糾實行僧四十八人跪

諷華嚴大經若干部即卜是年十月爲始至辛丑十月望爲終當結制之初剎竿方竪遠近嚮風金粟雲委六時禮誦鐘梵交參雖無華座之師而音聲色相足以感諸天而驚四衆三年如一日矣自非六祖大師寂光朗炤山靈呵衛何以至此斯亦法道之前茅也上人喜大願已醻將杖錫遠遊又願以此施者受者著名貞石用以彰往開來以垂不朽余時方執修崇之役畢期入山睹其列者如林歡喜合掌而爲之讚曰

清淨法身草木瓦礫觸目常光見者不識寶林之山其狀自別曹溪之水其味更冽祖師未來山水已開祖師既至其道乃熾祖師滅度山水露布飲啄安居不知其故不聾不瞽如盲若癡採薪汲水用之靡宜叢林秋晚草

枯水涸我念歸依思之如渴枝葉雖凋逝者如斯我卓錫來將欲濬之爰有上人亦隨我願引華藏流先開一綫積粒粒米如香飯界勺滴滴水灌華藏瀣食者之腹量等虛空施者之福福更無窮上人志滿我願未足一口吸盡祖師乃出

重修彭城洪福寺記

佛法引攝衆緣若合殊流而歸于瀣故曰辟如四瀣以瀣爲極惟黃乃四河之一從崑崙東注眞丹始也洪流滔天爰有神禹鑿龍門疏九河導百川而下抵徐開呂梁引衆派而歸之瀣逝者如斯則治之功終古一脉耳吾法自西至東亦猶是也竊觀中國名山大剎珠宮梵宇凡所以流通道脉原原不絕者其開創之功豈直神禹且禹之所治者非性水

也有爲之迹況乃脢脛剥膚三過其門而不入必辛苦憔悴而後成功今也吾人鑒無明之堅礙疏法性之洪流攝差別之機緣而會歸覺澥豈易爲力哉非等心宛誓斷斷乎難矣彭城當黃河之要衝天上傾流建瓴至此可謂極矣其奔騰迅駛孰能當之故其爲害不淺即有神禹獨且奈之何哉東坡居士曾守是郡懷終古之憂乃築黃樓以彈壓之蓋黃土也取克治之義城北乃建黃福寺以枕洪流託之棲禪然居士深有見于性相之原義取相融融則不相陵奪則溜溜安流將爲有土蒼生永永之福故今之傳者亦曰洪福其旨微矣寺今亦爲河水漂沒豈非尠達性水眞空者主之耶達觀可禪師北遊頻駐錫于此深慨焉因大開法社屬闍黎慈峰朝公

令其精持性戒即爲疏攝衆緣普會而一新之將使往者過來者息各各同入法性澥中以導西來一脉期爲大地衆生永永之福惟師之心神禹哉良亦苦矣諸大宰官居士一時同發無上道緣此猶三門既開七井既鑿中流砥柱矹立頹波而千里安流風馳往來舟檝上下則引攝之功亦易易耳朝公乘橇跋涉當不惜脢脛必等心宛誓極力而蚤圖之無淹歲月雖然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嘗謂滴水入澥與渤澥同枯苟不讓細流漸成深廣以此前驅則萬鈞易舉異日輪奐莊嚴如祇桓精舍吾當以廣長舌吐無盡流籌量此會人天之福

萬曆乙未長至十日余以弘法罹難詔戍嶺澥達大師璽足數千里北走唁余期會

于此及余至大師已買舟南下矣主人出其疏讀之憮然長慨遂秉燭信筆書此以結他日之緣語似不倫亦慣曾爲旅倫憐客耳

創建長壽庵記

粤城西三里許曰小圃園負山帶澥爲叢林奧區其地蘊靈秀由來久矣萬曆庚辰有禪僧如受者自楚中來衍化及此一時富商大賈及居人之有名行者率多歸依咸願請爲唱導師各布金建精舍爲說法所購上人潘氏地輸財鳩工不日成之額曰長壽庵上下殿堂兩翼方丈齋厨禪室輪奐連捲丹艧煥然又以銅範如來諸大士像香華鐘磬鼓樂莊嚴靡不畢備淳音梵唄日夜交參居然地涌祇洹一勝道場也如受化去其徒性亮繼之庚寅亮復拓地範圍門牆巍然一新丙申春余恩遣雷陽道經此庵信宿而去明年丁卯夏余奉鎮檄來五羊亮乃率諸檀越弟子稽首作禮乞余記其事余欣然攝衣據席揮麈而普告之曰諸佛子善哉諦聽山河大地無一處非道場鱗介羽毛無一物非佛性況茲粤地爲兩間之鉅麗顧斯人類爲萬物之最靈詎不頓現淨土而見法身者乎憶昔世尊與帝釋行次偶指其地曰此處宜建梵剎乃我昔爲然燈布髮掩泥之所時長者即拈一草揷之曰建梵剎竟諸天讚歎諸佛子由此觀之隨所行處皆是如來因地隨所施爲即建道場況夫瀝膏剔髓汗血泥塗而爲輪奐莊嚴者乎固在施者受者何如耳苟施者不著相則功德如空應量無際而果報不可

思議如是則束草滴水粒米莖菜皆法界性與虛空等否則計功思利雖施七寶滿恒河沙適足以增有爲業累況得無上福田爲菩提種子乎苟受之者不滯迹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觸目無非極樂如是則高巖深谷樹下塚間皆常寂光等否則假我偷安雖居兜率住梵天所祇以增生死業果況能自他二利開人天眼乎諸佛子施者受者能忘緣離相則心境俱空而所作功德亦如空所獲果報亦如空是則此庵雖小可以含法界包虛空晨鐘夕梵水月松風皆演無盡法音以祝我聖天子無疆之壽以培斯民無窮之福推之以盡大地無一處而非樂土廣之以極十方無一人而不證眞是則庵郎極樂場人郎無量壽如是其志之曰長壽宜矣否則水土木石有爲四相代謝遷流不啻陽燄空華又何長之有諸大衆聞說歡喜作禮而退遂以此書

重修萬德縣堯山天心寺記 并銘

嶺表僻處東南與諸羌接周秦貢服不稱今也不獨爲文憲大雅之風洋洋中國郎琳宮梵宇在在稱雄爰自梁朝達磨航瀕來于西竺有唐六祖衣鉢著于曹溪而禪林道化爲東土宗斯豈以天地限其道山川私其氣哉固在弘之得人行之以時耳韶之英德去曹溪咫尺府治之西百里許曰堯山天心寺蓋亦創自前代豈曹溪之苗裔耶湮不可考今上議東宮大禮先有採珠之令特遣乾清宮近侍御馬監太監李公至粵督其役以萬曆戊戌秋七月至青鸞未幾復以兩宮三殿災

方事大工東西軍興司農告匱再下開礦之命總歸于公公奏命唯謹入瀕犯風濤陟山冒虎兕事上育下以忠愛爲心安靜無擾邦人受公之惠亦已厚矣己亥秋行部至英德深窮礦所道徑廢寺公乃愀然謂父老曰神者山川之靈禍福之宰也況佛聖爲世所尊梵刹爲民之福田安可荒涼若是乎遂捐廩金若干復以疏付土之良民募衆力以成其功未幾而緣果集鳩工緝梓首事于是年冬落成于辛丑秋風聲嚮應百力駢集殿堂廊廡山門僧舍煥然一新公屬爲文以勒之貞石用垂不朽余因感公德意嘉惠斯民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天地鍾靈山川含英鬼神來舍禍福無淫大哉慈氏兩足稱尊含齒戴髮各稟性真洋洋道化雲行八表有識歸依如風偃草頫嶺之東惟韶之陽載英之土天心惟皇惟皇于何大哉大覺釋梵之雄金口之鐸琳宮淨土在在有之蒼梧之野實惟建之歲月遷謫風薄雨觸有形皆化況茲朽植像教日頹孰導迷涂曰惟我公握天之符山靈瀕若載欣載犇過茲窮髮投誠布金赤幟一立其應如響妙麗莊嚴地平如掌神欽鬼伏天人普集福被河沙功超百億鐘聲梵唄朝昏祝釐願吾皇壽與天地齊惟公功德山川共久帶礪同盟咸皆頴手

忠勇廟碑記 并銘

粤居嶺表山瀕故多盜賊往往鉅奸大猾雄據崇山峻嶺長波巨浸環紆襟帶諸島星列恃爲金城天府從來舊矣無論倭夷內侵即

此輩跳梁接踵而發若吳平曾一本猖獗于嘉隆間橫行瀕上黃纛赭衣竊號靜瀕勞我王師干戈歲無寧日而瀕畔蒼生死者澤若焦矣及一本就擒其餘黨若鄭大漢林道乾朱良寶許俊美林鳳紅老輩各鑾分一隅更爲流毒時越人吳天賞者先籍名諸生間屢試不售遂棄舉子業從事椽奉部檄爲制府記室司馬殷公心識其能因引爲參軍時與籌畫諸巢穴部曲事每發無遺策司馬公大奇之遂力薦之天子先後七疏始報可部議擢實于行間起爲招討將軍領白鴿寨軍事而將軍父子兄弟皆在軍旅從事焉先是以將軍策大樹赤幟自閩廣一帶環瀕之涯嚴守備設方略即大將軍下無論諸將領士卒皆知將軍能無不嚮將軍意指者因而群盜

日就擒獨道乾乘大艘逃邏羅將軍之子汝實尾其後追之未獲所遺者唯鄭大漢據柳杜澳紅老據珠池未下仍以實提兵千人襲紅老遂斬老及黨三百餘級而鄭大漢則以將軍及弟天祥力當之大漢者廣人魁梧奇偉身長八尺勇冠群盜卒徒皆精銳梟悍凡轉戰無敢當鋒者將軍以撫民二千人皆素不識兵者軍杜澳會戰天祥賈勇先登陷陳遂力戰而死將軍奮怒一呼鼓而乘之大潰遂就擒餘黨潰散自是瀕上瘡痍方瘳蒼生始可安食矣司馬公大奇將軍功而哀祥死乃具報天子上嘉之下大司馬紀其勳將敘績焉時杜澳土人感祥以死易其生立廟貌歲時祀之額曰忠勇頊以倭奴犯東鄙連兵數年將軍子實猶爲兩廣制府參軍以司馬

公命往日本間諜之闕白果兎實乃携碧蹏所亡火器歸諸執事奇之未及報命而朝鮮倭已退後司馬竟寢之且以廣澥兵分屬實以禦倭奴遊盜而柳杜適當其部實因感往事痛叔祥兎而草血未乾旌旗居然在目不覺髮上指冠也莊事之初郎走余乞一言以紀其事余聞土人倫談其故事因嘉實之功而壯祥之兎乃爲銘以銘之曰

皇皇上天福善禍淫彼桀黠者胡爲有生桀黠既生長蛇封豨嚙腦吸膏曰無寧已于赫皇威爰整其旅桓桓虎將郊壘是恥窮獸逃林猛虎突犇驅市而戰祥用先登以虎搏虎其力兩當牙銛爪利禿者先傷禿者既傷亦折其利遺臭流芳處兎則異其芳愈流其榮愈久廟貌如生童犇婺走童犇婺走生氣益

靈歲時伏臘山傾澥吞餚山醞澥飲之啄之千秋萬祀其福無涯

電白苦藤嶺化城菴記

萬曆丙申春二月予之雷陽道過電白西二十五里許曰苦藤嶺見茅茨施茶結緣者余以乍入瘴鄉炎蒸毒人心悶力疲適見津梁欣然如入化城也乃解衣盤礴熟睡而起詢其所因乃善男子易真潭集善士十餘輩同設以茲地爲羅旁後户昔未平時盜賊出没道路阻塞今雖平猶爲畏涂況當瓊雷喉舌地行者戒心下有湯泉滾滾履如蹈鑊故藉茶以慰往來非演法也且云期以三年余誡之曰愼無以限量心行難思事他日將建梵刹于此爲終古清凉地也秋八月制府檄回五羊越二年戊戌施茶期滿行者二人謁余

于壘壁余與授具戒仍令田其所隨具疏令真潭等募爲興建資不二年而告成額曰化城意取前往寶所中路以止疲極之意也今年庚戌真潭年七十婚嫁畢乃禮曹溪願乞披剃爲佛子余欣然爲薙染焉法名福城意取善財南詢參訪知識爲發足地以蔑戾車有人能垂老披緇信根不易見也以此道場始終于真潭一人仍令田菴專修淨業禮誦六時是余南來立一莖草度一頭陀將期傳慧燈于炎方灑甘露于瘴地作苦海之津梁濕火宅之乾燄以衍無窮之利益也故特具始末以垂貞石冀不朽云

法性寺優曇華記 并銘

萬曆己亥春王二月朔余還粵之四年先是釋楞伽成爲菩提樹下諸弟子演法華楞嚴唯識經論各一匝緇白傾心翕然嚮風是時法性寺主延歐生伯羽爲諸沙彌教授師具禮余主盟斯道時時激揚之乃立法會于毘盧殿之玄冥所建會之先二日余適至弟子通炯告余曰庭除涌金蓮華一朵請師觀之余見而喜曰此余所聞者一而見之者今再矣斯爲法道之應其華產于蕉本抽莖而挺生其中宛若芙蕖而色若黃金其葉堅厚倍之瓣瓣叢簇含裹香蕊狀如玉簪中虛而體潔盛甘露漿吸而飲之香沃肺腑蓋世所希見者如佛所云優曇華解之曰瑞應豈是之謂乎經云佛現于世間譬如優曇華時乃一出正猶麟鳳芝草之生于嘉運耳昔姚秦時連理華生于殿庭占之謂有西方聖人至因訪襄陽之道安安薦羅什其遂興鐵甲之師

十萬以呂光爲大將代龜茲而求什什至而
秦之佛法自此興蓋連理華郎俗所稱並頭
蓮耳嘗憶余齠年初棄家吾祖西林大師延
守愚先師住裝師塔院先是三年殿庭忽涌
金蓮產于蕉本觀者日數十萬指識者謂爲
法道之瑞未幾而迎先師居其院江南法道
之興果自此始余法兄雪浪迄今名播寰中
不忝慈恩之窺基此余聞此華而徵之者一
也及余年二十五臥病三月先于庭前手植
蕉一樹其葉扶疏高丈餘其中抽金蓮華一
朵大倍今之所見者每侵晨接甘露盈杯飲
之清涼五內如是三月不萎疾竟以瘳長老
咸謂宛如奘師塔院者余私喜曰斯豈佛法
之兆耶是年冬予郎棄家從遠遊以至今日
而今之所見此華者再也豈無謂耶且夫麟
鳳芝草爲造化之精英天地之正氣鍾之在
物爲嘉祥之瑞應在人爲群生之利見故如
來出世如優曇華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吾已矣夫由是觀之瑞不虛應應必有由
矣昔者禪脉東流其于粵也跋陀建金剛于
法性智藥種菩提于戒壇且曰百六十年有
聖人出及達磨初至于五羊盧祖露穎于風
旛寶林開基曹溪衍派光昭日月道被寰宇
而此地寥寥幾千載矣豈非枝之大者披其
本耶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嗚呼優曇再現佛日重輝曹溪
涸而復漲覺華凋而再榮是有望于今日也
迺記其始末而爲之銘曰
耿耿景星燁燁慶雲瞻彼至人我心匪寧鳳
今在郊麟今在野邈矣至人我思曷已彼曇

者華爲蓮之瑞從空涌見豈曰無謂閻浮之金華色如之甘露之漿其味若斯連理于庭鐵甲于疆至人實來斯道孔章航灕越漠于茲立幟扳者伊何獵人之隊幟之扳矣逝之極矣無往不復優曇出矣優曇載出于窪之隆我生三見斯道何窮

重修龍川縣南山淨土寺記

南粵名山多福地其原自衡岳而下度庾嶺至韶石結爲曹溪開禪原一脉又東千里經會城而出羅浮仙蹤聖概爲鉅麗爲又東數百里適潮惠之中曰龍川古循州也其治拒惠上遊當甌粵之衝地接虔漳崇山峻嶺獞猺雜處往多賊巢民獷戾而難治昔之莊茲土者鄙視爲傳舍坐瘴煙毒霧中憂悲眩瞑將自治之不暇又何暇治禮義興教化哉其俗自漢趙佗歸仁始知有君至唐韓公祭鱷始知有文其化自六祖傳衣大顛振錫始知有佛是知天地有常經造化無常準山川之待人若形之待心心真則形化人傑則地靈良有以也若循之山川猶故吾民俗猶昔人往時以遷客名未聞以吏治振者今孫公之治茲邑不三年而化成摩民以義導蒙以漸因事以權置學田建梅閣造橋梁築新城皆捐俸廩爲之至若修南山佛剎則皆亡夫人之簪珥奩具盡捨以作莊嚴將資淨土以修冥福是皆神道設教郎事見心爲苦灕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其山當邑南面嶽峰而環大江山川奇絶林木蓊鬱其寺始于唐意創自大顛禪師法盛時也後因故址爲二賢祠以祀宋門下侍郎蘇公轍諫議大夫陳公次

升後爲羅姓者踞爲墓地嘉靖己亥督學吳公復爲祠并宋丞相吳公潛而祀之曰三賢則寺之名幾漸蔑矣公政暇每出遊其間流觀俯仰素有慨焉及夫人卒于官邸臨訣時神情靜定端然念佛而逝超然蓮華中人公有感遂傾奩以重新其寺別祠宇爲殿三楹塑蓮池瀕會諸佛菩薩八部諸天像森羅雲列莊嚴妙麗光明燦爛儼然淨土真境也其左右配列齋廚禪室靡不具備延僧某住持朝夕莫禮鐘梵交音斯則西方淨土端在目前神識往生不難當處語曰境隨心變地以人靈以其大墜山河不出此心之外也由是觀之則公之心高揭于山川夫人之靈常居于淨土上祝國釐下爲民福公之功德將亟之無窮豈區區福田利益而已哉工經始于

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舊稱南山今名淨土志本因也公姓孫諱雲翼字圖南金沙人記之者白下長干僧德清也

休糧山社記

余昔行腳時同妙峰師過平陽之墟結霍山之陽遥望群峰蒼翠秀拔雲漢煙林蓊鬱意必有聖道場者師曰此休糧山也昔有道者啖柏于此因以爲名後建梵刹曰慈雲予未及登覽而過焉予居五臺去東瀕之嶺外迄今三十七年居常恍然心目間也壬子春清凉竹林空印師遣弟子悟慈持書訊余于瘴鄉因詢師法道之盛且云諸弟子輩久受法利者皆各散隱居擇名勝以養道緣因出師休糧山社約及本寧李太史序予讀之喟然歎曰嗟乎山川之勝待人而興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豈無謂哉緬惟釋迦降神迦維應真英傑之士萃于靈鷲因緣唱道祇桓雞園皆隨緣應化之迹此蓋法社所由啟也道法東垂凡域內名山在在皆爲唱道之所從古至今未有不踞勝概託靈秀而能永垂法化者清涼觀國師創演華嚴于五臺道被寰宇爲有唐七帝之門師自爾以來寥寥千載今空師重開竹林大弘圓頓之教十方雲集萬指圍繞豈非一代之盛歟今其徒能以體道爲懷志尚幽棲心存白業追休糧之遺事布法雨于慈雲集諸緇白勝流開不二之門建平等之會六時蓮漏一念精修晝則講演以明宗夜則安禪以息念戒奉波離行遵般若頓使巖樹庭莎猿嘯鶴唳皆捷法身而宣妙義向者幽陰窮寂之鄉煥爲耀古輝今之地豈

非山靈有待于人道與時行機緣會合而然耶抑啖柏之心不泯于今日也耶余因昔過其地觀望其形勝今居瘴鄉遥聞斯舉心地清涼想見其嘉會略記廢興之概以結異世之緣若夫建立之規自有主者約法在

重修澗會菴記 并銘

嶺南與楚接壤曹溪望南岳相去千里皆崇山峻嶺岡巒盤鬱處處多佳山水自六祖大師道振嶺表弟子讓師開法南岳自是名僧大德肥遁之所在在有之凡經單棲者久而遂成寶坊福地爲一方觀望隨地有焉宜章當兩山之中近韶石而隸衡陽往來通涂所必由去治五里許有山名厚培峰巒奇秀叢林鬱茂居然一勝道場也近爲里人李君業乃捨爲菴延大用弟子真潤居之以爲十方

雲水高流暫息之所名曰瀝會尊始于萬曆
己卯迄今癸卯又爲風雨所薄鐸潤之徒如
堯復重新之上有佛殿山門各三楹左右方
丈齋厨諸所畢備有田百畝可輸糧二石其
畊可給十餘人往來雲水一食一宿可無外
求斯則猶然一化城也余居嶺外八年當道
延入曹溪爲六祖大師執灑埽役菴僧如堯
謁余請記因直記其事乃爲銘以銘之銘曰
於維南岳莫彼荆湘抽枝發幹裔彼遐荒蜿
蜒千里庾嶺高盤寶林中峙曹溪水寒曹溪
之水原從西竺爰有至人濯斯道骨道骨如
生水流不息散作醍醐爲霖爲澤宜章之陽
厚培之麓乃涌化城爲斯民福化城不遠寶
處所近接彼疲息齊來皈命皈命我師得禮
真容願保斯土福祉無窮

南雄水西集龍菴記

庾嶺自衡岳聳幹東走而下南浦領江湖而
北朝宗其淩水則背馳而逝入南瀝雄府據
上流綜百粤搤其咽喉屏翰中原實東南都
會挈建瓴而督百川此其要也郡城負嶺襟
江兩河合抱居然雄峙望大瀝若空中乾城
遡流而上者若登天摩雲可望而不可即此
其山飛水走停瀦不滀則生理不留故民生
遑遑逐利如逐波浪求其殷實集儲以備一
歲之不時者鮮矣故天地山川如四時之不
並難得而完固必賴人以裁成是以補天之
說非誣也觀昔之治茲郡者稍具法眼則不
免乎蒿目之憂而有輓頹波障百川之志則
必爲之假人力以補之凡有事于此者則必
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以當之往往奏捷如

聲響而人竟莫知其故請試言之凡物之靈而變化莫測者爲龍故人君象之聖人猶龍而雲行雨施萬物資焉至若堪輿家言九流之不齒也且曰尋龍而鍼其穴得則燁赫如燎然何耶蓋鍼灸而得其脉則擅起死回生之功如人之疾在膏肓者藥飲不能達則必以鍼艾而達之是知截風龍注地脉則必建廟貌豎浮屠設鐘鼓猶夫治膏肓以鍼艾也且而天地一身也陰陽一氣也山骨而川脉夫龍德而隱者也性斂而莫能制昔之豢龍者必有術焉操其術則望影而伏凡術之靈者必至要不知者以爲神奇然物有所好則必有所惡如人惡濕鰍惡燥水火相制寒暑相劘固其理也復何難哉蓋龍好隱而惡顯畏金鐵而懼鐘鼓是以身觸則戰耳觸則震心觸則伏故古人降龍者必以鉢鉢鋼鐵也故能馴其性而匿其形故以聲而隨入之則化是可以留掌握伴形影而不離此其祕者無他得其性也故地亦以之嘗竊觀夫雄郡之勢山水躍如飛龍也豈易制哉故東河上流則鍼以延祥之塔此百會也西河右股則鍼以仁和之塔此腰膁也至若水西則命門也菴曰集龍豈無謂哉蓋若周身之脉而綜于命門包氣澥而注精華最爲要者惜乎規模狹小而不足以當之如體大氣薄疾深而劑微況復扉閭以洩豈易提耶故昔之毀廢而再振勢使然也今夫三峰水口猶尾閭也比建塔院以鎮之如扞門然噫斯舉也非夫具法眼而操降龍之術者何以與此此塔之施艾如塞尾閭以牧命門實精華而保元氣

實于雄郡生殊相開者也豈特休戚已耶儻能拓其基址弘其規模考伐其鐘鼓諷誦其經聲輸精神以達神明使龍聞而伏天聞而悅人聞而感化物沾而歡榮雨暘時若災祥殄若福斯民于億兆祝皇圖于永固保斯土于無疆由是觀之福之聚龍之集也菴名集龍以龍之集集于是耳菴之創其來不可考隆慶初僧真亮苦居之以誦經貨置贍僧田若干畝未幾化去其徒不能守寻居五羊門人如鑑至此憩息跪誦雜華經精苦三年郡人信禮之欲行而固留乃大更新又三年而功苟完越癸卯冬余往曹溪執役六祖親過此菴知不獨爲一郡要且爲嶺外雲水衝也余又將聚雲水爲龍之命脉山川之靈得人以參贊之又溥法雨于恒沙潤靈根于浩劫斯其福利又不獨爲一郡一人而設也周覽茲上旬日而得其概因茲菴之小以喻山川之大直發其蘊以告未聞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三

音釋

泐音勒　撤音吸　挈乞結切　跬音舅行聲　溜音忽青黑色　砥音紙下音窟　馳音凡馬行疾　橇昌瑞切　腓音肥肚也　蹬同乃教切泥也　淖音鬧　猱音央　獞音搖　上音昌同下音姚　潴音諸　滴音聚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四　孟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瓊瀑探奇記

予被放之十年萬曆乙巳春三月自雷陽杖策南遊天池探瓊瀑之奇且踐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之約寓於明昌塔院院乃許公議建以補郡城艮方之不足獨立中天高標雲漢登覽四顧若御冷風而遊空瀑潮音動天水色澄虛又若釣天而臨明鏡巍然一大奇觀也居旬日諸弟子日益進盤桓閣上相與論道有間陳生於宸邀子尋毘耶之金粟求蘇公之白龍具得其真樂而忘返又數日劉參軍邀遊西湖觀玉龍泉乃欣然命策孟夏之十日也湖去郡西二十里許岡巒蔓衍一望蒼翠指石山而南二十里出郭三里許村園蔬圃連絡鱗次礧礧落落疊石爲塹壁土爲畦骨露肉藏外瘠中腴秫黍菽麥嘉蔬細粟五穀咸備觸目燦然儼若薊門西山也迤邐曲折漸入深林行數里蓊鬱蔽野不辨高下穿雲躡石步出小溪清流炤人可鑑毛髮心脾一洗炎蒸頓蘇不數十步則臨大溪度石橋俯流濯髮肌骨生粟乃拽杖散步閒雲中犬吠不見烟火小轉即入村墅居人環堵盡壘石爲壁形樸色古蒼蘚青藤延蔓交絡如珠瓔之挂天冠也余喜而忘倦因倚杖入門良久一老人出修眉龐首著牛鼻褐敝衣垢面捉襟肘現望之若不見問之則不應儻然若忘掉頭而入余是知秦人不在武陵也佇立須臾余掀髯長嘯出村舍西石漸巨林益深石峭夾溪則見沃壤平疇禾稻如雲流水

灌注瀁漩周匝如渭川淇澳恨無入雲修竹耳椰榔檳榔處處掌天此世所無淇澳所不易者余曳屐沿流穿田度塢不辨東西行又數里許過小溪登平岡則知爲西轉也棘刺牽衣林草塞路披雲撥霧攀巖躡磴神怡足健經過十餘里皆礧石爲塹如丸如拳如毬如案大者小者欹者側者方如切者斜如壁者砌爲隄環密如羅紋天然峭列無不中度大如丈室巖如宮牆至有萬夫不能舉者纍纍垂垂疑其爲鬼工也登高遠望連阡徧野處處皆然異哉徘徊瞻眺隱隱出灌木末參差列如層城四顧茫然寂無人聲幽深窈窕非人間世矣又小北轉遥見雲中華表從者指爲石湖心竊疑之其石鋪地面一平如掌色如古鐵形狀巧妙大似蓮盤小如盞實奇

形異態行行不見其蹤小轉入石門仄徑遠迤始知爲一石天成周數十里四面皆高中凹一湖如照天明鏡又若生盤池中著玻瓈盞耳不知誰爲鑿之也相傳此地昔爲居人一日風雷大作龍從石出大水沸涌屋宇盡没爲湖天旱水涸石有龍形嘗大旱現夢於郡守曰吾石湖龍也禱之當得雨太守往禱輒應建廟貌以祀之至今率爲常入石門百步渡小橋連一池池上古木如張蓋下有古殿三楹棟梁皆石殿後有池額曰玉龍泉池

盂三

上有古廟三楹即玉龍之神女像也左有龍泉自石罅中出噴薄如珠大如車軸注於方池池上有亭址池下有長灣皆有故事今亡矣池東隔小石嶺嶺下有溪曰篁溪溪下望之嵯岈嵽嵲石空洞中如盤池者多奇絶林

草翳蔽不能入而水滙爲流曲折隱伏會歸一竅且曰出前村之石橋從之環繞萬山脚穿田過峽從石塔山外過郡門入南渡響水橋則直東而會大河傾瀉入澥矣余與叅軍湯黃二生濯足清流散髮披襟盤礴池上清風四至毛骨清涼如坐廣寒對冰壺而臨玉鑑殊不知爲炎荒瘴澥也日莫返策因循水道望之則自源頭出谷曲折由西掠南直東入河似與郡城無繫屬焉窮日而歸臥高閣而恍夢遊覺而紀之因論之曰瓊自中源來脉從南岳轉西粤抽枝下桂林左右兩江夾送而南至蒼梧貴水過峽蜿蜒出靈欽入澥爲蓬壺轉珠崖突然涌出五指叅天北向中原爲南甸鎖鑰環三千里眞天壤一大奇觀也聖祖有言南溟浩瀚中有奇甸數千里豈非天眼哉嘗歷覽方輿南衡而下脊分五嶺山水背中國而南奔入澥故按環澥大形左朝鮮而右安南若兩翼然日本呂宋暹羅諸島列於外瓊甸適當百粤之捍屏實澥外一大都會也五指回拱特起中天爲瓊之祖龍山北向而水北流腰結定安水左旋右折循龍而趨橫跨郡東而直入澥山則右奔導西澥而北結石山舉首開口中吐眞脉盤而東倒回顧若遊龍頷下之明珠結爲郡城石山爲首左張脣入澥爲後託小水隨之右拖長嶺方數十里中爲石湖委蛇而南橫嶺爲郡案嶺後爲白水縈纏幹龍由石塔繞城西南隅過門而左抵濫爲南湖而石湖水外流包內案度響水橋古從馬坡迤東北迴繞春牛館聚東湖之迴西北轉自新橋會白水抱城

東而旋今則返跳直入河如弓以背向郡城而不顧如形家所謂氣散矣許公建明昌塔於艮方以塞水口議將引石湖之水繞城南抱東郭會白龍金粟過明昌而始入河以完生氣居然一天造也竟不遂豈搘於人哉余坐閣上每夜登塔望山川之氣索然指謂從遊諸子曰瓊必有災以山川寂寥而城若空無人者是無氣也時以爲妄余孟夏既望乃渡灞北歸未幾月而地大震東門地坼城陷屋宇盡塌官民露處而塔亦側其半余居之閣亦傾搖颺不安者半年至今記余言者以爲徵因併記之

瓊州金粟泉記并銘

瓊郡距灞可十里城東北隅岡足水趺有泉涌粟粒粒燦然如珠汎灞眼人取而試之去殼出精宛如北方之布穀至冬日氣斂泉温其粟出芽如秧鍼剌水是則實非幻出也時人怪而異之不知所從來概呼爲粟泉萬曆乙巳春三月予自雷陽渡灞訪大宗伯王公給諫許公且採瓊灞之奇陳生於宸博雅士也謁余於明昌塔院邀宗伯公同過天寧方丈茶話及此因杖策而觀之令僕探取沙泥中果得粟數粒撚皮出米如新穫者余甚奇之因命名金粟泉意取維摩金粟如來李白自稱爲後身今於宗伯學士若有當也汲水烹茶味甚冽啜之毛骨清涼如在毘耶方丈吃香積飯也陳生畜疑避席而問曰粟産於北土泉涌於南天相懸萬里且隔灞津胡爲乎來哉此智者所必疑常情所未測也敢問其故余曰噫嘻此蓋難與俗言也請試論之

大地浮水上如一葉耳水之潛流四天下地如人血脉之注周身由生於心而養五臟外達四肢徹於皮膚下至涌泉上極泥洹髮毛爪齒靡不充足不克則不仁矣由是觀之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體也水火相射山澤通氣風雲呼吸潮汐吞吐乾坤闔闢晝夜往來無一息之停機如人日用食息起居耳復何怪哉昔有神僧從西域來飲曹溪水香美而甘驚曰此吾西天寶林之水也中山大悲閣閣高百尺像高八丈有唐異僧徧化金錢銅木在在納於井中及歸而取之盡從井出以足其用至今尚有一木存焉由此觀之大地之水未嘗不通物未嘗不達斯實事也昔蘇長公居儋耳嘗品三山泉謂與惠山相通因名惠通泉是則太虛寥廓萬象融通人特有心限礙耳竊觀瓊海地發於西北氣結於東南如人一指之甲耳甲乃筋之餘也血以養筋筋固則甲厚凡人甲厚者必多壽故地土厚者必多材說者咸謂中原土厚故將相多出於其間余則謂不然瓊居南離離乾體也以吸一陰外剛而內柔虛而麗照文明之象也地浮瀛中火金生水故晝炎而夜寒以乾坤之真氣極於斯而鍾於斯故山川之金銀明珠文禽名香珍奇異獸實藏興焉百物備焉人則仙靈文名忠臣義士往往出焉此天地之一

孟四　六

隅如太虛之一塵造化密移昧者不覺聊通一粟以示之如從一葉以辨春秋耳復何怪哉宗伯聞說躍然歡喜再歎曰奇哉時在座有沈生成德等相率再拜稽首請銘之以曉未聞乃爲之銘曰

大地一塵滄海一粟充徧十方何所不足似毛在體如血周身觸處即見於何不真坎離水火乾坤在我交垢發生有何不可地氣自北而鍾於南物亦隨之涌現其間人疑此粟不知所從來處不知何以明宗造化密移不屬聞見聊借一粒以觀其變苟知一粒芥子含空水火週徧何不相容血脉周身自頂至趾上下周流終而復始大道循環無往不復道脉潛通若此一粟淵泉混混而時出之道脉南來可卜於斯

遊景泰寺記

粤之山川發於衡岳折庚嶺而下腰結曹溪逶迤而南直抵五羊五羊之主山曰粤秀粤秀之祖龍曰白雲白雲固多奇勝而景泰爲最以踞白雲之腹而撫仙龍之城兩翼合抱如老蚌含珠孤峰絶磵深林翁鬱奇葩異卉煙雲出没菖蒲生於石隙稜髮披於林表大瀑如鏡壁立於眉間明月如珠光流於脣吻信天壤之奇觀南瀕之鉅麗也初寺以山名我明景泰間奏請賜額如故制府馬公昂率諸屬以新之余居五羊三年戊戌攜禪侶遊觀極爲隹勝丁未春仲奉詔還山寺僧正齋持此圖以請聊爲記之

端州寶月臺記

按志郡北百五十步爲寶月臺平地突起高二丈周一里許望之如臺是則天成非人爲也不知命名之始高岈深谷遷變不常今爲平湖陂也殆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山川故吾無復真宰矣萬曆甲辰嶺西憲副陳公治郡政暇歷覽形勝登高望遠慨然而嘆曰吾今

乃知寶月之臺當平湖之心也本之形家居必浼倚星巖固爲郡之屏障以前逼而後脫天造斯土爲嶺表喉舌百粤要衝揆之風氣豈若是之踈且漏耶故知斯臺之於郡城爲形家之鬼託無疑矣是可以終亡乎遂建議

（二四）

於湖心培隄築臺以實之鳩工集事不日而成華亭馮公元成以浙憲長量移茲土登臺周覽曰美則美矣猶未盡也且以隄爲臺名實未副月圓矩方形似失真是則人未合天也且山有仙則名水有龍則靈言得其主也

（八）

故凡建久遠不拔之功者必人爲而神守恃有常主不失其祀故能與天地相爲悠久也公乃捐俸就臺殿之中楹造白衣大士像披珠纓而臨空水坐火宅而灑清凉端然如淨琉璃含寶月也予辱公見招因與公議將補前之缺畧後建閣五楹前列鐘鼓二樓蓋取形圓象月勢高若臺藉大士之靈以主之始謂天人合德以還造化之全功也公慨然捐俸庀工首事始於萬曆丁未冬十月落成於戊申秋七月規模壯麗宏敞高出中天畫棟連雲丹楹映日余時登覽撫景四顧超然遐想曰美哉山河之固異哉天造之奇也因思臺始命名必形家之具法眼者間嘗閱覽粤粤來龍遠宗衡岳抽幹而下越懷四注鼎湖爲端郡之祖龍挺挺雲霄蜿蜒迤走列障橫

（九）

開明堂廣衍垣應紫微融結七星奇峰洞宇千態萬狀文巖錦石雲蒸霞燦拳砆片石足爲世珍此造化之精英山川之蘊奧也星巖羅列蛛絲遊蟻黏綴平川東折羚羊峽爲端捍門左逆水上遊由黃岡而西結爲郡城按

形察理則回龍顧祖轉望七星志稱斯臺平陽突起非若驪龍頷下之珠乎意取明月之珠爲世至寶故名寶月有旨哉且夫天然之巧能取而象之固已奇矣神珠既失罔象索之得於重淵以還化工又一奇也缺而補之引而伸之神以明之以爲常守惟斯舉也諸子大夫萃美一時顧盼之間美流萬世所謂待人而興仁智之實也豈偶然哉水有龍以靈龍有珠以神若騎龍犄角搤頷批鱗而奪之者則其人也故茲土之爲靈也久矣臺囊二剎左慧日而右靜明若日夜相代炤迷方以破重昏鐘鼓交奏潮音迭奏上祝聖壽下福斯民忠孝節義乘時而興起者實馮大士之靈也若夫奠斯土以鎮華夷布慈風以翊皇度誠萬世無窮之利奚值遊觀之美而已哉是爲記

夢遊端溪記

萬曆已酉仲夏五月十有二日余以重修寶林搆材於端州往來期年事竣還山時當溽暑霖雨大作江水泛漲雨淚渚涯不辨牛馬於是乘流放舟下羚羊之峽過端溪之口倏忽四山雲合風雨颯來波濤洶湧舟不能進乃維以避之神搖目眩隱几假寐而夢焉於是乎仰望峰巒奇秀上干重霄怪石嵯峩下臨無地遠聽溪流泙湃激隙衝巖如考洪鐘而擊鼉鼓其聲自天隱隱窿窿不知所從將謂蛟龍之堀宅神人之洞府空谷之足音也余跫然而喜乃呼漁父刺船入溪以遊目焉少焉風雨鼙止霧斂山霽余乃摳衣跣足拽杖穿雲緣溪小轉百餘步歷山之麓有神壇

馬謁荒榛中少憩石上數十步近聞異響若空中發延佇良久四顧茫然窺縣巖瞰幽壑始究聲之所從出漁父曰此端溪小巖也即名研之所產者巖穴水盈一竅如口乍闔其聲若獅子吼衆音雜沓若虓群走巨者細者如雷如霆如崩如犇如箑如笙金石鏗鏗若和鑾之夜鳴者洞中流泉淙淙之聲也余踵足而立傾耳而聽掀髯而喜曰噫斯莊生所謂地籟者乎何其殊音妙響若是之奇也徘徊久之左涉層巔望山腰如雉堞者採石之署基也東過小嶺數百武一澗相纏雙嶺若翼礪之兩垂碎石纍纍如群星錯落裂錦紛披者鑿石之場也其有小者大者如掌如指如耳如齒如鑾如螭如翅如尾而不知其幾千萬落諦視其狀若切烏玉以截瓊枝剪雲

霞而散綺縠者丈石之素溆成才之土苴也可翫而不可把可愛而不可拾目擊心怡足躡神曠攀援而東披荆棘履巉巖下嶺入溪清流如鏡毛髮可數一碧涵虛群峰倒影捫蘿俯視峭壁臨流淵深瀞默若神龍蟠屈於其下者漁父指顧謂余曰此端溪大巖也但見蒼藤翠篠蔭蔽其上幽潛杳眇莫辨其户漁父曰門居水底亂石封固即官家採取亦待三冬水涸而啓之其中深不可測鑿空虛實積水成潭濶數十丈杳不可渡上通衆竅下接尾閭潮汐盈虛與時消息雖萬夫之力不易竭也即有事於此以車出水子夜施工以及亭午畧見崖際石工編篾而取之不易得也由是而知端硯注水而不飲生者於水也巖面而上兩山合抱中若掌心望之若古墓

馬高不能上乃命童子徃視有碣苔封不辨歲月但識陳孟輔之墓傳說先朝採使卒於役遂賜葬於此若使其神守焉者余慨然曰山川如故人壽幾何此其驗也呼漁舟渡清溪探巖下亂石壘疊於水底者洞門也波光蕩漾若流霞散綵於水面可觀而不可捄者石之餘烈遺輝也余解衣盤礴披襟散髮濯足清流刺船少進則頹波激湍觸石噴珠濺面濕髮毛悚肌栗水淺舟大膠不可上遂捨舟入溪援揭潺湲數群石而嬉遊焉亂石如蟻嶙嶙齒齒巨者細者如羊如牛如豚如狗如箕如斗如拳如手然其大者肉銷骨露天然渾圓小者鏟鑿之餘溫磨光瑩而與頑石同波者難以名言咸撫摩玩弄而洗濯之抆髮刮垢凝脂膩媚燦然可觀余憮然歎曰信乎

美器造物惜之是知山川之精文物之英上天所禁恒民不可得而襲取也漁者網罟樵者斧斤時過憒然而不顧者以其無所可用也其有墨卿翰史求之而不得慕之而難見者以託身邈遠不易見知於世也亦有得其形似用不稱職名不及實而遂詆之者紫奪朱也余於是乎力命童子批沙掘泥擇而簡之大者堅不能舉小者盈把可十數片懷而歸之若採紫芝而拾雲英信可樂也然皆剥啄猗斜之餘不堪雕琢知其無用而寶之者以其德合君子具體而微聊足以寄心且闕化工之一班也頃忽風雨颺至雷驅電捲余知山靈之不我與也遂沿流出溪而歸舟焉忽疾雷破山邃然驚覺頓失向來之所有推蓬太息四顧萬山烟籠雲幕群峰揷天森然若

戢彷徨躊躇魚蹤鳥迹恐尚奇者欲譚詞喪不可得而憶焉遂託之於筆

廣州光孝寺重修六祖殿記

昔佛未出世時舍衛國王祇陀太子有園林豐美足偹遊觀及佛出世卜地開講堂遂選晉 土爲精舍至今稱爲祇樹園蓋人以勝地名也趙佗爲南粤尉選訶林以爲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從西域來愛其地勝遂乞以建梵刹名王園寺至晉永和初求那跋陀三藏持楞伽經自西國來就其寺建戒壇以待聖人梁天監初西天智藥三藏持菩提樹一枝植於壇側且誌之曰百六十年後有肉身菩薩於此開法度人無量有唐貞觀中改王園爲法性寺高宗龍朔初我六祖大師得黃梅衣鉢隱約十有五年至儀鳳初因風旛之辯脫穎而出果披剃於樹下登壇受戒推爲人天師以符立識自爾法幢豎於曹溪道化被於寰宇至今稱此爲根本地然佛祖之道元不二則祇樹王園亦一也豈非人以道勝地以人勝耶嘗閱立裝西域記云祇園精舍今爲荊棘之場今見訶林覺樹猶聞鐘梵之響豈南粤靈異於西天祖道有逾於佛法耶聖人相傳應運出世授受之際間不容髮第願力有淺深故化緣有延促譬若四時成功者退是則化聲相待待而有待而又有待也無待則應緣之迹斯亦幾乎息矣惟今去我六祖大師千年傳燈所載千七百人其化法之場隨時隆替在在淪沒者多粤之梵宇百不存一獨曹溪流而不涸覺樹榮而不凋詎非斯道有所託而然耶

此又地以道存人依法住也余少事枯禪因法獲譴丙申春初謁六祖大師於曹溪瞻覲樹於光孝訪其遺事其迹邈然而人不知僧期年而乞食行三年而齋戒修放生舉五年而曹溪新戒壇復十年而教法廣信道衆益大運然也昔人以菩提樹下爲大師薙髮之所因建殿以奉法事其來遠矣風雨薄觸亦因時興廢今僧通維率弟子行佩輩募衆而重新之余爲清其眉宇擴其門廡使道容閒然而復章慧燈朗然而不昧此又事賴人爲人因事重也然佛以六度攝有情而檀波羅蜜爲第一且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苟事相與法性融通則世諦與真如交徹斯則燒香散華皆爲妙行矣若通維者刻楠雕檜豈非淨土之資乎昔立壇植樹既有待於六祖今述

存而事修人亡而道在豈無待於後人耶且王園之勝較之祇園彼往而此來又有間矣是爲記

衡州府開福寺因緣記

開福寺居府城湘江之南岸里許唐大曆間無著禪師開山於此禪師法系載傳燈錄初與法照禪師結念佛社於湖東後皆遊五臺親見文殊事具清涼傳師與其弟無絕同建道場師拟開福絕於西鄉金蘭里與大悲寺實一時也開福始制規模弘敞宋淳熙間丞相趙忠定公汝愚謫永州道經衡病作爲守臣錢鎡所窘暴卒殯於此因立祠歲時祀之後郡守向子忞公有惠政歲荒全活數萬人百姓感之亦立祠於此歷久寺廢胡元元年有福澗禪師重興并新大悲寺我明宣德間

寺又廢士民建小菴於荒址地僅一區殘僧數輩守至今幸不沒於民間也隆慶壬申郡善士綦遐等重緝其菴以僧如祿守之萬曆庚戌孝廉杜君友桂居與寺比隣一夕夢老人擁上馬曰子開福土地神也是年杜君舉鄉進士乃以夢語其親會儀部金簡公公曰考郡乘開福乃福澥禪師重建君今號馥澥豈前後身耶君宜新此以志不昧本因也杜君欣然約鄉善士劉子濂綦遐文學劉鳴鸞等併力鼎新郡司馬尹公雅重三寶力爲之主以其地久廢多沒於民間基址迫脇二祠亦湮沒無能恢復其舊經營五六年間始建佛殿三楹湖東開福相望咫尺曾公重建湖東迎予主之癸丑冬予自粵中至其營開福諸善士來請予往視之慰其心而嘉其志乃爲之記曰自古佛祖說法地所建道場爲結金剛界皆有龍神護法以守之雖窮劫不泯也昔世尊與帝釋行次指其地曰此過去七佛說法處宜建梵剎時賢於長者即捐一塹於地曰建梵剎竟此其證也震旦自有佛法以來天下叢林在在琳宮如星羅棋布雖墮荒榛其名不朽即有興之者發其幽隱如覩故物蓋在因果不可泯如許詢建浮屠未終而逝後裴度爲相謁其寺主者一見而言曰許立度來何莫昔日浮屠今如故度聞語遂修

之塔內石刻果有緋衣宰相之識由是觀之開福蕪廢千有餘年而尹公與曾杜二公唱導興復皆於佛地有大因緣非偶然者昔者無著法照發迹湖東皆遊五臺並得親見文殊予今發迹五臺設老湖東適遇開福重興

之日是諸人者往往來來彈指出沒會不離文殊尸利竹林寺金剛堀中前三三後三三因緣會合豈可思議哉諸善男子其尸祝尹公於其寺又將爲後之立度徵杜君馥澗之兆桑中之環益較然不爽矣予故概記其始末以告來者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今之讚歎隨喜者豈非後之護法福田功德固有不亡者存可不信哉

遊芝山記

余隱衡之靈湖有談永州芝山之奇勝予心慕焉乙卯秋九月忽知馮公從武陵移鎮湖南駐節永州招予爲九疑之遊以是月晦至則見永郡山水清勝若仙都洞府未可以塵寰概視也寓瀟江之西濱石上小樓坐覽江山之勝如在几席冬十月九日孝廉唐還和

文學呂旭谷邀潭州周伯孔四明張漢槎嶺南弟子釋超逸同遊芝山寒雨連朝時則小霽乃拽杖從西江之岸沿緣里許就山麓逶迤而上又里許登小嶺望群峯崒嵂不可攀援乃下嶺入谷二百武小轉而西則奇峰獨聳縣巖秀削梵宇飛甍依巖斂石曰芝山寺乃萬曆乙巳比丘明爵開山拗建寺前無餘地爲龍首遮障不可縱觀又轉而西爲觀音閣倚高巖之下則開敞昭曠衆山羅列如在眉睫下則平疇沃壤溪流曲屈羊腸九折如天衣飛帶飄颺到懷由山足入江又西轉數武爲殿一楹舊縣塑三大士爲闔提所毀其地最爲幽勝後有洞宇可坐數人又西轉穿石磴砑從隙中登陟而上紆盤數十級爲山腰平地數丈前太守王公建一虛亭遊者至

此可坐而樂焉奇峰怪石森列左右千態萬狀不可名目如纍纍太湖堆積疊鏖瓊華玉蕊密葉敷榮亭左緣巖而上洞心駭目若披青蓮而挹蕊珠不能細數又上有兩石如手名合掌巖下有洞門天然透漏度門而上則爲玉皇殿至此一覽則四面山川盡在眼底城郭鋪舒宛若圖畫求之全勝罕見無遺矣竊謂柳司馬居永十餘年無幽不討而足不及此何蔑如也或指此爲西山柳文有記從染溪而西又曰特出似今目爲眞珠嶺也又或指爲群玉山志云宅仙洞下此山無仙洞是二皆非予謂茲山不遇柳不幸也柳不至茲山未盡窮也或造物祕護而有待於今日乎予與諸子相和而歎曰山川留勝蹟我輩復登臨徜徉徐行尋柳巖而歸

宜章高雲山藏經閣記

域內名山英靈奇秀鍾天地之精者五岳居尊支分四出而曹溪源根于南岳南岳曹溪相望千餘里諸峯綿亘羅列星斗自六祖開化讓師分流道脉寰中而韶陽上下肉身大士以十數迨今如生者詎非山川之蘊奥故道脉特有託焉宜章介曹衡之中治西三十里有山名高雲祝融之孫也爲靈久矣嘉靖甲戌居人歐陽氏夙蘭若迎沙金澥公居之擴建梵宇以安廣衆通邑歸依爲福田資置香燈糧八斗未幾厄於閻祿澥公去隱於閩之支提山弟子悟丹輩一力重修壬午歲工落成建塔於龍首迎澥公靈骨歸藏是爲開山祖弟子日益進十方往來於曹衡者莫不過而止焉邑人袁氏文憲施田三十畝供雲水齋

弼需由是諸方咸稱之僧既集深山窮谷之
氓皆知有佛若僧美第僧尚未聞有法也有
法孫性成者志求大藏經於金陵苦心一十
二年願始就萬曆巳酉夏六月迎迎大藏歸
四衆歡睹若白馬自西來也菴居山頂林木
蓊鬱雲霧蒸濕慮經藏之難久法孫眞桂等
議擬建閣於山之麓曰南莊時大尹鄭公守
戎童公爲檀越倡導之出信疏以告四方聞
者歡悅來歸者如市工始於某年月落成於
某年月將啓法會供水陸儀以宣利濟居然
一大道場也事克成公弟子悟紹從余曹溪
乃乞余言以記之曰古德云盡十方是常寂
光土徹大地是普眼眞經斯則佛土不修而
自淨經卷不展而自明雖然良由心淨而土
現眼明而法彰此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也高雲之道場東來之大藏非灕公之成始
諸孫之繼業檀越之成終又何能使披荆棘
而爲寶樹變沙礫而成梵宮哉法幢既竪道
運弘開則青山白雲法身常住猿吟鳥嘯妙
偈恒宣而水流風動居然出廣長舌與此境
中人疇唱無盡凡在見聞隨喜者如善財之
入彌勒莊嚴樓閣也惟此功德又奚可以一
毫端頭而能具其涯量耶是爲記

麗江木六公奉佛記

子將逸老南岳適隱衡之靈湖馮元成先生
量移守湖南過訪永州談及往遊滇南諸勝
事出武陵稿子讀六公傳乃知金馬碧雞之
西有異人木六公焉公守麗江奄有疆土六
傳而至公稱六公云其先在國初以忠順發
家武功最著至雪山公遂以文名雅歌聲詩

翩翩有凌雲氣楊用修太史大爲稱賞相傳至玉龍松鶴辭翰逸格而蓮社清修發軔覺路至六公則迥超前哲特出風塵之表矣公天性澹薄於世味一無所嗜好忠孝慈愛唯以濟人利物爲懷歸心三寶刻意禪那愛接方外法侶相與禮誦精修頹然如糞埽頭陀尤廣檀度是皆富貴之所難能而公特爲家常行履豈非多生久植善根乘悲願力而影響攝化應現者乎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廣大將謂單棲弔影於窮山絕壑草衣木食守枯禪而爲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普賢妙行無一類而不現身無一事而非佛事以不捨一衆生乃見佛慈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由是凡對宰官相與語者不更窮玄體妙唯以了悟自心廣行萬行即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今事門頭不捨一法若夫浮慕虛尚高談脫屣而膠固貪癡網縲世態者與夫身居世網志出塵埃冥心絕域若蓮出淤泥皦然而不滓者安可同條而共蒂耶是知佛性雖一而習染厚薄有迷悟之不同故論種子從貪瞋而發者資貪瞋從般若而發者資般若般若深則貪瞋薄般若現則貪瞋消如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體一而用異聖凡由是而分焉了心廣大則形骸不能拘觀法界空則萬有不能礙所以達人無累於情者以其智勝而習薄也故古之悟心之士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豈有他術哉唯得自心之妙滿法界之量心外無法故也公刻華嚴大疏於雞足其有得於此惟

是道路間關無大手宗匠開公頂門眼故公志慕方外欲事遠遊參訪知識以世法纏牽而不可得愚意則不然即公能靜坐觀心六根消復則虛空殞亡洞觀法界則山河不隔將視華藏於毫端攝淨土於塵芥不動步而遊履十方不起坐而承事諸佛此自性天然本元具足曾不假於外也且公有土者也以山川之廣人民之衆即推其佛心而教化之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公以精誠格物以佛事化民使家喻而户曉人各知有佛心各知有慈不令而民從不威而民服熙熙皞皞含哺鼓腹窮荒邊徼洋洋佛國之風公如坐蓮華而端居極樂即太古之治在掌股間又何勞跋涉山川視浮光泡影而爲究竟佛事者乎予因先生而知公居遐陬八難之地定爲悲願之應身第恨老夫不能持一鉢以南詢望毘耶之室如眉睫間願與公結異世緣當龍華三會中予定知公爲釋迦末法中之宰官佛子也公其無意乎

法相寺長耳定光佛緣起記

杭之山水甲天下古聖示迹剎竿相望者如林亦域内無兩法相寺居南高峯下幽深窅耽林木蓊鬱泉石清奇蓋昔人迹罕至五代有異僧棲遁於此後遂爲道場師名性眞閩泉州陳氏子母夢吞日而孕師生異狀兩耳垂肩下可結頤人皆怪之七歲不語或指曰此兒啞耶師即開口曰不遇作家徒撞破額顱耳長出家參雪峰存禪師發悟遂行脚至四明隱於山中爲鬼神説法諸天散華猿鳥獻果既而出山至錢塘隱於南高峯穎秀塢

初無水師至卓錫有泉迸流時乞食於市人皆異之小兒叢逐見師耳長左右扯之師隨轉但頽然嘻笑而已人問作何事爲好師曰作福可遮百醜乾祐三年吳越忠懿王誕日飯僧永明寺時智覺壽禪師正開大法師赴會徧身疥癩徑坐上座衆皆惡之王見之大不敬遣之即歸山中晏坐一室齋罷王問壽曰今日齋僧有聖僧降否壽曰長耳和尚乃定光古佛應身也王悔趨駕往禮曰弟子肉眼凡夫不識古佛願求懺悔師曰彌陀饒舌言訖坐逝王回禮壽壽遂化王因是建寺留師肉身至今存焉王有感以二師事併奏聞請謚賜永明宗照大師師曰宗慧大師嗚呼佛說法時往往以後五百年像法已壞衆生濁惡最難教化且曰我遣變化人處處爲諸衆生開示演說此法而度脫之是知逆行順行皆大權示現方便利物或語或默無非演說最上之法觀二師同時出現益可知已永明悲末法性相難明故設宗鏡揭一心之旨使見聞者靡不躍然而入其長耳者以異狀利生始終無法可說唯以慈心三昧攝化衆生以衆生生死愛爲根本而以男女爲愛根欲以愛治愛故令無子衆生求者必應至今世之乏嗣者無不求之求而必應捷如影響此不說之說其說熾然而道場晏然香火綿遠則窮衆生界愛根未盡而法音常然豈不信哉是爲記

嘉禾金明寺大定堂記

金明爲嘉禾名剎其後爲范蠡湖今爲郡城滄澥桑田也寺始於宋乾道間靜慧禪師開

山興廢不一而伽藍之地鬼神護之然竟未爲草莽也向殿宇雖傾而僧不乏祀頃於庚子歲秋潭舵公始重新佛閣未就而化禪人道顯以受業願繼其功閣竟成而佛殿觀音大士閣及天王殿併一新請耶溪法師講楞嚴經遂成叢林其寺右有地十畝許舊爲禪堂址向爲有力者所據居士包心弦沈汝納王季常沈爾侯仲貞諸君捐資贖之嗣請玄津法師講法華圓覺金剛諸經皈信者益衆後搆禪堂齋寮厨庫先所闕畧者一時完足爲道場之偉觀予來雙徑雲棲弔二大老先過吳門會耶溪法師見其道貌蒼然喜法門東南有師表焉予往居南岳著楞嚴通議成刻之姑蘇法師適應講期見而歎曰此揭義學之重雲也願請卒業以廣法施罷講歸過金明顯公向依法席執弟子役法師遂願於此弘演之及還山旬日遂物化嗚呼死生夢幻豈必於人乎觀齋志而往則有不往者存焉玄津法師耶公之適嗣實繼志而述事者予寓淨慈玄爲旦過主及予還匡山玄送至金明予見其寺感其事遂命顯請玄以滿前志予因題其堂曰大定益首楞嚴大定之名也此云堅固不壞然佛始坐菩提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故名阿練若正修行處以此地經五百年成住壞空已經劫矣而畢竟爲道場至其興也以楞嚴爲始今已成以楞嚴爲終然楞嚴修證以金剛心地爲本始至其所證者證此而已以此觀之若心若境等爲金剛常住不壞故予名其堂曰大定信矣其居是堂者以此心而住其說法者以此心而說

其聽法者以此心而聽即鐘鼓交參梵唄相和以及市井群聲男女戲笑皆入大定之門又豈有靜亂之分山林城市之別乎諸子相送至麟溪赴沈爾侯居士齋盖亦成始成終之緣會也故爲之記如此

音釋

迤邐上音以下音里行貌 椰揄上音耶下音宗 嵯峨上音嵯下音鵝 欽岭上音欽下音鉗 泙湃上音平下音派 窿音隆窮窿 忞音民 鼆音吳白貌 陬將侯切阪隅也 蠡良以切蚌屬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孟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五乳峰法雲寺記

廬山自南岳發脈逆轉湘山界西粵北轉星子臨武界東粵至桂陽界吳楚庾嶺分派抽幹東走經武功一帶絲亘二千餘里直抵潯陽前彭蠡而後九江盤踞二百餘里知出水者蓮高插雲漢南臨吳越北眺中原直與五岳爭雄誠寰中一鉅麗也其來脈至圓通過峽突聳馬耳諸峰蜿蜒東走二十餘里特起一峰曰桃華上倚重霄爲茲山正中主由是中分兩大幹其一東行列九奇如障至含鄱口北轉起乾剛嶺竇中主其勢盡東北江湖合抱迴旋盤紆其嶺首抽東南一大幹爲五老峰囘望彭湖爲西江捍門盡三疊泉最奇絕處也峰下諸蘭若中淨玅前五里曰白鹿洞爲晦庵書院傳有李青蓮書堂不可攷五老首拖岡嶺隨含鄱分水邐西而南下至星渚爲南康郡城此五老之南面也其乾嶺北行至松光嶺分二派東北一幹爲蓮華峰下走爲吳障山直抵湖口內有慧日諸蘭若外衍平岡十餘里爲周濂溪墓南面蓮華峰又二十餘里爲九江郡城其嶺北幹西折爲烏龍潭下抽一枝十餘里入平原爲太平宮委蛇左轉十餘里爲東林遠公蓮社處囘望香爐峰白香山草堂在焉基尚存其烏龍西行經獅石大林水口御碑亭竹林佛手巖講經臺香爐諸勝結天池回顧桃華故爲山之主剎巖下爲石門即一山之水口其山之中曰黃龍潭如華心一蕊諸剎蘭若列布如蕊香

幢此盡東幹之形勢也其桃華南發大幹逆背來龍西走中夾一谷最高者曰大漢陽峰爲南面之主山雄峙中天面亙兩湖遠挹江南一帶諸峰羅列天際如星拱北一目千里直抵湖口回抱五老此寶東南一大觀也漢陽之西盡處爲谷簾泉前下平原爲柴桑淵明故里從半中而下南抽一枝腰聳一峰孤立高數百尺如空中浮屠曰金輪晉梵師耶闍尊者負鐵建塔藏佛舍利于峰頂下二里許爲董奉杏林至今稱之峰下平原爲歸宗寺乃王右軍守江州時建宅于此後遇梵師跋陀多羅遂捨宅爲寺今有墨池鵝池故寺與東林角勝自唐赤眼禪師說法于此相繼三十餘人在昔西江法道獨盛故爲茲山首刹此匡南之大勢也其五乳則自大漢陽峰南面正中特抽一枝起伏數節即大開一障左背桃華曰石人諸峰東走而下外結爲棲賢對五老由舍鄱分水而下繞棲賢曰玉淵潭水滙爲河入星渚左障內抱如倒捲蓮華中有石佛擊竹寶慶三蘭若而寶慶爲昔大慧泉英邵武月公晦寶峰悅元首座諸大老隱居處久廢今重修又西爲臥龍岡岡下一谷谷中有庵朱晦翁守南康時往來其中刻出師表于石庵廢石刻尚存此漢陽前左障也其右障列果子寨諸峰至黃巖瀑布從空而下注爲潭潭上大石多古名人刻前爲開先寺乃李中主買建伽藍爲諸祖說法處山谷書七佛偈於崖石王陽明破宸濠有題寺左轉過一岡爲萬杉寺此漢陽前之右障也其障正中獨抽一枝如馬鬣下垂峰腹特起

一峰如麟角曰胡鼻左曳如屏七峰并峙上插重霄曰七賢昔唐高士劉軻讀書于峰下後晦庵攜其子與門人陳正思陳彥忠俞季清甥魏愉時遊其中故以爲名土人俗呼七尖譌也七賢之下有五突如乳故名五乳上下相連東抵臥龍潭分水而下此五乳之左龍也由胡鼻拱揖一峰連起曰石鼓冉冉而下蜿若雲中遊龍曲折絲亘數里單提環抱中開一掌爲古寺基倚七賢而面五老如戟枝蓮其寺深藏如蓮中之蕊爲山南半腰最幽處也其中衆水歸壑繞寺而下出石罅中約五里至山足會玉淵河流內纏玉京山入湖山乃淵明舊居處詩云我昔家玉京是也五乳水口有石峰高數丈上有磐石方丈名劉軻讀書臺至今土人稱之誌載軻有書院後改爲凌雲庵在七尖下古寺兵燬事迹不可攷遺礎存焉後見崖刻至正壬甲四月重修工完其寺山場田地至嘉靖初始爲民業萬曆丙辰歲予自南岳東遊避暑于金竹探幽及此愛其一丘一壑意將息焉且卜居適黃梅孝廉那懋學用值購之爲予逸老地時黃梅大司馬汪公可受願爲興建檀越浮梁尚寶陳公大受約某某捐資鳩材寺遂成金沙于公玉立居士繆公希雍捐置香火田故得安居工肇于丁巳落成于己未郡守袁公懋貞爲文以記之由是四方衲子日益至遂成叢林居然蓮華一葉中也寺左嶺舊有望湖亭乃晦庵建基尚存其谷有蘭若一在石鼓峰下曰冲默齋予有銘最幽勝高敞望湖外諸山一目千里羅列于前如坐華臺出廣

長舌十方雲來聽法衆也一在七賢峰下曰芙蓉庵面五老而踞卧龍群峰羅列如在几席由庵入數里大谷中名香谷有石屏前一大石面如几石下一洞異香從洞中出冉冉襲人不絶一在近寺龍水崖曰木石庵蓋見志也予亦有銘是皆區内若華心心也其寺左谷中有觀音庵遺址誌云有古井二口不知所在今得之荒榛中又左臂爲歸一庵即接卧龍分水會歸大河又一區也東坡云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以山似連華居者如坐華中故面目唯在山南獨五老七賢爲最勝其寺居壑中倚漢陽諸峰爲屏帳回觀七賢五老坐于雲中彭湖繞其外湖外雲山千里内拱暗列于前儼一華藏玄都也梵侶日誦華嚴經聲琅琅鐘鼓交參與松

濤泉響共演潮音又與茲山放生色第未能効遠公刻蓮漏禮六時耳

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

武林西湖有山曰南屏有寺居其上曰淨慈宋高宗南渡崇五山十刹而首茲焉寺始于周顯德吳越錢忠懿王建初爲永明院迎智覺壽禪師爲開山第一代住持改今額大師得法于天台韶國師爲法眼的骨孫紗契單傳心印博通三藏達佛一大藏教特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之旨以佛滅後西域唱導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氷炭相攻以至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于是遂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下南岳青原次爲五宗由唐至宋其

道大盛于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達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年來瀕內學者嘵嘵競辯卒不能起大覺以折中之于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賢首慈恩天台三宗義學精於法義者百餘人館于兩閣博閱義瀕更相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爲書百卷名曰宗鏡錄因以顏堂意以一心爲宗照萬法爲鏡撤三宗之藩籬顯一心之奧義其猶懸義象于性天攝殊流而歸法瀕不唯性相雙融即九流百氏技藝資生無不引歸實際又何教禪之不一知見之不泯哉良以衆生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玅但佛開遮心病未後拈華自語而自異卒無以

一之由是執筌之徒認指失月執能正之世尊入滅二千年矣自非大師蹶起而大通之竊恐終古嘵嘵究竟了無歸寧之日也是知大師厥功大矣集吾法之大成使釋迦復起功亦無越于此者豈非夫子賢于堯舜遠耶或曰從前諸祖皆了悟自心者乃云向上一著三世諸佛不許覷著又曰一大藏經是揩瘡膿故紙又見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即要一棒打殺乃至上堂示衆未嘗不痛斥文字不許親近教義大師今以和會性相强合一心豈非有違達磨西來之指耶抑諸古德有違一心之義耶曰此正以西來大意不明互起偏見故作今生之事耳即古德機緣皆顯如來之大機大用未嘗非佛之作略即如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鐵圍山中又文殊亦曾持

刀殺佛其諸弟子入維摩文室種種受呵是皆諸祖之機用但爲遮遣調伏衆生之法藥耳非實法也但今初心淺智不悟如來平等法界故不能達離相之旨惟如來說法以海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爲帝青寶虛明如鏡大地山林卅五芥人畜森羅萬象靡不現景于空鏡之中而大澥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之景現于澥中猶如印文如來說法以平等大慧圓照法界衆生心念皆知頭數閻浮提雨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則無一物不是佛心無一法而非微事無一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出于唯心之外者乎是知宗鏡之稱以一心照萬法泯萬法歸一心則何法而非祖師心印又何性相教禪之別乎是則毀相者不達法性斥教者不達佛心不知佛祖之玅用而執爲實法所以正法眼藏難明也可不痛哉今也寺面西湖湖水如鏡四山羅列六橋華柳樓船往來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參晝夜六時古今不斷于湖上而殿中如來安然寂默如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於宗鏡即今松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揮麈會義說法時也又何庸夫筆舌哉是知茲山之地甲于中州寺首于諸剎法超于教禪心境最勝則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爲終始矣

大師入滅四百餘年骨塔沒于荒榛萬曆某年寺僧大奎求而得之移置于堂後斯實大師法身隱而復現當與茲堂常住不朽矣堂無記壑乞予以志之

徑山凌霄峰記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凌霄之閣是峰頂有閣又記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有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既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先代住山

(五五)

(八)

鼐不愛其孤絶但峰頂無水風高迴絶非藏修地也月庭法師亦曾於此爲衆說華嚴經以此峰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屬十三年矣向苦于水公鑿石得泉可供百人大旱不竭手植引路松翼化龍也予于丁巳新春登之四望寥廓一目千里予因題其庵曰空中居志超世也時有詩以記之泉味甘冽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以名泉

瀹虞尊勝庵記

瀹虞僻處東隅佛化固未易及也予頃過而觀焉則彼從事三寶者獨盛于他此閭相尚蓋鄉多薦紳先生素爲護法有以觀感而興起者信乎佛性本有法化普周草芥微塵皆成佛種第在開導者何如耳今尊勝庵乃月輝法師明公所刱公爲邑之陳氏子幼卽喃喃唱佛名及敎習諸業皆不諳獨志出世年十七禮玉峰庵一原和尚爲師禮雲棲大師授具戒復詣南都親雪浪法師講肆習賢首

(九)

(五六)

教義苦志七年已亥秋歸省母氏于虞山陽露臺掩關三年參究西來祖意壬寅復往諸方所至見老病者叢林多不納無所依歸因發願儻有把茅當與十方老病共之惜未就因循十年壬子秋邑孝廉翁兆吉願捨寺前

空地約十畝建十方禪院及養老靜室公喜以爲得地可疇宿願邑乘載有尊勝庵久廢開基入地丈餘得古井一口水甚甘冽疑即舊址也滄瀣桑田豈劫運哉啟工于萬曆丁巳夏落成于戊午秋以公生平持尊勝呪遂以尊勝名走書乞予以記之曰大地衆生無一人而無佛性十方世界無一塵而非道場第在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出現以翁君之捨地何必祇園以明公之建化何俟百丈即以禪侶安居六時禮誦經聲佛號鐘鼓交衆使老者佚病者安愚者智惰者勤勞者息飢者食渴者飲何莫而非尊勝功德耶使雲棲之清規不墜靈山之法道常存若天帝拈一莖草爲梵刹殊未可以思議較計求之也且以上祝堯年下與斯民共躋仁壽又爲大瀣潛流潤澤無窮予也不敏何得而名焉

錢吳越忠懿國王造銅阿育王舍利塔記

昔世尊入滅荼毘得舍利八斛四斗分作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建塔供養爾時阿育王親受一分散閻浮提震旦國得一十九座而明州阿育王塔乃其一也其式亦出自西域而舍利燦爛光明變現隨人各見不同亦有不見者蓋因障有厚薄耳二千年後五代時錢吳越忠懿國王承先業敬事三寶如式造

小銅塔八萬四千座埋藏國內名山世未有知者我明萬曆初常熟顧耿光造其父憲副塋地中掘出一小銅塔高五寸許如阿育王塔式內刻款云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年記一十九字外四面鏤釋

迦往因本行示相前則毘尸王割肉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割耳然燈左則薩埵太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事文理密緻滲以金飭顧爲錢太史之母舅因公爲忠懿王後遂以塔付之公得此自號聚沙居士志因也乃送興福蘭若予東遊訪太史過洞聞上座覩其塔奇其事因記之曰佛以法界爲身即草葉纔結皆成佛眞體況託象者乎良以衆生迷本法身變爲三毒成八萬四千煩惱佛以普光明智薰三毒爲三德祕藏故變煩惱爲八萬四千功德育王所造蓋表功德之數量也吳越王倣造銅塔如其數肅埋地中意表功德藏於衆生心地冀啟一塔則見一種功德即睹法界之全身如從一隙見無際空是可以色相視之哉法身堅固歷劫不磨隨緣應現太史此塔豈從因地示性空之一隙耶萬曆四十五年佛生日記

讀異夢記

幻人東遊吳越西還匡廬舟過蕪關關尹玉受劉君邀留信宿適吳門管茂才席之從別道來詣朝席之先至舟訊幻人即談玉受異夢事幻人驚異之及叩玉受出乾城遊草讀記異夢甚悉初玉受奉黔中聘道中病卧下雋驛亭夜夢一偉丈夫長喙突入似有所求而意氣尚陵厲不平揖玉受與之坐問其族氏其人抗聲應曰余宋將軍曹翰也以江州之役多殺不辜自貽伊戚今復何言玉受夢中未悉江州本末但憶翰與曹彬同將乃曰公受曹樞密節制仁厚不殺安所貽戚其人曰余憤江州久抗王命先殺守將胡則尋屠

其城取快一時何知死受冥譴一時同事諸人幷落異道余獨爲豬蓋余生時性多怒罵舌鋒猛毒旣得豬報聲多嘷嘷或見擒捉呼號四徹冥中譴罰尺寸不爽乞公拯之玉受聽之悚然因云余尚凡夫何以脫公其人云公性慈悲每見矜鞏雅相憐愍可憶往年有所見夢荷公再生者即予也蓋玉受曾于戊申春家奴以其租負數有豬償者夜夢一人乞命即命奴畜之踰年自斃夢中明憶往事即應曰實有之但不知是公耳今則余安所覓公其人云業報無定昨償一近縣人債不意有緣于此得復遇公今番又不知業運何所言下泣甚哀徐收淚云某幸在唐太宗朝爲一小吏聽一法師說四十二章經某爲設供感世世爲宰官及宋初而報盡遽作惡業

轉受此果然幸有夙種善因今得遇公自今乞公凡遇我輩或見執或鬬聲或見食余肉爲持準提呪或稱彌陀號余暫堪忍其苦定脫此報生人中誓不更造惡業負公也玉受曰此余夙心也矧奉教敢負約其人喜拜謝而去嗚呼異哉業報昭昭不爽如此觀曹翰之始爲小吏以聞佛法作一飯僧功德遂世世受福及至善報將盡且爲大將而恣殺業豈惡習隨福報而大耶良可畏也以殺業之慘歷受刀碪之苦又六百餘年仍以夙種善根兩現夢于劉君竟乞脫其苦趣然而劉君豈翰初身說經之法師耶觀曹翰之惡報不爽而劉君之善根亦有自來矣幻人初聞其說驚異之及觀劉君乾遊草中異夢記故爲之說普告人天以崇放生戒殺之德彰明較

著者也且聞聲見肉而持呪念佛尚冀堪忍脫其苦報況出眞慈戒殺放生者乎予是于雲棲之放生所深有感焉敬書此以告本寺知事當依規則凡在所放皆有緣者時看養殷勤說法開示念誦送死皆眞實事幸勿疲厭若以佛性而觀則資糧亦彼當有分者幸無匱乏令彼飢虛也

太和縣眞如庵記

太和之西北四十里旱禾市有眞如庵者乃雲棲弟子廣果所建也果吉安人早歲茹素敬事三寶中年挈妻子出家祝髮于廬山淨業堂受戒于雲棲大師復從古心和尚調練具足歸鄉至太和孝廉羅紹奎捨地五畝建庵請居之以接納往來八年于茲矣久之雲集日益衆建殿二座雲堂齋厨諸所畢備儼然一道場也慮無以贍大衆乃集善信作百子燈會儲其資買田若干畝爲常住將以永供大衆四事無缺可以安居精修淨業無外慕也事既就緒果走匡廬乞予爲記予因謂之曰嘗聞十方淨土唯心所變心淨則土淨譬如夢事貴人夢苦事而呻吟貧人夢金寶而欣悅覺後雖空夢時未嘗不有也所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況世諦有爲莊嚴功德乎昔達磨對武帝云有爲之行實無功德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雖然未悟空宗之體而棄有爲之行詎非拷腹以待王膳望濟其飢乎所謂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擬之則聖果難克苟能達性空而建萬行可謂理事雙修眞妄一契者也又何以建立爲事行哉若果禪人居然一俗士也中年挈妻子

同出塵勞頓修淨戒不十年而道場隨建豈非淨土唯心哉且此庵昔爲荒鹵今爲道場實成于一念由是觀之則西方淨土不離于目前詎不信哉

清暘齋記

壬寅

京口爲山川都會而曲阿尤當輿區惠山負郭枕流林木蓊鬱湖光漭漾一碧如鏡岡嶺逶迤萬松叢翠天風時吹萬籟齊發洞心徹耳此塵中最勝處也圖南居士誅茅結廬宴坐其間顏曰清暘意取晉徐邈節儉清修之意予丁巳初夏過惠山居士周旋問法及予歸匡廬居士走書乞記予因謂之曰夫暘者鬱之反也故天地鬱而厲氣發糞壤鬱而毒菌生人情鬱而百病作是知暘乃氣之和而情之適也嗟彼沉湎富貴躭荒物欲取快一時而爲暘是以鬱爲暘者也譬夫食毒爽口殊不知積久毒發而戕其生也昔有宦于西粤者嗜鴟鵂味以地多產此足充其欲非此不下食既而宦歸疾作舉體腫潰良醫束手有識者曰此半夏毒也謂鴟鵂以半夏爲食嗜久而毒充五臟殆不可救世之嗜美疢而發毒者皆鴟鵂類也居士軒冕桎梏富貴浮雲博學强記潛心佛理究性命之原達死生之故放情霄漢寄興雲林而與造物者遊其所暘者六通四達將廓太虛以爲舍潛極樂以爲家又豈特節儉清修而髣髴其神理者哉居士課子讀書于其間將以此暘世其業也予特爲之記

放生功德記

佛說法身非身以衆生爲身菩薩妙行以度

生爲行故總萬行以六度而首之以檀然住相之施如來所呵以其物我未忘不能平等一視所作之功多成有漏如仰箭射空固其所矣惟其離相之行體合真空即種種莊嚴無踰放生功德爲最何也以彼胎卵濕化蠢蜎蜎翹一以佛性視之愍其沉淪苦道而必拯之刀砧火鑊捐靡焦腐之地一旦出其籠繫置之飛空潛淵優遊極樂之鄉慈出無緣悲非愛見同體等觀了無一念望報之心故其功德福量猶如虛空不可思議豈非最上殊勝妙行者乎然人與物鉅細雖殊佛性等也且夫人也一飯千金壺漿死報感恩懷德固所不忘況脫湯火于必死之地乎苟觀佛性而施必稱法性而報因果皎然若眡白黑固其理也況人有限物無窮今輟一飡之食而活億萬之命其所施者又豈可得而較計耶故佛教弟子以護生爲勝行此猶拘拘世外若夫涉世間統貴賤定智愚無若放生爲妙行也近世雲棲特標此行戒殺放生功德感應著之篇章瀕內奉行甚廣寻往過皖城觀其俗多奉佛蓋由宰官吳公身以倡之家諭戶曉洋洋佛國之風矣可鏡湛公奉雲棲法舉放生社置恒產以長轉無盡大悲法輪寻聞而喜之曰昔智者大師以瀕爲放生池既而天台一宗盛行瀕外諸國識者謂是所放之生感報地湛公引一時宰官居士之法流度無量衆生同歸性瀕果真常不昧則蒙恩者轉蜕爲人將見忠臣義士孝子慈孫萃集于一方同心護法城塹三寶建大法幢又不止諸蠻奉法而已惟是可徵于一紀二紀

之間收功不遠必有目睹其驗者功德又何爽焉

歸宗寺復生松記

佛說山河大地草本叢林皆成佛眞體共轉法輪意顯三界唯心之旨及于無情成佛世所難信是不達唯心之義耳廬山歸宗寺乃赤眼禪師說法處相繼者明眼知識三十六人其地踞匡山之勝爲靈久矣旣廢之後琳宮梵宇委之草莽獨寺前古松一株挺立蒼漢其根下爲樵人剝斷已去其半枝柯枯悴勢將摧折時達觀禪師過而問之歎曰此歸宗唯存此一剎竿耳奈何遺干斧斤無此則道場之迹泯矣乃率諸弟子運石甃圍以土培之爲之呪願誓曰若寺當重興此松復生如故徘徊賦景九翁而去不數年果重長皮膚完密枝葉榮茂未幾歲大饑寺有殘僧以松易米而食匠石睥睨顧將伐之適有丐者息蔭其下願乞米以贖匠氏感之乃已不數年間果清湛公重興其寺竟感皇上頒賜大藏一時當道爲建殿宇翻瓦磔爲淨土其轉變之機其不先見于一枯株耶若謂無情能若是乎雖然草木無知是在精誠感變而唯心之義彰明矣觀孟宗哭竹而冬抽筍生公說法而石點頭以法非心外感變由人即枯龜告人以吉凶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唯在志誠其應如響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人物同體共轉法輪於是乎徵矣因記之以告來者知此松爲法身常住也後世儻有損其一毛即爲戕害法身斷佛慧命可不念哉

廬山金輪峰釋迦文佛舍利塔記

佛法自漢永平始入中國吳赤烏間西域梵師康僧會至建康設像行道求舍利于長干里吳王建塔以藏之刱建初寺此江南塔寺之始也東晉成帝咸康中梵師達磨多羅持禪經至時王右軍羲之守江州見而異之乃舍宅建歸宗寺以居之義熙中遠公至廬山開蓮社于東林梵師耶舍尊者至遠公邀入社乃以所携釋迦文佛舍利建塔于歸宗金輪峰頂身負鐵以爲浮屠此西江塔寺之首焉至唐元和間赤眼常禪師得馬祖心印開法于歸宗而匡南諸名剎皆門下高弟一時之勝號稱法堀西來單傳之道大振于茲山自此相繼說法者三十餘人皆載傳燈及五季而宋道漸衰寺漸頹宋景德皇祐間再重修之元豐中僧文淨復振及元末燬于兵自是塔寺廢山場田地盡爲民業矣萬曆癸丑達大師弟子果清湛公因禮塔過而嘆焉遂欲恢復之志徧謁諸薦紳檀越同時一力致感皇上敕頒大藏一部劄其徒修慈爲住持當道建殿宇黃梅孝廉那懋學捐資盡贖其山場田地居然一大道場也癸丑湛公欲重修其塔購鐵數萬觔未果即遷化甲寅修慈于吳中造毘盧大像回時塔舍利放光者三度照耀山谷寺後松結子如塔狀者五高八寸許各十三級遠近咸異之乙卯春慈秉師遺命冶鐵鑄浮屠十三級重開塔藏見舍利數百粒五色寶光眩耀人目瞻見者敬禮無不感悅是年秋九月安藏之期山谷震吼如雷者七次聞者皆知其爲舍利瑞也慈恐鐵易薄餙外以磁灰米汁擣而護之取堅密可

垂久也予于丙辰夏自南岳來瞻禮見其奇峰峭拔獨立掌空狀若浮屠峰頂不二丈許石穴數尺僅容塔藏蓋天造地設非偶然也予爲記之曰昔釋迦文佛入滅茶毗得舍利八斛四斗天上人間龍宮各分建塔阿育王分布閻浮于我震旦者一十有九唯明州建康者名最著其他未顯聞焉此豈其一耶舍利乃戒定之餘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髮齒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異其體堅剛能貫金石光明奪目超越世寶有堅凝而不動者有流動上下其狀變化不一者蓋各隨感而然也噫諸佛衆生同秉此心衆生以無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體臭穢終成敗壞諸佛以金剛心戒定所熏故其體堅固光明照耀常住不壞正報如此依報亦然衆生依報感五濁惡世雜穢充滿諸佛淨土七寶莊嚴故雜華云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是所謂唯心所變豈他力哉佛非淨土不居故舍利非勝地不載維此金輪匡廬南面傑立霄漢勢壓群峰即人世空居而佛法身舍利常住其中豈小緣哉雖真常不壞而世相變遷故其浮屠興廢不一欲垂永久原其建立者之心與恢復者之志必有願力存焉是爲記

明州鄞山阿育王舍利塔記

梵語舍利羅此云身骨惟我世尊於曠大劫以金剛心熏修金剛三昧直至成佛曾無異念故變緣生五蘊幻身成金剛體即如來法身常住不壞永無生滅佛十身中有力持身此其一也如來應現娑婆示生迦維說法四十九年化緣已畢于拘尸羅城娑羅林雙樹

閻入大涅槃時彼國王如法茶毗得舍利八斛分爲三分天上人間龍宮各起塔供養而人間八國分之摩伽陁國阿闍世王得其一分有八萬四千顆至阿育王有大神力能役鬼神乃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徧散四洲而南閻浮提爲身教地故塔居多其來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金陵長干與明州鄞山顯赫最著予幼出家長干屢睹光瑞種種不可名言雖未至明州蚤聞感應之徵今見理公所寄育王山志讀之感而嘆曰此我本師現在世間說法處也夫舍利者何乃一眞法界常住眞心廣大光明之體也諸佛證之爲清淨法身菩薩修之爲金剛心地衆生迷之爲阿賴耶識其不壞者爲佛性種子名佛知見以其衆生本具故佛出世特爲開示使其悟入祖師西來指之爲心印是知衆生與佛無二無別第染淨熏變之不同耳以衆生無明業力念念熏蒸故感四大五蘊腥臊臭穢不淨無常敗壞之身其不壞者爲輪廻業果歷劫不忘菩薩以之爲定慧熏習得意生身調伏衆生淨佛國土其不壞者微玅功德成就莊嚴唯佛證之爲清淨法身常住寂光身土不二其現大身則無量光明相好居華藏莊嚴名實報身其現小化則丈六金身示生人間與民同患而衆生見者但見緣生之佛不見法身眞體將顯法化無二無常即常故入般涅槃而留舍利攝受衆生名力持身以示金剛不壞法身常住世間本無生滅去來之相故所現光相種種瑞應不可思議隨衆生心感而應現者即法身應機說法以雖言三昧

直指衆生本有佛性欲令見者當下了悟自心頓見法身不生滅性此與靈山踞座末後拈華有何異哉故佛出世說法無非指示此一大事而于法華一會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以此知見即法身慧命故云此經在處應以七寶起塔況佛知見又爲文字所障至若諸祖直捷示人而形于棒喝譏呵怒罵之間而人又以機鋒目之將謂別有玄妙故悟之者希今者親見法身如來覩面爲說不生滅法而人不悟諸已概以光明瑞相視之誠謂當面錯過矣可不哀哉嗟夫吾人沉淪多劫流轉生死今者何幸何緣一遇希有難遭之事猶自迷頭認影豈不上負眞慈自昧本有可不爲之大哀歟昔佛于法華會上自說法身壽量常住不滅此但託之空言未有若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惟普賢以十大願顯示法身乃曰請佛住世勸轉法輪常隨佛學之三者義昭于此初僧會至長于吳主孫權命求舍利期以七日不應展三七日中夜猶不應會稽首哀請曰佛以慈悲爲心苟不應則使此方衆生斷滅佛種矣于是痛舉佛號三稱徧身毛孔血汗迸灑即聽餅中鏗然有聲光爛天地啟之則舍利宛在餅中矣劉薩訶身陷地獄將無出期乃聽梵僧指求舍利爲懺罪地故感寶塔從地涌出是知康爲人劉爲已均皆普賢勸請之意也若夫種種莊嚴供養守護讚嘆者豈非常隨佛學者歟且佛性之在衆生固其迷矣若夫般若光明常照而不昧者發于行事若世之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凡所施作致君澤民而爲不朽之

事業者豈非法身所流衍乎其歷代帝王崇奉興隆者詎非法王之利見乎總之無一衆生而不具有此性故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無異親承接足即布身命磬所有竭內外施而爲莊嚴特爲自性受用地耳若夫一瞎舍利頓破無明了悟法身長揖生死永出迷途者是在上根利智夙具閻浮緣熟于當下者不無其人也由是觀之累代王臣興建于前太宰陸公重興于昔司馬郭公再振于今且託法身于毛端三昧以見不朽是又皆普賢願輪所持也理公豈佛稱空生身子爲長老乎予自信靈山一會儼在目前說法音聲熾然無間故特書此以告見聞隨喜禮拜供養者不得以色相求之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五

音釋

鄱蒲禾切 鬣力涉切 嘵音鴞 蝟抽知切 猬音謂 睨同吐內切 睥上音譬下音 睨視也 蜕刃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廬山大悲懺堂記

唯佛法身無際全體而爲衆生衆生妄想無際全體而爲生死之妄業妄業不消故衆生苦海亦無際而終莫知出自非大悲願力無由以竭苦海消妄業而出生死證本際也是故觀音大士稱法界心行大悲行潛入一切衆生妄想海中而爲之濟度說陀羅尼令其持誦薰修欲令衆生出苦海見本法身登涅槃岸此大悲懺法所由立也其咒本出灌頂部乃中道法身所流是爲毘盧心印始于四明尊者準大悲經之所刱立其來尚矣良以衆生藏識幽關非祕密心印不足以破之是爲脫苦之良藥也眞指滿公受教于雲棲藏修南岳志以懺法爲佛事信奉者衆既而之廬岳結隱羣棲願廣此法以度四衆故建懺堂以示薰修之儀堂既成乞記于老人乃謂之曰一切衆生皆本法身既迷而爲生死業海令以法身心印而薰變業性是以水投水似空合空但有信者于生死苦不期出而出矣公以大悲心爲苦海舟航之慈楫以人人本有之法而指示之如以甘露灑焦枯而清凉心地不待告而自知矣法性無盡衆生界不可盡此法亦無盡又何以永永爲計哉

廬山雲中寺十方常住碑記

廬山禪林綦布山之絕頂九奇峰下最爲幽勝俗呼仰天坪以其高而無上也昔爲虎狼之巢有雲中寺乃敬堂忠公所刱建也師諱法忠本歙人年十九禮杭之靈隱達機和尚

爲弟子執爨三年思大事未了遂依講肆聽了義諸經猶以文字爲障礙渡江之少林依大千和尚參達磨西來之旨居十載尋之京師復禮徧融諸大知識印決心要因之五臺會予與妙師心知爲法門之傑予去東海妙師歸廬芽因拉師同往居三年諸所建立多咨之頃又棄去入牛山未幾而轉匡山初結菴講經臺居三年以往來爲煩仍遷五老峰又四年至雲中愛其高絕乃誅茅縛椽以居之草衣木食十方英靈衲子多集師脫形骸無爾我以道相忘不設規繩無約束人人自律不以世俗標榜四事任緣關則親行乞以供之雖寸絲粒米咸以衆爲懷精練三業稟明一心居二十二年遂成叢林後爲圓瓢以供宴息山門榜曰雲中志最高也師好栽松計十餘萬章冀化龍以紀年也予自南岳來遊茲山師與予夜話因謂予曰某老矣幻化入世任緣住此山三十年矣今浮光不久即此道場雖幻緣所成本意爲十方龍象設非爲區區一已乞師一言以爲志予喜而歎曰大哉師之心乎經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是佛以十方爲懷也西江有言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是祖以十方爲心也惟師生平志在無我故隨所建立皆無我今一旦而委之十方是究竟無我其有能克紹其業赤身擔荷者能以師心爲心苟志于道豈無豪傑之士心空及第者乎是則山色湖光水流風動皆演無我之法音師廣長舌相常住而不泯也其常住相代別有券非予所筆略記師

生平始末以告來者

廬山萬壽寺莊嚴佛像記

廬山之南刹竿相望具谷之大者曰棲賢巖壑嵌岑林木翁鬱太乙奠陽桃林諸峰叢列雲中衆水會于巨澗中有寺曰萬壽蓋唐僧德英所建爲禪堀也歲久而毀我明正統間僧明安重修今亦圮矣禪人慧楞緝而居之古殿數楹不蔽風雨佛像金容塵坌薄觸凄然蒼蘚古苺間也楞因發願重新乞予爲疏遣其徒本聖走故鄉新城行乞焉孝廉涂君世延以前身爲僧因字曰慎來志不忘本也見疏興心遂先倡于衆施金若干聖持歸以莊嚴金像殿宇煥然一新山光掩映若睹毫彩於靈鷲爲人天說法時也仍乞予記之曰夫佛者覺也爲生靈之大本即衆生知覺之自性也人有此心則人皆有此覺覺則衆生即佛不覺則佛即衆生故曰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今之莊嚴此像匪直飭金木之幻形實所以開自心之佛性也若涂君者宿生爲僧是欲望躋覺路者也今轉爲此身是欲覺而復昧如人酣睡將醒而復困特傍無呼振起者耳傳燈諸祖大開爐鞴陶冶羣迷或一棒一喝之間使人頓盡凡情立登覺地即所謂一呼而醒大夢者由是觀之則予之一疏不滅臨濟德山之棒喝涂君一觸而悟本來即能現八相于目前圓三秖於當下可謂捷疾利根者也斯則同施善男女等即靈山四衆之儔共結佛種之緣將來世世生生十夢宅中遞相呼斥必皆至大覺而後已是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又豈值施不慳之財飭

幻化之像而已哉此佛性之緣經說如人食少金剛終竟透皮而出甚言性真之不昧也請記之以爲他日法門券

嘉興平湖縣紫清寺齋僧田記

平湖紫清道場乃見全慧公所修置齋僧田七十畝以永供三寶是爲常住丁巳歲慧公入寂遺囑弟子智達無替乃業達來匡山受戒且請老人爲記之曰凡世之稱田者以種子有所託而不朽者生生無窮也故孝順父母爲敬田拔濟貧苦爲悲田供養三寶爲福田世人捨此而修性命之福者無地矣慧公所遺之田三者具而世出世命實所係焉後之守此三田而不力耕有所荒穢者失敬則逆失悲則盜無福則佛之慧命斯斷絕矣其有不及念及此者不唯非人亦非佛弟子矣

然而食此田者亦當知推此心則智種靈苗日夜秀發而菩提之果可冀否則墮爲焦芽敗種矣

全椒縣三汊河建昌化菴記

欽惟我聖祖龍飛淮甸肇迹滁陽山川之靈固已久矣全椒當郡之西雖彈丸黑子僻在一隅爲滁之輿猶寸玉也藏輝斂潤向含而未暢若陽春之發育蓋有時焉我明二百餘年嘉隆之際文運始開時猶朱明之會也今則洋洋佛國之風矣不惟附郭之間鐘鼓相聞即窮鄉下里奉佛齋心者蓋連比也豈非天地大化之運乘時而昌者耶邑城之水自西而南二十里與黃山水會三汊爲邑之水口當河之左有山蹲峙若捍門而右隄平衍則水泄無制氣散而中虛若天有關也里人

夏讓性篤善而喜奉佛發心建佛剎於河北之澮正殿山門齋堂厨庫居然一勝道場其形勢則與山相雄峙而制其波流使潘不傾而施有餘也蒼既成走廬山言其事且問額于予予桑梓也稔知其故乃題之曰昌化意謂法化之運由此而昌即以此而祝聖壽保斯民亦大昌于王化同躋仁壽而登極樂之鄉也故略記其事且為銘曰

聖祖龍飛兮滁之陽維茲椒丘當西之岡外磧中腴蘊靈抱奇如石之玉含潤藏輝天道默運如春在華三陽交泰發英吐葩文運一轉法化同流天機人心如水載舟三水會合捍門為峙獨有一拳如闕右臂爰有斯人天光忽發于河之澮建茲梵剎殿宇巍峩斯民保障鐘鼓鞠鍠法音嘹嘵見者歸依聞者欣悅頓置斯民于極樂國道化既流文運實昌其茲遐福山高水長

金沙重興東禪寺緣起碑記

十方世界盡常寂光無一處而非道場諸塵勞門為普賢行無一法而非佛事要在緣會方興得人乃見此五濁世中建立法幢之不易予觀金沙之東禪概可見矣按邑乘治東三里許有古剎舊名新興禪院肇建于唐光啓間及宋建炎中因張忠穆公改篤忠顯慶院後名東禪廢于元末國朝重興久亦墮于荒榛茂草萬曆庚寅冬達觀禪師書經於于王二氏園偕太史損菴王公輩過而慨焉草莽中得斷碑湊而讀之乃知為大觀間貢士路亦臨所撰鐘樓記也達師補其文而存之於是遂發興復之願達師去弟子堅音修慈

古潭如清願肩為十方院時麥浪中敗屋三楹為黃冠耕藝所也清公即就處水齋以發衆信頃之遠近果集居士孫雲翼雲仍造禪堂三楹卜萬曆辛卯八月廿八日上梁雲翼登鄉薦報至遂捐坊資充修造壬辰雲仍特
七
選應貢及癸卯太史從子楙錕捷壬子楙錕亦捷坊資各如例于是建禪堂五楹伽藍祖師堂名三楹先因達師弟子容藏開公募供禪侶遂成道場清公力守之環寺經行持咒種松萬成叢林未幾清公去繼者或去或化乃請蜀高原法師原又去遂以徧弟子浪唯海耀為住持耀則有志盡命豎立焉會修茲至遂與法侶海印道成輩議建法社遵佛三學宗經律論經則法華律則梵網論則起信先以讀誦受持為業熟則如說修行然定主止觀妙宗專于淨土社名青蓮耀公主之此末法一最勝法緣也約既就太史從子鏡承父宇望遺命捐百金以助刱始庚戌間太史之嗣欲捨宅為寺乃賣別業千餘金悉捨為修建資凡造正殿三楹西方殿三楹新禪堂五楹其制則四合一局規模軒豁一目洞見居然一木道場也殿成其像則耀公監製倣唐貫休畫本漆布為質脫沙為之精妙絕倫為世一代申品初以舊堂為主坐北遂以正殿坐東其山門利在北以太史精于形家故也癸丑秋太史不幸捐館遺命以巳像供于寺願為伽藍如南宮之于鶴林也丙辰春耀公集諸檀越致書請予主其社以休老焉予以弔達大師未了緣喜而應之以是年冬十月至居無何即之雙徑明年丁巳春予志投老

歸匡山耀公涕泣摯留竟不可會耀公以他緣欲去予在匡山聞之亟遣書留本懷印公守之未幾堅音慈公自皖城至衆信喜爲本發心人固留居之居士雲仍爲開山檀越備述始末因緣乞予爲記且請爲定規繩立法約永爲十方常住予爲憮然而歎曰自古建立成功之不易也豈獨天下國家爲然而叢林亦以之且夫法王御世以安樂行爲家範以梵網戒爲條約賞罰森嚴何昭著也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其人存政舉固在得人何如耳沙門釋子苟知吾佛歷無數劫捨身命而求菩提即今出世猶受雪山六年凍餓博得人天供養以贍後世兒孫即如茲剎建立艱難纖塵滴水皆信心之膏血一思及此身毛皆豎雖粒米菜蔬皆金剛屑何忍不

孟六 八

懼泥犁妄造黑業乎後之居此者但求明信因果不昧初心精持三學守奉經律念念以生死大事爲懷又何庸別求佛法哉是爲記

新安仰山寶誌公畫像感應記

新安四塞山奇秀甲東南而仰山特幽勝乃梁開山爲寶誌公道場顯名于唐寂禪師久廢無聞焉里俗素不知佛特奉誌公甚嚴凡禱雨祈嗣災祥求之立應故崇祀不絕隆慶初守靜暄公習頭陀行精苦異常遠近皆化原中巨姓聚族而謀請公興復仰山公從之

癸 九

及入山則見故址墮草莽荊榛中而區內山場皆歸有力者公乃先募衆姓山下田以易其地率弟子性玉性覺棲風沐雨披草萊翦荊棘而爲之不十餘年撤舊鼎新遂成一大道場如天降地涌四境之內人人知有三寶

矣寺既成父老相傳有誌公畫像三幅流落民間不知其所萬曆辛丑金陵報恩修舍利塔匠氏得於金頂寶鈑中乃梁張僧繇手筆卷而懷歸其人乃新安績溪李氏也有三子各分其一未幾李卒仲季二子日就貧知誌公道場在仰山遂獻之玉覽二公得之以為神物久之伯子家火速戒家人棄像而搶券及撿之像存而券燬如是者三遂怪以為鬼物越數年伯子遠行歸涂失道誤至山下菴所時僧俱赴齋而靜光禪人獨留頃之一客揖而問路光指之客感而問其名報曰靜光客愕然光不知其故遲數日衆赴齋光又後頃之前客至光與之坐客曰先人為石工修報恩塔得誌公大士畫像三幅分兄弟三人前兩弟者已歸上刹矣小子所藏者家三被火棄之而不燬以是知非我所宜有也今送師將與前二合併耳光受而展之則見額載武帝敕賜大士弟子靜光供養者因知其人前所愕者怪其名同也泰昌改元嘉平月靜光來匡山授戒具悉其因緣予聞而甚異之惟大士應身無量然皆一過而化獨現誌公比丘身久而益著初武帝命張僧繇寫大士真屢易不肖大士以指劃破面皮現觀音大士相乃知其為化身也傳載存日多往來于潛山太湖之間然未聞在仰山也大士入滅武帝以二尺缸為龕葬于鍾山之陽我聖祖定鼎建康親卜壽宮于山中上自定之啓土得龕開視見肉身如生又髮長滿手託一板題曰梁寶誌公聖祖大異之乃移葬于山東之靈谷建塔寺以奉之立像于城中雞鳴

寺設春秋祭祀以麪爲犧牲太常典禮至今如一日不謂於仰山荒榛荆棘中放光現瑞足見至人應化無方神妙而不測也予循覽三像因緣前二像其一乃生前封號敕其一乃身後武帝讚必僧繇手筆其後一額有金字敕戴大士滅後武帝思之乃賜銀十萬八千兩命工部侍郎吳世良同聖師弟子靜光造殿安奉乃命刻殿式及武帝御臨上香并大士爲諸臣說戒三圖合一板成止許印二幅其一留宮中供養一賜大士之弟子靜光禪師復賜田若干未載其地是則三像元非一處也然梁至國初已千餘年所存不一而仰山父老何從聞而知之耶此其可怪一也況千百年間更朝換代兵火離亂不知其幾公府民業遞散不常何三像竟歸天府毫無虧損此二也報恩塔建于永樂宣德間內藏豈無他寶而以三像置于空中且像既歸塔頂仰山父老何從而知之乃傳言于今日耶此其三也然像安塔頂無復再見人間之理何仰山重興之時適當修塔之日此其四也縱像從塔出藉使一落他人之手則仰山何望焉豈期石工爲郡人此其五也雖像集新安二子縱歸山中而伯氏不遭三災亦竟無合併之日矣此其六也且像始于大士生前身後而歸亦如次道場成而圖乃現藉使靜光之名不同亦無以發伯氏之信心此其七也故予聞而甚異之感歎無已以見至人潛形益物法身湛然徧十方而不分經三災而不壞歷千古而不泯常住於蒼崖石壁以發蔑戾之善根新安佛剎特興于仰山僧寶始

現暄公而誌公畫像完歸則在玉覺二公及靜光諸孫梵刹重新之日孰非我大士法身常住慈悲威神攝受之力也哉予故委記之以示永久使觀者因三像因緣知大士感應之妙庶有以發信心而續慧命也

廣東光孝禪寺重興六祖戒壇碑銘 并序

佛法入中國教自白馬西來從陸而至維陽禪泛重溟由水而至五羊豈以性海一脈潛流于大地耶自晉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建梵刹種訶子成林故號訶林宋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至止訶林立戒壇于林中識曰後有肉身大士于此授戒梁普通間梵師智藥三藏攜菩提樹植于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于此出家及我六祖大師出黃梅衣鉢剃髮菩提樹下實應其讖遂從智光律

師登跋陀壇受滿分戒乃歸曹溪禪宗實自此發原也戒爲成佛之本大師開化于曹溪則以戒壇爲根本地弟子往來于其中故今寺僧皆從衣鉢中出千百年來香燈供奉如生造化密移世道不古久之僧不知有戒人不知有壇清淨覺地化爲狐堀歲月更歷幾易其主矣萬曆丙申春予蒙恩從海外開法于璽壁間樹下弟子通炯超逸數十輩皆從受教博士弟子亦多歸焉越七年壬寅諸弟子相聚而歎曰戒壇乃吾祖師根本地奈何湮沒無穢忍坐視乎炯逸募資鳩材居士王安舜等相率而謀贖壇基一隅不期年而落成予去五羊越八年逸老匡山炯逸從遊未離猶然依棲樹下時也一日二子作禮請曰戒壇因緣賴師始終之師老矣願惠一言以

記之子爲之言曰法性海中本無出沒常寂光土安有去來人世變遷任運佛國淨穢隨心所謂道在人弘法因機感此千載一時起廢光前自有不期而會者矣安知今之興者詎非在昔之人後之來者寧無今日之衆耶

此佛種從緣塵劫不昧燈燈相續而無盡者也乃爲銘曰

大海潛流四天下地禪宗一脈自南而至爰有至人訶林肇開戒壇拂立待聖人來菩提無樹根栽于戒佛種從緣枝葉是賴百七十年符讖不虛從獵隊出培此根株袈裟出現須髮自落堂堂應眞光明透脫法雷一震法雨霑霑流潤大千重長枝柯覆蔭旣繁集者益盛聖凡不分龍蛇乃混枝柯旣枇根本不固故金剛地棲此狐兔大運循環無往不復

昔人適來還我故物寶掌一開取如探囊法幢重建斯道用光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實我祖師將心自剖此壇旣復如出礦金盡未來際將傳此心虛空可殞心光不昧惟此道場如是如是

武昌府雙峰接待寺大光月公道行碑記

楚爲漢南一大都會富天下之衝方外錫往來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無息景之地則長塗困頓風雨饑寒孰過而問焉非月公以身命布施則曷能爲此傳舍哉公諱眞月晉之汾陽人也姓燕氏父維時母宋氏感異兆而娠年三十頓棄妻子出遊方外先至武當朱不二和尚開示念佛法門遂薙髮詔名眞月執侍未久即入終南百草坪巖居菜糞飲

水面壁九年未有所悟入尋出山行脚徧歷諸方衆請知識者二十二年復之伏牛煉魔場打長七三月至是心有發明乃乞印證諸方萬曆乙未至襄陽潭溪遇無聞和尚心相契可以大光宇之時歸依焉公自以爲行不踐實仍打餓七者三不米食者期年已而隨師禮普陀歲丁酉至武昌因見十方衲子往來無所棲泊遂志建接待處乃持鉢行乞至東郭雙峰之下有古刹盡廢唯白衣大士像壅泥土中公悲痛良久即稱名祈禱願興復焉于是坐荒榛中不食者二七日絶而復蘇復水齋百日人見其精誠無不警動公律己甚嚴自甘淡薄粒米莖菜與衆同之接納無倦出入施利因果皎然毫髮無爽一方檀越日益信重不十年間遂成叢林予丙辰夏自南岳之雙徑舟次江上見其爲人端嚴誠慤信其爲四衆依歸也予嘗閱華嚴知菩薩利生行非一種率以廣大深心視物同已以身爲大地荷負衆生以身爲橋梁濟渡衆生乃至頭目髓腦而無悋惜雖百千劫而無厭始而驚異終則信其爲眞實行也原夫衆生所以常寢生死者以其有我而爲障也菩薩度生須先度我我度而衆生自度矣我人既空則衆生界盡衆生界盡則煩惱業果何從而寄耶成就妙行無踰此也一切聖凡因果依心建立隨願所成心空願固則應念現前淨土莊嚴本非分外故如公者始以如絲一命以願繫之而竟成如許廣大佛事豈非從空建立由是觀之則此有作幻化因緣又何足以盡法界之量耶雖然嘗一滴以知大海

瞎一隙以見太虛由是有以知公矣因感公之行遂記之以勸貞石爲法門將來者勸

都昌縣重興佛殿山長慶寺記

都昌治東七十里許有山名佛殿奇絕處也有寺名長慶刱始于唐長慶稜禪師過化于此遂爲名刹相沿至胡元燬于兵久廢爲民業我明萬曆已酉有僧名性念者遊方至此睹其山境清絕發心重興比有塘西劉氏捨其基園洎崇山劉氏施材鳩工始刱蘭若爲藏修所越四年壬子念請達觀禪師之法孫古愚拙公遂禮爲師公竭志重建即率其徒性聽等苦心戮力募化資佐頃之拙公之父與其弟素業儒一旦發出世心盡捨其家資數百金以助莊嚴遂成道場佛殿禪堂齋廚山門無不畢備既而公之父弟俱剃髮披緇父名本能字學南弟名大哲字安行相與精修白業而歸依拙公者日亦至若性愍悠感忠懋忞想等皆其徒也咸有力焉寺成予至匡山拙公來叅問法要仍樂單棲誅茅結廬于五老峰下獅子巖望五乳眉目間也以不時得扣謁焉一日拈香作禮具述因緣乞予爲記予喟然歎曰法界皆從緣起也故曰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未生無有則生本無也世出世法莫不皆然是知大地山河皆一眞法界處處無非道場唯

在緣之會不會耳茲山當長慶未至時奇峰絕壑唯草木蒙葺猿鶴嘯唳蛇虎縱橫而已及長慶一過遂即建法幢使見聞瞻禮頓發無上菩提之心向之山林草木一切音聲皆爲廣長舌相演說無生無二佛法矣及緣散

而滅猶然長慶未至時也今此道場之興刱始由于性念緣會由于拙公克成則實資于學南父子一家際會豈小緣哉經云想澄成國土今之興者施者助者居間而效力者苟非同一金剛心地安能頓成不朽之勝事使山林草木同放光明超越前修而若是耶後之居者守者能知建立之心一草一葉盡爲金剛種子則此山此地松聲泉響皆演法音永爲菩提道場晨鐘夕梵永祝聖壽無疆矣如是建立又豈可人天有漏而擬議耶因述其始末因緣以貽來者

吳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記

雜華云毘盧遮那徧法界身以智悲行而爲莊嚴我震旦五臺峨嵋補陀三山爲三大士攝化地舉國男女之有知者靡不歸心爲實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來繩繩不絕如縷而中塗疲乏非化城暫息無以濟其飢渴勞苦此接待之設尤爲第一最勝行也吳江爲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適當其衝寺建于宋紹熙間僧寂照開山額承天萬壽元至正間僧正壽增修改名接待萬曆初僧了空重開接待院尚書五臺陸公中丞太素沈公善士吳氏等捐資建禪堂立永遠十方常住了空後得無邊海公繼之至庚戌海遷化邑縉紳居士延念雲勤公居之勤乃達觀禪師之法孫密藏開公之上首也以禪師久過化于此法緣最熟勤公立行端確不忝其嗣一方雅重之叢林日益振念法門之老者無所歸乃設養老延壽二堂建普同塔此爲最勝悲行也諸護法者爲久遠議設

長生田歲計三百六十畝于是寺有恒產以供來者緣既具勤公走書乞予以記之曰自古叢林非建立之難而守業之爲難也以佛教菩薩專以利他爲任故百丈立清規凡在伽藍衆僧之物秋毫皆爲十方常住設非若世俗子孫之業比其戒亦何森嚴也乃曰十方僧物幾如鴆毒纔沾著則通身潰爛極言其不可輕易染指也粒米莖菜尚不敢私況其多乎以乞者初心元爲衆僧而施者發心本爲福田種子佛說食者苟非良田則不免復身醻償之苦況以養貪毒滋泥犁之業乎此因果皎然之不爽者可不爲之寒心乎惟此道場之建立也苟勤公之心不普必不能成此業後之守者非若勤公之心必不能繼其緒若果潔已盡力以奉佛戒則使往來雲水飢者食勞者息病者安老者佚死者歸豈不爲永永福田爲苦海之津梁乎若明察秋毫不昧因果則爲文殊之大智守之勿失行之無倦則爲普賢之大行利濟無窮悲田益廣則爲觀音之大悲三者具足爲因圓滿毘盧法身之果是則成佛妙行無越于是矣又何庸登山涉水廣衆知識別求立妙佛法乎予昔東遊弔達師信宿其地且知勤公之操心立行歎此功德最勝故詳爲之記

普度菴記

番禺之東南沙灣宋丞相李忠簡公之故里也居族最鉅煙火萬餘家居士李宜楨字彥周幼業儒懷材不售每念人生虛幻徒碌碌耳思所以求出苦之方發心向道歸依三寶見龍舒淨土文歎曰此迷方指南也隨得雲

棲彌陀疏披閱再三益諦信不疑即發願長齋繡佛屏絕家緣專修淨業三年于茲矣因思法門廣大以普度爲心建精藍一所奉觀音大士像顏曰普度願同里長幼各各發隨喜心同結出苦之緣非漫爾也予初至曹溪

居士遠來叅禮請爲之記予聞而讚曰善哉廣大之心也惟此佛性聖凡同稟蠢動含靈皆共有之第迷之不覺日用而不知將此佛性變爲妄想造貪瞋癡恣殺盜淫妄種種惡業自取三塗惡道之劇苦百千萬劫無由出離且如殺他生命取其血肉以資口腹即一食之間一器之內傷百千命若計醊償因果不爽其一日之業已招百千萬生之苦矣何況一生所作耶殺業一種已無涯矣況多業乎積業既深且廣是爲苦海苟無舟航濟度何由而至彼岸耶誠可哀矣是以諸佛菩薩悲愍愚迷出于世間現種種身而爲度脫我觀音大士三十二應隨類現身應以何身度即現其身而爲說法令其出苦由是觀之居士之心即大士之心以慈悲而度衆生即大士之應身也此方居人不下十餘萬儻因此菴而得度脫即佛法化一里由此擴而充之連鄉比邑至于通都將周一國以及天下若使人人改惡遷善皆爲極樂國土矣則此普度之設如陽春一葉耳人同此心凡見聞隨喜者豈不躍然從之耶此亦一大事因緣也是爲記

寧都金蓮菴記

章貢之寧邑當三省都會山水輿區去邑之西四十里有山最高者曰蓮華峰逶迤而下

突起一巒曰寶峰林木蓊鬱清泉繞帶千峰環翠居然最勝處也其地高厰先是父老傳聞忽生金蓮數朵知可爲道場萬曆丁未了此曉公愛其幽寂因建蘭若于上額曰金蓮公一日感病恍然如夢忽見地獄種種變相（二十五）頃即化爲西方淨土境覺而歎曰天宮地獄善惡隨心感變耳因而發大誓願切志修持專心持誦華嚴大經日夜精勤無倦由是一方感化予居匡廬之四年庚申冬公同難名道公來謁乞一言以紀其事予謂之曰山河大地觸目道場淨土娑婆隨心轉變故古人拈一莖即建梵刹況修崇殿宇僧坊種種具足者乎此實從金剛心之所建立也然既能以一心變荊棘而成寶坊亦可以變道場而爲業海若後之守者能體作者之心於中精勤三業專淨一心則是其地堅固金剛所成永永常住不動不壞若以安居如意四事現成縱放身心賓緣俗業以致外侮見侵損壞常住者是以袈裟換毛角以寶地易泥犁可不懼哉了此俗姓廖氏爲邑之望族十八出家法名如曉其弟子某等併記之

揚州府興教寺放生社建接引佛閣

維揚東南一大都會也法門之物自晉謝安捨宅爲寺延覺賢尊者譯華嚴經故名小興嚴比尊者翻譯時感二童子日送水問之曰（二十六）龍孫也由是道場始開相沿時代改名興教嘉隆間我先師無極和尚弘法於江南四方學者多往來首座寶堂璋公挂錫于此璋法孫靈喬燈公往受業于先法兄雪浪之門精修白業一時鄉薦紳先生雅重之由是引攝

于慈悲之行結念佛放生社以月八日爲期建接引佛閣以示歸心有地冀且垂化于永久也乞予爲記予聞而讚歎曰此吾佛所說自利利他最勝之行也聞之佛者覺也即吾人本有知覺之性上與諸佛下及衆生均賦而同稟者裴休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眞淨妙明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此性不迷而爲佛迷之而爲人顚倒而爲物惟吾佛證此愍物迷之特現世間普爲開示使令悟入方便多門唯念佛最爲簡捷然念佛非他乃呼自性天眞之佛也一念覺而一念佛念念覺則念念佛若常覺不昧則爲常住佛矣自利之功無越此者然而自既覺矣愍物更迷若夫飛潛蠢蝡何能使其自覺耶故推我同體之悲以扳之仗佛眞慈以攝之故念多佛以放多生然放一生即成一佛是則頓使胎卵濕化無量無數無邊衆生皆悉入于無餘涅槃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如此豈不爲最勝二利之行耶是則以我之願仰憑佛力故設接引之像建閣以奉之令見聞隨喜者一瞻一禮興起普濟之心則同體之悲益廣而成佛之眞種益深如是功德豈可得而思議耶是爲記

高郵州北海臺菴接待十方常住記

惟三大士現身十方普度衆生無處不徧在

五六

我震旦國中以三大名山爲法身常住道場而峨眉僻處西蜀遠在一隅唯五臺普陀對峙南北爲十方衆僧之所歸宿往來道路不絕如縷當淮揚之衝高郵之間運河之畔縣

五七

絕中塗雲水所過足無停景路長人倦日莫

塗窮風晨雨夕躡雪履冰有漏之軀飢渴所逼形骸所苦者不可勝紀行脚之無告者非一人一日也有居士陸賢者發心建接待菴一座為暫息之所慮供贍無恒募衆置田百八十畝取所穫以充鉢盂于是來往緇流勞者得息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故至者如歸家想此人間世第一殊勝福田也予逸老匡山居士來歸乞為之記予欣然為之言曰一切衆生皆執我相唯以利已為心雖草芥縷葉視如九鼎靡不為子孫計孰能存一念利濟之心乎惟吾佛說菩薩大心純以利他為任所行六度以布施為第一其所施有內外竭盡三等之別外則資財內則身命竭盡則無遺餘此非無我之至孰能為之方今末法衆生薄福慳貪日重此行為難有能一念推及

於此者則為大心菩薩矣予謂三等之施皆一心也以衆生視財為命故捨財即捨命苟貪心不竭則一毛難拔捨心纔發則為竭盡無遺矣然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故一念捨心則盡法界之量而為成佛之體能令受者一念歡喜之心亦入法界是則此心與佛及衆生界皆平等矣所以施為成佛之本也苟能以此捨心利物念念不斷則念念中與一切衆生皆成佛之時大經云我今于一切衆生心中成等正覺謂是故也故菩薩萬行攝于六度又以施為總持以其心大而難能故德廣而益大所以文殊之智普賢之行觀音之悲皆與法界等者蓋推無我之心之極致也是則此菴雖小足含法界即三大士常住此中而福田利益豈可得而思議哉故予

諸居士之名福田志其行也是為記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六

音釋

圮普弭切汉丑亞切蹲音存踞也蹕音畢也抵也軸鍠上同音橫下音橫錕音昆吾搶七兩切爭取也遮音第傳遞也

呷洲切日音白渤陂也溫也舶中大船憨乞約切鴆直禁切毒鳥贊音橫夢唅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瞋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孟七 一有能蹶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録也年十七方杖劒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游市中天大雨偪虎丘僧明覺相顧眄壯其貌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與晚飡驩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心大快悦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汚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即閉戸

讀書年半不越閫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常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

（卷七）

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趍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語於辟間疑至頭俱面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奥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麽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麽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盾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掛搭知識笑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邱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聊城傅君光宅

（卷七）

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花

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耻之棄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師爲聯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眞修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年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冢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夢禎廷尉曾公同亭冏卿瞿公汝稷等定議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氷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奘灰如奇可子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四七）也初桐城吳公用先爲儀曹即參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

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憎甚師僞爲賈人裝僵卧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飡飯盂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聞妙峯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于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于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首及東海于以謝恩入長

安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臾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于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兼程至即墨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即以于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漸滅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矣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遊戡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樹根爲樵斧

剝斲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咒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江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爲說法語名長松茹退鄒給諫爾瞻丁大參勺原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剎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諮名曰法鎧所謂最後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柘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巖壑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以聖母齋襯餘金贖琬公塔遂拉予偕往瞻禮屬予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

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徧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師授杖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録予以禪宗凋敝與師約往滹曹溪以開法脈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南放遂待於江濱是年十一月

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于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懇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殿工權礦稅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縗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末減師以予未歸初服每嘆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眞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間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偈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着審而已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

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塗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予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瑩師全身於雙徑山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囑弟子法鎧啟之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峯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荼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葢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閾則盡命立不近閫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剎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

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於世性躭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兎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尚存五十年來師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泝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雒諸儒遙續其

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大畧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驚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獦獠南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他誑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薰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户孤單命在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投出則凌霄敦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

大似李陵空誇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師諱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頴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掇之也顧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齷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不欲娶母强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有富

者欲得師爲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荅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免官

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茶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爲諷經施食虎患遂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挈材木荷鋤钁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

此法道大振海内納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群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半月（十三）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畧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衆方從衆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七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峯語録謂自來衆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之行脚唯時師意併匡山求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衆究之訣益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萬曆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梵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樁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宇取安適支閣而已其設清規益肅衆有過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

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凜若冰霜即佛住祇桓尚有六群擾衆此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適時捄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於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萬工池爲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放生所捄贖飛走諸生物克期於中衆僧減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往宣白即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陶昌太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司成馮公夢禎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扣關擊節徵賢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應豪候衆者無加禮不設饌皆甘糲飯卧敗蓆任蜥緣蚊嘬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溝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

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賫紫袈裟齋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寓苦趣自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放如來相者葢觀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鍾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盡叢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處因果明罪福養老病公衆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齋外別持金錢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救貧病畧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

二之七

十六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唯師一人而

已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拯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容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

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衆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録如竹窗三

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弟子貴眞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衆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唯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予有感而來畧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曰

三毒焰熾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清涼慾海橫流波浪滔天誰能濟度駕大法船惟我大師實秉願力放身其中隨宜調適蚤斷愛

根如獅脫索纔出塵勞便露頭角開淨土門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赴如響以金剛銼刮瞽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治紅鑪慈悲忍力入此陶鎔癡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眼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豈屬尋常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善藏身欲隱彌露鐘鼓交參雲霞綺互塔影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持經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斂耀像季弘經則馬鳴龍樹無着天親性相標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流唯清涼大師濬法界之源綱維教網撈摝人天以其自性宗通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難其人

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唯我竹林空印澄公大師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入室覺而遂生幼聰慧不羣爲兒嬉喜佛事蚤有出世志年十五即投禮西山廣應寺引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壇受具一十九歲江澧西峰深守庵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都師尋依講肆衆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該練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識究西來密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首先是于遊京師法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匠既而同妙峰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峰力招師果至于大喜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于與妙師分携瀕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師曰時當末運法門寥落撑持者難得其人公愼勿住人間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故于曰昔司馬頭陀相溈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然應諾于即以所居紫霞蘭若囑之師住此壁觀三年大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清涼傳隨留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與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氷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皇上爲國祈福注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特賜大藏尊經安供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殿安置大顯通寺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

華嚴以師主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緝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揣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萬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御衆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龐糲自如居嘗專注理觀脇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惰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其於講演提綱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若照眞論因明起信攝論求嘉集諸解行於世師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奇全身塔於竹林之左上聞師遷化賜帑金建塔堵波額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惟我國初禪講諸師多啟宸衷膺寵渥二百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眷顧隆恩之若此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涼之影響耶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方茂門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上之銘予與師稱法門知已銘捨予孰爲之乃爲銘曰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

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涼暑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舌雜華紛播千載而不遷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窣中發大嗥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聿興法幢高豎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律身精嚴潛神濬泊迴彼狂瀾還醇返樸示幻化身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為僧寶塔影撐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十尺寒巖萬年氷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音釋

雠與歡同 瀕與頻同 卷音拳張弓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孟八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亘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唯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不可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也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父某母某氏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頴異不羣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亦聽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廬山遂往依之詢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爲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有四一日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閱月若無聞見時以爲患痴乂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廬山欲憑遁乃訪我峯見其林壑幽邃誅茅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

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
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
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知爲法器師生而
羸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力砥礪躬自耕作
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

二五

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門夜獨山
行年二十有七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
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影不出山者
二十有四年如一日也邑之寶方乃宋師寶
禪師故剎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
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却來時道之
句時師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師住寶
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
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佛
殿三門堂廚畢具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

漸集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摠未
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
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栖復之中
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
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入五臺參瑞峯
和尚峯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
甲於古德公案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
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
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
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峯

二六

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
爲汝看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却是婆
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峯云知是般事便休
師作禮遂相印契峯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
別録末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

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叶五位是知洞上宗風由此必振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以博山來公爲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望風而至者益衆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父頹衆請師居之舊傳有讖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爲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攀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麗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不十年間千指圍繞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耶惟師之生也賦性直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幅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加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還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爲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所睹聞者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衆故生平佛法未離鑼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酬偈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而應者耶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龕若師者可謂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强精進之若此耶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因歎曰去聖時遥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丁巳臘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

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誠語諄諄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着分付大衆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欣若平昔衆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如命根老僧不惜命根爲安常住十四日寫書遠近道俗且勉進道十五日吉水蕭孝廉來參師開示但看箇萬法歸一勉其力究十六日分付茶毘自作舉火偈命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費常住薪水也誡衆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

辦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塋於某建窣堵波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元來今開法博山其餘守三山常住有三會語錄予嚮聞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眞者予展之即知師爲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爲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博山見之以予爲法門知師之深者乃具述師行狀請爲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紘將絕響矣今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辨自在不唯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大精進恐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耶觀其昭然生死實踐可

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爲之銘銘曰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聖凡幻葉影落其中即有求者竟
不可得擬議思量掉棒打月瞿曇熱亂達磨
忙來到頭落得一隻皮鞋建塗毒鼓全彰正
令如有擊者喪身失命不用命者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睛空霹靂身心俱碎魔佛潛蹤塵
尼光耀八面虛通惟我壽昌誤中其毒遍身
毛孔三昧出沒化生死窟作光明聚日用頭
頭無處不是提起鑊頭似金剛劍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四十餘年塹土掘地瓦礫荊棘純
七寶砌身心世界碎爲微塵塵塵佛剎坐卧
經行佛法禪道拈向一邊有來問者直指目
前如大圓鏡五色齊至不出不入死生遊戲
自墮其中未常住世即今便行亦未曾去不
信但看草芥纖塵何有一物不是全身青山

塔影松風長舌說法音聲常無間歇

九華山無垢蓮公塔銘

公諱性蓮字無垢太平僊源王氏子生而不
羣幼喜爲佛事早有出世志初其地佛法未
流時諸外道羣聚宣揚其說公每往觀聽一
日謂衆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因決志出
俗年二十有二遂棄妻子破家散產而去之
金陵攝山栖霞寺從素庵節法師薙染受具
依栖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嘆曰吾爲生死
大事故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遂棄去復得
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已
躬下事爲念久之未有所入遂棄去至清河
謁法堂和尚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參
遍融老於都下融一見而器之遂留入室久
之妙峰和尚開法於廬芽公特往見大有所

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嘆曰吾出家兒豈爲滴水波流把茆遮障此生平乎後棄去誓歷盡名山遍參善知識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氷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省乃曰眉元來橫鼻元來直渴飲飢飡更有何事於是生平之疑泮然氷釋即歸卓錫於池陽之杉山十方衲子日益至公遂開梵刹以接待爲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而已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不疑九華聖道場地迎公爲叢林主公治已精苦忘身爲衆凡化惡性必委曲方便跪拜周旋甚至詈罵必俟大信而後已時人稱爲常不輕如是幾廿年遠近緇白傾心如佛祖故凡所須未常發一街坊化主應時如響凡足跡所至或一食一宿之所皆爲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峯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庵連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峯婆娑壠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者居之咸有其徒主其業豈非忘身爲物無心而成化者耶丙申仲春二月應衆請於三祖之皖山不數月百廢俱舉遠近風動公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公去公首肯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菴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衆矣衆不解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於此全身塔於蘭若之右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公生於甲辰之四月八日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二十有五公弟子甚衆各領其叢林事其優婆塞就乞佛法者獨邵季公兄弟查汝定蕭伯

穀相與莫逆爲方外死生交公遷化月餘汝定即走嶺南訪余於行間持公行實乞爲銘以余三復感公之操存可謂精於忘已者也故爲銘曰

忘身爲物如蟲禦木視物爲已水不洗水物我兩忘不犯鋒芒石人畫舞金烏夜光惟公之身飄若行雲惟公之心止若谷神不來不去誰死誰生九華參天觀者耳聾皖山戞漢聽者眼盲亭亭一塔卓彼虛空覓公行處問取九峯

樓霞影齋珠公塔銘

攝山自梁武開山至唐而盛往諸名德說法其中荒廢久矣嘉靖中五臺陸公遊目慨然屬僧統請先雲谷大師習靜其中嵩山善公重興其寺延素庵法師大開法席海內學者一時雲集座下弟子若干人其上首則影齋珠公也公安陸李氏子生而頴異父敬事三寶公幼從父入寺聞僧誦華嚴經有感遂請出家禮邑之月公爲弟子執事數載有遠遊志乃棄去之金陵樓霞從素庵弟子錫法師受具戒聽講諸經論窮性相宗旨精心教觀十有五年一日向師請問教外別傳之旨師曰此向上事自有師承幻休老人正主法少林汝可往參公遂之少室見休即問如何是向上事休曰五乳峰頭月單傳殿內燈公不契乃請挂搭同衆久參入室一日舉石霜公案有省呈偈曰出門便是草寒林花發春歸早堪笑無足人解行却把須彌橫踏倒休曰聲前一句妙叶潛通劫外眞風幽微綿密從上佛祖授手之事非思量意識可到又非玄

路可通子無以世諦流布也公作禮凡執事四年復歸棲霞自爾心不涉緣跡不入俗日夜精修一心無懈一日無疾索浴更衣儼然而逝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也公世壽幾十幾歲法臘幾十夏得度弟子若干人全身塔於山之某處子少事雲谷大師每過棲霞愛公道骨崚嶒知爲法器竟不負生平得向上巴鼻是豈可以尋常學解束縛死生者同日語哉乃爲之銘曰

山川精英人文斯著道脉潛流雲來壑起茲攝之靈久蘊其妙爰有哲人鑿開一竅法化斯彰玄風日扇適生珠公高標霞燦教海義龍宗門神駒顧盼千里電捲星馳捷向上符執言前憾匿耀韜光深入無際抱道凝神蒼巖翠壁坐脫其中孤光赫奕塔影撐空眞風拔拂法身堂堂雲霞出沒

耶溪若法師塔銘

公諱志若字耶溪山陰姚氏子母晏氏初禱白衣觀音夢跣足頭陀謂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有娠生而機穎幼喜趺坐念佛父早喪母孀居甫七歲母病日夜悲泣母臨危囑曰汝宿僧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師以母遺命尋禮會稽華嚴寺賢和尚出家年十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大事即之牛頭山立志叅究未幾從荊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即

隱山中憤力向上事單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恩公開法於南都乃酬笠而往先從棲霞素庵法師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造玄奧萬曆己丑檇李報慧華菴沈司馬岳水部延公

居之庚寅公年三十六陸太宰五臺管僉憲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於杭之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棲息武林之飛來峰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曠建佛閣禪堂以成菴居三吳兩浙皆宗公教化隨在列剎開演諸經論者三十餘處會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子與雪浪爲同門兄弟恩兄開法南都公爲上首弟子子聞其夙解有年矣丁巳子以雙徑因緣過吳門晤公於如意觀其蒼然道骨喜法門尚有典刑也及公歸子往弔雲棲抵武林月之九日公先示微疾手子書曰本意追大師歸今子將長往不能待矣囑弟子曰我留最後供必爲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逝嗚呼公乘夙慧童眞出家即志向上事

及有發明力窮教典爲人天師豈非願力然哉生平清節自守應世皦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終脫然無罣礙蓋般若根深人未易察識也嗟子老朽三十餘年慕公止一面且末後不忘非宿緣哉乃叙公行履之槩而爲之銘曰

死生膠固靡不牽纏公何視之如此脫然以般若種生生熏習是故去來全不着力戒月悲華慈雲法雨自利利他潔無塵滓洞契佛心播廣長舌法音經耳功報彌劫嗟哉末法公爲法幢願久住世魔外自降生死去來法身寂滅公實灑然是眞解脫塔倚孤峰松聲不絕日夜圓音熾然常說

雲中普興禪院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鏡玄公塔銘

日月麗天生盲獲益春回大地幽谷陽生故吾佛世尊法身彌綸凡在有情無不具足雖邊地篾戾苟因緣會遇無不使令入佛知見轉腥羶而爲淨土者是在開化之功何如耳子於玄公深有感焉公諱義玄別號古鏡雲中賈氏子父林母李氏生有異徵髫年厭俗禮郡定盛和尚出家志向工事長辭師操方初至京師於萬壽戒壇受具足戒徧禮海內名山參訪知識決策已躬下事有所發明念福慧未圓功行不具中年還鄉廣作佛事結飯僧緣不以數計造滲金像莊嚴佛土繪水陸以拔幽冥修橋梁以濟厲揭建宰堵以標人天跪誦往生咒三十六萬遍以資淨業凡在利益靡不精心竭力以導利多人由是四衆歸依王臣敬仰雲中邊地逼虜民情慓悍

以公之教化轉殺機爲善種詎非現比丘身說法者耶公體豐厚而性柔和見者欣說景從內典外書無不該涉學富而行高故感代藩國主三世崇重吉陽端憲諸王咸爲外護建普興禪院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公生於嘉靖丁亥入滅於萬曆乙巳世壽八十僧臘四十有奇塔於雲中郊外予於丙辰長至月弔紫栢老人於雙徑大都龍華故人月清潭公走書持狀乞銘乃爲之銘曰

法身普遍無處不周如月現水清濁同流是故衆生有情皆具善惡雖殊其性不二轉化之機係於善導以水投水不妙自妙是故至人隨處示現若是無緣對面不見倘以妙用入衆生心如月在水愈清愈深能以善化轉彼殺機以無我故知之者希日照中天春回

大地時若至時無處不是公以緣現而以緣滅生滅去來了不可說表剎凌空法身常住是知我公眞機獨露

勅賜龍岡寺大方遷禪師塔銘

禪宗傳燈所載皆本五家法脉修短不一其系自有元雪庭禪師揭洞上一宗於少林二十四傳至大章書禪師中興其道今遷公爲的嗣也師諱如遷字大方別號松谷陝西鳳翔岐山人族李氏父諱鐸母張氏師生於落星里幼喜佛事每至佛寺則如舊居愛戀忘歸蚤入社學肄儒業心不喜每向父母曰兒聞佛教乃出世因志願出家年十七父母不能回其志乃捨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剃染居三載發志操方遠訪知識決擇已躬下事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樓有所開悟聞大章宗師開堂少林往求印證嘉靖辛酉謁章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由是知洞上宗風五位正偏之旨至是猶未泯也師得法已腰包一鉢遍遊海內名山回至京師歷諸講肆深窮性相宗旨後主懷慶鄭世子讓國潛修白業聞師至致禮參請深相印契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時四方學者聞風遠至萬曆丁亥應大都慈雲菴請舉揚宗旨戊子千佛寺請講諸經日遠萬指庚寅奉聖母慈聖皇太后懿旨於慈壽寺開淨土法門在會者千二百衆欽造鍍金大佛像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甲午春請回龍岡創寺安供戊戌秋八月

十有一日先示微恙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戊戌世壽六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全身葬於寺之西原師歿後二十二年萬曆己未弟子海雲走匡廬謁予求塔上之銘予昔晤師於天都慈壽見其孤標凜凜如立雪長松納子衆請不假辭色拈提宗教必指向上爲極則應機接物純一至誠動止未嘗少怠有先德典刑與予對談旬日夜無不抵掌擊節居恒謂學人憨師當代宗門正眼也予被放嶺外師歸故山時對弟子言有萬里之思故其銘待予有以也予感師爲法門知已乃爲之銘曰

一花五葉二派五宗門庭施設各擅家風洞上眞源機貴回互玉線金針正偏不住雪老重拈書師繼業至我遷公親承骨血海底鐵牛當機印定遇緣即宗全提正令隨方指示明鏡當臺妍媸不隱八字打開二十餘年和泥入水把手爲人渾忘自已名達九重道光末運法藏自天龍神欽敬忘功罷業休老林泉身心寂滅慧光潭圓幻緣已盡撒手便行本來不滅又何有生塔鎖龍岡法身常住問末後句天曉不露

廬山千佛寺恭乾敬公塔銘

公諱仁敬字恭乾別號幻識襄陽吳氏子生而不羣髫年有出世志於伏牛山福田寺禮高菴法師祝髮受具聽講經論參窮性相宗旨日夜無怠者三載於教觀深有信受師曰學者志宜遠大無以管窺蠡測爲自足也遂如京都東園暹理諸大法師皆一時師匠公依講肆盡得其奧義大章宗師開達磨單傳

之旨於少林公盡棄教義復往參究依棲十餘年歎曰此口耳也道在心證奚事空言哉遂棄去之伏牛煉魔場大爐鞴中放捨身心打長七者三年有所悟入隨遍參知識以求印證道過金陵守心禪師隱居弘濟操履密行爲一時推重一見大奇之乃爲公曰道在心悟守在靜密登山涉水徒費草鞋錢耳乃留公閉關相與切磋日造深奧盡掃其玄解如是者三年及破關即判然入廬山將結隱以終身焉時萬曆七年己卯歲也公初入山卜地至金竹坪見其寬衍歎曰此五百人安居處也因與山靈誓願以身命布施於此以結十方衲子緣遂誅茆縛廬弔影居之負舂執役弟子智聯爲之助公得以絕跡者三年明年庚辰達觀可禪師來遊見而異之曰公能安心寂莫如此其所操進當不可量遂爲莫逆盤桓月餘而去歲癸未應黃梅五祖寺之請演法華經又三年乙酉應興國吳公國倫請演楞嚴經彼方素稱剽悍人多感化焉吳公首唱爲建殿堂經營五年歲己丑三殿禪堂厨庫告成公之南昌募造千葉寶蓮毘盧大像太史定宇鄧公爲唱導功未及半公示微恙遷化萬曆十九年辛卯歲六月初七日也世壽五十有一僧臘三十有奇聯自山中奔赴哀號不欲生鄧公勉以繼志述事卒（其八）乃師願乃完大像負師靈骨還山葬於寺後時萬曆丙申某月某日也公得度弟子九人獨聯侍公最久公之願輪有所托焉入滅二十八年歲丁巳諸孫各捐衣鉢建窣堵波請子爲銘銘曰

大道如空無處不通但離質礙靡不包容淵深若海潛流大地有鑿之者必至實際故載道者在乎形器心量若空其道自備我觀我公忘已爲物布心如地其願乃足相彼空山誅茅一把擬覆十方任其來者有願未終賓志而訣有子克家卒振其業梵刹聿興集者雲赴飢飡勞息莫知其故公心常住法身不滅直窮未來石爛海竭塔影高標松聲泉響如是法輪在知音賞

廬山雲中寺敬堂忠公塔銘

佛以無數方便調伏衆生菩薩以種種因緣而求佛道是知爲佛弟子續佛慧命者非特踞華座拈槌豎拂爲向上事即抗志煙霞潛行密用未嘗不以泉響風聲爲廣長舌相也若雲中忠公者豈非白毫光中晏坐山林而求佛道者耶師諱法忠別號敬堂新安歙縣曹氏子母程氏公生而穎異齠年好端坐不與羣兒嬉弱冠厭儒業不喜治生産蚤有出世志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大機和尚即求出家爲剃染執侍三年二十一登壇受具即依講肆久之多所參承然未自信遂行脚至少林大千潤禪師開堂說法師依之扣單傳之旨未幾走長安謁徧融月心二大老指示心要尋歸五臺子同妙峯禪師居北臺之龍門師訪於氷雪中一見而心相印契乃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師與子別之蘆芽拉師同往尋開叢林諸所創立師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煉三業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遂誅茅於講經臺居三年復遷五老峰弔影四年一日登覽仰天坪乃匡

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單丁數載漸緝屋宇久之衲子亦漸集師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師居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一衲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賢不肖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家侍父母凡出語句慨切痛至聽者無不心領神會是以雖不上堂入室而一衆森嚴儼然一大爐韛蓋以身教也

子於丁巳歲投老五乳訪師於雲中欣然道故師一日過子連牀夜話屬子撰十方常住記越三年庚申秋示微疾臨終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寂然而逝時七月廿一日也師生於嘉靖辛丑世壽八十法臘六十晚年得度弟子三人

能幻能握皆歙人能撰虔州人握奉師茶毘收靈骨塔葬於桃花峰下持狀請銘予憮然而嘆曰當師訪予五臺時見師飄然如凌風孤鶴心甚愛其高舉比即堅留且云能同埋此中乎師曰有緣必遂自後別去將謂無復再晤之期豈意垂老同歸且爲述師之生平耶銘曰大道如空萬法體同能善用者遇緣即宗逆順隨宜了無虧欠是在智者種種方便松聲泉響出廣長舌況復當機豈非善說是故至人以身爲教寤行全彰事事皆妙墜土掘地搬柴運水大用現前何拘彼此有緣而遇無心而作法法頭頭都成解脫弔影重巖如臨廣衆二十餘年巍巍不動通身毛孔遍布十方有入之者脫體清涼剎建雲中僧來世外粥飯如從香積世界是在吾師無作

妙力用而不藏從空一擲大願未終幻緣消歇掉臂而行了無言說一塔撐空靈跡是寄法身常住盡未來際

宣城華陽山道者法振鐸公塔銘

公諱大鐸字法振宛陵某氏子生而超羣神清韻朗幼從鄉校讀論語至朝聞道夕死可矣乃曰道何物耶聞而可死遂大疑之每每以此問諸先達皆不愜意一日逢行脚僧問曰如何是道僧曰此吾佛氏無上妙道非世之仁義禮智而已也公由是篤信佛道遂禮其僧薙髮時年甫二十其僧囑曰吾非爾師當往參雲棲公徑造焉得沙彌戒依衆未幾即從雪浪法席參諸教義居恒求悟自心不得其指復歸雲棲進具戒請益修心之要示以念佛法門以一心不亂爲的旨付禪關策進一書爲參究之訣公佩服還本郡石瀧巖閉關三年單提一念久之有省復往雲棲求印可遂依衆淘汰數年辭歸本郡之華陽山誅茅以居華陽祖於黃山白嶽縱廣一由旬周環四邑菴當萬山之中最爲幽僻公居之唯種芋栽茶拾橡栗採松花以充食竟絕意人間唯一沙彌智浩執侍焉浩讀楞嚴至徵心處問曰七處徵心皆不可得畢竟心在甚麽處公撫几一下良久問曰會麽浩曰不會乃示二祖公案又之令浩參諸方去公單居焉緇白請公說金剛般若要義公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問衆曰會麽衆曰不會公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乃曰大衆各自珍重吾將行矣即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

逝時萬曆戊午七月十八日也公生於萬曆甲戌八月二十四日世壽四十有五僧臘二十有八塋於菴之某處智浩參方歸省公已入寂三年矣浩乃匍匐匡山乞予爲塔上銘予覽狀知公始以聞道可死一言發心頓棄人間世雖親教義不尚名言絶意於空山寂寞之濱單提一念以死生爲大事至其操行孤絶超然似古隱山之流此末法之難能者嗟乎若公之風可使吾徒之貪者廉狂者息躁者靜也又何事踏華座爲説法哉予有感於斯乃爲之銘曰

般若靈根如種在地遇緣而發若時雨沛聞道一言夙習固然偶一觸之應念現前死既可矣復生何戀頓捨世緣入山修煉不事語言單提向上一念孤明吾我俱喪橡栗松花以療形枯浮雲幻化視之若無寂寞空山孤風絶佰莫問其實看主中主死生不變太虛閃電寂滅空中超情離見撩起便去似不曾來空花翳目野馬塵埃塔影團團覆蒸霧瑣問末後句青山朵朵

比丘性慈塔幢銘

比丘性慈毘陵潘氏子性愛離俗童時聞月珠法師講楞嚴遂發心出家禮宇光法師於華山求剃度授以淨土法門專心一志雅修梵行喜省老病心無厭倦習音聲佛事後遇滇南僧性玉結伴遊南海誅茅同居十餘載玉患病頻年慈看侍殷勤如事父母畧無怠容玉竟無恙萬曆己未同禮匡山授具戒回普陀而玉病復作慈益加調護庚申歲慈感法乳復來省匡山舟次荻港偶微恙遂坐脫

於舟中囑同行三人茶毘於紫沙洲萬曆庚申五月一日也王聞之乃奔負靈骨歸葬普陀後走匡山具述其因緣乞志之予聞而感之曰詩云兄弟鬩於牆世有骨肉而仇讐者多矣況二姓乎若慈與王也驀爾相逢以道相親一心莫逆看病十年如一日慈能盡心力於生前王乃感恩義於身後誠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耶予故次序其事又以啓法門之義當以看病爲第一行也慈生於癸巳年正月十七日世壽二十八歲王爲滇南昆明徐氏子世業儒故併記之乃爲銘曰

宿具道緣無心而遇形異心同難兄難弟親身若已死生不二出情之情故乃如是瘞埋白花心凝實際試問大士果何來去

新安黃山擲鉢菴寓安寄公塔銘

公諱廣寄字寓安衢州開化余氏子生而聰慧有出塵志年十五白父母聽出家投郡張公山無爲法公爲沙彌好學多能博稚游藝恒往來於休婺之間一時士大夫無不器重樂與爲忘年交年二十四嘆曰人生過隙駒耳泛泛若此何以出家爲遂決志遊方參訪知識屢行爲親知羈留不果乃宵遁單瓢隻杖徑造雲棲大師見而器之爲授具戒開示念佛法門曰念佛無他伎倆專在一心不亂公服膺遂以克維那居常刻意精修單持一

丟八

念謹束三業嚴整威儀調和內外悅可衆心大師一日臨衆曰朝廷設官以稱職爲最豈惟國家叢林亦然梵語維那此云悅衆若寄維那可謂稱職矣由是一衆咸推重之一坐八年以省師歸故山閉關三年萬曆庚戌入

黃山之丞相原誅茅藏修精進自策一念不移若忘人世夕之一方緇白歸信者衆圖南汪公爲結菴以居之一坐十二年偶嬰眞疾竟不言動止如常人莫知之久之疾篤鄉人請醫診視公曰死生如客耳當行即行又何爲乎竟勿藥唯安然端坐如不有身一日召弟子曰吾行矣末後一事汝等識之言訖跏趺而逝時天啓元年辛酉二月二日也初弟子不意公遽化未理龕室乃置坐於几上且恐形變急積薪茶毘值天大雪不能動轉如是者七日遠近緇白聞而破雪奔弔見公顏色如生喜容可掬唇紅不改手軟如綿咸曰此生人也安忍化固止之乃借佛龕收斂供於所整之丈室雪乃止弟子相謂曰此豈末後事耶於是亦不敢火經夏秋炎熱形氣不

變意欲奉三年乃葬明年壬戌三月弟子太守走匡山具白其事且請爲銘予聞而嘆曰吾沙門之行貴眞修實証不在衒名聞立門庭爲得也以公之高明多藝博識廣聞一入法門即盡情屏絕精心爲道如愚若訥居常一念密密綿綿見人不發一語問者唯唯一笑而已至若處同抱忘人我脫畧形骸無不愛而敬之豈非威儀攝生正容悟物無言而說法者耶嗚呼若公之於生死神往形留化臭腐爲神奇豈非戒定熏修精心融貫而然耶即佛祖之金剛不壞常住不朽亦由斯而致否則不崇朝若豚子之食於死母也予於是有感焉乃爲之銘曰

三界萬法爲心所造壞與不壞摠在一竅螢火蚌珠其光雖小亦是精妙圓明之寶何況

佛性寶覺明心在我固有豈不甚深戒定所熏金剛種子故舍利羅其叢如蟻既有幻形寧免幻病果縛現存業由前定如公形骸又而不臭想是其中心光無垢從此精鍊生生不退決定至於金剛之地或焚或存無可不可且待三年再來報我我作此銘非爲公立普告諸人大家努力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杉 音衫

鱠 音膾

檮 音遭 爲切

醉 平聲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九　孟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徑山化城寺濬居鎧公塔銘

歷觀古今豪傑之士有戡亂之才而不能降心有拔山之力而不能割愛是知能透情關

孟九　一

掉臂生死者非宿種深根雖丈夫亦未易爲力也予於鎧公有異焉公諱法鎧字忍之別號濬居江陰人姓趙氏世稱巨族母夢僧趺坐於堂上遂生公公生而穎慧爲兒嬉喜佛事倜儻逸羣長習舉子業才名奕奕乃塵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爲聘竟不願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過武昌遇講良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公往參未面門外作禮再謁乃見求度未許師登馬祖菴公偕阮公自華至是夜師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公至着白衣懇求剃度師許之因命今名薙髮授具戒時年三十有三師命參巳躬下事公即辭入天目誅茅於分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極力參究蔬食不糝單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爇臂如是者三年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公弊衣髮頭垢面跣足腰鐮採薪因問你是濬和尚甚麼人應曰我是他使的岳公大笑曰真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掩關於西樂乃習荷重負肩試四十斤經行以苦筋骨調昏睡其道益進後出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下忽焉達旦寤寐一如也辛丑至都門省本

師於慈壽初入室便問某甲爲生死大事願師指示師即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曰永嘉云了即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絶師連棒曰會麽會麽公曰不會師曰本來空是甚麽乾屎橛

公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即穩密壬寅

秋南還入浮山會聖巖乃宋遠録公與歐陽六一因碁說法處久爲俗業皖城濬宇阮公聚族復之請公以居重新遠公塔瀝血書梵網經日課金剛般若爲母壽戊申應太史觀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寺居常以本分爲佛事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乃集諸祖入道因緣梓之初達師刻大藏以雙徑寂照爲刻場師靈龕亦歸之公欲滿本師願遂往庚戌公至山見多霧濕下有化城故址乃

宋佛日宣禪師道場太史具區馮公議修復爲藏板處公簡得其手扎示左方伯本如吳公吳公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之手仍爲佛地又賡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供贍常住於是藏事有歸焉甲寅吳公開府於蜀公以刻藏因緣往議遂登峩眉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谷徐公出蜀是年秋還徑山大師靈龕已入土司成文寧朱公禮師塔按形家言知地有水議改葬公與師護法弟子仲淳繆公行求善地改卜於鵬搏峯之陽丙辰冬予自南嶽

來赴弔盡法門死生之義至金沙爲文以祭預定於長至月十九日及至會是日荼毘子因舉火請靈骨入塔以酬生平知已達師末後一段光明公之力也諺曰棒頭出孝子公實以之予歸匡山公疲於津梁以寂照付梨

公以化城爲十方接待常住囑諸弟子曰汝等袈裟下各有一坐具地何戀戀於此耶辛酉秋七月遍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托本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燕香禮佛沐浴更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六旬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弟子某某等荼毘葬於某其處公生於嘉靖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二十有八予每見達師門庭峻絕恒思後難其人及予雙徑見公貌粹骨剛稜稜英氣四方會葬者麇至百凡蝟集公擘畫遊刃指揮如意意氣閒閒不動聲色其於以送死復生盡形畢命繼志述事光前絕後斯爲達師末後弟子無忝的骨者也私謂公之才足以應世力足以荷擔其爲道也艱難辛苦靡不備歷其於事也見義勇爲不避刀鋸其視利養如空花水月死生之際超然如脫弊屣噫非大丈夫夙根披露心契無生寢處於有形之外者曷能如此哉公弟子元亮具狀走匡山乞予爲銘予念法門之誼乃爲銘曰

叢林秋晚大法頹綱歲寒霜雪紫栢用光其道既光門庭益峻壁立懸崖大有徑庭望之者慄親之者退辣棒一條全無忌諱窟中獅子爪牙纔露是獅子兒略無回互一棒之下翻身跨跳大步遊行迴途復妙渾身荷擔不遺餘力恒沙法藏信手揮斥法輪無窮轉之未盡津梁既疲隨緣究竟旅泊安居乾成行處一切盡爲十方常住生前不有末後亦無一塵不立本自如如羚羊挂角分明指示擔

起便行撒手歸去一塔孤標空中建立法身彌露風聲月色

南岳山主瑞光祥公銘

盡法界量無一物而非法身諸塵勞門無一行而非佛事況乎調練三業精專一心遠離世間而勤淨土之行者乎故吾佛白毫光照東方萬八千界光中菩薩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若南岳祥公者豈非光中所現攝念山林一心勤求佛道者乎按狀公諱法祥字瑞光別號隱南越嵊縣周氏子生而超曠業儒不第慨然有出世志從其叔遊京師往參嚴巖老人巖示以向上公曰弟子塵勞中人未敢承當巖曰即念佛法門最爲捷要公領之居瑱南還決志出家禮本邑喜菴愷公薙髮時年三十有二矣謁棲霞素菴法師受具依棲講肆三年遂棄去北遊大都參遍融和尚一見問曰汝作麽生公曰某甲爲生死出家一向修念佛法門不審是第一義諦否融曰更不容念佛外別求第一義諦公領旨作禮慈聖皇太后大作佛事建淨業期請居首座三年期罷遊五臺之伏牛遍參諸老宿時栢松和尚牛山耆舊也公見與語心契留住石室弔影絕跡不食三年一日趺坐雪積滿牀火絕衣濕侍者往見驚走報松松往視見公定乃擊磬警覺問曰煙寒灰冷作麽境會公曰山原是石氷原是水雪飛滿崖不知所以松曰此是暫息塵勞得輕安耳若躭着此境即墮偏空勿滯於此宜行脚去逢南即止授以鉢袋囑曰禪和往南走報道七十九我也不多時大家相厮守公遂鄞笠徑造峨嵋禮普

賢住大峨石八越月苦切參究心地未安因憶松栢逢南之記遂之南嶽登祝融峰頂望古大明山林崇茂即往卜居未幾赤帝峰僧楚然請主閱藏公至一宿夜半恍惚夢中告曰此非師所居速去詰朝將他往適僧大寬留住側刀峰公應諾行三日藏經殿燬公以嘯巖開示念佛法門志終身從事欲以豆爲數寬願克化主募豆四十八石公從此放下身心影不出山日夜精勤以豆爲珠淨念相繼至終身焉由是稱爲豆兒佛云公住山絕無外緣聲光日露十方衲子遠歸之四事不思而至叢林不作而成南嶽寂寞多年得公一振起居常誡諸弟子汝剃除鬚髮不知有生死大事但倚墻靠壁業識茫茫喚作甚麼豈非吾佛所呵衲衣在空閒假名阿練若苟不專心淨業大限到來將何抵對閻老子乎聞者感泣公雖絕意人世當世君子聞風景仰廣西方伯劉公謁廟遣書請一見力謝不往衡州郡丞盧公祀廟黜失期者罰約三十餘石送公公曰老僧豈以一鉢飯斂衆怨乎竟不納長沙吉王嚮公差內使往請公曰山僧行脚倦遊息肩於此誓死效遠公跡不入俗不敢奉命王遣前使賫送華嚴經二部大疏鈔一部齋資百兩公領令旨以齋資散合山以廣王惠餘留鎮山門王益加重焉公接

納往來不擇臧否一味平等慈悲荊襄大盜賈二唐九等七人被捕急來歸發露懺悔哀乞活命公憐其誠納之冠以道巾令隨衆作務捕官至見公慈心藹然又聞念佛音聲有感乃解縛纏三金辦齋而去其盜亦化爲苦

行僧辛丑歲饑大衆絕糧三日采蕨而食公日夜禱於護法神有少年僧於山下檀越家化米豆百數十石送至詢問前僧無有也公自居側刀峰精修淨業三十餘年未常暫輟居常脇不至蓆不設方丈唯坐一龕於佛殿

不安庫房笥無長物滅之日唯胡椒一瓶舊布數片而已無勞侍者不發化主不結外援不交權貴所食麤糲常以糠麩爲餅充食僧有投之地者公拾取煨而啖之每經行念佛必荷鋤出遊凡見遺穢必以土掩之或曰師何過勞如此公曰一片清淨地恐山神見穢矣公生平隨衆年七十餘尚無法嗣臨江居士傅其向賈於江湖一旦棄妻子出家峨嵋名同融萬曆壬寅冬來黎心相印契即付衣鉢偈曰西來大意問如何直至於今見也麼心上不生何有九蘇嚕嚩嗯唎娑婆訶融即依樓以終焉公向與衆周旋無倦一日索浴禮佛告衆曰瓜子熟也正落蒂時堂中無知之者時融居毘佛洞乃遣人往喚融至峯前聞音樂聲入室寂然公趺坐融作禮公曰我行矣先以鉢袋累汝今以念珠柱杖留別善自護持良久令首座領衆念佛公趺坐誡衆曰毋得虛張捏怪誑惑世人獨一味老實念佛言訖合掌端坐而逝萬曆庚戌二月初六日寅時也公生於嘉靖壬辰九月望日世壽七十有九法臘四十有三大衆供於堂中七日顏色不變全身葬於峰之右建窣堵波憶昔在東海時儀部曾公爲言公苦行高操不減古人予時心識之矣公入滅後十有四年癸亥予歸曹溪融公具狀來乞塔上之銘予撫

狀喟然而嘆曰嗟乎去聖時遙法門凋弊叢林典刑幾至掃地汎汎波流率汨汨於聲利以喪本眞法道之衰亦至於此若夫清操苦節一念終身始終不易如公者可謂以身說法矣又何俟登曲录木拈槌竪拂爲向上哉

觀公死生去來了無罣礙豈非以念佛心入無生者耶愧不能發公之蘊秘乃爲之銘銘曰

十方世界法身普應諸塵勞門是爲妙行何況一心淨念相繼始終不移日夜無替嗟哉末法逐物失眞何如我公爲道忘身一入千峰如履刀刃故得三昧名爲無諍逈絶外緣以豆爲珠光明歷歷心境如如影不出山跡不入俗苦節稜稜清風拂拂四衆來歸隨緣粥飯一味平懷人人自辦以念佛心直入無生故末後句撩起便行赤律一身寸絲不挂七十九年脫體放下來無所粘去不留跡故我稱爲眞善知識塔影橫空光流南嶽廣長舌相熾然常說水流風動念佛念法此是我公迷津寶筏

勅建大護國慈壽寺開山第一代住持古風淳公塔銘

世尊說法三藏所談則曰隨類現身皆爲實相拈花示衆迦葉微笑則曰觸物明心單傳直指古之學佛者明此可謂具正法眼若古風禪師者始以居士身終爲比丘相隨緣利物人莫測其潛符此豈可以二諦求之哉謹按師狀諱覺淳保定新城人也父宋欽母張氏師生即性不茹葷酒爲兒好趺坐及長不喜治生產業父母爲娶師雖强從即善觀空

修離欲行每集諸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師爲衆中長天然顗悟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壇受白衣戒大善知識寶藏成公開法於王城師往參謁有所感契即從披剃執弟子業師最居下板雖執爨負舂未嘗不以身先成公有不可師事志益堅居三年公方命其受具從守心無礙二法師聽華嚴圓覺楞嚴諸經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嘉靖辛酉司禮監黃公錦衣焦公輩重修普安寺迎師居之幾二十年師唯據丈室延一江大千止菴諸法師弘天台賢首兩宗肯隆慶壬申先帝始崇佛道就普安建吉祥道場師主壇筵精誠感格思渥頒隆齋

饋盡從中出今上元年兩宮聖母爲社稷祈福大作佛事凡建立齋壇多就師所賚賜千佛錦袈裟凡內經廠諸效爲佛事者率皆從之萬曆丙子今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德意勅建大慈壽寺成即邀師爲住持命度沙彌一人爲弟子及勅校續入大藏師首領之凡所弘闡佛事無不稱旨是時海內法門盡皆知師爲大法幢矣居常接納四衆但舉圓覺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住坐卧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即爲之改容舉莫識其爲密行者生平履歷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究其涯涘多稱爲肉身大士一夕召諸弟子告有微恙端坐三日熙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

而逝萬曆九年四月十有七日也師生於正德辛未卒於萬曆辛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孫八十餘人本在爲欽依僧録善世領今慈壽住持奉師全身塟於寺之後園聖母悼之乃賜金若干建塔以表旌之銘曰

法身如空非聲非色應物現形如水中月觸處皆然何眞何俗即比丘身亦同空谷伊維古風聿生像季卓爾襟期作大佛事眞俗雙彰形神俱妙不離市廛而弘至道感應昭昭天人穆穆默運環樞龍降虎伏精格紫宸誠迴北斗法道用昌和盤珠走梵刹纔興琳宮初建風滿寰區翕如雷電一管春生蒹葭灰起大地揚輝實從茲始師維何人爲化爲幻詎受密遺來行方便七十餘年師如食頃觀者痴疑熟夢未醒彈指歸空破顏微笑萬丈深潭只垂一釣表刹凌空長松帶霧月色風聲眞機獨露

金臺龍華寺第八代住山瑞菴禎公塔銘

師諱廣禎字瑞菴金臺孫氏子生性多奇譎幼不齒羣兒中見者異之心喜佛事時喃喃作出家語龍華榮菴茂公居僧録左闡教有重行偶從孫氏齋次見師甫七歲有奇氣因乞爲沙彌遂命與上足璽公爲弟子少長即喜以音聲爲佛事調練三業精修六時居常切志向上事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教化昌隆勤事之多聞法要隆慶改元大宗伯舉爲龍華住持師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士披閱大藏闡少室天台兩宗旨若

大千潤禪師中興曹洞凡爲諸方師匠者多發跡於斯妙峰登禪師徵時以大藏因緣謁師師爲引重於公卿間道風大著妙師爲法門堆漸亦藉資焉今上崇尚三寶海內名藍知識凡爲佛事者多出師門大都稱爲功德藏丁丑春妙師與予隱居清涼師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於氷雪中居無何杖錫南遊禮普陀大士入天台隱於通玄峰頂鳥棲穀食者三年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壽謝去囘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涉九華登匡廬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遶文殊經臺三匝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目武當抵南岳求悟法華三昧處囘入伏牛練磨衆中居三月以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師年五十有四矣居頃之妙師與予建大會清

涼師與雙林平公無遮允公齊入法社壬午春會罷師復與予結隱太行及冬初師還故居明年子亦東蹈海上且誓與師同歸又明年甲申奉聖母慈聖皇太后命同妙師飯僧秦晉伊洛諸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閱雁塔留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峯望太白太乙略崤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參鼻祖單傳哭潤公扣白馬以歸居無何復奉慈旨賚大藏往天台廬嶽復遣清涼還報師喟然嘆曰一介微僧數叨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人絕跡山門事久付弟子輩居常自足無意於世生平後已先人不以物爲事戒珠心月秋露寒空貌古神清長松孤鶴婆然暖然可親而不可近可愕而不可忽雖非法眼之英固一代

叢林師表也達觀可師嘗謂予曰吾門之龍華猶如秦鏡眞能照人肝膽又若絜衷如意信手取之無不足者一時賞鑑如此師抱疾期年予從海上往問之師把臂泣謂予曰死生夢幻去來夜旦非予所悲但不能與公同歸有負山海之盟一旦長訣當引領望公于淨土中至若所棄土苴諸弟子輩屬當事公如我生公其視我不死耶又曰法門寥落重子所悲妙達二師密藏諸公輩皆當代俊逸佘我眞期願當忘心爲法幸爲我謝居無何召諸弟子曰吾頓爲弟子愧無補法門但生平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予行矣爾其無忘東海也爲我裁衣以謝言訖而逝萬曆十有七年五月廿三日也師生于嘉靖戊子世壽六十有二法臘三十有奇得度弟子二人孫智潭奉師龕室全身葬于京西北海店之隆禧寺左是歲冬十月智潭奉師命持衲衣一襲匍匐海上訃予聞之嗟乎悲哉生耶死耶師何人耶因具述行寔如左乃爲銘曰

盡法界身修普賢行海印威神炳然齊映或現頭陀或居鄽肆塵市山林無非佛事曰惟我師化比丘相戒目悲華爲人榜樣圓覺伽藍十方聚會來者應知無內無外如如意珠似功德藏出生妙利恒沙供養上方擎來香飯一鉢見者聞者皆蒙度脫擘破天台踏翻廬嶽如蓮華開似大夢覺歷遍寰中囊收沙界赤手歸來無錢買賣六十餘年死生夜旦喚不回頭先登彼岸撇下髑髏埋之沙聚塔表長空影沉秋水是師常身昭然若此

五臺山龍泉寺正光居士徐公願力塔碑記銘

觀夫真界凝然應化之徵靡一聖凡異路剎他之跡有殊所以幻影多端浮光萬態至若憑願力以持心假窣波而表願者是於正光居士見之矣居士姓徐氏霸州保定縣人父伸母高氏士生而有異徵週歲能言前世事動止度若天人嘉靖三十四年甫七歲應選進入宮闈列內翰局讀書進局官教內則儀掌秘閣即能明習故事隆慶改元陞御前勤慎有功萬曆初今上御宇紀勛陞乾清宮內奏事牌子歷事三朝小心翼翼奉聖母起居朝夕惕厲調和樞紐贊理化機有大力焉德位日崇篤信三寶于都城崇文門外建明因寺一區印施佛大藏經一部延沙門永慶為住持于山西五臺舊路嶺重修龍泉寺奏聞聖母度沙彌遠健授僧録左覺義為本寺住持又于真定曲陽縣北重修鳳祥寺一所置地三頃餘畝以供龍泉香火接待十方域內名山大剎凡聖母功德所被者靡不默助皇猷敷揚慈化一雨普霑含生獲福矣居士雖處深宮衣唯布素甘心蔬食每厭生死志求出離朝參暮禮寒暑不易刺血書金剛般若經普賢行願法華心品若干卷建窣堵波于龍泉之東南隴以表願力持心功流浩刼溼斯猛燄永宅清涼期來世以歸依效一生而取辦以為金剛種子靈苗福田常住矣噫若居士者非夫親承付囑而來耶抑以幻化人天而作佛事耶何其智深志固之若此也功德既成乃命家臣程進持杖稽首海印道人

乞紀其事乃為銘曰

乾坤造化毓靈産秀乃降哲人昜分左右哲人伊何唯徐之子氣稟丈夫幻形維女維女謂何内訓寔祖不有其人孰匡聖母歷事三朝位班九列贊化調元著茲偉績蕩蕩慈風輝輝佛日率土普天無非為國在在道場處處寶所但願莊嚴孰分人我身處塵勞志求淨土稟受三皈普修六度書寫受持大乘經偈誓捨此身徑登佛地嗟彼夢夫長夜冥冥偉矣達人視死如生跡繫王宮心存邱壑勁節凌雲長松孤鶴傴師化人誰假誰真獻珠龍女其事若神塔表長城萬安畿輔上祝聖釐天長地久

普濟菴始祖寶藏成公塔銘

寶藏大師者諱自成山東德州劉氏子幼習爐業在鉗鎚間即知以念佛從事如佛教金師之法如是用心有年父爺喪其母孀居天性至孝供養竭其心力年三十有出世志從本省鍾樓寺潭公薙染即立禪習止觀門師將志行脚母老無養師以具稱其母荷擔之遠遊四方每乞食奉母於樹下塚間上壽為歡不減鼎俎後至京之西山百花中峪往來數年上人重之其供養日益贍師惟以一甌之外無餘糈以此終母天年以荼毘法葬之建窣堵波以表孝義今尚存焉已而結庵居

（五九）

大峪岳家坡中貴傅公集衆請師住都城之普安寺未幾白衣檀越張某建普濟菴於阜

（十六）

城關外四里園接待十方往來嘉靖庚戌秋八月大虜犯京師都城三面無隙率多奔潰唯西郭一面將合圍適虜酋引胡兒數千騎

馳至菴首飲馬盤礴酋驟入菴衆擁其後師望之頹然憨笑且罵曰酋奴毋妄動我物師預羅鮮菓於堦下酋長見柿如火欣然取啖師大罵曰此不可食酋將爲賣已强食之甚苦澁師乃奪其柿以頻梨與之虜啜而甘之驩呼以爲不欺已嚙指誡衆曰有人於此毋妄殺也乃揷令箭而去頃一虜追王氏子入菴其人奔潛佛座下虜窺得之刃將下師以手掣虜奪刃擲地其人竟以生居頃虜亦稍稍引去達觀可禪師常贊之曰師以一身當虜一面指麾談罵所全活者數萬是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豈直一大將催之力哉

杭人韶善士者夢伽藍爲師摧供養傾心皈依建彌勒菴以延師師居常不事口腹衲衣糞掃一鉢無餘每得施利米麵盡皆傾囊以

濟貧者若空無一粒亦不徃白檀越唯以坯堵門面壁忍餓而坐久有知之者爲送供食盡則堵門如故率以爲常後修普安寺成師復歸院弟子日漸進初淳公執業甚勤師於衆中獨苦淳公祁寒溽暑陸沉賤役唯公以身先之百不一可無人識其意者師將終日顧謂衆曰吾之有淳猶樹之有幹至若枝葉繁茂扶疎而庇蔭多矣汝等知之乎未幾無疾而逝嘉靖三十九年二月朔日也師世壽八十有九僧臘五十有奇公滅後淳公大興普安於先帝顧命之時今上聖母建慈壽寺成延淳公爲住持以公弟子了寧爲替僧公化後又以其孫本在爲住持在以疾告退院又以其徒圓應世其業聖慈復建慈恩寺爲在別院以休老焉公之子孫枝葉繁茂一如

公言豈非天道冥冥報德之驗與萬曆甲午冬日余隨緣王城其孫了鑑與在等持狀乞余爲記乃爲之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明明在上豈曰不眞維眞不朽視身非有不有至人安見其久伊惟我師積彼孝思出塵離俗其德寔基應化門頭其功匪一以異方便著茲偉績因悟不生所以不死枝幹扶疎寔由種子覆庇人天埋根千尺一剎巍然千秋萬禩

慈慧寺無瑕玉和尚塔銘

公諱明玉字無瑕西蜀安岳龍居劉氏子公生不愛治生産業性倔强不與世情和合長娶汪氏女舉三子長兒聰慧篤孝公雖心愛之亦不爲兒女子計居常以佛爲事每供養二老必以齋蔬爲盡孝二老以此自安公以 孟九 十八

超塵脫俗爲念無頃刻置也二老謝世去公年四十六即判然棄妻子從方外遊是時長兒年十二躑躅相隨至播州之樓頭山於東洋海菴主所父子俱薙髮爲沙彌授具戒隆慶三年五月五日也自爾公携長兒行脚即督課業爲弟子父子相從雲遊萬里遍歷名山叅叩知識苦行絶倫每日中一食糠菜不糝樹下塚間隨遇順適自是終身脇不至席萬曆初謁普陀過金陵至都下遊履五臺寓三塔寺禮華嚴經經六十萬字一字一拜每晝夜必稽首三十如是者經三匝至十二年復至京之碧峰寺禮法華經六萬餘字一字一拜晝夜不倦如前者十二匝長兒爲沙彌者年德日亦長多親講肆聽習華嚴法華楞嚴圓覺唯識諸經論善開曉發蒙而事公日

益謹一時稱詫謂有師弟子如此者業已風動中外矣十七年內官監太監王公輩欲開精舍延公弟子爲弘法所且爲公休老地乃卜阜城關外二里許捐資創寺以居寺成請額聖母嘉之賜曰慈慧太宗伯棠軒李公記其事一日公謂弟子曰吾以業繫娑婆七十二年侵尋老病久住何益吾將歸矣爾當以法爲懷勿生愛戀遂不食念佛不絕者旬日聲響如鍾顏色若壯弟子請問生死大事公但曰嘻嘻呵呵呵呵嘻嘻不是妄念不是眞知良久云你說是個甚麼自代云大通橋上交糧客原是南方送米人臨危索浴更衣端坐持珠念佛益哀促連大叫佛佛佛倒駕鐵牛歸佛土聲絕而逝萬曆乙未春王正月十九日也公生于嘉靖甲申七月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二十有六以某月某日奉全身于黃村塔弟子一人眞貴即今爲慈慧法師者子持鉢王城住慈氏樓閣貴持行實哀乞海印狀其事公生不識一丁臨行快便如此豈非脚跟線斷就路還家者耶乃爲銘曰

生死機關只在一竅善來善逝木人戴帽父子團圞形影相顧世出世間有何回互昔日老龐破家散宅今日看來大似未撇何如此公一竅不通生拘鐵强直出樊籠龐不嫁女公不捨兒一般生意各得便宜七十二年半僧半俗今日風光千足萬足一塔陵空十方常住空壞塔存法身彌露

三角山勉菴幻法師塔銘

謹按狀師諱如幻字勉菴莆田林氏子父環師倜儻負奇氣幼業儒年十四即列諸生里

有夏生治時者通內典師與遊從最善生一日謂師曰公唇掀齒露非壽相也師驚問何爲而可生曰聞之誦觀音大士禱無不應第持其號自當驗師遂依持勤懇二年而唇果胞合年十九倭夷寇閩父母俱喪於兵師大泣曰人命固如是乎何戀戀鄉井爲遂拂衣遨遊江湖間二載入廬山參偏融大師融問曰大德何處人來作甚麼師曰小子閩人來爲求長生融曰有長必有短何不學無生曰無生作麼學乞師指示融曰汝試剃除鬚髮屏息諸緣咬嚼一句無義味話久久得個下落乃可爲爾道無生師即剃染命名如幻依棲頃之遂去蘄水馬牙山叅無爲藏王居三載次隱斗方山又五載遂荷策北遊上都謁諸大知識依暹理二法師聽諸經與義諸老皆深器之已而有田將軍者蘄人也見師雅量因湯之以世諦業師笑曰海龍肯入溝渠遂拽杖歸九峰衲子駢集每以楞嚴爲衆發明心要鄴林郭公正域以太夫人憂居謁師於九峰相得歡甚公因進而請曰竊見當世談禪者動以棒喝機鋒爲向上自多及察其操存則未也若是又不若守教乘精戒律離欲苦行以慈利物若師之爲隹耳師曰然非禪之過乃學禪者之過耳奈何去聖愈遠法門下衰誠若公言可爲流涕也師律身清苦生平無嗜好有所施輒以施人每有所往唯一鉢三衣跣足草屨而已楚藩臬大夫沈君與師交最密弟子輩欲置香火地以券白師于沈公師大斥曰方寸福田不力耨區區安向沈官人弟子不聽私請之師知之即拽杖

去九峰走武曲憩吉陽寺閉關誦華嚴經三載往潭州三角山爲馬祖門人總印開山處不幾年煥然一新法席大振師一日謂衆曰趙州八十尚行脚我脚底豈乏草鞋一具耶遂拂袖之匡廬入黃龍寺留講楞嚴至二卷終師謂衆曰姑舍是無論且有末後一句子當與大衆商量即示忌六日告終衆有請留偈師曰辭世本無偈癡人覓夢踪虛空無面目面目問虛空弟子有問師靈骨可更之歟乎師曰愛重娑婆苦無情極樂天何須懷舊影寂照滿二千言訖遂逝時萬曆十九年某月日也師生于嘉靖癸巳世壽五十有九僧臘三十有奇門人火浴遂以骨石瘞於黃龍山之某處弟子性詮以遺命走江夏郭太史乞狀其行寔萬曆壬辰秋九月因郭太史介于余爲塔銘乃按狀以叙而爲銘曰

大海汪洋味全滴水娑竭噏之爲雲爲雨惟此一滴無內無外卷入毛端散周沙界霈然霧霪乾地普洽三草二木酸甘苦辣各得生長抽芽發幹除非無根自遭塗炭曰惟我師娑竭之子毒氣逼人觸之者死噓氣成雲縮氣成冰或寒或熱順時稱尊以身爲水以水爲命變化無方去來不定流行坎止遇緣即宗不是如幻安能舍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著倒騎黃龍踏折三角潭州之水匡山之雲彌滿六合是師全身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九

音釋

戡苦含切克也　皖華版切地名也　璀胡公切大也　禩同祀辭里切音似譌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　孟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傳

南京僧錄司左覺義兼大報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傳

祖翁諱永寧別號西林六合縣郭氏子幼出一歲家禮報恩無瑕玉公爲師翁生性耿介持重言動不妄少即爲衆所推年二十即持金剛經至老不輟武宗駕幸南都駐蹕本寺大宗伯慮僧無可承旨者遴選皆不稱先是翁與僧名惠遠者號東林相與莫逆兩人狀貌魁偉喬白巖爲大司馬久與翁善遂舉兩人宗伯大喜即以遠爲僧錄右覺義以翁爲本寺提點及上駕駐寺明日登大殿禮佛畢百官朝罷上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祖翁曰佛疏別有體制須僧家當行可耳即舉遠公具疏草呈上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即以僧錄印付遠掌便行事也上至塔殿見地下一孔問執殿役僧曰此何物應曰金井上不懌祖翁跪奏曰此氣眼上曰何用祖翁曰有佛舍利藏於塔下留此以通氣耳上意解做道場七日其主壇場法事皆遠公其承旨內外一切事宜皆祖翁至上駕行竟無一缺由是宗伯甚重之嘉靖十年衆舉爲本寺住持綜理山門事二十年陞僧錄右覺義又五年陞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翁雖居官秩切以法門爲憂每見僧徒見輕於士林歎曰爲僧不學故取辱名教玷污法門耳初請先師雲谷和尚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於是始知有禪宗數年先師去

隱棲霞適守愚先師南來五臺陸公爲祠部主政謂祖翁曰頃見高僧守愚法師講演甚明當請至寺教習僧徒翁即禮請先師居三藏殿設常住供贍選僧數十衆日親領往聽講從此始知向佛法雲谷先師居棲霞陸公遊攝山見而雅重之即欲重興請師爲住持師堅辭不可乃屬祖翁舉嵩山善公爲棲霞住持由是重興道場復寺業開法社爲接待叢林自是禪道佛法乃大行方知有十方接待皆吾祖翁力興起也先是僧多習俗不能對士君子一語翁居常謂僧徒以禪教爲本業然欲通文義識忠孝大節須先從儒入乃延儒師教其等十餘人讀五經四書子史其所以麤知讀書文義及披剃即知聽講習禪即雪浪中興一代教法皆翁慈心攝持教養之力也翁掌僧録印二十五年諸山一體奉法惟謹山門事務一草一葉不敢輕棄視常住如眼睛故山門興而法運昌也每率衆僧上殿祝延聖壽見僧有懶墮不至者翁切責之曰此殿乃天宫淨土爾等懶慢如此他日求一瞻禮不可得也翁於嘉靖四十三年臘月除日集諸子孫叙生平行履因屬後事乃撫某背囑之曰吾年八十有三當行矣門庭多故一日無老人則支持甚難此兒雖年少饒有識量我身後汝等一門大小凡有事當立我像前聽此兒主張庶幾可保無虞耳少祖艮山厚公已下皆唯唯受命明年正月七日翁具袈裟巡寮遍謝合寺耆舊十日持僧録印謁禮部大宗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翁歸即封其印明日示微疾請醫進藥

翁曰吾已矣竟不藥某侍翁病中聞誦金剛經不絕至十五中夜令舉衆大小圍遶念佛某扶翁坐懷中寂然而逝十四年正月十六日也翁素無畜積簡篋不滿三十金喪禮葦送約費三百餘金皆借貸既葦合房舉無所措少祖憂之乃集大小於祖翁像前議無所出於是某力主張將翁所遺衣鉢什物凡可值者計之盡估以償貸者儻不足當以田變價盡償之苟無負累則衣食易爲耳衆如議乃設齋盡集諸貸主各執券照子母分給所貸券一夕盡焚於是率保其房門子孫不敢少祖始稱翁爲知人是年二月方丈燬明年二月十五日大殿災奉旨以本寺官住頭首執事下法司者十五人以本寺爲朝廷家佛堂凡物皆出內帑事干重典法當論死合寺僧懼盡逃去某獨身往法司看管鹽菜鑪粥荷擔往來於中多方調護設法解救竟末減坐罰囚糧於是合寺安堵皆感誦翁爲知人翁生於成化癸卯世壽八十有三今西林庵乃存日所修退居也全身葬於智安寺某年十二蒙翁度脫出家乃命以梅齋俊公爲師教習經書十九披剃侍翁十年行事微細多不能記憶但見逐日侵晨持誦回向西方未嘗少廢每隨行履見其端莊挺特足不挽衣鐵面威嚴未見輕一啓齒笑容奉雲谷守玉十四愚二先師如對大賓至敬盡禮即諸山尋常僧來謁不整衣冠不見其撫某等讀書如慈母之嬰兒也懷感祖恩五十餘年向在東海記翁行實甚詳因被難失草今老矣忘者十九切念後之子孫不知先人所自記其大畧

以詔後裔庶先德典刑世世如在也

贊曰天道循環與時升降而法道亦然故道將興也必應眞乘時以啓之非偶然也觀江南佛法草昧如舍利未湧出時令則法雨充滿洋洋佛國之風孰致之耶吾翁雖非任道而道實因之詎非功侔作者耶

雲谷先大師傳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懷氏子生於弘治庚申幼志出世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習瑜珈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何以碌碌衣食計爲年十九即決志操方尋登壇受具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関於郡之天寧師往參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

的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閱宗鏡録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覩家中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沉賤役一日閱鐘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効其行遂頂戴觀音大士像通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絶然無聞師初至金陵寓天界毘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叢桂庵供養師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予先太師祖西林翁掌僧録兼報恩住持往謁師即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絶無

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爲無禮謾辱之師拽杖之攝山棲霞棲霞乃梁朝開山武帝鑒千佛嶺累朝賜供贍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虎狼巢師愛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影不出山時有盜侵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尚不離庵人獲之送至師師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師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請師爲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復寺故業斥豪民占據第宅爲方丈建禪堂開講席納四來江南叢林肇於此師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師之風往往造謁凡參請者一見師即問曰日用事如何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即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田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主於普德臞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子時即親

近執侍辱師器之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厭其俗耳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不以臣禮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龍恭敬不以爲喜當取傳燈録高僧傳讀之則知之矣予即簡書笥得中峯廣録一部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即知僧之爲貴也予由是決志薙染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寅冬師愍禪道絶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師力拔予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教以念佛審實話頭是時始知有宗門事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以爲親已然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諸山僧多不律凡有干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惟在仰體佛心辱僧即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脱而後已然竟罔聞於人者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久皆知出於無緣慈也丁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事詳省身録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予辭師北遊師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求明已躬下事爾當思他日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虚費草鞋錢也予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吏部尚書默泉吴公刑部尚書旦泉鄭公平湖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

同尚書平泉陸公中書思菴徐公謁師扣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嘗樹立門庭諸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務明先德典刑不少假借居恒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定力攝持住山清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脇不至席終身禮誦未常輟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趨視師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弟子眞印等茶毘葬於寺右予自離師遍歷諸方所參知識未見操履平實眞慈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常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眞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少盡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乃槩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耳

釋德清曰達磨單傳之道五宗而下至我明徑山之後獅絃將絕響矣唯我大師從法舟禪師續如綫之脉雖未大建法幢然當大法草昧之時挺然力振其道使人知有向上事其於見地穩密操履平實動靜不忘規矩猶存百丈之典刑遍閱諸方縱有作者無以越之豈非一代人天師表歟清愧鈍根下劣不

能克紹家聲有負明教至若荷法之心未敢忘於一息也敬述師生平之槩後之覩者當有以見古人云

勅建五臺山大護國聖光寺妙峯登禪師傳

師諱福登別號妙峯山西平陽人姓續氏春秋續鞠居之後也師生方七歲父母值凶歲亡無殮具蔫蓆而已師失怙恃年十二投近寺僧出家不得善視年十八遂逃携一瓢至蒲坂郡東山有文昌閣萬固寺僧朗公居之師至日乞於市暮宿於閣朗公憐之居無何山陰王出遊見師奇之謂朗公曰當善視此子他日必成大器公遂留爲弟子居頃之值地夜大震民居盡塌師被壓將爲必死朗公亟搜之幸無恙王因謂師曰子臨大難不死此非尋常何不痛念生死大事乎師時年二十二即奮志遠遊王曰未可姑就中條山之棲巖寺修蘭若令師閉關師請益近之法師示以法界觀於關中依習禪觀日夜鵠立者三年心有開悟乃作偈呈王王見之曰此子見處早如此不折之他日必狂因取敝履割底封寄之乃書一偈曰者片臭鞋底封將寄與爾並不爲別事專打作詩嘴師見之對佛作禮以線繫於項上自此絶無一言矣三年破關往見王則具大人相王甚喜乃曰子雖知本分事但未聞佛法恐墮邪見介休山中有講楞嚴經者促師往聽授具戒師年二十七王謂師曰子爲僧未出山門如井蛙耳南方多知識子當往參他日歸來可當老夫行脚也乃親爲師緝理操方具解自著絨衣襪

外裹以藍縷手授之曰此防寒也師受教即單瓢隻杖南詢遍參知識至南海禮普陀回寧波染時疫病幾死旅宿求滴水不可得乃採手就浴盆掬水飲之甚甘詰朝視之極穢濁遂大嘔吐忽自覺曰飲之甚甘視之甚濁淨穢由心耳即通身大汗病乃痊而遍體瘡腫至南都時隆慶元年冬月也適先大師講法華經於天界予居副講師執淨頭役予每早起見廁潔即知行者為非常人宵偵之見師執燈灑掃洗籌杖近窺之乃一黃病頭陀耳心異之久之師病臥於客寮予往視則瘡腫遍身手不能舉因問師安否師曰業障身病已難當饑病更難治予曰何謂也師曰但見行齋饅頭恨不都放下予心知為有道者明日袖餅果往候以手投師欣然咽之大快

予笑曰此真道人也因坐談師曰每聞師講心開意解英年妙悟如此予曰此非本分事志將從師遠遊參究向上一著耳不旬日覓師不得知潛行恐以予為累也師歸王見甚喜且詢所見法門人物師述先德知識在初學則以予為一人王由是亦念之師既歸無意人間世乃於中條最深處誅茅弔影以居辟穀飲水三年大有發悟即以宗鏡印心深入唯心之旨王日重三寶於南山建梵宇成延師居之且欲求北藏經於大內促師親往

師居山日久髮長未剪乃隨宜遊者至京師時予已乞食長安師於馬上偶識予於燕市舍館定乃物色於西山一見曰識得麼予熟視之見雙瞳炯炯忽憶為天界病行者也曰識得師曰改頭換面也予曰本來面目自在

師笑而作禮齋罷別去明日往候連牀夜談具述求藏因緣予曰自別師無日不念今特相尋適來觀光上國以了他日妄想耳師曰儻不棄某當爲師前驅打狗耳即別隆慶壬申冬月也明年春三月予遊五臺志居之以不禁氷雪復回都門行乞左司馬伯玉汪公語予曰法門寥落大自可悲觀公骨氣異日當爲人天師幸無浪遊小子視方今無可爲公師者捨妙峯公無友矣予曰夙有盟公曰果同行小子當爲津之是年秋師造藏完已束裝予適至師即命登車未一言遂同行及至蒲王見甚歡安藏畢乃留結冬萬曆元年癸酉也師居常以二親魂未妥欲改葬山因國主分守查公平陽太守順庵胡公各助葬明年甲戌春正月予同師結隱五臺東行便道過里合葬二親予爲卜城東高敞地葬之作墓誌銘事畢遂至臺山卜居北臺之龍門氷雪堆中得老屋數椽共棲之越三年予恒思無以報二親乃發願刺血泥金書華嚴經師亦刺舌血硃書各一部經將完師欲建無遮大會遂下山募資具期年緣畢集欲演大華嚴擬萬曆九年辛巳冬日開啓先是慈聖聖母爲薦先帝保聖躬修五臺塔院寺舍利塔時工將竣求皇儲遺官於五臺時會方集於新寺予與師議曰吾徒凡所作爲無非爲

國報本也宜將一切盡歸之實方外臣子一念之忠耳師然之以是年冬十一月啓會明年壬午春三月圓滿期百二十日九邊八省緇白赴會者道路不絕每食不減數千人會罷將所餘金穀封付常住與師一鉢飄然長

別矣予東蹈海上師往蘆芽結庵以居期年聖母以求儲因緣訪予二人獨得師就蘆芽賜建華嚴寺頃成一大道場於山頂造萬佛鐵塔一座高七級初蒲坂萬固寺爲師故山有唐聖僧舍利十三級高三百尺及大佛殿皆傾圮鄉大司馬見川王公議重修延師居三年塔殿鼎新頃之三原大中丞廓庵李公請建渭河橋梁師往二年工既竣回蘆芽過寧化見石壁千仞一平如掌師喜之乃鑿爲窟深廣高下各三丈五尺雕華藏世界十方佛刹圖萬佛菩薩像精密細妙遂成一大道場居無何宣府西院議建大河橋師應命至度之水濶沙深乃建橋二十三孔亦竟成師素願範滲金三大士像造銅殿三座送三大名山已亥春杖錫潞安謁潞王王適造滲金普賢大士送峨嵋師言銅殿事王問費幾何師曰每座須萬金王欣然願造峨嵋者即具輜重送師至荆州聽自監製用取足於王殿高廣丈餘滲金雕鏤諸佛菩薩像精妙絶倫世所未有殿成送至峨嵋大中丞霽宇王公撫蜀聞師至請見問心要有契公即願助南海者乃采銅於蜀就匠氏於荆門工成載至龍江時普陀僧力拒之不果往遂卜地於南都之華山奏聖母賜建殿宇安置遂成一大刹師乃造五臺者所施皆出於民間未幾亦就乙己春師躬送五臺議置臺懷顯通寺上閣遣御馬太監王忠聖母遣近侍太監陳儒各賫帑金往視卜地於寺建殿安奉以丙午夏五月興工鼎新創立以磚壘七處九會大殿前後六層周市樓閣重重聳列規模壯麗

賜額勅建大護國聖光永明寺工竣乃建華嚴七處九會道場上下千二百衆請十法師演華嚴經所費皆出內帑道場之盛蓋從前所未有也師初入臺山以道路嶇嶇於是溪設橋梁石鋪大路三百餘里修阜平縣橋賜額普濟建接待院爲往來息肩之所又於龍泉關外忍草石建茶庵勅賜惠濟院捨藥施茶歲常賜金若干隨衆須賜龍藏建磚閣安供後創七如來殿又於阜平立長壽莊奉聖毋建殿閣前後七層範接引彌陀像高三丈六尺山門鐘鼓兩廊寮舍規模宏敞又爲一大道場賜額慈佑圓明寺置供贍田數頃師居五臺當建立時亦應他緣山西撫臺請修嶇縣要路滹沱河大橋晉王請修省城大塔寺殿宇完修會城橋長十里工未成壬子秋

九月師以疾還山乃料理所建道場上下立爲十方常住各得其人向來眷屬各令歸故山不留一人臘月十九日卯時端然而逝師生於嘉靖庚子入滅於萬曆壬子世壽七十有三法臘四十有奇師既化上聞之賜葬建塔於永明之西問師功德未完者悉令完之聖毋賜千金布五百匹爲葬事初侍御蘇公雲浦按山西因入山訪師問心要相契往返酬酢多語句未録師示悉公遺醫致藥石及還化公爲製塔銘常曰人以妙峯師爲福田善知識實不知其超悟處也嗚呼師果何人哉起於孤微卒能於人天中作一代廣大佛事以予早歲物色師於陸沉賤役中及年三十同行脚刺志修行既而臺山一別三十餘年始以小王助道終至聖天子聖毋諸王爲

檀越凡所營建法施應念雲湧投足所至遂成寶坊果何緣而能致耶苟非心遊法界圓融性海所流不思議力而能若此也耶師自發跡操方住山行履從來一衲之外無長物恒隨侍者無一人如所建立皆秉明一心而金錢施利曾未染指隨立隨去畧無介懷所成大剎十餘處無一弟子爲居守住則隨緣一毫不私去則若忘寸絲不掛飄然若浮雲之聚散孤鶴之往來豈非深證唯心遇緣即宗者耶師貌古骨剛具五陋面嚴冷絶情識孤勁無緣飾終身脇不至席予深感切磋之力名雖道友其實心師之也雖別三十餘年時時居然在目如臨師保生平不忘所自豈非宿緣哉悲予老矣不能致瓣香於龕室以因緣障道世多肉眼槩以福田視師而不知其密造故述師生平之槩使後世知我明二百餘年其在法門建立之功行亦唯師一人而已豈易見哉

贊曰古人一得金剛正眼則能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非分外事然於法性空中特野馬塵埃師之自視也亦若是而已予常竊謂假能以似師之緣攝歸一際作助道具建剎如那蘭陀性相並樹禪淨雙修則四十餘年足不離影而於法門之功當與清涼東林比隆矣矚目華藏淨土莊嚴又不止三山十剎而已也噫乎往矣其或俟師再來耶

雪浪法師恩公中興法道傳

自白馬西來像教東興羅什淨名振其綱遠公涅槃挹其緒而大法始昌明於中夏六朝盛矣然其眞宗猶未大樹立自天台標三觀

以成一家有唐賢首始開華嚴法界之宗清涼獨擅其美玄奘闡唯識之旨窺基專業其門由是性相二宗之淵源一心三諦之旨始橫流於大地吾佛一代聖教如大海潛流於四天下教義幽宗如揭日月於中天矣自是著述多門標定非一無非探其本源而攝歸眞際總皆遊泳如來之性海撈摝法界之魚龍不異覩白毫於靈山聽圓音於覺苑也自達磨西來立單傳之旨直指一心不尚文字由是教爲佛眼禪爲佛心禪教齊驅並行不悖及六祖而下禪道大興則不無尚執之呵而教禪始裂圭峯力挽未能永明會性相歸一心目爲宗鏡而佛祖全體大用彰明大著矣惟我聖祖龍飛鄂渚寰宇開萬世太平之業初至建康劒甲未解即崇重佛氏洪武三年詔天下高僧安置於天界寺建普度道場於鐘山靈谷名流畢集大闡玄宗御駕躬臨親聞法喜而法道之盛不減在昔何其偉與由是於一門制立三教謂禪講瑜珈以禪悟自心講明法性瑜珈以濟幽冥乃建三大刹以天界安禪侶以天禧居義學以能仁居瑜珈汪汪洋洋天下朝宗自北遷之後而禪道不彰獨講演一宗集於大都而江南法道日漸靡聞焉正嘉之際北方講席亦唯通秦二大老踞華座於京師海內學者畢集而南方學者習於軟暖望若登天惟我先大師無極和尚自淮陰從師一鉢徃依焉飲氷嚙雪廢寢忘飡者二十餘年具得賢首慈恩性相宗旨旣而南歸至金陵魏國公子見而悅之遂爲檀越請講圓覺經唱而不和聽者寥寥

祠部主政五臺陸公往謁謂先太師翁西林和尚曰頃見北來高僧無極眞人夫師也聆其講說妙義深契佛心吾念報恩乃聖祖所設之講教僧徒居此安可絕無聞乎公爲住持誠能禮請歸寺大演法道開誘羣蒙法門之幸也師翁唯唯即盡禮致幣敬請時嘉靖三十二年也師至安居於寺之三藏殿以玄奘大師髮塔在焉常住歲設常供太師翁乃選寺僧數十人躬領座下日聽講諸經附近諸山耆宿稍有應者久之則京城善士日集知供四事善化之風漸開時有居士黃公某者夫婦久持齋一日公携幼子六郎往設供六郎即雪浪法師恩公也公生性超邁朗爽不羣唯好嬉戲作佛事及入社學先生訓句讀畧不經心督之第相視而嘻固無當也是

日設供值講八識規矩公一聞即有當於心傾聽之留二三日父歸喚公公不應父曰若愛出家耶公笑而點首父强之竟不歸父歸數日母思之切促父往携之父至强之再三公暗袖剪刀潛至三藏塔前自剪頂髮手提向父曰將此寄與母父痛哭公視之而已由是竟不歸父回告母遂聽之公時年十二也從此爲沙彌出入衆中作大人相一日大衆齋公先至飯堂坐第一座頃首座至咄曰小沙彌何得居此座公曰此座誰當居座曰通佛法者公曰如是則我當居之座曰汝通何佛法公曰請問座曰且問今日法座上講箇甚麼公隨口而應了了大意一衆驚嘆曰此子再來人也公每聽講即嬉戲及問之無遺義焉公出家之明年予十二歲亦出家太師

翁携予參先大師公坐戲於佛殿一見予而色喜若素親狎人視爲同胞然予以幼從讀誦未知義也公少居講肆見解超羣一衆敬服年十八即分座副講聞者悚悟然公天性不羈畧不爲意予十九薙髮先大師於本寺演華嚴玄談予即從授戒聽講心意開解如風習焉時公器予即以法爲兄弟莫逆也公尚未習世俗文字予偶作山居賦一首公粘於壁公姪博士黃生見之羨曰阿叔有愧此公多矣公曰是彫蟲技耳俗足鄙哉公年二十一佛法淹貫自是勵志始習世間經書子史百氏及古辭賦詩歌靡不搜索遊戲染翰意在筆先三吳名士切磨殆遍所出聲詩無不膾炙人口尺牘隻字得爲珍秘嘗謂予曰人言不讀萬卷書不知杜詩我說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嘗閱華嚴大疏至五地聖人博通世諦諸家之學方堪涉俗利生公之肆力於是豈無意乎予從雲谷先師習禪於天界切志參究向上事公每見予枯坐即呵曰用如三家村裏土地作麼頻激以聽講予曰各從其志耳古德云若自性宗通回視文字如推門落臼固無難也公曰若果能此吾則兄事之自是予於山林之志益切以始閱華嚴知有五臺山心日馳之年二十五志將北遊別公於雪浪庵公曰子色力孱弱北地苦寒函難堪也無已吾姑携子遨遊三吳操其筋骨而後行未晚予曰三吳乃枕席耳自知生平軟暖習氣不至無可使之地決不能治此固予之志也公曰若必行俟吾少庀行李之資以備風雨予笑曰兄視弟壽當幾何公曰

安可計此予曰兄即能資歲月計安能終餘日哉公意戀戀不已予詒之曰兄如不釋然試畧圖之公目大雪方入城予即攜一瓢長往矣公回山不見予不覺放聲大哭以此知公生平也予遂孤杖北遊公亦遊目嵩山至伏牛結冬而歸居常曰清兄去吾無友矣既聞予在都下公瓢笠而尋至則予行脚他方公遂留京師及予同妙峯師入五臺結茅以居公聞之即登臺山問予於氷雪堆中夜談因扣公志公曰吾見若此心如氷誓將同死生耳第念本師老矣奈何予曰不然人各有志亦各有緣察兄之緣在弘法以續慧命非枯寂比也江南法道久堙幸本師和尚受佛付囑而開闢之覩座下似未有能振其家聲者兄乃克家的骨子將來法道之任匪輕且師長暮年非兄何以光前啓後幸速歸無久滯他方也公即理策歸濱行予囑之曰兄素未以法自任此回乘本師老年就當侍座以收四方學者之心他日登壇則吾家故物耳幸無多讓公既歸則挺然以法爲任久參風學皆卻步矣先師弘法以來三演大疏七講玄談公盡得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旨遊泳性海時稱獨步公素慕宗大章宗師開堂於少林公束包往參竟中止既而遯庵昂公從少室來至棲霞拈提公案公折節往從商確古德機緣得單傳之旨人或詆公公曰文殊爲七佛師何妨爲釋迦白槌自爾凡出語言頓脫拘忌從此安心禪觀及先師遷化公據華座日遶萬指一旦翻然盡掃訓詁俗習單提本文直探佛意指示言外之旨恒教學人

以理觀爲入門由是學者耳目煥然一新如望長空撥雲霧而見天日法雷啓蟄羣蒙昭蘇聞者莫不歎未曾有先是講肆所至多本色無文所入教義如抱榼搖櫓畧無超脫之機及公出世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隨方而應一雨普霑三草二木無不蒙潤且以慈攝之以威折之一時聰明特達之士無不出其座下始終說法幾三十年每期衆多萬指即閑遊山水杖錫所至隨緣任意水邊樹下稱性揮塵若龍驤虎嘯風動雲後自昔南北法席之盛未有若此先師說法三十餘年門下出世不二三人亦未大振公之弟子可數者多分化四方南北法席師匠皆出公門除耶溪三明明宗已徃現前若巢松浸一兩潤大唱於三吳蘊璞愚晚振於都下若昧智獨揭於江西心光敏宣揚於淮北海內凡稱說法者無不指歸公門非具四攝之力何能有此嗚呼豈尋常可測哉公每撤座則修壁觀嘗於長興山中結茅習靜入定二日林木屋宇爲之振動此人所未知也天性坦夷不修城府不避譏嫌以適意爲樂來去翛然如逸鶴凌空脫畧拘忌達觀禪師頗有嫌於公予曰師固不知雪浪吾觀其因地聽唯識而發心向藏塔而剪髮此再來人窺基後身也達師首肯曰吾自今不敢易視此公矣嘉靖末年

本寺雷火災殿堂一夕煨燼予與公相對而泣曰嗟乎佛說大火所燒淨土不毀何期與之俱化耶傷哉難矣方今之世捨爾我其誰歟惜乎年輕福薄無道力從此決志修行他日長養頭角崢嶸終當遂此興復之願由是

予北遊固志在生死大事其實中心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即五臺東海皆若子房之始終爲韓也不幸而竟以賈害信乎大事因緣固未可以妄想求也及予罹難被遣過故鄉公別予於江上促膝夜談及初志予曰事機已就若不遭此蹶指日可成今且奈何予徃矣兄試相時先唱當躬行乞於南都以警衆之耳曰予早晚天假生還尚可計也公領之明發遂長徃萬曆乙未冬十一月也予度嶺之三年戊戌公見本寺塔頂傾側遂奮志修理一時當道助發給諫祝公首唱公親領衆數百次第行乞於都市一時人心躍然興起金錢集者動以千百計大役遂舉塔高二十五丈其安塔頂管心木約長七丈架半倍之則從空而下如荼役針其勢難矣公心苦極

忽嘔血數升時管木即入在架之人如鳥棲柔條竟無小恙豈非心力所致哉會計所費數萬緡唯聖母賜三千金其餘皆出民間未動公家一髮也公生於富室人皆視爲性習軟暖及中年操履篤於苦行於江東大市立捨茶庵公自擔水曰供不倦門人相從說法不輟即弱骨者日益强矣居常思結十方粥飯緣暮年就吳之望亭開接待院接納徃來躬操薪水執作具領學人作務日則齋飯晚則澡浴夜則說法二利並施三吳之士翕然信向即闍提亦轉爲護法未幾示微疾一日告衆曰汝等善自護持吾將行矣弟子乞師垂示公曰如空中花本無所有說箇甚麼問曰師即不諱用坐龕用棺木公曰坐死用龕子卧死用棺材相錫打疋且莫安排言訖頃

即索浴更衣端坐而逝弟子輩迎葬於雪浪山化之日悲感載道學人如喪考妣也公生於嘉靖乙巳九月九日入滅於萬曆丁未某月某日世壽六十三歲法臘四十五夏得度弟子雖多獨孫慧經字緣督者盡得心要且善相宗其唯識一論實從開發惜乎早夭傳法弟子出世者如前所列隱約者尚多多也嗟乎予與公猶同胞也三十睽攜老未合併時爲永歎每思當世知公者希況没世乎因述公生平之槩爲法道中興所係且令後之學者知大法因緣有自來也

贊曰聞之菩薩往來人天留惑潤生尚有隔陰之昏而不通於宿命唯自驗之於夢中智者觀之以習氣毫無爽也予以公出家因緣是知必爲再來人至人潛行玩世逆順無方豈常情可測哉龍象蹴踏固非跛鱉所堪無怪乎肉眼忽之也苟非乘夙願力豈能光流來世起百代之衰哉觀其生死脫然可知矣

皖城浮山大華嚴寺中興住山朗目禪師智公傳

公諱本智初號慧光曲靖李氏子先爲金陵人後徙居滇南生而倜儻不羣負出塵之志曲城之陽有朗目山公之父出家居此號白齋和尚公年十二即往依出家遂薙髮爲驅烏後行腳遇黃道月舍人與語投機爲更其號曰朗目云白齋以華嚴爲業公以聞熏發起即從事焉居常以生死大事爲懷切志向上年十九受具白齋將順世公請益齋曰是惡知不旦暮爲人壻也公發憤即決志操方北遊中原遍歷名山參訪知識足跡半天下

氣吞諸方八九矣南北法門諸大老若伏牛之大方印宗南嶽之無盡廬山之大安薊門之通融月心皆一時教禪師匠咸及其門經爐冶鉗鎚故若宗若教得其指歸第於參究已躬一著以未悟爲切於是立禪一十二載（辛壬）始得心光透露由是機辯自在行脚北遊過六安大夫劉公爲新甲峯華嚴蘭若居之未幾去白下給諫宇淳鍾公爲人倣物素少法門無櫻其鋒者一日至天界寺問主者曰善世法門可有禪者麼主者推公出見請問禪師天界寺還在心內心外公曰寺且置借問你把甚麼當作心鍾默然公曰莫道天界即三千諸佛只在山僧拂子頭上鍾良久作禮自是始知法門有人矣陶公允宜宦比部相與莫逆陶左遷廬州別駕署篆六安創鏡心精舍以待公皖之東九十里曰浮山昔遠公與歐陽公因棋說法處有華嚴道場古剎爲一闡提所破廢太史觀我吳公每慨之欲興而未能也公自淝水飄然一錫而來吳公一見與語相印契再拜而啓曰浮度固爲九帶宗乘近爲古亭和尚演化地華嚴道場即重豎剎竿也今爲有力者負之而趨其如茲山何古亭爲滇南人師豈後身適來豈非理前願耶公聞而愕然曰予少時每對古亭肉身瞻戀無已抑聞開法浮度不知即此山也因思華嚴乃出家本始皆若宿契遂欣然心許之於是拈香禱於護法善神遂腰包而去太史猶未知所向徃也公至淮陰沁水劉中丞東皇建節於淮夙慕方外友邂逅於龍興寺覩公機警喜愜素心乃館之公暇與語間及

浮度因緣劉公欣然曰此彈指之力耳即檄下郡邑令一行闍提懾伏盡歸我汶陽之田百五十年之廢墜一言而興起之豈非願力耶寺既復遂北入京師會神廟爲慈聖皇太后勅頒印施大藏尊經公乃奉璽書持大藏歸浮山始自戊戌迄於壬寅五年之間而浮山護國大華嚴寺巍然如從地湧豈人力也哉叢林就緒即付囑其徒圓其感劉公護法之恩走沁水致弔焉潘王爲佛法金湯剎利中最聞公入國欲致一見公語使者曰佛法付囑國王久鬻賢王深心外護法門若以世法相見則不敢辱王之明德使者覆王曰願聞法要也詰朝王坐中殿延公入長揖問王曰善哉世主富有國土貴無等倫作何勝因感斯妙果王曰從三寶中修來公曰既從三寶中修來因何見僧不禮生大我慢王悚然下座請入存心殿設香作禮請問法要因問華嚴梵行品云身語意業佛法僧寶俱非梵行畢竟何者是梵行公曰一切俱非處正是清淨梵行王聞歡喜遂執弟子禮所供種種獨受一紫伽黎及水晶念珠留鎮浮度山門王亦竟爲華嚴檀越公雖往來都門與紫柏老人未接面於癸卯冬老人示遭王難惑者驚眩公歎曰紫柏不唯逆行方便超脫生死甚爲希有即以一死酬世主四十年崇敬之恩法門無此老豈不盡埋沒於一鉢中耶識者謂公親見紫柏吳太史曰知師者何必在弟子耶自法門一變京師叢林震驚人人自危即素稱師匠者皆鳥驚魚散獨公晏坐金剛地爲魔陣之殿然竟無知公微意者詎非

代紫柏一轉語耶居二年乙巳冬慈聖聖毋周三百六十甲子建法會於都南之廣慈爲增上祝延懿旨請公講演楞嚴公初不應命强之及講二軸未終至同別妄見處忽告衆曰生死去來皆目睹所見耳吾行矣華藏莊嚴吾所圖也今歸矣踞座端然而逝時萬曆乙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公得力俗弟子唯墨池居士王舜鼎官兵部職方郎中先三日前公以書報別云行圖一晤了此寥廓且托以後事王答書有云滴水滴凍時目下如何逾日而化訃聞聖毋悼恤有加賜金若干返靈骨於浮度妙高峯之南麓從公志也始末因緣具載吳太史塔銘予居嶺外聞公名動一時往來衲子喧傳悉公人品魁梧奇偉胸中無物目中無人自少行脚橫趣諸方如脫索獅子豈規規腰包篛笠者比觀其機辯迅捷蓋夙根慧種亦秉願輪而來耶以遠公開浮山百餘年而墜久則古亭振起之古亭振百年而公適中興之由是觀之古亭非遠公之後身公非古亭之影響耶觀公之行事若幻化人太史公云古亭歸路爲來路遠錄宗乘入教乘此實錄也然公雖未匡徒即末後一著而舌根不壞矣贊曰聞之諸佛不捨衆生界菩薩不斷生死根故孤調解脫受焦敗之呵豈以守斷滅爲眞修耶況善財所參知識皆毘盧遮那眉光所現是以華嚴法界草芥塵毛皆菩薩行是知從上佛祖出沒三有之海以一滴而見百川之味也以是觀公始終以華嚴爲究竟能幻化死生是則從緣無性以達無生者公實有焉

淨明沙彌傳

沙彌錢塘黃生也以臨終求剃髮作僧形坐脫故得沙彌稱俗諱承惠字元孚先皈依雲棲大師法名淨明生平性介不合俗不治生產居鄉里多忤衆即親友會獨頹然瞠目而已澹無嗜好山水翰墨外無事父死無遺資僅能贍八口性至孝事祖母生母嗣母即窘不能繼甘旨多方爲之盡心焉祖母死病篤卧牀褥間極力治喪事盡禮鄉人稱之性好施隣媼寒無衣即解衣衣之隣人貧無食傾囊止百錢盡與之其妻弟聞其見其孤硬可與入道頻說之喜而不入因導歸雲棲得名焉壬子冬得吐血症積三歲不痊乙卯春病劇厭家居乃移於城東邵氏園聞氏兄弟引之念佛意不屬以素無志於此猶未甘死心也聞撫然厲聲曰汝眼光落地後即今知痛知癢的畢竟落甚麼處生悚然起色曰將奈何聞即力教以念佛生曰教我念自性彌陀耶念極樂彌陀耶聞曰汝將謂有二耶明矍然有省請慧文法師至設觀佛像爲說淨土因緣法音入耳尘甚欣然乃亟請聞主張剃髮受沙彌戒披法服引鏡自照曰吾今得死所矣因屏家屬極力念佛默觀蓮華經七日舉族皆聞蓮華香臨危忽破顏微笑口喃喃說偈曰一物不將來一物不將去高山頂上一輪秋此是本來眞實意乃命家人作齋供佛請侶念佛回向願文至放光接引垂手提攜斂容可掬乃起端坐開眼諦視佛像安然而逝時其年其月其日也

幻人曰聞之般若如大火聚太末蟲處處能

泊獨不能泊於火聚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是知火宅中入性剛介而不與世情合者此風習般若內熏之力然也第迷不自照耳觀黃生素不念道及病苦之劇仗親知力指歸正道臨危遂發心出家作沙彌披法服就死念佛七日即能感佛接引端坐而逝此非般若熏習之驗與所謂一念回光頓同本有生實以之孰謂生死難出哉

聞仲子小傳

仲子姓聞氏名啟禎字子與浙之錢塘人孝廉啓祥之弟也仲子幼善病故早戒舉子業素有出生死志無意於室家乃歸依雲棲受淨土法門篤信而力行之予吊雲棲仲子作禮白言其為生死大事願薙髮而從知識後予曰不然佛性四大不能拘豈毛髮可礙乎況親在不可遠遊佛子容為不孝乎仲子遂已比歸匡山知仲子病篤且死心甚哀之及讀伯氏傳乃大喜曰信哉雄猛丈夫也初仲子自恃信力强勝雖久病心力甚壯決以為往生無難及至臨危方生方死之際積習現前心神恍惚方知淨業未純往來不易乃跋起大呼曰亟請知識念佛助我知識既集念佛連日而習境昏擾乃復呼曰生死根株知非他人可能拔也遂立起著衣盥洗對佛焚香煉臂懇倒懺悔苦切哀誠徹夜無倦頃則自知夙障氷消心安神逸淨上眞境朗在目前怡然靜定急令剃髮披袈裟為僧伽相安然別衆端坐而逝嗟乎此豈常人所能哉常聞涅槃諸佛之安宅也非僧祇勤苦而不能

證至若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便登淨土衆生之故家也至有身陷鑊湯一念回光即變而爲八德蓮池之二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予觀仲子臨終習境現前詎非惡道之先見歟何其勇猛蹶起大呼一怒而拔歷劫生死之根變苦趣爲淨土豈非烈丈夫哉斯道也又可以音聲笑貌爲耶仲子行事具載伯子傳故特表著大畧令談往生法門者於仲子有良驗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

音釋

鐔音尋 饞音讒 詠音泳 篛音若



清刻龍藏佛説法變相圖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題跋

題瑞之麟禪人刺血書華嚴經後 在園中作

雜華統法界之經也直指毘盧果海性德圓融無礙廣大自在細微莊嚴以示衆生日用現證平等心地法門欲因之以廓塵習昭眞境不離當處頓得無量受用耳觀夫佛等衆生等刹土塵毛染淨等劫念往來三際等迷悟因果理事等法爾如然居然自在其所以不等者良由吾人自昧於一念之差究竟有天淵之隔所謂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執着則自然業智當下現前如一微塵具含大千經

卷智人明見剖而出之則利用無窮由是觀之無論衆生心具不具只在當下眼明不明耳豈更有他哉是以文殊舉之以爲智普賢操之以爲行善財挾之以發心彌勒帶之而趣果四十二位之各證五十三人之全提月滿三觀星羅十門行布圓融事理無礙以極塵毛涉入依正互嚴種種言詮重重法象火聚刀山之解脫臥棘牛狗之堅持乃至異類潛行分身散影無非遊刃微塵之利具也由具利則塵易破塵破則經卷出經卷出則性德彰性德彰則果海足果海足則無不足矣斯則六千道成于言下猶是鈍根三喚普賢於目前豈爲智眼信乎聾瞽封蔀識情衆生日用而不知也知則根塵識界草芥塵毛通爲法界眞經屈伸俯仰咳唾掉臂總是普賢妙行以如是經海墨積書而不盡以如是行日用現前而有餘只在當人一念回光返照之力耳今麟禪人用滴血書此經是明見而後書之耶抑因書而後明見耶猶然書之欲見而未及見耶若明見而後書則不待操觚(一)全經已具如臨寶鏡又豈淋灘翰墨區區於(二)簡牘文字之間耶若因書而後明見則現前日用妙境全彰似懸珠網又豈昏沉業識茫茫於水月空華之界耶若書之欲見而未及見則析骨爲筆剝膚爲紙刺血爲墨點染太虛揮灑金屑豈不重增迷悶枉歷辛勤一葉落而天下秋回管灰飛而大地春起是則書與不書全經自在見與不見明昧一如悲夫夜壑藏舟力者負之而不覺覺則透出毘盧全彰法界昭昭然毫端眉睫之間物物頭頭

而與普賢文殊也休師有言華藏性海與我同遊者舍子其誰歟否則暫閉閻門試請遍途重來曼室大力子行矣無忘所囑

題書華嚴法華二經後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富有無量功德之藏是與一切衆生同有而應得者故視一切衆生如一子地必欲全付自得所有而始快雖衆生茫昧而不覺乃設無量方便種種調伏必使諦信不疑而後已譬如長者具有無量富饒止有一子幼而逃逝子雖背父而父未嘗一念忘子也日月既久子以傭賃歸來而不識其父父既知子必降身辱志與子同事相親而漸通其情實直至心相體信父子情忘然後親爲囑書全付家業而後死方無憾也由是而知雜華乃我如來法界藏中之典記法華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入此二種法門方爲克家之子也善男子吳大靜手書二經豈非能知本有料理如來家業者耶由是必有應得之日矣

刺血書金剛般若經跋

般若出生諸佛故爲諸佛母而爲衆生之佛性是則般若所流源源無盡如海水潛流四天下地諸佛衆生覩體無二是知衆生四大根本身肉骨血皆般若所流邇其本源一體無一居士賀學仁氏刺血書寫金剛般若以報其親如引細流而歸於海可謂善於返本而報本者也世之言大孝者能有過於此者乎

又

梵語般若唐云智慧此乃一切諸佛衆生之

大本也迷之爲生死悟之爲涅槃諸佛證之爲根本智衆生背之爲無明流其實體一而明昧異耳故我世尊出世特爲開示此智以法大機小不能領荷故二十年後方說此經業已多方開示必欲諦信此智而不疑用爲成佛根本而此經以金剛名者以智乃佛之所證金剛心耳方將以果地覺爲我因心故以般若爲入大乘初門是知持以金剛名經非假喻也嗟乎一切衆生迷此本智流浪生死其來久矣觀者但以經義深奧文字重複爲不易入殊不知以空爲宗以頓斷疑根直心我念爲本元無文字可立故黃梅以此印能頓六祖大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頓破塵劫疑根及見黃梅即能道本來無一物是乃從此經得入之第一榜樣也是則此經爲禪宗的訣學者槩以文字目之故知之者希惜哉末法正眼難逢今愈見其難也經云若有讀誦受持書寫者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萬億佛所種諸善根由此觀之即信受書寫亦非淺淺因緣也曹溪沙彌方覺刺血書此卷冀終身受持焚香作禮請予題記因感而言曰六祖入滅十年曹溪道場化爲狐窟即出家兒爲樵兒牧豎矣予來力採其弊辛苦十年修崇梵宇漸次可觀而魔僧作孽內自破壞人且謂佛祖無靈即予亦無以自解也今見沙彌方覺乃能刺血書此經則予心渙然氷釋矣何也以經云若人以七寶莊嚴恒沙佛土不如受持此經一四句偈以彼有爲功德終成敗壞不若無爲之勝益也以此般若爲成佛眞

種子故佛言若使一人發菩提心寧可我身受地獄苦以其信心難發也今覺沙彌一人能以般若為心寔予十年辛苦所致又何以修崇有為功德為重而以成壞為念乎因有感于此故併記之

題三峰禪人血書法華經

衆生迷佛知見遠逝五道周流惡趣其來久矣釋尊出世特為開示使其悟入警其歸志政若慈父念子望其委付家業故說此經使人速達故鄉耳昔有老宿繫蓮經七軸於梁間人或問之答曰此家書也常熟三峰比丘刺血書寫此經豈特見家書而思歸者邪良以幻化空身即法身此經已有如來全身今以血書如世之眞子辨嫡父血滴枯骨必見滲入是則楷乃法身之枯骨乎因贅以偈輕拋故國不知年一紙家書特特傳囑指忽然心痛處思歸徹夜不成眠

題公全禪人血書法華經後

惟我本師和尚遠自大通智勝佛時為十六王子講說此經已下一乘成佛之種而諸聞者迷淪塵點劫來流浪生死直至今日靈山會上方乃悟入各為受記將來成佛是為一代時教究竟之極談譬如窮子久逝他方今始歸來見父心相體信堪荷家業此經大似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故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是以天台獨重五種法師受持讀誦書寫者皆為成佛之眞種以其一悟此心從眞所流則凡有所作皆眞實行殆非妄想攝持者比也今公全禪人發無上心刺血書寫此經則使幻妄身血滴入法性海中等同

一味莊嚴毘盧法身之果而又發願更書華嚴大經以爲究竟莊嚴是猶窮子既得家業之囑書則披閱庫藏之典記按圖求索是則華藏世界無盡妙好莊嚴皆禪人本有受用之大業如此豈非究竟一大事因緣哉禪人親持所書之經具陳本願請益老人故爲具述本末因緣如此

血書梵網經跋

梵網經者乃我法王應運首創之露布也即其所制皆性戒耳故三藏之設從凡至聖所歷諸位皆依金剛心而建立之此戒即所謂金剛心實成佛之大本緬惟吾人遭此末法去聖時遠苟願出生死證眞常非此戒不足以證之然此戒非金剛心又不足以持之蓋一切衆生所以久沉生死而不能自出者良由著我以我見重故諸業交作業作故苦即隨之如影響形聲理不可逭故修行要門無論大小三乘皆以破我爲本我空而業無所繫然破我之具非金剛心斷斷乎難矣諦審佛意既曰戒乃自性清淨心又何持犯之有第迷之而爲幻妄蘊蓋情塵所蔽不得不揭而祛之此戒乃裂見網之利器不得不施於最初之創而初學菩薩即上根利智不得不秉此爲最初地也學人眞照以夙習般若緣深自願出家依吾法兄雪浪聽習有年謁余於那羅延窟余政悲末法務本者希乃爲諸弟子誦梵網戒照聞而有感遂哀請授戒且發深重大願刺舌根血書此經志畢命受持余深慨焉因謂吾本師盧舍那佛從初發心以至成佛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

而爲布施剥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爲重法故不惜身命子苟知生死難出愛根難斷佛果難期依佛所行如佛所願又何患不成佛從此以往生生世世以此身血書寫此經當布滿大千又不止如須彌之高廣即見聞隨喜發心修學者當如敕衆遍十方刹土又何止此一會一人一衆而已耶子宜勉旃特書此以證子之願仍願此經至盡未來際當處處現身如多寶也子其志之

重刻華嚴經題辭

毘盧老人于一微塵裏冷坐不禁於青天白日忽爾肫腫墮入緣生妄想夢中引起歷劫情塵種種幻網境界盡無盡大光明藏重重交羅如天帝簾珠互遞影像炳然歷別且自生大奇特想亦乃驚怪普告十方一切天人極十虛爲口門以大地爲長舌說夢中事使諸聞者瞠目相視有眼者盲有耳者聾其登地大士自負親爲當家長子親屨其中尋無一物了不可得展轉告之傍人但云如空中鳥跡耳禪人乃又願於一毫端頭欲令人頓入此中益亦難矣雖然大地衆生無一人而不沉埋此一塵也只須大智慧人冷眼生華妄想恁麼如是如是種種奇特莊嚴且在一切衆生日用妄想網中種種光明時時頓現各各日用而不自知所以不知者但夢未破耳今於路傍草莽間猛地一人跨跳攘臂大呼頓使十方世界六種震動同時各各相謂歎曰奇哉奇哉不知此中果有如斯大希有事遂剖而出之大家携手通同遊戲自在無

礙無所希求竟亦不知誰之力也知恩者當自重之

菩提心願文跋

一切聖凡皆本自住金剛心地具足如來不思議智但以習氣熏發轉變之力而得成熟故一切衆生各各八識田中具十法界種子特隨緣熏發故先後遲速不同耳華嚴經云菩薩有十種習氣見佛習氣於清淨世界受生習氣行習氣願習氣波羅蜜習氣思惟平等法習氣種種境界差別習氣若諸菩薩安住此法則永離一切煩惱習氣得如來大智慧習氣非習氣智故知染淨二業昇沉兩門皆從熏習而生不是無因而得是知從上佛祖善知識教人原無實法與人亦無法可傳可授但凡有親近者獨觀其染淨習氣之厚薄因其病而調伏之惟執勞辛苦三二十年耳提面命朝夕參承乃至困辱萬端逆順千狀種種施設無非以大般若光明熏蒸無明業習令其轉染成淨使其自知本有耳苟能自知其本有智光內自熏發日增月盛一旦如大火聚則向之煩惱業習燎之如紅爐片雪如此則日用頭頭遇境逢緣皆大智用是所謂轉染污業習而爲般若智習矣若轉之淨盡徹底窮源與十方佛祖轉處無別則但印可之曰如是如是惟此而已豈此外更有別法耶由是觀之則從上三賢十聖皆能轉之而未盡者故從般若所發十種習氣爲金剛種子以之刼刼生生熏變無明不淨不休終竟透皮而出此所以毘盧世尊重願行也德宗始發跡於蒲從法親妙峰師因得事老

人於清涼以至海上將二十餘年矣所歷辛苦不可殫述爲法懇誠之心未嘗一念稍間老人唯以不思議智炬照之而已竟未一啓齒向上事也待其自信自肯方不自負已靈耳渠以本願請老人爲敷揚者有年老人未之首肯甲午冬日從老人于京之大慈壽寺雪夜請益哀泣自叙其志願云云老人爲信筆書此明年春二月老人即以弘法因緣致聖天子怒逮及於渠實出九死余戍雷陽宗復自蒲萬里問老人於瘴海間相值五羊乃出此卷老人展之則見其光明奪目也遂贅之以此

普賢行願品題辭

毘盧遮那如來居華藏界菩提場中爲地上菩薩說華嚴經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即龍勝大士盡出世間智不能數其品目而此品者略本之略本也惟我盧舍那如來曠劫所修廣大因行所感華藏世界殊勝莊嚴其因地本行不出普賢十種大願而此願者乃稱法界心極法界量包攝無遺故曰願王然修行之要成佛之速無越乎此所謂一念消滅無量惡業一念成就無量善根者譬若金轉輪王夢入阿鼻地獄受大劇苦無可哀救怕怖惶惶奔馳狂呼欲逃而不得一旦叱咤極力猛醒向之苦事求之而不得現成受用種種本自具足此所謂夢幻法門以智而入唯在自心不假外求故曰心淨則佛土淨門人鄭擴發菩提心皈依淨土余教之以專誦此品一旦生死夢破何患不覩華藏現成受用乎

題安樂行品後

余少讀四教儀見天台大師判五種法師爲觀行位竊有疑焉既見法門之有以持經爲行者動則誦法華經百千部及察其律身持心多未能與經溶合是知持經之難矣及子述法華通議至佛讚法師之功德有供養者其福過於供佛有毀謗者其罪重於謗佛此我世尊金口誠言及見持經之法師現在父母所生肉身即得六根清淨按六根清淨當在七信菩薩不退者以永不退墮生死也何持經之功一至此耶是知持者不在紙墨文字而在離言妙契佛心佛之慧命由是相續而不斷者宜其功德殊勝然矣其人受持此經於安樂行中有所契入故專持之此乃世尊教諸末法持經弟子第一妙行即如來之家法也從是而入法華三昧悟佛知見固無難矣

題刻藥師經後

經以藥師名者蓋依本佛而稱也至聖無名以德彰名然佛爲三界醫王善治一切衆生心病故稱醫師是則一大藏教乃對症之妙藥而衆生之病以痴愛爲根病根不除而欲出生死渡苦海者詎可得乎問曰經云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求安樂得安樂皆衆生之痴愛也佛意本欲衆生離之今有求而必遂者豈非增益痴愛耶答曰非增益之實欲離之耳以衆生不信自心是佛故顛倒迷途溺於愛河佛以廣大慈悲而拔濟之不能頓出特設方便以引攝之即其所愛而誘進之所謂以楔出楔以毒攻

毒故云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則世間之愛可潛消而默化矣衆生始以不信自心之惑如貪財者而夢金寶生大歡喜致大欲樂且金寶欲樂豈自外至耶衆生處此夢宅種種希求佛以如夢幻法門而調治之痴愛重則信佛愈極信至極則自心癡愛化而爲佛知見矣又如置酵於乳而成酥酪必轉醍醐此經是佛以醍醐甘露之藥施衆生能服之者豈不頓祛百病獲長壽哉居士劉嵩刻經以施多人正若長者於四達通衢以妙藥施人但能信受而服之者則心病頓瘳而隨求必應其藥師之號豈虛稱哉既信自心則觀此經不屬紙墨文字矣

白衣陀羅尼經後跋

白衣陀羅尼經乃我圓通大士從大悲心中實際流出故世之善男子女人苦於無嗣志心持此求無不感應如響且徃徃應之者非一而不信者亦非一又有持而不應者亦非一此何以故以我大士依本師觀音如來授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現三十二應身十四無畏功德與十方三界六道衆生同悲仰故法界衆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生者皆白衣重胞以示大士不誑衆生之驗也雖然此男者果何自而來耶若即大士現身而大士不迷安得所生之男一一如慈悲現身之士若非大士現身又何以求大士而得生此理難窺故信之者希不知大士既與一切衆生共一悲仰是則大士悲仰之心即衆生願求之心也其求者果如大士之心而大士之心亦即求者之心如鏡交光影影互

現又如谷響聲叫聲應未有自心而不應自心者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是則所求之男實是求者自心所變現不如是求故不應耳所以求而得智慧福德何也蓋尋常男女純以婬慾之心求之故多愚痴元非智慧心所生也今不以婬慾心求而求之于大士則是元出智慧智慧福德之本也所生福德智慧之男所謂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其理無疑也子寅周伯子篤信此法一日入山焚香作禮乞書此經然我亦從大士耳門而入三昧者第恐子寅不能作如是觀故書寫已又從而解說之

跋姜大隱百城煙水卷

余嘗讀清涼傳至無著入金剛窟與文殊茶話間見諸大士自雲中冉冉而下因問此衆龍象何自而來殊曰此吾窟中一萬眷屬各於十方世界利生緣畢而歸也又問世何不知殊曰或現帝后妃女國太母身或現宰官居士黃門長者比丘僧尼隨類皆入化化無窮安可以迹較之耶今觀聖慈御筆賜姜常侍百城烟水卷及諸大宰官題咏詩則不必更疑文殊也姜公別號大隱為慈寧宮侍中其所以荷擔如來輔弼聖化建立三寶者功最居多故能獲此密印不減髻珠之賞公當持此以為利生之券他日歸來窟中想文殊見之必合符驗也

佛頂尊勝陀羅尼呪跋

諸佛同證秘密心印得成無上菩提含之以為三德秘藏吐之以為萬行莊嚴持之以為利生事業誦之以為潔已妙行是故一切諸

佛因之而成道一切菩薩因之而轉邪此則凡所謂密咒者皆稱尊勝而此咒者出自毘盧灌頂爲法身所演又尊勝中之尊勝者也若書之幡幢風之所到影之所臨觸之者皆能離苦得樂又況行之持之於心含之而爲心印者耶故首楞嚴曰若有衆生欲習難除但當一心誦我佛頂光聚秘密神咒婬火頓除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噫一切衆生皆以婬慾而正性命今一持此咒則命根頓斷生死永離又何況彼區區貪嗔癡慢不化爲無上菩提眞種子耶行人明覺持此有年今乞海印老人書寫此卷將終身佩帶持誦不忘老人嘉其志行助其堅强乃爲書之又贊之以此將以策前程示來學者

八大人覺經跋

此八大人覺經予昔居海上時時書示弟子輩持誦今來志矣昨達觀師偶以元雪菴大師寧寐大書刻本寄予讀之恍然如覩故物一向藏之篋笥未嘗拈出示人玆小金山鏡心上人偶持此冊來乞書法語余乃躍然爲書此經一過因歎曰此足以占感應道交時節因緣所會耳佛爲衆生說法唯待機宜故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予初入粵未見有僧徒酷嗜佛法者偶一日過金山上人乃持所請諸名公共書四十二章經一冊請予跋語自是緇白弟子書四十二章經者數人予因爲菩提樹下新學沙彌講說一周得聞此經者不啻百什人矣其機蓋自上人發也此經乃一切世間諸天及人所希聞者予生平喜以此經施人而獨

於此地其機不發今又因上人而發之其事蓋亦奇矣何也以佛說法唯待機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如洪鍾籧受隨扣而響是知此段因緣非特爾也良以一切衆生寢此大光明藏而沉瞋於長夜之夢從來不覺久矣非大覺不足以破大夢非破大夢不足以稱大人不唯能覺人者爲大人而能奮力勇猛自覺者亦大人也是則能大覺而後爲大人唯大人而後能有大覺以一念之覺而破永夜之夢豈細事哉嗟乎予觀大地衆生同稟此覺無非大人第無大人以開覺之耳吾佛世尊獨稱大人其靈山一會英傑之士與夫拈花之破顏少林之面壁以至六傳五派千七百人皆所稱自覺覺他而爲有力大人者也是皆與人同耳嗟乎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所以迷悶而不入者非覺違拒諸能入者要之於此八法不能覺悟故於生死關頭不能掉臂由此甘受沉淪驅馳苦趣伶俜辛苦客作賤人不能得稱爲大人耳上人能傑然觸發此機豈非千金之子流落窮途一旦而發思歸之念者耶吾今所書此八大人覺經實爲足家音展之即得故鄉消息試時時展之勿暫忘歸計致慈尊盼盼於常寂之鄉而倚般若之門也

釋迦觀音忘跋

釋氏之學以全體大用盡法界量爲極則所謂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之力平等顯現是故一切諸佛之始終一切菩薩利生之事業乃至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無不從此三昧流出而有廣大不思議力福慧莊嚴皆悉具

足乃見法界之妙且一切聖凡統不出此是知吾祖乃三昧中之一人所輯釋迦觀音二志乃述三昧之境界轉爲利生之方便即述一代時教之法門又爲三昧中之三昧豈可以世諦文字目之哉智者觀之豈不躍然入此三昧嗟予小子亦從三昧而興讚歎者也詎可以恒情而擬議耶

題普念佛求生淨土圖

世人歷劫久沉生死苦海輪廻三途皆因自心妄想煩惱造種種業故無出頭之時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引攝衆生出離苦趣是爲最妙法門一生取辦楚僧海慧單勸十方眞實爲生死人一心念佛更無別緣以衆生煩惱深重妄想甚多皆生死根然非多多之佛不能度多多之人今聞汝東居士刻接引彌陀佛像一尊通身約圈一千八百每念佛千聲以朱填一圈念完佛身則計念佛一百八十萬聲雖積劫百八煩惱仗佛消除而淨土可期生死之苦可永脫矣且願所勸念佛之人亦如念佛之數更望大信心檀越施紙印散亦相若惟此功德圓滿則施者念者同歸極樂無疑矣

題化城募緣疏

刻藏盛舉乃自佛法入中國二千餘年一段大事因緣今末法無量衆生種成佛眞因乃至深山窮谷無佛法處亦得共覩釋迦如來大事全藏惟此功德實震旦第一希有之勝事非大悲願力者不能發此心然又非大願力者不能克全其業今方過半已費數萬計故非一人一手一足之力也刻板之地始議

五臺苦水雪次遷徑山苦霧濕皆非久計末遷化城可謂得所其建議始馮太史恢復得吳中丞克荷者末得濬居鎧公皆莫大之願力也但貯板之房須高嚴架使離地透風不致易壞即板成而安置之功殊非一人一力可措也今觀馮吳二公疏意甚至頭目髓腦之不惜此何等苦心哉予嘗謂世有一代之人皆同心夙願業已久在如來光明藏中所謂緣熟即現今行乞之僧大似執舊券以訪同願固知一見而興起者皆往昔同盟且謂當來同會也其所施又何計金錢幣帛哉心與此法量等虛空而福亦量等虛空界矣

柯一 大

題雲棲大師小像

至人無身以願力爲身至人無事以利生爲事故身非我有事非已爲此所以身不能拘事不能累觀師住世八十餘年建立度生事業者過半知其未出世前皆操爲人之具也即其法門攝受無量衆生而同出生死者不知其幾何人是則師雖隨緣去來幻化死生而法身常住與山川相爲悠久又豈可以此色相求之哉瞻者當如空生晏坐石室眞見如來必致天帝散花而興讚歎也

柯一 十九

放生文跋

聖人之教以五常治世仁爲首不殺曰仁佛設五戒以不殺第一是知聖人之心以慈爲本經云孝名爲戒斯則戒以孝爲本以一切衆生有知覺者皆有佛性若殺生則斷絶佛性又不止於冤債相尋而已是故凡在長劫生死之中往來六道何趣不至何身不受即其所殺之生皆過去多生之父母兄弟妻子

六親可知也今殺其命而食其肉豈非骨肉自相吞食乎佛以孝爲戒故知不殺則孝之大者豈止惜物命已也悲夫世人之迷相習食噉而不悟豈不痛哉故聖人戒以不殺以全佛性此又不止世間之孝而已此蓮池大師所以普勸放生以稟佛之心人能遵而行之非特得師之心適足以盡大孝全佛性而爲成佛之因矣豈細事哉刻此書以廣化多人此不獨廣大師之心實廣佛之慈悲非世之尋常口語也宜篤信之

題殺生現報録

佛言一切衆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云衆生從無量劫輪迴生死無一類而不受生身是則現見諸有命者非獨慧命皆過去之親因迷而不知也衆生痴迷又不唯食噉而且以他命網利以養已養親是所殺者豈唯斷佛慧命抑殺害親因向説報在來世今觀此録則明明目前現報人人共所見聞斯則非斷他慧命殺已親因實殺已身而自速其死也何待未來一可不懼哉觀此録即佛説此是花報果在地獄能持而奉行之即奉三世佛法矣

刻五大師傳題辭

予頃讀錢太史集護法録見宋學士作國初高僧傳法門之盛何其偉歟恭惟我聖祖開基創業建立三寶崇重法門超越百代而一時名德光揚佛祖之道不減在昔蓋千載一時自此而降漸漸寂寥而嘉隆之際極矣何幸先皇太聖母身式聖主興揚佛事遍滿宇内四十餘年未嘗暫息亦從前所未有也若

法門龍象五大師際會一時雖體用不同理事各別其所以扶樹宗教開人天之眼目作長夜之智燈未嘗不與佛祖同途合轍況巍巍堂堂爲大光明幢哉予幸從諸師之後獨愧薄劣不能拈一莖草第申讚歎願流光不昧照耀末世故作三銘二傳以俟後之執僧史者有所采焉

題法雷遠震卷贈五臺空印法師開化雲中 已下東海遺稿附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一塵未剖大地凝然萬象露法身之體虛空演無字之經見之者盲聞之者聾靡不悶悶靈明昭昭業識若昏夜而履礎巖赤身而臨毒壑慈眼視之有不堪其憂者躍然而起影落此中則萬死一生甘苦同受忉忉三藏廣長舌爲之乾焦咄咄一拳老婆心爲之滴血此我大師不得已而臨涖三途現身異類或師子頻伸或象王迴顧將無作有弄假成眞幻化人天顚倒豪傑此甘露門以之而開大法雷因之而振頓使寒谷生春萌芽漸發三草二木引蔓抽條上中下根花果敷實者不可得而勝數矣即應緣施設敲唱齊行節拍成令無非將機就機以楔出楔豈有實法與人哉後之觀場者認不眞爲眞執無說而說然而舌亦爲之乾焦心亦爲之滴血悲夫誨者諄諄聽者莫莫且而恃爲眞宰將伐全功竟無尺寸之賞方嬰長劫之羈者此何以故蓋亦將無作有弄假成眞以不知幻化人天以致豪傑顚倒耳醍醐毒藥生死由誰惟此未嘗不溺下也嗟乎吾師之心誰能師之吾師之行孰能行之能師

者謂之慈父孝子能行者謂之法王忠臣親親尊尊此余生平扼腕而求之者難見其人惟法師澄公者宜其人也公早禮空王不躭人僞長超諸有嚴淨毘尼翩翩獨世挺挺青蓮寂寂空山崚嶒氷雪滿腔肝胆生鐵鑄成三藏微言一串穿却與文殊爲友故棲遲於文殊之場以師子爲兒乃戲遊於師子之窟釀慈雲於空谷垂雙趺於清涼今也一管灰飛不萌花發將見春回大地欣看草木皆榮法雷振于雲中甘露灑於刼外吐青蓮於舌根澆醍醐於心地直使盲者明聾者聰昏者惺死者生花者實枯者榮不恃不伐不攝不驚執金剛劒據涅槃城使諸魔衆盡稽首而皈命此何以故良由師吾師心行吾師行知將無而作有解夫假以成眞故亦能顚倒豪傑幻化天人望受繫珠之賞將解長刼之嬰可謂慈父之孝子法王之忠臣苟如是始可報吾師之恩與公把臂同遊於不死不生不然則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又何稱爲有力大人公其不然請聽空中十方諸佛謦欬之音

柯一　三二

題國朝高僧行脚卷贈慧菴鑒上人

古人爲生死事大故割愛遺榮登山涉水參訪知識相求於苦空寂寞之濱決擇已躬發明向上每於明眼人前揚眉瞬目一棒一喝之下忽然迸裂身心脫落如冷灰豆爆使無量刼來生死情根一時頓拔當下如斷索師子跳擲縱橫自在遊戲了無纖毫羈絆所以稱爲大力量人此吾出家兒發足超方第一步行徑也自鼻祖西來首行此令凜凜寰中如唐之馬祖南嶽臨濟德山趙州雲門宋之

柯一　三三

永明大慧元之雪巖中峰諸大老一脈相傳如閩外將軍風行萬里故每遇鉗錘遭毒手者靡不通身粉碎骨肉俱融悲夫去聖時遙此道寥寥知音者稀惟我朝漠然無聞居常以此痛心將謂獅弦絕響矣偶乞食王城幻住慈氏樓閣　日居士閻君持國初尊宿送僧行脚偈十八首觀季泐潭大師上堂數語風規自足不減古人余歡喜贊歎何幸二百餘年生此末運獲覩先覺廣大三昧於一毫端頭良風緣也此卷業已進之秘府因跋數語願將此話流布人間適唐抑所表玉蟠王裒白三太史公過訪談及將欲修國朝高僧傳正博采法門行脚事遂將此托之時慧菴鑒公見而懇之惟公幼入黃門錦玉叢中志痛生死一旦棄如涕唾遠遊名山參訪知識廣求決擇今隱居伏牛意其必曾遭毒手如古人者故見此語相親乎不然則如嚼木札羹咬鐵釘飯耳公將歸故山余亦東還窟中不惜疲勞為書一過公能于此一言洞見古人方始不負出家之志可作出塵標格不然不但不重已靈抑且累及海印也

題竹林大師示門人振宗法語後

宗禪者多毀教習教者多昧禪是以禪教語為兩橛古之師匠竟不能一其指歸即圭山和會宗教猶以為隔羅見月上下千百年來學者無能一其趣向此無他乃乏正眼師承為之剖破藩籬所謂不是無禪只是無師以禪宗者乏多聞宗教無正眼此大道所以難明也清涼竹林大師踞華座萬指圍遶善說法要號當代義龍尋常履踐不涉玄途觀其

示門人語句大有宗門作略苟無正眼安能出詞吐氣如是之雄健乎可以文字師槩目之耶嗟乎學者文墮知見網中非金剛王劍不能一揮裂之大師以此示振宗學人是必爲當家種草定不負此一段因緣若以尋常葛藤視之不唯當面錯過抑且辜負法恩多矣

題三山眞侍者行脚卷後

此國初十八高僧示行脚僧語也余竊謂禪源一脈自中峰後閒其無人空谷而下多帶柯二 二十四 蘇纖無復古人作略如脫索獅子也甲午冬寓大都慈壽方丈西雲閣公持所録前偈致予予讀之三復歎曰人天眼目猶在不滅惜乎不見諸老手澤遂記而藏之明年三月予即以法罹難遣雷陽于是年十月出覩侍者福善收予海印草負笈隨度嶺就行閒往來瘴海及曹溪者十有五年矣庚戌春王正月予喜謝曹溪負身得自由善欲歸省上元後五日持予數年積草于濛江舟中檢拾殘楮偶得此卷讀之慨憶當日題墨未乾即有萬柯一 二十五 里之行詎意今忽得此故物耶古人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豈非佛祖冥加以神力而攝受之耶不然何以始終見此如出方網三昧彈指警教時也燈下展卷喜而不寐乃爲侍者重書一過嗟予老朽固不堪與諸老把臂共行善當不減三山眞侍者行脚事也古人閻垂一言半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老人信手拈來于一毫端作大佛事則諸大老似掩耳偷鈴老漢未免畫蛇添足善侍者縛作一束擲向東洋大海尤較三山百步否

則未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也

題達觀禪師送三禪人遊方卷後

從古出家兒爲生死大事不能自決故辦草鞋登山涉水訪求六知識決擇之然其大善知識如踞地師子一毛不敢撄傍纔傍則命根頓斷凡垂一言半句如晴空霹靂閃電使人耳聾眼花自救性命不暇況又敢弄佛法禪道乎此中利害知之者希嗚呼二百年來行脚僧不少犯此令者幾何其人今某三禪者以行脚事自負其志可佳既見達觀禪師爪牙已露命根不斷又欲別求知識余見此卷而笑曰三禪者持此卷行脚如請上方劒討賊不知他時後日何以繳報

題達觀大師祭徧融大和尚文後

昔延陵季子挂劒於徐君墓謂心許於生前報知於身後以爲義高千古世諦如此況出世乎古人爲生死事大割愛辭親參訪知識而決擇之每於一言啓迪施者如天普蓋受者如地普擎投機於石火電光之間而生死情塵迸然雷裂豈偶然哉故其恩深似一滴入海當與之同枯矣豈值生前身後而已耶

軻二

予觀達師祭徧老文深有感焉噫且一飯千金莫報以爲奇事一語窮劫不泯又豈等閑嗚呼徧老度生六十餘年法施將滿大地至若知恩報恩人間幾幾藉令人人如達師者則大通之因地又不必取於墨劫之前也然其徧老之不朽者賴一語一語之不朽者墨點存焉觀者知此可謂不辜本有矣

佛奴歌跋

吳年少比丘大川發大心願以一鉢供十萬

八千衆其行最苦是故諸長者居士聞而歡喜咸皆讚歎唯顧實甫歌有蕭梁求爲佛家奴之句蓋標其能忘身三寶以略恥天下之自重不若蕭梁者達觀可禪師見而異之乃盡力奴狀聲爲歌以發之余長歌三疊而歎曰藉令黃面碧眼觸此亦當捧腹絕倒況奴奴者乎以宗門向上事不涉玄途尊貴無匹即以尊貴自居猶是奴兒婢子呼爲頂墮況種種意想攀緣流注諸行耳雖然少年比丘何爲處此常憶昔有富主性不易事唯一奴（初二毛）當心其晝主極欲以使奴奴苦無當其夜主夢爲奴奴夢爲主亦極欲以使奴奴亦無當然夢覺等而苦樂異復何怪哉今此比丘將以白晝之奴求爲夢中之主其所供十萬多衆豈亦白晝之主將爲夢中之奴耶噫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比丘知此可以滴水供養十方恒沙世界諸佛衆生受用無盡矣何區區十萬八千爲其無以限量心自劃如來無量境界也

壽昌語録題辭

壽昌老人生平行履唯放身捨命於空山寂寞之濱墾土地博得滿腔氣息尋常發撒向人天衆前如撾毒鼓使聞聲者聾中毒者死而中毒者幾何人哉憶昔黃面老子在靈山會上領一隊懵懂漢逐日著衣持鉢沿街過巷乞得一摶冷飯歸來飽餐後洗鉢收衣趺坐而坐閒打葛藤如此以爲家常過活若是者三十餘年而人天大衆曹然畢竟不知所爲何事偶於一日被空生麤破遂發歎曰希有世尊世尊見其眼目動定遂爲盡力胡亂

一上直使空生纖疑盡淨命根勦絕而後已故空生感悟切心涕淚悲泣痛哭稱歎而不容口至此黃面老子氣悶少舒始不負從前一片婆心今觀壽昌鑼頭大似黃面衣鉢此語不滅靈山葛藤當知此話大行如毒鼓聲不知中其毒者能幾何人至其感悟流涕如空生者又不知能得幾何人也諺語有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後之讀此語者若作言語話會則有負壽昌若不作言語話會則有負自已若兩不相負當於未舉已前把鑼頭處薦取始得

跋可禪人行脚卷

昔法照齋次見萬佛菩薩現形於鉢中不知何以故乃問僧云此五臺文殊化境也遂發足履五臺願見文殊乃至果見文殊授以念佛法門照可禪人先從雲棲得念佛三昧今欲往求文殊印證則可倘問南方法衆不可被前後三三當面瞞却也

又

照可禪人初住黃山以華嚴爲業所謂於一塵中入正定也今從他方起處欲破塵出經將誅茅於西湖之上意須長者揷一莖草老人直謂之不然以無礙法界遇緣即宗隨處具足但稟明於心又何假外耶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一

音釋

鄣 裴古切障也 緬 音勉遠也 酵 居効切 釅 白莽切 碴 諸深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二　輒二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題壇經首示智境禪人

從上佛祖爲生死大事出現世間靡不大捨身命歷盡艱難自萬死一生中來觀吾本師和尚釋迦老子曠大劫來爲此法故捨頭目髓腦不啻恒沙即此番出頭猶向雪山凍餓六年以至馬麥金鎗何所不受剛剛博得四十九年粥飯氣息而已猶未見有奇特處且又末後惹得一場笑具至今流布寰區乃教碧眼特特西來把作實事瞞他神光誤墮一臂及至老盧俗漢子被他一語調弄刺向黑漆桶中悶絕至死者又不止萬萬也自黃梅夜半放下腰間石頭拾得一些子破落索當作奇貨豈料被他累至於死者又萬萬矣且幸自獵叢跳出滿目羞慚每每向人申說平生負墮處即以太虛爲口猶吐露一點不出直令話柄流落江湖傳者又爲實事悲哉余亦爲此法故上干宸怒實出九死幸爾絕處再甦蒙恩貶雷陽以萬曆乙未冬日出帝都冒雪南行至白下携弟子智境如廣作形影及至雷陽瘴癘大作飲者萬萬無完人余與從者俱冒毒癘病而廣竟不起境則再死而復生苟非仗諸佛神力加持及自願持之蓋萬萬無遺類矣境病稍瘥余即遣歸廬山省乃師且以償萬頃湖光千尺瀑布以洗未盡習氣也臨行無以爲屬案頭爲拈此卷遂以付之將見古人大死後如此消息但非真死者莫可得境當持之於孤峰頂上萬丈巖前試在措手處定當看苟能真箇大捨身命如

古人則不但不負老人今日之事抑且不負自己萬劫千生種來最勝金剛種子也爾其勉旃無忘所囑時萬曆丙申長至月十九夜燈前記于五羊東郭之壘壁間

觀楞伽記略科題辭

科二

科以分經從古製也昔道安法師以三分科經時人譏其離析經義及親光論至果以三分斷其全經時乃歎其雅合益經經各有綱宗科乃提綱挈要使觀者得其要領庶離言得意而悟入之令捨筌蹄殆非支分節解逞臆斷也後之義學昧於離言之旨各恃己見駢枝其說以取謗法之愆使學者莫之適從正所謂以多岐亡羊耳楞伽以離言說第一義爲宗文博義幽舊解但科其文而未盡揭其義於通途一貫之旨未暢使觀者徇文而失義以致修心三觀不得其門而入雖古今講演流通盡大地而依之造修者鮮知其要有負如來開示正修行路也今予妄爲通議直欲發心條貫使學者一覽便見指歸其略科但先撮要義以示文外之旨使知問答來源融會一貫了然心目冀可忘言得義不以文句爲障礙耳然即此已爲剩法後之學者切不得以此爲欠而更增益其說自取謗法之罪不淺矣萬曆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沙門德清題於五羊之青門望壘間

科三

題金剛經注解後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懷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鑒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

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衆生之佛性即般若之眞智也且此眞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了此悟之易故稱爲頓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悟無生是多刼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即了然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益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爲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蓋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源融會一貫了然心目冀可忘言得義不以文句爲障礙耳然即此已爲剩法後之學者切不得以此爲欠而更增益其說自取謗法之罪不淺矣萬曆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沙門德清題於五羊之青門壁壘間

三

題金剛經注解後

佛性之在纏如珠之在懷水之在地然雖固有不指不知不鑒不得也是則善友知識乃指珠之人無量法門特穿鑿之方耳豈實法哉如來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者乃衆生之佛性即般若之眞智也且此眞智吾人本自具足曾無增減正猶衣底之珠本無明昧地中之水源有淺深此其法無頓漸悟有易難由根有利鈍障有厚薄耳上根利智障薄德厚者一觸便

了此悟之易故稱爲頓如六祖大師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頓悟本有便悟無生是多劫般若緣熟當機一觸即了然自信如披襟見珠原自本有不假外求此豈易見哉嗟乎人者無明之地堅固法性之水益深疏鑿之功未著求其乘順流而歸智海益亦難矣是以聖人不得已而施設因五性而立三乘循利鈍而開頓漸此八部般若之談猶爲創入大乘初步而此經者特八部之一所稱金剛取其能斷耳益直指當人佛性堅固不壞室徹信不疑臨濟初入黃檗之室三度突棒正似靈山三十年前弟子也及從大愚處命根斷後再見黃檗便能道只爲老婆心切一語此正若空生冷地看破世尊便歎希有時也嗟乎自古師資授受之際誠不易易所謂

見過於師方堪傳授似水投水如空合空親空生對世尊時莫道不疑只是就世尊舉揚處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比未開眼時天淵矣此須在空生分上大似畫蛇添足且喜見空生肝膽如空生見世尊處不異如爲幻人歌者擊節耳善侍者執持老人二十餘年其爲日用舉揚此事不減靈山而從患難艱虞又與空生遠矣若此心不似空生見處何能消受種種苦惱耶時以魔業繫芙蓉江上一葉舟中寒夜書此付之大似寒空鴈影耳

物不遷論跋

予少讀肇論於不遷之旨茫無歸宿每以旋嵐等四句致疑後有省處則信知肇公深悟實相者及閱華嚴大疏至問明品譬如河中水湍流疾奔逝清涼大師引肇公不遷偈證

之蓋推其所見妙契佛義也予嘗與友人言之其友殊不許可反以擊公爲一見外道廣引教義以駁之即法門老宿如雲棲達大師諸老皆力爭之竟未遇其說予閱正法眼藏佛鑑和尚示衆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遷義州以兩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不取於相見於不動去法眼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徧金烏飛玉兎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云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然趙州法眼皆禪門老宿將傳佛心印之大老佛鑑推之示衆

發揚不遷之旨如白日麗天殊非守教義文字之師可望崖者是可以擊公爲外道見乎書此以示學者則於物不遷義當自信於言外矣

重刻佛頂首楞嚴經跋

首楞嚴經者乃無上頂法文該三藏教攝五時徹迷悟之根源究聖凡之要路眞修妙門無尚於此故參禪之士不入此法則正眼不明探教之徒不通此經則重關莫闢自入中土解者固多而通途大旨總未究竟近有邪解之徒甚至曲引玄言以附外論壞正見世莫能辯爲害非細荷擔慧命者爲之寒心頃楚萍圓上人久居穆章攝受有緣深悲邪見之熾難拔乃集緇白法侶捐刻本文梵册將以豎正法幢冀諸有志法門賢哲之士深究

佛意不墮闡提則法海津梁此爲帆楫其護法之功豈小補哉敬題此以爲先唱

刻起信直解題辭

此論乃禪宗關鑰爲大教之宏綱也親教者非此無以知宗要參禪者非此無以開正眼實性相二宗之指南也文簡義深法界一心理事因果修證頓漸包括無遺故法門學者捨此而求悟入是却步而求前也賢首舊疏精詳委悉而長水記亦浩瀚無涯淺識者茫無歸宿予先取本疏略去繁科纂成疏略業已刻行時爲初機指點猶以爲艱故復用疏義隨文直解貴在一貫不假旁引枝蔓而一心真妄迷悟之義了然畢見如眡白黑其實祖述前意不敢妄越但取隨文易會不煩鉤索而直達本源以爲新學之一助云

刻百法論八識規矩跋

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爲入大乘之門也以佛說惟心唯識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爲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爲百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爲頌四十八句可謂至簡至要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衆生迷一心而爲識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若親教者展卷則見文字遮障而不知所說皆自心本有之佛性參禪者抱持妄想盲修瞎練而竟不達生滅根源是皆不知此論之過也然論約剛五百言而頌止四十八句統收一大時教世出世法無不該盡若教若禪無不揭示正修行路學者有志不費期月之功而通徹無遺嗟無志者不能潛心於此而甘爲愚蒙可不悲哉此論古今解者多

引識論本文初心難入且不便於俗諦故予取其義而變其文以便初機使其易入文似闕而義實具是亦隨順說法非敢妄損古德成言以取謗法之愆也

書四十二章經題辭

此經乃吾佛世尊初成正覺所轉根本法輪也其旨以一心爲宗故曰識心達本號爲沙門以斷慾出塵爲用故曰離慾寂靜最爲第一又曰愛慾斷者如四支斷以略爲教相以醍醐出於乳酪而無上佛果皆本於眞妄一心也良由心爲法界之本欲爲衆苦之源今將離苦得樂故以斷慾爲先世出世間修行之要無外乎此故爲根本法輪也孔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且順親爲孝敬長爲弟吾佛亦曰孝名爲戒孝順三寶父母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豈非以隨順覺性而爲復性之本耶嗟乎一切衆生皆以婬慾而正性命顚瞑於此其來久矣然性與欲若微塵泥團耳苟非雄猛丈夫以金剛心而割斷之可以出大苦得至樂乎孔子曰人有欲焉得剛不剛則於此法門猶望洋也是以吾佛出世最初說此離欲法門是猶痛處劄錐耳故經中以此再三叮嚀致意焉凡學佛道有志於究明此心者捨此而言行是猶却步而求前也

題十六妙觀後

十六妙觀始因韋提希夫人爲逆子阿闍世王所苦求佛哀救故佛親詣幽宮放眉間一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夫人自擇隨願往生夫人獨愛西方極樂世界是以世尊特爲說此十六妙觀以爲往生之資但得一觀成就必

得如願是故淨土一門最爲超脫生死之徑路古今造修而取證驗者不可勝數或者槩以爲中下根設非也佛以一光頓照十方佛土了然目前豈中下根人之境界且一生頓脫無量劫之生死豈中下根人所能哉嗟乎末法人多妄誕但縱口耳以資談柄雖上上根人何益耶語曰藥不必扁鵲之方愈病者良況法王親垂證驗之法門韋提已效之妙行修行捨此而別求玄妙非愚即狂實是自作障礙耳悲夫吾徒沙門釋子身既離塵而心源混濁日夜馳想於五欲場中曾無一念回光返照於自心且又妄談般若輕欺法門甘心泥犁而不省者豈不悲耶門人某請益老人特書此頌以爲淨業之資將期實行實證庶不負此生出家之行脚事耳若捨此法門別求向上則佛豈誤人而永明大師又豈欺人耶

題諸祖道影後

諸祖乃傳佛心印之宗師也憶昔世尊說法靈山常隨弟子千二百五十人及佛未後拈花迦葉破顏微笑遂傳心印爲教外別傳之旨是爲禪宗二十八代至達磨大師遠來東土六傳而至曹溪下有南嶽青原以分五宗由梁唐至宋元得一千八百餘人皆世挺生豪傑之士塵垢軒冕薄將相而不爲故歸心法門一言之下了悟自心使歷劫生死情根當下頓斷遂稱曰祖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嗟此末世去佛時遙既不預靈山嘉會而此土諸祖出世又不能親近入室故沉迷至今而不返者亦可悲矣久聞大內藏有歷代諸祖

道影新安高士丁雲鵬者丹青之妙不減僧繇道子偶得內稿本八十八尊達觀禪師命畫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嶽曾儀部金簡居士請歸湖東觀察備兵吳公生白一日過訪隨喜見而歎曰此真光明幢也會荊門畫士史寀善肖像遂命臨一冊竊觀公丰彩高遠有翩翩出塵之度故望影而歸命葢亦曾親近入室中來昔裴休見壁間高僧真儀問黃檗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檗呼曰裴休休應諾不覺諤然遂大悟予想公夙種般若深根悟心不在裴丞相後故為集諸祖略傳名為贊以致公將為家傳心印也

題所書佛心才禪師坐禪儀後

余每向學人說修行法唯教以放下妄念撇脫情根不隨生滅心轉如此二六時中一切遇境逢緣逆順關頭愛惡貪瞋習氣發時當下一念回光返照決不為他遮障遷流一口咬定如咬鐵釘相似如此是謂具金剛心名為狼心漢即此可名參禪人手段如力士打拳渾身上下左右都照管到一些滲漏不放空如此乃可謂善用其心是為勇猛伶俐衲僧此老人尋常以此一段說話示人恰似十字街頭賣平頂冠一般數十年來空受了許多起早睡晚不曾博得一文錢買冷飯喫今日看來不如才老佛心禪師說坐禪儀大似狀元郎教童蒙上大人丘乙已相似如此工夫東道不少果能學得不怕不到狀元地位回看老憨依舊還是一老骨董也具出世志正好放下心腸依此老樣死做一番豈不

以今日此一片紙作破魔軍出生死一道符驗耶快恭快恭

題寶貴禪人請書七佛偈後

此七佛偈乃佛佛傳受心法也一大藏經千七百則公案乃至一切衆生日用現前境界以及蠢蜎蛸飛凡有識者皆向此中流出自有佛法以來聞見不少而知之者希但益多聞增長知見未有一人能向此中著脚者洪覺範禪師被放海外無佛法地寓於廢寺破壁間見一毘舍浮佛偈範持之久自云平生學道獨於今日得大歡喜方到休歇安樂之地由是觀之佛法信乎無多子學者政不在廣見博識增益多聞障耳昔山谷老人善摹寫大書凡有以佳紙精素求書者必書此偈以遺之足知古人於此中得真意者別自有解脫門非言語可到也余於辛丑夏日病起趺坐藤床寶貴以此紙求書七佛偈余是夜夢侍一偉人作書余初握管自書有矜持狀其人笑謂之曰書法政不爾字始於蟲文鳥跡原非有意求好也余在夢中觀其用筆之妙運動之勢非凡情可想象者覺來猶恍憶遂乘興書此乃學夢中人也

又

余始學佛法謂諸法如夢幻觀乃入道第一妙訣枯坐山林三十年來未曾離此一念今觀此卷恍如夢寐以此印心則諸法皆然即此而推水月鏡像空華陽燄種種境界頭頭皆解脫門也嗟嗟塵俗中人欲以有思惟心不清淨見求入諸法妙門難矣自無受用地安能令人歡喜乎後之觀此卷者能作如是

觀不獨入書法亦可入佛法矣寶貴裝潢卷成見有餘地復作書尾

又

余每謂此七偈乃佛祖相傳心印也極喜書施諸方不下數百幅矣往往自爲題跋以示(十三)爲禪門關要但未知翻譯來源今於護法録中見宋公此跋足爲禪門千古公據故併書之以曉近日叅禪者懷增上慢不親教旨之輩爲秦鏡云

丁右武大叅浮海四詩跋

聞之古人有言曰兕虎不能撓其神獵士之勇也蛟龍不能動其色漁父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達人之勇也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海内識者皆以右武剛腸直烈雄才大略稱知已余觀右武當百折之餘投之海涯曠然不恧於色及赴廣海戍度崖門風濤大作桅折蓬飛顛覆萬變傍人束手公方倚舷詬詩諸豎子羣起而譟曰舟覆矣公曰且住且住待我詩成頃四詩剛成而舟膠於沙遂得無覆公乃大笑曰豎子幾悞乃公詩意此豈剛腸直烈雄才大略所可及哉是有大於此者率然臨之而本體自現在公寢處益亦不自知其安也故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此之謂歟予因爲公刻此詩於海珠而書其後如此

爲右武書七佛偈題後

七佛偈乃從上佛祖授受心印也古人悟此者如大火聚一切死生禍患情塵燦然不可攖觸是稱雄猛丈夫秉般若鋒執金剛慧者也右武居士賦性如此豈非多生習此法門

乎余同難行間相與旦夕遊戲以法爲娛偶索書遂以此狀其本色

得包公硯書心經跋

往閩包公守端州一硯不留之說視爲漫談及子來粵詢之父老云昔包公治端革貴硯之弊偶得一美者携之歸過羚羊峽口風波大作公云吾生平無愧心之事無虐民之政何以有此因視其硯云豈山靈悕此物耶遂投之水中風波乃止自後時時光怪發於水上爲漁人網得之自爾光怪不復見羅生持此硯至余撫摩良久喜而歎曰神物隱顯固自有時得欣賞者亦非偶爾語曰至誠可以貫金石視此頑石包公心光能煥發於此況般若所熏乎其歷千劫而不朽者宜矣因試墨遂書心經一卷以付羅生

題東坡觀音贊

曹溪云佛性無常紫柏跋東坡觀音贊亦云苦樂無常然苦樂乃佛性之變也聖凡又苦樂之聚也以佛性有受則苦樂以之不受則聖凡泯矣斯則佛性隨苦樂現故衆生之苦樂以不受者受之則知苦樂者苦樂所不到也衆生有苦以不受者而呼則同不受者而應如空谷答響人若以不受者而遇苦則如湯消氷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何假他力哉是則受以不受爲母生以不生爲君重生知所重則超苦樂而生爲贅矣

題鬼子母卷

我觀鬼母愚癡無比秖知貪他不顧自已已之所愛不捨一絲如何於他絶無慈悲一切母子本同一體若能等觀癡心早止若非如

來拔其癡根直至窮劫尚墮沉淪縱有神力總出瞋癡用不得處方乃自知愛力極處癡心頓歇覆湯爐炭當下消滅

書元旦大雪歌跋

予昔同黃龍潭徹空師居五臺叶斗峰前之龍門時冬大雪風捲埋屋積丈餘擁衲對坐只覺夜長及起開門則雪堵矣急撥火取燈相視而嘻將謂活埋適北臺主人探而知之乃領行者數十操作具裹乾糧而來救除隧道而入入門相見其樂融融如在黃泉之下也自予放嶺外二十年中每一思之頓破炎蒸毒熱者仗此一念冰心也頃予逸老匡山初得憨宗珏公指五乳以棲之公乃徹師之的骨孫公視予如若翁子每一見公即如對徹師於雪窖時也天啟改元歲旦大雪三尺萬山連凍不減窖中予自別五臺三十餘年未見此境故感而為之歌即以書似珏公益不忘徹師相與死生之際也今珏世黃龍之家聲能靈現前事事皆從乃翁忍凍餓中來則何熱惱之不清涼何道業之不成辦哉諺語有之創業非難守業難苟知祖翁田地時時耘耨不致荒蕪則知我本師釋迦和尚百千萬劫捨身命財在雪山六年凍餓博得四事供養以貽兒孫吾徒日用所食粒米莖菜皆我本師之通身毛孔滴血也審此又能甘心虛度此生乎然因寫雪詩而及此者大似因漁父而得見大海波濤也公其志之天啟元年立春日

題從軍詩後

雷陽正當南極東坡題曰萬山第一所謂水

窮山盡處也形家稱爲盡龍故古之忠臣義士被謫者多在於此氣使然也寇公居之未久至今父老佟談昔東坡謫儋耳子由亦遷至而西湖遺事寇公有祠蘇公有亭山川之勝景物依然然僧來戍者昔宋之大慧徙梅

卷二 十六

陽覺範戍珠厓嚮二老去余五百年矣今余蒙恩遣至此益亦上下千載奇事惟我聖朝僧戍者獨我始祖南洲洽禪師爲讓建文駕獲罪成祖赦之以其弟子德録戍於此尋即放還及某二百餘年矣頃亦爲國祝釐獲罪而至此豈無謂哉余至主於城西古寺坡公亭中士子爭談坡公如昨日及訪覺範故事則杳然矣天南風物迥異中洲四時之氣亦不與天地準如乾之純陽變而爲離離火方也萬物皆相見鬱爲炎熱豈爲文明人但見

卷二 十七

景物之鬱不見通暢之妙故於文章詞賦不能盡其造化之微余初至時遣歲厲遂於此中注楞伽經自謂深窺佛祖之奥益寔有資於是也向不求工於詩自從軍來此詩傳之海内智者皆以禪目之是足以徵心境混融有不自知其然者由是亦知古人之詩妙在於情真境實耳紫垣君侯出册命書之聊書之以供覆醅并發一笑

題十二首臥病詩後

沙門從戍昔亦有之如大慧禪師戍梅陽冠巾説法寂音尊者戍崖州箋註楞嚴二大老以如幻三昧處患難如遊戲子少年驅烏烏時即知其事想見其人不意子年五十時亦遭此難蒙恩賜謫雷陽其地益在二老之間自慚非其人也然恒思其風致初至戍所即

註楞伽益有感焉所寓之時與境未審較昔何如而以僧體慧命爲懷一念保持兢兢弗忘自謂禪道佛法不敢望二老門墻至若堅持法門孤忠耿耿實有嗢雪吞氈之志而山林故吾之思形於聲詩者眞繫膺足帛書也千秋之下讀此詩而想見予者能若予之想二老乎嗟予老矣書貽侍者廣益持此足見家範也

六詠詩跋

佛法宗旨之要不出一心由迷此心而有無常苦以苦本無常則性自空空則我本無我無我則誰當生死者此一大藏經佛祖所傳心印益不出此六法總之不離一心若迷此心則有生死無常之苦若悟此心則了無我無我則達性空性空則生死亦空殆非離此心外別有妙法而爲眞空也從前有志向禪者多槩從心外覓玄妙於世外求眞宗所以日用錯過無邊妙行將謂別有佛法殊不知吾人日用尋常應緣行事種種皆眞實佛法也但以有我無我之差故苦樂不同而聖凡亦異端在迷悟之間耳以我爲衆苦之本也明府索書禪語故録舊作六詠詩復記其事且爲他日證此法門之左券云

書懷李公詩後

右詩十首作於乙巳長至月望明年丙午孟冬時在曹溪喜重修祖庭翻然一新禪堂乃六祖大師說法南嶽青原諸大祖師安居之所世代變遷化爲鼠壤狐窟今余力求以復舊制規模軒豁不減昔時而經營佽助則林叅軍知足居士一力以肩之也因思昔日東

海莊嚴妙麗將興法道之際而余遂嬰難放流嶺外豈意又復幻此道場以開幻衆作如幻佛事度如幻衆生耶況蒙恩詔湯網大開當初執縛之始即今解脫之終一期周圓平等無二所謂東方入定西方起比丘身中入

（卷三 十九）

正定居士身中從定起是名方網三昧者非耶余今難忘李侍御公最初一念歡喜心適遂書懷李公詩以付居士以是見區區不爲險難傾奪不爲境界遷移不以殊形異趣不以去就介懷不被惡魔之所搖動者如此非夫踏忍辱地坐寂滅場者何易致此哉箇裏機緣又爲老人傳家之秘殊非文字所能述居士其能得此乎

書山居十首跋 此詩書於入滅十日之前乃絕筆也

此詩蓋作於匡山五乳在壬子春日也侍者深光即以此卷請書老人慵於筆硯故束之高閣及復之曹溪濵行付侍者廣攝持來藏之久矣癸亥秋九月光以書來省因督攝未完時老人以足疾舉痛且苦於應答攝乘間頻請老人因念老矣恐作未來之欠故勉強力疾書之以歸可謂爲憐三歲子不惜兩莖眉豈非婆心哉若以詩字觀之則辜恩多矣

時癸亥冬十月朔日

紫栢老人觀病偈跋

紫栢老人居常以無性義示人如弄丸之手觀者莫不心駭目眩此指自雪巖中峰諸大老後知者尠矣惜乎道與時違未遂振起之願此老人生平之所苦心者嗟乎哲人往矣後生晚輩安能復覩宗門之標格乎峨嵋海默禪人持觀病偈子見之不覺潸然泣數行

下手罕依然寶之當作光明種子也

書范蠡論後

此論蓋予於己酉秋日舟泊珠江之濟李參軍以范蠡歸湖圖請贊余因是有感而作也嘗謂古之文人評論古人物若三蘇之作燦然槩不及此何哉是知求知己於千載之下古人所難而期有旦暮之遇者非偶然也蠡之心固難見以予言而發之則蠡亦將瞑目矣奚有古今去來哉余謂丈夫處世抱超世之見者必不易見知於世故龍與麟舉世三尺之童皆知其爲神且瑞此約不見而爭誇之也即旦見龍人將以爲蛇蟒一出必見災於虞人又何怪哉余居曹溪之十年蓋嘗一龍一蛇矣唯不免一災時有匡人之圍者兩旬當己酉寒露降霜之候清夜興發侍者某

偶於篋中檢出此素卷余乘興捉筆其論適在案頭遂書之俾識其意如此

題書法華經歌後

余少時即知誦此歌可謂深入法華三昧者每一展卷不覺精神踴躍頓生歡喜無量往往書之以貽向道者頃來曹溪爲六祖整頓道場業將十年忘形從亭百廢具舉山門改觀不意魔僧內障自壞法門顛倒狂惑搆訟公府以致予羈棲郡城悠悠二載時在郡歸依護法者獨黃居士二年一日朝夕無間祁寒暑奔走不爽毫髮予因感昔覺範禪師遭海外親知朋友鳥驚魚散獨胡强仲一人爲之周旋送至韶陽師爲序以別之即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今予以流離患難之身子然處汚辱是非之場有居士爲之木舌公庭

之事了然如揭日月此緣豈淺淺哉今事竣將行予乃爲書聽誦法華經歌一首以貽之令其誦習以結法喜之緣且以此紙傳之子孫使後世亦知乃公能與憨山老人眉毛厮結即以此善根福及子孫世世享之可謂不虛此會良緣矣故併記之

又

予放嶺外親友疎絕如隔天上萬曆己酉夏日大都慈善寺長老義天孝公特來相慰於曹溪松下一見悲喜交集如異世人也憶予昔乞食長安時過公宣明室洗滌客塵今在炎荒火宅每一思之頓入清凉地當茲塵土欲求滴水盥身心豈易得耶秋初予有事於端州因拉公同行登寶月臺納凉旬月復之五羊食鮮龍眼飽食而歸信可樂也舟行北風泝流艱澁公出此卷乞書遂寫此歌公還日令諸弟子一一如盤陀石上之僧誦白蓮經以爲常課不唯不負修雅則老人八千里外猶然如在月明松下側耳聽誦時也

題雪浪恩公所書千字文後

予與雪浪恩兄生若同胞少共筆硯予嬾且善病竊慕枯禪兄苦志向學無論刻意敎乘即遊心藝苑博問强記食息不倦染翰臨池晝夜無間者二十餘年及登座說法迥邁前修而辭翰擅場亦稱二妙我明二百餘年緇衣之駿指不再屈此予生平心服而敬事者自愧福輕業重至老猥携惜兄耳順之年竟成千古嗟余苟延七十無補法門偷生何益予隱居南嶽非石禪人携此卷來予一見之不覺興悲三復長歎嗚呼其人往耳手澤如

生覩此端若寂光覿面也

題筆乘顧賓幢居士事後

記云金陵顧賓幢居士名源字清浦少豪儁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迥絶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修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會社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香三日始歇居士嘗手書數絶句余令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如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香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飢明珠不換黃齏美漱吐光爭日月輝鳴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

兩峭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鑱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葩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

布髮曾爲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男兒有志投踪跡瓦鉢依稀在手中此焦氏筆乘所載也余韶年聞寶幢居士初爲諸生時氣甚豪宕才情敏捷中年一旦盡棄所習遂長齋繡佛前搆一小樓獨坐其上唯小童奉香花淨水家人女子絶不見面親知杜絶往來居然一深山頭陀

也每夜五更擊大木魚高聲念佛居士家近市多屠者有一惡少年每聞魚聲即起宰殺一日遲責其妻妻曰道人打木魚念佛爾聞殺牲自不悟乃責我耶少年即折刀杖改心爲善一時屠兒回心者衆士曰我抱木魚終夜打驚回多少夢中人予年十九依長干西林祖翁出家雲谷先師當代法眼也住樓霞與居士往來特密即乘中所云名僧者師爲予談此事因問居士何如人師云今時龐公也一日偶與同儕閒行松園望見一道者入山門貌清古而雅甚閒閑如孤鶴翔空超然塵表及近而觀之其目不瞬若無意於人間世也余驚喜曰此何人斯若是之都也識者曰此寶幢居士也余欲作禮而懼焉乃隨而視其所之則見其入寺殿廊之披門禮如來

舍利塔也余竊觀之五體翹勤懇倒不可名言及觀塔殿巍峩入雲五色相鮮返照回光赭如寶錯忽悟此境殆非人世也而猶未知所以然既而余問雲谷先師師云此居士觀此作西方淨土境將以資觀行耳自後因先師而得入室焉及臨終時與先師同數名僧相對念佛數晝夜懸西方境於室中余隨衆中正作佛事時居士內人報云滿宅閒蓮花香衆皆驚喜居士恬然無異也此筆乘所載皆余目擊其事也居士有子皆諸生素不信佛至是乃涕泣牀前叩首而請曰父即超生死居淨土豈不念及兒孫輩作度脫乎何無一言相囑居士笑曰汝輩將謂我生耶死耶而獨不觀於日乎日出于東而沒於西是果沒乎果不沒乎吾之生死亦猶是也拈筆書

此擲筆瑞然而瞑此余所親記乘不及此一日偶晨乘簡見此因緣遂感而更筆之且以告知言者

題南皐居士書萬法歸一卷

從上佛祖原無實法與人就向衆生妄想夢中一椎打破使其回(轉二)地一聲忽然夢覺兩眼睜開回視夢中境界了不可得若於不可得處措心亦是夢事由是觀之豈有一法可當情耶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此則名爲觀自在故云離相離名不墮諸數若喚作一則墮之又墮矣南皐居士潛符此道受用自在益已有年切念知音者希特拈古人此則公案往往舉似示人欲人自知落處觀者若向居士未舉以前快便薦取猶在半途若更向萬法一法上圈圈大似癡人面前說夢慧菴主久恭居士時入方丈聞說不二法門益已習熟且道此則公案與維摩默然處是同是別恭

題圓覺頌

鄒太史公世講陽明之學其子子徂得家傳衣鉢癸丑春謁予於五羊之青門問西來大意予令盡屏胸中宿習知見默坐七日乃爲發藥子徂一聞頓契忘言之旨自信向墮光影門頭躍然而歸及余之南嶽得乃兄子尹書來企稱子徂悟脫近不幸往矣予愴然心悲者久之及予逸老匡山越九年辛酉冬乃郎育侯寄所著圓覺頌一編予閱之是知子徂雖長逝端然未出大光明藏可謂深種般若正因矣倘天假之年其所造詣未可量也惜哉

題幻予本公塔銘後

幻予本公先參本師雲谷和尚與予同條生也辛巳歲相晤於五臺見其道貌清臞弱不勝衣其心如大地有荷負衆生之力故能忘身爲人未嘗一念存我相也以善醫視病僧至割肉爲劑可知已予坐氷雪中一日凍餓而死師急抶而生之予則以醫王頌公別來三十餘年公入滅廿三年矣向以刻藏因緣故留靈骨於雙徑之寂照丙辰冬予以達大師入塔因緣至公之上足果公亦乘此葬之予是得以爲公卜地厝骨入土噫此大奇事豈非宿緣哉讀洞觀居士爲公塔銘恍如坐金剛窟對談時也乃詩以挽之曰寒巖凍餓有誰知絶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窺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念茲山爲東南法窟八十

八代知識說法其中公何夙緣得從達大師後究竟歸寧於此愧子與公同條生不同條死安能得此一掊土覆枯骨乎想公將來出世不知爲何代主人倘得宿命必見老朽於餘夜篝燈書此語也

廬山金竹坪千佛寺接待題辭

廬山甲江左之勝自晉遠公開山及唐宋諸祖說法道場獨勝於天下其山形似水上青蓮而金竹坪宛坐花蕊昔爲荒榛近日恭乾法師結茅單棲弔影寒巖其徒續芳聯公苦心竭力以供事之每行乞郡城日往夜歸風行露宿飢寒困苦靡不備歷不十年開荒闢土始建屋宇而乾師謝世聯公守其遺訓忘身堅立遂成叢林三十年中與衆同甘苦共臥起粒米莖菜不私作務以身先之至今老

矣坐長連牀絕無寢室眞得古人匡衆之體故十方衲子至者如歸然公不以佛法禪道標榜唯以一味平等慈悲以法門爲心未嘗以粥飯氣息皷諸方矜已能此又深得無我三昧者是故親近隨喜者無不觀感而心化也每歲食指數千計公澹然無懷不以四事爲已憂不專化主但在叢林少有願心者無不自肯奔走効力行乞以募十方風聲感召歲計亦未嘗少缺此又深得吾佛隨緣之至教當此末法諸方建立其人或指難再屈也

老人適來隨喜讚莫能窮且見諸行者行乞歸來絲毫不昧因果不負檀越信心諦觀諸方幹蠱叢林之行人亦未有如此之眞實者此蓋主者眞心所感以致龍天響應非偶然也老人感念無已故槩書此以告諸檀越至若四事供養七寶布施如須彌山亦可消受自有大心菩薩在非老人所敢必也

題臺山竹林師卷後

老人昔居金色界中獨與竹林老漢眉毛厮結臨行將把糞埽篇子委托叮嚀爲作曼室奴郎別今三十餘年及老人業遷炎荒已二十餘年雖萬里相懸出息入息未嘗與這老漢絲毫相隔今忽見此卷竹林老漢身在老人眉毛上放光照曜誰謂這老漢入滅殊不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臺山入定匡山起正是這老漢家常茶飯且道竹林來也好著爲諸人依前埽糞學人持此日用一切處不許汚却掃柄始是知恩報恩

題壁光童子沈大裕傳後

衆生本有佛性名般若具大光明常然不昧

良由無始無明故昧而不覺無明深厚故常寢生死而不自知所以菩薩修行但以智慧光照破無明即爲出生死時也故修心之士名爲習般若行世之人智慧明利者從般若中來發而爲忠爲孝性使然也以至死生不

見去來之相者常光然也觀沈童子大裕出世八歲種種云爲皆前世習般若行至臨終一念炯然常光不昧此般若現於方死之際足見般若强勝之力也嗚呼觀此豈墮生死之人耶而父母以愛視之是返轉般若爲生死根豈不爲童子所笑乎本以見度而更見累自負童子來意多矣丁巳三月六日其父爾侯居士以此傳相示憨山老人題之以此是以楔出楔也童子有聞定發一噱

題血書金剛經後

此經乃華亭康孟修妻張氏安人刺血所書者安人王司馬公元美之甥也公之姊適張氏生安人早逝王太夫人自育之幼延女師習詩書工翰墨事康母嫡居廿年敬順如一日天生篤孝雖産富貴之室性澹泊不事鉛飾康母老年奉佛益謹禮達觀大師安人從事齋素喜捨王太夫人命司馬公兄弟視安人如已子所分家資以萬計皆悉捨爲福田歸心淨土如蓮花中人晚年刺血書此經一卷臨終命舉家高聲念佛連日夜安然而逝余被放嶺外康君弟季修與余爲方外交頃入粤孟修走書以安人所書此經屬題予觀其手澤端嚴精楷筆意師古纖毫不苟絶無軟暖氣此亦丈夫所難者撫卷三復喟然而歎曰斯益心光流溢也夫般若名智慧乃一

切聖凡均賦而同稟者諸佛證之爲金剛心地現爲神通妙用衆生迷之爲生死根本發爲妄想塵勞性同而相異若欲轉塵勞妄想而爲神通妙用非仗般若勝力不能也故曰若有能信此經者已於無量億佛所深種善根由是而知安人生乎住世猶如蓮華處淤泥而不染篤信三寶諦奉此經受持不疑自非多生久習般若純熟何能精進之若此悲夫世人咸稟靈明之智負此丈夫血肉之軀但恣貪瞋造無涯之黑業以取沉淪苦趣者多矣誰能灑滴血於智海而與法性同流乎金剛以不壞得名文字般若即法身常住光明赫奕照耀無窮所謂金剛種子歷劫不磨豈直爲傳家寶已耶

題朱太史修南潯報國寺疏後

湖州南潯報國古刹始建於宋五百餘年殿址久矣緇白過而不問無唱導者寺沙彌某發願重修誓斷一臂以堅衆志朱太史爲文以記之寺僧持過徑山予三復之大有感焉謂帝王陵墓多屬丘墟而佛刹雖頹尚在即金谷銅駝類可知矣諺云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誰氏之子能守數百年之業者乎抑有後能如沙彌之捨身世業而重輕者乎經云佛刹堅固金剛所成以有龍神守之弟子世之推原其始皆衆施資財即千秋不泯以較世業之久近皎然明甚人皆知沙彌斷臂誓興佛刹殊不知沙彌一臂爲衆檀那世守不朽之業也明哲君子能捨不堅之財置堅固地則後千百年功德不朽賴沙彌一臂以守之尤勝子孫伯什也況福量如空乎公云荒塚

賴佛寺以久存誠爲法眼子知達人先唱則衆起而響應觀此金刹立成當若天帝之拈一莖草即是沙彌現千手眼也

題華山隆昌寺銅殿二碑文後

予友妙峰師早從法界觀入道故生平建立普從普賢行願法界心中流出無論一往功德即銅殿因緣可見矣以峨嵋普陀五臺三山乃三大士菩提場爲真丹利生最勝處各範銅殿一座以奉尊像其南海偶以緣阻遂置於金陵之華山蓋賴聖祖寵靈故感聖母聖上洪慈爲布金檀越得與三山並緣亦希有其莊嚴妙麗殿堂廣博予以業力遷訛未覩贍禮適於焦太史黃祠部二宰官碑文毫端三昧具見一毛端頭現寶王刹詎不信歟三災彌綸行業湛然蓋願力所持當與法界等矣

題盂蘭盆眞慈達孝卷

經云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以釋迦多世修行之時皆是報親之地故梵網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乃至一切衆生然戒爲成佛之本而孝又爲戒本是知諸佛菩薩救度衆生出諸苦惱皆修孝順之行也以衆生歷劫生死出沒六道捨身受身無一類而不經過是無一類而非曾經之父母且衆生度盡方受證菩提故所度衆生一一出苦皆菩薩所盡孝道之心也又豈可以一生一身而言哉即目連所救一生之母未盡如來之達孝也教有水陸齋會爲報親設以盡法界所有水陸空行乃至三途六度無不厭出苦淪此雖像教是衍如來大孝之本也京僧離幻持

建盂蘭盆卷請益予題之曰眞慈達孝益盂蘭以廣戒本之意緇白知此豈可以泛泛世法觀之耶

弔遼陽將士文題辭

幻人衰朽骨立匿影空山掩室以休適豫章陶君相如過訪語及時事及出和張太史弔遼陽將士文且屬爲引幻人三復而歎曰此古今豪傑忠義之士精神栖感於形骸之外固非世諦恒情也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者何也即此心之性眞也光明廣大終古常然若認假而失眞則與草木同腐朽雖生不生何益哉苟能守志忘形形忘而心存當與日月爭光矣此古忠臣義士以身殉國則國爲身以身殉天下則天下爲身所以忠義之氣充塞宇宙凜凜而不昧者固其所也今觀兩將軍之死得其所則能興一時仁人君子之感不奪者志不晦者心所謂求仁得仁雖死可無遺憾矣予讀太史之文心血迸灑慷慨悲歌激烈之氣蕭蕭如在易水之上也將見豪傑之士由此一鼓而興起者竦動義概竭忠効死以捍社稷端有望於今日也豈直爲文而已哉

題龍樹庵主濟川傳公傳後

歷觀古豪傑之士以一身殉國家之急卒以忠義表於世以丈夫稱者古今不多見豈獨方內然哉方外亦以之予讀傳公傳深有感焉若夫伽藍所在乃法界之封疆也吳門之華山封疆之一隅也時公爲居士遂毅然棄妻子薙髮爲弟子以身殉佛土竟保全以棄去豈非丈夫之事哉若夫功成而不居又古

之所難也語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公實有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二

音釋

眠音低視也厓音涯山邊也鍔蕭候切小缶也欽音剌便利也滔師衣切涕淚流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三　軻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贊

然燈古佛贊 有引

然燈古佛釋迦之師也往昔有緣無心而遇因布髮掩泥持青蓮華而作供養得蒙軻三授記遂證菩提今睹光像欽渴翹仰焚香作禮以偈贊曰

稽首然燈吾師之師妙用無極故我皈依白日麗天萬象斯鑒滿月寒空衆星齊現明所不明照其不照惟此智燈光明朗耀秉法王令佩實相印磐石晏安十方鎮靜其心如空靡所不容有扣之者響若洪鐘其容湛寂恬然凝謐瞻之仰之諸障頓息緣會而遇無心而得紺髮滿頭青蓮一葉布髮掩泥志誠皈命持華作供貴乎清淨無上菩提當蒙授記圓象玄珠不容思議心心相印光光互融慧命無量功德無窮

貝葉佛母贊 有引

粵東爲法道原流達磨航海而來六祖應識而出盍喇剌臂而裹海眼跋陀忘形而挾楞伽皆首出仙城初開法運自爾以來寥寥千載豈出彼沒此古人獨負而今人絕分耶固在尊之者何如耳故曰不是無禪只是無師斯言有味哉余蒙恩竄嶺海觀察海門周公以視離至公當代搢紳中具正法眼人也與余以法相親每談必以第一義示人爲事仲春十之三日同查汝定過朱氏草堂劉萬諸子畢集大爲發揚此事諸子各發無上道心季子乃曰向不

知佛今也知心既心即是佛吾當以佛為事仲子請越之高士蔣不任寫此像余歡喜稽首為贊曰

佛體如空無處不容牆壁瓦礫達之者通秋水瀲瀲朝霞燦燦景落波心光浮素練識之不見見之不識瞽目空華太虛鳥跡貝葉無文法身非有萬壑松聲作獅子吼碧眼鶡腮維摩病骨漏逗形骸分明眉目咦百花深處鷓鴣啼一聲叫破春山綠

西方三聖贊

稽首寂光主無量壽大師能以寂滅心現形十方界徧入有情身而作生死宰譬如日月光無心而成照蒙光照燭者無不遂其生又如慈乳母能達嬰兒心飢飽各適時不以乳為病我觀世間人病痛必呼母以母為自心不呼不自解是故三有中凡在有情者苦樂不自釋適然念我師以師慈力光先入衆生心故能一照間必出生死苦況復有大勢而復得大悲相比而化物物無不化者刀山并劒樹忽變作寶林鑊湯及爐炭偶成八德水皆以自心為轉變一念中如酵入乳酪醍醐不外求何況荊棘林不為清淨土是故念我師必若子憶母子母相憶時無不相見者念極諸想滅身心頓脫空寂光忽現前照用一時發即此苦穢軀便成極樂國始知日月中無不極樂者

化佛贊

似人非人日面月面從何處來者裏出現見時不識識時不見病眼空華太虛閃電逢人箇箇歎奇哉看行一味行方便

雪山苦行佛贊

肝膽氷霜形骸土木生來俊俏天然奇骨不是不捨皇宮秖因不愛嘗肉走入萬疊寒巖受盡凄凉寂寞一朝餓得眼睛華鎖把明珠換魚目渾身惹得是非深直至而今抱冤屈幾度逢人話本懷纔欲開言雙淚濺雙淚濺不知那箇是知音但得相逢心願足

又

不戀王宮不住兜率脫却珍御衣埋身千丈雪瘦骨如柴剛腸似鐵六年凍餓口難開幾度思量心未瞥一朝驀地睹明星從前妄想都休歇便欲挨身入鬧藍滿目風塵徒覺蹇返惹時人話短長誰知弄巧翻成拙直至而今怨未申通身是口難分說休分說賞同折肝腸瀝盡空饒舌無限春光百鳥啼杜鵑叫徹空山血

又

身墮雪濤心寒秋水內外洞然又何彼此思之不及類之難比夢想不到誰能議擬若欲求之是非鋒起但莫思量自然法爾

又

骨如柴心似雪念如冰面似鐵不是剛腸疾惡人爭肯拋家輕失業幸賴明星喚出頭免教笑折傍人舌

又

世念已枯諸緣盡撇千尺寒巖萬年冰雪一片身心放下時從前妄想都休歇都休歇但看幾點疎星一輪明月

又

骨瘦心寒冰枯雪老不是者翻畢竟不好六

龍藏

年凍餓實難當可幸明星上得早當初錯愛
者些些使得兒孫卧荒草

又

拋擲金輪王如棄捨殘涕埋身雪山中絶無
一毫事端坐苦思惟不知竟爲誰只待明星
上當頭下一椎何似當初未醒時皎皎月挂
珊瑚枝

舍那如來法身贊 有引

余寓旅泊菴中爲諸白衣談楞嚴適門人
王安舜持舍那如來畫像一幅高三尺許
徧身衣紋并頂上圓光通書華嚴經一部
字如鍼鋒芥孔而點畫分明行如遊絲飄
如散髮其身當胸闊一尺二寸則計字二
百二十行有奇其圓光邊約二寸圍則字
幾百行其微密細緻又過於身眞有不可

得而思議者焉以色古而不可讀侍者諦
視於左臂辯出一一塵中一切佛則知其
經爲雜華無疑矣余見之歡喜踊躍而歎
曰此非蒙如來甚微細智而加被者決不
能至此然豈麤浮想相而可得耶因焚香
稽首以偈贊曰

我聞諸佛微細智以此證得妙法身徧在衆
生心想中而能造作難思業今見衆生微細
智徧入如來法身內於一微細毛孔中莊嚴
難思法性海一毛一塵本性如具含無盡功
德藏猶如清淨琉璃餅內盛微細多芥子炳
然顯現無障礙無壞無雜各安立假離要眼
極最明窮盡目力不能辯始觀法身本無相
今見佛以法爲身法身本不離衆生故從微
細想中現是衆生心與如來無二無別互相

入如是微妙淨功德久墮沈昏諸暗冥譬如微塵含大經苟非智眼不能見善哉佛子智力雄一見即生真實信剖破微塵出此經令我頓入華藏海佛心既即衆生心我入即同衆生入我身與佛及衆生互相攝入如珠網如此圓滿大法界全憑佛子信力持以此信力作佛事展轉攝化廣無邊見聞隨喜禮念間彈指即能成正覺是故我贊佛子德廣大如空不可量我願法界諸衆生普入佛子信心住

思惟佛贊

稽首吾師何爲獨步三七思惟如何可度不用思惟但行平等儻遇知音自然猛省

思議佛贊

默然思惟所思爲誰思之之地人孰知之十

柯三　六

方一念衆生一心但有知者即是知音明月在天影現衆水不出不入無彼無此如雲浮空無心而徧於一毫端十方齊現一切圓成萬緣具足但不思惟即如如佛

無量壽佛贊　有引

余昔誦十六觀經以佛觀爲第一故修淨業者靡不從事至若工繪家各有所本而於佛像尤難之蓋以垢濁心鏡現妙相影豈易致哉越人蔣生太清英年而獨精此技豈夙觀行所致耶余入粤之二年戊戌春蔣生亦至所繪佛菩薩不滿十幅獨遺蓮阜居士陳元譽三聖像精妙絶倫蓋居士長齋繡佛有年亦精神感通而致耶嗚呼蔣生尋與物化睹此遂成千古矣居士焚香稽首請贊余邈焉興懷贊曰

稽首無量光徹照十方際湛然不思議永破癡暗冥我觀寂滅境清淨絕纖塵大地及山河竟從何處起刀山及劒林是誰之所造良以自心迷堅固妄想結譬如水成冰業風鼓扇力于受想夢中屬此燒炙苦我師冷眼看自心不耐細觀此比丘身急揭涂盡鼓令諸耳之者一觸生死絕猶如妙蓮華扶疎出秋水又以大悲勢左提而右挈直使恐畏涂翻成極樂土妄想歇滅處正覺即現前猶如湯消冰但由轉變力奇哉善男子夙習般若深能以一毫端現此希有事儼若大願時翹勤共悲仰皎如淨滿月遊於畢竟空心水垢濁澈光影一時現熱惱即清涼諸想頓寂滅眞常妙樂地本不假外求即此幻化身便登安養國具此難思力是故我歸依願此盡未來永作大依怙

又

稽首無量壽端居常寂光普照法界空攝受有情者衆生迷本有逐諸生滅轉輪廻六趣中如亡子背母慈母憶其子未嘗一念捨子若暫廻光無有不見者以我出苦願入佛攝受心猶如空合空似以水投水衆生無明暗即是常寂光妄想一念歇常光當下現生滅無去來法性本不動見此法性身無量壽常樂

接引佛贊

稽首慈尊大光明聚淨法界身不可思議諸苦衆生入大悲眼眼淨無塵圓明赴感入衆生心如月隨水心水澈清故無彼此不接而來無生而至是故我師常住在世

又

冷地不禁入屋垂手分明示人人不知有但肯一念暫迴光蓮華頓現非良久

又

稽首寂光主清淨妙法身如月現星中湛然印衆水以愍衆生故不受法性樂示現微塵刹屈垂方便手俯提弱喪者同歸極樂土以衆生即心土亦非心外惟以心印心如以水入水是故見聞者一念即歸依但即自心觀本無心外佛色相如空華猶是瞖眼見惟以清淨空寂然了無相以此見自心即見如如者

又

踞常寂光坐清淨土垂手入屋爲衆生故以本法身現衆生心故十方界悉知其名憑悲願力普皆攝受故稱念者必得成就九品蓮臺爲衆生母不借他緣作賓中主

又

稽首無量光徧滿法界身普接諸衆生同歸寂滅海土本無淨穢淨穢從心變心垢若消除淨境應念現佛在衆生心以垢蔽不現垢除佛現前不用他接引自佛自度生元無彼此相若能平等觀即是寂光土

卧佛贊

無事打眠快活欲死十方界中誰能如此

阿彌陀佛贊

心似寒空面如滿月坐寶蓮華出廣長舌水流風動熾然常說六道四生無機不攝但有稱名即得解脫只爲當初願力深十方盡是無生國

又

稽首大師光明無量具足一丈嚴號尊中上以慈攝心心包沙界衆生即心本來無外是故稱名即求自已願見我師如是而已

長齋繡佛圖贊

神存理觀妙契法身想澄淨土即俗而眞不住於相解脫諸塵應如是住降伏其心是則名爲無事道人

釋迦佛贊

稽首本師面如滿月清淨法身湛然常寂是身若空其心若水空水連天月光如洗月不離天水不離地以空合空上下無際雲起長空風行水上彌滿波瀾廣長舌相不信但聽海潮音翻出龍宮祕密藏

又

唯我世尊妙功德聚如空中華隨緣應世法音若雷聽者心碎不是王宮剖捨來誰作利益人天事

又

從兜率來不是無因爲一大事特現此身纔出母胎大驚小怪走向雪山翻成納敗幸有明星一聲喚醒若不回頭幾墮陷穽復到人間漏逗不少本大利微空懷懊惱末後掀翻和盤托出得遇知音方纔雪屈舌上蓮華目前生事肝膽相投虛空粉碎是故智者深知苦心故拌身命常轉此經

阿三十

又

法身之光如日之影照破世間令人夢醒明暗一空聖凡一覺不透頂顖是爲決縛

刺繡釋迦佛贊

稽首大能仁救護衆生者現身濁惡世如蓮
華出水妙相三十二功德總莊嚴是故見者
悅如覩慈父母良與衆生心平等無差別故
從巧思惟儼隨指端現衆生妄想絲織成惡
道形佛在妄想中化出微妙相手引妄想絲
鍼刺光綾素鍼鍼見法身念念成正覺於此
和合緣頓見不思議是知法界空佛種從緣
起我願諸衆生從妄想鍼綫念念見法身無
不成佛者

毘盧佛贊

於一毫端現微妙相如空中華似鏡中像欲
隱彌彰繞收便放是知我師光明無量

觀佛贊

稽首淨法身無量光明聚最勝蓮華王故號
聖中聖湛然寂滅海應現微妙相端居極樂

國攝化諸衆生以一心普印一切衆生心是
故衆生心即是如如佛心佛與衆生三本無
差別見心即見佛念佛即念心一睹殊勝容
便悟眞實性故從一毫端現此希有事禮念
暫皈依頓獲常住果

經行如來贊

惟我大師胡爲現身爲衆生故作主中賓廣
長舌相如風行空雷音長夜喚醒聾蒙來無
所從去無所至要見我師如是如是

又有二弟子隨之

如來宴坐何爲經行警然念起爲度衆生尊
者隨之捕風捉影衆生度盡熱夢未醒

梅檀毘盧佛贊有引

曲阿長者孫雲翼字圖南宦遊南海適遇
梅檀香一枝徑可尺餘長八尺許世爲希

有喜而購之意效優闐故事持歸施置邑之廣福道場比丘通溓荷擔遂成毘盧妙相建閣以奉復請大藏經一部共成莊嚴余時休老南岳漆持書乞贊余雖未面長者喜其功德難思乃略述其事以贊之曰

海岸栴檀其價無外一銖之微值大千界何處移來至震旦國但有聞熏無不欣悅爰有長者無心而遇欲效優闐作妙相具傾心易之願即成佛擇地而施遂獲廣福時有比丘具大信力發荷擔心衆妙嚴飭三十二相手出一人如從鬼率示現威神圓滿毘盧大功德聚無量光明徧一切處如剖微塵以善方便一時涌出大千經卷佛本無相隨心而成法本無住應緣即形以長者心乘比丘願世間三寶於是出現法界蒙熏觸者離垢凡有歸依頓空諸有法身常住國土豐樂鱗甲羽毛俱蒙解脫草芥微塵同歸華藏故我如來現尊中上

熾盛光如來贊

稽首熾盛光明王普照十方塵刹中所有日月四天下一切衆生皆蒙益有情無情共一禮同入如來光網中身心毛孔及微塵一切洞然無不徹衆生夢想顛倒心盡是如來光明藏是故七曜及四餘二十八宿各分布共作衆生有相身生死去來皆寂滅衆生之苦即佛心佛即衆生煩惱海以斯二者無分別足故苦樂隨念轉善哉佛子契佛心能持如來祕密印念念常放大光明能破無始煩惱暗一切妙用悉現前流入如來大願海普使見聞及稱揚盡塡涅槃常樂地

睡起彌勒贊

終日沿街走兩脚不休歇困來樹下眠肚裏
黑如墨被誰喚醒來夢語尚未徹通身疲倦
骨頭酸左右欠伸消不得者等邨僧懶斷筋
如何喚他作彌勒

行脚彌勒贊　附三　十三

橫擔拄杖挑箇布袋一包破碎絡索當作奇
貨買賣逢人就乞一文錢不知都是來生債
指著龍華樹下莊折合將來還欠在

坦腹彌勒贊

為甚開口大笑不歇坦腹赤肚想是怕熱

布袋和尚贊

諦觀胸中不有看來手中不無生成如此褊
襟翻却笑人糊塗肩頭橫擔拄杖脚跟自在
無拘若不被小兒搬弄則可稱雄猛丈夫

辟支佛贊

磐陀之上長松之下端悟無生水流花謝

三大士贊

惟三大士隨類現身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如
月處空影落衆水水有清濁月無彼此智度
為母故多其子慈能與樂如如意旨大願無
盡眞經非字大士之心如虛空是

文殊大士贊

金色界裏月五臺山上雪雲端獅子兒空中
霹靂舌誰識飲牛翁元是甘露滅宴坐金剛
窟似踞猛虎穴玻瓈一盞茶聊清煩惱熱借
問窟中多少人前後三三非浪說

又

居寂滅地建大法幢擊涂畫鼓聞者心降七
佛之師衆生之父如獅子王大方闊步

普賢大士贊

蓮華半卷經峨嵴一輪月世界燦如銀頭顱白似雪萬壑吼松風盡是廣長舌法界任掀翻空花從起滅佛剎入毫端十方置眉睫香象奔騰跨步行蹴踏盲驢與跛鼈

又

稽首普賢法界爲身塵毛國土坐卧經行於法性空大雲彌布以普徧故了無去住故微妙相曾無隱顯若有見者須是普眼乘大象王其體純白以本無染是真淨潔一切聖凡不離毛孔通身徧身如海潮湧大士觀我我觀大士以空合空本來無二故我敬禮大法界空願一切時處處相逢

又

稱法界身萬行之宗毛孔刹土何所不容象王遊行十方無礙稽首如空廣大自在

普賢洗象圖贊

法界爲身何所不往乘此象王翻成鞅掌象體純白本來無染無故洗之更增塵點水不洗水白不染白二者求之了無分別何勞奴兒枉費其功有不到處轉見不通以我觀之現成最好人象兩忘聖凡齊埽

又

象體潔白何處染塵眼中著屑其汚通身以水洗之返增其汚不洗自淨莫知其故水不增潔潔不用水兩不相到本來若此大士三昧圓融法界何於此塵而生障礙存之非染去之非淨此幻法門是名無諍

普賢乘象贊

大行闊步十万踏徧毛孔微塵何處不現獨

行獨坐何等輕快要假他力便成狠狽脚下蓮華鼻孔繚繞不是者些被他累倒身命相依往來已熟雖是累他却開我足

普賢大士加持像贊

惟我大士法界爲身有持經者即現其形不是神通亦非好逞要使衆生當下猛省

大悲觀音像贊

我聞大士本無住但在衆生心想中衆生既即大士心如何顛倒苦不見若言大士心顛倒如何能化顛倒人衆生若是不顛倒何勞大士强說法嗟哉人無智慧光猶如白日醉酒臥種種夢想恐畏途怕怖惶惶不能脫驅馳逃遯不可得又如渴鹿奔陽燄愈奔愈渴心力疲猶不自知在夢想惺眼觀者悲愍生極力叱之苦不覺不但不覺苦生瞋又復夢見追逐者畏前怖後盡力呼一呼忽然攘臂起從此一覺視夢中始信自心生顛倒如是大士能救苦大都亦似惺眼人縱能恒順諸衆生疑者反更生驚怖當人若肯暫迴光猶勝大士千手眼善哉佛子何顛倒若不自求向他覓若從覓處見自心我亦名爲觀自在

又

至人無名名之在人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六用惟一一亦不立偏界偏空無處不入皓月在天光印百川如草頭露顆顆皆圓於一毫端現微妙身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火聚刀山鐵牀銅柱絶叫一聲忽成淨土不擇淨穢何分男女若欲求之在我而已

又

我聞大士化身萬億眼見耳聞不知誰是有

苦便呼呼即不受不見去來不知誰救我今
思惟大士無我六根門頭觸者如火火不燒
火塵不染塵無彼此故名觀世音

又

惟大士身在衆生心衆而不雜離而不分故
我有求隨聲而應匪大士來實我自證我不
知苦何以能求即知苦處是爲返流我流既
返大士即我以我求我於何不可

又

我觀大士身本離一切相以本離相故故能
現衆身譬如摩尼珠隨緣明衆色是故佛菩
薩及六道衆生乃至異類形一切無不入如
何男女身而作分別見若見大士身平等無
二相了知法性空光明如滿月能令煩惱暗
一切當下除故我依大士頓出生死苦

水月觀音贊

身若浮雲心如水月不動而應無言而說呼
之有聲覓之不得凡有苦求皆得解脫

又

水月之姿空花之表谷響之聲摩尼之寶到
處相逢即現形往來六道無昏曉一片身心
只爲人若箇阿師何處討

又

鏡像水月太虛閃電觸而動之瞥然影現

又

一塵不染十方露布通身手眼不須回互

又

心本無事爲誰苦思有來問者自亦不知

又

大士無心如響應聲凡有求者隨叫隨應

又

以無相身應有求心無處不現名觀世音

又

水流在海月不離天不思而應爲自在禪

又

無相之相相不在我隨應而現如薪遇火三十二應猶是瑣瑣百千萬億有何不可

又

大士身心衆生即是所以願求隨感而至

又

至人無形眞悲無聲感應道交沙白水清

又

以慧爲命以物爲心尋聲救苦名觀世音

又

身心洞徹猶如琉璃表裏俱淨如月臨池不感而應不求而至是故我師名不思議

又

無聲而說有求而應如答谷響似臨寶鏡是則稱名觀世音所修三昧名眞淨

又

以寂滅心現微妙相滿月寒空光明無量我以精心如澄濁水水清月現不須議擬月不離水水不離月以無去來兩皆寂滅我心既寂大士即我故我所求應念而果

又　軸二

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視之似有取之不得以　十八
海潮音出廣長舌此我大士說法之則

又

法身如雲充滿十方從空中生如水月光以身無外故心無礙所以應物得大自在三十

二應人謂是實在我大士如海一滴衆生煩惱如火之狂甘露見洒應念清凉

又

我觀大士如水中月楊柳一枝稱甘露滅十方世界普霑濡能解衆生三毒熱

又

無慮而應不思而徧春到花開水清月現手捉足奔眼聞耳見遠而愈親淡而不厭丈夫若下苦心腸相逢即遂平生願

又

大士之身本來無相隨心應現不狀之狀電影空花鏡像水月作如是觀忽然超越

又

畢竟空中懸清凉月影沉衆水不容分別故大士身與物無二隨所見聞無處不是

又

大士本無身身隨衆生現如月映衆水不分垢淨故昏明在清濁非月有揀擇是故現大士應以淨心觀觀者心既淨衆苦悉皆空若知救苦心應即是觀者

又

大士無思其思以慈爲衆生故兀兀如癡癡與衆生膠漆附離兩者相合俱不可知故能救苦影響同時是故大士悲深願重衆生界空其癡無用

又

我觀大士如月在空凡有水處皆現其中不擇淨穢元無彼此以水性空故無塵滓衆生心水亦復如是故有求者應念即至以有衆水知月普照以有衆生見大士妙

觀音大士化比丘像贊

有爲而然無方而應何故捨他現此眞淨以佛非法非法誰傳若無傳者聾瞽皆眠是故比丘即法即佛以心如空似響出谷以空無形盲者能視其響無聲聾者得意視聽不住聲色兩忘以三昧力醒彼癡狂塵中作主火裏生蓮稱名禮敬應念現前我師方名得自在禪

蓮葉觀音贊

苦海無涯誰爲彼岸一葉紅蓮隨流泯泯以此舟航無處不徧萬類有求隨感應念是故稱名普門示現

又

苦海無涯欲流不竭至人所憑青蓮一葉彼岸非遥涂程不涉身若空雲心如水月能如是觀何法可說

慈聖聖母刻瑞蓮觀音贊

聞彼靈華千年一現有聖人出以爲瑞驗惟皇聖母闕產此華以此徵德又何以加

蓮華觀音贊

至人應物如優曇華見之者稀故以爲誇青蓮出水根從淤泥見之者衆不以爲奇是故我說法身周徧十方皆稱普門示現如此周市人何不識只在目前建大法幢苟非眞淨無以致此故大士身聊復爾爾

又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至人處之如清涼國五欲淤泥猶如糞壤蓮華挺生枝葉自長摩尼寶珠體淨圓潔墮溷厠中光明不缺佛性在纏染而不汚泥中之蓮厠中之珠日用行藏

昭昭不昧火裏蓮花故稱爲瑞

禪定觀音贊

以思惟心入衆生想打水成痕鼓空作響喻而不雜離而不兩雪裏鴛鴦珠中象罔以如是觀名尊中上

又

以如幻觀無作妙力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又

大士無心何有寂亂衆生無情了無干絆應緣而度元非有心諸苦無住如空谷音是故大士其悲最廣如空合空似響答響本無去來亦無起滅大士神通故不可說

白衣觀音贊

衣白心赤已無他有使一切人念不下口

又

本來無染今亦無垢能如是觀十方通透

又

無形之形隨感而現只在一毫光明普徧

又

折竹之枝當吉祥草坐斷十方海枯山倒

又

海竭蓮枯塵消覺證全憑楊枝洒掃清淨

又

我觀大士心欲潔衆生染故自白其衣遮護衆生短如水但洗塵水不自洗水大士與衆生其實無彼此若見自已心便識大士面壁破一微塵大士光明現

又

大士中赤而外白與衆生心全不隔聲叫聲應即現前猶如濁水涵明月衆生心垢不易

除大士以身爲洗潔日用如觀大士容色相
求之即不得只在聲前一句明耳見眼聞不
可說

又

大士潔白以本不染故入衆生其心不淺如
水清珠投之濁水珠不留影水清見底明月
在空水清即現不邀而至不應而徧故衆生
苦爲大士身凡有所求即大士心身心無外
彼此不二應念現前名不思議

又

湛湛寒空澄澄秋水大士法身實同於此月
不離空空不離水似有兩般實無彼此心本
無染衣非愛白以不白者瞻之即潔大士無
心衆生有想相從想生如月在掌是故有求
隨念即應元無去來自心現證

又

惟我衆生苦即是大士悲由苦與悲合故我
願無違假使百千億隨求一時應何況智慧
男於我而獨怪如水銀墮地顆顆總皆圓我
所求一事事事亦復然我觀大士身如空谷
見響大士觀我心其如視諸掌

魚籃觀音贊

籃兒在手脚不住走十字街頭要人知有

又

手中一物常放不下赤心片片爲人不假是
故我說眞慈悲者

又

手提魚兒街上賣眼裏尋人只圖快中心不
愛半文錢多因要了慈悲債

紫竹觀音贊

紫竹林七寶地普陀巖金剛際十方坐斷鎮
常閑有求之者隨聲至不是吾師觀世音誰
能箇箇皆如意

又

紫竹無林大士非身今所見者皆出自心

南海觀音大士贊

碧海蒼崖黃花翠竹魚鼈蛟龍夜叉鬼窟隨
類現形沿流出沒如空在地無處不足此是
觀音自在身不枉稱爲過去佛

又

踞磐陀石觀寂滅心即彼羣動出微妙音法
離諸相眞經無文惟我大士現身如雲有求
心應無類不往以大悲心全同妄想

巖龍大士贊

蒼巖片石苔封雲護大士法身於中顯露觸

目分明略無回互而人別求此何以故

又

片石孤峰清池白月自在法身元無起滅形
不自形本來如幻翳目空花睛虛閃電非驟
大士有心要爲實由幻者妄想思算欲見大
士眞本來而但莫思量全體自現

巖樹觀音大士贊

瞻彼蒼崖巍巍不動實我大士法身孤迥盼
彼崖樹枝葉扶疎維我大士蔭蔭關數晏坐
其中無說無求示三十二妙應普周羣蒙驚
起不出大定拔盡諸苦悉令清淨我觀大士
了無諸相於幻化身號尊中上出廣長舌山
高水深日夜常說名觀世音

觀音大士應變相贊

大士之身如摩尼寶五色互現隨緣即了在

天而天在人而人既稱隨求何不現形若有求男便應男子福德智慧莊嚴無比只在求者一心顯現是故名爲不思議變

自在觀音贊

稽首大悲主圓滿自在身鏡像水月中而作(初三)難思事微細法界塵一塵一切剎(千手)剎如塵衆無處不現形衆生一念間一時平等應如圓通所說猶是分量數唯我心自知大士全不覺

又

月影鐘聲妙音色相耳視心聞功德無量

御刻觀音大士贊

惟我大士法身普應從耳根門圓通妙證十方擊鼓十方齊聞於法界空現形如雲天上天下無類不入是故求者隨心自足惟我聖慈宿秉悲願如大士心廣行方便以此妙相普施羣生令有所願如響應聲

普陀觀音大士贊

我聞大士不思而徧應微塵國廣行方便衆生即心心即衆生故有求者聲叫聲應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苦劇悲深應接不暇跼補陀巖住生死海虛空縱銷此心不改

又

跼補陀巖觀寂滅海普震潮音名觀自在出廣長舌十方周徧故有求者應念即現衆生具足何勞往救水澄月現不前不後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三

音釋

拌音潘棄也 購居候切 褫敕氏切 褫丁禮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四　軻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天衣觀音大士贊

稽首大悲主圓滿具足尊晏坐法界空皎若星中月普應衆生心如月臨衆水衆生日用中不知大士力欲現微妙身故借畫工手畫工與大士同入不思議影現一毫端如春在百花於最微妙中全體一齊現莊嚴極妙麗瓔珞百寶光天衣覆其身如薄霧籠月宛在白毫中觀此希有相故我一瞻依頓入寂滅海是知求者心清淨如止水感此微妙身隨念悉成就以此願所生同證金剛體常住照世間解脫一切縛

軻四

草衣觀音大士贊

大士無相胡爲示俗草衣蒲團隨意具足鬚髮抓搔不是不翦故意留之刺俗人眼大士非俗俗在觀者如空中花瞥之過也能除我見大士即我既隨類應有何不可又如痛處痛者自知若知大士真俗皆非

海潮觀音大士贊

森羅普印性海湛然境風一擊波浪滔天圓滿法身端然常住於波浪中光明彌露是故衆生識浪作惡法身潛爲見聞知覺是故智者於見聞中一念返觀業海頓空大士救苦匪從外來自心顯現不假安排既唯自心何用外尋但聞聞性名觀世音

海月觀音贊　海中一月大士坐於滿月之中

唯我大士圓通妙應入生死海如月普印清淨光中法身湛然煩惱波浪一任滔天煩惱愈盛法身益顯故於衆生隨順不遠如水涵

月月不離水光光相照元無彼此我觀大士
不離此心攻求之者如響應聲常光不昧死
生不隔寂滅現前自然超越

空海大士贊

生死若海世界如空一片身心放捨此中空
水混融波濤不惡此唯我師是眞解脫

現天大將軍身贊

諸佛所證圓通門實從衆生六根入六根一
際有淺深獨有耳根最圓滿大士故從耳門
入根塵兩忘觀亦捨生滅滅已寂滅現一念
與佛衆生等法身平等無不融十法界身一
齊現但隨所願即得見猶如空谷答衆響是
知天大將軍身求者有心即應手一身即具
一切身如海水具百川味智者能離色相觀
一切根塵俱寂滅

降伏六魔大士贊

我觀大士不思議常在生死苦海中身心普
入諸有情降伏魔寃利含識諸魔不止八萬
餘都以六根爲稟籥六門寂滅妙用全即是
大士威神力魔與大士本不二猶如虛空與
日光若空與光有差別大士即爲魔所攝是
故禮拜及稱名不思議力應念現蒼崖翠竹
等法身如如不動眞解脫

降十二魔大士贊

佛未出世魔界空佛一出世魔即有佛魔本
自無差別但從衆生顚倒見根塵對待魔壘
封心境兩忘魔隊滅是故觀音妙智力降魔
但只淨根塵六門洞達法界空佛魔一時俱
不現我今頂禮不思議願以無畏施衆生令
我頓入圓通門常使諸魔爲法侶魔能隨念

建法幢始感大士威神力

圓通大士贊

惟大士身無處不在故大士心圓通無礙十方衆生元非分外色裏膠青水中土塊既無彼此難分疆界所以應求如此便快

刺繡大士贊 有引

嘉禾夏母范氏年五十二持齋三十五年日夜誦金剛經偶患瘵疾苦劇婦馮氏性至孝願以身代乃刺繡觀音大士三年無懈成二十餘幅母疾果愈步履勝常婦竟病且死母思婦言笑如生其子錫書乞爲之贊贊曰

以無緣慈其身普徧入衆生心如鍼引線媳代姑病刺大士身隨手而應若影與形姑病既愈其媳亦死足見體同元無彼此媳託大士死亦不滅絲絲縷縷出廣長舌

又

法身本無形形隨衆生有衆生妄想興法身即出現故此有心人不憶念別事專注妙法身皎潔如光素乃以觀念針牽引妄想絲念念透法身絲絲成妙相精誠入微細毫髮無滲漏儼於一眞地幻出無相身圓滿清淨心成就圓通根是故我瞻依頓入不思議

繡渡海大士贊

三晝海中波濤正惡頂顱上行全不濕脚入衆生心無處不徧從妄想絲法身出現念念不空心心要透普門示現自然成就

千手大悲菩薩贊 有引

古婁居士正法以夙習緣一心頂禮千手大悲菩薩心持神呪精勤有年冀仗威神

一生取辦因司諸佛菩薩救護眾生元無定法如溺大海隨得何物依憑必登彼岸又如雪山眾草無不是藥是知眾生有能願出生死者不論參禪念佛持咒誦經苟能的信自心堅強不退未有不出生死者

況恃大士同體大悲加持之力及神咒力豈不一生取辦乎居士來參匡山請益老人無法可說乃為作此贊貽之若了明暗不二之旨則聖凡路絕生死情枯則日用頭頭通身毛孔皆大士手眼光明赫奕時也居士應如是觀一心具足不假外也贊曰

眾生煩惱八萬四千以黑暗故六道周旋在大士身變成手眼毛孔光明隨黑暗轉是故眾生有苦必呼隨呼而應其暗頓無眾生大士元非兩般明來暗去應念現前諸有智者但求諸己凡聖二途本無彼此如燈破暗兩不相到以無二故乃見其妙能如是觀大士即已禮拜持名如水入水但從眾苦極處一提光明照耀日夜無虧

四臂觀音大士贊

通身手眼何只有四於無盡中聊爾如是實杵空魔眞經無字總是神通不思議事

禮空中如來大士贊

空中如來從何出現恰與大士當頭覿面自蚤成佛何必禮他將他顯已畢竟如何示現不一禮念不二普現色身眞不思議

火光三昧大士贊

般若光明如大火聚大士此中入清涼地眾生煩惱乃般若光是故大士妙應無方

寶掌菩薩贊

問師是誰自稱寶掌伸手摩空忽然作響空響何聞手摩何觸倘遇毒龍一時難縮

準提菩薩贊

我聞諸佛出生處本從微妙祕密印密印即是諸佛心散入衆生妄想夢夢想若破諸佛現猶如寒空見日光若破衆生煩惱雲現仗如來密呪力持呪即持諸佛心我心元是祕密呪三緣會合本不二是故一念悉具足但能日用常現前如子得母不捨離佛心既入持呪心不用求佛自解脫

日光菩薩贊 有引

曲阿邑東之觀音山廣福寺者有宋神僧號日光菩薩所建也菩薩初示逆行比丘不撿戒律時人耻之且責以建立道場乃處處現身一時募化尋其跡者猶然未出山門也四方感而異之遂成寶坊臨終自露其名至今號爲日光菩薩寺廢住持通漆新之立相安奉請余贊曰

惟日在天光明朗耀山川幽谷無處不照垢不能濁晴不能昏如水中影似鏡中痕心在衆生至神至靈與佛無二況比丘僧蓮出淤泥香潔不染摩尼處穢光明不滅是故至人超乎垢淨不處形骸豈拘凡聖破壞威儀示同遊戲肉眼著相不知誰是不出戶庭身徧十方本無去來如日之光即生盲人賴以成事色相莊嚴猶是唾涕其跡如空其應如風隨處示現不約而同一日千古一心萬劫是故大士其神不竭

維摩大士遊戲園林贊

不見淨土故不愛住不見穢土故不厭居僧俗相狀是實是虛男女雜遝是有是無口大如空舌大如口不會說法以默遮醜身不是病以病病身苟非借用可笑殺人文殊未至安排等待及至到來一場敗壞千古被瞞見者圖度不是世尊大難摸索三十二人都被掉弄幸有文殊閃撕打開我不識渠渠不識我且待彌勒下生勘破方纔散夥

（柯四）七

陳如尊者贊

象王遊行象子隨至聲氣相求緣會而聚以冤最重爲道至親如車合轍是必有因

三十三祖道影贊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金色之形金剛爲心奉持慧命常轉法輪世尊拈華破顏一笑至今令人思議不到

二祖阿難尊者

多聞如海飲縮法流諸佛出沒不離舌頭鼓簧法化節拍成令是故我師爲偏中正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般若靈根夙生已證故師將出瑞草先應以心印心如火投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

四祖優波毬多尊者

一人心空魔宮震動握金剛鋒誰敢輕弄若肯回光狂心頓歇禮拜歸依諸罪消滅

五祖那提多迦尊者

已悟本心如日照夜示生死夢光明超越師法本無我心不有如空合空舌不出口

六祖彌迦尊者

都因此來不爲別事鬧市相逢自示其器縣見未然蚤知今日當行買賣不論價值

七祖婆須蜜尊者
從熟路來忽逢親友一言論義頓知本有乞
甘露味示虛空法若謂有得落七落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不是不言言之不及不是不行本無踪跡今
遇其人乃可開口從此便行不墮窠臼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住母胎中經六十年只待師來方遂前緣頂
上光明元是本有一刮便透如獅子吼

十祖脇尊者
指地變金隨手而現聖人即至何等快便似
呼空谷應聲答響是知我心本無來往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佛不識佛眼不見眼更向他覓故遭檢點將
謂渾全蚤被解破猛省將來方知詎墮

十二祖馬鳴大士
馬之悲鳴固自有因地涕女子元非其人魔
本非魔佛亦非佛正眼看來竟是何物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從吳中來得正知見路逢毒蛇慈悲心現更
問毒龍都要調服眼見心知如響出谷

十四祖龍樹尊者
龍中化龍以毒攻毒尊者妙手一言調伏佛
性三昧體若虛空百千法門盡入其中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以鍼投盞妙契亡言示佛性義滿月現前至
長者家將鍼引綫假他因緣爲已方便

十六祖羅睺多尊者
尋流得原水窮山盡忽見其人知其爲聖善
飯擎來分坐供食大衆同飲甘露如蚤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不樂王宮大開一路直抵窮源不知其故紫雲之下聖者所依果得童子會諸佛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七日而生不墮諸陰其體香潔本來清淨扣門一語答無者誰猛然喚醒當下知歸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既生天上不應起愛一念未忘便不自在以般若力復升梵世故來傳燈是其家事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無生本具不用求眞遇緣而發如花逢春求之太急去道轉遠當下知歸就路而返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明暗同體聖凡一路來處幽微莫知其故熟處難忘更求伴侶忽爾相逢肯心自許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從受記來不爲別事同類相從緣會必遇嗟彼鶴衆輩鳴既久一言之言頓知本有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從須彌頂持金環來嗟彼鶴衆其情可哀得獅子兒作大哮吼有氣貫天試驗其後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相見索珠開手便有以先所仗別來不久知有夙欠特來奉疇將頭臨刃白乳横流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秉般若劒握如意珠雖云暫到此行不虛偶遇惡人恰得好伴因邪打正兩得其便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從刹利種續傳燈燄眞嗣不明幾乎失陷從鬧市中忽逢故人函蓋相合乃得其眞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莫謂無因相逢便見來處自然不假方便今因其珠乃得其人開池得月買石饒雲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心甚急其來太早一語不投此心不了冷坐少林幸得神光一臂墮落其道永昌

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航海特來多少苦心大唐國裏祇得一人覓不可得如水任器以此傳家是爲第二

三十祖僧燦大師

通身是病不知來處忽逢醫王猛省其故心空骨剛且便行脚遇有力者一擔付託

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少年出家利根捉疾六十餘年脇不至席學侶雲臻何待小兒以有夙約觀者不知

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來歷不明出身恰好一件未完兩家都了破頭山中黃梅路上往來自由具大人相

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樵斧纔拋以石墜腰靈根久植從此抽條源出曹溪橫流大地直至如今無處不是

十八尊者贊有引

昔李龍眠白描十八尊者精妙入神觀者目炫獨趙松雪倣之逼真近代歙人丁南羽畫諸祖道影不讓古人而白描亦稱擅美余嘗請作厲揭圖竟未能得頃在五羊南海侯約我王君出此卷索贊展之光明奪目神情超越如坐蓮華藏中聽如來說自性法門時也詰其作者乃黃梅伯羽汪生敬焚香稽首總爲之贊曰

清淨界中出生衆妙大地山河總歸圓照鱗介羽毛普現三昧何獨應眞爲希有事諸阿羅漢皆幻化身見之不識豈得其眞遊戲神通咳唾掉臂俛仰屈信皆成佛事師子頻呻凝神壁觀林下水邊生涯無算搦拳手酸降龍費力但歇妄心自然閒寂抱膝凝眸看他作怪不若持珠念佛自在坦腹熙怡貝葉在掌揮麈默談聲空作響聽之如聾說者似啞不比尋常之乎者也倦倚長松瞌睡打盹伸手從空忽然提醒骨瘦眉長腰曲脚直動步全憑荷負之力晏坐林間心閑不過偶爾看經便成話墮盍盂一具蓮華七軸即此是寶何須別物自受用處唯此而已天龍恭敬不以爲喜由人愛憎任他束縛一味隨緣自性解脫只在毫端現此神力水底魚蹤空中鳥

跡鏡像空花乾城水月作如是觀妙不可說

又

業識不枯漂流毒海魚鱉蛟龍夜叉鬼怪可笑爾輩一味駕空不改類墮謂是神通苦被佛呵怕見摩詰幸爾此間躲過黃檗渺渺長波滔滔巨浪不肯放身是何模樣自已占乾教他下水縱是便宜能得幾幾雖云遊戲終成虛誑喚不回頭倍增惆悵看爾鬪到龍華會中將甚鼻孔見我本師和尚

又依次第合贊

人持一經俱在目前道路各別養家一般踞地而坐兩眼瞠空有何所見樹此門風懸崖之下以杭爲几香蒙騰空如雲作雨骨瘦如柴精神已竭還要看經此心不歇背癢難抓聊假一手在恰好處妙不容口有何神通藏

龍在餅手鬆放出任其飛騰猛虎踞地威不可觸用盡神力如貓捕鼠經非文字當人不少莫道眼困昏沉不好耳中作聲似有一物及乎取之拏攪不出明月當空抱膝而坐如是清閑何等快活眉長累墜時時遮眼老手無力翻費撩捲肚大難遮甚是襤襶只須放下方得輕快破衲藍衫費心連補一鉞一綫十分辛苦手持明鏡自照其醜忽遇獅子一聲號吼同行渡水脚跟到底何必又要累人累鬼

阿四

十三

又園林遊戲圖合贊

吾師神通自已有限全仗大家圍頭聚面龍不可撓賴此一盆不是者些縮手縮脚手掐數珠假此念佛捨已從人轉見忽突持一瓣香供養者誰有爲功德不若無爲拳拳合掌遮相恭敬臨鏡見頭空響谷應手執如意非無意手觀未執時本來何有猛地廻頭爲何顧佇待伴同行便非大步軍持之中不見傾注想是玻瓈內盛甘露少不努力老不歇心撥起眉毛還要看經以我觀來都成漏逗雖會騰雲未離窠臼前者已去後者未來趁步不上未免墨懷急走不動恐天落雨先戴箬笠又添辛苦貝葉無文眞經無字只解口持不知心悟爲他有塵故持白拂彼淨此污兩皆不足拳拳合掌同行獨往看他如意好借爬癢白羽扇頭皎潔如雪已斷煩惱如何又熱爲問盆盂有無齋飯若遇肚饑施主便辦猛虎爪牙大開血口幸遇我師馴伏而走一卷眞經有無量義未展開時先已見諦種種遊戲皆成虛誑試看虛空是何模樣

又渡海圖贊

苦海無邊惡浪拍天橫身直過誰敢當先惟
諸尊者神通自在拌命不顧往而不害以我
空故無害我者內外無物故無可捨視囹如
陵履險若平隨心而至寓目不驚縱有蛟龍
夜叉鬼怪皆爲我用以絕對待是知至人處
生死中不與物忤物無不容由是觀之法本
寂滅但不生心稱爲妙絕

又各隨其狀而贊之

一右手擎金剛塔左手豎掌如作觀想
以金剛塔聊表此心豎掌諦觀想念甚深

二老病據梧童子擣藥
此身不有病從何生對證之藥不知何名

三手執如意安然晏坐
手執如意如意累手默然自觀畢竟何有

四擎盌伸空若有所乘
本來無物向空妄求求無所得豈不含羞

五六老清癯若不勝衣倚賴少年扶曳
而行
老瘦難行自宜休息何苦累他拖曳費力

七手持貝葉迅疾而行回顧若者若有
所待
獨行快便替人著急手中貝葉幾乎打失

八九老前行扶伏童子少持香相隨作
供旁有鬼若皈依狀
步履艱難所賴童子此一炷香非爲山鬼

十飛錫陵空驚起山神尊者徐行回頭
顧盼
飛錫陵空山神驚起吾師且任法幢在此

十一降龍

因龍性猛師乃現龕但調其性不爲其珠

十二老邁無力手撫孤松

一生行脚于今老矣身若枯松心如止水

十三伏虎

猛虎在山威振林木吾師道高自然馴伏

十四看經

眞經無文牛皮遮眼若鑽不透終難放膽

十五自在安禪獼猴獻果

寂然澹泊胸中無物獼猴最狂亦知歸服

十六朝陽補衲十七坦腹相對笑視而

已

鍼綫工夫固是綿密大眼看來終是費力

十八端然禪定

大休歇處安閒自在冷眼看他都是捏怪

又

可笑此僧奈閒不住兩手捉摩不知何故

佛戒威儀端嚴瀟洒張拳舞脚甚是不雅

枯坐壁觀是渠本分如此久伸想是心悶

雄猛到此弓折箭盡猶張空拳徒勞發憤

袈裟著身本來自在又假按摩似爲捏怪

伸手縮脚左撈右摸元有一物竟捉不著

乞食街頭失却一物尋覓不見槌胸頓足

不受打眠去弄石頭儻磕破手惹一場愁

反手槌背想是脊痛少年不覺老來沉重

挺挺孤松是僧榜樣如此兒戲是何相狀

十六

雙手抱頭老大龍鍾不是偏風便是耳聾

尊者容儀甚爲雅肅但露脚跟者些不足

瞌睡起來夢境未撇兩眼睜睜望空著楔

是誰趕渠惡氣滿肚忙忙急走恐怕捉住

不善經行平地喫跌縱跳起來已成敗闕

四肢如拳百骸似縣想遇天寒凍餓使然
請問尊者耆年幾何但看兩眉世上不多
本來安穩自討事做如浪中船是誰之過

又

一對經卷爐香兀然端坐
兀爾忘緣無思無慮經卷爐香是閻家具

二看經

持一卷經貴圖遮眼牛皮若透將長補短

三橫擔拄杖而行

拄杖橫擔獨行獨步但驀直去何須回顧

四倚杖觀瀑布

倚杖閒看千丈瀑布問從何來不知其故

五撫麋鹿坐觀蛺蝶

麋鹿忘機閒來伴坐蛺蝶遽遽熱夢未破

六手執如意坦腹而坐

坦腹頹然百無所有可惜未忘執如意手

七手執經卷而行

既登解脫無礙無罣手中者些翻成話攔

八坐桃花下回首看經

花下諦觀想不爲別要使人知空即是色

九伸手盆中撈月

盆中有水水中有月伸手捉拏畢竟不得

十遥空作禮

平地作禮目前無物莫認虛空是法身佛

十一降龍

雲中之龍變化自在何故降他翻成担怪

十二無樹觀泉

獨撫枯椿靜觀流水盡世間人閙不過爾

十三仰觀高山流水

流水高山知音者少吾師得之出入意表

十四策杖閑行

策杖閑行信步騰騰世間少有此無事僧

十五騎虎而行

猛虎難馴見之者避吾師跨之視如兒戲

十六坐觀水月

皓月寒潭光明徹底此中著脚翻成塵滓

十七以指點空

以手指空空中何有雖爲點破似揚家醜

十八持杖坐磐石上

已到忘懷快活無那手中拄杖何不放下

又金畫騎獸十八尊者遊戲贊

三毒已除生死不繫故得神通自在遊戲猛獸獰龍各各馴伏信意乘之任其馳逐以已忘機物亦忘我兩得其忘如火入火十方遊行往來無礙不相識者見之驚怪但瞞愚人難逃智眼若遇維摩定遭檢點於虛空中妄生分別縱是金塵亦眼中屑

十六尊者應眞圖贊

欲行不行若有所思所思爲誰吾師自知拄杖橫擔腰包肩荷猛地回頭恰是者箇

兒然而立望之若遺遥空舉手對面是誰骨瘦如柴衣寬若袋不是忘形誰堪襲衊盎中之水空中之龍拏雲之手別是神通兀然而坐半恨半思盎水湛然投鍼者誰飄然若狂愕然若怒縱是無心也落顧佇猛虎易馴迷心難解不是吾師幾成敗壞骨瘦神疲眉長累極終日撥之手酸無力怯寒擁衲抱膝若思掉頭不顧思之何爲物之在空與爾無競無故索之豈稱爲聖鞠躬低首合掌向空見法身故作禮眞容

翁笠如空柱杖如龍逍遥物外頓脫樊龍
瓶本無物何來光怪自放自收無人管帶
雙手徒搏兩脚急走雖爲他忙却揚自醜
衲被蒙頭冷眼偷視香煙起處只者便是

十四尊者贊

一衲被蒙頭（斬四）合掌低頭　十九

一衲蒙頭諸緣坐透合掌稽首如是信受

二降伏獅子抱獅子兒引之奮迅
獅子奮迅大威猛力奪獅子兒豈不返擲

三卓錫擎拳獨行獨步
一錫撐空兩拳搦骨法力無邊稱南無佛

四三人共坐如說法狀
無舌而說無耳而聽法音如雷無人肯信

五默然端坐
歷劫妄想忙中不見正默坐時一齊出現

六禪定
衲被如空脊梁似鐵坐斷十方翻成點額

七擎盌
雙手擎盌滿盤托出汝試諦觀此中何物

八大肚坦腹
肚大難遮脚長難縮爾自生嫌非關我錯

九月下看經
月明如晝老眼不困起來誦經聊當解悶

十坐具敷坐
展開坐具畧放一線不爲坐禪和身打欠

十一布袋行脚
肩上郎當手中襤褸如此行脚可憎可怪

十二手持如意
手執如意如意累手身著袈裟聊遮其醜

十三持珠念佛

佛自念佛向何處躲以我求我于何不可

十四折蘆渡江

苦海無涯脚跟難站憑此一葉便到彼岸

又

苦海無際蓮葉爲舟倚他當命老不知羞
蘊空愛身心空有質如此顛倒莫道不識
手中如意脚跟蘆葉忙忙碌碌幾時休歇
怕海中怪踏金剛杵張拳努目如見老虎
空中放光脚下踏經笑人長短豈稱爲僧
蠢中測海枝頭尋春覷面不見何名應真

倒海移山伸手縮脚自在神通誰人敢說
自踢實地看他下水穩穩當當乖不過你
神龍之性元不可觸先奪其珠故不敢忤
大海之中即得淺處念彼觀音時來救護
快活不受被人拖帶老老大大不會自在

衲被蒙頭快活欲死任他神通總不如爾

十二尊者厲揭圖贊

一攬衣渡水

行脚遇水路頭差錯沒處迴避直須要過

二能涉負不能涉者

膽大不怕膽小怕倒幸肯負戴兩家都好

三四先登彼岸以杖接不能者

十分過九一步不及賴他拄杖甚是得力
已到彼岸復顧其伴極處一提何等方便

五既涉濕衣童子扭之

不知淺深信步奔行濕透衣裳返累別人

六已到樹下卸衣結束

衣衫絡索泥水汩沒雖是拖過翻勞結束

七跣坐樹下作噓解肫

費盡力氣閒坐打盹鼻孔撩天一噴頭醒

八神疲力倦仰視眺者

神思雖疲兩眼尚開看他昏者甚是癡獃

九繫裙

正涉水時怕他纏身既脫又著枉費精神

十倚杖箕踞而坐

箕踞石上神精軒豁忘却疲勞十分快活

十一閑坐以如意爬癢

自己癢處他人不知如意在手任我爬之

十二倚杖危坐回看行者包裹衣盔

到休歇處何不放下累他包裹好沒個簾

補衲尊者贊

破落偏身從新要補鍼線工夫不辭辛苦

又

一領破衲百綴千補一鍼一劄甚是辛苦鍼

鍼要透不透不休縱然補得只好蒙頭

看經尊者

自己不明却鑽故紙清淨界中翻成渣滓

又

生不識字强要看經耳聾眼花說與誰聽梵

筴多年蛀蟲鑽透字脚不眞都是漏逗

降龍尊者贊

多瞋之物捉拿不住一味慈悲觀想凝注

又

驪龍正睡珠被師偷若值醒時怎肯甘休

伏虎尊者贊

惡性難調威猛無敵放捨全身費盡神力

又

爪牙已露猛氣未逞不是吾師幾驚市井

調獅尊者贊

法窟爪牙誰敢摩觸吾師神通視爲玩物

浮海尊者贊

業海無邊滔滔不竭直登彼岸青蓮一葉此身非身荷擔錫杖空水連天無相之相空非有外水外無流誰能一喝截斷兩頭踏破太虛踢翻滄海線斷脚跟心無罣礙

第四十二

渡江尊者贊

越無明流猶在半途妄想未斷水上蒲蘆截流而過句可超越何故又憑貝多一葉芭蕉虛質雖是速朽不是借他幾乎出醜脚跟未穩瓦器不堅搖搖蕩蕩幸爾兩全獨往便休何為迴頭若等箇伴就不唧嘟貝葉在掌碧眼撐空高跨獨步吾師猶龍

燒香尊者贊

老不歇心少不努力撥火燒香不放一息本來沒事自尋忙如何到得無生國

第四十三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四

音釋

瞠抽庚切直視也馴詳匀切狎蝶上古協切下徒叶切擸必滅切把也獰奴登切犬惡也登許容切人行聲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五　軻五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達磨大師渡江贊

十萬里西來端的為何事老蕭乍見時胸中尚疑似一語不投機掉臂且休去折得一莖蘆欲將橫大地九年面壁坐寥寥沒意趣博得神光臂一支通身化作光明聚相逢不必問前程丈夫自有冲霄志

軻五一

又

不是徒來胸中有事不遇其人吞聲忍氣撩起便行絕無顧佇滔滔長江截流而渡折蘆一枝五葉浮空聊以代步豈是神通前程未定不知何往誰料少室巖前又落九年妄想

又

特來見知音相逢不相遇一語不投機抽身便休去折蘆渡長江脚跟不點地不是少室巖幾乎大失利幸得赤心兒聊以遮羞愧賺殺後來人喚作西來意

又半影贊

狀似蒼鷹心如攫兔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又西歸贊

來太忙歸太速憔悴精神慚惶面目落得一隻破鞋恰又有皮沒骨看爾回見尊堂將甚言句報覆阿呵呵屈不屈惹得兒孫望空哭

又

此事人人有分何勞特特西來只道將本求利誰知返見疑猜歸去淒涼無限思到家始恨手空回

又繡像贊

本無面目枉費針線貫穿將來一毫不欠縱

是全身只得一半梁王殿上少室巖畔決無如此許多思算人道是鼻祖西來我說是婆心出現

又達磨大師贊

一片苦心腸遠來當大事不遇箇中人好生没意趣九年面壁坐氷枯雪已老不得斷臂漢此心終不了只爲當初自著忙今日始知來太早

又

其來甚遠其心甚苦不遇作家多遭輕侮其道既光其澤愈溥懸絲命在一莖蘆博得兒孫不可數普天匝地盡飯依此是吾師眞鼻祖

又

有事在心忍俊不禁十萬西來誰是知音一

語不投九年面壁不是神光幾乎狼籍苦海無涯掀天波浪擬之即墮蹈之即喪五葉浮空一花不改是知我師至今如在

又

氣蓋乾坤心包六合十萬里西來特特爲者著不是不肯承當止因不愛摸索一語不投便渡江過水何曾不濕脚九年面壁冷愀愀謊得神光一臂落至今大地血橫流無限家私都拋却人道是直指單傳我道是閒家過活

又

碧眼胡碧眼胡十萬里來胡爲乎一語不投忙折蘆掉頭不顧蓋殺吾嵩山石室氷雪枯九年面壁嘴盧都不愀不采心何孤忽睜兩眼雙糢糊問道立者誰之徒擬待開口喪其

軀一臂墮落心膽蘇滴血橫流滿江湖且道此事誰人無問君畢竟胡爲乎

又

特特而來尋人不遇忙折一蘆抽身便去少室巖前全無滋味賴有神光少吐其氣剛留一隻臭皮鞋惹得兒孫嫌破碎何似當初未到時長空明月無纖翳

又

其往太遠其來太早知之者希空增懊惱不是少室巖前幾乎此心不了雖云直指單傳畢竟門前之繞兒孫至今播揚狼籍家私不少咦東風吹破樹頭春落花滿地無人埽

又石室達磨大師贊

蒼巖石室九年面壁非是無心祇爲不識太無聊沒端的直待神光雪沒腰平空一語成狼籍五葉花開大地春至今滿眼生荊棘

又贊

既赤手來包裹何物把作贓私便成塗毒分疎不下至今負屈

六祖大師肉身贊

一陽來復暖氣漸臨三陽滿足萬物皆春一陰初至流火內凝三陰始交草木頓零有力造化尚使枯榮何況無生念念熏蒸以有入空四大俱融以空入有有則不朽空有兩忘適同金剛山河大地盡常寂光是故我師爲法中王

永明大師贊有序

清幼讀心賦唯心訣即知師爲光明幢也既而從雲谷先師聞說大師日行一百八件方便行將謂尋常勤勞事耳竊慕而行

之因是寓目無遺法以爲善用其心矣及垂老至西湖淨慈入宗鏡堂禮大師塔影訪其行事弟子大壑出自行錄清展卷默然自失歎曰此廣大無邊微妙法行誠非金剛心普賢願不能持其萬一也況揭心宗而鎔教海示法性而攝羣情非稱法界三輪何能臻其閫閾哉清感歎難思稽首爲之贊曰

稽首大師光明幢普照法界清淨藏乘大願輪示三業特爲羣生開正眼親傳佛祖祕密印融通教海歸一心陶鎔聖凡非比量頓入實相三昧海百千妙行顯唯心萬善同歸一眞諦思惟自有三寶來此土唯師能護法是故華夷悉歸仰盡入慈悲心念中飛潛動植攝無遺即以己身代受苦若非寂滅平等觀

何能了無彼此相悲哉末法諸愚蒙不知盡被願力攝懸此宗鏡照萬法目前何法非佛事即此放生一種德便入毘盧法界門自心先入衆生心衆生何能逃淨土我以湖山爲筆研不能寫師一毛孔普願隨喜見聞者同證吾師大心力

諸祖道影畧傳贊

康祖僧會贊

法身舍利普徧大地光明照耀無處不是爰有至人尋光而來懇求出現梵刹初開

天竺佛圖澄和尚贊

至人隱顯其行莫測透體光明其用自別出入帝庭如狎鷗鳥脫然歸去由來時道

廬山東林遠公贊

曠志高懷遊心淨土創開東林以爲初步遠

漏清聲流韻至今凡有聞者靡不歸心

寶誌公贊

至人潛行跡不可知從何處來爲鷹之兒遊行世間人莫能測擘破面皮又何必說

傅大士贊

道不在冠儒不在履釋不袈裟無有彼此但能不生分別心三教宗師即是你

章安法師贊

影響法化雲龍風虎凡立幟者必有其伍一家教觀至師大昌入多聞海源遠流長

法智法師贊

台之一家遠宗龍樹教觀分明闔者多悟五百年來其維不張實生吾師大振其綱

不空三藏法師贊

毘盧灌頂是爲心印正令全提佛魔聽命奔走龍神潛消百怪是故智者得大自在

賢首法師贊

大法界網聖凡羅列獨有一綱唯師能挈引萬派流同歸性海五教齊收終古不改

清涼國師贊

秉大智印範圍法界入總持門具四無礙九尺長軀百年住世七帝門師事不思議

圭峯禪師贊

萬里封侯投筆而取吾師一投直出生死性海同遊眞子之印入法界門是稱亞聖

法照國師贊

曼殊大士將期一見故金色界鉢中先現及至入門如從舊遊直指極樂是所歸投

玄奘三藏法師贊

大教東流其法未普爰有應眞委命徃取般

若流光相宗大啓苦海舟航利濟無已

窺基法師贊

唯識幽宗義深且玄惟師揚之如日麗天定從凡率預稟彌勒不從中來安知其訣

道宣律師贊

如來設教三學爲師定慧所發以戒爲基大法東流此教未光南山傑出一振其綱

一行禪師贊

顯密之宗識緯之故大衍一成陰陽合度世出世法靡不該練五地之行於師乃見

南嶽懷讓禪師贊

氣槩冲天心虛没量攬曹溪水興波作浪曉者馬駒一蹶打起蹴踏橫行觸者皆死

青原行思禪師贊

天然尊貴不落階級一語投機加鑾得奎曹溪一脉枝分派衍從此兒孫雷驅電捲

永嘉無相大師贊

金錫孤標生龍活虎不是老盧幾遭輕侮言前薦得一宿便行縱然超越猶是兒孫

西江道一禪師贊

馬駒如龍牛行虎視百三十人一脚蹋地法流西江百川東倒一滴瀾漫潤茲枯槁

石頭希遷禪師贊

獦獠佛性元自有因一尋思去即得其眞踞坐石頭其路甚滑縱能行者也喫一蹋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贊

自持寶藏更向他求一言指出應用自由越有大珠圓明通透隨方照耀不落窠臼

天皇道悟禪師贊

那邊不住從何處來一見石頭八字打開以

此示人只貴知有顛倒拈來如弄丸手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贊

百丈壁立來者望崖惟師直入撥火心開作水牯牛異類中行仰山勘破父子家聲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贊

乘日光來依自性住故纔出頭天然妙悟棲居長松人道是險但看他人不自檢點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贊

大雄山下有一大蟲哮吼一聲聞者耳聾疾雷之機掣電之眼西來門風從此太險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贊

黃檗師子爪牙纔露大愚之機如鷹拏兔脇下三拳腮邊一掌適犯其鋒非爲麤莽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贊

本來面目一摸便見無情說法似乎還欠既見雲巖掀翻窠臼過水覩影方始通透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贊

越格之資不存名跡超方之眼一見便識五位虛玄宗旨綿密是故至今猶黑似漆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贊

熟處難忘蔬筍習氣鐘梵經聲聞之心醉師棒如龍友嘴如鐵故此出身自然超越

雲門禪師贊

纔見睦州閉門推出挨身一拶頓折一足從此轉身蓋天蓋地雪峯未見早已心契

法眼禪師贊

一切現成了無顧佇萬象之中堂堂獨露一味平懷目前即是纔落思惟便落第二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贊

七軸遵經持之已久一言放下即知本有不

說之說舉著就見拂袖而行何等快便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贊

本性慈悲來酬風帳見了魚兒隨手便放一出塵網便登覺地擔折桶脫虛空粉碎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贊

西河逆機見者不識親遭掩口鼻孔打失其機迅發脫不可羈明眼稱之真獅子兒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贊

西河獅子父子門風倒握太阿誰敢當鋒師一撥之聖凡情盡室中三關全提正令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贊

荷擔大法綱維叢林狹路相逢一語見心異時兒孫徧滿天下源遠流長根深枝大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贊

久把明珠祕爲奇貨及遇作家一笑便墮看破笑處自亦絕倒信手拈來無非是寶

新州五祖法演禪師贊

出門不利即撞擔板逢人便問祇好遮眼幸遇作家一椎打破掉轉頭來方知話墮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贊

乘大願力出爲法瑞總持門開衆行畢備懸一心鏡朗照萬物佛日中天無幽不燭

天目高峯禪師贊

雪巖之險壁立萬仞惟師登之得其捷徑死關之險又踰於巖故望之者猶如登天

天目中峯禪師贊

天目窟中真獅子兒爪牙纔露百獸奔馳孤風凜凜法海洋洋是故我師稱僧中王

又

居天目之高峯透空中之鐵壁破佛祖之重

關小剎塵之知識示如幻之身心展那伽之
定力打碎衆生生死窠縱是相逢無處覓

千巖禪師贊

問佛何在尋之不見鼠翻猫嚙忽然出現躍
身如空應聲若響不是者番幾沉妄想

佛印禪師贊

文字習氣生來漏逗橫口說禪不落窠臼預
畫笑容不知何爲軒渠而化只者便是

徑山無準禪師贊

一語投機十方通透舌根雷奔衲僧雲湊兩
入內庭提挈萬乘不假他力全憑正令

寂照圓明禪師贊

世道交興眞人應運雲龍風虎莫之能禁眞
金出礦古鏡生光精明旣發照用無方

白雲覺禪師贊

坐白雲峯轟霹靂舌性海波翻義天星列奔
走龍神潛消魔孽一點清涼破除瘴熱好箇
阿師十分標格若不是者滿嘴鬍鬚人定認
作靈山迦葉

金剛塔贊

稽首金剛幢般若光明聚一切衆生心故稱
諸佛毋普入微塵中能作利益事善哉妙智
人從微細心想建此最勝幢猶若蓮華藏幢
依微塵立一塵書一字塵塵世界圓字字光
明現即於此一幢一一微塵聚具足般若緣
不增亦不減是知衆生心各各皆具足我觀
我此身不異此勝幢日用微細心盡憑般若
力若一念瞻依一切皆具足念念不離心功
德皆圓滿

三教圖贊

即一而三赤子身穿花布衫即三而一没韻曲吹無孔笛說謊面不慙瞞人心似漆莫道肝腸有兩般誰能識破眞消息一腔心事總難言杜鵑血染春山濕

文昌帝君贊

造化之精煥而爲文炳乎長夜日月代明莫匪爾極寂然爾寧有叩之者如篤斯聲淵淵不竭若谷似盈帝出乎震此之謂至神

老子騎牛贊

紫氣東來青牛西逝不是尋人端爲何事

老子出關贊

心存太古道遠薄俗光而不耀虛而不屈致虛守靜少思寡欲恬惔怡神蕩然無物羣雄競爭方事馳逐鼎沸中原緬懷西竺才駕青牛便騰紫氣關令早知眞人將至拜命瞻依

請發幽祕垂五千言道全德備不居物先不爲禍始謙道無我知足知止混俗和光莫知其紀故稱猶龍爲柱下史

孔子贊

百王之師千聖之命萬古綱常羣生正性一力擔當全無餘剩不是吾師没量人誰能末使人倫正

彭祖贊

色若嬰兒氣若哇吸風吹露但餐霞蟠桃一熟三千歲曾記爲童尚折花

呂純陽贊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稟三才之至粹得二氣之精純負青蛇而遊戲無礙見黃龍而妙悟乃眞朝遊蓬島暮宿崑崙壽同天地德比陽春夫是之謂人中之聖抑仙中之神者也

漢壽亭侯贊

凜凜若生明明若在耿耿孤忠堂堂氣槩面上精神胸中磊塊處處逢人愛現身多應未了英雄債

清涼山王峯和尚半影贊　十三

明月半輪浮雲一片雪老氷枯水清沙淺入傳作鼻祖兒孫我說是文殊侶伴八十年苦行無窮百千劫圓成一念不知那世舊冤家來此人間償夙欠晚得箇俗不俗阿郎却做出眞不眞皮面咦今朝一笑再相逢直待龍華初會見

寶峯和尚贊

是眞非眞無相不相如珠中色似鏡中像大千遊徧沒行踪十方壁落無遮障爲打陝府鐵牛觸折邛州竹杖塞北山寒雪正飛天南地煖花初放相逢不肯露全機只道有無俱是謗借問何處者沒巴鼻阿師人是天子門前寶峯和尚

紫柏大師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斫栴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釃甘露漿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觸者褫魄以大地心堅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臨濟不死黃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潤步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拳一拳槌碎無生國

又

獨坐孤峯披襟藏海吐醒魚龍潛消鬼怪拄撐如意雙眼空十方世界無遮蓋莫道春風處處同氷枯雪老寒巖在

又

定乾坤眼如懸寶鏡有臨之者妍媸莫遁倒
握太阿與人不悟魔外攖之喪身失命無手
行拳拳不在手無舌解語語不在口鬚眉畧
露其形似有若扣其中自不能剖

十四

又

面如月心似鐵短髮長髯丰神自別拳頭一
捏雙眼空睜梁纔豎諸緣歇槌碎金剛圈圓
成甘露滅十方世界沒遮攔一道神光閒不
徹驀地相逢鼻孔酸心中有痛難分說

十五

又

通身血汗如獅搜絆逆斷情根卸却重擔外
無城府內無崖岸兩眼睜睜只見者漢

雲棲大師贊

乘願力來居堪忍界開淨土門了慈悲債建
光明幢稟金剛戒八十年餘半利生臨行落
得空無礙若識吾師住世心是則名爲觀自
在

又

我觀大師渾身活潑諸毛孔中光明透脫不
見面目如何描摸縱饒畫得畢竟不著晏坐
如空說法如風捕風捉影不得其蹤聞空中
風見水中影多少癡人開眼打盹

又

以空爲居以慧爲命入衆生心行普賢行不

十五

論鱗甲羽毛同入平等法性一味慈悲十分
清淨若問吾師甚法門此中三昧名無諍

又

心若空中月形如鏡裏像此是吾師四十年
隨順衆生眞榜樣

又

其容寂其心密無內外不出入百千三昧眼
裏空花一切行門空中鳥跡不信分身萬象
中癡人却向毫端覓咦

無明和尚圓相贊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
遙相見生涯在鑊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没弦
弓慣用石彈箭只要射箇人應弦早奔竄忽
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陷拋出鐵渾淪見者絕
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
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辨

無邊和尚贊

剎海無邊一塵不立脚跟到處因緣會集隨
身叢林家常茶飯來者充足任意幹辦一蹋
吳江剎竿纔豎龍象奔騰全無回互雙徑雲
生單傳月朗誰人大呼師答其響於一毫端
現寶王剎八十八代都没合殺道運全機賴
師一撥鼻孔半邊誰曾摸著

清涼山空印法師贊

金色界中常隨萬衆唯師匡徒潛施大用五
頂峯高經行顧注萬壑風森法音彌布遊寂
滅海坐雜花林如師子戲顧欠頻伸名聞九
重風清寰宇十方歸依如海吸水形不象心
真不混俗但見其皮誰得其骨法幢既傾教
網不密師振其綱如天絲織哲人往矣寂寥
千載天實生師儀形未改千尺寒巖萬年氷
竇我居其前師躡其後我以業驅師以願持
炎涼雖異此中不移劫火洞然氷枯雪老幻
瞥既除空花亦了浮雲散盡碧天高一輪明
月當空皎試問金剛窟裏人前後三三是多

少

又半身贊

問者老漢從何處來不知爲甚滿面塵埃千尺氷雪凍不死留得一半令人猜可怪獅子項下鈴自繫自解眞奇哉

紹覺法師贊

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三界爲家以衆生爲性其形骸也槁木其三昧也無諍火宅寒灰塵勞氷穽以城市爲山林從語言入正定故熾然常說而不休者以智海橫流自不能禁無怪乎阿卽口門不正

靈徹法師贊

骨峻嶒心寥廓鼻孔昂藏眉毛卓索湛若碧沼青蓮挺若長松孤鶴舌根不動語如雷時人莫道無言說

自光長老贊

從金剛窟來王舍城更無別事只爲衆生一身叢林十方粥飯來者同餐不分主伴以無我心作衆佛事遇緣卽宗平等無二若求其眞眞不在此但看現前卽眞佛子

大歇者年贊

早年卽知離俗老年方能出家以渥和爲妙行以佛事爲生涯五濁世中了無半點塵礙清淨界裏只有一朶蓮華此便是優婆塞衆中第一作家

定宗老宿贊

少入千佛巖卽依千佛住起坐常不離人不知其故雖過八十年猶是最初步步入雜華林始是歸家路

雪嶠山主贊

坐斷雙髻峯提出秤椎汁打破金剛圈咬碎鐵栗棘幾番凍餓死復生剛博得些閑氣息不是殺父寃讐爲甚著者死急落得一條性命却又東拋西擲走向雙徑峯頭不解埽踪滅跡露出者箇形容也是眼中著屑縱饒雪上加霜須知炎天赫日試看端的橫眉竪鼻杜鵑聲裏雨如煙東風吹落花狼籍赤脚蓬頭下翠微相逢誰是眞相識

凌霄峯梵懷慧山王贊

從空中來求實處住故向凌霄別行一路身已在空足未離地若欲超然必須粉碎雲山滿目葛藤不少雖無干絆終是纏繞一物不將只須放下小處不存乃見其大不向外求不從人覓本有現前一切眞實知見消亡玄妙不立一念直透銀山鐵壁

衲雲師贊

其眷如鐵其心如空一衲如雲萬事如風早入方山之室晚荷清涼之宗老而愈壯淡而不窮非窟中萬人之一安得振如此之高蹤是以思之而不見寫之而難形容依稀彷彿似池上放牛之翁

虛谷公贊

外若浮雲中如谷神心爲常住故以爲身七十九年若夢百千億劫如生留得一片清淨田地傳之子子孫孫咦珊瑚枝上撐明月海底波斯夜嚼氷

月岸公贊

其出也不來其沒也不去生平覿面人無覓處雲駛月運舟行岸驚咦一聲長嘯海空秋金烏夜半啼天曙

雪嶺公贊

面如滿月骨似氷雪望之稜稜層層其中必定嵚嵚崛崛咦白雲橫斷曉峯青杜鵑啼徹春山血

澹居鎧公贊

軸五 十九

骨稜層心寥廓氣昂藏機活潑那一半沒描摸佛祖郎當衆生絡索拌命橫身一力擔不負家傳者一著

自贊

看教不徹參禪未瞥一味癡憨十分蠢拙沒量如空剛腸似鐵且喜早入寒巖滿拌放身休歇忽遇一陣黑風飄墮羅剎鬼國拋入大冶紅爐擲向炎方火宅仰仗佛力加持者條性命拾得滿面風塵一腔氷雪不爲行脚操方多是酧償夙業就中一片苦心開口向人難說只待龍華會中那時方才明白縱饒描寫將來不是嬭生骨血

又

坐楞伽山踞磐陀石聽海潮音入無生國早從金色界中來老年誤作雷陽客馬後驢前風餐露食歷窮火聚刀山且喜干戈寧息感荷君恩復放還一條性命拾得翻身直上萬峯頭晝夜打眠無閒歇衆魔心空諸佛耳熱時人若問箇中機鼎湖山上雲長白

又

形似片雲太虛不住來去無心隨風一度坐鼎湖之高峯笑曹溪之露柱任他苦海波翻自信肝腸鐵鑄回看火宅炎蒸何似白雲深處

又

爲僧久慣還俗了欠習氣難忘修行不辦幸
入聖天子大治紅爐鑄成一箇生鐵羅漢拋
向火宅炎荒大似鑊湯爐炭煉得通身骨肉
鎔剩得慈悲心一片深知恩大莫能酬要報
須憑眞實願

又　　辛卯

心非在家形還混俗眼裏有珠胸中無物闖
名時是是非非見面後嚷嚷咄咄任他描寫
百千般只有一點畫不出

又

非俗非僧不眞不假肝膽氷霜形骸土苴一
味癡憨萬般瀟洒若不是聖天子破格鉗鎚
如何得隨伴著將軍戰馬看他別有一種精
神恰不屬之乎者也

又

拄杖長戈鉢盂刁斗一等生涯何分妍醜但
看水月空華此外於吾何有

又

少小自愛出家老大人教還俗若不恒順世
緣只道胸中有物聊向光影門頭畧露本來
面目鬚髮苦費抓搔形骸喜沒拘束一縛楞
伽一炷香到處生涯隨分足

又

心不在髮形不在僧人不足道名了足稱百
無可取一味可憎忍辱法門唯此獨能

辛卯五　二十一

又

愛山不高愛水不深僧不去髮俗不冠巾文
不識字武不談兵實無可取虛有其名此箇
沒用頭阿師只宜默向雪陽隊裏著他驢前
馬後者一著最能

又

獨行獨坐快活無那凡事無爲佛也不做萬里雷陽一擲便過若有相逢問是誰兜率殿中第一座

又

心不在道形不入俗脚無干絆口無拘束如風行空如響答谷一味癡憨千般埋沒幸藉菩提樹一枝此生千足與萬足

又

少小出家老大還俗裝憨打癡有皮沒骨不會修行全無拘束一朝特地觸龍顏貶向雷陽作馬足而今躲懶到曹溪學墜石頭舂米穀

又

此老無狀是何模樣打之不痛抓之不癢罵之不羞謗之不枉兀坐不會參禪一味胡思亂想作佛無分作祖有障只好發付無事甲裏做箇老軍隊長

又

俗不知名僧不在數佛祖隊裏不容衆生界中不住白手操戈赤身露布怕死入地無門要活上天無路都道是沒伎俩的阿師誰知是不識字的大措

又

霜鬢鬖鬆氷心冷淡鉗口結舌奔雷捲電作東西南北之人受百千萬億之難號是憨僧呼爲鐵漢形影相看瘴海濱莫道斯人無侶伴

又

出世六十年當軍三千日住山二十秋畢竟

沒巴鼻爲僧不解修行涉俗又無拘忌是何等業緣作者般蟲豸最喜是一片癡心把佛祖門庭當自己家事煩惱無邊苦海無際歷盡風波隨行逐隊荊棘林裏橫身戈戟場中作戲到如今不肯回頭閻老子豈不生氣想待彌勒下生那時方纔理會咄春山夜雨子規啼聲聲叫人且歸去

又

其狀龍鍾其中空空佛祖界中不住衆生隊裏難容諸緣不會一法不通只將尋常茶飯當作豎立門風枉費癡心沒底落得煩惱無窮不若貶向無生國土披白雲以高卧抱明月而長終一切不顧依稀成就箇眞正憨翁

又

爲六祖而來因讓師而去來去雖似奔忙法門本來無住秖爲撑支父子門庭不是妄生閒氣歷盡艱難參殘竹篦落得滿面風塵當作西來祖意到底一片金剛心尚留再布曹溪地

又

兀兀無知百無所思全沒伎俩一味憨癡豈是人天眼目元來粥飯阿師只有一種奇特處皎皎月上珊瑚枝

又

曾向鉢中見有萬衆問是文殊被他掉弄直到五臺親承奉重聞說淨土法門恰似開眼作夢想是此老前身今日重來打鬨

又

七十年來夢遊人世隨身叢林空花佛事不顧危亡全無避忌一朝觸犯龍顏拶得虛空

粉碎擲向萬里炎荒依舊逢場作戲只至今折箭盡那時方纔歇氣而今正眼看來落得一覺熟睡

又

月挂長松影沉秋水有相可窺無物堪比不可得而親豈可得而取引萬里之長風縱洪波之一葦大似少室巖前不是毘盧城裏清絶塵埃了無渣滓聲吼泥牛花開碓嘴從他相識滿乾坤脫體承當能幾幾

又

如鏡現像似雲浮空虛谷聲響止水魚蹤有眼不見有耳如聾既無可以贊嘆又何可以形容喚作一物即不中此其所以爲憨翁

又

威威堂堂澄澄湛湛不設城府全無崖岸氣蓋乾坤目撐雲漢流落今事門頭不出威音那畔無論爲俗爲僧肩頭不離扁擔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覺場小販不入大冶紅爐誰知他是鐵漢只待彌勒下生方了者重公案

又

五臺水雪枯東海波濤惡炎荒瘴癘深曹溪緣分薄只待心疲力倦赤身走歸南嶽七十峯頭睡正濃醒來兩眼空落落坐倚長松獨自看白雲一片生幽壑

又

不屬聖凡本來面目從何處來向毫端出水澄月照面雲開山露骨要知淵默雷聲大似響傳空谷有人若問西來的意但向伊道即心即佛

又

面濶口窄眉橫鼻直任爾描摸全無氣息文彩未露時那箇知端的不向人天路上來問君何處曾相識

又

此老其中空無一物不聖不凡非心非佛兎角杖撈水月踪龜毛繩縛虛空骨喚作憨山則觸仔細撿點將來恰似枯樁榾柮只是別有一種惺惺畢竟描摸不出咄咄咄月落不離天鳥歸樹上宿

又

坐五臺之氷雪聽東海之波濤飲炎荒之瘴毒卧南嶽之高峯拈雙徑之竹篦吹雲棲之布毛且看者些行脚恰似月上松梢若問大人作畧全沒半點求其衲僧巴鼻絶無一毫只有一副肝膽痛癢不在皮毛再三捫摸仔細抓搔求之不得切處難撓且道畢竟如何咦巫峽猿啼霜夜月斷腸聲使夢魂銷

又

四十七年前曾向江心住今過七十二重來第二度如空雲去來竟莫知其故相逢舊時人請問歸家路識破夢幻身便是第一步若問末後句看燈籠露柱

又觀海圖贊

巨石長松洪波寂壑仰之彌高望之彌濶中有一人神情軒豁時聽潮音說普門親證耳根眞解脫

又行脚贊

錫杖無環草鞋没綁十方徃來隨足所至世出世間兩不相似水月道場空花佛事若問生涯如是如是

胡中丞像贊

僧不僧俗不俗一樣心腸兩般丰骨若問宰官比丘恰似生米作粥今朝狹路相逢依舊二三如六不拘南北東西觸著如釘入木徃來生死路頭不知何處歸宿但願同生兜率天此心千足與萬足（初五 二六）

王宗伯像贊

水月襟懷空花眼界鐵石肝腸風雲氣槩記得未入胞胎不是者箇襤褸就中沒處描摸看來有些古怪當初不合杜口毘耶今日却來酬償風債塵勞中轉無盡法輪毛端上現百千三昧捨已爲人將金博塊時人盡道宰官身我說是名觀自在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五

音釋

犇音哇烏瓜切奔逸聲也 磊魯偉切衆石狀 礧盧回切 轟呼宏切 衆馬疾走也 驚無暮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六　軻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頌

佛祖機緣三十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瑯覓云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頌曰（軻六）

纔出頭來便着忙虛開大口說行藏祇知要吐心中事番惹傍人話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地獄天堂有甚差受恩深處便爲家人生適意即爲樂何用閒情檢點他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來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个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下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一可捨是汝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曰

擎來平地起干戈放下教伊沒奈何直到水

窮山盡處縱無一物也嫌多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勿令斷絕頌曰

分明大地露堂堂（柯六）一片袈裟豈蓋藏纔說密時元不密舌頭遍地太郎當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子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吏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佛前女子路頭差不是文殊力不加縱有拿龍捉虎手無如打鼓弄琵琶

達磨初至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少室面壁九年頌曰

遠來一片熱心腸只道他鄉似故鄉豈料相逢不相識掉頭冷坐最淒涼

二祖至少林參承達磨立雪斷臂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與汝安心竟祖於是悟入頌曰

齊腰大雪臂摧殘特地將心强要安借爾拳頭築爾嘴何曾添上一毫端

六祖大師參黃梅五祖着入碓房舂米一日因五祖索偈欲付衣法師書偈於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南歸

曹溪頌曰

碓頭柴斧有何差又向晴空眼見華剛道本來無一物如何又拾破袈裟

未到黃梅早已知三更入室又何爲秖將衣鉢爲奇貨引得兒孫箇箇癡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頌曰

三呼三應太分明辜負何曾有重輕試向未呼前勘破長風日夜吼松聲

南嶽讓禪師初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頌曰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揚門下立何須撥火更澆湯

馬師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頌曰

大將登壇八面風捲旗息鼓四壘空太平氣象清如許方見王師不戰功

馬師不安乞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

祖曰日面佛月面佛須曰
病在膏肓不可醫閉門暗地自尊思傍人不
解難禁處纔問如何已失時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
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去婆曰
軸六 四
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後有僧舉似師
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
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
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
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須曰
斜陽芳草正萋萋漫把王孫去路迷多少迷
中留宿客五更夢破一聲鷄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
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
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
軸六 五

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
諾師曰喫茶去須曰
趙州一味澹生涯但是相逢請喫茶若向梅
花探春色一枝墻外過隣家
遠來經涉路迫遥壘塊填胸氣正驕不用靈
丹并妙藥只須一碗熱湯澆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
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庭前栢樹子須曰
大千經卷剖微塵臘盡陽回大地春拈出庭
前栢樹子西來祖意又重新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
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
也衆無對師即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

前語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師
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太阿出匣絕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偶遇白
牯誇好手却將驢糞換雙睛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
已明如喪考妣頌曰
長江無際渺風波一任輕帆幕雨過到岸回
頭看白浪愁心轉比在船多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
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
向甚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
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師聞令侍
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
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
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果三年而
没頌曰
閻看師子漫調兒顧欠頻呻力盡施觸着翻
身聊一擲低頭歸去令全提末後句莫狐疑
自在遊行更讓誰萬古長空風月在三年未
必是歸期
德山因廊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去
師曰作麼作麼廊曰勅點飛龍馬跋鶩
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廊過茶與
師師撫廊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廊曰
輒六　六
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師又休去頌曰
慣戰深藏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
得全身去折盡旗鎗已喪威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
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

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
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
月到中秋分外明幾家歌管不停聲漁翁歸
去蘆花宿睡熟江天夢不成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
（卅六）
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
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
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江水深風波日夜吼雷音百千諸
佛同搖舌覿面何勞別處尋
夾山參船子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
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子曰不似
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麼
處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
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
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
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罷釣時如
何師曰絲戀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
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
如是頌曰
蘭橈獨倚把關津鉤線閒垂釣錦鱗偶遇獰
龍纔一撞滔天浪裏解翻身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頌曰
長江一望渺寒烟極目中流思惘然可惜夜

深明月下更無人問渡頭船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
老僧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路到懸崖没處行轉身一步脚頭輕要尋挂
角羚羊跡有眼饒君亦似盲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
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頌曰
扁舟使盡一帆風到岸何勞又轉蓬若問漁
翁何處宿放歌歸去月明中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
須彌山頌曰
天寒霜落月沉西清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
輪紅似火行人猶聽五更鷄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
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
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
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
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曰
天街華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
重人靜後六宮猶整尚衣冠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
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
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頌曰
寒巖雪壓一枝梅無限春光不放開却被東
風輕漏泄暗香吹入夢中來

潙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

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此時若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頌曰

馬腹驢胎佛祖家大人行處路途賒牯牛若較溈山老頭角崢嶸更讓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頌曰

山河國土露堂堂毫礫叢林總放光若使一塵當面立恒沙諸佛盡遮藏

金剛經頌十八首

世尊著衣持鉢空生嘆希有

著衣持鉢只如斯飯食經行有甚奇何故空生歎希有令人特地更生疑

應如是住

窮途白眼正悽惶忽漫相逢是歇場放下便爲安樂地何須忉怛費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壁間燈影弄孩兒黑夜翻疑有鬼隨試到天明親看破許多驚喜向誰提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夜來夢到鬼門關無數羅叉擁鐵山唱罷寒鷄天大曉回頭一笑破愁顏

不住於相

乾闥婆城落鏡中樓臺殿閣湧虛空但看無數登臨客倚檻披襟送去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鳥跡魚蹤莫浪尋電光石火豈容心時人但聽春禽噪誰信頻伽穀裏音

無我人衆生壽者

傀儡登壇待鼓鑼大家相聚聽高歌不知線
索經誰手線斷羞慚最懷懶

四果不作是念

長途客店暫招商一宿休閒豈久長夜夢忽
登兜率界回頭空費好思量

軻六　十

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少攜書劒走他鄉主意將來赴選場偶向街
頭遇占卜報言當作狀元郎

持四句偈其福甚多

年年鬼祟請神巫送退還來作穢汚太上者
君如律令諸邪從此一齊驅

須菩提感激流涕

心頭痛處有誰知國喪家亡說向誰回首故
鄉消息斷不堪重聽鴈聲悲

歌利王割截身體

軻六　十一

穆王心愛偃師人歌笑歡娛當是真一怒頓
教支解後始知膠漆合成身

一念信心即得菩提

莫道夷門鴈狗屠一言然諾許金軀提鎚直
入中軍帳奪得將軍肘後符

三心不可得

寒空落落鴈孤征望眼昏迷里數生自是本
來踪迹斷勸君不必計途程

無法可說

幻戲場中伎倆多歌聲不斷舞婆娑可憐觀
者增悲喜曾見其中一線麼

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畫工隨意寫形容狀貌衣冠各不同好醜任
他分別盡到頭不是主人公

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貴賤元無定準程從來白屋出公卿一蒙天
子親宣詔便是當場第一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夢向華胥國裏遊到時歡喜轉時愁一聲鷄
唱霜天曉枕上空華落兩眸

淨土十六妙觀頌

第一日觀觀落日如懸鼓
白日西沉寄所思夕陽盡處有心知一從別
後無消息自此常如見面時
第二水觀觀大水澄清凝氷映徹作琉
璃想
清凉心地碧澄澄瑩徹猶如水結氷一片琉
璃光潔地休教埋沒老胡僧
第三地觀觀氷琉璃成就地想
遊心何處可經行寶地琉璃一掌平未動脚
跟前一步看來元不涉途程
第四樹觀觀琉璃地上作寶樹想
行樹重重七寶林目前羅列氣陰森花含無
量摩尼聚風動常宣妙法音
第五池觀觀七寶池中有八功德水想
如意珠王出涌泉水含八德注花間金剛池
底金沙布念念心開七寶蓮
第六總觀作寶樓閣想
寶嚴樓閣影重重無量諸天集此中不鼓自
鳴天樂動法音盈耳樂無窮

第七座觀觀七寶蓮華中含金剛臺想
七寶華含七寶臺摩尼華蓋結胞胎隨心一
片光明藏自有金容出現來
第八像觀觀一佛二菩薩想
相好光明水月身恰如亡子見慈親從今

識娘生面不作悠悠行路人

第九佛觀觀佛相好想

毫若須彌目若蓮重重相好總無邊通身毛孔光明聚照徹三千及大千

第十觀音觀作大士形像佛立頂冠想

長大無邊大士身頂光化佛等微塵細看毛孔含生土觸目分明是故人

第十一勢至觀作端坐手執蓮花想

光明色相總非差頂上天冠百寶華華裏淨含諸佛土不知誰是主人家

第十二普觀作自身往生蓮華開合想

心想蓮華量若空託身深處密難通光明照破華開後醒眼依然似夢中

第十三雜觀作佛大小不定身想

百川月落影參差來去隨人任所之只道兩頭分二路誰知動處不曾移

第十四上三品觀

心想遙登兜率宮莊嚴妙麗境重重親聞彌勒談真諦只恐相逢是夢中

第十五中三品觀

天子求才選孝廉鄉評大小共稱賢一朝特地登金殿白屋公卿豈偶然

第十六下三品觀

劒樹刀山在目前回光一照變金蓮椎埋拜將英雄事始信爲官不是錢

本住法頌壽黃檗山無念禪師八十有引

今上御宇之三年癸亥仲春二月十有七日迺黃檗山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惟師少志向上早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監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

莫不指歸第一義令入自信之地誠末法之津梁長夜之慧炬也宗門寥落賴師獨振其家聲不慧雖未承顏而心光相照不隔一毫以法忘情無彼我相為日久矣嗟今老矣愧不能一接塵尾以結法喜之緣耳今幸值師示生之辰十方宰官居士緇白衆等各持供養而興慶讚不慧聞而歡喜私謂悟無生者離壽者相非四相之可遷安可以世諦而擬之耶乃說本住法頌敬遣侍者遙持香花用申讚歎是以滴水而稱大海以一隙而覩太虛非敢盡其涯量聊見微忱以法供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常寂滅湛然不動如虛空世界森羅及萬象唯此一法之所印佛未出世祖未來此本住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全白拈

黧奴亦知有何況衆生各具足而與諸佛性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為本住法若人悟此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迷悟兩關當下闢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方無滯礙猶如師子自在遊非是野干可隨逐揭開五蘊封疆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本法住惟師了此本住法獨踞黃檗最高峰巍巍不動若須彌萬象森羅齊頷手日月遊行若電光世界山河

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是故一塵與空合即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塵亦復然身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空自性體與虛空等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滅一切聖凡從

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衆生壽衆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衆生別但願吾師常化生證入衆生無量壽

箴

座右箴示黃生

欲不可縱志不可蕩性不可僻心不可放身不可逸學不可浪理不可蔽思不可妄勿佚豫而外馳勿嗜好而內喪恬憺自居百骸無恙不爲物誘其神自王

定志箴示江生

勿汩汩於物欲勿鬱鬱於亂想勿矯矯於浮雲勿逐逐於世網宜定志以素居冀凝神而靜養藜藿澹以自茹山水清而獨賞披玄易以窮化覽春秋而鑒往誦南華以銷憂叩西墳而破障觀世態若陽焰聽是非如谷響視衆物若蠛蠓看此身如鼠壤富貴於我何求得失於人翻掌明明在前昭昭在上不妄不虛何惚何恍形似木鷄心如象罔孔子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善長

我箴

一切愛憎皆由我障我障若空光明無量逐境心生隨情動念心境兩忘物我無辨物無妍醜由我是非我心不起彼物何爲動靜等觀貴賤一視凡聖齊平名不思議

身箴

敬咨爾身爾何爲者四大合成內外虛假聚沫芭蕉塵埃野馬衆苦稠林生死曠野眛之者多識之者寡一息不來贅疣土苴

心箴

爾胡爲心恍惚杳冥爲物之則爲人之靈昭

昭不昧耿耿常惺善惡之府賢聖之庭無爲
欲蔽勿使妄榮恬憺寂寞其神自寧

性箴

爾體圓明爾形精奧不動不遷無相無貌如
水之濕如火之燥萬化不移名言不到去住
來今閒忙靜躁卓爾獨存是名真道

命箴

咨爾何從實惟天顧壽夭窮通聽其所遇不
忮不求無怨無惡鶉居鷇食龍雲豹霧信乎
爾神浮沉有數安以俟之無容外慕

銘

母子銘 并序

清因弘法致難上干聖天子怒聲若雷霆
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絶矣乃蒙恩宥不死
遣成雷陽道經故鄉迎老母於江上一見
歡喜談笑音聲清亮胸中畧無纖毫滯念
因問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乃曰
死生分定耳我尚不憂何憂於汝但人言
參差於事無決定見爲疑念耳相與侍坐
達旦即作永訣老母囑曰汝善以道自愛
無爲我憂今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道了
不相顧余因感天下之爲母有如此者豈
不頓盡死生之情乎乃爲之銘曰

母子之情磁石引針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
見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元無我生而
不戀死若不知始見我身是石女兒

澄心銘示丁右武

真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浪起起
之不休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不覺以我
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

真亂實我生我若不生劫燒成水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忘我之功在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即覺一念回光掃蹤絕跡當下清凉清凉寂靜挺然獨立恬澹怡神物無與敵

觀心銘

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一念不生虛靈寂照圓同太虛具含衆妙不出不入無狀無貌百千方便總歸一竅不依形氣形氣空礙莫認妄想妄想生怪諦觀此心空洞無物瞥爾情生便覺恍惚急處迴光着力一照雲散晴空白日朗耀內心不起外境不生但凡有相不是本真念起即覺覺即照破境來便掃掃即放過善惡之境隨心轉變凡聖之形應念而現持咒觀心如磨鏡垢塵

垢若除此亦不著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天宮逍遙任意不用求真心本是佛熟處若生生處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觸處不迷是名心要

師心銘

人性本大超乎形器直以有我自生障蔽習染濃厚故爲物累問學不廣故多自是見理不明驕矜恃氣輕內重外逐物喪志嗜慾戕生不知避忌棄已忘真孰稱爲智達人虛懷應緣無滯與時逶迤龍蛇玩世得失靡驚貴賤無預恬憺怡神省思寡慮力其未能謹其未至學其無爲行其無事聽其無聽視其無視迈觀內照念念不住諸妄消亡精一無二此乃至人師心之秘在我求之恢有餘地不如是觀名爲自棄

覺非銘

萬里之行步步皆非維人不覺寸步不移人生百歲念念不住昧者冒然孰分新故善惡迭遷如環無端莫知其極誰使之然使者不知愈新愈迷脚跟罔措舉足成疲疲之既久

十六

失其故有變怪百出不見其醜以迷爲覺大地皆錯嫫母效顰恬然自樂霎時臨鏡忽然猛省但歌狂心不勞施粉天然秀媚眉目清朗本來面皮毫髮無爽無論美惡不須雕琢只任現成自然還樸覺不覺是不知知非是非俱唾萬物齊歸

夢覺銘

善惡無端一心返復聖凡不隔唯存夢覺以覺入夢顛倒滋重以夢入覺當下解脫夢覺俱非寂爾靈知不生不滅何慮何思幻化百千唯在一念念起不覺太虛閃電煩惱不結業即不生愛憎堅固實生死根因果報應提如影響根若不生枝從何長業有多種以殺爲先好生惡死彼此皆然軀殼雖異佛性是同但平等觀殺念自空心鏡塵埋習染既厚以覺消磨光明自透漸磨漸薄念起即覺覺至無生心境空廓妄想馳逐寃竟無益諦審思惟死生迅疾生死來往大夢冥冥但隨業轉如不有生有生不著須從夢覺醒眼看來無繩自縛念念廻光心心返照但不隨情是名要妙

忘緣銘

情有智愚性無明昧凡聖之分實存向背如臣事君如子侍父一念精真不容顧佇顧佇則移移則造迷迷之既久其神日疲不移即

悟悟則不顧獨立湛然妙用常住應緣若響
處世如空逍遙物化頓脫樊籠不出不入無
去無來空華世相水月襟懷

觀世銘

四大幻身本無一物愚者執之愛憎桎梏妙
軫六
圓覺心彌滿清淨妄想積迷顛倒增病渴鹿
二十
逐燄愈逐愈渴看破即休始知是錯遊戲神
通不離日用貴賤好醜任其搬弄達人大觀
洞然明白離合悲歡了不可得六塵境界如
夢聚寶無量貪求一覺便了音聲色相風月
行空于斯不著豈是盲聾以此處世有何罣
礙身雖凡夫名觀自在

六根銘

身為業媒心為業種從六情根貪奔愛涌眼
流於色失其真明耳流於聲遺其本聞舌非
爽味實多妄語恣意縱情識風內鼓習發簸
鳴如簧有聲不知所自聽者震驚出口入耳
愛憎斯起聲已消亡禍方資始如雷擊糞忽
生毒菌愚者食之誤傷其命維鼻合身同為
一覺總是浮塵身多過惡意乃樞機波流毒
海為彼所漂汨其真宰是故世人雖生不生
若能返觀各得精真精真若復六根無物似
雲浮空如響出谷不被形拘不為心礙逈出
情塵超然自在

念佛三昧銘

軫六
壬
念佛念心念心念佛佛不外心心不是物自
性光明心心照燭妄想潛蹤形骸空谷淨土
不離目前蓮花常覩兩足何必待身後方生
即現前不出不入此正是普光三昧只在當
人一嗅

正心銘

心本光明欲蔽故暗天然之體隨情耗散今欲正之祛慾制情一真既復諸妄不生

誠意銘

意乃妄根乘虛日鑿密察其原潛乎不覺覺則不妄妄息即真至誠無息其善乃敦

修身銘

只體之慾縱情之本酒色之迷陷身之穽迷欲不返身心不固徒有此生誠爲虛度

齊家銘

齊家之要惟儉與勤義禮若豐澹薄自醇勤儉傳家澹薄寧志是乃聖賢處世之秘

六妙銘 并引

雪嶠山主結廬雙徑之朝陽峰下千峰如指故顏曰千指前峰崇抱彎環如角予名之曰麟角且喻獨也菴前有池俗呼洗硯盆東坡嘗三遊茲山特附諱乎予易曰來月古人喻道曰池成月自來池上有齋予扁曰洗月喻心境也齋後有泉味甘冽而醇予題之曰過乳以昔聖言刼初之水味過於乳以從金剛際來今峰頂之水其源必深可喻道胚欲知本也菴後有石予名大歇謂阿蘭若真修行處爲寂滅場乃大休歇地也此景天然故題稱六妙而卷首書曰六通四達欲此境中人老人隨不爲

妙縛也直須雙奪故曰通達耳手而名爲之銘志不忘也不作境會不落言思是在賓主自得耳

千指菴

千峰卓立直指此菴此菴如空了没遮闌問

菴中主不出不入有來參者空中一咄

麟角峰

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乎角獨片石如鱗萬木若毛可笑騎者不動一毫

來月池

月元不來水亦不去驀爾相逢不知其故水底之天池中之月去來之相了不可說

洗月齋

月本無塵水自清潔從何處洗求之不得月墮水中水涵月影可惜觀者熱夢未醒

過乳泉

水中擇乳須是鵝王此不須擇在乎善嘗不許入口要先知味惟知味者飲之心醉

大歇石

石不善走爲何要歇歇之大者爲本寂滅趺

坐此中不動不搖吐廣長舌松風夜號

般若軒銘 并序

軒因閱此經以得名也爲吳門居士朱鷺王在公棲息所鷺故奇士在公舉鄉進士爲郡司馬唾軒冕棄妻子結隱於天目無何復過雙徑居此軒閱般若經人有省發子自南嶽來以逮大師末後因緣得至此山居士見而歡喜執弟子業予歎曰非大力量欣寂滅之樂者何能頓脫塵累而至此耶因名朱曰大力王曰大鐵顏其軒曰

般若乃爲銘以紀之銘曰

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着六根門頭圓通虛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憺寂漠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

毘耶室銘 有序

居士管覺儻生長吳門早歸三寶不畜妻子不治生產唯結一室顏曰毘耶以延十方以無法可說但以香飯而作佛事老人過其室因請銘之銘曰

毘耶離城堅固綿密雖居市廛而無塵跡中有居士獨寢一室門不通風六窻虛寂唯有十方不時雲集有問法者止是一甌香飯不請隨緣摶食座不用借露地爲席諸有屏空一塵不立身心兩忘世界齊攡萬累俱捐諸緣頓息在塵出塵斯爲第一

鐵如意銘 并引

予別雙徑雪嶠山主以鐵如意并香奩爲供感而爲銘

維此如意代我心口我不能談借爾善吼爾

言不無我法非有兩者既離一亦不守唯法身香與爾作耦託此金剛用垂不朽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六

音釋

迺音乃 忱與諶同誠也 贄之瑞切 疣于求切瘤也 戕在良切 劬其俱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七　軻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偈一　七十二首

唯心偈

淨妙不思議圓滿真實心廣大具威神變現
無量事其體離諸垢不捨染淨緣世與出世
間成就衆善業衆業若空華本來無所有以
無所有故說即真常善達業性空不爲幻
技感不著亦不厭如理諦實觀起虛即無生
當念自空寂了無前後際一念若須臾動靜
平等如境界風不動寂滅妙常樂清淨若蓮
華深入塵勞泥不染世間垢懷此如意珠隨
求無所乏神光照暗冥普覺諸含識

居山偈

借問山中人居山有何趣日飽三頓粥長伸
兩腳睡磐石作禪牀雲霞爲蓋被微風吹幽
松發明西來意撥落雲裏華刮除眼中翳一
念絶中邊了無前後際覺來雙眼空四視夢
中事撈摝水底月却翻成鈍滯凡聖一齊拋
方脫孃生累一物不將來猶是第二義透出
無事閑始遂居山計

大澤禪人三度嶺海參禮因示

萬里爲誰來來復爲底事譯裏摸指頭元不
在別處若向外邊尋走盡天涯路來來去復
來此法元無住試問曹溪僧菩提可有樹若
不得一枝枉費賣鞋布

示道脉原禪人

參禪無祕訣要爲生死切生死挂眉毛念念
不暫輟提起金剛圈脊梁勁似鐵努力望前
追直使命根絶妄想頓潛踪身心當下撤要

見本來人如空中釘橛打破黑漆桶方是大休歇

題恆河圖示恒一林禪人

佛住恆河岸常對河說法至法難思處即以河沙喻若以沙數多猶未盡佛意直以比法身乃顯真實義法身常不變隨流性不遷雖以種種穢體性常清淨乃至劫火燃究竟體不壞是故法身常自性無生滅佛子識此義了悟自性身如彼恆河沙求劫性常一是名金剛地佛子善安住

觀緣偈

諦觀此身無始來皆從顛倒妄想生輪迴六道苦趣中往迈人天無量劫妄念不止苦無涯妄境不空業如海若能一念暫迴光當下即令登彼岸妄業積聚如須彌人我是非苦堅固結成生死鐵圍關百劫千生不能出鑊湯爐炭本來無只從一念瞋心起若于起處即消除火裏金蓮真解脫現前境界若空花鏡像水月不可喻世人癡迷無慧目錯認爲真顛倒見妄將四大以爲身六識三毒爲主宰貪瞋我慢不自知妄逐驅馳諸苦趣自性清淨即彌陀六塵不染蓮花土一念不生生死空日用現前真極樂

示念佛

念佛本爲超生死先須要識生死心癡愛使是生死根不拔其根難解脫癡愛即是念佛心即將念佛斷癡愛若能念念斷心心彌陀全身現即此便是真精進不可一念暫忘卻淨土就在淨心中不得向外別尋覓

圓明偈示畢一素失明

心光圓明本無量苦彼浮塵眼遮障隔紙不能觀外物返視何曾見五臟譬如白日麗虛空人處暗室如生盲暗中人亦有兩眼如何不與日光通我此四大如茅屋心在身中鳥在籠誰能撤去茅屋封光明照耀元無窮若能自見心光滿了了常明不用眼此是無生無滅光不與四大同流轉君今何幸天見憐特拔遮障天光全不須白晝怒不見只如有眼黑夜眠夜眠有眼亦如此心光圓明宛自爾若離明暗見自心圓明頓發超生死舉世誰知無眼好昔人曾恨盲不早頓拋四大光明全此是吾家如意寶

登崛山示同遊諸子

崑山城中一拳石大似須彌納芥子我來策杖一登之頓入蟭螟眼孔裏時人一望忽不見紛紛四衆皆驚起忙來試問空中人依然指出舊時底

梁壓譚生示之以偈

屋梁倒塌壓譚生譚生被壓何不死梁若到身身郎碎身若到梁梁不避兩者既到何不干試問不干之所以目前幻境不比梁譚生何苦先惶憧若要不惶憧看逼狗跳墻

示福智字本明修淨土

但觀一句彌陀佛念念心中常不斷若能念念最分明郎與彌陀親見面只想淨土在目前日用頭頭無缺欠佛土全收一念中便是往生真方便只在了了分明時不可更起差別見

觀身

是身如水泡乍現亦不久凝兒以爲珠取之

不盈手況復于此中多貪爲罪藪唯在智眼觀畢竟何所有

觀心

此心本無形視之不可見起滅了無端迅若空中電妄想逐塵勞渴鹿奔陽燄堪嗟今古人都壓良爲賤

示衆

幻海無涯没盡頭塵勞妄想幾時休應知世相空中電須信人生水上漚唯攝一心歸淨土全憑萬行作真修目前總是菩提路念念常登般若舟

示無相老衲

見爾初年六十餘別來十載近何如光陰有限頻頻覺妄想無邊念念除淨土蓮華禪水灌心田愛草慧刀鋤百千萬劫俱空度莫使

今生又涉虛

示沈生成德二首

濕寢人必病鮒得方不死物性各有宜苦樂何憂喜

物本無可欲而人自欲之甘苦味不同嗜者以爲奇

示六一居士二首

世事忽如夢人情空若雲誰知塵市裏心靜即離群

迹近寧遺俗心空豈在家但看汚濁水湛湛出蓮華

示普聞禪人

不辭行脚苦萬里涉山川今到曹溪路誰酬不借錢

示金山貴禪人三首

白髮愁難解紅塵路不通身居人境內心在
萬山中日日塵勞裏朝朝愛惡場不知因甚
事專一為佗忙苦海深無底浮生事有涯不
知三界內何處是歸家

贈本淨禪人結菴白雲云

獨坐千峰裏慵披百衲衣靜聽流水響閒看
白雲飛

示本昂字俛無

有我必自高驕矜還恃氣俛而至于無便入
清涼地

示慧珊字海月

大海聚衆寶掌拄唯珊瑚明月時來徃清光
竝夜珠

示淨堂禪人

一鉢隨孤杖三山結衆緣曹谿涓滴水酬盡
草糞錢

示劉生四休

一味常知足多求總是差飯蔬食飲水只此
了生涯

菩提菴八景有引

菴在嘉禾之石門顏生生居士所建爲智
河行公安居予之徑山過此因而有題

菩提山

不到菩提山安識菩提境獨有山中人忘言
心自省

翠城

蒼翠繞法城宛似金剛圍佛魔俱不入其中
空空然

古觀音像

觀音有後先法身無今古以絕去來心故能

常救苦

羅漢松

挺挺孤松樹堂堂應真相若問涅槃心枝頭明月上

蓮花灣

蓮生於泥灣其性本香潔瞻彼花中人端坐無言說

放生池

一片無生心全彰放生處令彼鱗甲類盡蹈無生路

漚生塔

漚生本不生　元不滅獨留無縫塔寒空照明月

穗樹

以患能除患穗樹愛生長見此穗子珠頃發

離思想

山居示衆 一十五首

獨坐一爐香翛然萬慮忘靜看階下蟻聚竟爲誰忙

寂寂離知覺昭昭泯見聞三更天外月一片嶺頭雲

世事一局碁著著爭勝負黑白未分前幾个能惺悟

清淨光明藏俄然一念興無邊生死海盡向此中生

紅塵路更長青山閒不了試問往來人誰識山中好

湛湛青蓮花居泥而不染明明出世心雪在玻璃盞

傀儡夜登場觀者生欣戚祇合醉中心難禁

醒眼看
四大衆緣合妄自分妍醜試看幻化人情識
從何有
微塵含世界不信盡包容莫道微塵小應知
世界空
枯木巖前路行人到此迷應覓別峰頂更上
一層梯
岸樹懸崖堺枯藤古井深那堪二鼠嗑況被
急流侵
炎炎火宅中熱惱無迴避一念放下時頓得
清涼地
舉世要多求求多轉生惱唯有知足心便是
如意寶
淨土唯心現蓮花性地香目前常不昧即此
是西方

妄想沈淪趣清心解脫場迴光時迈照覩面
禮空王
逐逐奔陽燄行行入火坑儻能開隻眼當下
了無生
世路多纏縛虛名最困人腳跟絲綫斷古許
出紅塵
山林多寄興寂莫幾能甘不到真休處終成
落口談
我相真難破佗非甚易求一生閒檢點到底
沒來由

自性天真佛都爲妄想纏但能一看破立地
証金仙
萬法唯心造千涂一念差不知未起處苦海
正無涯
寂寂忘緣處心心放下時西來無別意只在

自知之
大海一滴水具足百川味法性本自同昧者見各異
人道百年長我道百年短枕上夢三更醒人未轉眼
一片閒田地多爲蕪草侵但能時刻却便是出塵心

示衆十首 六言

免盡偷心活計做成没用生涯收拾無窮妄想換將一朵蓮花
四大支持骨立寸心寂莫寒空獨有綿綿一息龜毛綫繫長風
却說百年如夢誰曾兩眼睜開縱是機關使盡到頭總是癡騃
可惜清凉心地無端進出貪瞋霹靂心中火起燒殘自性天真
身是衆緣假合四大圓一虛空動作呼爲真宰不知誰在其中
陷穽機關自造刀林火鑊誰當只道目前慶快安知身後苦長
貌是超塵儀表衣爲出水蓮華試看胷中何物莫教妄想輕遮
蠶蛹自生纏縛燈蛾誰使焦然將謂投明用巧豈知業力相牽
名是假名非實毀譽入耳如風試聽呼爲賊
草猶人漫罵虛空
荊棘林中掉臂是非場裏抽身落得無窮冷澹者般全不饒人

偈二 三百八首

圜中讀圓覺經四相章

我相

鐘鼓鈴鑼不斷聲聲聲日夜說無生可憐醉
夢傷生者鏡裏相看漆淚傾

人相

突兀巉岏聳鐵城刀林劒樹冷如水誰知火
（科七）（十）向氷山發燒盡氷山火不生

衆生相

鐵門緊閉杳難開關鎖重重亦苦哉可怪呻
吟長夜客不知因甚此中來

壽者相

一條血棒太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痛到徹
心酸鼻處方知王法甚分明

出園中過長安市四首

長安風月古今同紫陌紅塵路不窮最是喚
人親切處一聲鷄唱五更鐘
（科七）（十一）

體若虛空自等閒纖塵不隔萬里山可憐白
日青天客兩眼睜睜歎路難

飄風驟雨一時來無限行人眼不開忽爾雨
收雲散盡太虛元自絕塵埃

空裏乾坤野馬人目前彷彿似煙邨直須走
入城中看聲色元來不是真

過吳山經堂寺遇明通禪人禮華嚴因
示

到處山河卽本真大千經卷一微塵閒來剖
破輕拈出莫道文殊是智人

過鐵佛菴贈鄒爾瞻給諫

江上青山不斷春門前流水淨無塵開門忽
見菴中主恰是金剛不壞身

示沙彌照理

出家本意緣何事割愛辭親豈等閒不向袈

裴求解脫松門翻作鐵圍關

題東山寺壁

咫尺東山入翠微深林晴日雨霏霏市塵流水聲相和觸目分明向上機

中盤旅邸壁間見達師偈併題

君到曹谿我不來我到曹谿君已去來來去去本無心誰知狹路相逢處

避難石

無端一念惹膻腥從此形骸累不輕十載獵叢張網處石頭滿眼盡無生

命小師大義讀楞伽

玉線金鍼不易穿休從明月問青天玄關路斷無消息爾去逢人莫浪傳

問丁右武大參病

舉世誰知病裏身維摩獨坐見偏真從教大智懸河辯一默昭田萬象春

示果弘福堂二侍者歸故山

萬水千山杜問人腳跟一步最爲親莫教鎧落懸崖去縱出頭來已失真

瀟茫煙水望何孤底事逢人問有無回首萬山清徹骨尚餘春色滿平蕪

贈荃亭上人請藏經歸南雄延祥寺

一自南能度嶺時曹谿御墨尚淋漓于今重載琅函至佇看炎荒雨露垂

送誥禪人歸慈化

（軸七）

杯浮一葉淼無垠煙水茫茫苦問津歸去家山生意滿百花深處鳥啼春

示查汝定

涉水登山亦壯哉苦艱逢自敬亭來入門一笑忘賓主莫道維摩口不開

題雪山苦行佛

萬山水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骨寒不是死中重發活如何能得識情乾

無端棄却金輪位特爾令生大地疑自是九重深密事從來不許外人知

輕拋兜率入王宮一顧迴頭思不窮走向萬山千丈雪埋身八面不通風

心似氷霜骨似柴六年凍餓口難開誰知忽睹明星上落得盈盈笑滿腮

答定齋賀明府

函蓋乾坤一句新晴空霹靂淨煙塵箭鋒在處難回互狹路相逢是故人

青師白象駕雲中金色銀光出處同若問無生端的意空山風雨吼長松

示歐生羽仲傳經訶林

斯道幽微若一絲全憑信力以維持苟非一片金剛地難使菩提葉葉輝

送樂天法師還匡廬

山色湖光一鏡開曼殊誤落此中來莫教師子輕彈舌恐震當年舊講臺

贈西來梵僧

十萬西來碧眼胡渡江曾折一莖蘆只今石室猶留影試問前身是有無

輓本來和尚

五年三度叩禪關此日尋師去不還不是白椎兜率院多應聽法五臺山

送如證禪人造旃檀像還五臺

火雲赤日滿炎荒金色光含古道場不是曼殊親出現誰知隨處是清涼

海岸旃檀淨法身無邊相好隱微塵分明剖

出諸人看覷面當機一句新

寄大千法師

三十年前同法席別來消息斷佗鄉忽聞近住千峰裏想已心空聞妙香

示曹谿塔主

香火千秋似一朝兒孫終夜守寥寥茶湯宛若生前供不負當年石墜腰

勉曹谿諸弟子十首

千僧和合似靈山大衆依皈豈等閒不是曾蒙親囑付如何得入祖師關

肉身現在郎如生朝莫茶湯出志誠鐘鼓分明常說法不須苦口再叮嚀

福田種子要深栽因果如臨明鏡臺親到寶山千萬次者回不可又空回

辛勤作務莫辭勞可想當年石墜腰一息不來千萬劫善根不種苦難消

莫教輕易過平生如箭光陰實可驚只恐氣銷三寸後幾時再到寶山行

功德園林不可輕脚跟步步要分明莫教錯落隨他去免使盲人又夜行

寸椽片瓦衆緣成信施脂膏不可輕切莫貪他驢糞橛等閒換却一雙睛

信心膏血重須彌粒米莖薪不可欺但看披毛并戴角酬償夙債苦泥犁

垂生中國蚤離塵身著袈裟遠六親受用空門清淨福如何能報祖師恩

火小能存向上心毫芒終長到千尋只須歷盡氷霜苦始得成材出鄧林

示曹谿沙彌能新智融達一淨洗通文

方覺書華嚴經七首

剖破微塵出大經無邊刹海遮相形松風鳥
語分明說只在當人著意聽

佛境重重不可量毫端三昧豈尋常須知舉
手通身現觸處全彰海印光

行行鴈影落寒空直豎橫斜但信風莫問普
賢求妙行先須識取主人公

毘盧樓閣幾時開彈指應須待善財頃見閻
中無盡藏重重佛境甚奇哉

福城東畔禮文殊知識遥參到海隅五十三
人同一調不勞遠涉費程途

海波爲墨亦須乾筆若須彌舉不難描寫毘
盧華藏界最初一字許誰看

紙墨文言總不真真經全在剖微塵但能字
字光明現莫道文殊是智人

輓萬固寺一山和尚

二十年前問起居相逢猶是在生初只今遶
望中條月獨有清光照竹廬

寄高常侍

憶昔長安話別時雪中把臂立臨岐而今萬
里炎荒外一念清凉君獨知

贈訶林裔公

菩提樹下久棲遲時復經行繞樹思遥想當
初栽樹日曾經親手一封泥

贈顏杏園醫士

雪山衆草鬱菁葱信手拈來用得工不是等
閒醫國手肯教狼藉怨春風

贈太和老人

金剛堀裏舊相逢雪鬢蓬鬆氣更雄一盌玻
璃茶尚醉依稀猶記放牛翁

送暹侍者遊五臺兼訊空印法師

遥從火宅入清涼萬里休言道路長儻見文殊問消息堀中今空幾禪牀

過法性寺菩提樹下禮六祖大師

菩提樹下舊相逢千載重來氣尚同鐘鼓聲沈香不斷兒孫何處覓玄蹤

送離際禪人參方

汝持一鉢曹谿水徧灑諸方五味禪莫道老憨無法說而今不直半文錢

送若惺炯公禮普陀

波流不動白華山滿月寒空大士顏若向巖前相見處瞻依須聽普門還

喜法侄行廣至

憶昔離家別祖年爾應猶是未生前今從萬里相看處一笑還追宿世緣

問游石陽病

借問毘耶病裏身就中檢點孰爲真只須剝盡重陰後始見陽和大地春

送惺來裔公行脚

瀰漫煙水淼無窮回首山城歷百重祇爲尋師參底事德雲不在妙高峰

懷大都千佛寺

憶昔千華七寶臺一華一葉一如來不知近日華間佛可似當年震法雷

示能哲禪人

爾到曹谿路不差眼前行脚未爲賒試看初出門前望芳草漫漫何處家

寄王居士

清涼雪夜共談禪一別于今二十年常憶毘耶真面目寒空明月幾回圓

再過法性寺喜炯公禮普陀歸

三年不坐菩提樹一念常懸般若燈莫謂頭
陀嬾說法道緣不似獵蕞僧

詠楞伽室寄天與孔居士

滔滔毒海漸無涯夜刹羅叉此是家獨有楞
伽無價寶光明日夜照恒沙

八面光明體最圓金剛雖利不能穿時時安
置心王殿照破三千及大千

曹谿雪茶寄金山珍公

摘得先春葉一枝寄將鶴骨病阿師試烹一
盞親嘗過可似初參趙老時

甲辰春奉檄還戍舟泊支江逸炯二公
故南羽仲仲遷諸子過訊因示

暫繫孤舟旁柳陰端居恰似逝多林菩提樹
下常隨衆怪道能來問法音

示塔輿梁生

山河大地一微塵法眼圓明始見真自是要
求歸著處肯教埋沒世間人

示羅浮山王印宗

羅浮山下繞恒河河畔祇林似普陀若問華
中觀自在試看明月墮清波

贈周相士

落魄江湖一蒯緱相心神術自壺丘逢人若
問榮枯事一段真光在兩眸

示性如濟禪人

底事南遊學善財爲尋知識久徘徊妙高峰
頂無蹤迹莫道文殊錯指來

示普陀勝林禪人

普陀山下白華邨日夜潮音說普門試問菴
居何所有但聞鸚鵡報黃昏

聞惺來齋公于雲棲受具歸以偈訊之

一條拄杖活如龍相伴曾登天竺峰自向雲
棲閩法後諸緣可頓一時空

山中夏日

竹牀瓦枕足松風午睡沈酣夢想空四肢百
骸俱作客不知誰是主人公

靜夜鐘聲 斬七 十九

鐘聲清夜響寒空一擊如吹萬竅風不是閒
催龍聽法多應喚醒主人公

示恭和周生

大道從來在目前却于兜處覓枯禪誰知日
用頭頭事盡是無生最上緣

道力何如業力强就中生熟好思量臨機遇
境能回互頓息迷塗演若狂

示圓通總持長老

西江一派自曹谿馬祖頭來孰可醫若向圓
通覓生藥兜貓頭話最堪思

示龔生伯起

數千里外訪知音只爲從人覓此心及至相
逢親見面始知昔日費追尋

示慈明賢禪人

一錫遥從多寶來南詢煙水獨浮杯歸涂若
過曹谿路路滑休行雨後苔

戊申夏日重過羊城偶成

仙城已度十三載人世今過六十年回首塵
寰如夢事不知究竟屬何緣

當年一鉢歷諸方到處名山是道場喫盡檀
那無米飯至今酬價費商量

五臺千尺雪家頭只道寒灰兜便休誰想一
星星火種焚燒大地更横流

東海曾衝萬里濤奔雷破石浪頭高輕乘一

葉隨風去直踏三山釣六鼇

示正位侍者

極盡懸崖百尺竿動移一步最爲難只教撒手翻身去不作貍奴白牯看

示悅禪人誦華嚴經

百城煙水望如天何處相逢問普賢想向妙峰山頂過不知曾說此因緣

示飯頭

德山託鉢幾時來去来存沙莫浪猜休向上方香積借火爐邊事亦奇哉

寄五臺妙峰師

玻璃世界水晶宮金色銀光處處同獨跨金毛師子步遊行八面不通風

氷霜鶴骨髮如銀誰識曼殊最後身一自堀中相別後至今不隔一微塵

拄杖橫挑剎海遊無邊剎土一塵收閒來擘破微塵看落盡空花剩兩眸

千丈寒巖百尺水當年相對坐崚嶒即今火宅清凉界一个維摩一个僧

寄五臺空印師

遥思遊戲雜華林獨坐旃檀寶樹陰不動舌根常說法萬人時聽海潮音

一自拋身瘴海瀾蠻煙毒霧儘加餐歸來渴飲曹溪水不滅清凉徹骨寒

示曹溪紫筍莊莊主

一夕東風紫筍肥無邊春色到柴扉桃花滿眼無人問誰薦當陽向上機

寄枝隱

白門深隱一枝安山水娛情世念殘曾入維摩方丈內百千三昧一毫端

示杲禪人閉關

六窓緊閉不通風何事藏身入此中試向文殊彈指處直教拶破太虛空

贈融禪人住持泰和大司馬郭公忠孝寺

脫體元從瘴癘天三生又結宰官緣維摩丈室渾無語莫道無言不是禪

示懷愚修堂主

向上三玄動步疑言前一句許誰知若非擦手懸崖去辜負孃生兩道眉

寄靈山桂峰師

靈山一會儼然存松栢雲霞滿鹿園自是法身常說法分明鐘鼓報黃昏

寄東海劫外法師

親受靈山付囑來法蓮今向海濱開楞伽山頂魔羅衆幾度聞經到講臺

示南禪人

爲問毘耶病裏身不知誰是病中人二時粥飯三餐藥喫得分明意最親

寄賴古軒居士

長齋一室事空王心地時焚般若香遥想日長趺坐處靜聽鳥語出山光

寄謝青蓮居士

常憶青蓮居士身夢魂時對鏡中人知君深得無生意自信居塵不染塵

（卷七 三三）

鼎湖山居

歷盡風波總是非此心久已習忘機翻身直入千峰裏坐看閒雲白晝飛

寄明宗法師

曾從兜率白椎來一受金篦法眼開會向今

時傳露布只教平地淨塵埃

寄蘊法師

江頭促膝別君時回首青山入夢思爲問華臺千百衆言前一句幾人知

寄巢法師

披雲帶月飽風霜清夜迫迫鶴夢長讀罷楞伽香篆細知君無物可思量

寄雨法師

久從鷲嶺現當機誰問雲興華雨飛莫道法筵今寂寞堀中君作衆皈依

示中孚表禪人

世緣看破解歸來火裏蓮華不易開直把根塵都洗盡莫教再入者胞胎

示無知鑑禪人

明明佛性本無遮自是從前一念差失腳久沈生死海者回切莫負蓮華

示微密禪人

鉢囊遥自伏牛來度嶺寒梅華正開若問曹谿親切句菩提無樹鏡非臺

示凝知瀚禪人

圓頂方袍八寶身出家本意要超塵若爲煩惱輕埋沒再出頭來已失真

寄湛禪人住伏牛

曾持一鉢到曹谿跋涉寧辭獨杖藜聞道萬山深隱處夕陽斜照鳥爭啼

寄題郭次公如是院

舍衛曾開祇樹林君今重擬布金心法王如是全提處獨許文殊是賞音

答郭允叔

曾向曹谿問上乘西來密意屬南能莫言杜

口維摩詰不是當年有髮僧

寄題郭叔子太乙囊泉亭

清池明月影沈沈囊水江湖濟度心試問遊魚眞樂處濠梁未必是知音

示弘範禪人

禮謝千華寶座前却從臨濟覓三玄今來更問曹溪路雲滿青山月滿天

寄衲雲法師

當陽剖破一微塵拄杖開提用處親明月夜深崖下虎歸依猶似昔時人

送僧造旃檀像歸茶陵

南海旃檀香一枝法身隨處現雙眉迎歸寂寂松陰下猶似拈花不語時

贈郭生凌鳥

長齋繡佛禮空王火宅翻爲選佛場夜剔明燈心寂寂蓮花不必想西方

將之南岳留別嶺南法社諸子十首

一落風塵二十年相逢須信是前緣自從衣鉢南來後今日重拈直指禪

底事分明在已躬不須向外問窮通但能觸處回光照莫被塵勞困主公

大道從來絕本眞多因分別强疎親直須看破娘生面方是塵中特達人

瘴烟飲盡齒猶寒不記從前道路難此去萬山深密處雲霞五色座中看

廿載驅馳走瘴鄉年來不覺鬢如霜今乘一葉扁舟去蹤迹應從萬壑藏

塵勞混迹久和光只爲拈提此事忙千尺釣竿幾所盡海天回首更茫茫

一自歸依繞法壇時時爲乞此心安莫言別

去三千里明月中天覩面看
時把綸竿見素心竹枝唱罷幾知音扁舟歸
去霜天夜明月蘆花何處尋
寒空歷歷鴈聲孤蹤迹從今落五湖無限烟
波寄愁思片馳天際是歸涂

河七　二五

爲法寧辭道路賒豈云瘴海是天涯頻將一
滴曹溪水灌溉西來五葉花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七

音釋

瑊耻各切裂也　撇孚威切馬行貌又馬疾走也　賒詩遮切遠也　溉古暮切灌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八　軻八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鄒生子亂十首

此事明明絕覆藏普天匝地露堂堂男兒不
突金剛眼覿體相看若面墻

軻八　一

見聞知覺總空花翳未除時見轉差只待睛
空清淨眼方知別有好生涯

聲色場中豈偶然自將荊棘苦衆天何人一
擲翻身出始信隨緣自在禪

妙性圓明自本眞從來皎潔絕纖塵不教妄
染輕遮障便是超凡大力人

道心原不離尋常待客迎賓底事忙試看箇
中關捩子何曾逐動一毫芒

五蘊山中寂滅場六窓虛敞夜生光只須喚
醒菴中主莫使昏沉自蓋藏

湛湛心光本不迷祇因情想自暌携但看起
處無消息一任猿聲日夜啼

性天雲淨月輪孤身世何須問有無但得應
緣蹤迹斷不勞名字挂江湖

世緣逐逐幾時休棄却家山向外求衣底明
珠任埋沒長途空自抱窮愁

太虛閃電不留情憎愛何容逐隊行擘破矇
矓生眞面目肯教埋沒過平生

寄袁生

曾將書札寄南能問法遥衆最上乘三昧知
從文字入不知可記昔時僧

示水天禪人

知識相逢豈易哉箇中消息口難開妙高峰
頂經行處不是平空贍善財

示譚復之

曾從授記向靈山今日重來一扣關爲問拈花當日事頭陀不是易開顏

示鍾生衡穎

曾過曹谿已十年相逢知識總前緣阮生何必窮途哭自有西來最上禪

（初八）

示方生覺之

心光獨露形骸外祖意能參機語前想聽巨山蓮漏熟故來重理舊因緣

示常達禪人

南嶽曹谿一脉來相傳明鏡亦非臺金剛正眼人人共須向磨甎一句開

示宗立禪人

幻成五蘊本來空必欲求之似捕風試向渾身消散後應須識取主人公

示南嶽庸質山主

萬山深處一茅菴朝暮雲霞當小參最是谿聲關不住廣長日夜語喃喃

南岳山居

七十年來夢裏過江湖蹤迹總蹉跎而今喜得閑田地莫問從前事若何

脚跟踢翻水雲鄉未離清凉古道場筋力漸衰心已倦安眠飽食是行藏

大休歇處不尋常妄想消時世已忘都句別求眞極樂誰知當下是西方

（初九）

但見無生寂滅心了無妄想敢來侵根塵總是空花影佛祖何須向外尋

觀心生處了無生閃電光中眼倍明爲問西來成底事今人都只解貪程

示廬陵僧密潔公

廬陵米價近如何問着休全舉似他一粒但

能輕譬破始知佛法總無多

示杜言禪人

西江一派馬師禪聞道而今又失傳莫言磨
甎堪作鏡自然不墮路途邊

示定水禪人

久依華座覓眞詮鍾鼓分明句句玄若問西
來端的意從前佛祖未曾傳

示量空禪人接待武昌

聞開梵刹向江湄來往風帆正渡時爲問華
亭垂釣者離鈎三寸幾人知

題方覺之離垢菴

一爻菴中絶點塵從來無物可相親靜觀寂
滅清凉地頓見如來妙法身

題屬提菴

物我如空不可求無邊大海一浮漚但看起
處無蹤迹苦樂從教當下休

示天淵禪人

已躬下事甚分明不用尋師費遠行只向目
前親薦取是誰見色與聞聲

示六義禪人

先生大事莫商量說起愁心可斷腸無量刼
來都錯過者回豈恐負空王

寄若昧法師

蓮花峯下住菴人口與雲中五老親瀑布從
空霏玉屑恍如賓主對談論

示雲居常元禪人

出世原爲究此心非圖名字挂叢林話頭參
到無心處不向他家外面尋

寄海會菴主

十方海會此爲家來往經過路不差香飯飽

餐回首去出門煙水更無涯

答雨法師寄法華新疏

靈山一會費商量四十餘年久覆藏今日通身全吐露分明只在一毫芒

閉門緊閉不通風多少蹲踏歎路窮不是輕勞彈指力安知裏許量如空

窮子歸來見父時此心相委信無疑縱將寶藏全分付若不掀翻總不知

無邊刹海總蓮花可歎從前盡數沙君向毛頭親點破自今常御白牛車

示素璞禪人有引

禪人向參于曹谿尋歸吳門項巢兩二法師以子與若師雪浪爲法門兄弟命禪人持書遠走南岳迎予終老子感二公高誼念禪人遠勞因成二偈用以志懷

曾禮曹谿走瘴鄉皈依三匝繞禪牀分明一句無生話莫道當時有覆藏

遥持一紙故人書特向空山問卜居一片身心全仗託餘生不必問何如

答巢雨二法師

法門義氣信非常自是青山骨肉香擬向通玄峰頂上忘言相對一繩牀

吳門山水最幽清二朗高風久著聲儻得煙霞期共老安眠飽食遂餘生

示浮刹禪人

遥向千峰問嬾殘口邊寒涕未曾乾火中黄獨初煨熟把似君前不易餐

示大智禪人

竹杖芒鞋過萬山遠從南岳扣松關石頭路滑難逢步莫道參方是等閒

題別峰相見卷

百城南望盡煙波峰頂相逢事若何不是善財無面目秖緣知識信諸譌

訊專愚衡公病

四大乂觀如泡影病處何處可潛蹤古人自有安閒法只在無生一念中

示若拙禪人

行徧天涯覓此心從來都向外邊尋縱然未出門前路須信漫漫草更深

寄徐蓂菽

時問維摩病裏身門開不二露天真飽餐香飯忘言後方信離情道始親

示心聞禪人

本來自性量如空見色聞聲樹過風但使浮雲消散盡幾曾一物著其中

示三昧真禪人遊戴嵎

歷徧諸方好歇心不虛名字挂叢林歸來滿面戴嵎雪雲白山青何處尋

示徑山靜主

電光石火豈爲眞瞥地相逢未可親若是本來消息斷大千隨處現全身

若野音禪人從黃梅走南岳復叅雙徑示之以偈

遠行南岳覓行蹤喜得黃梅一綫通別向五峰相見處萬山雪擁白頭翁

示無瑕禪人

策杖遥來雙徑深別峰相見是知音故人若問餘生事萬疊雲山一片心

示念西居士

南詢煙水百城過知識相逢事若何更向五

峰深處見須知佛法本無多

示勤如禪人禮栽帽

遠從雙徑禮栽帽涉水登山爲阿誰儻見普賢眞面目莫教辜負一雙眉

示徑山堂主

（阿入）

雙徑單傳佛祖心蒼崖翠竹古叢林應知正令常新處鐘鼓時宣妙法音

輓幻予師

寒巖凍餓有誰知絶後重甦賴阿師今日五峰闕塔影恍然猶對坐談時

示仁安法師

身心一片似氷壺試看其中是有無妄想不來消息斷何須此外見工夫

過菩提菴喜逢智河禪友

元是菩提樹下人到來恍忽見前身谿聲常說無生法可惜時人聽不眞

樹下相逢舊有緣別來不記幾生前入門一笑心相契始信無言是祕傳

示詢南禪人看病

出世何爲最勝因目前看破病中身知他痛癢相關處萬行無如此念眞

示德門禪人校經

海眼從來絶點塵大光明藏可安身只須子細從頭看纔著纖塵便失眞

示非立曉禪人

曾向慈恩理教綱釣竿拋却歷諸方于今若識孃生面不必將心問法王

過甘露接待寺

登山涉水總迷途未審前村是有無驀直忽逢甘露灑纔沾一滴破焦枯

示承拙禪人持明密行

烈火炎炎妄想流醍醐須灌頂門頭會教一滴周毛孔始是持明祕密修

澹泊齋示雲山居士

鄽中一室冷如氷趺坐長明午夜燈來往應

第八

眞時淡座人人知是在家僧

示蓮西居士

妄想生時當下休了無一念挂心頭忘機便是眞安養極樂何須向外求

題達大師書經墨光亭

聞道蓮華筆底生墨光猶是照虛明閒來爲問華中主滿耳秋濤說法聲

示曹生錫卿

丈夫立志豈尋常剌股懸梁苦備嘗但使六根無垢濁管教心地自生光

遊浮山於妙高峰下聞智燈禪人誦法華經因題於壁

水上蓮華舌上經一菴深鎖萬峰青松風日夜常宣說可惜時人不解聽

示眞嗣沙彌

生死無常一息間好將心志在青山但能不作紅塵業贏得終身物外閒

匡山喜陳赤石大參過訊

萬疊青山一片心目前處處是雲林不須更問西來意水鳥時宣妙法音

第九

示修六逸公掩關金輪峰

萬仞峰頭獨坐時身心放下是全提銀山鐵壁須鑽透徹底分明不許知

送悟心融首座還京口

空山擬伴老餘年何意東歸上法船好待海

門孫月上話頭一篇老僧圓

示達本禪人

勘破塵凡萬劫心歸來遥向白雲深金輪峰下松濤急日聽無生妙法音

示本懷禪人

身心又在白雲中何事隨緣任轉蓬收拾歸來全放下萬山高卧日頭紅

示行素侍者

抛却身心禮法王前程不必問行藏但能識得孃生面草木叢林盡放光

示頓利禪人遊五臺

一條拄杖曳單瓢參禮休辭萬里遥儻遇曼殊齋會日休教惡水驀頭澆

示寂知慧林二禪人

學人不必苦馳求妄想消時得自由但自披衣閒處看心心不斷是誰流

示達本禪人

空山寂寂絶諸緣不學諸方五味禪參者不須求向上但能放下自天然

示恒一禪人

此事從來不外求見聞知覺有來由但知日用頭頭現莫落隨緣第二籌

示克文禪人

空花起滅本無端爭奈人人瞥眼看須信晴空無處覓丈夫切莫被他瞞

示巨壑禪人 軸八 十

坐斷千峰不問禪爐香經卷是生緣但能此外無餘事自是塵中極樂天

若惺炯首座遠來相訊因示

苦海相從二十年重從廬岳禮枯禪相看莫問餘生事五老雲霞在目前

念雲禪人遵乃祖命接待吳江今逢六十初度偈以壽之

塵中覺路啟雲堂徧布身心滿十方一片祖翁常住地願教永劫作津梁

示眉子

火宅炎炎不易清六根消爍可憐生但能一念如氷冷便是超凡第一程

送昧法師應講維揚

偶乘一葦截江流法鼓雷鳴彼岸頭無數羣生開天夢歸來毫相不曾收

示鄭白生居士

一片身心放下時直教內外似琉璃其中無著纖塵處日用頭頭只自知

示曹谿堂主俛無昂公

常想新州戴髮僧不知一字有何能肩頭柴擔腰間石博得西來無盡燈

道場不必向他求只在當人一念頭自性但能全體現何愁法海不橫流

示見空禪人

出塵本意在山林四十無聞愧此心今喜脚跟絲綫斷萬峰深處更宜深

示禪人禮峩嵋

無邊法界以爲身觸處相逢意最親若向峩嵋峰頂上雲霞滿目更迷人

西望峩嵋雪似銀普賢端坐一微塵無邊剎海都含攝應現隨緣喜見身

示冶師鑄鐘成

天地爲爐萬象銅鎔成衆竅吼長風一聲響徹三千界喚醒人間大夢中

示李生

浮世光陰苦不多已躬下事竟如何今生若
不求歸宿依舊從觸塵愛河

示朴行者乞食

市遠山深乞食遥單持一鉢路迢迢莫因曲
折生疲厭應想黃梅石隧腰

示無隱法師

昔依華座繞空王文字時生般若香今向一
毛觀剎海逢人不必細商量

示幻宗老衲印造華嚴經

剖破微塵出大經法門珠網遞相形分明託
出蓮華藏觸處令人夢眼醒

贈堪輿響山老衲

大地山河入眼空一條柱杖活如龍分明指
出無生路直與西來一脈通

示體具禪人

趙州無字兒生關鐵壁銀山冷眼看但向未
生前覷破自然不被舌頭謾

示悅禪人清凉菴捨茶

楊枝甘露灑焦枯一滴纔沾熱惱蘇直指西
來端的意相逢但問喫茶無

寄博山無異來公

襟期不隔一毫端千里雲山覿面看最是思
君親切處夜深明月照人寒

示壽昌長老

禿碌翻成大道場祖翁田地莫教荒應思冒
雨衝寒句粒米莖薪可斷腸

示壽昌閩然謐禪人

堀中師子父調兒轉擲翻身未易知莫使野
狐踪迹近爪牙切記在當時

示頑石禪人

埋身八面不通風死盡偷心始見功但向未生前著力方知海底日頭紅

示碧霞老衲

他方行徧父歸來梵刹家山坐地開衲子入門無別事喫茶洗鉢亦奇哉

示玄樞禪人 十三

已躬下事要分明一念單提莫記程但使妄情消盡處管教心水自澂清

示斬陽歸宗老衲

觸目明明般若光六門常放未遮藏若能當念根塵斷日用端居大道場

示慧鏡禪人

心見光明不在根從來諸暗不能昏三千世界如觀果那律親登此法門

示六如坤公掩關

收攝身心緊閉關塵中不異在深山好將妄想都拋却從此勤求出世間

示戒深濬侍者

憶昔携餅逐杖藜幾回爲法到曹溪今來直入千峰裏更向堂前乞指迷

示有了明重禮五乳

昔年叅罷禮清凉一見文殊返故鄉不識三三多少衆故來重請爲敷揚

鄭白生重叅五乳因示

昨來問法過匡廬一句全提會也無但只不忘歸去路自然超出聖凡途

聞沈朗倩掩關城中寄示

鄭居一室豁如空凡聖交叅落此中獨有主人常寂寂十方坐斷不通風

示丹陽觀音山慧空禪人

祇園門外郎迷津來往風波過客頻高揭慧燈常不昧直須煦破一微塵

示岸度禪人

幻海無涯浪未收全憑智楫駕慈舟中流高挂輕帆去直到菩提彼岸頭

寄金貞度 十四

同坐祇園飯食時別來每憶善思惟法緣應似維摩詰不二相談近是誰

寄普陀昱光禪人

白花山下乂跏趺水月光中一念孤正使十方俱坐斷海枯石爛恰如無

酬心光法師

空山一室白雲封鳥道玄微入萬重不是直通霄外路安知步步絕行蹤

示深光侍者省親

爾別慈親已廿年要明父母未生前而今復作思歸夢此去應須斷愛緣

示姚星陽居士

心在塵中願出塵直須不昧本來人時時常想皈依處七寶花間有後身

示了此老衲增臘

濁世浮生莫悶年法身三際不能遷但須一念常光現華藏莊嚴在目前

示護關侍者

擎茶奉水要眞知動靜周旋看是誰須向目 十五

前三喚處莫教辜負一雙眉

犀牛扇子骨皮全急喚將來不解拈一語痛如三頓棒幾能脇下會還拳

示新安仰山本源禪人

割愛應知出世因肯教心地著纖塵直須念

念回光照莫昧當人淨法身
圓明一念沒遮藏觸處逢緣盡寂光拈起一塵全法界更於何處覓西方

寄鷄鳴寺冲虛上人

湖光山色照牀前樓閣渾如出水蓮遥憶故人行樂處花中白日坐安禪

寄黃檗山了心上人

禪從黃檗最難參纔着言詮落二三唯有風光當一掌至今山水語喃喃

寄樊山主

隨緣示現小王身心似蓮花不染塵寰坐深宮常說法直教不昧本來人

寄袁居士

一向此身都是客而今掉臂始歸家回看奔走紅塵道何似棲心白藕花

示明海禪人

袈裟之下豈尋常不自求心最可傷曠劫漂流至今日者回眞是好商量

示心悟禪人閉關九年

閉關枯坐九年期好似嵩山面壁時縱有齊腰三尺雪安心一語幾人知

示性通行人

負春腰石似黃梅夜半何曾正眼開但信本來無一物方知明鏡亦非臺

送克文禪人少林禮祖 十六

斷臂巖前雪尚紅西來一脈許誰通此行但得安心法便振當年鼻祖風

贈巢松法師

元從兜率白椎來此去還應坐講臺若待慈尊下生日知君重理舊胚胎

寄融首座

西江不斷往來船別後音書竟杳然惟有牀
前松上月夜深影落在君前

寄孫圖南居士

又落江湖不定蹤別來今已卧千峯誰知破
盡人間夢唯有空山靜夜鐘

示深愚字以訥

大道西來本絶言好從愚訥遡眞源直須參
到忘緣處方信毘耶不二門

寄三白禪人

何時杖錫過東林入室重論出世心莫負千
峰秋夜月清光獨照影沉沉

示廣鎧侍者持法華經

一自親聞墨劫前是時已結大因緣從今重
理多生句字字心開舌上蓮

示海藏行人禮法華經

多寶如來舊法身從空湧出示諸人若能當
處無生滅法法元來總是眞

示江州孝子左福念

佛本多生孝道人常持一念奉慈親若將孝
道求成佛萬行無如此念眞

示鳴明禪人

遥來爲法到匡山幾度晨昏一叩關若問西
來端的意白雲飛去又飛還

示明華禪人字道果

一葦西來五葉花從茲道種自生芽但將智
水勤澆灌果證菩提定不差

示歸宗堅音長老

荷擔正法古叢林須用金剛護法心但得光
明全體現頭頭物物盡知音

龍藏

示王居士

父子家傳淨業禪曾從瘴海問眞詮而今重
入匡山社見面還如未別前

武夷默初禪人遠來禮請病不赴因示
遥來爲法到匡山瞻戀殷勤重往還莫道老
僧慵說法白雲不放出松關
莊嚴華座擁諸天只待光臨啟法筵莫謂法
身曾不動舌根蚤已徧三千

寄示觀智雲禪人

遠持一鉢走他方到處隨緣是道場莫謂塵
勞非佛事原從苦海泛慈航

示鏡玄禪人

當體圓明般若光六根門首沒遮藏若能念
念無生現觸處無心解脫場

示禪人八首

當人一念要精持歷歷孤明不昧時獨有未
生前一著從來不許老胡知
死生大事最堪悲急下功夫蚤是遲但向自
心求解脫不須此外更尋思
徃來生死久玲瓏未悟無生不暫停誓向此
身應度脫莫教回首再沈冥
圓明一性絶纖塵只爲從前錯認眞但使斷
除煩惱障自然得見本來人
欲海波騰無盡流誰將彼岸一回頭直須高
挂輕帆去不到窮原未肯休

十八

世緣無盡苦無涯一念回頭便到家識得本
來眞面目方知不負此袈裟
此心不必外邊求只在當人一念休身世但
從空處看恰如湛海一浮漚
六根門首六塵多舉世人人沒柰何但肯心

心常照破自然日用不昧他

示修淨土六首

衆緣消盡絶踈親老眼何容著點塵莫使六時蓮漏斷花中已有未來身

初因愛念感娑婆淨土應須出愛河要得蓮華爲父母全憑念念見彌陀

見聞知覺盡常光心地蓮花暗曉香若使六根無染着自然觸目是西方

眉間一道白毫光諸佛衆生總覆藏但得現前常不昧蓮花心地暗生香

五濁塵勞可厭離西方淨土是歸期直須念念光明現便見華開七寶池

淨土元來不外求當人一念要知休回觀妄想消融處便是西方第一籌

大雪

萬山氷雪連根凍一片身心徹底寒回想六年飢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

答劉三界大參

千里雲山見此心聊將一語寄東林儻君不負蓮華約白社幽期尚可尋

華宇居士持華嚴經令甥覺之來請因寄

華藏莊嚴妙絶倫無邊佛刹一微塵若能念念光明現便是隨緣解脫人

示在珍行童

生死途中苦最長好從知識覓良方若能掉臂安然去須向空門禮法王

盧眞禪人時從五臺來叅雙徑

金剛堀裏舊行蹤別後雲山隔萬重今夜長空千里雪當年曾把洞門封

付顯愚禪人行道

法意簪前草拈來覆大千付君須自重花發利人天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八

音釋

湄謨杯切水草之交也 諄謁上朗某切言不恭謹下五各切傳謬也 蓁我上滿紅切草木盛貌下牛何切 埜同野 蓁莫白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九　　軸九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說

雜說

滾滾紅塵漫漫世路多少英雄盡被擔誤賞

剪

心樂事詩酒忘憂琴書雖雅猶讓一籌金谷

蘭亭於今荒矣縱有虛名與人俱已竹下逢

僧目中何有豈但偷閒徒爲借口是知出世

最上一著可惜時人昧而不覺五欲場中種

種惡緣如沸湯裂火能發一念爲生死心如

火中生蓮甚難得也苟不深生厭懼求出離

道難免燒煮

世之聰明之士生來但知世間功名富貴妻

子愛戀之樂以爲人生在世止此而已不知

大有過於此者古之豪傑之士直出生死者

無佗特看破此耳

佛言我於然燈佛所實無授記若有授記卽

爲著我作佛猶恐著我況生死事業乎

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此語不獨爲

老龐家傳之祕佛祖皆然

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若妄有性則

佛祖無出頭處剎那剎那生滅之稱也悟無

生者方見剎那此語疑殺天下人

如幻三摩提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學此法

神速若是仰山夢升兜率天白槌與文殊貶

入鐵圍山公案是同是別世尊偏向魔王宮

中說心地法門可笑別無淨土耶

一切諸病從癡愛生癡愛不生顚倒想滅名

爲涅槃一切法不生我說剎那義當生卽有

滅不爲愚者說是可與愚者說耶

夢幻泡影露電陽燄鏡像水月乾城芭蕉此十種喻爲入道基本知之者希妄想興而涅槃現煩惱起而佛道成此法唯五眼圓明方許知見

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漫虛名此語如來二十年破執之談無以過之

眞歇了禪師臥病詩云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誠哉是言也

性空非水火寒熱自然生此予昔居海上時病中詩也今寄居海外故病忽作宛若舊態蓋病不因地異情不爲境遷而趣味自別難以語人

東坡云凡有所好必有所蔽余讀居儋耳集覺範後至海外就舊館訪其遺事有老嫗答曰蘇相公無奈好作詩何老嫗尚知其好豈非蔽耶

東坡初被放至嶺外食荔枝美因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常作嶺南人余始誦之將謂其矯余居此幾六年矣每遇時新一度不覺誦此語什伯過

余平生愛書晉唐諸帖或雅事之宋之四家猶未經思及被放海外每想東坡居儋耳時桄榔菴中風味不覺書法近之獻之云外人那得知此語殊有味也書法之玅實未易言古來臨書者多皆非究竟語獨余有云如鴈度長空影沈秋水此若禪家所說徹底掀翻一句也學者於此透得可參書法上乘

昔人論詩皆以禪比之殊不知詩乃眞禪也陶靖節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云此中有眞意欲辨已

忘言此等語句把作詩看猶乎蒙童讀上大人丘乙已也唐人獨李太白語自造玄妙在不知禪而能道耳若王維多佛語後人爭誇善禪要之豈非禪耶特文字禪耳非若陶李超乎文字之外

余少時讀陳思王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遊龍只作形容洛神語常私謂驚鴻可睹遊龍則未知也昔居海上時一日侵晨朝霞在空日未出紅萬里無雲海空一色忽見太虛片雲乍興海水倒流上天如銀河挂九天之狀大以爲奇頃見一龍婉蜒雲中頭角鱗甲分明如掌中物自空落海其婉蜒之態玅不可言世間之物無可喻者始知古人言非苟發因回思非特龍也佛之利生威儀具足故稱大人行履如龍象云

知止

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及成正覺即據菩提場中說法盖雪山清凉處也意其衆生同處五欲都爲煩惱之火晝夜燒煮熾然不息而吾人獨欲出離非夫置於盡絶之地埋此身心於萬仞氷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以之凍餓大死而復蘇者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故吾師止此而修行菩提覺場且曰其地金剛所成乃極堅固處也其所說法乃性海法門原夫智海無性迷之而爲業爲識故曰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悟之而爲覺爲智故曰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玅意顯衆生同此法性之原妄有動靜迷悟之別欲令吾人即動以觀靜即迷以照悟不爲魔外之惑所傾不爲境界之風所動非夫據

乎最極堅固之地又何以摧邪外建大業哉故吾師據此而說法由是觀之吾師之所據欲吾人之共據也故予有意于那羅延那羅延堅固也處臨大海儼乎法門居名海印炳乎三昧語曰於止知其所止吾人止此可謂止其所止矣又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安貧

語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驕則失富諂則獻貧是故未若貧而樂也貧而樂則無不樂是以顏子之陋巷原憲之環堵子路之縕袍萊公之帶索豈無所樂而樂哉苟得其樂則雖天下不易已也噫宜乎許由務光嚙缺披衣而荷決絕之行爲孔子亦曰飯蔬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學要

嘗言爲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要要者宗也故曰言有宗事有君言而無宗則蔓衍無統事而無君則支離曰紛學而無要則渙散寡成是故學者斷不可以不務要矣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之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達變達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分之要在寡慾寡慾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在務內務內之要在顓一一得而天下

之理得矣稱理而涉世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不忘不有則物無不忘物無不有物無不忘物無不有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爲一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噫至矣盡矣玅極於一心而無遺事矣是故學者固不可以不知要

牧心

安心在乎虛持心在乎平用心在乎照悟心在乎忘心體本虛物欲交錯妄想集積了無一隙是以氣蒸體昏熠熠炎炎而不安矣故曰物撓疏明不撓則不虛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安故安心在乎虛心本如如內外平等其不平者由乎重輕是以愚者重其外智者重其內聖人重兩忘重外者墜重內者矯兩忘者平平則無不中故持心在乎平心體本明無所不照由其汨昏故有所不照觀夫世人日益其汨昏雖用卒無以自鑒耳故用心在乎照心本不迷由失照故迷迷祛則照泯矣故悟心在乎忘

觀心

觀心第一微玅法門也夫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明欲身正而行端者鮮矣是故世間一切種種苦惱皆從妄想顛倒所生若顛倒不生則生無生矣無生則雖生而無生生而無生則念亦無念無念則顛倒何起有起則非正觀也正觀則無不正

（朝九 六）

讀莊子

眞宰本無形超然塵垢外忽爾一念迷闖入者皮袋如被褁猿猴左右不自在起坐要奉承飢渴索管待名利爲他忙田園盡典賣更

有一種癡將臉要人愛脂粉摸臭皮恰似精鬼怪箇箇都爲他惹下來生債傷嗟今古人誰肯自驚駭惟有滌園生此味少知解

圓扇說

予已丑夏日偶爲狂士所黷寫墨之東郭（第九）有出扇索書者因信口爲說以記之（七）

大大橫流銷金爍石瓮牖兩間者尟不爲其燒煮矣嗟乎人者苟得吾皮骨以自持之則食息起居唯命是聽使清涼之樂頓生於肘腋炎蒸之疾卽解於肌膚蠛蚋之隊指揮而立退暍噬之苦擘畫而潛消又何誇生羽翮以御冷風乘飛雲而遊六合悲夫涼颸一至委成弃捐霜露纔興視爲長物是豈非爲而不宰功成而不居者夫何以與此哉

寂寞說

寂寞之爲言場而屢之爲難其自得於心尤難於履行焉卽溷溷世故無論其低昂然在古豪傑士或出或處行顯而心隱誠難以概迹見非夫具超方之眼而持圓照之鑑者又何以壯其形容哉噫宜乎楚狂行歌於仲尼許由掉頭於堯舜雖然豈二子之是而三聖之非耶是各是其是而以是爲得者原於大道皆影響耳惡影而和響者其難語寂寞之旨向道君子有寢處焉

誠心說示曇支

心不誠不明性不靜不定精不聚不完神不凝不逸志不壹不篤氣不養不和忿不懲不平慾不窒不寡學不講不博問不辯不通節不立不堅操不持不勁是故君子之學在重其人所輕益其人所損取其人所弃得其人

所無故道大德弘身裕名貴超然而無對者也

澤山說

聞之莊生有言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蓋言有所藏則有所負無藏則無負矣雖然以無藏爲至愚意有所藏則較不藏者勝焉故曰山懷玉而草木潤川貯珠而岸不枯豈非內有所藏而外有所光者耶是故君子貴藏器於身待時而後用也且夫山之積也厚故高而衆美具澤之積也深故下而衆德歸取象君子又有以焉

覺夢說

幻人方乘一葉而泊幻海之願將與窮滌之衆居廣漠以休焉適有浮遊先生者觸而問曰嘻異哉吾覩子之難窮也望其形也飄若雲目其容也凄若氷叩其中也空空卽之也溫繹之而囫圇深繘乎若悶汎乎若乘擬之而似人非人何居何事而至此乎幻人無以應唯唯默默無知無識無示無說與之寢息坐臥飲食起居寤寐無閒者旬日先生心樂意消而將與之俱化先生且行有請于幻人曰子風波之民也願假舟楫卽浮遊而之彼岸者以憑師無意乎曰居是何說也子獨不見夢人乎方其長夜之寢也必沈酣顚瞑精神昏昏魂慮變慴形若尸解而心若翩翩居不逸席而百怪生焉時不加頃而千載邈焉至其冥冥漠漠徬徨四顧或登無極之顚或臨不測之淵毒龍在前猛兕在後進之而履危卻之而迫險入之而無鐏升之而若墜且

將攀枯枝而挹朽藤加以鑿墓攢睚蛇蠍繫足當是時也窮心困智出之而無方脫之而無術救之而無人呼之而誰與為親是何惶惶業業現諸形色而發乎呻吟即有覺者竟何以寧惟其猛然叱吒躍然而起一覺而大寤之回視夢事若依俙彷彿然求之而不得語之而不及也是必將與覺者一笑而釋之矣噫豈獨夢人哉世盡然也先生試將持此自覺以覺諸夢者

醫說贈李高士

余被放之八年癸卯冬偶自曹溪隨緣乞食於淩江水西適有丈人龐眉皓髮訪余於旅泊覩其狀貌偉然知為隱者也扣其業則曰岐黃余是知為達士也或曰昔人有言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余謂不然蓋達為醫而不達為相耳何者夫相之任燮陰陽而葆元氣劑衆物而仁群生致人君於泰定措天下於又安此其職也而未必盡卽盡而功未必忘以其先已後物因利輸忠且必外假人主之權資衆多之手以濟其事況兢兢於得失是非榮辱之場終身卒業而道未必光日夜營營勞神焦思以至戕生傷性老死而不悟者衆矣奚其達若夫醫則反是其職也以命為任以仁為心以義為質以物為已以去邪為務以正氣為理以經為度以權為用故其治也必致心君於晏然措四肢於調適凡遇危屢困運獨斷之智持特立之操不惑於衆口不避其群邪多方緩急進退合宜以大中為準以至靜為先及其奏效也不計其利不伐其功斯豈為而不宰功而不居者耶非

天下之至達者又何以與於此由是觀之忘己之功大忘利之名高不忘者顯報而幽罰兼忘者先微而後著足知忘功者後必大也嗟乎人者苟能操良醫之心以治國則何國不治持忘己之心以御物則何物不容物容則并包國治則兼善此聖人之成功丈夫之能事也斯則術異而功一名異而實同又何以顯晦計其等差貴賤擬其神明者哉以丈人高其行而神其醫余因論醫之祕以贊丈人之行李冀觀者不獨知丈人之醫且因醫以進君子之業將施之於天下國家共躋軒黃之化也丈人達者也知丈人之心則無往而不達矣

此光樓說

曲阿曰鶴溪爲紫柏大師演化地居士賀氏聚族而奉師最謹有雲峰長者先於丁亥歲建樓一區以奉三尊越丙申大師過而看之曰此光又二十年大師入滅已一紀老人自嶺外走雙徑會大師入塔期取道溪上諸長者居士見老人如見師悲喜交集齋款連日有長者子懋謙得承此光未達本有作禮乞說志不忘也老人欣然謂曰此大師以斯樓作廣長舌也且盡十方是常寂光一切衆生用此光於六根門頭照天照地是故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芥人畜鱗甲羽毛無不從此光中顯現斯則樓即此光光即此樓包含萬象無不融攝居此樓者敬事三寶禮念皈依磬聲佛號乃至妻子圍圈食息起居十二時中折旋俯仰戲笑譏呵一切動容無非此光之妙用雖夢想顛倒猶是此光之所發揮苟

能一念知歸則此光固是吾家本有天然自在不從外得如是現成一切受用豈可自昧甘爲光外之人耶懃謹日用眞見善能應用不孤本有不唯大師法身常住說無盡法門盈耳洞心卽可不出塵勞端居極樂矣又何於光外別見此樓耶卽老人此說大似日下挑燈畫蛇添足耳士其識之

無情佛性義說

予養痾匡山閉關謝緣空一子扣關而請曰某甲乞食人間聞士君子談佛性義有不信無情說法者有謂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如大海漚不信圓滿具足者願請大師爲決所疑予曰固哉此義甚深難解難入非宿具上根種子者未易信也卽其所見亦佛所說但非了義之談耳苟不證信了義大乘參請明眼

知識未悟唯心之旨者則解有不作如是解也無情說法教有明言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辟如諸天有大法鼓名爲覺悟若諸天子行放逸時於虛空中出聲告言汝等當知一切欲樂皆悉無常虛妄顚倒須臾變壞但誰愚夫令其戀著汝莫放逸若放逸者隳諸惡趣後悔無及諸天聞已生大憂怖慚愧改悔且天鼓音豈有情耶而能說法覺悟諸天至若光明雲臺寶網各出妙音說偈讚佛乃至塵說刹說此又誰爲舌相耶卽光音天人全無覺觀語言但以光中出音各各辦事且光中之音豈從口出耶是皆無情說法之實證也又若宗門香嚴聞擊竹以明心靈雲覩桃華而悟道又從何善知識口門而入耶又云衆生佛性各各分具此亦教中有說但爲三

乘劣機覆相之談非究竟一乘極則語也卽如華嚴經云我今普見於一切身中成等正覺且毘盧遮那一佛也一切衆生非一人也若衆生佛性各各分具則一切衆生各成一佛是則齊成有多佛矣若止一佛且是各具

十九

又何言一切衆生身中成正覺耶又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然如來德相法身全體也衆生具有豈分具耶三祖云圓同太虛無欠無餘此言人人與佛同體非但言佛也圓覺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非特具也故阿難云我與如來寶覺明心各各圓滿所謂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一室千燈光光交映如此圓滿廣大法門昔二乘在座如盲如聾宜乎曲見驚怖其言而不

信也惜乎俗諦學佛法者多習口耳知見未有眞參實究工夫未悟廣大圓明之體卽有所見但認昭昭靈靈識神影子把作實事且又執定血肉之軀封爲我相其實未開隻眼故生種種分別以權說爲了義以已見爲究竟耳今不必論無情說法不說法佛性各具不各具豈不聞法界觀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徧外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但將此偈蘊在胸中一切日用六根門頭見色聞聲處一印印定久久純熟自然內外一如有情無情打成一片一旦豁然了悟是時方知山河大地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到此方信趙州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古德示

衆云大衆見麼即今十方諸佛歷代祖師一齊向老僧拂子頭放光動地斯乃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又何向含元殿裏覓長安耶空一子聞說歡喜踊躍作禮而退

四願齋說

軻九 十四

四願者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之四者乃吾佛弟子修菩薩行者之所發也然菩薩非別人乃大心凡夫於塵勞中有志上求作佛者承教有言若要上求佛果必須下化衆生欲化衆生必先志斷煩惱欲斷煩惱必先廣學法門故此四事相與而有衆生乃佛之對也煩惱者衆生之本也法門者治煩惱之藥也以衆生無邊者因煩惱無盡也以煩惱無盡故法門亦無量也難度者願度難斷者願斷難學者願學三者既能則佛道雖無上亦可成矣是所謂四弘誓願有大心者方能發此大願具大願者方能建大業立大功成大名是皆以大行資願非虛願耳是四者非假外求乃求諸已而已矣何以明之以吾人自心本來是佛與衆生元無二體也因一念有我我一立則敵我者皆人人又一我衆我聚而衆生成矣衆生所本本乎煩惱煩惱堅執則我相益固我相固則人不亡我喪則人不立人不立則煩惱空是則我心煩惱若盡

軻九 十五

則返觀人我如空華耳我若空華則覓衆生若邊空華而結空果彼此求之了不可得矣所謂煩惱盡而衆生空斯則不度而自度矣是相與而無也然舉世之人莫不有我有我者皆以煩惱煩惱用事非眞心也然煩惱者

情也若斷煩惱而以煩惱之心斷之是借賊兵而齎盜糧也以情入情如以火投火名曰益多求欲斷之不可得也故不得不學法門耳法門者乃出情之法爲消煩惱之具所謂空法也空法者佛之心也所明之事佛之行也學佛者以吾人之心體佛之心以日用之事効佛之行是以自心之佛心學自心之佛行斷自心之煩惱度自心之衆生則如湯消氷不勞餘力矣是則四願固難若返求之吾心中無不具足自不假於外也若知不假於外則吾人現前此身是有我也近而一家之兄弟妻奴遠而天下國家生民物類皆衆生也返求自心現前日用若以煩惱之心而爲之然於自身六鑿相攘況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乎苟即此一念現前以空法而用事則念念煩惱轉爲智光照了衆生同歸自性則與佛同體此則煩惱空而衆生盡衆生盡而佛道成民胞物與浩然大均又豈願爲徒設哉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卽世而成吾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爲無論致君澤民未嘗一事一行不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豈特爲操虛尚事耳目寄興而已哉某以此見志其有得於此乎

感應說

佛說一切世間善惡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毫(十九)不可爽而世人不信者謂爲虛談(二十)孔聖安命之說世有信者每每推算但求福利勝事則喜而惡聞其災患此惑之甚也殊不知死生晝夜三世輪迴如昨日今朝之事耳請以近事喻之譬夫請客凡設席之物無論精麤豐

儉色色預備現成則臨時陳列一一具足若少有欠闕必不全美此一定之事也人生一世正報身命延促依報家產資財功名貧富貴賤秋毫皆是前生修定今生所受用者不從外來盡是自作自受耳故曰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未來果今生作者是世人自恃智能才技可以致功名富貴殊不知功名富貴非才智可致以吾前世修定今世偶因才智會合而然故得之而喜者惑也又吾固有之富貴功名而爲人之所破壞者則疾怨其人深恨其事殊不知我之福量所包者止此其破壞者皆非我分之所宜有亦或少欠彼人而失之以爲憂者則反怨天尤人以致結冤而不解者過也是知孔聖之安命即吾佛之因果若知安命則貧富得失一切委

之前定皆我自造則窮達壽夭皆吾命之固然若明信因果則今生受用一切皆我前世修成元非他人之可與亦非智力之可能即有才智而致之者亦是我分之固有也如此又何計較得失而勞苦心慮妄積恩怨於其間哉若明智之士的信因果報應不必計其前之得失但稱今生現前所有以種未來之福田如世之農者擇良田而深耕易耨有種及時則秋成所穫一以什伯計此又明白皎然者但在所種之田有肥瘠之不同耳佛說供養佛法僧三寶爲勝田孝事父母爲敬田濟貧拔苦爲心田吾願世之智士不必計已往之得失但種未來之福田苟能省無益過度之費節身口侈靡之財種之於三田之中不惟增長未來福德莊嚴則將現世亦身安

心樂爲第一福人也若能種福於三田再能留心於佛法以念佛而消妄想以慈悲而轉貪瞋以軟和而化强暴以謙光而折我慢如此則是大心菩薩之行也居士果能信此當稱最勝勇猛丈夫

張孝子甘露說

余嘗讀方外志謂混沌初分而人始生體有光明飛行自在吸風飲露不產五穀泉涌露降凝結如脂名曰地肥味若醍醐人食之甘嗜而無厭其體漸重不能自舉故地肥薄而五穀生五穀生而地肥絶矣人始穀食而情竇鑿欲火生故醇氣澆而露不甘泉不醴俟聖帝明王出天德合而醇氣守者故甘露降醴泉涌時則爲禎爲祥爲靈爲瑞感於人而應於天由是觀之今之瑞古之常也堯舜之世數致焉三代無紀春秋不載至西漢武帝降始以爲年嗣是代有之我明洪武八年聖祖詣齋宮祀上帝甘露降於園邱之松杪凝枝垂懸其狀如珠其甘若飴乃敕群臣採而啖之命爲詩歌制論以紀之世廟亦然是知甘露之瑞皆見於王者之德而未聞降於野今龍山張子鳴球以篤孝感甘露降庭槐香美異常經旬不散其故何哉嘗試論之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德至而中和之氣育中和育而醇氣守醇氣守而天德合天德合而禎祥應故甘露降醴泉涌也夫孝一也自天子以至庶人本無二致第心圓而氣足者應之速久近亦然余故謂張子之孝自有所不知故禎祥應之如此久而說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嗟乎人心之溺也久矣然

靡不有此形有此形靡不有此性性既盡而
孝德全而禎祥應而人有若張子者一孝興
於家百孝興於鄉千萬億兆興於國以及於
天下則人不減聖事不減古而天下國家可
登於太上混茫均享華胥之樂吾將必謂露
甘泉皆醴而飲啖隨宜不俟謳歌鼓腹又
何以瑞應為哉

不遷字說

門人梁四相稽首作禮乞表其字余字之曰
不遷意取肇公論旨也余少讀肇論至旋嵐
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
不動日月麗天而不周茫然莫知所指萬曆
甲戌行腳至河中與道友玅峰結冬於山陰
道院因校刻此論恍然有所悟入及揭簾覩
風吹樹葉飄颺滿空乃自證之曰肇公真不
吾欺也每以舉似於人咸曰遷中有不遷者
余笑曰若然則為理不遷非肇公所謂物不
遷也然既曰即物不遷豈捨物以求理釋動
以求靜哉梁生諦四相然萬物靡不為此四
相所遷而不遷之物非常情所可測識獨肇
公洞見肺肝今梁生歸心法門其有志於此
乎苟得不遷之玅則日用現前種種動靜閒
忙逆順苦樂得失勞逸利衰毀譽以至富貴
貧賤大而禍患死生則了不見有纖毫去來
相也即釋迦之分身觀音之隨應普賢之萬
行莊嚴乃至世出世法一口吸盡又奚止於
現宰官身而說法者乎由是觀之堯舜以之
垂拱伊呂以之救民顏子以之簞瓢孔子所
以無入而不自得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捨晝夜嗟乎夫子此語真長夜夢中木

鐸也肇公引而伸之老人以此字梁生能無負此語可稱聖門的骨子況法門乎

黃用中字說

黃生元衡余字之曰用中因爲之說夫中非有體安可用耶以衡視之其中自見然衡爲天下平萬物之準也人之所必信可不言而喻惜乎人知衡之可信而不知其用中在是猶凡人知食之可飽而不知可飽者味耳以味精而食麤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不知味則不知精不知中則不善用能用其中始稱大用黃生志之

歐嘉可字說

歐生與際遠來謁余少年勤苦余見而嘉其志因字之曰嘉可凡曰可者訓爲僅可僅則有所未盡非也夫人之欲于心者可則嗜之不可則厭之且心之嗜慾不盡不止亦有欲盡而不止者豈曰僅哉是古今之人雖在可中而不知其可也獨禪門向上一路以心印心謂之印可在聖人則曰無可不可然無不可者則無有不可者矣故舉世之人與物世與時時與命皆有確然不易之可苟知其不易之道則窮達一際險夷一致出處一時如斯則無不可者矣人能洞見此可則無往而非所遇也歐生知此之際名爲實際實際豈小可哉

士修字說

鄭生尚志問字于予予字之曰士修益志於道非修不足以盡道然道在吾人本來具足無欠無餘良由物欲蔽敝而失其固有以致六鑿相攘六官失職此愚不肖者所不及即

有志者又或賢者行之過智者知之過聖人所以折衷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歸於大中至正之體以完其本有不失其天眞故謂之修耳非舍此之外別有修也故曰修道之謂教是知聖人教人非有益於人也但就其所賦而裁成之因其所志而引發之以至於日用見聞知覺之間起居食息之內無非本明獨露之地苦於夙習而障之故卽其所明以通其蔽如目爲色蔽卽色以通之耳爲聲蔽卽聲以通之舌爲味蔽卽味以通之鼻爲香蔽卽香以通之身爲觸蔽卽觸以通之意以知蔽卽知以通之洗其夙習而發其本明譬如磨鏡垢淨明現然鏡明本具非因磨洗而增益之也以其所習者道故用志以啟之苟無專一不拔之志必爲習染所奪而日流於顚瞑邈然而不知返不足以爲人矣又足以稱士哉故子曰士貴乎志志貴乎修也爲士修說

徐子厚字說

徐生天載作禮請字余字之曰子厚因爲之說曰天乃吾性之本然者而言載者義取性能載物也傳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乃性之體和乃性之德也吾人能致盡其性則體周而德廣則能位天地育萬物此特性分之固然第此性雖本具苟非所養則不能極廣大以盡精微故余取其厚者意欲深其所養以重其厚方能持載而不遺故曰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然吾人本具性德雖天然廣大自非積養深厚則負大任也無力

是故古之豪傑之士賦特達之才者靡不刻苦勵志以淬其利器以待天下國家之大用以建千載不朽之大業所以光照百世澤流無窮所謂源遠而流長厚之至也以其性爲天地萬物之本故能盡其性則可與天地參

卷九　二十三

方盡丈夫之能事能事畢則可名爲人否則與物同腐朽又何以稱丈夫哉是以聖人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去華取實厚之道也故余字之曰子厚子其勉之

容我字說

天地至大萬物無所不容而且曰容我豈我獨不能見容哉雖然必有說矣昔人有云誰云天地寬出門惟有礙是亦有不能見容者非天地不能容我由我不能容於天地耳是以聖人并包萬物而不爲已有不爲已有是一

卷九　二十三

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物與敵無物與敵則物我忘物我忘則物皆我物皆我則我混於萬物矣以其混同故能容我此聖人之能事也唯忘機者似之故以此字李丈人

謝汝忠字說

華貢孺子名曰上嘉請余爲字字之曰汝忠謂移孝于忠固上之所嘉者也以孺子得丙而主兩火象君德也陽明而剛正外剛而中柔德之實也故曰柔嘉謂陽剛而陰柔君剛而臣柔此上下之正天地之和也以大來而小往陽求陰陰入陽故在卦爲離爲火在人爲心爲目心精而溢於目目視而主於心內外一也故君之求臣如心之于目臣之事君若目之於心是則內外一而用不異德合而功成故可嘉也否則殆已所謂耳視而目聽

則大君失守五官失職求其嘉也詎不難乎哉是知人臣之事君若目之聽命於心者忠之至也故予因其嘉而益嘉之以忠固可嘉也予觀孺子神邁而骨駿氣和而心泰大人之質也語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其實則預乘大人之衆業已見乎儀容體貌之間卽仲尼之爲兒戲陳俎豆設禮容豈非天有所授而人有以成之耶先生以是月送孺子進小學卽諮此名字之曰以忠先生欲予書此藏之珍襲將爲孺子之左券云

覺之字說

方遺民氏從父宦遊衡禮予問出世法因請法名諮之曰福心以心爲福田之本衆善之所歸如膏壤而生百穀也復請字字之曰覺之以佛者覺也古德云卽心卽佛以此心本來是佛因迷之而爲衆生是迷覺之變也吾人日用現前一念覺則一念佛念念常覺則爲常住佛不覺則永墮迷途失其故有如人有目而居暗室一無所見所謂顚瞋而不自覺者也以心是福田以覺爲種子日用不覺如有田不耕安可以望有秋乎吾故曰覺之覺之者種福之本也方子能覺則不辜本有乃福之大者也

讀達師洞聞字說

洞聞之語則遵文殊擇圓通以觀音耳根爲勝又以普賢心聞洞十方爲準則一以耳圓一以心洞也若在老憨分上看他虛空與眉毛厮結比比說法萬衆皆聞則三大士一場懷懼而紫栢此語亦無地可寄矣此處透得方稱洞聞

與堂主天香更字無隱說

堂主明桂舊字天香請海印老人易之以其近於俗也老人笑而應曰名是假名況眞非可名凡可名者皆俗耳因而罷去一日偶詣丈室白曰弟子夜來夢師爲更其字及問字(千五百九十九)何乃忘之矣老人復大笑曰生死涅槃皆如昨夢然所可名字者皆夢語也善知諸法如夢則一切名字語言無非夢事苟觀法如夢則佛法常現前因諮之曰無隱意取分明自前六根相對無非佛事且如靈雲見桃華而悟道香嚴聞擊竹以明心此皆卽聲色門頭而實證者山谷道人依晦堂和尚乞指捷徑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問曰聞木樨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商公釋然卽拜曰和尚恁麼老婆心切此乃俗漢從香塵而得悟入者堂主莫道從香塵而入者可字無隱其他又有隱耶仲尼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參

虛懷字說

五臺竹林大師入滅之明年戊午門人大謙遠來匡山求予爲塔銘公授業京都西山碧雲寺碧雲爲王城勝刹四事之豐第一享僧中最勝欲樂者公能捨此而之寒巖氷雪中親近知識潛心佛法竹林門人以千百計獨公以末後光明不朽爲念其存心重本可知已及予與坐談扣其所蘊專注理觀謹於律行則其所趨又非世諦碌碌者比予甚嘉之先字愈光子嫌其衒也乃爲更之曰虛懷益

取其虛心而能受益也良以衆生長寢生死而不寤者直以沈瞑五欲積習濃厚煩滿胸襟故凡所舉措皆爲業資以其執而不化其所有則積垢益深垢益深而業益重積迷不已而苦道愈長終無返省何光之有究其所以其心不虛之過也聖人虛已以遊世者以能捨其所執耳所執既捨則心自空心空則境自寂心空境寂則物我兼忘我忘則無能執之心物忘則絶所執之境斯則心境求之了不可得虛之至也其懷若此則超然獨立而與道同遊又何一物之可拘纖塵之爲累乎然以無有入無有妙行冥符橫身爲物所謂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此至人涉世之能事又豈止勞謙而已哉蓋光而不耀者也

聶應如字說

聶生遊於達觀禪師之門師字曰應如子觀其字因知師所以授生者最上法門也乃爲之說夫如非相似之說蓋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眞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然眞則不妄如則不變故名眞如以其心光明廣大湛若虛空其體寂然乃至日往月來昏明相代雲行鳥飛風動塵起四時循環日夜無隙種種變幻起滅不停而空體凝然寂然不動吾人稟此眞如之性賴以成形而爲妄想遷流榮辱憂喜好惡喜怒疾病禍患乃至死生代謝種種變幻而爲遮障是則自體本如而今不如矣故禪師因其固有而導之曰子應當如故曰應如謂本來自如而今不如欲復本有不必外求但當如耳苟如其本如更何如哉是知吾人聖凡不隔端在迷悟如與不如

之間不如則凡如則聖矣般若云所言如來者卽諸法如義由是觀之不獨心體本如而一切諸法近取諸身則四大六根細而披剝則三十六物內外皆如遠取諸物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草木微塵極盡世間一切相狀靡不皆如故曰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華無非般若以此而觀則諸法本自如如諸法旣如又何好惡當情取捨而爲生死之業所留礙哉所謂萬境本閒而人自鬧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物轉則心境皆如物我兼忘聖凡平等生死去來如夢如幻與吾靈覺之體有何交涉是故吾人有志出生死者應當如也故曰應如子其識之

何希有字說

何生字希有篤志向道人能向道誠希有也若眞能見道則更爲希有余嘗讀金剛經至空生嘆世尊曰希有余甚疑之及尋其未歎以前並無甚奇特亦無玄妙語唯言世尊著衣持鉢飯食經行洗足數座而已更無別奇特也空生何所見而驚歎若是此語千載上下佛祖註解不破忽被空生看破世尊行履處不覺失聲乃爾何生希有果何所見而希有耶苟如空生看破世尊處看破自家屋裏此蓋家常日用過活事耳更指何法爲希有法何事爲希有事耶儻未著眼但以文字相

（何生 二十八）

而爭誇讚歎之恐他日回頭一覩則見又不希有矣何生乞法語以老人無法可說故因其說而說之以此

香林字說

大都慈善長老名眞孝達師字之曰香林請

予爲說余居五羊時見西洋番舶載旃檀至詢其所産則曰産香之國最毒熱而多巨蛇其蛇自毒熱莫可解獨賴此香以解之故盤附其上以得清凉香因蛇毒而亦盛且其樹孤生生處不生衆草獨香成林故古德云旃檀内絶凡材今達師以香林美孝字豈無謂哉惟我釋迦本師出世説戒定慧三學獨專於戒戒品甚多獨尊梵網大戒此戒乃是教菩薩法非金剛心不能持之伏覩經開戒品以孝爲本故經云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師僧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順一切衆生且律載戒品麤列五百細則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佛獨指孝字爲本意謂佛子能盡此孝則一切戒品一心具足此豈非若栴檀孤生三毒熱惱燒炙身心無可解救至依于戒乃得清凉豈非若旃檀能消蛇之大毒耶孝生於衆生熱惱心地自體清淨以消煩惱煩惱逼而戒光圓豈非若旃檀生於毒熱之地自體清凉而因熱毒以成其香耶一孝全而衆戒滿戒滿而孝愈真如旃檀林故曰香林以之爲名不亦宜乎此乃達大師不説而説也余説爲贅

堅白字説

壽公爲京都住持雅志向上喜近知識雖未游歷百城而諸方名行尊宿至者無不隨喜可稱坐參往覲吾法兄古梅法師師深器重嘗以堅白字之予因爲之説曰佛性之在纏如摩尼之墮溷蓮華之處泥不爲煩惱穢濁所昏不爲五欲淤泥所污蓋其自性天然本然清淨光明皎潔若此也而人者見穢濁而

不知摩尼之光明見淤泥而不知蓮華之香潔是以汩汩塵勞而不知自性之圓明也公生長塵中矯矯有出塵志心期極樂厭離生死是果一念孤明應緣常照方且即塵勞作佛事轉穢邦成淨土又且區以堅白同異目之哉雖然志不磨不堅心不洗不白吾人志不堅磨以忍心不白洗以戒若忍至無生戒歸自性自性清淨即所謂磨之不磷者是也若磨之不磷則涅亦不緇矣堅則不壞白則不渝不壞不渝實相常住淨土無量壽義在是乎公果以吾言觀自心則懷中之物當自現前是不負其親友也不然則不獨負他人抑且自負公其勉旃是爲說

自性說

嘗謂人生而主之者性性一而品不一至有聖賢之分者以有生知學知困知之不同由夫習之厚薄故成有難易生知之聖故不世見學困之知正在習之厚薄耳故曰性近習遠其是之謂乎吾人多在學地其用力之功不必向外馳求當知自性爲主于此著力不能頓見自性當驗習氣厚薄切磋琢磨于根本處著力譬如磨鏡塵垢若除光明自現吾人日用工夫最簡最切無過於此故曰學道之要但治習習盡而性自盡耳以其自性本明更無增益唯在人欲障蔽貪瞋癡愛而爲種子沈湎其中故爲所困是知困非窮困之困蓋爲惡習所困耳孔子曰不爲酒困此特被困之一端凡厥有生所困非一不爲諸障困便稱大力量人故學道人第一先具勇猛根骨如一人與萬人敵大似李廣單騎出入

庸庭吾人果於聲色貨利物欲場中單刀出入足稱雄猛丈夫以此言學但於不困處便見自性非是離困之外別求學知之功也所以禪家言立地成佛者乃頓見自性而已非是別有一佛可成佛者覺也即自己本有光明覺性能見此性立地便是聖人到此則不見有生學困知之異始是盡性工夫此性一盡則以之事君為真忠以之事親為真孝以之交友為真信以之於夫婦為真和施之於天下國家凡有所作一事一法皆為不朽之功業所謂功大名顯者無他術由夫真耳已酉冬暮予舟次芙蓉江上章舍黎子見訪覩其光儀瑩然氷玉溫厚和雅是其多生遊心性地習氣消磨故發現于形儀之表者如此即從此增進用力不已直至私欲淨盡之地聖賢不期至而自至耳若夫功名事業如響應聲似影隨形猶敓唾之餘耳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是皆自性之真光非分外事也君其志之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九

音釋

鑠式灼切 闖丑禁切 馬出門皃 龕烏貢切 龍也 曝曙上楚下作其候切 瞥其候切 憯其美也 蓎方中切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　軻十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疏

五臺山造沉香文殊菩薩像疏

伏以清凉勝境爲萬聖之道場大智文殊乃七佛之師表迹垂寰旦道化娑婆作衆生之福田開人天之眼目皈依者福等恒沙禮讚者德超塵劫況復鏤形範像布施莊嚴者哉山僧某濫叨形服幸託靈山居中臺之極嶺開十方之梵刹感大士之威光裂多生之業網由是發心願造沉香菩薩一軀請置本山供養前來南粤時歷三秋弔影南遊途經萬里愧福輕而緣薄且事重而人微荏苒因循向無寸効今日幸逢南華之勝會仗六祖之慈光攝四衆之高人結十方之善果伏願貴官長者達士名流頓開智眼剖破慳囊捨心香一寸而價重三千嚴法身一毛而福延萬劫儻三十二相而多人共成則百千億身而一時頓現如是則人人盡歸金色界個個同熏般若香功德難思福緣無量謹疏

廣城西小福園募齋糧疏

切以出塵離俗不妨迹繫人間借假修真自信心超世表但以五行現在四事應須無能感動天人必欲仰資檀越山僧某挂錫五羊城外藏修小福園中六時禮誦刻白社之蓮華三業精勤揭青林之貝葉惟以杜緣日久時值歲凶貴賤同災賢愚一劫閉門連日獨看兎釜生塵兀坐經旬誰問香厨絶粒既難分衛未免循方是以不惜千里辛勤普化十方長者幸生歡喜大破慳貪即一粒而至百

千萬粒共積須彌以一人而引百千萬人徑歸寶所即搏食而為法食功德難量變熱惱而作清涼福田無盡金剛種子普布人天般若舟航齊登彼岸逆來順受虛往實回若能滿載而歸不負望風而至勝緣儻遇嘉會不常願隨發心諒無虛棄謹疏

造旃檀香佛疏

伏以法身非相托有相以明心妙行無為在即為而見諦苟非藉假修真何以轉凡成聖惟我如來應世道化無方捨已從人隨緣利物建言靈鷲開優益之名華遺範閻浮刻旃檀之瑞像遂使見聞瞻仰同出迷途禮念歸依共登寶所爰自金光東曜白馬西來覩像敷以興心用莊嚴而表法所以琳宮徧支郡之境紺像滿祇樹之園尊崇者自天子以至庶人悟道者若王公及乎群黎靡不布金殷重割愛投誠修行八萬四千門作福第一南朝四百八十寺靈隱居先山從西竺飛來猿向洞中呼出境同兜率勝出人寰山僧某蚤離塵俗託迹名山樂蘭若之清修志頭陀之苦行但以根機下劣未副上乘仰蓮社之高風效優填之故事敬刻旃檀香像安供菩提道場借以熏修依為淨業像高尺六表丈六之法身普化十方植三祇之佛種然雖人人即佛須見佛而發心縱使個個有緣必遇緣而成就山僧不辭萬里遠至五羊跋涉艱難辛勤勞頓顏茲南粵嶺表名區奇珍畢集乃商賈之稠林山水鬱盤實文章之淵藪況此殊勝功德計所費不多豈無英靈豪傑脫體承當定遇勇猛丈夫全身擔荷由一人而勸

十人百人衆輕易舉從一分而至百分千分聚少成多雖因一佛以化多人多人各成一佛伏願貴官長者達士高流共生懽喜各發誠心直須打破慳囊勿使當面錯過捨身外之浮雲作自心之眞佛但能一念肯迴光返照便見四八妙相端嚴優曇華再現三千菩提果頓超曠劫功非虛設福不唐捐惟決信不疑徑登寶所

修南華寺祖塔疏

佛土莊嚴雖是人天善果淨土布施即爲般若根基若非推果尋因須要求田下種但看目前世事豈有我作他收何勞分外馳求定是自修已得千年田地曾言八百主人三十氣消始恨一生空過何如六祖眞身直至而今未壞十方常住應知歷劫不磨香煙塞漢顯自性之光明寶塔凌空現唯心之淨土但以煙雲幻化誰保精色窮年風雨摧殘頓見柱根破敗若不乘時急救誠恐異日難支苟能葺故鼎新便見轉凡成聖切念功非一力假衆力以合成事屬多人種各人之福果一輒片尅皆爲最上良因粒米文錢盡是菩提種子只願隨心元無定法儻有勇猛丈夫亦任一肩擔荷將小就大接短補長同成一味醍醐圓滿十方海會便見七層妙塔涌現在於空中多寶全身入禪定於座上人天歡喜鬼神欽崇祝聖壽以無疆鎮皇圖於億載頓使西來祖意重拈出於天南東粤宗風再闡揚於嶺表優曇華現於三千金剛種培於百億功勛莫算福利何窮願智者早發誠心冀功果速完當下敬持短疏普告十方儻遇有

緣請顯芳姓

重修曹溪祖庭殿堂疏

伏以如來出世從兜率而降王宮法運開基自竺乾而來華夏菩提樹下爲成道之場祇陁林中乃說法之所黃金布地開檀度之門

白馬馱經闢昏衢之路開三寶之良謨設一乘之軌範雖云極則猶在半途既乎跋提示滅化緣將終乃偃建立之旃翻擊塗毒之鼓驀爾拈華發揮要道直指當人之覿體頓見自心播揚向上之家風發明本性禪道由此興焉佛法因茲備矣西天四七般若之道大通東土二三達磨之宗始著自嵩少以濟源至嶺南而衍派從此道被寰區化霑海寓者皆我曹溪六祖大鑑禪師之力也恭惟禪師德秉生知道光前聖遠自跋陁懸識菩提樹

植於宋朝智藥尋流寶林山開於梁代曹叔良效布金之遺事梵刹聿興陳亞仙捨坐具之福田叢林大振由是天王降紫泥之詔光昱林泉名儒施彩筆之文翰垂竹帛華夷瞻覩史之天龍象蹴經行之路偉哉勝事駕廣劫之津梁壯矣雄模立萬年之香火真天下之奇觀實寰中之勝概也自爾慧燈高照破永夜之重昏法鼓長鳴醒群生之大夢從來皈依如市崇祀若神歷代相沿千秋一日奈何盛衰有數興廢由人法化寖微道緣漸墜僧徒遭魔障以壞清修殿宇被風雨而隳壯麗柱根腐敗梁棟摧斜慨將傾之大廈殊非一木所能支嘆未合之良緣必假多人而可就寺僧某等生叨盛世早入空門託迹名山忝承末裔朝叅夕禮奉真像於當年暮鼓晨

鐘繼香火於晚歲眞覩生龍白鳥風氣宛然悲此破毛敗椽殿堂頹毀使大士飲煙嵐之瘴癘如來披霧露之衣棠山色靄清淨之身鳥語說無窮之偈青蘚徧長廊豈是莊嚴佛土蒼鼠竄古毛難云極樂道場境雖觸事而眞人乃即眞而俗若不亟其乘屋將恐倏爾傾欹苟能葺故鼎新便見轉凡成聖是以發弘誓願運廣大心特重開寶地新佛日於中天冀再轉法輪駕慈航於苦海是以謹擇二十六年十月望日先啓華嚴勝會選戒僧五十三人坐千日之長期次化當代名公修殿堂一十二座祝萬年之聖壽使處處盡是道場願人人盡成佛果竊念非常之事須待非常之人希世之功必有希世之哲是以敬持短疏徧告大檀同修清淨之因共結菩提之果但以法無定相弘之由人財不拘多施之杜已嘗聞一滴之水與渤澥之濶性無垂芥孔之空與太虛之容納匪別離相若福報難思滯迹者功德不廣儻歡喜發心頓見一毫端頭現寶王刹若聲欬彈指即能一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是則使曹溪涸而復漲慧燈暗而又明優曇華現於三千般若種培於百億寶林倍價於當年鷲嶺重新於此日贊助者福壽等於高深護持者功德同於帶礪布皇風於八表灑甘露於十方見聞隨喜齊登仁壽之鄉禮念歸依共到菩提之岸願心既廣福德無邊仰望仁慈同聲唱和謹疏

修曹溪五代祖師影堂疏

南華禪寺寶林道場六祖眞身現在達磨衣盋儼存由二祖以至黃梅五代之傳至此自

唐以至於今日一派之水隨流爰立五祖之堂用表授受之緒茲者年歲既久苦被風雨催殘月化日遷頓見柱根腐敗若不乘時亟救誠恐異日難支苟能葺故鼎新便見煥然奪目莊嚴樓閣涌現在于目前五祖全身入禪定于座上人天懽喜鬼神欽崇祝聖壽以無疆鎮皇圖於永固功勳莫冀福利何窮願智者早發誠心冀功果速完當下

書華嚴經接待十方疏

不動一步而心徧十方謂之坐參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名爲妙行是在當人自信不須向外馳求恭閱華嚴大經乃毘盧根本之法輪曹溪古刹爲六祖禪宗之正脈法界是衆聖之玄都叢林作十方之歸宿自古及今雲水高流禮祖而至者無時不有終年竟歲飲食安居因人而施者一向全無顧我老朽自到茲山最初以此爲念於山門外立十方堂一座資以接納四來其飲食所需皆出禪堂常住奈何一向執事不得其人混集庸流翻成穢土不唯有負初心抑且虛消信施茲者弟子明中發廣大心修普賢行願就本堂安居書寫華嚴尊經一部借此法恩收攝身心即以接待十方賢聖老朽閱之讚歎歡喜而謂之曰昔善財童子參五十三諸善知識猶歷百城今子不離跬步而普禮十方世界諸來賢聖可謂最勝功德何幸生此末法住如是道場書如是大法修如是妙行積如是勝因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矣所願見聞隨喜者福等恒沙贊助稱揚者功超曠劫何況施七寶而作莊嚴列四事而

爲供養者其福又不可得而思議矣

高州電白縣苦藤嶺建施茶菴疏

伏以人天路上全憑作福爲先生死途中唯以濟人第一嘗聞庾門似瀣獨愛富而不敬貧聖道如天但周急而不繼富所以饑者易食故一飯而感千金之疇渴者易飲故壺漿而致扶輪之報此但有情人事尚乃感報如斯何況無爲福田功德豈可思議者乎茲者高州之北神電之南崇山插漢峻嶺橫霄爲瀣外之咽喉迺羅旁之門戶當年客旅車軌不得並行今日經商足迹焉能獨往誠名利之畏途實盜賊之淵藪所賴嘉隆之歲已後王師破賊以來變險道而爲坦道易頑風而嚮皇風雖往來有跋涉之勞且進止無豺狼之戒第以炎方赤徼瘴厲煙嵐加之以毒氣

蒸蒸又值温泉滾滾以致天涯行客如蹈火而赴湯遠戍征人若錯焚而履鑊摩肩接踵聊乘袂以成雲陟巘攀林誠揮汗而若雨脣乾舌燥思勺水如大旱之望雲霓咽鉄腸枯得消滴若消渴而飲甘露況百里而傳一舍窮曰而得半飡僕夫汗血輿馬沾濡舉目無親此苦莫告斯皆貪名逐利見得忘形秖知拈土作金誰解拋甎引玉況夫邊地下賤及蔑戾車俗好鬼而尚淫祠民輕生而喜殺盜雖尺布斗粟而取於人豈粒米文錢而樂施

於已此其善提種子轉見夷枯善根萌芽曰嘆腐敗是故惡者愈惡而貧者愈貧迷轉積迷而化更難化比者幸逢當道諸大宰官博愛施仁濟人利物以斯道而覺斯民繼往聖而開來學揶浮屠於郡邑樹最勝之法幢建

赤幟於祇園作難思之佛事可謂不世之舟航迷津之寶筏者也山僧某因弘法而罹難蒙恩遣於雷陽投萬里之遐荒乃荷戈於電白爰登苦藤之嶺渴乏高原因思甘露之漿低回險道偶見苾芻二衆築室道旁乃持香茗一盂肅恭馬首某也欣然飲泣愴爾興悲誰知瘴癘之鄉偶值天台之伴即稍憩於林間遂勒銘於石上（比時有茶卷銘書之於壁）由是發願願於此地大建精藍將即事以明心欲藉茶而演法自爾歲月云徂倏經二載乃於戊戌之夏遇高州司理萬公避逅仙羊之城對談靈鷲之緒言及至此大嘆奇哉遂乞爲護法之津梁敢請作慈悲之檀越期重建其化城引衆歸於寶所且欲就穢邦而變淨土將兔石以易艸茅縱不勞金碧交輝亦要使法食兼濟但念功非一力必須緣結多人是以敬修短疏普告十方託善男信女稽首貴官問訊長者經商客旅士宦高人伏願發廣大心作難遭想且人人是佛只要自肯承當法法皆真何物而非布施不拘多寡無論精麤墜露可以添流輕塵而能足嶽雖權設門外三車假名引導使直透向上一路實是慈悲但能打破慳囊頓見莊嚴佛土往者過而來者息聊進一盂趙老盞中汎輝輝之白雪渴者飲而饑者飡强吞七碗盧仝腋下起習習之清風除熱惱而得清凉解疲勞而消困頓且以法水而溉菩提之種增長靈苗將善根而栽般若之田克成聖果從此襟懷灑落去住翛然可謂極樂之道場名爲懽喜之佛事布慈風之浩蕩埽盡瘴癘之嵐煙懸佛日之圓明

照破昏衢之幻夢使闡提之輩消除殺盜之邪淫茂戾之儔不墮羅刹之鬼國一人善而多人善善滿邊邦一家安而大家安安攘瀝宇同躋仁壽之鄉共覩熙皞之化以斯功德祝聖壽以無疆將此身心疇君恩之罔極福非虛設事豈妄談惟願贊成無勞顧佇謹疏萬曆戊戌仲秋朔旦書於仙城之旅泊齋

重修南雄府太平橋普濟寺疏

伏以嶺表名區一綫引華夷之命脈太平古渡飛虹鎖百粵之咽喉寰中商旅何莫由斯瀝外珍奇必經於此悲夫迷津浩劫寶筏誰憑苦瀝狂瀾慈舟可渡恭惟太平鎮橋普濟寺者揔規往代事仰前修面迎淩水儼舍衛之恒河背負梅魁宛迦維之祇樹揖南瀝之源頭據雄關之勝概誠終古之津梁實長途之利涉也但以日來月往雨薄風殘世異時遷梁摧棟腐幻華易謝陽燄難留使三寶闕而不彰衆心歸而靡託今者幸逢仁人在位欲葺故而鼎新君子存心將救偏而補弊山僧某敢執鐸以揚聲士庶高人冀承風而接響惟其人性皆善必待感而遂通然雖佛化有緣豈不求而自應是以敬持短疏普告十方伏望富貴者竭力用酬前世之恩貧賤者施工希植未來之果但願慳囊破處金剛種子露光明愛水乾時般若舟航登彼岸不拘過往無論經商菩提種個個圓成極樂國人人可到休言福比河沙且喜心歸寶所功超有漏德載無疆祝聖壽於河山播流光於日月普願霜露所降咸服慈風舟車所通齊瞻慧日如斯利益贊莫能窮請註芳名冀垂不

朽

重建祇園寺疏

伏以十方世界處處盡是道場具眼者能見八萬塵勞種種無非佛事達心者自知況有布金之規範遵爲古佛家風嘗思留帶之嘉謨正是宰官令則但以事隨機會道假人弘時節難逢良緣偶合茲者祇園古刹湫自唐朝誌載分明尊崇典祝恨山靈之不守倏墮荆蓁仗護法之有知忽開茅塞向遭五逆之子佛祖幾以無依今賴三尺之天神人幸而有託但以殿宇傾頹金像凄凄風雨香燈泯沒梵音寂寂朝昏山僧如鑑偶來乞食挂錫淩江開精舍于恒河敞竹林於負郭但廣大厦非一木之可成必假高賢合衆力而易舉拈寸艸而作梵刹自是天帝之爐錘剖微塵而出經卷除非普賢之作略伏望共出手眼各賭神通聚少成多由小至大直使鬼神輸運不讓須彌頓見金碧交輝宛成淨土轉變隨心受用在已感報以此爲微功德共垂不朽

湖心寺重建放生普願成佛塔疏

佛大慈悲普度十方盡法界衆生悉皆成佛故曰如一衆生未成佛者誓不取菩提此佛度生之願也般若云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俱得滅度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此衆生 卷十 十二 成佛之實證也古今修行願成佛者多而現在度無邊之衆生者少以各各作念待成佛後方纔度生殊不知即今現在能以佛心而度衆生者乃真成佛之妙行也廣度衆生之行無踰放生一門在昔天台大師次則永明

大師嘗爲吏時將官錢買生放以致不死此目前衆人皆知者自後至今唯雲棲大師能效二師之行其西湖古爲放生池今但濬三潭築隄作池取多分之一耳且西湖從昔以來爲歌舞地實酒池肉林之所今湖中有此三池所放衆生克滿其中是從業瀝中變出極樂佛國也而樓船歌舞過其池者曾不迨省一覩是猶然醉夢中也一心淨穢苦樂以之如唯與阿相去幾何哉其池有湖心寺寺有三塔寺已建塔未造隄未能防水也予隨喜池上讚嘆玄津法師之慈悲慨其功未底績大有感焉歸夜臥夢行隄上其沙覩足粒粒方面皆有佛字比隨行者不敢措足予曰爾等知大地是佛無下足處此正是汝修行時也因諭衆曰若聚此沙爲佛塔則施者與所施共登極樂淨土矣覺而思之遂發普度之想謂彼所放之生願彼脫苦成佛也且彼蠢蠢以佛視之況現在人人最靈最明者豈可以衆生視之乎何不願目前易度之衆生先作成佛之想以衆多之願度彼多多之衆生如是不唯所度更廣以合衆心守此池則所守益堅如此行願豈非心佛衆生等無差別之觀乎故設普化之方人施十錢一錢念佛百聲合衆心於一佛集多人成三塔所施者小所成者大是爲福聚功德之瀝此則以沙數之佛度沙數之衆生其力更大豈不爲最勝之佛事乎若由此而興起意將來盡此湖爲蓮池則此方衆生無論富貴貧賤一齊同生極樂佛土矣豈不爲妙行哉

重修龍華寺疏

古杭山水靈秀有宋建刹星列鐘鼓相聞而龍華居南屏之西南葢梁朝傅大士開拓千餘年矣司馬溫公昔有祠於此今皆廢矣其地不唯居山水之勝而爲普陀天台之要衝十方雲遊必過之所惟錢塘刹竿相望求行

脚息肩之地不易有也前伏牛三空和尚至而慨焉江干居士洪雲泉延之於此掬未成而集者常滿居頃尋罷禪者廣坤發廣大心志願興建爲接待道場丁巳春予偶過此見佛像微妙莊嚴重生渴仰徘徊形勢肯御寨而面錢塘最勝處也十方行脚至此正力倦神疲求一暫息而不可得苟獲住足安身滴水霑脣如灌醍醐而飫甘露結此功德最勝緣也且見禪人慈悲慨切一時發心善男等各各踴躍乃最勝因也但寺功大而費鉅日月長而衆多若非廣大檀那作難思佛事未易滿禪者之本願也予感而讚仰爲之開導凡宰官長者居士善男女等果能發希有心生難遭想割破慳囊莊嚴佛土是以不堅之財作不朽之業即捐身捨宅而龍神守之萬世不絕較之塵世之業千年田地八百主人者何啻天壤哉況作淨土之因緣成當來之佛種冀彌勒下生龍華三會中爲上首眷屬豈不爲出世第一最勝功德哉以人人有佛性各各具夙因定見今日之緣不宵當面錯

過豈忍寶山赤手歸乎是在諸有智者頓發無量歡喜快著勇猛之力耳

刺血和金書華嚴經發願文

稽首遍法界十方及三際蓮華妙莊嚴清淨微塵刹大覺無上尊分身徧一切演說清淨

瀝圓滿修多羅性相了義詮離諸文字相七處九會中文殊諸大士刹塵數知識清淨賢僧衆我今布三業敬禮畢竟空惟以無緣慈照我眞實願念我無始來流浪諸生死展轉處苦趣猶大旋火輪捨身與受身不可思議數所作諸惡業唯佛自知見今承三寶力儻來人數中六根頼完具心識多闇冥以宿微善根早出恩愛海猶入俗稠林如避溺投火內假善力熏心心願遠離外得法雨潤忽生清淨芽塵習熾盛故時復見乾枯良哉大善友與我如天授以此大因緣得出離熱惱同歸清涼界覲禮曼室尊樂住阿練若最深寂靜處心想如猿猴轉見攀緣相般若力微弱難敵生死軍以是因緣故見行諸事行稽首蓮華藏圓妙最上乘誓發皈敬心盡形頂戴受曾聞普賢行廣大不思議六種受持中書寫爲第一骨筆血爲墨經於微塵劫積累如是經量等大千界我聞如是願難可與等倫但取血爲墨與金共和合書寫大經卷一字法門瀝以此殊勝因苦瀝爲舟楫願我此身血滴滴稱法性融入華藏瀝普閻衆生界我以手書持黙畫心自在願此虛幻身恒得金剛體身似紫金山端嚴最無比聞名及見形心性大喜悅手如大寶聚恒出世資財七寶及四事種種皆充滿十方法界中所有諸衆

生貧窮及病苦所求皆如意願我成佛時國中極清淨純一上乘人無諸惡道苦恒演此法輪極盡塵界劫我生末法中信心力微少恒與癡盖俱難逃生死業善根未成熟儻落輪回中仗此殊勝因不墮諸惡趣常生淨佛

土不離三寶前早悟自性空頓超諸有漏凡所作所爲永離三毒障我以願力持直至未來際願我此經卷三災不能壞彌勒將下生光從此經出普照十方界六種大震動彌勒下生已初坐龍華樹此經從地出踊在虛空中字字出妙音說我本所願天人百萬衆咸稱希有事我時在會中爲演眞實義佛佛出世間最初三七日咸演大華嚴我當機第一我身雖幻妄從父母所生依此虛妄根作成眞實事願父如淨梵母如耶夫人諸佛下生時依我父母出師長度脫我法恩最上尊願諸佛會下我師爲導師我友最誠諦提挈行正道願友如文殊作第一知識檀那大信力廣施大資財願此諸智人永離慳愛苦諸佛出興世最初請說法不惜身命財廣修衆善

業我作如是行伏諸執持者願此諸賢聖生生常不離隨在何佛國共興揚佛法凡諸見聞者讚嘆及稱揚纖悉善因緣同歸華藏海我發如是願廣大不可窮極盡未來時窓竟心圓滿

放生文

生自生矣何以放爲又何以放生爲佛事耶裴休有言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故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以性即佛故殺生者即爲殺佛非曰殺佛謂殺生者無慈悲心即爲斷佛種性矣然彼蠢蠢之生將謂可殺殊不知自已本有明明佛性豈可斷耶以不殺之心慈悲心也慈即名仁悲即不忍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故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聖賢之首唱奚獨佛氏哉儒以素

位故但遠庖廚佛以平等行慈故普及一切第放生者有執相忘相之差而劫之者不無放生殺生之弊故法重忘相妙在隨緣宗本無住功嫌有漏果能過緣即宗則觸目生機逢場佛事物物頭頭皆喜捨之門念念心心盡慈悲之境又何必拘會約以執功勛設限期以嚴規則哉明禪人久含此願願以此行之則慈悲日溥化境日寬持之十年當有無量童子而作供養復何疑哉

祭陸太宰五臺居士文

嗚呼受靈山之密囑來濁世以利生其來也不來故不露本來之面目即其去也不去唯留生鐵之心腸八十餘年逢場作戲恒沙妙德遇佛即宗以佛心而事君惟君爲佛以真心而愛物惟物即真故生平向上事不離樸斲十　大

頭角邊臨行末後句委付兒女子輩惟公現宰官非宰官之身愧我作比丘非比丘之相然雖道路各別其實養家一般感公將行未行之際飛半紙嶺南之書令我於空不空之中引一滴曹溪之水作甘露之供獻灌頂之尊嗚呼平湖滿月覩清淨之法身天樂盈空吐廣長之妙舌納斯法味用鑒蓬心尚饗

祭大中丞順菴胡公文

嗚呼痛哉公其生耶死耶反復求之而不得其故也忽聞公訃適言公死及讀公易簀詩則公明以不死告人而人不知唯我明明知公不死言之而恐人之莫我信也嗚呼悲哉顧我與公偶爾值於大化之中三十餘年如一日蓋亦奇矣始而遇公於首陽之野一見而心莫逆驟爾語公以一禍福齊生死時則

公已怡然有當于心既而再索我於清涼之山跏趺於千尺寒巖之下談笑於萬年積雪之中嚼堅氷而飡糲糧浩劫一息時公已有登天撓霰之思超然遐舉之想矣第未知其祕也未幾余因訪公於雁門坐轅門如處空谷連牀共被三月不違日夜發以緒言時則公已了然默契於心由是而知視軒冕如塵垢身世如蜩翼也遂相期我於東澥之上飡朝霞而結樓居已而公果以我脫塵鞅我則以公忘去就當是時也與公遊戲於海印光中萬里長波皎然一碧儼若臨寶鏡而履琉璃坐蓮華而居淨土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身其樂殊未央也俄爾天帝怒我以輕鑿混沌散樸澆淳乃罰我於九死放我於瘴鄉時與公永訣矣公以我爲必死將託楚些以招之忽爾十年如一息時時知公思我結想於寒雲哭我積淚如長河而殊不知我之與公遨遊如宿昔居然眥睫寤寐無間於毫髮也嗚呼悲哉是歲五月公走尺素慰我於萬里我遣侍者訊公於七月我樂懷公詩則曰酷以維摩病裹身書至而公已示疾矣公把我書誦我詩時公在口期月而逝是我慰公以生平公永訣我如對面斯亦奇矣我昔訣公不若公今訣我也使我思公哭公豈不若公之思我哭我耶公之生也不偶然負高明之見抱不世之才忠在社稷心在蒼生公之世有盡而才未盡形化而心不化也如公之臨終詩曰靈根常菊月華明以此觀之視死生如夜旦千古如一日也惟公神遊太漠聽鈞天而居廣府似飛仙而壽無極其

視昔也如糞壤孰知公今之樂殊絶勝於疇昔耶公既樂矣余復何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達觀大師文

維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有九日丙戌前瀰印沙門辱教德清謹

斟二十

陳香積之供致祭於紫柏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迦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絶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裏初訪予於東瀰也頓脫形骸既再晤

斟二十一

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以隱微及予難之既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疇宿約於曹溪將扣關於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已也殆非管鮑陳雷之比予荷皇仁之薄罰兮在師心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兮師佇候於江泚一見悲歡而交集兮如九原之復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以寧志兮冀幽禽之再啟予

斟二十二

揮涕以臨長路兮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兮日月若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丁寧其無以師以願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鋩兮不願放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之輕抵將扣君門

兮九重倏颱風兮四起陸澥波騰龍蛇披靡玉石俱焚法幢傾圮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長蛇與封豕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兮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憂何喜逆順隨宜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盟渝以趺坐兮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既不以禍患攖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搽手便行全無議擬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弟子奉師以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訃以摧心兮望長安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滇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尚饗

祭雲棲大師文

嗚呼師本不生亦無所去以力持身順因緣故欲澥波騰火宅燄熾師展願輪特來救濟出汞塵勞早歸慈父一登覺路如白牛步視愛如唾觀親若冤彼蠅聚者孰不瞿然法界爲家含靈是宅物我等觀無二無別開甘露門指歸淨土鱗甲羽也一齊頓赴悲正法眼翳彼戒根以金剛篦刮垢剔昏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於二六時悉令清淨身爲衆目心爲大宅十方來者癡狂頓歇四十餘年法幢高

豎一雨普滋藥草諸樹纔霑一滴枝葉並茂但有得者畢竟成就我觀吾師如獅子王高臥堀中群走惶惶我又觀師如藥王樹凡有親者必蔘沈痼噁我末法慧日久沈師於長夜持大智燈佛本無心心付在師薩埵無行行託師持故師應世一味無我即住百劫於何不可嗚呼師以緣現緣滅即去悲此群盲失所依怙我數千里遠持辦香展布五體敬禮寂光師悲同體以我知音願鑒我誠來格來歆嗚呼尚饗

祭金竹續芳聯公文

嗚呼公秉願輪生堪忍界蚤遇明師頓離恩愛發堅固心償慈悲債放身空山饑寒是耐敬守師訓躬身負戴志供十方平等無礙剪荊棘以成叢林驅狐兔而揚梵唄衲子雲臻天龍拱衛飯積如山來者飽飡如量如空居者無外具精進力至老不懈一身如寄毫無沾帶擬將攜手同歸何期先行不待撩起便行何等慶快遺金剛幢常住不壞法身湛然寂光自在惟靈不昧鑒此感慨嗚呼哀哉尚饗

結社念佛修四十八願同生淨土文

伏以唯心淨土處處道場自性彌陀人人具足只爲塵勞遮障人我是非故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使本來清淨之體昧却當人圓滿智慧光明一毫不現終朝業識茫茫逐日境風浩浩但知受用目前誰解修因身後故我樂邦教主阿彌陀佛因地發心厭斯堪忍立四十八願願度生修十六觀心心作佛令人人知心是佛豈向外求使個個了願即

眞盡歸自性推倒人我之高山感寶地一平如掌打破塵勞之幻夢生蓮華廣大如輪我心清淨彼土現成休教過後追思只在現前結果不分男女總證菩提但是有緣皆登寶地但以天生彌勒猶須授記靈山自然釋迦也要莊嚴佛土痛念生居五濁命不保於須臾罪業多端苦難逃於長劫雖父慈子孝只顧各人兄愛弟恭豈能相代縱有富貴榮華到底總成一夢深思至此實可悲酸是以發願修因必欲一生取辦既知諸行無常豈可仍前貪戀已悟自心是佛只須直下承當攪長河爲酥酪元在當人變大地作黃金實由自己伏望願心如佛即是佛心因果皆眞必成眞果發一願而四生九有同出苦輪施一滴而八難三途通歸樂土花開見佛如母子

之馨香妄盡還源似冰霜之皎潔一心清淨萬德交歸大地山河總成極樂者矣

祭匡廬徹空師文

惟師之來也何事何爲惟師之去也何心何慮現比丘身坐斷乾坤作師子吼驚走狐兎當索我於清涼也雲滿溪山復歸師之舊隱也月圓蓬戶尚把九曲之珠擬待師而暗度何其一旦長行哀音忽訃嗚呼使我有口難開含冤莫訴以其同生而不同死同歸而不同住賴有匡廬山高法身徧覆彭湖水清三昧昭著然雖倒却剎竿且幸扶起露柱頓令五老長呼千峰率舞白鹿悲風黃龍泣雨愈叢恒舒欲隱彌露是則可贊而不可歎可笑而不可哭嗚呼師且暫休聽末後句打破寂光掀翻淨土再來撞著惡辣關梨拖住定不

放師歸去惟靈尚饗

對曾九龍居士靈幃小參文

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廿六日當曾居士五七之辰同社友各擎香作禮請憨山和尚爲居士小參居士聽麼佛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卷十 三十五）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居士會麼居士住世三十七年所作諸行正當作時是無常耶作後是無常耶直至今日是無常耶若言今日是無常則墮斷滅若言作後是無常則不待今日若正當作時是無常則舉世皆無常矣何獨居士居士會麼若了作是無常則無常無性誰爲生滅無生滅者又何得而生死哉居士了此則今日正受寂滅樂時此則悲居士者皆生滅見也

爲達師茶毘舉火文

性火眞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茶

惟紫柏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燦燦露出本來面目荷擔正法純剛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兎角龜毛柱杖撓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撒下賸私誰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拈出大衆還見麼（以火把畫○相云）柱杖挑開雙徑雲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著眼看者回始信無遮障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

音釋

揾（乙革切持也）　闖（兵媿切闖門也）　鈇（於攜切斬也）　蜩（田聊切蟬也）　攀（桑轄切牽也）

懸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一　敦一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楞嚴懸鏡

首楞嚴經懸鏡序

原夫首楞嚴經者乃諸佛之秘藏修行之妙門迷悟之根源眞妄之大本而其所談直指一味清淨如來藏眞心爲體蓋此心體本自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平等如如絶諸名相聖凡一際生佛等同迷之則生死無端悟之則輪迴頓息是以吾佛證此慇物迷之故假大權發啓斯教大開修證之門曲示歸家之路是以一部所詮從始洎終不出迷悟眞妄二法然迷途萬狀悟有多門若剋體窮源不無其要至若從迷至悟之方返妄歸眞之指端在楞嚴大定三觀妙門若欲洞觀法界徹見自心覩體還源莫斯爲要慨夫文詞簡奧義理幽深雖諸家註疏精暢發明而學者貪程罔知捷徑致使理觀昧於陳言修習失於正受清不揆固陋志嘗刻意斯文杜絶見聞窮歷氷雪顧智識暗昧非敢妄擬聖心每於一線通途麤述鄙意庶潛修之士若攬鏡以照形願即事安心頓融藏性者矣萬曆丙戌冬懸山頭陀德清書於東海那羅延窟

將通大義總啓二章　三分大教別具通攝茲不繁列

初大開修證之門　從初啟請至結經名

次曲示迷悟差別　從勑聽七趣至五十重陰魔

初中畧有四意

一示三觀之體　二示三觀之相

三示三觀之用　四結三觀之名

初開修證門中有四意者良以眞源湛寂絶

生滅之端法界幽玄泯聖凡之跡本無修證豈屬悟迷今依不迷之迷故立無修之修斯有無證之證庶盖迷眞逐妄遂沉生死之流今欲返妄歸眞須建依眞之行而此經者盖以一味清淨法界如來藏眞心爲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依此三觀還證一心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以阿難示同未悟不達此心故一向多聞未得無漏不能頓拔生死之根遂溺摩登婬舍之難由是殷勤啓請三觀妙門故我世尊先示一心照明萬法而首告之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又曰有二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觀此二語足見全經之旨豈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證一心者乎洎乎一往所答雖多方決擇委曲搜揚無非顯示一心之源密陳三觀之體（從初卷至四卷中）因之起行造修勾引二十五聖旁通悟入之方勑選耳根正是最初方便（從四卷半至六卷初）是使初心創志則知觀相分明然後任運一心法爾淺深具有斷惑證眞高下之用（從七卷初至八卷中）修斷已極故結指觀門使始終一源不出楞嚴大定故以經名而繫之終焉此實通途之大旨也

初示三觀之體而此體者所謂常住眞心性淨明體即一眞法界如來藏心也先示此體爲所觀之境要依此體啓大智用故然此藏心具有三意一空如來藏二不空如來藏三空不空如來藏

一空如來藏者謂此藏性其體本空一法叵

得如摩尼珠其體空淨了無色相雖有隨方之色色不離珠以即珠故眞心本淨了絕妄緣雖有隨緣之妄妄不離眞以即眞故名曰眞空故爲觀者先示眞心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眞空觀（經名奢摩他亦名體眞止）此從經首阿難啓請世尊許說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起一徃七徵八辯始則決擇眞妄且云妄不是眞以明五蘊身心不有世界本空破我法二執以顯本覺眞如以至三科七大會歸藏性然後眞妄和融方顯妄即是眞從淺洎深大段總顯空如來藏理（從初卷啟請至第二卷終）

二不空如來藏者謂此藏體雖空具有恒沙稱性功德包含融攝纖悉不遺如摩尼珠其體雖淨具有圓照之用而能隨方現一切色色即是珠以珠現故藏性雖空而能隨緣顯現十界依正之相相即是性以性起故名不眞空故爲觀者示此藏性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不空觀（經名三摩亦名方便隨緣止）此從富那執相難性三種相續深窮生起之由委明循業發現之義總顯不空之體（始從四卷初至本卷故發眞如妙覺明性有半卷經文計一千五百餘言）

三空不空如來藏謂此藏性其體清淨能應能現如摩尼珠其體淨圓淨故非色以即珠故圓故能應非不色以即色故非色非珠而此藏性其體淨圓淨故非相以即性故圓故能現非不相以即相故非相非性名空不空非相故空非性故不空非即非離平等如如名曰中道故爲觀者示此藏性以爲觀體能觀此體名中道觀（經名譯那亦名離二邊亦別止亦名等持此從四卷

中兩如來藏非心等起至即常樂我淨等文有二章幾三百一然上三諦體雖不二舉一即三終帶名言猶存歷別未及一心之源難契圓融之旨必若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則藏心妙性徹底窮源絕諸對待良以雙離則雙泯雙是則雙存存則三諦靈然

故一　四

泯則一心無寄寂照同時存泯無礙唯在忘言者可以神會絕慮者可以心通可謂妙契寰中泯同法界矣圓融圓融深思深思歷然不昧故佛開示已畢乃總告之曰上來所說藏性之理如此深妙如何汝等以所知心而能測度世間語言而能入哉且此妙理人人本具然雖本具隱而未現譬如琴瑟雖有妙音非妙指不能發衆生雖具妙心非妙觀不能顯且如我今證此真心安住大宅圓照法界凡有動作皆是大用現前汝等迷之舉措

故二　五

云爲皆是塵勞蕩用故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此無他故蓋由不肯勤求得少爲足耳當機遂請何因有妄要顯妄元無因使悟妄不離真亦似頭非外得然此天然妙性不假修成但能一念回光方悟神珠本有故隨結責戲論切勸修持乃曰汝雖憶持十二部經不如一日修無漏業如何自欺尚留觀聽而不修之是以阿難聞說疑惑消除心悟實相遂乃請入華屋攝伏攀緣冀得陀羅入佛知見等由是觀之大槩一往開示藏性豈非欲令先悟一心依之建立三觀妙行然後行成解絕頓證一心者乎

初示觀體屬見道分竟

二示三觀之相者由前開示一真法界如來藏心而此心體具有廣大智慧光明義故說

名爲智今以即體之智還照寂滅之體理智一如離念離相名一心源了無說示令約眞妄生滅之門會取返妄歸眞之路方便施設亦有三重以智照理故單以觀名約妄相以明故曰觀捐

且先畧示觀門

一奢摩他空觀　二三摩鉢提不空觀　三禪那中道觀

一奢摩他名空觀者謂了一眞法界如來藏心本無生滅亦無諸相蓋因一念不覺而有無明因此無明生起三細六麤四大六根種種諸法而此諸法唯心所現本無所有但是一心心體圓明離一切相如珠中色本來不有以即空故故曰色即是空以色非色故色不異空故名眞空作是觀者名眞空觀

二三摩鉢提名不空觀者謂了根身器界一切諸法既是一心心體圓明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緣顯現此則諸法當體虛假如幻不實如珠中色分明顯現全珠即色以即色故故曰空即是色以空非空故空不異色故名不空作是觀者名不空觀

三禪那名中道觀者謂依此寂滅一心照明諸法諸法法爾當體寂滅寂故名空照故不空如珠與色非色非珠名空不空非寂非照如如平等唯一心源湛然不動離即離非是即非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心心無間任運流入薩婆若海作是觀者名中道觀

次正示觀相文中大科爲四

初總示迷悟之根　二正示一心三觀之相　三略示解結之方　四廣示最

初方便

初總示迷悟之根者由前阿難聞佛開示已悟如來藏性妙覺明心圓滿周徧備在於已不假外求良以一向徒事攀緣不能攝伏今將思而修之不知造進之方故有請入華屋之問冀得直捷之門即可乘便而入因相而修故此科名三觀之相然世尊所示別無其方先令決擇眞妄分明然後隨宜調治故欲返妄歸眞造端不出二決定義意者蓋原迷此圓明湛寂之眞心結爲四大妄分六根根塵和合虛妄生滅引起五濁業用煩惱使妙圓之體隔越而不通若群器叅乎太虛湛淵之心渾濁而失照似塵沙投於清水此則本不分而分元不濁而濁矣今欲即生滅以證眞常旋虛妄而復妙覺要先以此不生滅心爲本修臣照破生滅之原次審所結之根誰是煩惱之本若生滅入照則當下眞常若煩惱知根則迎刃而解斯則能照之一心心心寂滅所照之萬法法法圓通是以頓超五濁旋復一元若依此爲因心可圓成於果證然則所迷之一心雖是本圓周徧能迷之六根現前力用不齊今若即迷返悟就路還家固爾門門皆可窮源處處盡堪合轍良以初心昧劣不解圓觀必須直指當陽要在一門深入由是備顯六根優劣令審誰淺誰深淺則逆離而難通深則順合而易入果能入一無妄則六湛圓明諸妄消忘而一心清淨如是則吾家之故物可歸諸佛之涅槃可證矣此後重徵一六意顯粘湛而妄發深窮生滅之根元再起斷見之疑驗出眞常之妙性斯

已密揀耳根以爲初心方便若一心守眞常而棄生滅則無上知覺應念圓成得一旦常光顯現而生滅圓離則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此實圓觀之秘訣破妄之神符還元之旨妙在茲乎是所謂返妄歸眞無出二決定義也二正示一心三觀之相阿難聞前第二義門生滅即常之說遂起何名結解之疑意謂生滅不常可說爲結今既常矣將何物而名結結既尚無從何物而名解耶蓋前以常爲斷此則執妄爲眞皆由不了迷悟同根眞妄一體故致斯問此實初心所混故須甄明令其觀相分明不墮空有之見要顯中道之旨方契一心之源故爾諸佛因而同告之曰使汝生死涅槃者皆汝六根所致也豈又更容他物哉直由迷悟之分故有結解之異耳如此

明言當機猶自未悟世尊因而解之曰根塵識性同一眞源縛脫兩途元無二致蓋因迷一眞而妄見六根知見立知即名生死了六根而本同一體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此實結解之元豈可更容他物然此雖明空有未極

一心何則蓋一眞之性不屬生死涅槃如來藏中本無去來迷悟至若有爲起而無爲滅俱是緣生如目前之幻化無爲起而有爲滅盡爲不實若眼底之空花況非眞與非眞何有能見所見（能見六根所見六塵）然而根塵之間元無實體虛有其相故若交蘆是以結解同根聖凡無二汝試但觀交中識性（即第八阿黎耶識）空有何名蓋由明昧因依眞妄互立迷之而六妄同生悟之而一眞何寄良由此體甚深微細熏變難思執之則眞已非眞取之則非幻成

幻苟不取而非幻尚無不執而幻法何立如是則六根圓湛空有雙祛三諦圓觀是非齊泯妙圓之旨盡在茲乎此則是名金剛三昧如幻摩提修之而一念頓超擬之而諸佛同證此所謂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欲徑登彼岸直造妙嚴唯此大定法門故應修而證入也

三略示解結之方

上來已示一心三觀之相乃佛佛成道之門今將思而修之爭奈初心不知直捷之方故有六解一亡之問遠故選擇之談故我世尊精宣妙指巧示玄機聊綰花巾將成六結以明依一巾而有六結結若解而巾亦不存要顯依一真而分六妄妄若消而真亦不立何則良以真淨界中本無此事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故須真妄兩忘方可會歸中道直造一心之源耳故隨請解結之方審明下手之處除結當心以顯二邊無力當陽直入必須中道收功斯實入圓之要術破惑之利具唯其法門甚深恐難諦信世尊因而矢之曰我此說者乃出世微妙之因緣非世俗和合之麤相況我世出世法一一皆了元因矧此修行豈不知其節要如此功用不勞彈指而頓證無生不涉途程而徑登佛地是故阿難隨汝心中選擇憑在何根用此妙術解之諸妄何愁不滅恐汝不能圓觀頓脫是須次第銷鎔先且選擇一根以為最初方便若得此根初解五粘隨脫而先得人空從此觀智增明然後成法解脫若所觀人法雙空則能空觀智亦泯斯實藥病俱遣真俗兩融三

諦靈然一心無寄如斯圓照任運冥樞是名從三昧以契無生即六根而證常樂直捷之指無尚此矣初心方便妙在茲乎

四廣示最初方便二十五聖一一皆是根一門堪合此方之機故曰廣示

阿難聞前開示觀相分明已悟隨根皆可證入然猶不知隨處下手做作之方抑又未達的指何根堪作此界當機最初方便且將刻志進修冀成道果庶不失此嘉會辜負密言亦爲遠益未來成就最後開示故有請惠秘嚴之問然此秘嚴之旨乃吾佛自證根本法門甚深微妙難解難思果海離言了無說示今茲曲垂指示須藉旁通故假二十五聖各說最初方便意顯三科七大隨處皆可還源大小三乘遠近一齊趣入且令諦信不疑托此將爲證據是以諸聖奉勑用解先登或析色體色以取單眞或即俗離俗要歸中道偏圓互煥星月交羅深淺齊驅牛羊共渡斯則門門總是圓通法法盡成解脫苟能入此三昧證是妙門隨處而常光普照應念而諸佛現前水流風動共演圓音世界山河普現三昧至此始知自他不二依正互融消習漏於剎那廓衆塵於一念無作之行芬披眞常之樂自現然此秘嚴利器付之勇猛丈夫有何堅而不破又何結而不解哉然雖正偏兼到順逆皆通不知此界當根誰爲要妙若是塵中作主非大智無以潛眸鬧裏奪尊非大悲不能下手故勑文殊揀選誰合此方之機唯獨觀音耳根可作最初方便何則原夫覺海澄圓圓澄元妙本無世界及與衆生直以一

念纔興空漚頓起諸緣不息三有脊生是以六處妄分諸塵妄隔使圓通妙體不得而圓通常住真心莫得而常住矣若約妄法全真斯則歸元之性不二奈何根機不一是以方便之路多門在乎聖性順逆皆通屬之初心不無遲速今者若就六塵而入六塵之體本非常住若依五根而入五根之性匪涉圓融若憑六識而六識生滅宛然若假五大而五大無知昏鈍若據見性雖則都攝六根然尚在能所未能忘照若觀識性雖則包含萬法猶存分別難以契真今若剋合此方教體的示機宜速取三摩實從聞入何者良以聞根圓妙十處周聞聞處虛融墻垣莫隔音聲生滅聞性恒常寤寐一如身心不及此則可由聞性以證真常從耳根而入妙覺矣況復此

界衆生此根最利投機之指莫尚於茲良由迷本循聲故此流轉生死果能旋流無妄豈不頓契無生此是金剛三昧如幻妙門如斯秘密絶要真修何不將聞以自聞聞豈肯畜聞而成過誤況聞非有體因聲以名若旋妄遺塵則性何名狀此所以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也其如六根幻翳三界空華今聞復而翳除則塵消而覺淨淨極光達寂照含虛根境皆空猶如夢事安有夢中之境而能留汝形骸耶大槩世間男女皆如幻以幻成雖見搖動全一機抽若機息而幻消則情忘而執謝圓明妙體當下現前諸佛衆生應時平等矣如斯妙利真實圓通何不旋倒妄之聞機返自聞於真性以成無上之道哉此是微塵諸佛一路妙門三世聖賢修行捷徑非但

觀音獨擅我亦從中證入是若將救末劫求出生死之人欲速成就菩提無過耳根爲最斯乃大小共由之門淺深同說之法但依此修超勝餘根眞實心要莫斯爲妙者矣於是當機聞說自心了然明見還家歸眞道路斯則觀相分明現前無惑奈何末來末法邪道亂眞其有依教信行之輩如何攝心軌則得正熏修安立道場遠諸魔事故發慶人之請遠益未來之機通會長途猶屬行門之事然世尊所答別無其方直以毘奈耶中三決定義所謂攝心以戒定慧是生三者圓明可超諸漏然前見道明心已開慧性修道方便定相圓明至其戒爲基本尚未明言今若得正熏修須憑定慧若欲違制行業必稟戒輪且夫生死之海滔天始於濫觴之念煩惱之林翳日生於萌蘖之根今若絕末停流端在塞源拔本戒雖多品四重爲根根本不生枝流自絕然而眞修以離欲爲本故先婬欲首懲生死以寬負相牽故次殺盜隨舉妄言矜俗貪愛潛滋委論酬償殺盜相若爲其永殞善根不成三昧故例屬重尤是須併斷若欲圓成修學必先持此氷清果能四事不遺自然遠諸魔事正行可成正定可入然而現行易制宿習難除是須誦我無上佛頂心咒此則顯密雙修三慧並運庶幾三障可破三惑可除而三界可超三身可證矣況此神咒功力速疾冥資但能依教加持破惑如霜遇日是以晷陳軌則令依清淨之師若要詳悉壇場必使衆緣具足身心俱淨事理齊修庶指日以取菩提刻期而成聖果妙圓之行誠在斯

矣歸眞之要妙在茲乎是故宣揚神咒使衆感聞廣顯功能策令諦信方盡修道之門統收妙圓之行耳

二示三觀之相屬修行分竟

三示三觀之用者上來所說觀相分明得倚圓根即可乘便直捷而入依之造修任運一心法爾不無斷惑淺深證眞高下之用是故阿難聞前顯密開示得正稟修身心快然獲大饒益然猶不知如是修證未到涅槃始從凡夫終至佛地中間漸次名目以何而至是故請問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要顯圓妙觀行有此能斷能證之力用轉凡成聖之功能故名三觀之用也然世尊所示先明二種顚倒妄類之因後示五十五位眞家之路所以然者何也良以妙性圓明眞源湛寂本無迷悟安有聖凡蓋由一念纔興則三有之空華亂起寸心方歇則一眞之幻影全消是所謂生滅名妄迷之則生死無端滅妄名眞悟之則輪迴頓息然且生死界寬總之不出一十二類涅槃道遠要之不過五十五程實由迷一眞而爲六想則二種顚倒相因悟六想而本一眞則二種轉依是號是故汝今欲修三昧直詣涅槃先當識此顚倒之因斯可圓成眞三摩地何則良由迷眞覺而成不覺故號無明還無生而作衆生是稱顚倒此則本不生而生斯有無生之衆生本無住而住故有無住之世界是以迷輪不息則生死之業何窮妄念不休則還流之世何已且既能以一念之迷妄動而六想橫發輪迴於十二類生則可以一念之悟無生而三觀齊修證取於五

十五位由是觀之則衆生實約四蘊之心世界端指色蘊之質此則全憑正報以顯悟迷總屬衆生以明眞妄是所謂使汝流轉生死速證妙常皆汝六根更非他物意此豈非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者乎

細尋大旨詎不信哉然全妄即眞顚倒具於妙圓眞心全眞即妄修證本於元所亂想故三種漸次因之而建立五十五位由是而進趣何也蓋六根相續端由婬殺爲因諸苦長淪直以盜妄爲本今將長揖三界永越四生必痛絕助因使正性剋而不發制止現行令根境偶而不行如是則根塵泯合心境俱空身土皎然自他圓證此則始從觀行以至分眞永斷無明而躋妙覺然重重觀察位位研窮莫不皆以首楞大定三觀妙門單複圓修漸次證入者矣三觀之用無尚此耳一生取辦其在茲乎修斷已極故結歸觀心以終其請故曰是種種地皆以金剛觀察如幻十種深喻奢摩他中用諸如來毘婆舍那清淨修證漸次深入者也

三示三觀之用屬證果分竟

四結三觀之名者由前一往開示令其先悟妙圓心體依之建立圓妙行門藉此妙行圓修還證妙圓之體此則背塵合覺之行既終返妄歸眞之路明矣故文殊請問經目意在斯

結指觀名何者蓋約世諦而談則明無得物之功是即有名無實若就勝義而論則理有當名之實斯即有實有名良以上來所詮之義若理行因果俱屬圓融然則能詮之文若教相名言皆歸究竟由其理趣深立故一言

難盡偏圓互煥五目方周意者前來開示要妙法門若剋體而名乃是如來藏心一實相印海眼眞經故名大佛頂薩怛多鉢怛囉無上寶印十方如來清淨海眼若就用而言則凡在有緣皆堪受度惑無不斷眞無不窮故名救護親因度脫阿難性比丘尼得菩提心入佛知見若的指因果皆眞則佛佛資成之始無非究竟指歸故名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若合論體用廣大因果同時則舍染淨而不易自在難思具性德而無遺出生無量故名大方廣妙蓮華王十方佛母陀羅尼呪若據法身所演中道名言契之而頓紹佛家修之而不出大定故名灌頂章句諸菩薩萬行首楞嚴斯皆稱實以彰名隨德以立號要之不出一心統之不離三觀此所謂言雖請問經

目意在結指觀名是則教理行果皆歸大定之源眞妄悟迷總入如來藏心者夫大事因緣莫過於此開示悟入無尚茲乎

四結三觀之名竟

上來七軸半文通科判爲大開修證之門開此四章良有所以顧初心草創誠非細詳若論宏綱略題大要冀潛修之士同志高人先請熟讀經文然後安心觀法覽斯文而通會忘言象以寘符願一旦常光顯現使根塵識消則佛法身心皆爲餘事矧此妄識依通豈非剩語者哉

已上大開修證之門竟

次曲示迷悟差別

上來開示一心眞源已徹三觀妙旨大通迷悟之狀悉陳凡聖之情盡矣然迷唯一念因

情想亂發而取七趣之升沉悟止一心因妄見橫生而取五陰之魔擾故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故我世尊眞慈痛發摘膽剜心精研七趣因情想而分內外多少之不同詳辨陰魔約妄見而顯心觀淺深之不一所以然者直欲吾人思地獄苦發菩提心知有涅槃不戀三界嗟呼人者苟能執此金剛寶劍如幻定門斬愛根於當下則三有之空華影滅世界乎沉拔見刺於剎那則一心之幻翳全消虛空粉碎直使纖塵不立一念不存成佛果於今生消習漏於曠劫此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矣如是信受如是奉持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可謂雄猛丈夫大自在安樂人也有何恩而不報有何德而不酬耶不然則墮復墮矣豈不痛哉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一

音釋

麤倉胡切 纖息廉切 肓苦等切 躋祖稽切 登也 複方六切 重也 剜烏丸切 剜也 剜一丸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二　敦二

明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妙法蓮華經擊節

原夫世尊唯以此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各各本有佛之知見令其悟入即得現前實證唯此一事更無餘事悟此知見即登佛地故名一乘既如來出世唯爲此一大事故所說之法唯有一乘更無餘乘而一代時教其所顯者唯一乘理行因果而已由前四十年中根機未熟故所開示者特三乘理行由顯理未圓故行匪眞行而果非眞果皆非究竟佛慧但爲資發前導皆爲方便權設以爲入佛智慧之門耳然言雖方便而意實指歸一乘寂滅場地如標月指故云我今知諸衆生有種種欲深心所着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方便力而爲說法如此皆爲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是則凡所言說皆爲一乘奈彼劣解之機如言取執不得離言之旨故佛於般若會上多方淘汰根機漸熟故前此於楞伽會上說離心意識自覺聖智境界以破外道妄想之見以祛小乘名言之執直示究竟一乘實相離言之道直欲衆生現前頓證諸佛自覺聖智之地令則已蒙直指人人本有佛之知見即是諸佛自覺聖智則諸闕者易信易入根機已熟故於此法華會上依前智境直示妙行以爲眞因將欲依此眞因頓契眞果故最初建言即云說無量義經入無量義處三昧然無量義者殊非多多之謂也蓋顯示此一乘自覺聖智境界離心意識限量故此則頓以離言

之智直示衆生令其默識而悟入之可謂先以定動者矣然此智境非中道妙智不能入故放眉間白毫相光要顯示衆生日用根塵識界即諸佛自覺聖智境界故光照萬八千土然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故光中圓現法界

（卷三）

事相生佛始終昭然在目意在顯此實相心境乃諸佛所證衆生所迷即今欲令衆生現證故直指現前纖毫不昧至若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可謂通身吐露徹底掀翻意要人人不言而悟當下薦取由吾人未離心識依然

（二）

眼鈍頭迷難免分別不能諦信以依識分別故彌勒騰疑所以必問文殊者意顯此實相妙境非智莫證故也及啓問文殊遞引燈明之本始證今日之瑞相此則曲暢傍通已爲指點分明說破可謂後以智扳者矣奈何吾人知見未忘故於不言之道終難領會仍須復以言說而開導之是則凡涉語言皆方便也故世尊出定不得已而又假言說以啟發之爾迺明告之曰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不獨一往四十年中所說皆爲智慧之門即今日入定放光現瑞之事皆入智慧之門也惟此離言之道唯佛與佛乃能究盡殊非心識思量分別可到既曰無量豈心量可知耶昔時曲說容可不悟今持直示尚爾瞢然信乎此智慧門眞難解入也何

（三）

者以前無量無邊方便譬喻因緣種種言詞皆爲顯示一乘欲令究竟皆得佛智慧故奈何聞者隨語生解畢竟不能悟入今日之事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勢不容已故如來極盡神力而大發揚之直欲衆生明見自心了

悟實相見本法身各各現證盡捨如言之執究竟自覺聖智離言之處故始於一光東照顯法界之眞機終於四法成就證普賢之常德由是觀之則全經二十八品通爲發揮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四字而所敷演者皆光中境界而已此外何有剩法耶所以然者由衆生本是佛之知見奈何本有而不知觸目而不見今欲返妄歸眞必須先悟本妙明心故先示理境然後依理起行淨治塵沙無明之惑方能證入然此眞理非智莫照故先依文殊大智以創始非行莫證故後以普賢妙行以成終故前二十二品皆顯示一乘圓理意將依此圓理而爲眞因後六品皆顯示一乘妙行意將依圓理而起妙行依妙行而成妙德智行冥合理智一如方證妙果故以普賢四行以收功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華嚴以信解行證爲成佛之基此經以開示悟入爲成佛之本由方便言說開示而發信從信而發解依解而起行行成解絕方能證入二經始終一貫意實相符由是觀之其顯理之文皆信解之旨也

然顯理有二十二品其序品者乃總示法界之眞機令其開悟而證入者也其從方便至法師九品經文雖曰三周說法授三根記其實別爲大開一切衆生平等佛慧也以此佛慧各各具足無欠無餘但能知此無不頓證故曰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若有以此法而教人者即爲大法師意顯此事雖則人人具足故如高原凡有鑿者無不得水此但正因佛性耳是須必籍緣因方能顯了而法師

者即緣因也但能心契佛心行契佛行所謂入如來室着如來衣坐如來座意顯能信解受持此等法者即是法師也故曰隨順是師學得見恒沙佛是則緣緣之中慧命不斷則可終期實證至若譬喻因緣種種之說者皆欲顯此常住佛性第一義諦一心之妙皆光中之境吾人日用之事耳故但有能信此法者即入法位所以乃至持一偈一句一念隨喜者我亦與授菩提之記故皆一一授記成佛唯是但因方便開曉令生信耳非由解行而證入也故唯授記而已然雖授記而又經多劫者蓋顯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所謂頓悟漸修者也以一念頓悟自心與佛無二即名見性成佛尚有無始以來歷劫塵沙煩惱無明未能頓淨故須經歷

多劫方能究竟苟能當下一念頓斷無始無明即名歷多劫矣所謂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以此法中一念不生三際頓斷古今一際凡聖齊平故法師已前十品經文總爲大開衆生佛之知見也

然但以言開曉聞者唯信其言而已未能明見自心之妙即有所悟乃應化之跡耳非見法身境界也所謂猶處門外止宿草菴終滯權跡故須宣示法身實報眞境使令頓見自心之妙方爲實證是則現寶塔品乃頓示自心以顯法身之象也所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欲令衆生知此見此實相眞境耳吾人苟破無明頓開心地即此五蘊身心便見法身眞佛故見七寶妙塔湧現其前高五百由旬此眞實相妙法乃法身所演以說無所說故

於塔中出大音聲以妙契法身故多寶印證宗本無住故塔處虛空闍無所聞故怪未曾有以此佛性常住不滅故塔中有如來全身以體即無生故凡有說此經處即皆現證以淨智妙圓故白毫光照十方以此智性人人本具各各不無故分身諸佛一一蒙光照燭以心心寂滅故徹照十方世界盡是寂滅道場以法法皆眞故三變八百萬億多國通爲一佛淨土到此則根境雙亡善惡齊泯故三途頓空天人不見恒沙性德本自圓成依正互融自他無礙故十方分身諸佛齊集其中然雖如是猶在半途以生滅之見未忘取捨之心未泯此所以願見多寶而未及見也此正古德所謂直饒做到如寒潭皎月靜夜鍾聲隨扣擊以無虧逐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何以故由生死幽關未能迸裂是須以無依智隨順覺性而開發之此所以釋迦住虛空中以右手指開七寶塔戶也直使無始無明一念頓破囚地一聲虛空粉碎故如却關鑰開大城門如此則本有法身一念頓現故多寶如來全身不散如入禪定以感應道交故爲聽是經而來至此以生滅情亡眞應不二故釋迦多寶共同一座惟此因緣人人本具各各不無故大衆願見多寶第以生本無生非情識可到故佛座高遠以住本無住故接大衆皆在虛空此乃衆生之性德故直示如此令其共知共見現證不疑斯則諸佛之本懷已露利生之能事已畢然雖如是迥空華佛事水月道場豈實法耶故即便唱言如來不久當入涅槃欲令此法常住終古

同遵意在得人期慧命無窮永永無盡故曰佛欲以此妙法付囑有在由是觀之則現寶塔一品正乃直示一切衆生日用現前佛之知見也

然此甚深妙法乃諸佛自證境界無上第一秘密之藏所謂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者此也故偈文廣讚此經最爲第一若有持者即得佛道方是眞佛弟子且曰能解其義者則爲人天眼目況實證乎斯則由信發解因開示而了悟此心故此已下從提婆達多至如來壽量五品經文皆發悟自心之衆也然其此法已蒙開示人人本具各各不無奈何迷之已久煩惱根深我法纏眠頓難悟入是必借因緣而悟苦求而得是則提婆達多品乃顯悟無易難亦無愚智至若如來大智尚從多劫勤苦中來此悟之難也若龍女八歲當下頓證又何易易意顯有求者徒勞多劫亡心者悟在刹那只於生死海中一念轉變之力耳唯在法愛情忘分別念息自然了悟便登不退故龍女獻珠之頃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也若夫憎愛之念未忘取捨之心未泯斯皆法執未盡我見未消是故不能悟淨圓覺此其鷲子智慧難免懷疑故說持品以顯小乘不堪受持此法難於涉俗利生意須上根利智廣大悲心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妙契無生不言而喻者方堪涉俗故如來默視八十萬億那由陀菩薩此正激發小機昭廓大見耳而此菩薩頓契佛心便師子吼而願往返十方世界如法修行種種苦行皆當能忍且曰佛

自知我心所謂師資雅合水乳相投是則已得其人矣雖有堪荷之人若求而不得其方亦不能悟以煩惱根深最難調伏故說四安樂行以示悟之之方意令悟此法者先以三業清淨性戒爲尊必須心契佛心以大悲爲首故要入如來室行合佛行以忍辱爲先故要着如來衣然佛智如空無所依是必住依佛住安住法空故欲坐如來座方能頓悟此法故涉俗無難煩惱方能易破故如戰勝有功而得髻珠之賞也是須自信自心自悉自悟方堪紹佛家風故從地湧出品乃顯自心開發之象也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向自己胸中流出方始蓋天蓋地所以他方來者雖是菩薩猶尚不堪故云不須汝等讓持此經我自有六萬恒河沙衆是時大千國土應

敎二　八

聲震裂而無數菩薩同時湧出惟此恒沙性德本自圓成只在人人六根門頭放光動地應用不缺故有六萬恒河沙衆身有無量光明以根塵同源縛脫無二故先盡在此世界之下以中間無實故若空蘆故云虛空中住以現前煩惱皆從法性所流故云先所教化以事事皆眞頭頭盡妙故云大衆皆是唱導之首以一行徧融一切行一法徧含一切法故一一皆有多多眷屬凡有所作皆回向法身故各詣虛空奉覲多寶釋迦二佛頭面禮足以此妙契佛心故問訊世尊種種安慰而世尊印許如此方能得聞是經入於佛慧也斯乃法身邊事非心識可到故彌勒與八千恒沙大士皆起疑心而如來至此方大開秘密直示本元常住心地故云如來今欲顯發

敎二　九

宣說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故說壽量一品以示法身壽量竭盡本懷以顯妙明常住眞心不動周圓徧十方界隨緣普應妙化無方修短隨緣隱顯無礙以明如來智慧甚深無量以種種方便示現利生以明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之意也且云我處靈山常在不滅大火所燒此生安隱以顯實相眞境此非佛之知見又何能知此見此哉此佛之眞知見力自覺聖智境界所以大地三乘以思量心不能測度也宜矣

是則提婆達多持品安樂行從地湧出如來壽量五品經文皆令衆生悟佛知見也明矣若夫分別功德以極顯妙悟自心無爲功德之勝益也然持經功德勝刹寶施福者此激勵小乘起慕大之心也多劫修行五波羅蜜不如聞如來壽量之功德者此策進權教菩薩令其捨權證實也其有一念隨喜功德福報難思者正顯此法以信得入也其有一念毀謗之罪窮劫不盡者所謂不信之罪衆罪之上此勸發闡提外道令發大乘正信也若有修行之功其福又不可量者意在專令凡夫一生取辦不生佛道長遠之怖也若能精持流通此經之法師則得六根清淨之功德者此迺揭示現證之一班以明精持利益又過於一念隨喜者也若常不輕可謂了悟平等眞如深造而自得者故以佛性種子普觀四衆而授記也到此揀擇情忘是非執謝可謂妙悟之極如此方能堪荷大事故說神力品以顯悟心功德難思之衆也故地湧之衆至此方誓持經如來極盡神力而大發揚之

以顯悟心功德廣大不可思議也吾人苟能到此徹悟唯心境界則無一事而非佛法故如來於大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天也無一色而非佛身故遍身毛孔放無數色光遍照十方諸佛之身也至此境界則依正互融自他不二矣所謂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故十方諸佛亦復如是放無量光也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故諸佛亦現神力滿百千歲也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咳聲掉臂皆冥眞際故聲欬彈指之聲徧至十方世界也到此則一切衆生皆證圓覺有情無情齊成佛道故彼十方八部天人皆遥見佛說此妙法華經也苟能了悟自心則轉煩惱之具皆作成佛之眞因故所脫嚴身之具皆成寶帳徧覆此閻諸佛之上也心境廓徹限量消忘故十方國土通達無礙如一佛土也然吾佛極廣大之神力盡衆生之界門若欲以此顯示妙悟之功德經無量劫猶不能盡者以顯自覺聖智殊非心識之境界也以如來一切所有之法一切自在神力一切秘要之藏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此所以極言一切有爲莊嚴功德總不若受持此經之勝也然所以廣讚持經功德之勝如此者言雖顯法勝妙其實發起二乘樂大之心也直欲人人極證心源方堪荷負大法耳故云是人於佛道決定無有疑故此以後即說囑累品以終如來出世說法之本意焉然世尊從法座起即以右手摩從地湧出無量諸菩薩頂安慰而囑之曰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法令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如是三摩諸菩薩頂囑當受持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聞知者以一切衆生各各本具佛之智慧如來智慧自然智慧一向迷而不知今如來於此經中盡與開示無所秘吝所謂如來是一切衆生之大施主也且云未來世中若有一人能信如來智慧者即當演說此經使得聞知者爲令其人即得佛慧故也苟能如此方便度生可謂報佛深恩矣由如來叮嚀之意也殷菩薩奉持之心也切故菩薩各各歡喜益加恭敬乃至三反俱發聲言如世尊勑當具奉行願不有慮也是則如來出世本爲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令其悟入而已今重重開示已至忘言而聞者解悟之心亦已洞徹此則衆生悟解之心已極在如來之能事已周若夫起行造修是在各人自肯耳故令十方諸佛各還本土各隨所安也尚有行證未圓故留多寶佛塔還可如故也此其二十二品通擬開示悟門以成信解之資故後六品通是以行成德是所謂先依圓理以發圓行後依圓行以證圓理解行相資方克究竟之果以顯入佛知見之極致也

藥王菩薩本事已下至普賢勸發六品經文皆明以行成德以顯入佛知見之象也然發行之初必以藥王發揮者以觀智之藥治煩惱之病智起惑亡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得大自在故稱藥王衆生所以不自在者以有我法二執爲礙故也二執有二一分別二俱生今既悟妙心以即心止觀之力淨破分別我

法二障即登初地故藥王然身破我執之象也喜見然臂破法執之象也欲破二障非淨智不能故所師之佛名日月淨明德了悟本有法身證平等眞如故得現一切色身三昧此從初地以至七地之象也以此眞如內熏故服諸香油以頓捨藏識故光照八十萬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歎如此方名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也然前七轉識既消則根塵俱泯故其身火然千百二歲此則入正法位不離佛家故復生於日月淨明德佛國中以常光照明故云彼佛今故現在此入八地之象也然而至此雖破俱生我執尚有俱生法執未忘而法身之見未泯故白言世尊猶故在世以法身不許彼此迭相見故雲門云直饒透過得到法身邊若法執未忘已見猶存亦是光不透脫此亦須泯故本佛於夜後分入於涅槃而喜見菩薩即捨兩臂此分破俱生法執之象也所謂分別二障極喜無法執俱生地地除以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故兩臂還復如故此皆資法華實相三昧之力故廣讚此經功德眞實妙利凡有修者無不獲益故如寒得火如裸得衣如病得醫也

若此法華三昧止觀之力深進不已從八地出當九地十地居法師位說法利生妙應無方所謂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故說妙音菩薩品以示現一切色身三昧之實證此示妙行出眞入俗之象也問曰說此品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間白毫相光偏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亘可少等

諸佛世界過是數已有世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者何耶答曰此舉果以驗一乘眞因之象也按楞伽說如來最上一乘禪已乃云若聲聞緣覺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既覺悟已復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滿足衆具當得如來不思議自在法身此法身即意生身也又云有三種意生身一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初地乃至八地盡眞如際已捨藏識斷俱生我執安住心海起識浪不生自心寂靜住三昧樂知自心現境界無性是則前喜見者乃住三昧樂意生身之象也而彼現一切色身三昧者乃了唯心境界之象證三昧樂之意生身也此但能受三昧中樂故不能現一切身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從八地觀察覺了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一切佛剎大衆通達自性法故是名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三謂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由是觀之而妙音菩薩品乃示第二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象也然眉間白毫者表中道妙智乃因心之象也頂上肉髻乃無見頂相無上果覺之象也以八地菩薩證一心眞如進至九地發眞如用得如幻三昧現身說法居法師位故名妙音以眞因心契會果覺故肉髻白毫二光齊放以入出世間上上無漏界故光偏照

東方百八萬億那由陀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以法報齊證故名淨光莊嚴以清淨眞因妙契果體故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因果冥會則能以一音演無量法得十無盡句故此國菩薩名妙音也此位得如幻三昧及餘三昧門故得妙幢相三昧等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大三昧也以果地覺爲本因心故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也以此位菩薩能憶念本願隨入一切佛刹大衆化通自性德故願往娑婆見釋迦佛及諸菩薩也以此地菩薩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妙華莊嚴迅疾如意故不起于座身不動搖以三昧力先於座前化作八萬四千衆寶蓮華也此菩薩非身現身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足具足莊嚴故目如廣大青蓮華葉正使和合百千萬月其面貌端正復過於此身眞金色無量功德莊嚴威德熾盛光明照耀諸相具足如那羅延堅固之身也以此地菩薩十方諸佛所有法雲法雨悉能含受故所師之佛名雲雷音王以根根塵塵周遍法界具足法樂普於塵勞隨根示現故萬二千歲以十萬技樂并奉八萬四千七寶鉢而能承事十方諸佛淨佛國土故親近供養多佛也不動本際而作度生事業故現種種身處處爲諸衆生說此經典此正當九地

十六

十地以極等覺之衆也以此示衆生日用現證之衆故與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身三昧而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昧及陀羅尼也以用不離體故還歸本土圍繞白佛也然此神通妙用只在四大根

塵之間身心轉變之力故四萬二千天子皆得無生法忍此正覺法自性性意生身之象也以出入三昧故有往來之相若夫觀音普門示現齊觀並照則無彼此去來之跡是則觀音妙應乃示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之象也然此意生身乃從等覺入於妙覺果海已得諸佛自覺聖智善樂深入妙莊嚴海逆流而出現十界身無思而應所謂妙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現猶如意生身土自他無障無礙故云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此乃入妙覺後大圓鏡智平等顯現故名普門示現神通之力也由觀音大士以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力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即得上與十方諸佛同一慈力下與六道衆生共一悲仰故能以一身普

應一切故能三十二應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八難二求無不感應此妙行圓滿法華三昧之成功妙極於此矣寔心聖旨可謂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信乎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惟深造自得者諦信不疑耳由是觀之至此妙行既圓因契佛心故感三種加持防非離過使行人外魔無擾內習無餘方能得二轉依克全妙果故說後三品以終其會也三種加持者謂神力加持法力加持現身面言說加持如次三品當三種加持則陀羅尼品乃神力加持之象也楞伽唯二種加持謂現身面言說及手灌頂神力以此經由開示悟入故須法力耳梵語陀羅尼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乃一心之異稱而云神咒者乃

一切諸佛秘密實相心印即如世之大將兵符耳上根利智修行之士能一超直入奈何無始習氣微細幽潛雖以止觀之力而消磨之蓋有深固幽遠殊非智力可到者苟非仰仗諸佛如來秘密心印咒輪而攻擊之倘內習一發則外魔易侵如此又何能出生死證眞常而入寂光淨土哉是故修行者無有一人不仗秘密神咒收功故也蓋行有顯密前正觀之力所謂顯行此陀羅尼乃密行耳首楞嚴云若修行人習氣未除應當一心誦我悉怛多鉢怛囉秘密神咒此所以法華三昧妙行功圓世尊憂愍末法復說此陀羅尼品以深防邪誤是所謂以神力加持也首楞嚴云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成無上正徧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咒心降伏諸魔制諸外道十

方如來乘此咒心坐寶蓮華應微塵國十方如來含此咒心於微塵國轉大法輪十方如來持此咒心能於十方摩頂授記十方如來依此咒心能於十方拔濟群苦十方如來隨此咒心能於十方事善知識四威儀中供養如意恒沙如來會中爲法王子十方如來行此咒心能於十方攝受親因令諸小乘於秘密藏不生驚怖十方如來誦此咒心成無上覺坐菩提樹入大涅槃十方如來傳此咒心於佛滅後付佛法事究竟住持嚴淨戒律悉得清淨又云汝等衆生未盡輪迴發心至誠取阿羅漢不持此咒而坐道場令其身心遠諸魔事無有是處噫諸佛尚然況此末法業垢衆生乎以此神咒迺佛佛心印故皆云六十二億恒河沙等諸佛所說而說咒藥王爲

初者以此密印爲妙行之首故次即毘沙門說者以天王爲護世四王乃生死界之主毘沙門乃北方之天王也北方之卦爲坎坎者陷也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以示生死險難之象故行人於生死險難之中而欲頓證菩提非神力加持又何以濟衆難出險道乎次即持國天王者持國乃東方之天王東方之卦曰震震者動也東爲群動之首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也論云動必有苦是則行人於生死動亂之中而作至靜之行苟非神力加持又何以臻寂滅之境哉至若南方之卦爲離離者麗也虛明之象西方之卦爲兌兌者說也若夫虛明悅豫之境則無庸加持故彼二天王不須說耳而此繼之以羅剎女者羅剎乃幽昧之鬼且飛行而食人肉者女則陰邪之至此示無明羅剎業習戕害法身今以止觀研窮化無明而作妙明心光故羅剎女亦以身自擁護受持讀誦修行是經者頓令無明三毒淨盡無餘所謂令得消衆毒藥也以妙契法身潛通法界故香供爲尊一切煩惱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故種種諸燈供養而爲第一此則六根清淨八識圓明故六萬八千人皆得無生法忍此皆神力加持之益也神力加持外魔既消苟非法力內熏又何能淨除內障證二轉依哉故說妙莊嚴王本事品以示法力加持之象也楞伽經云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則墮外道惡見妄想及諸聲聞衆魔希望不得無上菩提是故初地至七地有相觀多若不加者則墮外道惡見其八地已上無相觀多若不加者則墮聲聞二乘之

地九地十地等覺不加不能入妙由是觀之則前神咒加持迺從初地至七地之衆也故但言遠諸魔事今此品者迺九地已上入妙之衆故言二子轉父邪心而同出家乃本覺出纏之衆也何以明之妙莊嚴王者乃如來藏在纏之衆也今顯發本眞故曰本事以如來藏本是妙嚴果體故今迷之而爲阿賴耶識名八識心王由此而有前六七轉識造種種業受種種苦若轉六識而爲妙觀察智則藏識無染污可受故名淨藏若轉七識而爲平等性智則分別之見即消見分亦泯即得法眼清明故名淨眼此轉染令淨之衆也轉此二識全仗止觀之力故淨德夫人者止觀之衆也以夫人坤德也柔順之至多內助之力又始覺之衆也以止觀內資隨順覺性淨

治無明名曰淨德故所生二子能轉父王之邪心耳蓋以此止觀之力乃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眞如滅無明故故所師之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其國名淨光莊嚴也以無依智淨自心體故二子涌身虛空現諸神變轉父邪心也以六七因中轉故二子先請出家而藏識中種子習氣蒙止觀熏習之力皆轉染令淨故王後宮八萬四千眷屬皆堪任持妙法華經也然如來藏所以不出生死苦趣者皆由六識所造業力牽纏故也今六識既轉則八識之生死因絕以本來無染故淨藏菩薩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三昧也所謂無作無造無受者以本無性故以始覺有功本覺乃顯故其王得諸佛集三昧能

知諸佛秘密之藏以六七既轉而五八一時俱轉則四大根塵無不轉者故與王及群臣并四萬二千人一時共詣佛所也由轉染令淨解脫纏縛故解頸瓔珞以散佛上也以妙契法身常樂我淨涅槃妙德故於虛空中化成四種寶臺臺中有大寶牀數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跏趺坐也蓋虛空恒一眞常德也天衣適體眞樂德也有佛趺坐眞我德也放大光明眞淨德也四德之象居然可見至此止觀功圓同時出纏故王與夫人二子眷屬一齊出家此蓋借法力熏習眞如乃緣因佛性耳故云二子以神通變化轉我邪心令得安住於佛法中得見如來此二子是我善知識爲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來生我家此其善知識是大因緣所以化導令得見佛此皆顯示資緣因熏習之力也圓覺經云譬如銷金礦金非銷故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一成眞金體不復重爲礦故云我從今日不復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也一切塵勞應念清淨故爾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然非法力內熏又何以臻此哉故此品爲法力加持之象也明矣今行人既仗神力加持令外魔無撓資法力加持令內障不生內外清淨身心解脫妙行功圓則所證眞如與法界等是皆借果德以爲因心之力也因心既圓果德亦滿故說普賢勸發品以終其會焉

普賢勸發品乃現身面言說加持以顯入佛知見之象也以稱法界心修普賢行初發心時即仗此爲眞因故終得妙契常果然普賢

有二一謂道前普賢乃等覺位謂行彌法界曰普隣極亞聖曰賢此因位也二道後普賢謂稱眞法界曰普彌綸萬化曰賢此入妙覺果海不住涅槃逆流而出雖居果位不捨因門迹今之普賢也以初發心時即悟此體依此起行行起解絶故曰勸發然此普賢以法界爲身遍在一切衆生動亂妄想塵勞之中與一切人天神鬼諸魔眷屬而爲勞侶故從東方而來與無量大衆各現神通之力到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也以法身眞際乃離心識處故云在寶威德上王佛國此離言之道今以法力熏習而由言說通達故曰遥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諸大衆而來聽受所謂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故云唯願世尊當爲說之也然而普賢如此請問世尊更無一言加答者正顯離言之道不容聲矣此正忘言絶證之象也故普賢即問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經向來一往諸大菩薩但問讀誦受持而已然未聞有言得之者今普賢即云得是經者足知由前解行於此證入所謂此品顯入佛之知見明矣然世尊所答得處不多亦不在多劫修行惟在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經如此而已四法者一諸佛護念二植衆德本三入正定聚四發救一切衆生之心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且既曰當得而又曰必得是眞實決定不易之辭也然此四法者果何意哉而成就之速如此耶起信論云分別發趣道相者謂一切諸佛所證之道一切菩薩發心趣向義故略云發心有三種一者信

心成就發心二者解行發心三者證發心由前云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又云汝舍利弗尚於此經以信得入然而此經諸佛知見甚深秘藏非心所測唯許以信得入由是觀之此四法者乃信心成就發心者也華嚴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即得菩提此信心成就之謂也論曰信成就發心者發何等心略說有三種一者直心正念眞如法故此所謂爲諸佛護念也二者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此所謂植衆德本也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此所謂發救一切衆生之心也又云如是信心成就得發心者入正定聚畢竟不退名住如來種中正因相應此所謂入正定聚也既許以信得入是則以文殊大智止觀之力照自心源諦信唯心無外境界以此研窮是謂妙行以此妙行契乎妙智智行妙圓所謂正因相應其必得是經也宜矣是則前開解行不出信心信極道圓入乎妙覺正所謂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此妙符華嚴始終無二故此普賢所勸發者唯此信心故言得經之道而如來示之以此四法而已又云是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現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故如來滅後有能持是經者我當守護與大菩薩衆而自現身供養安慰其心其人若有忘失一句一偈我當教之還令通利也論云如菩薩地盡滿足方便一念相應覺心初起心無初相以遠離微細念故得見心性

故云得見我身又云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此所謂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前而爲說法斯正現身而言說加持也又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向佛智矣故云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名爲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此究竟之實證也梵語陀羅尼此云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乃一心眞如之異稱也論云心眞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此所謂旋陀羅尼也又云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此所謂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也又云言眞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眞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皆同眞故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眞如此所謂法音方便陀羅尼也旋者楞嚴觀音耳根圓通云旋倒聞機返聞自性旋澓也水之急流最深而有洄旋謂之澓洑以當急流而力能迴流澓洑淵源也謂念念生滅急流中而能念念隨順眞如不隨妄念流轉故如水之澓洑也論云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然無念者正念也故終誠以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正憶念者萬行之本信心之至也故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

說修行當知是人行普賢行也以一乘實相佛之知見備殫乎此法身慧命不外乎是故普賢願以神通力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閻浮提內廣令流布使不斷絕而如來即許之曰若有持受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以極種種讚歎迺至不久當得菩提其効之速既如此若有不信輕毀之者其所得惡報之重又如彼是終許其以信得入也所謂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惟此甚深秘藏無上法門唯許以信得入正謂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故此經以文殊爲唱導之首普賢爲勸發之終此如來說法始終一貫之極致也

萬曆乙未春予以弘法罹難被逮圜中達觀禪師在匡廬聞報驚歎乃願誦妙法蓮華經百部以求諸佛神力攝受之也頃予蒙恩宥遣之雷陽是歲冬道經白下達師邀予於江上相晤于旅泊菴中夜談及此且曰願以我之心用公之舌可乎予笑而唯唯及丙申春抵戍所正值饁劫居不遑處且即從事楞伽而又奔走行間未暇了此公案然在白毫光中不離無量義處三昧也戊戌夏日菩提樹下弟子來從遊者十餘輩相與結夏於宵廬同誦此經幾二百部子時爲舉揚此事以開示之休夏自恣日弟子性澄請益其綱宗子因提絜吾佛言外之旨以示之且將以報達師知子所轉妙法華經如是而已老盧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然不涉唇脗一句正不

在紙墨文字間也時會聽者各各歡喜信受奉行梓之以廣法施普願見聞隨喜者同得現一切色身三昧云萬曆戊戌除日

憨山道人德清書於楞伽室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二

音釋

掀虛言切以手高舉也　窾苦緩切空也　瞢本空切眛也　鑿疾各切鑿也　囚户卧切音和囚牽船聲也　鑰弋灼切鑰戈灼切　漩瀖上音旋下音伏水回旋也　殫音昇閉吻竭也　脗音閩合口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三　敎三

侍者福善日錄・門人通炯編輯

楞嚴通議補遺

首楞嚴一經統收一代時教迷悟修證因果徑斷生死根本發業潤生二種無明名結生相續頓破八識三分故設三種妙觀攝歸首楞嚴大定是爲最上一乘圓頓法門直顯一眞法界如來藏性稱爲妙圓眞心據此大定列爲三觀者以如來藏有三種義謂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如來藏由此藏性迷爲阿賴耶識變起見相二分藏性在識名自證分由本性不染名白淨識爲證自證分按論眞如生滅二門此證自證分卽是眞如其自證分卽迷中本覺見分卽前七轉識相分卽虛空四大在外爲世界山河大地及五塵境在內爲根身爲有執受五蘊之色受二蘊見卽七識意根及六意識及前五識與同時分別意識今修楞嚴大定端在直破八識但此識體久迷由相見二分結爲五蘊根身及外世界五塵爲分別俱生麤細我法二執以執五蘊根身爲我執貪外五塵爲我所受用及計有所作爲法執由此三執纏綿生死故今願出生死先破二執爲最初方便也故阿難特請妙奢摩他三摩禪那爲成佛之要佛特許以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此乃歷別而請佛攝一心圓融大定而說也是知此經始終不出三觀究竟不離一心耳其經文雖未明言指歸其於破顯之文皎然明白第流通者未之究耳

三觀者經妙奢摩他卽當空觀三摩卽假觀禪那卽中道觀也皆云妙者意顯圓融三觀妙契一心舉一卽三言三卽一離卽離非迴出思議之表也今議此經通以體相用標顯者意在先悟後修故首標觀體

欲令先悟藏性三諦理體依之建立觀相

二

所謂先悟毘盧法界也次示觀相者意謂無相真心今全迷爲識結成五蘊根身器界有相之法要在卽相而修故修道文中單指五蘊六根次及三科七大一一皆是悟入之門也證果分中以觀用標者正顯所修三觀有能斷能證之力用也故愚所謂始終不出三觀者此也

問曰三觀以體相用分之者何也　答曰名雖三觀爲約如來藏三諦之理須以三觀證之其實總是一心故佛以首楞嚴大定許之意謂三觀不離一心也按起信論云有法能起摩訶衍信根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總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故不名心而名法然有法必有義以體相用三爲一心之義所謂三大是也以此真心其體廣大故言體大以此本來無相今現十法界依正因果事相皆是有相之法故相亦大以迷此心而成六凡悟此心而成四聖皆一心轉變之妙用也故用亦大謂令

三

先悟此心之體佛謂開示此體以便造修故首明觀體也旣悟此體了知根身器界一切妄相皆依一心建立今將所悟之體一一炤破妄相本是妙明真心故修但依妄相而修故云觀相正當修道之要也其

五十五位皆依觀心建立要顯此三觀有能斷惑證真之大用故爲三觀之用也以論勘經明文昭著妙契佛心故予判列無疑以見如來說法之本意且與行人易入也

問曰三觀體中攝經三卷半文且空觀一科卽該三卷經文至若三科七大本如來藏似顯空理其初以徵心辨見發揮以至二種妄見種種徵辨者主何意耶　答曰此經統收五教卽此一空觀體倫該五教空理徹一代之談文簡義幽殊難領會故予通議倫列破顯提綱使知節要至于破妄顯眞經文止有卷半其義已收四十年前所說教義非淺淺也以吾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單爲破衆生我法二執耳二執若破卽證涅槃涅槃者卽如來藏寂滅一心也以衆生迷此如來藏心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成阿賴耶識此識具有四分謂一證自證分卽一心眞如二自證分卽迷中本覺當論中覺不覺義三見分卽前七轉識四相分卽外器界經中地水火風虛空乃外五大爲世界內之根身卽五蘊衆生以衆生旣迷此眞心但認五蘊幻妄身爲己身心妄執爲我名分別我執外世界五塵爲我所受用名分別法執此分別二執皆六識所計以七識乃六識之根依內外門轉其實二識通計也又有俱生我法二執此單屬七識計八識見分爲自內名我執修行妄有證得爲法執此二微細名俱生二執若二種二執破

盡乃可證入一心之原是名爲佛阿難既迷真心正爲二障所纏必須破盡乃是真菩提路故此三觀乃破麤細二執之具也其經文微心辨見乃通破麤細二種我執二種妄見及後破和合乃通破麤細二種法執以此楞嚴大定乃圓斷五住煩惱齊了二種生死不比諸經有先後也以統收五教頓證一心故不論先後耳

問曰諸教別說先斷分別二執次斷俱生二執此言總斷者何耶　答曰七識乃我法二執之根依內外門轉若依外門與六識作根則有分別二執若依內門則執八識見分爲我此乃俱生我執此執至七地中乃斷八地已上猶有俱生法執者以七識具染淨二分義故七地斷者乃染分末

那向執八識見分爲我者今此染分一斷則捨藏識名而此八識卽轉證真如名白淨識尚有淨分末那執此真如謂我所證得是爲微細法執卽後經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以執真如有所證得能所未忘觀智未泯尚爲微細法執此執若斷方入妙覺證一心原此義全合起信勘定甚明故云頓斷頓證

問曰此經破執之文向所未明從來傳者俱云微心辨見而已至于二種見妄亦不知爲何而說也今通議雖明列破顯之科正當破執之義先後次第猶所未明請細言之　答曰所言精麤二執義關真妄二途總不出八識五蘊耳一代時教所破者唯此而已以迷一心成阿賴耶識此識具

有四分其前三分卽五蘊身心世界其證自證分卽所證眞如今麤細二執唯破四分唯識攝歸一心爲極耳故勘定經文按此而破先破五蘊屬分別我執其破識蘊而俱生我執卽兼帶其中其二種見妄乃破分別法執此凡夫二乘之所共執者故破二妄之後卽顯本覺眞心以此故知俱生我執已帶破在前矣至次章云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非不和合等此正破俱生法執卽此經後云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故此執一破則頓歸藏性矣故下文發明一一皆如來藏者意顯前破所顯者乃但空耳下會三科七大之文乃顯妙有實相眞空義耳此實破妄之關鍵也細心深思乃見其妙

問曰破執經文科雖分截但遞途次第尚未了然請詳言之　答曰分別二執卽一切衆生所執五蘊身心世界此屬八識相見二分是也其俱生我執乃八識自證分向被七識內執爲我我者經中見精卽自證體乃迷中本覺佛性故經中二妄旣破卽顯此本覺眞心此屬緣因佛性從斷所顯者未是離障眞如也以淨分末那猶執此覺爲我所並得此正微細法執所謂法執不忘已見猶存華嚴八地菩薩迷于眞如理中必待三巧七勸方能捨者以異熟未空顯最難斷也卽從八地進入等覺勘此經文二妄之後佛言汝雖先悟本覺明心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

合意在破和合覺謂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猶屬和合對待故此和合一破卽顯如來藏性頓證一心之原矣是知八地已上乃破俱生法執耳論說佛有淨分末那義在此也其破分別二執之文從初請定直至破見精後通破五蘊身心而俱生我執亦在所破二妄之文單破分別法執其旨甚明

（卷三 七）

問曰初破五蘊而如來乃首約徵心而科云乃破色受二蘊意猶未明請直示之

答曰八識相見二分相乃四大見乃轉識以最初見分搏取四大少分爲我根身論中所指乃受執處遂成五蘊之衆生故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者此也以色受二蘊正是執受所依之處名雖徵心意顯此根身本空非可依處欲修大定先須內脫身心故先破色受二蘊色身旣破則無所執受則妄心無依故後進破六識爲想蘊耳

問曰徵心之後阿難重請奢摩他路如來放光復詰其心科爲破六識想蘊者何也

答曰初徵心爲破色受二蘊正破小乘身見意顯欲修大定必須內脫根身也以凡夫但認妄想爲心外道依此妄計小乘但斷六識上二界天人但滅六識故佛最初卽云一切衆生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爲真實雖云修行不成聖果故修大定必首破之以此妄想一向執此根身爲所依處舉此執心在此身內被佛徵詰故有七處展轉之執今皆被破已顯四大本空則

色受二蘊已空矣唯此妄想乃生死之本故次破之意顯此想非空觀不破故阿難重請開示奢摩他路也未破之先佛放光明者意以此光爲定體也了此光明則妄想頓破不待言矣良由衆生昧此光明但用妄想種種顚倒故先標二種顚倒以爲所破之本意謂顚倒不生卽是如來真三摩地故下所破者二顚倒耳仍詰其心者正顚倒之心耳以顚倒心起顚倒見故舉拳雙驗心目所在阿難但執能推妄想爲心故佛呲斥其非心結云皆由執此生死妄想等此正破六識當想蘊也下文隨破顚倒之見故阿難重請發明妙心開我道眼意在破妄見耳

問曰破見之文不知歸著請詳示之　答曰見乃八識見分爲前七轉識七識爲六識意根故七隨內外門轉外轉在六識爲分別見內轉執八識爲我爲推度見但有麤細不同耳先破凡夫常見二乘無常見外道斷見皆破分別見也屬第一顚倒猶係六識故此後文乃屬七識行蘊破推度見屬第二顚倒然分別見乃分別我執推度見卽俱生我執直至破識精俱生我執方盡破耳彼二種見妄乃破分別法執二妄之後破和合章乃破俱生法執也以證真如但能所未泯有所證得爲微細法執科名拂迹入玄者意在泯觀心絕對待者然此二執一破則頓歸一心故下文三科七大一一皆本如來藏也

問曰破見之文科連六七二識似乎纏繞

學者難分幸指示之　答曰八識三分各識皆具以見分爲前七轉識故論云能現能見能取境界是以大七二識皆有見也前凡夫二乘外道之見在六識者正能取境界者也謂分別見論爲疎所緣緣其七識約八還以辨者正指能見謂推度見的指對相分而言者也其破見量乃約能現蓋能現相分而起見者故猶屬七識此量一破方泯二分而歸見精耳佛意甚深微細非微密觀烙不了此以在破妄門頭故應委曲搜揚耳殊非纏繞之說也

問曰破見文中先約八還以辨科云揀緣後顯見精亦科云揀緣經義不同而科同者何耶　答曰其科揀緣雖同而義亦攸別前揀緣者乃見分雜于緣塵之中一向能所不分故揀七緣乃所緣塵境其分別緣故特分能所各有所還而見性不無意指諸可還者皆非是見其不還者乃見性耳此但且分能所尚未的指見性爲見精也其次顯見精而揀緣者乃單揀相分乃八識所現之緣影不言見分意謂種種物像皆八識體中所現如鏡中景景鏡不分故揀去親相分之緣而見分自泯識體猶存故爲見之精者即識精圓明者也此在通泯相見二分獨指識體爲見精耳此意幽深非麤心可領須細觀之

問曰其見量似屬八識現量故此一破即云身心圓明不動道場于一毛端則能含受十方國土已至極則何以又有後文約八識破我等耶　答曰見量雖似八識現

量以能現見相二分者識論說爲親所緣緣若見相未泯對待未忘故應在七識耳其顯眞之文身心圓明正約破染汚無知則不執取身心故云圓明一毛含受十方國土正顯離量故無障礙此乃分見眞理

教三十一

其實未是極則也識疏甚明宜細詳之

問曰佛指見精爲第二月且云雖非妙淨明心如第二月何以見精方顯八識未破而經即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于一毛端即能含受十方國土斯則顯理已徹何以八識未破而能如此耶　答曰此非淺智可知也只如初地菩薩纔破分別二執而藏識全在即能見百佛世界此後地地增進所見漸漸廣大豈非一毛含受十方國土耶且此識體本是眞如但爲見相二分

教三十二

障礙今二分既泯識精圓明十方國土皎然清淨毛含十方更復何疑

問曰若能轉物之轉與轉識成智之轉爲同爲異　答曰轉雖同而所以轉則大不同也轉識成智之轉乃八識各有所轉次第先後單約識說此經轉物之轉不說轉識但約轉物以物轉則見分亦泯見分一泯前七識一齊頓轉元無先後次第也以見乃八識了別之行相前七轉識依此見而立故見泯而七識齊轉也所以然者相宗以識爲本此經會相歸性特顯唯心境界以一心眞源爲本以迷一心眞如而爲阿賴耶識故有見相二分由相分旣立則見分取相分而爲衆生所謂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今見分旣泯則離執取故法

法本真一一本如來藏不待轉而自轉矣所謂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見分一泯則相分自轉為一心真如故即同如來也所謂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云何立此意幽潛微密觀焰乃能知之

問曰已知破見之意矣其破八識之文初云破我則令即物以推之又令文殊約是非以揀之其破自證則約自然因緣以破之其破識精又約明暗色空以揀之且皆科云以顯一真豈非重複耶　答曰非重複也以如來說教特為破衆生之妄執前云種種顛倒則衆生之妄計非一端也其教不比禪宗一悟便了教中必欲委曲搜揚其妄中自有種種妄計故須一一說破耳其破我者以此八識二乘執為涅槃我其未悟時又計蘊即離我外道計為神我衆生通計為生死我故今欲破此識故先破其我見也此正俱生我執耳然即物以令推其是非者以此識體全變為根身器界之妄相本無二法故令即物以推其是非要顯本為一真故令文殊發揚以絕是非之見以悟一真之理耳其破自証乃以因緣自然破之者以外道不知此識乃妄計諸法自然而生謂之自生無因生又計諸法因緣和合而生謂之共生他生皆不知八識之自體本是妙覺明心也故約自然因緣以破之此計一破則精覺自顯其破見精正是前所立二顛倒中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故追破諸妄至此乃破又約明暗色空者正顯此識精能生諸

緣緣所遺者故揀緣以破要離緣以顯真心斯實破識之極則也且節節皆科云顯真者皆就破彼妄計則顯其真乃分顯耳非全體也佛言阿陀那識甚微細故非麤心可易會也宜深觀之

問曰破見精文中又約前塵明暗色空以破且曰說我能見及科顯始覺文中又復揀緣是則此與前破見分揀緣何別　答曰此文似同而義迥別深所難明請細陳之前破見分對揀緣者乃見分執取所緣之境一向混而不分故今將破見分必先揀去妄緣妄緣既離則見無所執此見不泯而自泯矣以相與爲有相與爲無也二分既泯則見精獨存故的破之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而科云的示始覺者以此見精乃是根本無明言真見見此見精之時真見不是見精意謂真智炤此無明之時無明不是真智且此無明乃真智所變切近於真而智尚離之故云見猶離見豈彼執取之妄見而可及乎故云見不能及此智起惑亡故科云的示始覺然破見精而猶揀緣者乃揀見精離緣也前云識精元明能生諸緣故今離緣方顯見精此緣乃八識親相分爲親所緣緣前見分所揀之緣乃疎所緣緣前乃變帶此乃挾帶了此相宗則此中理趣了然矣

問曰見精既破始覺之智已顯五蘊八識俱破諸妄已離而阿難何以又于因緣自然和合之計心猶未開而于見見重增迷

問以此重請向下世尊徑說二種見妄不依所問而答而科云以破法執此義深潛實所難會請詳示之　答曰此中密意從來所未曉也以教說五蘊有假名有實法前來一徃所破五蘊身心但說破執蘊之執情其所破者乃假名耳而此五蘊實法尚存故仍懷因緣自然和合之疑心猶未開至于見見非見重增迷悶者以見精乃八識自體爲根本無明故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瀑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此世尊一向不輕談者故二乘一向迷于此也今云見見非見謂真見見此見精乃真智炤此無明也此豈二乘可知也且如明來暗去智起惑亡真妄不容兩立經云此無明者非實有體豈有實實無明以當其智哉阿難意謂實有箇見精與真見可見今覓見精而不可得故迷悶耳況此極則殊非二乘境界安得不懷疑漠漠乎向下世尊答辭不循所疑直說二種見妄者以知阿難未了根本無明故五蘊實法未消五蘊既存則世界山河大地礙眼此正法執未亡已見猶存耳若單就無明則只用世尊說此無明者非實有體一語可了今意在破身心世界之法執故設燈上毛輪以喻五蘊是假益由眼中有眚所見今不必責毛輪是有是無但只知是眼眚則無見病意喻但觀五蘊身心是假乃因無明妄見而有若了無明本空則身心自泯所以喻中但言知是眚者則無見咎卽此一語的破見見之疑矣若了身心本空則可

例觀世界亦似身心同是妄業之感耳又何有因緣自然見見之疑哉此所以有進退合明之說也所以二妄一破則本覺真心頓顯故經結云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清淨本心本覺常住科云本覺離緣真如出纏豈漫然哉佛意甚明第觀者智暗不易了耳

問曰後章經文從來說者都云重破和合而此科云拂迹入玄況經中猶舉見精言之此則大有徑庭請示其要　答曰議中甚明此正始覺有功本覺乃顯論云始覺合乎本覺名究竟覺今將顯一心真原絕諸對待直須觀智俱泯能所兩忘故至此乃破和合之覺此正微細俱生法執名生相無明論云此無明者唯佛能了非他境界故佛無問而自說也但觀經云汝雖先悟本覺妙明則許前已悟矣次云汝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等義極顯了下云猶以世間妄想而自疑惑證菩提心此乃的破名言習氣故云以世間妄想而疑菩提所謂以生滅心而辨圓覺而圓覺性亦同流轉故須泯此知見乃入一心真原以真心真智難以措口特借見精以例破耳既破和合而阿難又作不和合見故復疑曰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十六）非和合耶觀此直須心境兩忘言思路絕乃入一心之妙耳

問曰前會五蘊中首舉色蘊依妄見而有故說目因勞而妄見空華今說六入復拈前兼目共勞共為眼入意旨何如　答曰

此最極微細非前喻可比也以此中乃說最初六根之元因見分取相吸習中歸和合結成五淨色根爲浮塵所依本來無入今始有也蕪目卽今眼根爲相分勞卽見分以此二分本無所有同是菩提瞪發勞相意顯識體依覺故迷故云菩提發勞二分依識而顯爲識之行相不離自證元無二體故云同是故約已成六根自體爲喻蓋言本無六根因最初見相和合而成淨色故雙舉之以明六根初結之始故難領會耳

問曰處者何義　答曰處者唯識說有體實相分色爲見分所慮託處不拘親疎爲所緣緣以皆有對待俱有所依今言二皆無體唯一眞如故本如來藏矣

問曰起信三細謂業轉現如是次第今經三細以見爲轉相列於第三是則先現後轉豈失論意耶　答曰不失論意各有所生也論意單說心法生起謂眞淨界中始因一念妄動卽轉圓明眞心而爲無明由此無明乃現分別相續等相若能離念卽證一心今經重在衆生生起之元故因最初一念妄動卽轉無相眞心頓成有相之妄相故虛空四大自此而形是爲有所有相因有所相卽轉本有智光而成妄見爲取相之妄知由是見相同一元明覺體今溷雜而不分遂成有情所謂色心和合而爲五蘊之衆生其意重在妄見執取而爲生死病根所謂數取趣也故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故祖師云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論獨轉心故真修端在離念此經轉境故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真修端在不取即斷生死根本故破妄直專揀緣經重所取故先相論重能取故先見故爲門不同而修斷亦別也宜深觀之

音釋

認而震切仍去聲識物也　詰音乞問也　泯音閔滅也　悶莫困切煩也　瞪除庚切直視貌　溷胡困切亂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四　敦四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楞伽補遺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者楞伽寶名具云釋迦毘楞伽此云能勝義云堅固阿跋多羅（敦四）此云無上謂此楞伽乃無上寶也聞之梵師云此寶八楞視之渾圓其體光明瑩徹最極堅固不可鑽穿世間之寶無過勝者以能勝一切故云無上寶也西域南海有楞伽寶山居大海濱以山純此寶所成故山以寶名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城亦名楞伽寶城無門可入爲夜叉王所據山形下細上大因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此經發起因佛于大海龍宮說法七日回過山下顧謂衆曰過去諸佛皆于此山說自證境界我亦當說時夜叉王以神力故知佛言念故往請佛入城演說此經是則山以寶名經以處名通取爲喻乃單喻爲顯也然單約喻明經者第一義如來藏心亦明寶明妙性又云寶覺明心是爲堅固法身不動智體名自覺聖智寂滅一心名大寂滅海亦云智海覺海寶明空海下經云藏識海謂衆生本具如來藏清淨法身迷之而爲藏識變成五蘊之衆生自覺聖智變爲妄想煩惱寶明空海成生死之業海夜叉乃惡鬼飛行而食人肉者故山高五百由旬居大海中而爲煩惱生死夜叉所據也佛在此山說自證境界者謂以自覺聖智而觀識藏即如來藏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現前五蘊身心即是如來常

住法身頓證一心更無別法此乃最上乘非心識思量境界唯許上上根人一悟頓悟不悟則不許意識湊泊故山名不可往有神通者乃能入故寶乃無上之寶處乃不可往之處通喻此經顯示第一義心乃

教四 二

離心意意識境界爲無上法門也此經發明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直顯離心意意識境界故達磨指此爲心印是則全經旨趣在此一題以喻發明及夜叉王發起因緣已盡甚深妙義矣約天台五重釋題此經以單喻爲名寂滅一心如來藏性爲體自覺聖智爲宗專破二乘外道邪執故以摧邪顯正爲用以無上頓教大乘爲教相以此經顯示五性三乘無性闡提皆許成佛爲法華開顯之前茅故判爲法華先導也

佛語心品者此經直指寂滅一心爲宗以自覺聖智證入爲趣以此心不屬迷悟了絕聖凡十法界依正因果一法不立所謂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此四門皆迷悟邊事所以大慧讚佛偈云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以有是生死法無是涅槃法此二皆離則法界性空寂滅一心顯矣故云佛語心品謂佛所說者唯此一心法耳故禪宗指此爲心印謂之佛祖

教四 三

向上一路名頓教大乘

大慧讚佛五偈半極盡一心之旨故後顯一心文云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故初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此讚佛能證一心空義以明了徧計本無也言世間即

該三世間謂智正覺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通該十法界依正因果以此三種世間皆生滅法也以唯心所現本無生滅但依徧計而有以性空故故如空華即此一偈已超迷悟因果直示一心之源矣唯佛以自覺聖智證窮此心故云智不得有無之相令愍物迷此故以同體大悲出現世間而開示衆生故云而興大悲心故今所說正示此一心耳

次偈云一切法如幻遠離于心識此示一心本無生義也併後一偈以明了依他無性從緣而有意謂世間現有生滅何以言空故云以一切法本自無生但依他有故如幻耳幻喻生本無生若以妄心分別則見有生滅若遠離心識分別不生則當體無生了無一法當情豈非空耶

三偈文倒應云世間恒如夢遠離于斷常此顯無二也意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唯心所現外道二乘不了唯心依他而起故妄分有無起斷常有無二見若了唯心則遠離斷常了無二見矣

四偈顯離自性意謂衆生不了唯心則妄執人法二我爲二障根本則起惑造業妄見生死之相既了唯心則人法雙忘二障頓淨唯一圓成則生死之相不可得矣此

卷四

上四偈讚佛超世間生死有法也然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故乃當經一心之旨後文自顯以三性釋者乃清涼意故引義以證之

五偈讚佛超涅槃法意謂一切諸法既唯

一心則本來寂滅不假更滅故云一切無涅槃然諸法既以本自涅槃則法法皆眞盡是法身眞體如此又何別有涅槃爲佛所證耶故云亦無涅槃佛斯則法身常住又豈有佛更入涅槃耶何耶以遠離覺所覺故謂唯此絶待一心本無能所對待故也唯佛證此所以若有若無有是二悉皆離也故二譯載夜叉王首即問佛云何捨法云何捨非法佛答以外道見生死爲法涅槃爲非法是二應捨故大慧讚云有無俱離是則全經之旨不出夜叉發起一問并大慧偈讚而已故向下所破者乃有無二見耳

悉檀離言說梵語悉檀此云徧施謂佛以四法徧施衆生四者一世界悉檀令衆生

得歡喜益二爲人悉檀令得生善益三對治悉檀令得破惡益四第一義悉檀令得入理益謂佛雖以四法徧施衆生然但應衆生之機本來離言說相意責大慧不達離言之旨故有此問我今特爲顯示建立數句離言之旨故向下一一皆曰非大慧聞一心眞如離一切相了無說示是知十法界相皆唯心所現唯識所變乃生滅門事故即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也七種自性魏譯云外道有七種自性講者槩以正教道理釋之昧之甚矣殊不知此經專破外道不知唯心唯識道理故別立異法以爲生因以迷眞妄不一不異唯識眞因故立異因佛前丈責外道墮斷見論故特出所計生法異因有五言勝妙七大自

在時微塵等乃外道所計之法爲生因者故隨後即出所立妄計各有確定自性爲宗有七耳既出邪宗故後示正教云我有七種第一義也經文上下血脈佛語昭然而昧者妄擬謬之甚矣若七種自性已立正義又何下文重出七種第一義豈不贅耶

七種第一義心境界者謂佛以法界一心爲自境也慧境界者慧光無量炤徹微塵刹土也智境界者謂以權實二智窮盡眞妄聖凡也見境界唐本云二見境界謂雙炤眞俗二邊也超二見謂窮盡一心中道也超十地境界者謂等覺後心極盡因門也如來自到境界證窮法界自覺聖智究竟果海也意謂我所建立乃稱一心眞如平等佛慧以二智見二空證眞如以至等覺入佛果海以爲法門蓋依性自性第一義心而建立故不與外道惡見共也此七第一義心乃單示佛境界不說因心若說因心則失旨矣

問曰說三種識即結果者何耶　答曰前三種識中最初顯識生之由以無明熏眞如爲現識生起因取種種塵等爲分別事識生起因佛意顯此藏識依眞而起乃眞妄和合故特指阿賴耶識爲生死涅槃因立此眞因將破外道無因邪因故即辨明邪正以示唯心如幻觀門顯直觀藏識頓破根本無明頓證一心爲究竟極果故隨便成立唯心一番因果以結三種識相也問曰生滅章中大慧初問諸識有幾種生

住滅佛答以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略有三種識已竟而大慧復問廣說八種相中先叙世尊所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且云一切諸佛菩薩所行自心見等所緣境界不和合顯示一切說成真實相一切佛語心然後方請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此通涂問意血脈幽潛最難理會請試言之此經單示寂滅一心離一切相故云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故大慧初問百八句蓋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以問故佛指寂滅一心以答故云一切皆非是則直指一心一法不立則不容有說矣此顯一心真如離一切相也故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約心生滅門容有言說矣然生滅門中先問諸識者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三門皆依八識轉變而立也故先問諸識一門未及問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後三門義佛答謂諸藏識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種相今前答略說三識單顯第八識自體已竟故大慧重請有八種相故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生起之由也然請辭先叙所說心意意識五法等乃至成真實佛語心者乃通牒前問答申領佛意以啓前七識生起之問也然五法等乃依八識之所建立也世尊答云一切皆非此已領佛示真實佛語心矣及問生滅門世尊略說三種識世尊說不思議熏變乃八識生起之由且云真識現識乃題識藏即如來藏已領其旨矣意謂五法等皆依八識

建立但不知前七轉識因何而生又不知如何生即無生故問藏識海浪即法身境界又不知五法三自性二無我因何而立故因請八識之相舍問四門之義也故世尊向下先答八識生起之由後又重申問五法自性佛一一答畢末後結歸二無我觀以成唯心觀門為真實佛語心也故答意從此直至後文結果章中以通明五法自性顯正智如如方盡從生滅門入真如門究竟之義也大科甚明當通觀之

問曰大慧問藏識海浪乃問前七識也而云法身境界者何耶　答曰大慧述領一心之旨意謂佛上來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皆空乃是一切諸佛菩薩自心現量所緣境界一法不立絕諸對待故云不和合如此說是已顯真實佛語心此已領前識藏如來藏真妄不一不異之旨矣但不知前七識生起之由所以生本無生之義故請說藏識海浪即是法身境界也故下答文中示四因緣故眼識生以緣生性空以顯生即無生之意即法身境界也合業生相者然業即業識生謂生相無明起信云以依阿賴耶識說有無明初無明熏真如成業識既成業識則生相無明即依業識故云合業生相以生相無明即熏業識遂起染心則深生計著為我此即七識生起之相也

八識偈中佛顯八識即真本來一體雖異而不異以示海浪法身境界故以海水波浪喻浪異而水不異也大慧遂以日月喻

佛說法應當與一切衆生說平等眞實之法何以世尊一向與二乘人只說六識爲生死本何故不說八識即眞之眞實法耶佛答以彼衆生心不眞實不堪受眞實法耳非不說也譬如海波下十句喻顯其法元有頓漸之不同故說亦因之建立然說雖有頓漸其實無有一定之次第意謂我說六識漸時未嘗不兼帶八識而說但衆生聞者不解耳又設畫師喻以明說法應當隨機先後次第建立也彩色無文二句喻法本離言但爲悅衆生不得不隨機施設非我不說實也下文更顯深義謂不但說權法爲不實即說眞實法亦無實法與人以眞實離名字種種皆如幻故末後云聲聞亦非分者足徵大慧意疑佛不與二乘說八識眞實之法也哀愍者指佛謂今日乃說自覺之境界也長行結示欲知自心現量自覺境界須要眞實修行自悟乃可相應非是說了便休故後文示聖智三相爲修行之要成立唯心第二番因果也

問曰佛一往已爲大慧開示八識因緣已顯離心意識境界矣而大慧至此問聖智分別自性經且云爲百八句所依者何也答曰此經直指一心爲正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以爲宗體以大慧初以百八義請問者乃通依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而問皆屬迷悟邊事故佛答以一切皆非此直示一心眞如一法不立是則五法自性八識無我蕩絕無遺矣故大慧

隨問諸識生滅言雖問諸識生滅意實不知空遣故佛爲示生滅因緣隨示以直觀藏識教以離心意境界是則八識之相已遣矣尚不知五法自性無我因何建立如何空遣故特問聖智事分別自性經意謂空此諸法乃自覺聖智事非三乘比智可能耳言百八句分別所依者正顯所問百八義皆依五法自性而問也然舉果德轉得如來法身者乃躡上佛示離心意識所轉果德意在離此五法乃得如上之果是舉眞果以證眞因也此問意乃經中之血脈學者縱能通達文字而不知血脈亦無歸宿此旨甚微故特示之佛答中即舉外道有無二見者正顯外道不了唯心故於名相上橫計而生妄想乃正破名相妄想也離異不異者謂妄想與名相元別故異今妄想乃依名相而起故不異以有心境對待故也今言離異不異者正教以遠離心境絶諸對待心境皆空則五法自性皆空矣此正空名相妄想之要旨也顯正智章中以三佛說法頓漸以明正智者蓋因前八識頌中大慧責佛既云唯心頓現一切諸法則佛當爲衆生直說眞實頓法可也何以又說三乘漸法耶佛答謂因衆生心不眞實難與說實恐其不信則說之無益以隨機不同不得不施漸法耳故此顯說頓漸之所以以四漸喻機以四頓喻佛在佛以平等大慧教化衆生雖漸亦頓在機有利鈍不一雖頓亦漸故以法證佛則有

三身故法亦有三乘此化儀之必然者以衆生根本實智迷之而爲自心現流故淨現流以成正智然迷雖頓而淨則漸也頓喻四中明鏡喻頓示衆生一眞法界清淨圓明心體日月喻頓破衆生無明業識顯示本有不思議業用藏識喻頓令自心衆生一時成熟究竟佛果自心所現根身器界喻自心之衆生法依佛喻頓以普光明智炤一切衆生心地頓令五性三乘破滅無明頓見本有平等法身三身佛說法乃以法證佛也法依佛者乃依法身所垂之報身佛也說緣生者以顯緣生無性無性緣生乃頓漸漸頓之法也即華嚴經所說四十二位行布圓融之旨法身佛說離心自性法乃直示頓法也化身佛所說乃

六度權行單漸法也結歸法身佛者乃示此經爲頓頓宗也後聲聞外道破邪因以顯正因此又漸中之漸意謂有機如此不得不施漸之漸也然在經文其義甚隱諦觀佛意經旨理實昭著

破二種邪因科在二乘云即二乘邪因以示正因者以聲聞乃證聖智差別相但示究竟故即彼所證以示究竟眞因故云即在外道云以聖智破邪因者以外道所計常不思議乃別立異因以無常爲常故佛以眞常聖智破妄計故云以

舉果驗因者謂舉今現證之果以驗昔日之因也以聲聞所證涅槃以非眞滅爲滅足驗昔因未得聖智究竟相也謂外道今取斷滅爲果者蓋昔以生法爲不生特以

無常爲常故令墮斷滅之見耳五無間種性一章重明爲機稟佛性是一因聞三乘之法名言熏習故種性有五前頓漸章明法一機異故有三乘即一乘法分別說三者也今五無間性乃因聞前三乘法不得離言之義執文言熏習成種（第四十三）此又顯機之所稟佛性是一故云無間因熏各別故有五種性耳

如來無間種性有四種一權教事六度二乘乘空慧三實教四即圓教四位菩薩釋者諦觀經大明標如來種性意指如來果法非說因位中事若以菩薩釋之失本指矣蓋以直指一心眞如若悟唯心即頓登佛地即圓教之三賢此亦不立況權教空慧乎若以前三位菩薩法釋之則聞熏但成前三菩薩種性非如來種性矣

結二無我末觀成得果一節此結酬前請也因大慧初聞分別自性觀察無我淨除妄想照明諸地乃至逮得如來法身故此開示五法自性二無我已畢乃顯眞因故即證成必得如來之果勸令應當修學乃總結四門番顯正智如如以空遣五法自性證二無我通示三番因果也

結示五法自性二無我果相已竟而大慧陡問建立誹謗二惡見者何也　答因初問五法生起之由世尊即說外道有無二見爲名相妄想之因故今開示已明今即問彼二種惡見從何而起也佛答二種惡見從非有而建立也蓋非有乃無也建立爲有也意謂外道不達諸法本無則以有

爲實有及至壞滅則以無爲絶無故有爲建立無乃誹謗此二見所由生也此問來意幽潛若不知來端則經旨血脈不貫也問曰示二見已後乃重都結前果者何也答曰佛意總顯唯心無外境界其五法自性二無我等從迷中來皆因外道有無二見爲生死本是爲大過故今通遣已畢乃結眞因得果成佛之後當單爲衆生說唯心法以破外道有無二見爲化儀此所以爲頓教法門此經頓宗但破外道二乘偏邪之見不說別斷煩惱以識藏即如來藏故但了妄想無性則生死涅槃平等更無煩惱可斷故但離二見即頓證法身故都結成四番因果也

下第二卷

問曰顯理中示寂滅一心已歸究竟然以如來藏并上一心總爲顯理且大慧又以外道我見爲問似與一心之旨不同何以總爲一科　答曰此有深旨以經初夜文王問佛云何應捨有無佛既答已隨即示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此則總標一經宗本要顯寂滅一心不屬迷悟究竟不生然所以有聖凡生起者皆如來藏隨染淨緣轉變爲生因耳然前百八義一切皆非以顯一心寂滅無生之旨矣

次大慧隨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雖問識之生滅然尚未審識生之因且于一心究竟處建立誹謗章中云非有因建立因直說初識前無因如此一心豈不墮于畢竟斷滅耶故此大慧隨問如來藏者以前雖

明一心之旨尚未明如來藏之義方今將顯如來藏隨緣爲染淨生法之因要明識藏即如來藏故後文如來藏爲善不善因以如來藏即前三種識中之真識也以此經不說無明爲因生八識直指如來藏即藏識要顯妄即是真實斯經之宗本也不同諸教然大慧疑世尊說如來藏同外道我者正是佛說阿陀那識甚微細習氣種子成瀑流我于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以外道向執藏識爲神我故今將以如來藏真我以破彼計是則外道計有無二見則前以寂滅一心破之矣向執我見未亡故特以如來藏真我破之以盡破彼計圓滿一心故總科爲顯理究竟義旨深潛誠非籠浮可見也細尋佛意微妙難知總示正行章破本無四句可離頌中如是觀三有究竟得解脫末後結云爲淨煩惱爾燄二種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無所有足證前百八句乃依三界作四句妄計而立然無所有則皆非也

問曰當轉二性教中一向說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成菩提此中但說轉二自性者何耶　答曰此經不同三乘別教直指一心不屬迷悟以生死涅槃本來平等更無可轉但以外道不了言說性空妄計言說有實自性起種種徧計二乘不了諸法緣生無性妄執諸法有實自性以此二種障正知見意謂若了言說性空則徧計情亡若了緣生無性則依他性泯二計既亡則圓成自顯所以但轉二自性計著也後廣

辯四行禪蓋依此而立也

略示邪因果相章末示感應二徵結示果相至究竟地得灌頂位二加持者此正示以真因所得之果如此方爲真修也

問曰四種禪皆依惑亂爲所觀者何耶

答曰以前云惑亂起聖種性及愚夫種性故愚夫乃外道二乘其禪皆惑亂也觀察禪二種以能觀正智觀所觀惑亂以對待未泯故爲漸次其攀緣如禪然攀緣即惑亂也乃名相妄想耳觀名相妄想本如故名攀緣如禪此二種禪以分頓漸名三乘禪故觀察禪果相則從解行入初地漸次上進其攀緣如禪則頓登八地此頓漸之分也然觀察義禪能觀者正智所觀者妄想名相故真妄雙舉此乃對待而觀故要

離四句以外道妄執四大名相以妄想分別作四句見耳其攀緣如禪則直觀五陰本自如如絶諸對待故爲頓悟于中主意專破外道計四大造五陰以神我爲主諦若觀四大本空五陰無我即此五陰本自如如矣

問曰示正果中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不說轉藏識單說滅六識者何也　答曰此經宗旨說識藏即如來藏不必更轉其藏性寂滅之體所以不得顯現者但因妄想攀名相之過也以藏體本是湛淵之心猶如湛海雖云前七波浪其實只因六識攀緣外境界風鼓動波浪即七識亦因六識所起之波浪其體同是八識精明故本不生是故三性之中依他元自無性其過在

徧計執性耳然妄想乃徧計執性正是六識攀緣種種如幻依他境界增長習氣長養藏識故今特辨妄想過重故六識滅則內外心境一切皆寂滅如來藏性應念現前所以特說六識滅爲涅槃也此經宗趣與相宗迥不相同故不立七識所以世尊隨節說妄想分別通相以顯即妄即眞爲如來最上一乘禪也

經旨來意從二卷初示正行科中四方便爲能觀之智二種自性指所破之惑無四句可離無聖智可得乃所顯圓成之理及離過絶非一科四節立定自後略示邪正因果及廣辨邪正因果總是廣釋卷初四節之義其觀察義禪觀察覺即前能觀之智妄想攝受計著覺即釋前所破之惑攀

緣如禪即顯前圓成之理末後如來最上一乘禪即釋前離過絶非細觀經旨前後名應其理昭然

下第三卷

初三種意生身五無間種性乃示因圓宗說二通乃示果滿以果海離言故

問曰斷證科初明妄想不實破我執言說性空破法執者何也　答曰以外道妄想專以執我見爲本而二乘雖離五蘊假我猶執涅槃爲我故亦云心惑亂故云煩惱障然依言說爲法執者以內教學佛法者不能離言得義但執言說爲實法故今教以離言觀心爲破法執斷所知障也然我執外道居多法執學佛法者居多若起信所說我見亦依所聞佛法而起此經專破

外道神我故經論意異耳

問曰其破法執經文指語義而說其旨甚明若約妄想爲破我執意旨未顯以大慧但問妄想

答曰一往所說妄想多指外道而二乘（第四十九）兼帶而已然外道妄想所計者一我見耳然大慧雖通問妄想生處惟世尊的指攝所攝墮有無外道見計著我我所生此所以妄想爲外道我執之本也其凡夫二乘計五蘊爲我者經文長行未顯至頌中云

施設世諦我諸陰陰施設其旨的然明矣更復何疑

問曰大乘教中皆說二執有分別俱生麤細不同且云分別二執從三賢至初地斷盡俱生二執從二地至七地斷我執盡法執至佛地乃盡今經說麤細二執一時斷盡未明其旨請問其詳　答曰此經頓教大乘意在頓破無明頓證一心故二障亦頓斷耳大經云不了第一義故號爲無明第一義者即此經所說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然不了二字即無明也了乃知也經中頻言知自心現量者謂了第一義心也且麤細二障因無明而有今言頓了自心現量則頓破無明無明既破則彼二障又何從而有耶以眞知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說名爲智此即自覺聖智也若以即心正智獨炤一心寂滅之體則一切皆離今因不了則妄起分別執著故名妄想是以此經不說斷無明單說斷妄想妄想淨處即頓證一心故無漸次先後耳所謂知

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故
爲頓教大乘
問曰轉變章言轉變者乃一切衆生生死
往來捨身受身之情狀也而獨指外道者
何耶　答曰佛說衆生生死往來受報好
醜乃隨善惡業緣故說如乳酪酒果等熟
但是異熟隨緣耳因外道妄計有作者爲
轉變主宰此邪見妄計故特曉之曰如是
凡愚衆生自妄想修習生實無有法爲生
滅主宰者但如幻夢色生言自妄想修習
生此云邪師邪教乃分別我執以一往所
說乃分別法執也
問曰相續章乃大慧因聞前佛說轉變相
故即問生死相續義狀生死乃煩惱障招
而但約言說而問且舉極果之益以請者

何耶　答曰此經旨幽潛殊非淺識所易
窺也此由前辨果地覺中佛說覺人法無
我了知二障斷二煩惱離二種死是名佛
之知覺故此斷證科中約破二執斷二障
以顯真因也然所知障單約執言說爲法
執故大慧以言說爲問而所答十一相續
皆執言說以爲所知障以取變易生死者
乃俱生法執也以障有二故生死亦二故
末後總以愚夫三相續乃煩惱障招俱生
我執是乃總結二障二死皆七識執取所

招故歸過于三和合計著識爲相續生死
之本也佛意甚明第淺識者未易見耳
問曰前世尊說妄想識滅名爲涅槃且云
七識不生今者何以俱生二執歸過于七
識豈不自語相違耶　答曰觀佛立言各

有所主非相違也以初云藏識因境界風吹故起前七識浪爲生滅耳今顯藏識自性本來涅槃但因境界風吹故有生死若無境界風吹則自性爲常住涅槃矣然境界乃五塵境界也且此塵境惟心所現本自如如若無六識攀緣執取則諸法如如不動矣但因六識不了唯心妄自攀緣執取則識風鼓扇返吹藏海起七波浪是則起境界風全是六識之過而七識不預以此識依內門轉故云不生此所以六識一滅則八識爲自性涅槃矣今言俱生二執歸過于七識者以無始來一向七識單執八識爲我名我愛執藏集諸種子相續生死名爲結生相續長劫不斷乃此識之能而六識不預焉以造業者乃六識受報者八識相續生死者七識耳是各就勝能而說非前後自語相違過也

問曰經中一往節節大慧問中多舉果德以請然世尊結顯果德已非一矣然與正顯果德有何別耶　答曰大慧前于節次問中所言果者乃爲請說法利特舉果以顯法益也世尊即說果德者乃爲破邪以明眞因乃舉果以證驗眞因皆在因門非正說果德也今因行已圓二障已破五住已亡永離二死歸極一心因窮果滿已顯究竟一心之極果此是正說果德說二轉依以顯法身出纏證眞常樂我淨四德此返妄歸眞之極則也

下第四卷

問曰當明法身常住生死涅槃平等處返

妄歸眞業已究竟一心眞原矣大慧乃問剎那者何耶　答曰此正原始要終結歸一心之極則也以初問百八義佛以寂滅一心而答曰一切皆非故大慧即問諸識有幾種生住滅是則迷悟修證皆生滅門中事也然大慧初問百八義總該十界依正迷悟因果不出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四門攝盡故今徵詰諸妄了悟一心以顯五法三自性皆空八識二無我俱遣究竟歸趣一心眞原以顯法身極則以示生死涅槃平等此是從迷返悟總屬生滅邊收皆不出大慧初問二種生滅也意謂以有相生住滅故有凡夫外道二乘偏邪之執以有流注生住滅故有七地已前菩薩之見意顯縱悟法身亦未離生滅妄見所

謂菩提心生生滅心滅猶屬生滅今顯生滅本不生滅義若了本不生滅則前一往所說皆夢中事乃妄功用中有修斷耳故前夢中渡河之喻以顯有所修證皆夢幻法門方顯法身向上極則也以此足見吾佛說始終不說一字乃頓宗之極則也

大學綱目決疑題辭

余十九弃筆研三十入山絕文字五十被讒蒙恩放嶺外今十四年矣往來持鉢五羊諸子謬推爲知言時時過從問道余卒無以應若虛來實往愧矣愧矣間有以禪視者余則若啞人喫黃檗耳已酉秋日偶乞食來諸子具香齋于法社余得捧腹是諸子果我也食訖請益余但吐粥飯氣耳含羞而別舟還曹溪思諸子飽我非一日矣竟莫醻嘗有以顏

子問仁章請者余咿嗚而已即有言不能徧徧亦不能盡而求悅可衆心者談不易也以諸子之食難消腹猶果然舟中睡足聞侍者讀大學聒我疑焉因取經一章按綱目設問答以自決且引顏子問仁章以衆會之如鼓刀然兩半餉而卒業讀之不成句非文也諦思自幼讀孔子書求直指心法獨授顏子以眞傳的訣餘則引而不發向不知聖人心印盡揭露于二百五言之間微矣微矣豈無目耶嗟嗟余年六十四矣而今乃知可謂晚矣恐其死也終于泯泯故急以告諸子諸子年或過余半未半者幸而聞此可謂蚤矣如良馬見鞭影一息千里有若鵝王擇乳豈不以此爲粥飯氣耶是特有感于一飯而發願諸子持此以餉天下之餓者非敢言博施也已

酉中秋前二日方外德清書于須陽峽之舟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大學者謂此乃没量大人之學也道字猶方法也以天下人見的小都是小人不得稱爲大人者以所學的都是小方法即如諸子百家奇謀異數不過一曲之見縱學得成只成得個小人若肯反求自已本有心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以所學者大故曰大學大學方法不多些子不用多知多見只是三件事便了第一要悟得自已心體故曰在明明德其次要使天下人箇箇都悟得與我一般大家都不是舊時知見斬新作一番事業無人無我共享太平故曰在親民其次爲已爲

民不可草草半途而止大家都要做到徹底處方纔罷手故曰在止于至善果能學得者三件事便是大人兩個明字要理會得有分曉且第二個明字乃光明之明是指自已心體第一個明字有兩意若就明德上說自已工夫便是悟明之明謂明德是我本有之性但一向迷而不知恰是一個迷人只說自家沒了頭馳求不得一日忽然省了當下知得本頭自在元不曾失人人自性本來光明廣大自在不少絲毫但自已迷了都向外面他家屋裏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將謂學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已本性光光明明一些不欠缺此便是悟明了自已本有之明德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地便是聖人此就工夫爲已分上說若就親民分上說第一箇明字乃是昭明之明乃曉諭之意又是揭示之義如揭日月于中天即是大明之明二意都要透徹　問如何是至善答自古以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惡兩條路上走只管教人改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改爲善則善人可變而爲惡足見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以此看來皆是舊日知見習氣耳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真體只是一段光明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不改此中一點著不得蕩無纖塵若以善破惡惡去善存此猶隔一層即此一善字

原是客塵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極可止之地只須善惡兩忘物我迹絶無依倚無明昧無去來不動不搖方爲到家時節到此在已不見有可明之德在民不見有可新之民渾然一體乃是大人境界無善可名乃名至善知此始謂知止

卷四 二十六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　一節

定字乃指自性本體寂然不動湛然常定不待習而后定者但學人不達本體本來常定乃去修習强要去定只管將生平所習知見在善惡兩頭生滅心上求定如猢猻入布袋水上按葫蘆似此求定窮年也不得定何以故病在用生滅心存善惡見不達本體專與妄想打交滾所謂認賊爲子大不知止耳苟能了達本體當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强求得的定只如六祖大師開示學人用心云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上座本來面目學人當下一刀兩段立地便見自性狂心頓歇此後再不別求始悟自家一向元不曾動此便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樣子又云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此便是知止的樣子所以學人貴要知止知止自然定　靜字與定字不同定是自性定體此靜乃是對外面擾擾不靜說與定體遠甚何也以學人一向妄想紛飛心中不得暫息只管在知見上强

卷四 二十七

勉遏捺將心主靜不知求靜愈切而亂想益熾必不能靜何以故蓋爲將心覓心轉覓轉遠如何得一念休息耶以從外求入如人叫門不開翻與守門人作鬧鬧到卒底若眞主人不見面畢竟打鬧不得休息若得主人從

中洞開重門則守門者亦疾走無影而求入者真見主人則求見之心亦歇滅無有矣此謂狂心歇處爲靜耳若不真見本體到底決不能靜故曰定而后能靜　安字乃是安穩平貼之義又如安命之安謂自足而不求餘也因一向求靜不得雜念紛紛馳求不息此心再無一念之安而今既悟本體馳求心歇自性具足無欠無餘安安貼貼快活自在此等安閒快活乃是狂心歇處而得故曰靜而後能安　慮字不是妄想思慮之慮亦不是憂慮之慮乃是不慮之慮故曰易無思也無慮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百慮而一致又曰不慮而徧正是者個慮字謂未悟時專在妄想思慮上求即一件事千思萬慮到底没用也慮不到多思多慮于心轉見不安今既悟明此心安然自在舉心動念圓滿洞達天下事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聰明知見算計得的乃是自心本體光明炤耀自然具足的故曰安而後能慮　得字不是得失之得乃是不滲漏之義聖人泛應曲當羣情畢炤一毫不謬徹見底原一一中節故謂之得非是有所得也初未明明德時專用妄想思慮計較籌度縱是也不得何以故非真實故今以自性光明齊觀竝炤羣情異態通歸一理故能曲成而不遺此非有所得蓋以不慮之慮無得之得故曰慮而后能得言非偶爾合節特由慮而合故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一節

此釋上本末先后之序以驗明明德親民之實效也就成已工夫上說則以明明德爲本

新民爲末蓋從根本說到枝末上去今就成物上說故從枝末倒說到根本處來以前從一心知止上做到慮而能得到此則天下事物皆歸我方寸矣今欲要以我既悟之明德以揭示天下之人願使人人共悟蓋欲字即是願力謂我今既悟此明德之性此性乃天下人均賦共稟者豈忍自知而弃人哉故我願揭示與天下之人使其同悟同證但恐負此願者近于迂濶難取速效且天下至廣豈可一蹴而徧故姑且先從一國做將去所謂知遠之近若一國見效則天下易化矣昔堯都平陽舜宅百揆湯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君也孰不從願力來余故曰欲願力也　身爲天下國家之本經文向後總歸結在修身上可見修身是要緊

的事而此一件事最難理會豈是將者血肉之軀束斂得謹慎端莊如童子見先生時即此就可治國乎豈是身上件件做得模樣好看如戲場上子弟相似即此可以平天下乎故修身全在心上工夫說只如顏子問仁孔子告以克已復禮爲仁此正是眞正修身的樣子隨告之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此便是眞正治國平天下的實事若不信此段克已是修身實事如何顏子請問其目孔子便告之以四勿乎且四勿皆修身之事也克已乃心地爲仁之工夫也克已爲仁即明明德也天下歸仁即新民也爲仁由已此已乃眞已即至善之地故顏子褰聰明黜肢體心齋坐忘皆由已之實效至善之地也夫人之一身作障礙者見聞知覺而已所謂視聽言

動皆古今天下人人舊有之知見爲仁須是把舊日的知見一切盡要刻去重新別做一番生涯始得不是夾帶著舊日宿習之見可得而入以舊日的見聞知覺都是非禮雜亂顛倒一毫用不著故劍心摘膽拈出箇勿字勿是禁令驅逐之詞謂只將舊日的視聽言動盡行屏絶全不許再犯再犯即爲賊矣此最嚴禁之令也顏子一聞當下便領會遂將聰明隳了將肢體黜了一切屏去單單坐坐而忘忘到無可忘處翻身跳將起來一切見聞知覺全不似舊時的人乃是從新自己別修造出一箇人身來一般如此豈不是新人耶自己既新就推此新以化民而民無不感化而新之者此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正修身之效也不如此何以修身爲治國

平天下之本耶　心乃本體爲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正須先將意根下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一念不生則心體純一無妄故謂之誠蓋心邪由意不誠今意地無妄則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　知與意又眞妄之辨也意乃妄想知屬眞知眞知即本體之明德一向被妄想障蔽不得透露故眞知暗昧受屈而妄想專權譬如權奸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要斬奸邪必請上方之劒非眞命不足以破僭竊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知乃眞主一向昏迷不覺今言致者猶達也譬如忠臣志欲除奸不敢自用必先致奸邪之狀達于其主使其醒悟故謂之致若眞主一悟則奸邪自不容其作祟矣故曰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　物即外物一向與我作對者乃見聞知覺視聽言動所取之境知即眞知乃自體本明之智光此一知字是迷悟之原以迷則內變眞知爲妄想故意不誠不誠故不明外取眞境爲可欲故物不化不化故爲礙是則

第四三

此一知字爲內外心境眞妄迷悟之根宗古人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衆禍之門是也今撥亂反正必內仗眞知之力以破妄想外用眞知之炤以融妄境格即禹格三苗之格謂我以至誠感通彼即化而歸我所謂至誠貫金石感豚魚格也且知有眞妄不同故用亦異而格亦有二以妄知用妄想故物與我相扞格此格爲鬬格之格如云與接爲搆日與心鬬是也以眞知用至誠故物與我相感通此格乃感格之格如云格其非心是也且如

驢鳴蛙噪窻前草背聲色之境與我作對爲扞格而宋儒有聞驢鳴蛙噪見窻前草而悟者聲色一也向之與我扞格者今則化爲我心之妙境矣物化爲知與我爲一其爲感格之格復何疑　問眞知無物可對如何感格于物容眞知其實內外洞然無物可對而感物之理最難措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然不動知體也天下之故外物也感而遂通格物也感通云者不是眞知鑽到物裏去以眞知蕩然無物當前故也眞妄心境不容兩立外物如黑暗眞知如白日若白日一昇羣暗頓滅殆約消化處說感通耳以暗感明則明成暗今以明感暗則暗自謝而明獨立故雖感而本不相到而重在明也物體本虛以妄取著故作障礙今以眞知獨

炤則觸處洞然無物可當情矣以寂然不動之眞知達本來無物之幻物斯則知不待感而自炤物不待通而自融兩不相觸微矣微矣故學人獨貴在眞知眞知一立則明德自明元無一毫造作大學工夫所以言明言知而修齊治平皆是物也

第四

三十二

問始綱領說明德親民止至善分明是三件事今條目上只說明明德於天下終歸到致知格物上若一件事是何意答聖人此意最妙千古無人會得此中八件事單單只重在一箇知字此知字即明德乃本體也前云第一箇明字有二義吾向所解致知格物乃用前悟明一意工夫已在知止中止字即寂然不動之知體知止知字即第一箇明字乃工夫此一段已知致至極處知體既極則誠意正心修身之能事畢矣如此則明德與新民分明兩事今欲明明德于天下乃用第二揭示昭明之意則致知格物亦可就新民上說且知止而后有定是已立謂知所止則自己脚跟已立定矣慮而后能得是已達謂已十一切事物通達而不遺目前無一毫障礙則法法皆眞豈非已達耶其所以立所以達皆仗眞知之力也故今做新民的工夫就將我已悟之眞知致達于萬物之中萬物既蒙我眞知一炤則如紅爐點雪烈日消霜不期化而自化矣故云致知在格物物自化故謂之格彼物既格則我之明德自然炤明于天下民不期新而自新矣所謂立人達人也如此則明德新民只是一事三綱領者一而三三而一也故此八事只了明明德于天下一句

第四

三十三

且從家國而後及天下者知遠之近也明甚

問如何格物就能平得天下答且道所格之物是何物即天地萬物盡在裏許豈除了天地萬物外別尋箇物來格耶若格物平不得天下如何孔子說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且道天下又是何物歸仁畢竟歸向何處去參參　問致知格物與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如何消會答克已即致知復禮即格物天下歸仁即物格　問學人不會答已是物克是致知復禮則已化化已豈非格物耶天下歸仁何等太平氣象是謂物格　問正心致知何辨答正心乃四勿先將視聽言動絕其非禮但可修身正已不能化物若致知專在格物則達人其功最大所以大學重在致知

問格物物格先後之旨答前八事著先字總歸重在末後致知上此是說工夫今從物格說至平天下著後字亦是提起知字要顯向後七事都是知字的效驗耳學人要在此知字上著眼前云致知格物者是感物以達其知此格字乃感格之格今言物格而後知至者是藉物以驗知體意謂彼物但有一毫不消化處便是知不到至極處必欲物消化盡了纔極得此真知如此則物格之格乃來格之格所謂神之格思的格字正是天下歸仁之意物都來格方是知之效驗所以格物物格學人須要討分曉若物都來格了則一路格去直到天下平方纔罷手聖人意旨了然明白只是要真實工夫做出乃見下落　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既云只一知字如何歸到修身上答不從修身

上做起不道向虛空裏做所以聖人分明示汝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以已即已身乃是我最親之一物此外物不同克已乃是我致知先致在已身一物上若將自已此物格了然後格天地萬物何難之有故通以修身爲本

問格有三義謂扞格感格來格答三義通由一人而發也請以喻明昔杞梁之妻善哭夫死哭之初哭則里人惡其聲厭其人故閉其哭則掩耳見其人則閉目以其哭異乎人之哭也其妻亦不以里人厭惡而不哭哭之既久里人不覺而哀痛之亦哭哭則忘其厭惡也厭惡忘則心轉而憐之矣其妻亦不以其人憐已而不哭終哭之不休久則通里人人皆善哭矣人人皆善哭則忘其哀痛而不見若人之爲哭者人人善哭哭久則通里以成俗俗成則人人皆謂自能哭矣人人自能哭則視杞梁之妻猶夫人也不異已而與之周旋容通則無不忘也且杞梁之妻之哭非哭其夫也哭其天也天乃終身所依賴者失則不容不哭也慟則終天之恨也以知天不容已故哭亦不已奚以人厭惡而可已耶藉使通里之人日日而詢之哭更哀也殆非有意欲人憐已也豈詢而能止之即白刃在前鼎鑊在後威而止之不能也何耶以此天外無可哭者矣初哭而人惡之者以哭之痛特異于人也扞格也哭久而人人皆痛者以哭之痛切于人心故人人皆自痛非痛杞也感格也蓋久而通里善哭以成俗則不知哭痛自杞出抑視梁妻直類已焉耳斯則來格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此　憨山大師所著太學綱領決疑也大師居曹溪章逢之士多負笈問道大師現舉子身而爲說法今年過吳門舉似謙益曰老人遊戲筆墨猶有童心要非衲衣下事也子其謂何益聞張子韶少學于龜山闢見未發之中及造徑山以格物物格宗旨言下扣擊頓領微旨晚宋稱氣節者皆首子韶由今觀之子韶抗辨經筵晚謫橫浦執書倚立雙趺隱然視少年氣節殆如雪泥鴻爪非有得于徑山之深而能然乎今之謂子韶者願力不同其以世諦而宣正法則一也扁鵲闚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今世尚舉子故大師現舉子身而爲說法何謂非衲衣下事乎子韶嘗云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户一踏而開今之舉子能作如是觀大師金剛眼睛一一從筆頭點出矣萬曆丁巳四月虞山幅巾弟子錢謙益焚香敬題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四

音釋

瑩 禁定切王色一曰潔也　鑽 祖官切穿物之鏨也　攀 披班切下攫上也　鞭 卑眠切馬箠策　鬧 乃教切不靜也　滲 所禁切音出貶斥也　剟 音奪削平也　詢 與詬同恥辱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五　敦五

侍者福善日録　門人通炯編輯

觀老莊影響論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佗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佗宗者吾宗末學安于孤陋昧于同體視爲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于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于名相支離難于理會至于酷嗜老莊爲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嘆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廣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于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盲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膞其病原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解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原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花則純談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

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花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于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于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于已有也哀樂不出于已而以已爲有者吾于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于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于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為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于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于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凉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為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于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

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益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

教五 四

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益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止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

教五 五

至于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益此方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斥爲外道邪見何也益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鑒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于此差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

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卽真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

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

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塹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入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度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

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啓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絶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于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于大由其言深沈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于詆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絶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粃糠塵世幻化先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塗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于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踔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

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于彼尚不入安能入于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又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麤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于澂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

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于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于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猶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滋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鬬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已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于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既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真如瞞預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墻幾如瞽眛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救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

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教五）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十三）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闢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香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

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央之豈不頓證真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于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于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

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卽以定修心生于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

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于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

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寧歸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于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堀耳古德嘗言孔助于戒以其嚴于治身老助于定以其精于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擬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原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亦皆在其中世人但見莊子詆堯舜薄湯武詆嘗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大憤憤哉華嚴地上菩

薩于盒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傳靡不現身其中與之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

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創意蓋于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徃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于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于旅泊蒼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

足以祛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壁間爲衆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創意于十年之前而克成于十年之後作之于東海之東而行之于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强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于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嘆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之聖老子天乘之聖

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元再稽顙

道德經解發題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蒸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于此故謂之

教五

十八

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于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遥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

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誠身既修以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即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絶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于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絶毋者禁絶之辭教人盡絶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蹤迹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即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絶之即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即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絶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麤細我法二執而已

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即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即孔子之四病尚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顓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即意必

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已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顓於忘世佛顓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已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能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

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我身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國且要人人皆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

不大但局于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即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

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誨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弟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也以迹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迹則似芥含空心迹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憨山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必殉物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於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真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淪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淪虛也何盡道

忘與不忘俱忘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難噫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曰動易體出塵必曰靜

易造以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之原生滅之本也

被物動者我之招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長風鼓於天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

故至人無我虛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教五 二十五）

心體原真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純以智嘗試觀夫融氷者焉火勝則氷易消智深則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至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圓明之眚生死之蔕也是以得不在小失不在大聖人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地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忌濡沫龍鳥不忌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緩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真人

心本澄淵由吸前境潭濁其性起諸昏擾鬧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瞥在眼空華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瞥無華銷塵絕念

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入入則沒沒則已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已也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悟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敬難是以道無不大德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形致故勞形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吁去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跂名榮位者跂位既跂矣辱何加焉故曰跂者不立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兢兢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貴不至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馮名者非顯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體隱則廓爾太清萬境斯寂用顯則

森然頓現一道齊觀如斯則逆順隨宜窮通一致矣噫處此者博大真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況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踟躕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顙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雖然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岌岌然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況不善者乎善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勁莫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不測其常狥物而亡聖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人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汚指必濯而後快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不若一指也指汚有生德害失性負重者累多知者勞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竭殆已所以殆者事外也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已不循人志存不忘亡

變通難言也人莫不以趨利避害爲然而吾實不然亦有夫利害置前而不可却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適之

敦五

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已夫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死無容既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入設獲且生而多又

縱之尤有誨之者慎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是以柔愈强謙愈光折愈亡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達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

一刺在膚側掉而不安衆刺在心何可安耶

刺膚膚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萬物雖衆靡靡然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天威至公人威效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化人無功化已有功已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徵夫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故有知者過逆如甘露畏順如鴆毒慎之至也以其慎故

守不失慎也者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是以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則智泯矣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善達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不利嘗試觀夫片雲點紅爐清霜消烈日以其勝之也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故善事道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益其過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即忘返也

恣口體極耳目與物鑊鑠人謂之樂何樂哉苦莫大焉隳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何苦哉樂莫至焉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樂者樂日化故効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事遂者逸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横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即生了即無生也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曰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大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莽行失足於窪然必惕然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汚屢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然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德也悲夫

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潛歷四生紜紜竝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飄塵物絶迹而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卧所以逸身也止絶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者志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汚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真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真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苦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贅也

夫曾不知其爲擾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華其根在眼眚了眚華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即無者直以心境未融前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即照而寂體不離用即寂而照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

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慾
事小理大事有千差理唯一味善理者卽事
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
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執有無
心著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
對者以其無可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鎔逢緣自
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閒善此者不出尋常端
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
者未喻道果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
水人相忘於道
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
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
心若海空近之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飲與啄左
之右之無時不寂寂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
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
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
真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真心者返觀此
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清任往任來翛然無寄
由無寄故處世若寄高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
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卽爲
而不有其爲非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
太虛遊於吾心如一漚在海況天地之在太
虛乎萬物之在天地乎此身之在萬物乎外
物之在此身乎嗇耶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真人

超然絶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敵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絶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敵忘形敵既忘誰待哉絶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而爲已者其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真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達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空空絶迹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

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嘻果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深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悶悶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杳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世在即世而離世也即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唾雖孺子大笑之

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真密造除僞真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真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真之蔽欺道之害欺德之累欺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凡聖不隔常依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曾無欠闕常在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教五　二十四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通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獨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而然也雖然言言於無言言即無言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善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既遺而無言者得矣何言哉

聊城傅光宅曰世之謂子書者則老莊非其至乎老言簡而意玄莊語奇而思遠後

教五　二十五

之談道者歸焉荀楊而下未足擬也茲緒言將非老莊之倫耶其為文俊偉明潔而其意旨難以名言或老莊猶有所未及耶疑者曰子是過矣老莊何可及也余曰老莊誠不可及也乃所稱谷神和同與疑始玄珠之類則似有言而未盡又似欲言而難於言者道信無窮極也西方聖人無法可說而有說法言之盡矣故觀老莊而知諸子未盡也觀西方聖人而知老莊未盡也緒言則旨出於西方聖人而文似老莊者也故曰或老莊猶有所未及也然是亦有言也有言則緒也故以緒言名即其言而求其所不言是存乎人矣不然謂憨山令人也緒言何奇哉豈唯不及老莊亦復不及諸子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五

音釋

賅 胡改切 晉害

獨 休筆切 音虺

狁 尤救切 音右

蠻 體庚切 音黃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六　敦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徑山雜言

師在徑山與諸弟子接見散口而談日出皆證後利生最親切者不宜散落其生平

敦六

能領指不能記誦師言波浪深濶而某又十日後方起此念不復能憶全語始次標目記其大略前話并續別開示者一一級入爲徑山法語以便刻施普及不枉大師唾沫之慈濟居師及大衆同此一心

弟子朱鷺記

此一大事須平實商量方得受用第一不得好立妙屑舌波浪謂之弄精魂

此事不從參究入者不得力不向教上印證者不得正知見不從境緣上打鍊者亦只是光影門頭事及臨逆順八風境界便被搖奪將去都透不過以宗入以教印以日用境緣爲驗但於境上輕脫無滯着心即是用心得力處能以境緣自勘亦不必全靠善知識說話爲實法耳

咬定話頭不是要明話頭只借話頭發疑斬截妄想其參究須離話頭處參究下得疑方得力古德云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前人恁之矣疑至情識不到語言不通時杪通極處迸出些子光影謂之電光三昧正好進步不得

歡喜若認此爲是則得少爲足貼體都被者點光覆住不復能出過後發出都被所使矣八識中含藏尚有多生習氣微細種子忽現前用力不得處須借呪力以消之

問智識不同處但最初一念現量即是智纔

轉第二頭便是比量落情想矣又曰黏帶情來的是識不黏帶情來的是智咬住話頭正是把住情識來路不起第二念

參悟亦非甚難事三箇月一住氣定見下落第一不得先存待悟心纔待悟即爲等待他悟郎此便是攔頭板則工夫再不得入矣又曰者事須是勇猛漢子做

利根人多生得夙慧今生遇緣當下便了有不從參入者但要保任去透脫去如六祖便是其人鈍根人如何只要自肯鈍根不巧就從鈍處得力

咬定話頭一切時中都用得着便刀山火聚上去也用得着者便是得定力處若有絲毫迴避便全身墮落矣

參禪人不得坐在潔白地上此是千生萬劫陷坑我欲爲衆說破故作攙板歌

教眼宗眼原無二眼求明師提宗全撫教語

邪入恐人一向無義路邊錯下脚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見我註金剛法華楞伽楞嚴等經書從情識不到處沒義路邊進出者拈取却欲以教邪宗學者當自得之

在東海時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發光河山震動境界得相應慧有頃悟入楞嚴着緊處恍然在目急點燭書之手腕不及停盡五鼓漏而楞嚴懸鏡已竟矣侍者出候見殘燭在案訝之

菩薩全以利生爲事若不透過世間種種法則不能投機利生

學佛先發大悲心破我執爲主

舊公案在今時人以妄想量度則鐵鋒不對

矣縱會得說得亦於己分上無力

動中會易入靜中入無力

從外知見入者無力自性內會入者得力

問從緣薦得者如何緣有二見聞緣有退失境界緣無退失虛實不同故

衆生欲恐二乘生恐菩薩無生恐佛寂滅恐只一佛知見是正却有菩薩知見二乘知見衆生知見外道知見諸皆淆譌所以世尊種種方便只要了一心入正知見名佛知見了得生滅心寂滅卽了得生死

如何是向上秖有箇放下

祖師語句句活學人當實法則句句死

日用工夫只消看破妄念不被他使無別用心處

一切空不下時如何只了知是假一切能空一切能輕

菩薩住在極樂做甚事我要扯他出來

念佛阿彌陀句原同一話頭今人却便會到西方去也

一切是幻人人曉得須有主張幻的作用方不爲幻轉在海印時偶想六祖夜半人來斫頭公案便欲學其定力每夜開門習觀想假若有人來要借頭便歡喜捨之今夜然明夜亦然久之覺有定見力在忽一夜賊盜入予曰第呼來明燭正坐無怖怯心其人及門乃敬六

匍匐不敢入一長大漢也予呼謂此間無所有命取庫中二百錢與之若先無主張便惶遽了也

住五臺山中喧聲如百萬鏖戰無有一息能安者一日聽泉極衝激處頃之忽然不聞緣

舉念何故又聞乃向極沸處坐若干日坐久之水聲寂然自此水聲不斷如不聞也此後安住山中不復爲喧嚷動矣

在東海時值皇太后遣內官齎銀若干至弗敢拒也度不可濫承當念地方饑荒可借以普太后之施內官不可予告以各縣該地方受施者造一册還報如之其後兩宮聞而大喜及至被難時竟得此一事力乃知臨財不可苟也

在嶺南時人情未熟崖岸在不能使人狎無可親者有小孩兒欲近之輒畏我去一日學獅子調兒法勉自倒身昵狎之與之果蘇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日來親也

初參謁某總府持揭庭下移時不命起去心

解得應自呼名稟見耶顧不能出諸口如千鈞重無可奈何時奮自稱名某稟見乃得起去明日參謁復然竟一歲不少假借旁謂武人何知破常格待善知識也最後約同謁撫院日總撫備一舟裝齋飯果品如賓席邀請過舟作禮揖上坐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讙談促膝以別乃歎宰官中大有深心人在何問武耶

讀書不細心體認不得其用予註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更數日思其合處不可得乃從他借一弓并弦張而懸之壁間坐卧視之又二日忽悟張字對弛字說弓弛時弭高而有餘弭下而不足則無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弭補弭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爲用主施而不主受適合之也

重爲輕根二句亦稽數年不敢草草解正當南行之日孤坐舟中情景無聊輕重靜躁之解恍然目前始悟太上語旨蓋身試之而後見未可謂紙上陳言無眞味也故道德一註歷十三年乃脫稿非草草也

予著經必是凝神入觀體契佛心機俛忽自迸出者方副之紙若涉思議郎不中用

化生儀軌

語曰聖人不出世萬古如長夜故我本師釋迦文佛示現王宮出家雪山六年苦行悟道成佛於鹿苑說法度生當佛未出世時西天外道有九十六種各立門庭皆稱師長及佛成道說法之時諸外道一一歸依出家爲佛弟子依教修行證阿羅漢果故今靈山一會一千二百五十餘人皆是外道之儔也當是

時也有信佛者則皈依佛法依教奉行其不信者則生驚疑乃至種種魔害毀謗墮惡道者不可勝數是知今之佛法未行之地皆似佛未出世之時智愚賢不肖雖有疑信之不一是皆不知我佛出世之本懷及度生漸次方便之軌則也故今略述化生方便之次第使未聞未信佛法者知我等爲僧化生之法門非是一事一行一門而可入也故曰方便有多門歸源性無二要之四十九年皆隨機大小淺深之序所謂教不躐等也幸宜委悉勿謂常談

一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世間所謂開示衆生佛之知見使其悟入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所云一大事者謂要衆生知生死爲一大事也佛知見者乃衆生各各本有之佛性也由

迷此佛性而成生死今要出生死苦必以悟佛知見爲第一義如此豈非佛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出世間是則禪道悟心一路不待達磨西來然佛特爲此事而出世也爭奈衆生歷劫以來貪瞋癡愛煩惱惡見迷之已深不堪頓示悟心之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說三以此故有三乘漸次之設所謂小乘中乘大乘也至有不堪小乘之法者則設五戒十善爲人天善果且免墮三途地獄餓鬼畜生之苦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絶今爲佛弟子遵奉佛教以度生爲事業若不漸次方便誘引入道一旦示之以大法則反使橫生疑謗自取三途之苦是以醍醐爲毒藥矣乃不善巧之過也故今遵佛所制在家善男子名優婆塞善女人名優婆夷當持五戒以修人天善果在家五戒者

一不殺生 此戒感將來長壽及如意眷屬和合現在子孫昌盛之報

二不偷盜 凡不與而取皆名爲盜此戒感來世得大富饒衣食豐足所求如意之報

三不邪淫 非己妻妾妻生淫欲名爲邪淫此戒感來世得妻妾貞良父慈子孝眷屬六親和合之報

四不妄語 凡言不實鬪構兩家名爲妄語此戒感來世智慧過人言詞真實聞者皆信依教而行之報

五不飲酒 酒能昏迷亂性發狂生禍惡衆惡之本此戒感來來智慧明達識見超越之報

右上五戒乃我佛出世初爲世間在家之人特設此教令人依戒修因則不負此生免墮惡道能感來世不失人身得長壽大富子孫家道豐盛文明特達之報凡今高官尊爵富厚豐盈聰明利達之人皆從修持五戒中來

然此五戒郎儒門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故佛法有裨王道者以五戒化人則無詞訟省刑罰家治而風淳矣此吾佛最先所設化生之儀也今世俗之人不知佛法全無好善之心而返生謗佛謗法謗僧之見是自甘愚迷自取苦趣耳又有一等之人雖能喫蔬而不知佛法正修行路聽從無爲外道邪人不敬佛祖天地不孝父母不燒香禮拜三寶專一味邪行邪說盲盲相引相聚妄談以爲傳法全不知有正修行路而返謗佛法僧堅執不化此乃最愚癡人是可憐者郎今奉詔旨所當禁者是也惟願當世高明君子辯白邪正是非凡遇此輩邪當開示令其捨邪歸正不但護佛法是亦有助於王化也然學邪學正總是一念善心可惜不知是邪而誤墮今若知非又何不捨彼邪徒而爲眞正善人爲聖世之良民乎

右上五戒乃佛教修人道之因果又設十善業道爲人天之因果所言十善者

一身三惡業謂殺盜淫若斷此三惡則名三善道

二口四惡業謂妄言綺語兩古惡口若斷此四名四善道

三意三惡業謂貪瞋癡若斷此三名三善道

如上十惡乃常人日用而不知者今若能斷此十惡則名十善爲生天之因是爲純善之人此十善法郎儒門正心誠意修身之道也若果能修此則現世爲聖爲賢則定感來世

生在天宮受勝妙樂此萬萬眞實之行世人何故愚迷不知而專向邪道爲得豈不辜負此心哉

如上五戒十善乃吾佛特爲世間在家之人所設之教要人依此修因不失人天之福此金口所宣不妄之談若不遵此修總是邪道非正行也總肯苦心修行都無利益反增苦果是謂以苦捨苦吾佛已深痛之矣今世間五部六冊之說乃外道邪人妄稱師長偷竊佛祖言句雜集世俗鄙俚之言以惑愚民所謂邪道亂眞者卽今聖旨所禁皆此輩也在家之人旣有好善之心何不歸依三寶而必墮此邪法豈智人哉

又觀今世好善男子已能歸依三寶以自恃世智聰明伶俐之見便生下劣魔心薄五戒十善而不爲以好禪爲上乘三業不修乃以祖師現成公案看了幾則記在胸中便逞利口動使機鋒當自已妙悟以此爲是全不知非又且誹謗大乘經典爲文字不足取又笑眞修實行之僧爲小乘妄起種種邪見全不信有因果罪福甚至慢佛慢法慢僧殊不知自墮愚迷業障坑中妻子聚首衆苦熱惱交煎且妄指目前是道如此愚癡之人是爲大可憐憫者旣有一念向上之心何不眞眞實實做些着落工夫所謂說得十分不若行得一分如此妄談譬如貧人妄稱帝王自取誅戮可不哀哉奉勸世之善士聰明利根有志出生死者當自量根器參禪固是向上一着以此乃佛祖專爲上上根人說在諸人試自點檢果是上上根人否果能一一頓悟否果

能當下便了百劫生死否如其根非上上郎宜量自己力專心修淨土門回向西方願生極樂永捨娑婆之苦此一法門從古修因僧俗依之出生死者不可勝數所謂萬修萬人去最是穩穩當當一毫不錯之大法門也祖師云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以此法門全不悞人若能放下身心依此修行所有應行規則略示於後

一淨土一門徃徃士大夫談說專爲中下根設殊不知此門三根普攝無機不收最爲廣大且又簡而易行郎古之祖師悟道之後回心向淨土者不少如永明中峰諸大祖師非一人也但修行念佛有上中下三根不同故淨土九品亦因根有別也

然淨土有三種者一常寂光土二實報莊嚴土三方便有餘土此郎凡聖同居土且此三土修因不同故所感各別試略言之

一常寂光土郎圓覺經所云大光明藏此中聖凡平等依正不分唯佛法身湛然常寂乃諸佛所證法身境界此唯從上諸祖一念頓悟法身妙契同體入佛境界者所居此正上上根人之淨土豈可輕視爲中下人設也

二實報莊嚴土此郎二十重華藏世界乃我盧舍那佛曠劫修行感稱法界量無盡莊嚴之妙土郎華嚴經所說重重無盡世界莊嚴者此乃報身佛所居單爲十地菩薩轉大法輪之淨土郎二乘聲聞不見不聞此郎法華會上諸授記之人待多劫修因將來所感此中一分之淨土此殊非尋常易易可到也

三方便有餘土亦名凡聖同居土此正九品

分別乃阿彌陀佛之化土也以華藏世界有二十重從第一重有一佛刹微塵數世界圍繞下小上大如倒浮屠從此以上倍倍加增至第十三重然此娑婆世界乃十三重之中心主刹其極樂土與娑婆正等從中至西華葉邊際故云過十萬億佛土之外與娑婆並列者以十方佛土獨有娑婆爲穢惡土石諸山雜穢充滿三途八難衆苦所聚名爲堪忍衆生剛强最難調化故我釋迦文佛縱以十善化導人天亦在生死之中未出輪廻若參禪悟心又難頓悟故設念佛求生淨土一門名橫超三界以伏阿彌陀佛因中願力云十方世界衆生有能念我名號不生我國者誓不成佛以伏此願力凡念佛者彌陀定來接引生彼淨土故易生耳然此淨土開有九品

者若參禪悟心未能忘心境者則生上上品有念佛一心不亂者則生上中品有參禪未悟持名精純萬行莊嚴則生上下品若修萬行持大乘經專持名號志願往生則生中三品有精持五戒十善專心念佛發願回向不論僧俗多生下三品此雖未斷煩惱以但得生彼國見佛聞法居不退地永不落三界生死從此發願再來三界度生則來去自在不被生死苦惱羈留所以永明禪師說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是也此一法門一生精誠可辦一得生彼頓脫生死永出輪廻如此直捷法門又何患而不修且薄之耶然參禪了生死難念佛了生死易只要當人一念眞實肯切苦心耳從古生淨土者無量無數皆世人眼見而不信又有何法可信耶今奉勸高

明智士當信自心不可謬信邪說也郎在法門中有禪淨兼修之士甚多如永明所說念佛參禪參禪念佛所謂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將來作佛祖此亦最上之行也與夫妄稱悟道隨大妄語者天淵也

敦六　十三

惟夫一切衆生自迷本有之佛性墮落三界生死輪迴六趣苦難之中長劫沉淪不得出離者皆因貪瞋癡愛以資淫殺盜妄諸惡之業捨身受身皆以淫欲而正性命生生世世父母妻子六親眷屬恩愛牽纏三界大火所燒無有一人能免之者故我本師釋迦文佛於常寂光土興起大悲救苦之心捨自性法樂從兜率降皇宮入母胎捨父母妻子割斷世間深重恩愛頓棄金輪王位走入雪山剃除鬚髮六年凍餓苦行修持乃至悟道成佛此乃是第一箇爲生死出家之樣子也及成佛後又遭魔害受金鎗馬麥之難種種堪恐捨捨身命受盡無量魔怨之難說法四十九年只是一念慈悲爲度衆生救令出苦而已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故靈山會上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皆一時英靈豪傑之士學佛所行各各捨離世間父母妻子恩愛依佛修行了悟恩愛得出生死證阿羅漢果如阿難爲佛之弟亦隨出家隨衆受苦此乃吾佛所度弟子出家之榜樣也佛在世時投佛出家之弟子不知修行之法故佛因事設戒令其止惡防非得正熏修故初出家者名爲沙彌則設有十戒及至比丘則設有二百五十戒女人出家名比丘尼則設有五百大戒乃至國王大臣宰官居士與在家出家四衆人等進

修菩薩大戒則有梵網經說十重四十八輕戒此諸戒律乃吾佛法門之家法也故云若人受佛戒即入諸佛位若爲僧不受戒者名爲秃賊盜佛袈裟禪販如來非佛弟子此爲僧奉法之不易也然佛在世時人壽百歲佛當壽百年以念末法弟子無福止住世八十年留二十年未盡之福與後世兒孫故今之弟子供養四事皆受用吾佛白毫光中一分功德即施主粒米莖菜分毫之施利皆佛所留之福田今入在法門爲僧者竟不知佛是何人亦不知已爲何事不知爲何捨父母棄妻子剃除鬚髮不在俗家而住寺中亦不知不耕不織衣食從何而來只道是自已有能化得施主供養更不知施主信心膏血難消將來拖犁拽耙銜鐵負鞍醊償之苦此其大家一齊迷悶而不知者若是如此受用有能巍守戒行持經念佛守本分者猶自可也況又全不知僧體不守戒行縱放身心攀緣俗親出入不忌不避譏嫌乃至違法犯禁全不知非者又非一種矣竟不知爲何出家爲何捨俗爲何剃除鬚髮也不但不知修行之事即燒香禮佛敬奉三寶之心絶然忘之混混一生醉生夢死全不知有出家正修行路即有見者返以爲非此爲最可憐愍者矣佛言三途地獄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始爲苦也總之不知僧爲何物耳故四十二章經云佛言汝等比丘每於晨朝當自摩頭若肯自摩頭則返省自已爲甚無鬚髮也以不知佛法出家規矩故師不成師而弟子亦不成爲弟子上下絶分鳥獸同羣但知衣食爲急

全不知有生死之事不怕將來有三途之苦世間以此習俗成風以爲常事至有離鄉行脚操方者亦止知有叢林粥飯茫不知有佛法禪道此又大可憐愍者矣嗟乎去聖時遥法門頹弊一至於此不可救也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惟今在在諸山豈無英靈豪傑之士哉每於一方但有一二肯發心興起者自然有轉化之機矣故今惟望住刹有志之士各宜思省回頭當念生死大事痛改前非發起一念向道之心發心之初先要衆請善知識秉受沙彌十戒若持十戒無犯則進比丘二百五十戒一一戒條委細檢點乃至進受梵網菩薩大戒以佛設教以戒定慧三學爲成佛之本所謂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爲三無漏學其諸戒相具載戒經請自檢閱不必細列既能受戒之後不論獨居隨衆定要半月半月對佛誦念戒品有毀犯者對衆懺悔改過自新則身心清淨業障消除乃爲出苦之要也既能持戒爲修行之本則當親近佛法縱不能出門他方聽講亦當自已發心專一持誦大乘經典或華嚴法華圓覺楞嚴諸大乘經以種般若因緣或有志專修西方淨土一門則以念佛爲正行誦大乘經爲助行六時發願回向求出生死苦趣如此方不負出家之莫大因緣亦不虛度此生矣若有上上根人發心脫離俗業操方衆請知識志究已躬下生死大事者只須單提一念更不外求此又最上一乘之根器然但發肯心定有發明了悟之時是在各人根器志向何如耳如上所說持戒修行誦經念佛雖不能頓

悟自心亦不空過時光亦不負出家之緣耳若夫悠悠縱情至死無成可不大哀也哉空過今生墮落三途則將來又不知何時出頭也

如上所說在家出家修行之法雖淺深不同乃我佛出世初二十年所說之法也然佛說法四十九年所說之法有三乘謂小中大初二十年但說有教名爲小乘謂有三界生死之苦可出有二乘涅槃可求有善道人天因果有惡業三途之因果一切諸法皆是實有故云四諦之法諦者實也四諦者乃苦集滅道四法也謂實實有苦可受集者貪瞋癡愛煩惱也言此煩惱爲諸苦之因能招苦果故謂實實有煩惱之集可斷也滅者出三界外二乘偏空涅槃以出生死證此涅槃樂故謂實實有涅槃可證也道者乃修行之方法乃二乘人所修厭苦斷集慕滅修道謂八背捨五停心觀謂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又有總相念別相念等觀此名小根所修出苦之法也名小乘教又有一等根器少利者名爲中乘即廣前四諦說十二因緣之法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是名十二有支此十二支該三世因果謂過去二支因乃無明行現在五支果乃識至受現在三支因謂愛取有未來二支果謂生老死憂悲苦惱緣者引也謂三世輪迴因果相緣引而有也以中根人觀此十二因緣有流轉還滅二門謂從無明至老死等爲流轉門若無明滅

則十二有支齊滅爲還滅門逆順觀之則悟無生證辟支佛獨覺之果爲中乘之法也此二乘法說二十年以根機鈍劣不堪受大故爲權耳從此二十年後機漸通泰方說大乘菩薩所修六度之法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此六乃大乘菩薩所修名爲大乘若修此六度單爲下度衆生上求佛果此六度法以般若爲主故佛第二時說般若經有二十二年其經最多來此方者有八部般若共六百卷此經純談般若眞空智慧破前二乘生死涅槃之有見廣說六度乃至四諦十二因緣等法皆以般若眞空爲極則淘汰前執有之見卽如金剛心經皆般若之宗極也以前二乘所執之空乃偏空所謂斷滅之空今此般若乃實相眞空以佛說空假中三

觀乃成佛之妙門惟此般若經一部單說一空觀故爲入大乘之初門爲菩薩修行之妙法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故菩薩利生以智慧爲首所謂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然此空觀一門雖載八部般若之中其實提要只在心經一十四行業已該盡心經一卷又單在照見五蘊皆空一句已盡其義此一句之中若下手做工夫又只在照之一字而已此最簡最要之法門然禪門修行最初用心工夫只一照字卽此一字法門在吾佛直待三十年方說以此看來修心之法豈是尋常凡夫易說易行哉此一字法門是謂教菩薩乃大乘之法也惟佛出世本懷直是要令一切衆生成佛更無別事卽四十九年所說一代時教今爲一大藏經總是學成佛之法門成佛

之方便雖有六度萬行種種多門正意只是三觀爲成佛之本三觀者乃空假中道三觀也一代教中總只說箇三觀若從前來說到般若方纔說了空觀一門以此故知法不易說亦不易入也然般若會上其在會聞法二乘之人皆以般若非已智分全不餐采況親受佛教三十年尚且不信不入如今惡業凡夫口口談空妄說空注無佛無祖無修無證便自稱爲上上根人豈非大妄誕人也唯佛已說般若眞空觀然後纔說假觀此一觀門所說之經乃解深密經所說唯識法門所謂迷如來藏名阿賴耶識依此賴耶具有三分變起根身器界一切山河大地衆生世界之假法乃唯識所變之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有而不實故名爲假問曰然佛因何而說假觀耶答曰由前二乘之人執涅槃以爲實有是墮偏空故佛說般若眞空以破執有之見故令觀般若實相眞空又有一類樂空增勝菩薩執但空而不能涉有不肯度生故佛說一切衆生身心世界皆唯識變現全是假法以此唯識法門和會空有要顯即空之有即有之空眞觀唯識以證眞如此乃教前菩薩出空入假度生之法門也故此一觀門在經有深密嚴等經當說此經時在菩薩大根已能信受其小根二乘畢竟不敢入俗利生故佛說維摩一經以淨名居士示現處俗有妻子眷屬假託問疾因緣與文殊對談不二法門以呵斥二乘激發入俗度生之心其教名爲彈偏斥小歎大褒圓爲小不思議法門以祛二乘狹劣之見此乃吾佛深慈大悲爲

小根人種種方便權巧引入大乘之意也是知菩薩涉俗利生之事誠非小根劣懈之所能堪已經四十餘年教化之功尚費如此方便神力如今現在五濁煩惱生死苦海之人口口談空談禪說道動以向上一着爲已任蔑視正法不懼因果不知揣已妄自狂誕之如此耶以觀吾佛利生之方便權巧費了多少苦心不敢輕易說教人成佛一字令人動說超佛越祖非妄而何可不懼哉

惟吾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所集諸經有一大藏始終只說了八箇字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從初至此已經四十年才說破萬法唯識一句之義然猶未敢顯示唯心之旨以唯心乃萬法之極則也從上已來諸大弟子已聞唯識法門故此以後乃說楞伽經顯示三界唯心法門直欲令人悟此一心以爲極則若攝前二空假泯絕二諦總歸一心然後圓滿一心融歸中道爲理究竟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爲一心一心者名如來藏謂識藏即如來藏非空非有直指一心離名絕相泯絕聖凡不屬修證階差頓觀藏性名爲自覺聖智境界直離一切攀緣妄心但了妄想無性即悟無生是爲頓教法門達磨祖師傳二祖可大師以此經爲心印故此經獨被上上根人其二乘絕分祖師門下故初學參禪要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出凡聖路學是乃純以此經爲宗極也此教乃說一心之極則已經四十餘年多方開示歷過多少法門今方說此經小根尚爾絕分而今之僧俗教眼未明修行無路盲然無知自已心中妄想

攀緣全然不知起滅頭數日夜未嘗一念清凉即以向上離心意識一着以爲已任話頭亦未夢見便開大口說禪其自欺之心何如哉可謂大無慚愧人也可不懼哉且今不但俗人無知妄談即吾法門後學僧徒全未聞佛教修心法門全不知用心工夫但只妄想幾時全無正見便稱悟道自以爲足此又誰之欺誰之誤耶戒之戒之慎之慎之在佛過此四十年後方示一心法門足見法不易說不易修不易悟也

惟吾佛世尊特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世間一大事者所謂衆生佛之知見也以衆生本具佛之知見今迷之而爲妄想生死之知見歷劫以來迷而不知譬如窮子持珠作丐枉受辛勤故佛興同體大悲特特出世而爲開示衆生本有佛之知見使其悟入猶如指示窮子衣裏之珠令其自知得受用耳然佛知見者即是楞伽所說一心名自覺聖智是也一向不敢頓說以觀衆生根鈍不堪受此法故乂默斯要不務速說直至四十年後多方淘汰根機已熟且化緣將畢故說楞伽經示一心法門以爲顯理究竟此後即說法華經示諸法實相以顯事究竟此佛說法之次第也以理事究竟方盡一心之極則故諸二乘人到此始信佛心決定不疑亦悟各各自已本有佛性一向不失譬如窮子乂逃他國今始歸來見父亦信父家業原是已有心相體信堪紹家業故長者委付嘗謂此法華一經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乃佛利生究竟之本懷故佛謂諸弟子一一授記將來必定成

佛且云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一大事因緣已畢故爲終教過此不久即入涅槃然在法華一時已盡吾佛出世利生之本懷至於涅槃一經顯佛性義以收法華未盡之機以破前來弟子未盡之疑以佛說凡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此恐弟子前聞闡提無信之人不許成佛於此生疑故此經說闡提亦有佛性故假廣額屠兒於下屠刀便作佛事此則的信凡有知者畢竟成佛決定無疑如此方盡如來出世一番化利衆生之能事至此已畢故此即入涅槃也如上所說乃吾佛出世一代始終化生之儀軌漸次修因之法門雖觀衆生本有佛性各各具足無不願成佛者但以煩惱障厚罪業根深不堪頓示大法故將一乘法分別說三此乃一乘三乘之所由設也故楞伽已前乃三乘之權教楞伽法華乃一乘之實教故天台判爲開權顯實之教是知四十年前所說皆爲權設故爲根機不等故也

此上所說頓漸不一通爲教義然楞伽頓示一心爲如來清淨禪而教豈非禪宗也至若世尊自云我四十九年未說一字末後拈花示衆人天百萬罔然不知獨迦葉一人破顏微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用付於汝是爲教外別傳之旨從此二傳阿難以至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達磨西來目爲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單傳法門故自曹溪以下二派五宗傳燈所載千七百人皆悟心大士凡有言句稱爲公案以禪本離言但留此一言半句爲心印之證據

如世公庭之案牘非是要人以此爲實法口耳流布以當自已之玄妙知見也然吾佛業已說了一大藏教至若一心法門何所不具而必以拈花爲心要者以一心之旨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以從前聞者雖悟本心然猶未能離相故假末後拈花爲遣執言說之習氣乃治執名言之病以此爲金篦耳今人不知教禪一心之旨乃吾佛化度衆生之方便各人妄執一端以爲必當故執教者非禪執禪者非教然執教非禪者固已自誤而執禪非教者又誤之更甚也以執禪者執愚自是妄認已見以爲自誤非毀大乘了義爲文字以致究竟無成更可憐者觀今末法之世講席已微無大師匠故伶俐少年無多聞慧至有志向上參禪又無決定久遠之志

以無明眼知識但只循情欺誑以致誤墮者多此可大爲流涕者也且又有僧徒妄自以爲悟道者誑惑世俗愚夫貪求供養有歸依者即開示參禪爲向上一着有信之者話頭未熟妄想縱橫熱沸便以印正以爲有悟入處以致誤墮邪見如此爲害更甚此尤不可不知懼而自省也愚見不是不要參禪但說參之不眞又無久遠決定之志妄自爲悟候人甚多愚意假若看教不能參禪與參禪之無決定者總不若專心淨業且不空過一生也智者自能鑒之請各自思量無自欺自誤爲望

竊觀宰官士大夫參禪了悟者從古不少歷歷傳燈所載非一人也今世宰官中有志外護法門多以參禪爲向上者此不比尋常一

栗固自有說蓋昔有法門參禪之士未大悟徹即發願護持佛法者亦有諸祖有大願力度生及菩薩示現救世者亦有昔在僧中參究未透而以習業牽引故今出世者雖在俗諦塵勞之中而宿習一念般若種子光明透露不能自掩故發爲文章功名事業以爲外護法門者種種方便作用不同其行門亦非一種有專向上者有專功行者有建立三寶證願護法者有單爲自己生死者有發而爲忠孝者種種所行皆菩薩道不可以僧中行門一槩視之然在僧中不止禪教二宗亦有苦行頭陀者亦有專修淨業者亦有眞實行門者亦有隨緣佛事助揚法門者亦有持誦書寫經典爲求行門者此皆在佛白毫光中種種因緣而求佛道者亦不可以一槩而取故宰官中凡有護法深心者但取僧中一行爲得亦不必定要箇箇參禪方爲正行耳然參禪雖妙其實非小根所能然在佛世人天百萬獨迦葉一人達磨西來只得二祖黃梅七百餘人唯六祖一人印心豈細事哉若在僧中但有一行可以爲法門正事可以教化衆生即是菩薩故曰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苟一事可取則已超乘粥飯常流空過時光者萬萬矣所謂短中取長則無棄人長中取短則無全人自古世出世間全人之難得也如上葛藤乃至佛化生儀軌之次第在佛豈不要人頓悟自心當下成佛但衆生根鈍不得不施權接引耳古人云僧徒不能了悟自心且於教法留心時光亦不空過予則謂今之僧徒縱不能參禪看教有能持戒誦經作福

護法者亦說勝尋常魔種萬萬矣在居士中但能持齋念佛助揚三寶者皆眞實行矣是在諸佛之所望也願諸方高明達士當自信之慎毋以愚言爲妄也

化儀之餘

示宜章衆道人 卷六 二十六

老人於癸丑冬日自粵東杖策來南嶽道經宜章善男子鄒紹楨等二十餘輩迎老人於經堂殷勤頂禮而作供養求請開示略說法要一宿而行既而老人隱寓靈湖關若建諷誦華嚴道場乙卯夏六月紹楨等遠來瞻禮正值老人爲衆講說金剛般若隨喜聽聞大生歡喜拈香請示在家修行捷要老人因示之曰宜章當深山僻地無善知識經過在家善信雖多未聞正法今衆等各宜精持五戒以爲正行此五戒者乃吾佛專爲在家善男子說此五戒即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也故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是故在家善士應當奉持既持五戒不可聽信邪師邪教妄說法空撥無因果斷滅佛種造地獄業只當專依佛教修西方淨土法門一味以念佛爲正行然淨土一門接引衆生利益最廣古今念佛得往生者甚多但以專精爲主不是一月一兩會念佛幾千聲如此便作正行也第一要發心深厭娑婆是苦志求捨離存想西方淨土蓮華化生念念定要往生彼國親見彌陀以爲本願每日早晚要刻定功課或持金剛經或持彌陀經或持往生呪定要念佛回向西方發願往生以此爲定規二六時中無論閑忙動靜將一聲阿彌陀佛持在心中念念

卷六 二十七

不忘心心不斷乃至睡夢之中亦不忘失如此打成一片無有間斷名爲一行三昧此念純熟一切境緣不被打斷開眼合眼一聲阿彌陀佛明明現前將一切世間父母妻子種種恩愛妄想業念都被一聲佛號消磨清淨如此即得自心清淨經云心淨則佛土淨如此念佛如此用心念到臨命終時單單只有一聲阿彌陀佛現在目前一心不亂自然得見阿彌陀佛親來接引一念之頃即得往生淨土從此即得永脫生死之苦高登極樂蓮華化生便是一生念佛之效驗也如此精專若不往生則諸佛墮妄語矣若是悠悠歲月口說念佛心無實行是爲自瞞自欺豈有效驗之時耶善男子等旣發信心當行實行萬勿自欺

涌泉寺湖心寺十二時念佛規制

佛說衆生生死長時以積日夜以至劫數輪轉不休不息由念念妄想攀緣曾無一念之暫已者以妄想不斷故生死無窮長劫迷輪無暫停寢職此之由也佛說種種制心之法皆止輪之墊耳法門雖多以衆生垢重識昏難以攝入故唯念佛一門最爲提要所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以衆生一切妄見皆屬生死獨許見佛之見爲出生死法然見佛必從憶念而至妄念日夜無間斷時特以念佛斷之此遠公之匡山蓮社六時刻漏所由作也是時社中百二十人稱高賢十八而已斯則眞實念佛者又不多得今之視念佛爲末品豈眞知也哉近代惟牛山以念佛爲行且以煉魔爲名則苦於鉗錘太緊雖日

夜不斷歲止三冬而人非一律亦難於長久
項雲棲力主念佛雖日以四時然於夜有睡
眠又費呼喚警醒法欠微密今法師佛石玄
津各發心以十二時爲請此法固綿密而動
靜飲食似難歸一若調理有度設法得宜此
又古今之良規也請益老人因爲創立規制
庶事不繁而人心一致此乃微密妙行也乃
爲之制條牒如左凡念佛會建立隨人隨願
廣狹不一若力大則堂多力微則堂一人亦
如之但人不論多少均派六班晝夜班各二
時照香輪流出班禮誦行道懺悔而餘皆靜
坐隨閑默念或習觀門願者隨之此則靜多
動少不繁不亂而佛聲不斷則妄想不生如
相呼相喚不昏不散又則動靜一如自他不
二寤寐恒常此則不起於座頓見彌陀是爲

第一如意妙行至若飲食亦宜如法調之務
使內外一如則人我兩忘是非俱泯而道場
之安恬寂漠亦無如此之妙者老人深思此
法惧脚跟未措尚未遂心故特示之代爲前
驅他日觀聽者衆必處處建立而淨土將徧
寰旦矣是有望焉

宗鏡堂結修證道場約語

佛說一大藏教備列衆行總歸修證以爲究
竟所謂依一心以建立萬行以萬行還證一
心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
原夫法界不屬迷悟聖凡良由無明不覺迷
此一心從迷積迷造種種業自取輪迴生死
之苦所言修證者但以淨除自心之三障復
還自心之本體故名爲證非離修外別有證
也是以佛祖教人修行之訣必先了悟一心

淨除三障以心難悟故設觀以通之障難除故設懺以淨之卽華嚴法界圓宗尊普賢爲毘盧長子而十種願王以懺悔業障爲前列也是以從昔以來若天台親悟法華三昧猶尊懺法爲妙行設有儀軌卽永明大師乃淨土中人尚謹遵而力行之況其他乎嗟哉末法去聖逾遠衆生垢重積迷逾深旣無了悟參究之功又乏懺摩悔罪之行將何法可望出生死乎惟永明大師錄一大藏歸唯心之旨著書百卷名曰宗鏡至今尚存淨慈其書廣明一心如揭日月於中天朗萬法之幽邃學者苟能親習則徹見自心不竢更悟證入之要無出此矣大師生平自行日課誦念法華經一萬部秉天台法華懺儀依法修持率以爲常故現住世時則冥府帝君圖其像以瞻禮之以其行超生死實證唯心者乃其人也今也其書現行堂具存孰能過而問焉者乎玆玄津經法師乃其的嗣自幼出家於其寺薙髮之日卽問大師之名何如人遂發心願禮其塔是豈往曾親近爲侍者乎大師塔已湮堂已圮公能力起而恢復之大師之眉光復放於山川草木之間者非無因也今諸緣小集公願暢明宗鏡之旨精懺悔修證之業將結眞實法侶一十二人效圓覺之軌則誓爲長期歲分四時每時擬二十一日爲懺

（數六）

法遵法華懺儀餘則日披宗鏡録了悟唯心（三十）疑則爲衆發明的旨不假枝葉但取直捷爲本衆冀其實證其以入期之衆爲表率將引本山弟子爲禪雖調其羽翼雙舉飛騰法性空遠登覺天而朗慧日在斯舉矣其結制規

約因事施設務簡而易行眞而無僞以踐實地然四事所需力不自持以安居不能效如來逐日行乞之軌又不敢覬天人送供之儀而藪名取實發心供給則有望於發心之檀越今有居士譚孟恂力任先登一切有緣靡不歡呼響應矣以諸法從緣生佛種從緣起是則今日之緣雖近而成佛之遠蹈實借此爲最初之方便也諸人聞而歡喜遂破其端則究竟之果是在諸同緣同行同事同心一發勇猛之力耳若以世間生死之心而易出世之心以滋罪之財而養定慧之命諸有智者何慮而不爲耶苟生一念疑心則當劫錯過百千萬劫矣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六

音釋

廬 於刀切 音饒
蓏 郎果切 音裸
廓 古晃切 音廣
覬 几利切 音冀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七　敦化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夢遊詩集自序

集稱夢遊何取哉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乃紀夢中遊歷之境而詩又境之親切者總之皆夢語也或曰佛戒綺語若文言已甚況詩又綺語之尤者且詩本乎情禪乃出情之法也若然者豈不墮於情想耶予曰不然佛說生死涅槃猶如昨夢故佛祖亦夢中人一大藏經千七百則無非寱語何獨於是僧之爲詩者始於晉之支遁至唐則有釋子三十餘人我明國初有楚石見心季潭一初諸大老後則無聞焉嘉隆之際予爲童子時知有錢塘王芝一人而詩無傳江南則予與雪浪創起雪浪刻意酷嗜遍歷三吳諸名家切磋討論無停晷故聲動一時予以兀枯禪蚤謝筆硯一鉢雲遊及守寂空山盡唾舊習胸中不留一字自五臺之東海二十年中時或習氣猛發而稿亦隨棄年五十矣偶因弘法罹難詔下獄瀕九死既而蒙恩放嶺海予以是爲夢墮險道也故其說始存因見古詩之佳者多出於征戍羈旅以其情真而境實也且僧之從戎者古今不多見在唐末則谷泉而宋則大慧覺範三人在明則唯予一人而已谷泉卒於軍中所傳者唯臨終一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而化大慧徙梅陽則發於禪語有宗門武庫覺範貶珠厓則有楞嚴頂論其詩集載亦不多顧予道愧先德所遭過之而時且久所

遇亦非昔比也丙申春二月初至戍所癘饑三年白骨蔽野予即如坐屍陀林中懼其死而無聞也遂成楞伽筆記執戟大將軍轅門居壘壁間思效大慧寇巾說法搆丈室於窮廬時與諸來弟子作夢幻佛事乃以金鼓爲鐘磬以旗幟爲幡幢以刁斗爲鉢盂以長戈爲錫杖以三軍爲法侶以行伍爲清規以納喊爲潮音以參謁爲禮誦以諸魔爲眷屬居然一大道場也故其所說若法語偈讚多出世法而詩則專爲隨俗說也雖未陞法堂踞華座拈槌竪拂而處塵勞混俗諦頓入不二法門固不減毗耶特少一散花天耳其說不純以對機不一乃應病之藥固無當於佛祖向上關其實爲上下千載法門一段奇特夢幻因緣及蒙賜還初服之南嶽匡廬又若夢遊天姥也二十餘年侍者福善日積月累門人通炯從居五乳編次成帙向有求者未敢拈出恐黜清淨界中新安仰山門人海印請先以詩次第梓之予知醒眼觀之如寒空鳥跡秋水魚蹤若以文字語言求之則瞽目空華終不免爲夢中說夢也天啟元年歲在辛酉春王正月上元日匡山逸叟憨山老人釋德清書於枯木菴中

征途述懷十章章四句

矯矯冥鴻載飛且鳴哀哀求侶悲此遠征 一

火雲若流白日如矢遐征不歸誰其念只 二

濯泉洗耳采薇充饑我豈無心彼何人斯 三

紫芝英英白石燦燦邈矣懷人夜以達旦 四

誰云滴水可以穿石孰云忘憂我心如織 五

日亦可冷風亦可繫憂從中來不知所自 六

亭亭長松猿鶴依只悠悠白雲我心逝矣 七
載饑載渴易飡易飲嗟彼醉夫難以獨醒 八
有酒有肴實爲友朋惟玄惟漠尊罍久空 九
嗟彼行人徃來相顧扣其所以莫知其故 十

感時詩十五章章四句 有序

頃聞四方連年水旱加以蝗災民生惶惶朝不待夕有司請告皇慈愍之內外公府齊發金穀出賑百僚仰德各捐俸一年以助昔所未有感之以詩

上天好生胡爲其慾斯民求安曷爲不然 一
滔滔洪水禹則治之淫雨橫流孰能禦之 二
甘露瀼瀼時雨如漿片雲不興我民惶惶 三
雨澤愆期民之瘁矣矧此旱魃爲祟甚矣 四
蝗飛蔽天胡爲而然嗟膏食脂使民睊睊 五
民之所親食逾父母易子而食斯言良苦 六
維皇之天斯民是愛斯民之命皇天是賴 七
皇仁浩浩施金與穀誰能噀水使天雨粟 八
以敬其天雨暘時若以哀其民所施逾博 九
報功之賚上天所司匪曰同胞孰能畀之 十
邈矣上古嘉禾自生哀哉末運播植不登 十一
蠢蠢之生孚實同之皇皇上天孚共戴之 十二
安得地肥不勞民力安在軒皇任其食息 十三
康衢之民無時不有陶唐之化孰云匪久 十四
時之徃矣不可輓也民生苦矣不可緩也 十五

咏懷 園中作

大塊總微塵滄溟一滴水茫茫宇宙間代謝無停止達人縱大觀上下千萬紀歷覽在目前賢愚可屈指美惡不足稱是非安可擬仲尼重知命老聃貴忘已惟我大雄尊超然出生死世界等浮漚身心類塵滓幻化祇如斯

榮辱何憂喜顛倒任空華吾視此而已

廬陵淨土菴受王性海諸居士齋因懷汪使君

廬陵一粒米價重過須彌須彌尚可碎此粒無壞時化爲香積飯轉作淨土資拈來信口食一飽忘百饑如食金剛屑終竟透出皮此土多蓮華衆妙香芬披一人坐一華左右相追隨光明映日月彈指超僧祇華中少一人悠悠勞我思

廬陵喜再逢王塘南翁 有引

余二十五歲曾遊青原晤翁時年五十今復晤之又過半矣宛然在昔以翁精心白業色若嬰兒感故念今喜而賦贈

人生一百歲四分二十五初逢半之半再會十之五君已過三分宛然似初覩面如嬰兒

色骨似金剛股心想入蓮華音聲出天鼓端坐七寶臺經行衆香樹不離五蘊身便是清淨土打破頻伽瓶即見華中主與君雖別離恰是相逢處

六詠詩

心

金翅鳥命終骨肉盡消散唯有心不化圓明光燦爛龍王取爲珠照破諸黑暗轉輪得如意能救一切難如何在人中日用而不見

無常

法性本無常亦不墮諸數譬彼空中雲當體即常住聖凡皆過客去來無二路是生不是生非新亦非故智眼明見人此外何所慕

苦

夢入大火聚怕怖多憧惶正當苦惱時滴水

便清涼水盡火復然念慕何慨慷及至醒眼觀向者誰悲傷

空

須彌橫太虛大地浮香海六塵蔽性天四大遍法界刼火洞然時此箇壞不壞何必待燒盡然後無障碍

無我

一水作衆味酸醎苦辣具以本淡然故而能成衆事若實不隨者安肯隨他去唯有不隨者誰能識此趣

生死

生死不流轉流轉非生死若實不流轉生死無窮已諦觀流轉性流轉當下止不見流轉心是真出生死

苦熱行

人世苦炎熱余心何清涼直以無可觸故能安如常譬若火浣布得之愈增光視彼區區者錯然誰敢當

月夜過三峽

扁舟載明月隨流競奔頹帆影似轉變月光無去來心境本寂滅死生安在哉所寓即常樂此外俱塵埃

懷淨土詩四首

嗟哉堪忍土多慮而爲人憂來百念結綢繆役其形衆苦集微軀臭腐搏青蠅憒憒不自知營營竟朝昏明潔日以虧汩沒疲精神安能滌情垢一旦迈而眞長揖大火宅從此謝囂塵逍遥清淨土其樂方無垠

我聞至西極有國名極樂妙嚴飭宮殿寶網珠絲絡天人普集會光明相映奪園林敷雜

華空中散天樂蓮開八德池香浮七寶閣微
風吹簷端雲間響金鐸衆鳥相和鳴法音恣
宣說凡情一經耳衆苦當下脫
極樂本非遥駕言十萬億但能一念淨觸目
現前是蓮華生欲泥清涼發焰熾兎礫等瓊
瑤寶林出荆刺念結阻山河想銷破幽滯險
道登坦途情根證初地誰知微密中淨穢苦
樂具試觀空中華起滅了無際
苦因增愛生樂從清淨得譬若夢中人貴賤
匪外覓情想本無端苦樂非預設瞻彼晴空
雲倏忽多變滅愚者執爲眞逐境勞欣慼達
人貴朗照了罔淨陳習一悟永不迷靈淵常
湛寂願乘白毫光端居極樂國

采珠行

灼灼明月珠産向深淵底從空撈攫之魚龍
盡驚起鮫人相抱泣泪淚忽成雨腥風撲遠
岸鯨波奔萬里密網垂天雲輕帆展鵬翼一
擘川后愁再擊海若徙盡剖蚌蛤腹不補蒼
赤髓安得如意珠持歸報天子神光發中夜
龍顏大欣喜七寶隨所求四事盡豐美展轉
濟孤貧利樂無窮已罷賞戰勝功傳爲灌頂
祉罷此批鱗役聊以釋附觧滄海不揚波溝
瀆清塵滓願祝吾皇壽量同東海水

咏龍

變化無端倪噓吸作雲雨膏澤潤蒼生滂沱
霑下土倏忽遍九垓頃刻被寰宇豈若沙中
蟲與物同臭腐

咏虎

長嘯發空山悲風振林木颯颯秋雨寒凄凄
夜鬼哭腥膻徒自矜皮毛甘可服何如偃鼠

安飲河期滿腹

贈曹溪行脚僧 有引

南韶觀察祝公下車之初痛念祖庭荒廢極意整頓且自號爲曹溪行脚僧感而賦贈

曹溪行脚來元自曹溪去久假而不歸忽憶曹溪路即墮宰官身依然無所住任運大化中襪襪安能韄猶記別時言菩提本無樹以是不迷人觸目多感悟隨緣到故鄉萬山滿烟霧未入曹溪門此心已如故況見昔時人凄然瀝情素提起屈眴衣宛若初分付椎碎墜腰石打開寶藏庫撥出如意珠獨誇長者富三車隨所施諸子忽驚怖一喝泣鬼神片言逐狐兎飄頓潛蹤龍蛇喜交錯經行寂滅場往來憑杖屨穿破礙底雲踏乾草頭露

[illegible]礫盡生輝靈源永不涸誰知先後身主賓自相顧願執漚和鞭長驅白牛步

酬董國博崇相過訪曹溪

君向曹溪來直入曹溪路溪上忽逢君乍見已如故一笑心眼開主賓忘禮數促膝坐更深歷歷披情素高懷皎氷雪清言振金玉俯視六合空長驅千里步歲暮事遠遊理冥無去住把手送君行溪橋獨延佇

緣槐社諸子過訊予時掩關未面而去示之以此

炎炎火宅中一片清涼地雖從長者施實係君王賜法侶喜相過高懷發幽秘洞見未語心直達無生意何必問毗耶此中眞不二

董太史玄宰寫雪山圖贈予之雷陽賦答

五臺三伏天江南臘月樹孤蹤空裏雲餘生草頭露寒熱本無端南北任去住隨地足清涼此中何所慕

癸卯初度自五羊之曹溪舟中作

今朝五十八明日五十九未來不可思過去何所有世相空裏花毀譽鏡中醜不推羊鹿車喜隨牛馬走自愧膝穿蘆却怪肘生柳髮散少冠束面厚多塵垢戰退生死軍打碎無明臼使盡老婆心笑破虛空口兩岸既不容中流非所守來往任風波去住絕偕耦天際望長安寒空一回首回首問時人誰是儂家友

遊方廣寺

朝披南嶽雲暮宿方廣寺岩窅一徑深千峰鎖幽秘儼坐青蓮華頓入清涼地流泉和松聲如對談不二但絕世間心莫問西來意安能結枝棲以滿居山志休息芭蕉身滌唾空華事從此謝塵氛永絕生人累

遊南嶽登祝融峰

我懷南嶽山夢想四十年天際七十峰居常在目前自愧無羽翰況爲形纍牽須踐故人約始得恣遊盤攝衣登祝融一望空楚天湘流引疋練星斗如腰纏去天不盈尺恍惚隨飛仙睥睨萬象小世界如彈丸身已入空虛足底浮雲烟若御冷風去從此超塵寰回首思古人三生竟何緣曹溪一滴水化爲霖雨露焦枯發靈芽法鼓醒瞎顛如何獅子窟今令狐兔潛梵宇空寥寥慧燈昏不然誰秉照天燭一破長夜眠徘徊轉悽惻飲泣如流泉安得巨神通彈指變大千頓成七寶土遍地

敷金蓮一覩空中雲普集諸聖賢

別南嶽山人鄺某一

我從曹溪來擬向山中老山靈不我欺滿目雲霞好歷覽古道場金沙墮叢篠嫩殘煨芋處幽蹤莫可考遙想磨磚師成佛苦不早獅子窟中王誰能犯牙爪法雨久不潤靈苗竟枯槁嗟我來何遲臨風增懊惱幸遇飡霞人相期出世表欲與坐深巖玄言窮要眇愛此高尚心眞能謝紛擾蓮華社未開又取東歸道良以天屬情曰久縈懷抱今暫辭雲山此心終未了我登江上舟君隱山中豹因思李鄴侯君閒恐不保但留窻前雲待我歸來掃

從南嶽東遊江上留別方覺之

與子江上逢擬結山中好相期臥白雲可共終休老山靈不我留拽杖辭窈眇子亦倦遊

人志在烟霞表潛神衆妙門久欲辭紛擾衷情繫所天未即恣懷抱今我駕慈航揚帆涉浩渺與子雖別離因緣猶未了假我未窮年重拈一莖草遲爾婚嫁畢歸來時尚早

別衡山解嘲

空林臥不堅復理策歸櫂縹緲辭雲山纏綿縈懷抱衡嶽七十峰久欲恣幽討適來即便去返遺山靈誚歸來既已遲言別亦何早我本山中人丘壑宿已飽杖屨烟霞生坐臥麋鹿遠眼耳不容塵心光離昏曉四大如空谷六根絶紛擾到處即深山何必戀枯槁試問山中人靜縛何時了打破琉璃瓶始識隨緣好

武昌逢石浪岷嶽二禪人還蜀省親因示

我本行脚僧忽逢行脚客借問行脚事相視無言說匡廬一片雲峨嵋千尺雪箇是行脚心去來水中月因思母子情念念不相隔今歸承歡顏恰似未曾別奉盂不奉甘問冷不問熱劈破娘生面乃見不生滅方是行脚人到家之時節

示聞子與病中

病從有我生我因煩惱集煩惱癡愛滋生死輪不息情根如機梭妄想相交織織成幻妄身衆苦皆叢積求出苦方便慧劍急揮斥斬斷妄想絲根境當下寂一念了無生四大各歸一求我不可得病從何處覓

歸匡山

余少志遠遊三十住山俄二十年忽被業風吹入幻海二十餘年而此一念未離寒巖氷雪中也頃幸晚歸匡山以遂投老盍年七十有二矣嗟嗟浮世人生幾何視此餘生如西山落日浮光瞬息乃爲詩以紀之

浮世無百年夢遊七十餘幻海渺洪波彼岸無方隅一葦隨天風飄飄任所如歷覽周八荒險阻非一途神疲力已倦削跡爲遠圖烟霞結夢想巖穴心久辜垂老方遂志拂袖歸匡廬一超濁世緣衆念悉已枯千峰抱幽壑邈與人世殊七賢列雲中五老頻招呼眉目時相對嘯傲多歡娛明月有時來一鏡懸空虛清光入蓬蓽照我顏色舒白髮對青山形影如氷壺頹然踞石牀日夜雙跏趺返觀未生前本來一物無了知幻化緣胡爲有生拘從此脫紛紜高登常樂都

寄錢太史受之

匡廬列雲霄江湖邈天際地湧青蓮華枝葉相鮮麗瞻彼華中人超然隔塵世夢想五十年良緣圖未遂偶乘空中雲隨風至吳會東南美山水醞藉多佳士一見素心人精神恍

（敎七）

如醉未語肝膽傾清言入微細相對形骸忘

（十三）

了然脫拘忌精白出世心太虛信可誓苦海方洪波願言駕津濟把別向河梁遂我歸山志長揖迈匡廬藏蹤杳深邃五老與七賢日夜常瞻對誅茅臥空山烟霞爲衣被視此芭蕉身一擲如棄涕緬想未歸人馳情勞夢寐安得駕長虹凌風倏然至暫謝塵世緣入我眞三昧

歸宗登金輪峰禮舍利塔

我登金輪峰一覽乾坤窄衆山如蟻奔彭湖小如楪萬壑吼長風吹落天邊月夜靜俯下方燈火自明滅身一入空虛諸想頓消歇遥念救世尊法身遍一切舍利自西來至人布三業峰頭立浮屠莊嚴以金鐵爰感大丈夫建刹捨居宅遂爲光明幢法緣從此結上下千餘年清涼解炎熱嗟彼衆生界四相轉成劫禪宮委荆榛金碧成兎磔叢林遭斧斤孤松獨挺特根株半剝斷枝柯將天折何期至人來呪願施膏澤以此卜重興法雷震前哲皮骨日夜長密茂迈生色果滿金剛心荒蕪從此闢法藏自天來龍光照巖穴梵宇如雲興四衆增歡悦始知淨穢土轉變隨心別

東林懷古

少毓遠遊志夙慕東林師青山開白社高賢畢在斯惜晷刻蓮漏清修禮六時淨念絶塵

想極樂爲歸期高風振千載翹首結遐思光
容如在眼夢寐相追隨垂老始攀陟撫景增
餘悲荒林翳頹垣草莽重紛披徘徊三笑處
薝苔露華滋影堂列羣彦彷彿見芳規古砌
鎖寒烟白蓮開汚池香谷發清響地籟天風
吹丘陵有遷變至道無改移師有未了願重
來亦何遲開林儻如初高蹤尚可追山靈又
呵護神運常在茲我已畢命待濁世從此辭

感遇詩奉酬南康袁使君 有引

九淙袁使君治郡南康匡南湖山盡歸化
育不唯斯民戴德即巖穴之士儼若端居
白毫相中也棲賢古刹久墮荒榛一旦舉
而新之又架籬雲橋以濟險道此名山不
朽勝事法雲開創實感護法精心承惠寺
記一言足垂千載勒石告成俚言致謝

匡廬高入雲乾坤鍾秀氣千峰列重霄青蓮
擁天際徙多飡霞人藏形養幽秘一自遠公
來開林結眞契高賢集如雲清脩期出世山
色暎湖光人境兩相媚憶昔龍象儔法幢列
如市聽彼棲賢老舌根如鼎沸拈槌竪拂間
直指西來意誰知千載下造化潛更替寶塔
墮荒榛諸天委荆刺長者一莖草雖拈未見
諦況復野干鳴難同獅子戲鐘磬寂無聲山
空神鬼泣天假至人來靈山親授記示現宰
官身隨緣作佛事法雨潤焦枯甘霖澤羣卉

一片金剛心廣布如大地斯民若嬰兒慈母
相聆睇吐哺不啜甘調劑刷所忌凡在指顧
間鮮不爲生計千里坐春風荒村無犬吠頓
置舍齒眠儼在葛天氏政暇多幽況尋山探
靈異覩此祇陀林慨發重興志一舉運斤手

丹樓若雲翼不日梵宮成恍忽如天至神力
尚有餘莊嚴若未備絕壑架飛梁長虹帶蒼
翠玉淵臥虬龍形影如顧視五老與七賢鬚
眉雲中墜慈航設險道往來無困躓緬懷利
濟恩豈特居方內每接玅唾餘玉屑灑肝肺
琬琰勒佳章片石鐘鼎寄功德載名山匡君
應列祀樵歌接梵音誦祝千萬禩空谷積雲
霞盡爲供奉器感此希世緣短吟寫胸臆願
言保遐齡永錫天人類

有所思

與君一別數千里思君不斷如流水流水東
馳去不還我心如環之無端舉首望長空長
空杳無涯揮手邀明月明月有來時光影縱
相顧可望不可攀安得君容如滿月使我一
見開心顏

觀侯生画山水詞

侯生貧壓夷門客執轡何人過其宅獨有丹
青思入神風流足可稱癡絕一室懸磬氷雪
清烟雲時向毛孔生空中麋鹿時時走暗夏
山靈夜夜驚書長閉戶門卻掃梁肉不足烟
霞飽合濡墨汁當醍醐時人却怪形容好頻
年甲子六六支居間一半常苦饑尺布斗粟
博美酒清泉白石令人嗤有時獨向街頭立
見人未語先羞澁都言窮骨軟如泥誰信剛
腸勁似鐵三江五湖波浩蕩千巖萬壑爭奇
狀閒披絹素淡揮毫一齊攝在眉尖上入山
尋討橛木株松下一見歡相呼喫茶只恨千
鍾少問法從來半字無老夫肚大舌頭長吞
吐萬里明月光星辰散落無收拾君堪與我
爲奚囊留君且向山中臥白雲片片青天幕

渴飲清流嚼紫芝海枯石爛從他那

曇花精舍歌贈祇園逸史杜將軍韜英

我昔遨遊妙嚴國眼見曇花白似雪花下林林大士身容儀光照黃金色此花不是等閒開千年一度方苞胎至人將現花先發獨爲因緣大事來大事因緣非一類千百億身皆度世三乘八部應念周十方法界隨心至或現天大將軍身威風八面如天神萬里橫行畧無敵攬搶盡掃清烟塵變化無端甚希有亦似曇花開笑口月下吹笙鳳鳥來馬上揮戈獅子吼一開便作人間瑞人與花神兩無二人效祇陀布地心花作園林功德事將軍用武不離禪精舍小築祇園邊對花心入無生國閉戶身居極樂天殺機盡是降魔智色香妙露西來意見色聞香法界空當場戰入三摩地氤氳造化花中主文彩縱橫邁今古陽春號令發雷霆風雲變態驅龍虎園林廣大花無恙精舍剛剛方一丈古今天地芥裏空世界山河鏡中像曇花入鏡倍精神將軍亦是鏡中人萬里懸空如對面眼歇何如耳見眞我亦祇園花下史時時灌溉禪那水五蘊蔓草火芟除四大幻身没依止拋向炎荒如露布饘湯爐炭無回互忽見花間舊主人寄聲莫忘來時路

木菴歌

淨泰禪人更字木菴南皐居士有贈因戲書之

枯木菴枯木菴衆嶺巖前獅子龕拳枝奇曲無可攀霜葉雲披何藍毵望之若杭不足取就之枯槁如眞參雪老堂中如着此文殊前

後何三三我已老朽識海乾與爾同坐枯木巷

烏夜啼

寒林積雪白日西慈烏啞啞枝上啼鴟梟在巢未敢棲饑不得食情慘悽虞人網羅亦何密飢烏之肉不足食何事網繆日夜求返哺不遂情何極母子分飛兩不全況復母死歸黃泉啼聲不絕如杜鵑令子抱恨遺終天啼烏啼烏眞可憐虞人忽死鴟梟殲明明天道何昭然

遊浮山歌

空中一島攢青霞宛如香海浮蓮花巖龍石寶簇花蕊又如帝網珠交加我來遙登華藏界一開雙眼無遮礙周圍行樹影重重分明炳若瓶中芥橫空殿閣雲中影法身不動青

山穩飛來花氣暗香浮習習侵人重衲冷拽杖撥開巖中霧怪石崢嶸若棋布指點還如數列星一噴青天洒飛唾石門磴道一線通側身半壁足不容猱行鳥度亦不易如何使我筋力窮攀蘿直上妙高頂眼底湖光霞布錦足未離地身舍空回看一似氷壺影小轉還過會聖巖巖廊石室何奇哉遠祖因棋善說法黑白未兆令人猜度溪西上蓮華石朶朶金蓮從地出徘徊不見華中人但聽松風廣長舌回禮金谷丈六身虛明無地容纖塵劫火洞然此不壞始信蒼巖是本眞我欲誅茅依石室餘生借此藏蹤跡儻得安眠白日高身心世界都拋擲如何捨此從他去一葉浮空都是寄不若快便早歸來休教猿鶴常相憶華藏從來是故宅行盡十方出不得潛

身頓入一微塵何人於此知消息

擔板漢歌 有引

徑山法窟白大慧中興臨濟之道相續慧命代不乏人近來禪門寥落絶響久矣頃一時參究之士坐滿山中至有一念瞥地（墜）當體現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潔白地上不肯放捨以爲奇特不知返成法礙也教中名爲所知障所以古云直饒做到如（十九）寒潭皎月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所謂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簫外轉身難名抱守竿頭靜沉死水尚不許坐住況有未到瞥地偶得電光三昧便以爲得奚識神影子者乎此叅禪得少爲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諦流布疑誤多人因有請益者乃笑爲擔板漢歌以示之歌曰

擔板漢擔板漢如何被他苦相賺只圖肩頭輕不顧脚跟絆縱饒擔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者片板項上枷渾身骨肉都屬他若不快便早拋却百千萬劫眞覓家行也累坐也累明明障礙何不會只爲當初錯認眞清門淨戶生妖魅開眼見閉眼見白日太虛生閃電乾闥婆城影現空華兒認作天宮殿要得輕須放下臭死蝦蟇爭甚價烏豆將來換眼精魚目應須辨眞假有條路最好行坦坦蕩蕩如天平但不留連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捨身命如大地牛馬駝驢不須避果能一攧過須彌劍樹刀山如兒戲若愛他被他害累纔多因貪管帶一朝打破琉璃瓶大地山河都粉碎我勸君不要擔髑髏有汁當下

乾分身散影百千億從今不入死生關

聞沈朗臞掩關姑蘇城中歌以寄之

火宅炎炎夢未醒塵中一片清凉境但見燎
空烈焰高道人一念如氷井市聲喧闐奔萬
馬日夜不休何爲者耳根寂滅心不生看來
盡是空中假妻子對面如化人返觀亦似鏡
中身終朝相見不相識兩眼何處容纖塵有
時神遊華藏界揮毫一灑胸中塊（朗善丹青）水光
山色影重重交羅攝入無障礙有時坐入蓮
華土地平如掌金沙布八德池中菡萏開香

風一觸心開悟方丈一室無壁落量舍法界
同寥廓十方海會入其中坐茶更不勞行脚
匡廬萬丈懸太虛與君恰似同室居不出不
入不來往問君此際心何如

從軍詩 有引

余以弘法罹難蒙恩遣雷陽丙申春二月
入五羊三月十日抵戍所時值其地饑且
癘已三歲矣經年不雨道殣相望兵戈滿
眼疫氣橫發死傷蔽野悲悽之狀甚不可
言余經行途中觸目興懷偶成五言律詩
若干首久就枯寂不親筆硯其辭鄙俚殊
不成章而情境逼真諒非綺語聊紀一時
之事云

楚澤非炎徼行吟愧獨醒瘴烟千嶂黑宿草
四時青颶觸秋濤怒人斬厲鬼靈從來皆浪
跡今日更漂萍

火宅誰堪避清凉自可求天低偏近日樹老
不知秋海月心何寂空雲思欲浮却憐無住
客今復寄炎洲

舊說雷陽道今過電白西萬山嵐氣合一錫

瘴烟迷末路隨逢累殘生信馬蹄邪堪深樹
裏處處鵂鶹啼
遠道經行地孤雲獨可憑有家俱是客無累
即爲僧毒霧熏心醉炎風透骨蒸翻思舊遊
處儼若履層氷
月脚元吾事擔簦固所能心懸萬里月肩荷
一枝藤乞食愁蠻語安禪喜俗僧降魔空說
劍今日始先登
出世還行役誰悲道路難長戈聊當錫短髮
不勝冠沉瀣餘三島炎蒸厲百蠻天南回首
處落日是長安
皇天無不覆豈獨外遐荒曲折吾生短驅馳
世路長但知心似雪忽覺鬢如霜隨地甚埋
骨君恩詎可忘
昔住清涼界今登熱惱天燠寒風氣別南北
地形偏萬里同明月千山隔暝烟塞鴻書縱
寄不過鷹峰前
髫年從白業垂老脫緇衣豈是君恩薄多應
世道違烟霞行李少氷雪眼中稀莫問前途
事家山到處歸
曉起占天候星河曙色分潮吞丹鳳日山吐
毒龍雲漂泊還鷗侶棲遲憶鹿群誰知逃世
客臨老學從軍
此日天涯道艱虞秖自憐海風腥釀雨山氣
毒含烟畏路從人後衝泥向馬前始知行役
苦多在戍兒邊
旅宿悲寒食兵戈老歲年身經九死後心是
未生前北伐思山甫南征憶馬淵梅花何處
笛聽徹不成眠
竄逐辭金地窮荒到海涯雲容飛赤鳥星尾

曳舟蛇棄杖林成久擇戈日未斜天南并塞
北是處有胡笳
一鉢從師旅孤征任轉蓬形骸乘野馬心事
托冥鴻雲出蒼梧白霞蒸海日紅吾生又已
棄不待此時空

數七 二十二

浮世甘爲客勞生恨此身舌存終是苦道在
豈稱貧渴鹿爭趣啖饑鳥習近人滄桑雖未
變何地不飛塵
一息餘生贅千山去路長問途逢牧馬挾策
耦亡羊衰熱三秋日心寒六月霜所經如蹈
鑊安敢任踈狂
幻跡元無住逢山即當歸因看前路窄轉見
此生微時抱桑間餓常懷漂母飢所欣無臘
月不望寄寒衣

獨坐

數七 土

浮世吾身外勞生逆旅中誰能一隻眼豁盡
十方空碧海飛涼月青林散曉風胡牀箕踞
坐蕭洒意無窮

晚歸營門

混俗希忘象臨戎想牧羝前驅劍忍草左袒
拗伽黎落日江空醉歸雲樹色迷行藏同倦
鳥漸漸向人低

庚子歲即事四首

豺虎中原遍星軺日夜馳詔無哀痛字人有
向隅悲遠探驪龍窟深批弱木枝乾坤聊俯
仰愁絕一雙眉
清海初收捷珠厓始罷征劍門飛赤羽閣道
走羌兵帝聽懷柔遠王師耻戰爭蠻夷應繫
長不見請長纓
滿目黃塵暗披肩短髮垂江湖歸路杳鷗鷺

傍人疑康濟思今日安危望此時從來貂珥
重寧不愧恩私
生事人甘拙干戈鼎沸騰金珠欣積累菅草
畏追徵國是誰堪定天心未可憑南熏何日
奏一爲洗炎蒸
過三峽
萬壑奔流下千山紫翠連帆飛三峽雨人八
九秋天客路浮雲外歸心落日前吾生猶未
已江漢是餘年
宿清溪驛夢得草蟲鳴斷岸沙鳥宿寒
汀之句因續成詩
溯流遵遠渚旅泊傍孤亭月隱山容淡魚潛
水氣腥草蟲鳴斷岸沙鳥宿寒汀最惜飄零
者浮生夢未醒
酬朱叔祥惠班竹禪几

半榻供禪寂支頤臥白雲虛心偏愛我高節
獨憐君細拭含湘淚精裁泣楚文最宜調病
骨從此絕塵氛
林參軍從余入山
戎馬身經老風烟鬢已班骨疲仇鐵甲心冷
愛青山木札禪離味茶香事儘閒白雲欣共
住肯放出松關
重修曹溪採木入山
一水縈紆入羣峰夾岸迴人疑秦代住僧似
竺乾來竹樹連雲長田疇逐地開誰知五嶺
曲亦自有天台
伐木
百尺由萌蘖孤根出草萊歷窮烟瘴苦聽盡
鶴聲哀用大應非折裁成豈是災秖憐今夜
月工自照蓬茨

小金山坐月

藏海浮香剎華幢湧梵宮青螺呈寶髻滿月
現慈容世界平如掌江流淨似空應憐驅逐
者俱墮法身中

腰沽道中

荒途無遠近曲折似兼程地逐河流轉人依
鳥道行雲間孤鶩沒木末片帆輕回首長安
路難聞塞鴈聲

太平驛

策馬望郵亭長途舊所經終朝嵐氣白十月
燒痕青面熱檳榔醉神昏海霧腥孤城笳皷
動悲壯不堪聽

曉行

殘月掛城頭征笳慘客愁北風吹短鬢涼露
溼重裘野燒連營壘邊烽暗成樓孤雲聊淡
淨瀟洒竟如浮

化州道中

崗巒盤廣漠曲折不知層夾路疑函谷居人
似武陵林深藏虎豹天遠擊鵰鷹何事風塵
道驅馳一老僧

化州

孤征過萬里道遠慨逾深山色蜿蛇氣人言
鴂舌音遷廬今日事氷雪一生心縱有桑天
木難同祇樹林

石城

行穿窮谷口樹杪見天涯野曠留殘照城荒
帶落霞飢驅忘力倦欲速較途賒薄暮投山
館安眠似到家

橫山堡

群山低赴壑一水倒迴村平野間炊徹邊陲

列戍屯民生空歲月時序失寒溫莫謂天涯
遠扶桑近日暾

至鮫宮

修途煩足力廣衍入平川地勢南滇盡珠光
北斗連遠山低並樹大海立齊天望若垂雲
翼帆開櫂實船

癸卯春日大廉即事

炎方風物異歲事總難期臘盡蟲無警春來
鳥不知萱花開舊葵榕葉落新枝因憶燕山
雪陽和似有私

春日偶成

瓊海積春陰炎蒸宿霧深賽蘭香作瘴勃竹
苦成林莫問勞生計單看近死心自嫌鬚髮
累日日愛抽簪

放船

秋水芙蓉滿扁舟一葉輕安流猶故宅漂泊
是歸程疎雨炎蒸退清風穀浪生往來隨所
適不信鷗鴻鳴

中流望飛來寺

兩岸山垂影千峰倒入空雲間飛驚嶺水底
現龍宮細落天花雨長鳴地籟風急流將繫
舫小可不相容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七

音釋

寤俱劇切寐覺也 晉音軌日出早壁也 喊虎豬切麻言也 晷音鬼景也 壘魯偉切 二七
牙筏 姥音母老 罍盧回切酒器也 魁苗撥切 二七 鵑吉喊母也 翰胡郭切翰 櫬初覲切棺
切孟子曰 輀音駟引柩車也 聃都含切老子名 髀補委切股骨也 髑音觸 髏音鏤 櫬上音秦下音
也又刀飾 櫬音盡與 櫟音藥 音醞於問切 醞釀也 聯音綿反 簡音蹁同 楪音諜 觀與
同 糞與不同 糾糾合切 紾音儳 毛長貌 殮音僅 餘再為殮

韶音嘯小
韶卓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八　敦八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凌江喜雪 有引

嶺南自古無雪癸卯臘月偶過凌江一見喜而志之

凍雨灑柴扉寒聲漸覺微乍疑梅影瘦不信雪花飛重壓芭蕉葉輕　敦一　欺薜荔衣八年勞夢想今喜見光輝

示寂空鑑禪人

腰包從萬里七載遲炎方居卜恒河畔心牽一水長有身堪荷負無物可思量斷臂崖前樹重聞桂子香

自曹溪檄還戍所

委形隨大化去住豈容心縱使驅炎海還同坐寶林偷生根蒂淺絕跡道源深極目寒空色浮雲自古今

登瓊州明昌塔

大地浮香海孤標湧梵幢水天靈鷲現火窟毒龍降日月懸空鏡乾坤照夜缸望雲彈五指花雨墮虛窗

丙午夏日自曹溪乞食度嶺至虔州因熱致病寓陳文績將軍池亭時觀魚戲新水清猿嘯月鶴鹿依人宛若深山相與夜坐感懷賦詩五首

冷落將軍署棲遲放客過懶輸塵事少閒勝白雲多揮麈慵調鹿臨池學愛鵝不知幽谷裏似此更如何

白日炎如火高眠夜氣寒夢醒回月窟心想入氷盤敲角轅門曉星河曙色闌覺來方散髮愁見鑷皮冠

池水江湖思遊魚樂未忘未懷臨大壑幽思
寄豪梁新月沉鉤細垂楊引線長夜來風雨
發鱗甲幾飛揚
易謝諸塵累難消大患身行藏容混俗老病
豈饒人牛馬齒將缺猿猴心未純六根如割
據不識與誰親
老被閒心使生爲業力驅虛將三寸氣連絡
百年軀藥石元非命心齋豈是愚秖愁人世
苦願作佛家奴

山行

仄徑山腰細清流水帶長迎風松子落浥露
稻花香村舍青蓮蔥人家白板房桃源如未
到不必問漁郎

晚下高峰遇雨宿蓮花寺

薄暮下高峰山深暑尚濃氣蒸三伏日涼灑
敎八　二
一林松風急催寒雨雲腥起臥龍促歸華藏
宿夢醒上方鐘

蓮花寺

一片通香海千峰擁化城青蓮開細葉慧月
朗高明世遠諸緣息心閒五濁輕微塵如可
破即此證無生

凌江雨過放舟還山二首

驟雨驅炎熱新秋爽氣生岸沙隨水没江月
傍人行聚沫勞生事浮雲過客情臨流觀泡
影轉見此身輕
敎八　三
一葉乘風去扁舟趁水還山盤旋若蟻江宛
曲如環身與空雲合心將水月閒萬峰歸臥
穩寂寂掩松關

鳥逕果深寺

山市依雲集花宮傍水開調生閒不住策杖

偶行來飯待檀那供蓮須社主裁可中清淨
地堪結講經臺

乞食晚歸

落日晴偏好歸途寒更遲閒心雲不厭倦意
鳥應知世路終無盡勞生信有期回看萬峰
裏誰嚼紫莖芝

佛成道日

今夜明星上當初夢醒時雪山仍在眼覺樹
正垂枝遠想飢飢瘦因思獻乳糜六年寒徹
骨心苦有誰知

夜發凌江

虛舟隨所適一水絕閒關月色看逾好江聲
聽轉閒浮雲身外事白髮鏡中顏莫謂漂零
久前途即故山

舟過湞陽峽

不住元爲客虛舟信轉蓬夾江千尺岸帶雨
半帆風掠石如飛燕乘流似履空迷津終古
意都在去來中

宿英州

自笑何爲者棲棲苦問津試摩三寸氣可繫
百年身大地皆還客勞生總聚塵請看江上
月曾照幾多人

春日苦雨二首

炎徼多寒熱清和賴此辰可憐連夜雨斷送
十分春易破開山夢難禁羈旅人桃花三月
水自古會迷津

滴滴心無緒絲絲意轉工一舟迷遠浦雙眼
暗長空已失千村樹還吹萬竅風愁添新積
水滾滾急流中

擬投老南嶽初至湖東與藏六支公夜

話

投老依幽勝真期有道林百年今夜話歷劫
此時心雪覆衡山白雲埋湘水深歸休今已
矣不復費招尋

病中示諸子

厭世心成癖那堪病作魔已知餘日少更見
此身多藥石充香積呻吟當羯磨文殊如有
問一默竟如何

湘江即事

春雨過蕭湘輕帆挂曉霜急流迴石皷新水
度衡陽嶽色看來近湖天望去長誰知塵海
裏隨處是津梁

宿橋口

落照浸湖天沙明月在船鳥棲臨水樹人語
隔林烟浮世止一宿餘生能幾年如何衰暮
日猶滯楚江邊

過龍翳湖宿兎子口

湖淺不難渡風帆未易施羊腸沙曲折鳥羽
岸參差地折雙輪轉天空一鏡垂還看棲泊
處新月照娥眉

過天心湖

群山連地肺衆水注天心浩蕩乾坤大浮沉
日月深帆飛隨獨鳥野望入平林儻遂扁舟
去烟波何處尋

龍陽縣

粉堞隱朝霞孤城傍水涯沿堤多柳色遠郭
是桃花天遠飛黃鵠江清走白沙武陵知不
遠渡口見漁家

德山禮祖四首

師擾空王令余來愧晚年遥瞻千載上常見

一燈懸鳥語言前句山光格外禪手中生鐵
棒刮盡野狐涎
脫盡廉纖見來參古作家棒敲獅子骨舌吐
鉢羅花光相含秋月雲龕隱暮霞室中方丈
地曾辨幾龍蛇
堂前聞托鉢獅子漫調兒覿面難回處低頭
不語時未明末後句翻使至今疑爲問三年
事因何得早知
頂具金剛眼胸藏栗棘蓬片言震霹靂四海
走英雄祖意機前薦凡情當下空宗門生殺
手凜凜見真風

山居十首

天地存吾道山林老更親閒時開碧眼一望
盡黃塵喜得無生意消磨有漏身幾多隨幻
影都是去來人

髮不如心白形還似木枯衆緣閒處盡一念
看來孤天已容疎拙禪應離有無餘生當落
日步步是歸途
生理元無住流光不可攀誰將新日月換却
舊容顏獨坐唯聽鳥開門但見山幻緣消歇
盡何必更求閒
混世多生厭歸山念自休幾曾千載計特爲
一人留浩浩成空劫消消積巨流但觀清淨
理身世總如浮
身已難憑藉支離各有因暫時連四大終是
聚微塵萬籟含虛寂諸緣露本真從來聲色
裏迷誤許多人
斗大一菴居其中任卷舒雲霞生户牖星月
挂庭除念息心愈寂塵消境自如南熏時入
座颯颯六窗虛

飽食無餘事高眠晝不分晦明殊未覺鐘鼓
幾曾聞四面幬青嶂和身臥白雲誰言茶力
健能遣睡魔軍
無意人間世遊神極樂天唯餘可漏子耻放
拍盲禪獨羨摶風翼堪多出水蓮回觀塵土
客誰不爲纏眠

此性元無着何爲不自由秖因生管帶故被
世遷流不識空花影堪憐大海漚但開清淨
眼明見一毛頭
揮塵元吾事閒心奈懶何聊將精進力調伏
睡眠魔寂寂吹天籟悠悠逝水波從來無一
字應不怪維摩

別南嶽

面帶烟霞去中懷愧色行止緣酬舊約豈是
逐浮名猿鶴休怨別松風不住聲唯留廣長
舌日夜說無生

舟行

湘水通巴漢孤帆入楚天片雲低遠樹晴日
照斜川處世常如寄浮生莫問年縱遵歸去
路亦似渡頭船

曉發湘潭

曉發清潭曲揚舲信水流帆飛隨去鳥岸轉
逐行舟樹遠疑天盡江空見地浮洞庭看咫
尺漸近岳陽樓

借風亭

天運移炎祚爭馳逐鹿秋誰知雲臥客借筋
爲前籌帝業三分定雄心一火酬東風千古
恨江漢水悠悠

過嘉魚

舟停蒲水宿侵曉過嘉魚山露城頭小江舍

樹影踈天垂疑近日水遠若憑虛一蒂乘風去飄飄任所如

舟發武昌

覽勝歷瀟湘乘流過武昌江山雄漢口雲雨誤襄王遠跡飛黃鶴輕帆挂夕陽生涯隨逝水不必問行藏

（缺八）

過黃州

七澤控荊襄連天一水長江流迴赤壁山色擁黃岡作賦推漁父行歌憶楚狂向來思濯足今已在滄浪

喜歸匡山六首

山是前生住林從此日開誤嬰塵累去喜杖夙緣來骨立羣峰瘦心閒百念灰烟霞今已足何必問天台

遯世元無悶居山不厭深密雲晴帶雨幽壑棗嘗陰乳鹿眠豐草歸鴉集暮林峰嶺墮明月照破一生心

垂老脫牽纏剖心易入禪偷生至今日怡逸感餘年夙負疇應盡良緣信未愆潛神一坏土當處湧青蓮

盟主舊烟霞歸來便到家雲生如足練山擁似蓮花熟睡忘昏曉癡禪閱歲華可中投足地不用一袈裟

白髮照衰顏潛形賴有山餘生唯待化一息總歸閒禪爛難開口雲深易掩關圓通入流

（缺九）

水日夜響潺潺

老與懶相宜形銷氣不支見聞渾似夢起坐忽如癡日月從朝暮榮枯任歲時所存唯一念寂爾入無思

夜坐納涼三首

夜色喜新晴迎秋爽氣生雨餘林葉重風度
嶺雲輕靜慮觀無我藏修厭有名坐看空界
月歷歷對孤明
萬籟寂無聲心源似水清爐烟通夜細山月
入窻明檻草蟲偏穩眠雲鶴不驚坐深諸想
滅忽聽曉鐘鳴
炎熱不須辭清凉信有時雲飛山色墮雷動
雨聲隨短葛休嫌重商飈莫怨遲但依松下
坐自待好風吹

壁觀

兀坐諦觀心來源未易尋動時分朕兆起處
絕幽深寂寂敲空響綿綿出數音應知離念
相總不屬浮沉

病一首

苦集是生因難消大患身支持唯賴骨動轉
不由人一息微如縷殘軀耿若塵從來皆假
借究竟與誰親
久厭形爲累那堪老病侵自慚禪定淺轉覺
病源深了法離諸相觀空見此心欲超生死
路不向外邊尋

衆粥罷經行因示

粥罷漫經行沿流不問程脚如絲線斷身似
片雲輕踏去山光透歸來月色明無勞重入
室聽取夜鐘鳴

秋聲

秋深寒氣重擁衲正相宜人老骨偏勁松枯
枝更奇黃花生意淡白髮世情離獨坐忘緣
後寥寥秖自知

夢遊詩集下

丙申二月抵廣州寓海珠寺

天涯歷盡尚遐征百粵風烟不計程涉險始
知塵海濶道窮轉見死生輕暫依水月光明
住偶向琉璃寶地行到岸舟航今已棄上方
鐘鼓爲誰鳴

丁右武王惟吾同遊星巖諸勝未還賦
懷

覽勝探奇讓謖卿況逢簫史是同遊千山築
附雙龍翼萬壑爭趨一葉舟洞裏丹砂誰可
覓雲中芝术幾時收莫看松下彈棋者半局
令人易白頭

將之雷陽暫憩小金山

人間瓠落事多非聊向江心擬息機有寺不
容僧暫住無家應與鶴爭歸慈雲暗覆空生
室香霧閒侵過客衣千古迷津懸寶筏急流
肯止便皈依

記公自廬山遠問曹溪

遙向曹溪問鏡臺入門一見笑顏開身將廬
嶽閒雲至心帶燕山白雪來生死歷窮天外
路寒暄寫盡嶺頭梅故人但得如君思此念
令余早已灰

甲辰曹溪奉臺檄還戍

烟霞元自遯風塵渴愛林泉敢諛真老去心
如無火木生殘形似再陽春乾坤不許逃禪
輩禮法難忘出世人獨有空山猿鶴侶頻隨
清夢伴閒身

舊同妙峰師遊河東萬固寺今聞重新
賦此寄懷

四十年曾乞食過祇陀精舍傍恒河中條山
湧青蓮髻華岳雲騰碧海波城郭千家還舍
衛法身三展變娑婆何時重荷降龍錫麻谷

牀前再羯磨

登烏逕水樓

穿雲過峽度平田行盡溪源見市廛一線河流通大海四圍山色擁青蓮樓當水月清涼士人入空居自在天可似桃源避秦地往來但不是漁船」

端州壽馮元成使君

廊廟江湖向各天相逢豈是此生緣居官善用慈悲行應世安心自在禪止有祿金堪布地更無塵跡可隨眠墨花一現三千歲今喜

重開北斗邊

舟中苦雨謝鍾二子見過

積雨陰雲晝不開蓬窻深喜故人來松花獨釀連社寧辭作賦才世事只看如指許攢眉馬此心不說比寒灰坐聽日暮城頭笛陣陣

輕風送落梅

江上感懷

風雨蕭蕭江上舟飄零纔見養空遊夢回松頂樓雲鶴閒看沙頭戲水鷗書札不須勞北鴈世情早已付東流百年已過三之二縱有餘生總是浮

南征道中遇雨

北風吹雨暗山城歲暮天涯尚遠征避世想從麋鹿隊畏途心折鷓鴣聲十年瘴海孤蓬轉一夕霜華兩鬢生策馬衝泥投野宿不堪回首暮烟橫

寄燕都慈壽寺別山長老

當年一鉢久過從長夜披衣聽曉鐘飯食每懷香積界經行常憶妙高峰潛消瘴熱心舍雪暗記流年手種松爲掃蓮花師子座待余

重舉絕言宗

結憂法性若惺炯公蕉園

蕉園何似坐祇園爲借清風暫解煩緑葉幾供懷素筆重陰猶覆譯經軒（有房公諱經華授軒護生）不許朝持鉢習定還應晝閉門聞道本來無一物故今終日對忘言（奘十三）

鄒子能過訪因示

爲余向上訪曹溪底事分明本不迷曉院風生吹翠竹春山雨過長青黎閒來始覺諸緣靜悟後方知萬物齊最是喚人親切處五更夢破一聲雞

德山禮祖後過定王陵

當年一棒聖凡分的的眞機泯見聞香火千秋占王氣河山終古覆慈雲空林麋鹿仍隨屢淨土蓮華已屬君杖舄春風還佇立夕陽紫翠正氤氳

衡陽湖東結菴初成劉存赤鐘衡頴遠來相慰遂同度歲

十載神交費所思相逢喜見歲窮時扁舟雪夜來千里淨土蓮花種一枝已老形骸俱長物從頭日月是新知匡山莫謂當年社此地重開定可期

將東遊赴花藥寺齋二首

舍衛城西古道場偶過三匝禮空王觀心已入唯心土說法還登善法堂香飯能令多衆飽醍醐獨許利根嘗當人未即輕拈出儻可重來再舉揚

祇園開向大江西地湧蓮花最可棲佛國遠超諸相外法身高與四天齊暫來即請登華座久住應頻信杖藜可惜過從歸去日不堪

回首重惆悵

過花藥寺梅雪堂遜菴宗師故居

梅雪堂開骨更清齋餘閒步一經行香浮石室花初放影入氷壺月倍明斷臂巖前留舊跡懷人笛裏憶新聲只今若問西來意隻履誰能識去程

過九峰禮無念祖師

梵王宮殿隱烟霞門外紅塵世路賒山自九峰開淨土僧從千葉坐蓮華光浮石室留宸翰影落諸天護絳紗若問西來端的意分明全付一袈裟

宿九峰方丈貽聞圓長老

遥向名山禮法壇此心須乞祖師安九峰夜月侵人白萬壑松風入骨寒已滅慧燈重發焰獨留衣鉢許誰傳應知天帝歸依日獅子

音聲話未殘

率諸弟子赴漢陽王章甫齋

郊園遥訪漢江湄一似毗耶集衆時香飯飽飡天上供玄言喜見郢中辭平田舊是栽衣式高柳新垂洒露枝風雨夜深心境寂清涼疑坐藕花池

信宿天光上座接待寺

荆棘叢中古道場廿年辛苦爲誰忙堂開四海來龍象梵唄三時禮法王域内圓成華藏界眉間常放白毫光瞻依已入唯心土向上

何須再舉揚

過曲阿喜逢王東里明府

出水青蓮住世心軒車亦似在山林空花鏡像塵何寂孤月寒江意更深驚嶺想從親受記毗耶應是舊知音相逢一句無生話覿面

分明不用尋

登徑山凌霄峰

獨上高峰倚杖藜侵人空翠轉淒迷西來二
日如鵬翼東去千山似馬蹄絶壑久稱獅子
窟空林終許象王棲只今欲說無生法塵尾
纔揮萬象低

寄五嶽蔡使君

曾向曹溪結勝緣別來冷落祖師禪時談不
二思摩詰每話無生憶大年自信宰官爲示
現誰知案牘是真詮雪峰枯木堂前月此夕
因君缺又圓

喜歸匡山

歷遍江湖久倦遊青山直到老方投形骸已
謝空花影世事都從逝水流寂寂閒身雲作
伴蕭蕭白髮雪蒙頭餘年不必論多少一念
無生曠劫休

林觀海明府陳赤石大參入山見訪

匡山白社憶當時此日高軒最可追入處即
能忘世慮到來全不用攢眉身披萬壑雲容
澀坐待千峰月色遲一夕清言成勝跡乾坤
自古重心知

鄉人至

少小離鄉不記家回思往事總堪嗟故人猶
想兒時面枯木難開舊日花河畔柳枝垂曉
露門前山色帶朝霞唯餘此景年年在不必
從前問歲華

送脩六逸公歸家山

廿載殷勤伴瘴鄉又隨瓶錫走諸方參立直
上金輪頂入室還依大法堂歸去家山雖有
意老來泉石豈能忘餘年儻未填溝壑遲爾

同棲寂滅場

心光法姪持雪浪恩兄手澤讀之有感

君來忽憶故人情究竟難忘出世盟乍見遺言猶對面細思談笑似多生知從塊率居高座直入菩提豈計程儻再相逢如昔日肯教同伴不同行

中秋喜陳祠部無異入山見訪

遙問空山鹿豕群巾車入谷到斜曛披襟細語論衷曲煮茗焚香坐夜分喜對月明心似鏡深觀世事脩如雲當機若問西來意一物全無把似君

示衆

平生蹤跡任前緣慚愧形骸未脫然一片閒心隨處見無端白髮暗中遷自知來日皆除日誰信添年是減年回首家山歸去後萬峰

高枕石頭眠

壽覺休繆居士

居士由來應現身金剛心地淨無塵調生乂悟無生忍住世還同出世人摩詰法門非異黙龐公妻子不爲親精神已入蓮華藏劫念何須問大椿

山居十首

平生蹤跡任東西投老那能擇木棲縱使脊梁剛似鐵奈何脛骨軟如泥閒從絕壑看雲起坐倚千峰聽鳥啼不必更拈言外句現前**聲色**是全提

依巖結搆草爲菴乍可容身止一龕但得心源歸湛寂任從世事付癡憨三竿日上還高臥丈室雲封不放參佛祖直教蹤跡斷何須前後列三三

回看五濁氣氤氳群鬧啾啾器裏蚊蟲念未
興迷悟絶一微纔立聖凡分青山自許容藏
拙火宅誰能爲拯焚翹首長空雙碧眼不堪
大地總浮雲

堪嗟往事夢中遊瞥眼空花不可求心跡信
如雲散月形骸任似水浮漚生存一息餘三
寸老入千峰勝十籌從此人間蹤跡斷更無
憂喜上眉頭

藏脩今已遂初心自昔居山不厭深空外任
從千嶂列目中豈受一塵侵松風時說無生
法流水長鳴太古琴入室何勞重竪拂當機
爲取在知音

幽巖蘭蕙有餘芳習習松風送暗香暫借聞
熏開性地勝傾甘露灌枯腸心心直入蓮華
藏念念常明般若光知足便登兜率界何勞

此外覓西方

春深寒谷筍生芽又見松梢漸發花一鉢待
來充午供衆僧專等試新茶空無神力諸天
飯富有莊嚴五色霞爲問長安歌舞客幾曾
飛夢到山家

三冬擁衲坐枯禪喜見春光最可憐瓦鼎野
蔬將獻供地爐松火漸無烟青山覆雪重開
面白髮防寒已及肩幸作太平雲臥客焚香
朝暮祝堯年

舊遊恍忽是前生每憶行藏暗着驚此日青
山當日夢今時白社舊時盟酬機但用無星
秤娛老唯留折脚鐺若問西來端的意曹溪
一派水盈盈

何事當年愛離家難忘舊着破袈裟祇因未
了多生欠不是從前一念差半世業緣同夢

幻百年妄想等空花歸來剩有青山在豈忍
將金去博沙

臥病

蒲團香案日生塵老病難容世外身入夢泉
聲清徹耳到牀月色冷侵人閒心不與諸緣
合白業唯存一念眞（廿八）究竟要知歸宿處（十九）蓮華
已結未來親

酬陸使君景鄴

高車幾度過空山歷盡千峰直破關有舌不
能酬密諦忘機正可對衰顏飛來白雪寒相
照望入青雲恩更閒遙憶轅門端坐處匡廬
時在兩眉間

寄仰山靜光禪人

一自匡廬問法歸別經歲月信音稀顧予已
入無生忍知爾常參向上機雨過雲開山骨
瘦春深日暖蕨芽肥何時再振牀前錫指示
西來屈眴衣

憶山居六首　有引

余園中宛居深山因而有述

揮柮千年火支撐獨木橋往來人境絕菴主
澹無聊
白雪在簷前飛來日如故不是爾無心如何
常共住
明月挂寒空光徹寒潭底上下本自同看來
無彼此
流水不是聲明月元非色聲色不相關此境
誰會得
風從何處來衆響動巖穴靜聽本無聲如何
有起滅
身在千巖裏門前路不通寂寥誰是伴唯有

數株松

舟泊珠江

月色濺如水潮平寒似空孤舟橫野渡人在有無中

軍中道場吟四首

朝聞鼙鼓聲暮聽金磬響動靜雖不同唯在知音賞

旌旗蔽浮雲幢幡影朝日試看生殺機兵不似禪密

法鼓震龍宮喊聲動天地何似衆竅風噫出大塊氣

曾坐東海上驚濤怒破山今聞震天雷入耳心逾閒

寄王金吾

偶會忽言別再晤應更難思君心似雪飛夢

薊門寒

喜友人至

人生會合期杳如風雨夕與子未見時宛似雲中日

偶成四首

風吹楊柳花東西南北走豈是愛隨他自身元不有

野雉在樊中粱食亦不少何似處山林飲啄隨時了

豹隱南山霧常恐羅網侵只以皮毛故是爲身累心

膏火照夜行人益已受損豈不自愛惜生質固所稟

憶家山竹池

萬竹飛晴雨雙池引石泉別來三十載日日

憶栽蓮

瓊山

奇甸香爲國珠崖玉作山人從塵海渡儼若出天關

五指山

一葉浮天外千山落鏡中誰人揮五指劃破太虛空

金粟泉

粟泛黃金屑泉流白玉漿我來持一鉢足可獻空王

明昌塔

瓊海開龍藏香幢出梵天卽看火宅內從地湧青蓮

劉將軍邀觀玉龍泉二首

清泉寒似玉嘉樹密如雲人有羲皇樂心同鹿豕群

混沌何年鑿淵泉此地開人依空界立山入鏡中來

題墨香深處四首

碧草橫書帶幽蘭綰佩香虛亭人獨坐心已到羲皇

竹色侵簷綠荷花照水紅夜深涼露下人在暗香中

芙蓉開似錦黃菊疊如錢醉眼熏心處端然自在禪

敎八 三十三

雪逼梅舒蕚春催草發芽目前生意事誰識在山家

寄膠東李生

萬里路不遠寸心空更閒不知思我者如隔幾重關

懷丁右武大參

落葉千山雨寒空一片雲舉頭聊縱目何處不思君

咏松二首

樹老心逾赤楓凋葉更紅可憐霜雪裏獨有一枝松

霜幹龍鱗老風枝馬尾長濤聲清響發瑟瑟滿虛堂

詠梅二首

叢林秋已晚萬木盡凋傷獨有寒梅樹飛來雪裏香

雪色春先到寒香夜更清一聲幽鳥語忽使夢魂驚

詠竹五首

寒飛千尺玉清灑一林霜縱是塵心重相看亦頓忘

矯矯凌雲姿風生龍夜吼霜雪不知年與吾歲寒友

霜幹寒如玉風枝響似琴瀟湘一夜雨滴碎客中心

葉落根偏固心虛節更高一林寒吹發清夜伴松濤

淇澳春雲碧瀟湘夜雨寒虛窻人靜聽颯颯響琅玕

喜雨三首

涼雨洒炎天飄風振林木輕雷響簷端隱隱似空谷

元陽如烈火群有若陶鑄忽然風雨來炎蒸在何處

山空泉更寒暑氣無來往颯颯風雨生毛骨

更清爽

山中吟六首

塵隔三千界心超十八禪鐘聲清夜發聽徹不成眠
日月不知去此心應合空山樓時獨坐彷彿在鴻濛

枝頭春已動草木氣相鮮靜裏觀時化心忘有漏年
時折寶林松旋汲曹溪水來煮雪中茶此味無可比

萬山寒色破地氣暖生春花落曹溪水何人肯問津
無事晝打眠松風吹不徹何處木魚聲夢中響更別

偶占

一滴曹溪水千株逼漢松人依空界立宛在畫圖中

示知事僧二首

斷臂巖前雪而今血尚濃黃梅腰下石能得幾人春

積雪苦凝寒叢林盡凋沍一陽纔動時枝頭春已露

董國博過訪曹溪因贈

曹溪一滴水流浪滿江湖隨君化霖雨到處洒焦枯

夏日王憑過訪 癸丑 二十四

炎熱毒如火茶香冷似氷誰知天壤內除嬾盡輸僧

送悟心融首座二首

一片江南雪來清瘴海炎君今度嶺去寒色

帶眉尖
七尺藤過頂三飡飯滿瓢何時萬峰裏倦飽
臥雲霄

對月

雪嶺孤松老曹溪滴水寒誰知今夜月猶是
昔時看

舟過小金山四首

一度一回新重來不厭頻租因貪佛日時禮
法王身
青山常不改流水去還來獨有松間月清光
照綠苔
漁火夜深白沙鷗清晝喧江空人境絕長日
掩柴門
階下魚龍穩沙頭鷗鷺閒盈盈剛一水隔斷
萬重山

喜黃生公亮歸自薊門五首

人生無百歲逢君時過半忽別又三年離合
安可算
昨日乘虛舟夜來忽風雨今朝喜逢君杳然
如夢許
塞上草頭白燕山楓葉丹唯餘寒雪色君尚
在眉端
驛路千行柳江湖萬里波往來空歲月誰不
爲蹉跎
羅浮半輪月曹溪一滴水與爾共飡之意味
無彼此

喜雲欣慶公至

君從白下來慰我炎方熱火宅喜相看如對
燕山雪

招慶公嘗荔枝

長夏火雲紅五月荔枝熟與君坐珠江日日
敲寒玉

對慶公懷舊

菴居與君隣水竹清同好一別三十年相看
今已老

寄蒲坂襄垣震崧二宗侯三首　（二十六）

一派黃河水遙從天上來滔滔東入海借問
幾時回

華嶽雙峰出高空碧玉寒遙聞天樂響應是
禮仙壇

中條山色青朝霞散猗綺知有忘世人獨坐
觀無始

夢遊天台二首

忽到天台山相遇雲中老想是避秦人顏色
如此好

飛上華頂峰忽聽天鷄叫遙望蓬萊山掀髯
發長嘯

懷舊

夢坐龍華樹聽殘長樂鐘醒來空谷裏萬壑
吼松風

懶殘老衲住山

菴小山藏寺心虛芥納空嬾眠松下石坐斷
最高峰

將之雷陽別璽公于江上

送別芙蓉江江水秋逾碧歸舟遡寒流來往
心如織　（二十七）

詠月

湛海光如有寒空色若無誰知俯仰內千古
照迷塗

詠雲

一點如纖翳瀰漫塞太虛但知已起後不見
未生初

試端硯三首

君子愛佩玉溫潤象其德此石尤過之所寶
在翰墨

詞海萬里流筆峰千丈雪盡向此中生時時
飛玉屑

浩浩清江水磊磊紫石山誰知千古意元在
混茫間

化城菴二首

山色自朝昏榕陰閒古道多少往來人紅塵
空浩浩

鑒井在高原土深水難得施工極盡時淵泉
流不息

鑒室

斗室懷幽壑窮交見古人雖餘方寸地無處
着囂塵

明禪人施茶

此心元不住白足本無塵時汲源頭水清涼
熱惱人

寄慶堂首座

憶爾栽茶處滿園春雨滋何時掃松葉相對
一烹之

寄宗遠西堂

曹溪春水漲衡嶽鴈歸時憶爾跏趺夜松門
月上遲

寄題龍興寺禪堂

王氣鍾山嶽經聲徹帝宮法筵龍象衆萬世
祝堯風

寄皇陵供奉

F R26

乾坤開帝業日月轉河山香火勤供奉晨昏
仰聖顏

題畫小景二十一首

流雲覆春山輕寒凍欲坼何處踏青來歸時
月華白

（缺八）

芳樹夏初長輕舟湖水碧携琴訪故人雲深
（二十八）
何處覓

斷橋人影横扁舟霜月白回首望雲山悠然
塵市隔

烟樹春雲緑江天落日紅不知何處醉歸向
月明中

風雨孤舟夜微茫草樹春茅簷驚犬吠定是
渡江人

江閣流雲細孤村白日閑小橋横野水隔斷
萬重山

（缺八）　二十九

晏坐桃花塢幽居遠市塵秖緣春色好不是
爲逃秦

高樹咽新蟬深林掩茅屋斷橋人影横白雲
滿山谷

瀑布寒空外孤亭水石間日長無個事結伴
看春山

秋水碧如玉遠山凝似脂夜深魚不食釣餌
爲誰施

浙瀝寒林瘦潺湲水石清白雲千萬里相對
總忘情

萬木流雲密千山落照寒衡門長日掩酒伴
暮相看

遠樹晴烟合江空草閣寒行吟同澤畔始信
獨醒難

古木蒼松老清泉白石奇携琴問知已遥望

酒家旗

江閣坐忘機凭欄望夕暉沙頭人竚立擬待
月明歸

雲白天垂練江清水合空相携尋酒伴同過
石橋東

秋山雲氣薄紅樹曉霜清一帶湖天濶空留
待月明

山似天台路花無秦代春漁郎坐溪口不見
問津人

彤雲四野迷層氷萬木折衝寒訪故人踏破
連山雪

萬山凝積雪高樹折輕氷何處寒梅發香勾
一個僧

秋山新雨霽遠水澹無垠湖上幽人宅悠然
隔市塵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八

音釋

堞音牒城上女墻也　轟呼宏切車之聲也　舲龍星切　剳側八切　溝鉏連切水流聲也　颮音標暴風從下而上也　轂苦瓜切　謖蘇谷切　氤烏孤切　氳伊真切　氛敷勿切　塵音鹿車聲　鼓渠庾切上聲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九　門人通炯編輯　　敎九

侍者福善日錄

南嶽逢何玄圃

相逢南嶽前坐對中秋月清光徹夜看疑是燕山雪

玉山　　敎九　一

閒登玉山頭城中見烟火萬井家如雲蓮花青朶朶

望江樓

獨上望江樓四面山如織中有凡夫人相對不相識

高山寺

山城枕江流梵刹雲中起鐘鳴萬戶開人在蓮花裏

愚溪

愚溪何似我我愚溪不愚流泉日夜響說法聲嗚嗚

華嚴菴

菴近恒河水僧依舍衛城經聲和人語總是說無生

雜咏二首

白鶴飛冲霄翛然任去住可惜無礙身不知生死路

蠟蟻慕羶腥逐氣呼伴侶忙忙不暫停所得能幾許

偶成二首

法侶千峰影生涯數畝田信知人世裏難結此中緣

青山待人歸本欲求深契誰知來者心動靜多相戾

山居十三首

片雲浮太虛倏忽遍大地試看未生前清淨
無纖翳

萬境本寂然因心有起滅一念若不生動靜
何處覓

長夜無燈燭修途總暗冥可憐酣睡者大夢
幾時醒

青山容易入白業不難修獨有降心法英雄
讓一籌

一枕黃粱夢千秋汗血功秖知常不朽誰信
轉頭空

雪老蒼松古僧閒水石清坐來忘百慮眼見
一身輕

酷暑不可人清風來竹下颼颼涼氣生毛骨
頓蕭洒

風靜蟬聲急龍歸雨氣腥乘涼高樹下閑寫
換鵝經

雲深便野寺僧老愛扶笻乞食歸來晚愁穿
十里松

爽氣入疎林萬山秋色好貪看溪頭雲忘却
來時道

獨坐長松下悠然太古心高山流水意誰復
是知音

日月如飛鳥乾坤似轉丸浮生忙裏度誰向
靜中看

長明一碗燈夜對心更寂多少醉眠人夢中
狂未息

山居二十首

松下數椽茅屋眼前四面青山日月升沉不
住白雲來去常閒

雪裏梅花初放暗香深夜飛來正對寒鐙獨
坐忽將鼻孔衝開
幾片白雲不去一輪明月飛來伴我山中寂
寞笑他世上塵埃
一片寒心雪夜數聲破夢霜鐘爐內香銷宿
火窻前月上孤峰
滿面清霜冽冽盈頭白髮蕭蕭世上空花影
落目中幻瞖全消
淅淅泉聲入耳明明祖意西來不動舌根常
說何須再歎奇哉
幽谷蘭香馥馥中宵月色娟娟一段清塵欵
勃無端打破枯禪
一念忘緣寂寂孤明獨照惺惺看破空中閃
電非同目下飛螢
雲散長空雨過雪消寒谷春生但覺身如水
洗不知心似氷清
衰朽應憐骨弱看來轉覺心強午夜眷梁似
鐵常時一念如霜
空谷諸塵盡謝止留一片閒雲伴我松根揮
塵堪多麋鹿成群
文字眼中幻瞖禪那心上浮塵內外一齊拈
却大千世界全身
靜夜鐘聲不住石牀夢想俱空開眼不知何
處但聽滿耳松風
清淨涵空寶鏡春來水滿彭湖照徹盧山面
敦九 四
目月如額上明珠
蓮漏六時猶短長香百刻安排日夜真常流
注識神早托華胎
一片雲封谷口千峰劃破虛空中有數椽茅
屋深藏白髮山翁

可惜青山常在堪嗟白髮時新盡是塵中逆
旅誰爲物外閒人
山色愁含宿雨松聲冷咽清霜乞食僧同倦
鳥娥眉月上新粧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但見冰消澗
底不知春上花枝
門外青山朶朶窗前黃葉蕭蕭獨坐了無言
說回看妄想全消
舟中即事
空水連天一葉舟即看身世等浮漚鴈聲叫
破緣生夢明月蘆花古渡頭
大姑山
霞帶雲裳月黛眉江湖滿目少相知寒流徹
底心如洗莫問夫君是阿誰
姑山塔

空裏浮圖水月身太虛中點一微塵行人兩
眼重添屑幾個男兒認得眞
鄱湖寶陀寺
玻璃宮殿水晶盤面面青山碧玉欄中有一
人常說法西江吸盡夜潮寒
過桐江輓曾健齋光祿
龍華樹下舊相逢每夜談心聽曉鐘今日覓
君桐水上空含血淚洒春風
清江漁父詞二首
水清沙白月如鉤影落波心釣未收無限遊
魚吞不得空教漁父抱深愁
一葉輕舟逐浪翻五湖風月任加飡夢魂常
在深深處最苦離鉤水更寒
舟次橫浦
五雲一水入南安萬疊山迴六六灘行到水

窮山盡處梅花無數嶺頭看

登南安城

城頭辦辦湧青蓮花蕊香含萬戶烟身在鏡中人不識更於此外覓諸天

度大庾嶺二首

一徑雲霞閣道深梅花松雨氣陰森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嶺心

嶺上寒梅正發花枝頭雲擁舊袈裟試將拄杖重拈出香逐天風遍海涯

曹溪謁六祖大師二首

曹溪滴水自靈淵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脉尚泠然

樵斧纔拋石隧腰黃梅夜半寂無聊自持一鉢南歸後從此兒孫氣日驕

廣州道中二首

烟水南遊歷百城相逢知識總無情挨身纔欲須臾住又指前途向別行

兩岸中流總不容扁舟逐浪任天風直須高挂孤帆去自信恩波到處同

抵雷陽戍所

瘴海嵐烟日夜浮龍蛇氣吐混清流到來盡是孤生國愈見君恩未易酬

寄少林無言宗師二首

五乳峰頭草木深春來花發滿空林峰頭積雪仍千尺誰似當年斷臂心

清涼會罷復長安一度相逢一度歡別後天南望天北炎風朔雪兩相看

放舟波羅江

片帆東去海波平蕭鼓如從天上鳴遙望三山天外落不知人在鏡中行

寄小金山珍公

天風吹上妙高臺午夜乘潮載月回洒掃栲栳
伽山上石待余重爲寫經來

小金山三首

萬里長波萬里流誰將拳石砥中洲不因禹
鑿開三級自是魚龍會點頭 敦九 七

水晶宮殿絶塵蹤香霧氤氛露氣濃明月空
中浮客櫂夜深堦下臥魚龍

山浮水面寺依空樓閣虛無杳靄中不是幻
成人世界多應天湧梵王宮

寄河東妙峰師三首

首陽山色枕河流師住中條最上頭麻谷牀
前章敬錫至今風韻鬼神愁

黃河一線自天來流入中原洗刼灰把斷要
關看砥柱慈航不數濟川才

天涯行盡路途難毒霧炎風任飽飡忽憶龍
門千丈雪猛然提起徹心寒

答高常侍寄香

一瓣名香出上方封書遙寄到炎荒夢聽刁
斗疑鐘磬夜起親焚禮法王

懷五臺龍門舊居

萬年氷雪擁茅廬一別于今廿載餘叶斗峰
頭明月夜不知誰在此安居

憶匡山

遥憶匡山五老峰白雲深鎖萬株松寒空月
照彭湖水瀑布聲飛幾度鐘

懷匡山天池憑虛閣主人

空中樓閣閣中人宛似花間自在身午夜天
池浸明月不知此際與誰親

五羊喜譚子文至自薊門二首

西山雪擁蘭門寒曾憶園爐坐夜殘一別杳
然如隔世相逢疑是夢中看
炎風朔雪兩無憑火宅何如大地氷相對莫
驚鬢鬢改此心元是五臺僧

憶家山并諸舊遊 有引

余別家山三十餘年矣今被放嶺外適法
兄珂公同廣姪遠慰因成三絕書還懸之
舊壁以見人生幻跡如此

萬竿竹遶舊菴居樓上仍懸讀遍書夢見四
簷青不改空留明月照庭除

長安陌上舊行蹤吹盡微塵曉夜風別後消
磨三十載不知幾許出虛空

憶昔兒童共聚沙百千嬉戲笑如花風霜縱
使形容變此念渾同未離家

本寺回祿余亦遠遊久抱修復之念今
歲九

聞恩兄已新寶塔而毀宇尚在荊榛感
念嬰心遥寄以詩

洞然劫火憶當年寶塔如生火裏蓮今見優
曇花再現何時重覩率陀天

獨坐

七軸蓮花一炷香晝長趺坐倚匡牀市塵門
外深千尺唯任輪蹄日夜忙

送劉貽哲還鄉兼東諸故人三首

瘴海三年共此心形骸總不屬浮沉君歸獨
載秋江月影落寒波思更深

歲九

身任驅馳心自閒窮廬獵隊等青山故人儻
問余消息只道婆娑鬢已班

世路崎嶇不易行幾能眞見是浮生君歸儻
過西湖上試看蓮花出水清

軍中寄懷虛谷師

禪板輕拋事皷鼙跏趺鞍馬不相宜夜深月照轅門下恰似松陰對坐時

懷天台山二首

天姥雲霞傍海多半生夢想竟空過何時一叟撩天杖打醒癡僧寂滅魔

華頂峰頭月倍明石梁橋下水偏清能持一滴來炎海猶勝曇花盞內生

曾溪四時詠

祖意明明百草頭春林花發鳥聲幽朝來雨過山如洗紅白枝枝露未收

四山密密綠陰濃窻下風來水面松午睡正酣纔欲夢長廊忽聽一聲鐘

刀耕火種是良方秋到家家晚稻香放不下時擔取去何如老僧在韶陽

夜深旋煮雪中茶此味天然最可誇更有一般奇特處滿林寒月浸梅花

軍中吟二首

鐵甲天教當敝裘從軍元不為封侯身經赫日如爐冶傲骨而今鍊已柔

緇衣脫却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氷雪冷心腸

陳生讀書天寧寺

跡寄祇園已出塵夜眠應與佛相親夢魂忽被鐘敲破始信元為聽法人

海月樓

海天空處一樓居方丈中涵無盡虛夜起關窻放明月波光霞氣滿襟裾

劉生讀書石湖

心似寒泉色若氷幽居不讓石巖僧夜烹一滴源頭水乞火頻分照佛燈

寄雲棲大師

長眉鶴髮久棲雲麈尾時揮繞鹿群遥寄旃檀香一瓣想師拈對法王焚

寄屠赤水居士

維摩家近白花山烟水微茫海印寒聞道文殊又東去不知香飯對誰飡 敕九 十

寄馮開之太史索楞伽經序

憶昔千華一對談珍衣脱却久氈毡楞伽山上摩尼聚何日重開百寶函

讀達觀大師末後偈

一念從來絶覆藏通身不落是非場試看撒手輕拈出始信阿師熱肚腸

懷五臺舊居

叶斗峰頭雪未消別來音信久寥寥炎方屢夢經行處曳杖閒過獨木橋 敕九 十一

單中寄懷黃羽李侍御六首

十年戎馬走炎荒常憶同遊海印光大火聚中求着脚與君別處最清涼

聚散浮雲不可期此心未離別君時兩輪日月如飛鳥來往無停促夢思

大海長江一脉通烟波浩渺總如空萬山縱使能相隔恰似空花落鏡中

虚空大地可消亡此念如何屬斷常試問維摩方丈内近來諸有置何方

君先待漏紫宸朝過把楞伽問寂寥侍者飽飡香飯後至今一粒未曾消

世事虚空最是閒乾坤何地没青山知君正眼相看處不在音聲色相間

寄水田南皐鄒給諫

門前一片福田衣時折松枝當塵揮山色溪

聲常說法不知若個是當機

題香爐峰紫雲菴

香爐峰下紫雲深松竹層崖白晝陰門帶長江接溪水清流洗盡世間心

山中夏日

如焚夏日晝偏長渴想菩提樹下涼一陣風從空裏過送來何處藕花香

懷九華山

九江江上秀芙蓉一帶雲霞六六峰迴首癡鄉明月夜無端清夢挂寒松

繹公自衡陽來參

遥向曹溪獨問津溪頭秋水淨無塵持來一片衡山月猶照當年獵隊人

寄茶陵劉存赤居士

見面何如未見真揭來消息嶺頭春衡山月色曹溪水徹底相看是故人

舟次螺江訪僧鍾公不遇

曾坐江樓待雪消螺江春水急於潮今看白鷺洲前月猶似當年伴寂寥

蒙恩宥還山

少小爲僧五十年老來特地混塵緣從今走斷天涯路此去千峰白晝眠

夜坐

露洒幽蘭撲鼻香風吹毛骨夜生涼坐來已覺心如雪月色還疑地上霜

夏日過法性寺二首

菩提樹下風祛暑般若臺前雨送涼一盞清茶諸想滅更於何處覓西方

覺樹當年向此栽初心爲待玉人來千秋衣鉢今仍在說法誰登舊講臺

懷雪峰枯木堂

枯木堂前冷似氷當年曾坐半千僧遥思一
片寒灰地何日重挑午夜燈

題畫二首

飛來山色掩湖光烟樹新晴帶夕陽遥聽上
方殘磬界半天鐘鼓落微茫

一片烟波十五橋雲山落木晚蕭蕭孤城半
壓吳江水水上人家夜聽潮

將之雷陽江上別曇公

相逢庾嶺日初遲欲折梅花第幾枝忽逐秋
風度炎海別君不似見君時

懷舊居

安居舊住竹林西明月溪頭幾杖藜常想夜
深松露下不知猿鶴向誰啼

寄浮山濬居鎧公

浮山九帶事如何回首當年已爛柯爲問夜
深跌坐處白雲明月是誰多

舟次小金山志感

常思半月經三度倏爾睽携又五年此日重
來峰頂坐德雲元不是生前

憶山中梅二首

曹溪梅花每至盛開如坐香積世界今冬
以魔作祟不克芙蓉江上望山中咫尺不
得坐享香供詩以憶之

寒梅帶雪嶺頭開冉冉天花落講臺好遣上
方香積國爲子一鉢盡擎來

梅花香樹積成林香氣熏人悦可心樹下現
敷獅子座風聲誰解海潮音

得東海門人江吾與書二首

從空一紙故人書萬里遥來問起居爲報親

知零落盡滿頭霜雪更愁予

十五年來坐瘴鄉海莧相對未能忘時看萬里中霄月一似同遊海印光

古佛松林

松陰幕幕淨無塵山色雲光自法身日夜風濤廣長舌不知聽徹是何人

開元曉鐘

明河清淺澹疎星古寺虛廡宿百靈一擊曉鐘驚大夢不知誰最獨稱醒

平原古塔

浮屠何代擁諸天傳是隋朝大業年蒼蘚剝封殘碣盡平原荒草布金田

寄愚菴法師

遙想華臺坐講時四天彌覆法堂垂座中龍象清如許可記炎荒老赤髭

寄草堂法師

瘴海還從坐寶林常懷法席舊知音遙看一片燕山月盡是隨緣度世心

山居偶成四首

百年世事空華裏一片身心水月間獨許萬山深密處晝長趺坐掩松關

滾滾紅塵世路長不知何事走他鄉回頭日望家山遠滿目空雲帶夕陽

鬧藍誰肯急抽身自古青山隔市塵莫謂桃源無路入落花流水是知津

日夜烟霞護翠微相將猿鶴待忘機青山莫道閒無主自是閒人不肯歸

送隱知禪人還蜀

一錫冷冷過瘴鄉巫山西去思茫茫峨眉峰頂新秋月知爾看時到上方

寄題杜將軍曇花精舍二首

鼓吹轅門獨晏然曇花樹下畫安禪誰知可汗歸王日正是將軍破有年

鐘鼓胡笳總道場旌旗影裏坐焚香恁君力破群魔墨自許心空見法王

送慈公還五臺

一別臺山三十年眼前氷雪尚依然君來細說窟中事又結多生未了緣

寄空印法師

憶昔臺山百尺氷與君對坐骨崚嶒嶢翻思三十餘年事夢裏相看似不曾

別曹溪二首

爲決曹溪萬里流歸心常撫大師頭因思血浸齊腰雪千古令人痛未休

自爲曹溪杖策來坐看山色笑顏開從今一別千峰去鳥語溪聲不盡哀

初至衡陽喜雪二首

七十峰頭雪正寒到來深見此心安回思火宅驅馳地盡入氷壺影裏看

五熱場中幻化身廿年來往任風塵今歸一片瀟湘雪原是清涼徹骨人

山居二十八首

余生平抱烟霞之癖早年行脚三十住五臺氷雪中者八稔及居東海一十二載知命之年乃被業風吹墮瘴鄉將二十年嗟

歲九

乎人生幾何忽忽往來已七十歲浮光幻

十六

影豈能長久頃蒙聖恩賜還初服特來南嶽作投老計因緣未偶乃就湖東古道場地伏諸檀越助營安居創始于甲寅九月既望落成于臘月逼除草草苟完從此一

片身心始得休息之地如久客還家以釋重負其逍遥洒落何快如之隨有口占命侍者録之以志幽懷非言詩也與來即筆畧無次第云耳

祇園借得一枝安從此無論道路難日上三竿高臥穩相看不必勸加飡

雪壓衡門夜擁爐此身雖寄恰如無不知日月從何去回首人間歲已徂

灌木叢中一小菴石牀爲座草爲龕杜門口似維摩詰莫問前三與後三

形如枯木念如灰雪滿頭顱霜滿腮不是老來偏厭世眼中無處着塵埃

身心放下有餘閒垂老生涯在萬山不許白雲輕出谷好隨明月護柴關

寒燈獨照影微微疎屋風吹雪滿衣忽憶五

疊趺坐處萬年氷裏一柴扉

寒威入骨千峰雪怒氣衝人萬竅風衲被蒙頭初睡醒不知身在寂寥中

百千世界空華影一片身心水月光伎倆窮時消息斷可中無處着思量

地爐無火石牀寒瓦鼎香消坐夜殘萬籟聲沉心更寂却疑身在鏡中看

四園嘉樹影扶踈樹下深藏一小廬車馬不聞人跡斷閉門長日獨跏趺

寒雨瀟瀟風滿林蓮花漏永夜沉沉誰知舉世難醒夢盡是光明般若心

夜深獨坐事枯禪撥盡寒灰火不然忽聽樓頭鐘磬發一聲清韻滿霜天

雪滿乾坤萬象新白銀世界裏藏身坐來頓入光明藏此處從來絶點塵

平湖冷浸芰荷衣湖上青山絶是非塵跡盡
消人世遠白雲鷗鳥總忘機
雪擁柴扉獨坐時寒林寸寸折瓊枝曉來頭
失青山色開盡梅花總不知
春過人日雪初晴新月疎林影更清夜起推
窗望寥廓滿天星斗挂簷楹
雲開四野動春光何處梅花送暗香曳杖欲
尋幽谷去一枝斜倚在東墻
一片雲封萬壑松門前流水日淙淙不分晝
夜供齁睡好夢驚回隔嶺鐘
春深雨過落花飛冉冉天香上衲衣一片閒
心無處着峰頭倚杖看雲歸
信步騰騰任所從形骸一似雪中松偶來纔
向溪頭立又逐閒雲過別峰
麋鹿空山軌可從輸他豐草與長松紅塵縱
有難醒夢絶世何曾到萬峰
垂垂白髮對青山身在千巖萬壑間寂寂松
門無過客往來唯有白雲閒
青山不動自如如朝暮雲霞任卷舒縱有紅
塵深萬丈曾無一點到茅廬
萬峰深處獨跏趺歷歷虛明一念孤身似寒
空挂明月唯餘清影落江湖
睡起呼童旋煮茶竹爐湯沸雪如花旗鎗未
堅魔先退始信叢林有作家
倦倚虛窗坐看山千峰紫翠出松間無心縱
（散失）
許雲來往何似如如體更閒
月色松聲總見聞禪心妄想聖凡分消歸一
念無生處此意如何把似君
平湖秋水浸寒空古木霜飛落葉紅石徑小
橋人跡斷一菴深鎖白雲中

寄舜菴老衲

三十餘年學嬾慵生涯坐斷祝融峰身輕鶴
骨休言老千尺還看手種松

寄魏考叔

幽居宛是在家僧一室清如六月氷縱使善
空諸有盡尚餘山水挂眉稜

留別湖東社中諸子二首

曇花舍就竹林西市遠塵囂最可棲勤掃塔
前雲臥地歸來莫使草萋萋

偶來松下掩柴關招隱相求出世間豈意又
隨流水去別君心似戀雲山

岳陽阻風二首

岳陽樓外浸湖天樓下沙汀夜泊船來往風
帆留不住獨餘山色尚依然

北風吹浪打山城一葉輕帆阻去程想爲留
看洞庭月怪來偏向客邊明

過金沙于潤甫雲林

咫尺雲林望不遥到來寒爽氣蕭蕭閉門不
放烟霞出多少塵心亦易消

西湖偶成

四面湖山鏡裏看樓船深浸碧波寒不知身
在氷壺影可笑沈酣夢未殘

喜歸匡山

垂老青山荷主恩匡廬南向臥朝暾七賢五
老遥相對泉響深談不二門

輓匡山黄龍徹空師二首

昔與師住五臺氷雪中者三載別來三十
餘年所矣予今投老匡山一禮師塔輓之
以詩

憶昔清涼對坐時垂垂氷雪綴雙眉別來夢

到傷心處一段難禁秖自知

塔影團團擁萬松法身不動聳千峰知師常說無生法鳥語溪聲和曉鐘

山中雪夜

雪擁千峰獨閉關寒燈深夜照衰顏心灰已絕紅塵夢誰信人間有此閒

閱華嚴經十地品夢中偶成

一葉輕舟一釣竿鉤頭香餌未曾殘直須入海深撈摝莫滯蘆花淺水灘

思鄉曲二首

余十二歲離鄉今六十年矣適鄉人遠問於山中因賦此

門前高柳映清池常記兒童戲浴時六十餘年如夢事幾回猶動故園思

青山一帶邊河流家住河邊古渡頭自小離鄉今已老此心不斷水悠悠

懷大都龍華主人

龍華樹下有緣人一別難求似昔親幾度夢魂飛夜月縱然相見總非真

入山

直入千峰不厭深最幽絕處可安心松門任使青苔厚從此時人沒處尋

曹溪堂主倪無昂公來訊二首

自別曹溪已十春常思香水一霑唇夢魂時坐松陰下只恐今生是後身

溪上梅花不斷香幾回香霧溼衣裳年來每到看花處一似當時坐法堂

送青林熙公遊南嶽二首

憶昔曾登七十峰倚天傍日撫長松幽巖絕壑探奇遍君去尋余策杖蹤

萬峰深處碧雲寒曾結茅廬學懶殘牛糞尚
埋煨芋火君應一撥地爐看

偶成

湛海波澄一物無寒空深夜月輪孤但看萬
里纖雲斷自覺氷心在玉壺

集外詩五首

喜老母遣弟至

天屬憐同蒂君恩賜一身生還如有日尚可
奉慈親

憶故鄉鄉居

家住龜山陰宛似恒河曲却憶兒童時熱在
河中浴
夾岸柳陰濃當戶南山翠手種碧桃花不知
在也未
門前一小橋幼見水衝斷欲架獨木枝路遠
猶未辦

憶鄉友

幼小回讀書連牀還共被誰知一別來看看
六十歲
却憶聚沙時相戲常生惱只記童子顏不信
今衰老

憶家山菴居

樓居水竹總相連長夏清風白晝眠此日炎
荒萬里外回思恰似幾生前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四十九

音釋

颼音搜干侯斡切颼風聲鼾卧息也藍耗上音鹽下同
蘸仝切蔑天稔忘桃音盧桑才切顱頭骨腮鎖下也淙徂紅切水聲也綴朱劣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　敦十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曹溪中興錄上

中興因緣

師曰曹溪者乃昔曹叔良爲魏武之裔避地於此因以名焉其道場自梁神僧智藥三藏從西天汎海而來攜菩提樹於五羊之法性寺讖云百六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出家度人無量將入嶺過曹溪水口掬水飲之而甘且香乃曰此我西天水也源上必有聖地因溯流而上至觀其山似衆形曰此山宛似我西天寶林山也乃謂居人曹叔良曰此山宜建梵刹百六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說法叔良即白州牧某具奏梁武帝遂命建寺額曰寶林乃開山之始也至唐龍朔間有新州盧道者得黃梅衣鉢號爲六祖回至曹溪時寶林已廢有尼僧名無盡者見六祖問涅槃經義知是異人乃白其父兄重修寶林延祖居之未幾有害祖者祖遂避難於懷會隱獵隊中一十五年後至五羊法性寺露穎而出遂於菩提樹下剃髮即回曹溪開法於寶林時山已易主爲陳氏矣祖說法多年雲集者衆以其山如生象齒鼻完具先寺於左頷大牙之內其鼻在右業爲陳氏祖墓故其寺址甚迫隘祖一日謂居人陳亞仙乞一坐具地亞仙許之祖以坐具一展盡罩四山之嶺時四天王出現四隅亞仙即許之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當盡捨之但先祖墓在寺右他日修建望乞存留又曰此山形乃生龍白象來脈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於是亞

仙遂攜家隱去不知所之故此山自六祖開創已來四天王內周環數十里爲一蘭若並無民居其山形風氣完密即少林已下諸祖道場未有如此之勝者向僧皆以爲藏修地至我國初開阡陌而環山之內皆爲田疇收入版籍則僧以務農爲本業樹藝蒔畜不異俗人然從來未有民居及弘正間四方流棍漸集於山中始以傭賃乂則經營借資於僧而僧不察以山門通翁源入府孔道而漸成窟穴羅於道側開張市肆豈特鳩居鵲巢將使狼據師窟僧亦捨寺而住莊菴則山門日空流棍日集禍害日作而僧徒竟爲此累以至幾不可保矣丙申春予蒙恩放嶺外初入山禮祖見其凋弊不堪之甚未幾而禍患果作僧至流離於是一時當道汲汲拯救之初制府大司馬陳公欲予往救正之未既而觀察海門周公甚留心祖道方從事於此頃即入賀去繼巡道祝公乃極力致予因是寺僧某等相率來歸請授具戒堅意懇請予應之於庚子秋九月入山即以祖庭爲心遂捨捨身命一一綜理次第建立如下所列其槩皆大壞極弊不容一日安者幸仗佛祖之靈當道護法神力冥加八年之中畧有頭緒雖未究竟卒業而心誓俱竭其所建者皆可爲恒規僧徒苟能自此謹守勿失亦可保此道場世世無虞矣時師命昌曆等在寺訓諸沙彌凡所作事皆目擊之及所發言即日錄之乂而成帙題曰中興實錄彷通志十品之例列爲十則其示衆法語清規手札雜著并次第於後云

培祖龍以完風氣

師初入山因見祖庭破壞乃集諸弟子曰佛說大地山河唯一眞心之所融結雖形家之說未必盡信而至理存焉亞仙初捨地即云此山乃生龍白象來脉他日興造只可平天不可平地此蓋言地形之不可傷也觀此曹溪主山儼然象形而四足六牙鼻口俱備其寶林初開時山勢完密故寺坐頷中左大牙包裹與右牙連合脣內爲龍潭即如象口其寶林右壁儼然象鼻而陳亞仙之祖墓先葬其上六祖存日其寶林牆外即其墓也故乞其地而擴之其口爲龍潭溜水於內有龍居之及祖降其龍乃鑿二牙交關處放水塡潭以蓋佛殿然龍既蛻水既竭而靈氣已泄故佛殿雖備其潭未塡完而祖師化去至今殿前猶爲深窟乃前未竟之功也故丹墀剛半師察知其故乃塡平之前羅漢樓乃初鑿巔之缺後人因而爲山門既又建樓於上師欲改補而未及以象之食賴鼻而命即在鼻其鼻當有數節而陳墓正當中故六祖入滅所存肉身初即建木塔於墓前以安供墓後建信具樓以藏衣鉢至我明成化間有僧某者去木塔易之以甎其中陰濕未幾祖現夢於郡守乞一安居守命改信具樓爲祖殿其空塔在前返爲胸中壅凶矣其祖殿後爲程蘇閣乃嘉靖丙午間郡守陳豹谷所建師至則見殿左爲方丈當中開一路入後山斬斷象鼻其殿後低窪爲北風所劫來脉有傷故道場頹敗職此之由也師因察象鼻之形則殿後當有一高阜時一老僧爲師言初爲沙彌

時見殿後一堆如壘土比陳公修閣時令僧削去某時爲沙彌亦在擔土列師知其信然乃令所選三學教授僧率肆業沙彌百餘人每日各擔土十回以培之三月而成一山如固有於是改中路於曹溪邊爲迴廊右繞祖庭而行入後山由是風氣始完其於山門之內凡有凶煞者盡除之而衆僧遂安其祖殿後一澗爲飛錫橋過橋爲卓錫泉即衆咽喉師引其泉入香積厨泉右一小嶺如舌狀右一窩鉗即右頷古爲無盡尼所居之巷乃重興寶林之主故師中興必首新之此最初入山開創之始也

新祖庭以尊瞻仰

祖庭初以改信具樓爲之殊爲單陋入門不見眉目禮拜不能重列且前有拜殿接擔殊爲幽暗墓前一塔屹立塔前又有諸天殿重疊破碎壘砌當襟無一隙地近殿左有僧房如拳拄顧右下角有户長厨屋糞穢垢積兩腋僧居即當敗椽如荆棘林然外望屋宇參差巉岏略無一綫通透此祖道所以壅塞而不暢有由矣師深見開闢之難日夜以思竟無規畫不能成局每每登塔眺望諦觀全寺大勢其左方丈法堂禪堂前即鐘鼓兩樓翼峙成一局師云此必寶林開山初創之制也而右爲佛殿乃祖師存日填龍潭而爲之者後有經閣前羅漢樓及寶林山門通爲一局後人不善增修故祖殿居中僧房雜居塞其神路全無瞻仰氣象耳今欲分條析理以就規模非巨靈之手何能劈之耶因是見羅漢樓之西山如虎頭回望師買其山取土填大

殿之潭窟出地以移祖師殿左之僧居仍別買房屋以易經閣後之僧房爲户長公廨以除祖殿西角之穢汚其兩廊之僧各別置安居拆其前後諸天拜殿則目前地平如掌矣遂極力經營一一如畫故得重修祖殿高廠可觀前設兩配殿欲奉南岳青原五宗諸像其大門房周圍一十五間將奉傳燈諸祖兒孫如七十子之從祀於孔子也但前路壅塞乃買空地移有礙僧房三主乃大闢神路直與賣林門齊中與羅漢樓並起華嚴樓三間爲祖庭頭門其上爲禪堂諸僧書華嚴經所如此天然成一勝槩矣今之觀者但見一目了然而不知開闢之難爲力也

選僧行以養人才

本寺僧徒向以便安莊居種藝畜養與俗無異寺中百房皆爲其户入門絶無人迹唯祖殿侍奉香火數僧及住持方丈數輩而已以是山門任流棍縱横僧徒出入皆避影潛蹤可恨也師初至首以作養人才爲急即選合寺僧衆四十已上者聽其自便若四十已下者二十已上者每房一二人在寺安居日日登殿逐日四時功課諷誦祝延聖壽誤者各罰有差於是集者得百餘僧俱爲授戒從此晨昏鐘鼓經聲相續不斷儼然一勝道場僧徒亦知有本業而外侮亦漸知警矣但諸僧徒習俗成風凡幼童出家稚見師長務農不異俗人竟不知出家爲何業而畜其徒者止利其得力於畎畝而無一言及出世事其來久矣欲望其成人安可得乎師至寺之初即選衆中有通問學堪爲師範者本昂等三人

乃勸合寺僧衆凡有行童二十已下八歲已上者盡行報名到住持拘集在寺立三學館分三教授教習經典一年之中有通二時功課者乃延請儒師孝廉馮生昌曆茂才龍生璋梁生四相教習四書講貫義理其束脩供

餽師自備之如是三年有成者乃爲披剃爲僧總入禪堂以習出家規矩令知修行讀誦書寫經典各有執業即今禪堂諸僧皆吾師作養之人才也又謂佛法所貴熏聞成種嶺南乂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先教諸得度沙彌書寫華嚴大經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初則二三人已而人人相望發心不十年間書此經者已成十餘部矣此吾師作人之功灼然者也

驅流棍以洗腥穢

師見曹溪道場破壞蓋因四方流棍聚集山中百有餘年牢不可破而俗人墳墓皆盈山谷視爲已業矣始也起於傭賃乂則經營借資於僧當山門外起造屋廬開張舖店屠沽賭蜢日滋其害而愚僧不察與之親狎貪緣交相爲利故僧之所畜多歸之噬嚙日深則謀爲不法於是多方誘引以酒色爲坑穽盲者一墮其中則任其食啖膏脂盡竭以故僧之田地山場房屋因是而準折者多矣頃則附近豪强亦垂涎其間乃通同衙棍互相架構以包姦爲詞訐告道府借爲口實以張騙局聳動上司駭心驚聽遂以爲實乃具申軍門令下將莊居盡行拆毀僧不如法者驅逐時奉令者無良信其耳目以爲奇貨乃親入

山躡勘每至一莊居備估其值輸半乃免由是寺僧盡入網羅業已失其半而禍方滋蔓不遑一息安堵當師度嶺之二年爲丁酉歲初謁制府大司馬陳公因得槩申衆僧之情狀乃寢其令幸得免即欲以師往整之師以

（數十）

方在席稟未敢奉命明年戊戌屯鹽道周公署南韶事欲極之屬師修通誌未幾入賀去已亥南韶道祝公莅事自號曹溪行脚僧痛惜其奐力致師以整頓之庚子歲公亦以入賀去濱行面囑且令寺僧懇請師應命於是

（八）

九月入山見此葦縱橫乃祖庭心腹之疾也不瘳則六祖慧命終難救矣於是乘改風水將山門大路東西塡塞移置溪邊直出水口爲通途如是則向之市店皆圍於山門之內而往來者不便於食宿矣然終無術以去之也居三月歲暮往謁制府大司馬戴公備陳爲害之狀公曰此護法之責也但出一令責守土者嚴督之此一尉吏之任耳歲旦行該縣坐守驅逐不留一人舖店盡拆不存片瓦於是山門百餘年來所集膛穢一旦洗之而衆僧之禍害永絕矣舖店既拆市街一空師即於西街向之屠肆修旦過堂以接待十方之禮祖者東街修公館以爲翁源官長入郡之停驂處其山門道路初則一綫而左則列肆直抵當心因盡拆之石坊先在上今則移

（九）

置溪邊開闢壅塞相望如引繩迹成一大觀矣爲害之源不能盡述而根深難拔一旦盡絕槩錄於此以示來者爲龜鑒云

復產業以安僧衆

師以流棍既驅向之所騙田地山場房屋皆

執其左券此葦纍纍終無究竟思非善後長策因設齋於祖殿盡邀其賓主各出券相對查原有本而子息未及者補償之息過其半者已之其有本已得過而以息重累者及口腹虛花者罷之於是盡焚其券而以田地山場房屋盡歸其故主自此外患方絕而貧累之僧得以安居無擾矣時人或慮師任怨者師曰不然凡人雖不善必有本心之良苟開曉分明人各自知其非無有不心服者於是諸棍漸引去然亦竟無他虞

嚴齋戒以勵清修

先是寺僧多不守齋戒畜養孳牲以恣宰殺故凡上司府縣入山當里甲供應者必責寺僧而差役恃此以利其口腹即上用其一而下十倍之故所傷生命及所費資財歲不勝紀而本寺之累亦無底止且來者以禮祖爲心而腥葷羅列於前殊非清供亦非仁者本心也積弊已久思革爲難初幸觀察海門周公開禁葦之端准其呈狀及署篆觀嚴難以乃嚴禁宰殺案載志書故凡供應官本縣急蔬齋清供自師入山始但慮兩院威察余公必行值直指顧公入山爲二親祈福長例以督如故事公行齋戒令自此一定爲恒規矣此事既行不唯保護生命雅肅清規即省費資財歲計不資而常住亦免苦累即僧持戒者日益增進叢林清肅亦此一舉矣復蒙祝親詣山中教諭僧徒戒養孳牲宰殺變魚塘爲蓮池自此山門頓改觀矣

清租課以裨常住

師初入山於祖殿閱常住歲計記籍見券帖

數紙皆祖師貸約中載七八分之利息者師扣之主僧應云此常住供應缺乏乃借貸以支給者師爲之痛心及詢常住舊有香燈莊田租稅何所歸耶即聚衆備查祖師香燈有貢巢翁源補鉢及本山續置各項莊田每歲總計約租有四百餘金何所支銷而言不足衆曰各莊逐年但聽十房管事僧輪流徵收即聽彼銷繳及察其故乃管事與佃户通同作弊故致拖欠不完徒有虛名而無實惠所以常住日見其匱乏耳師即選衆舉公正廉能者十僧管事令對祖發誓刺血書盟不私一毫與集各莊佃户立定規則歲期以限約赴寺交納仍設庫司立管常住監寺四人執掌收支於是總計各莊每歲徵足若干兩計其所入將本寺各項應用派有定規著爲章程纖細不遺除支尚有剩餘從此不唯常住豐贍而祖師法利如一雨普霑且不爲泥犂種子矣其清規條例別列如左

敕賜曹溪南華禪寺設立常住重興長生庫註記出納錢穀清規定格題辭

夫惟吾佛世尊住世之時初但領衆持鉢行乞食法本無畜積何有常住次因老病比丘不能行乞命同住比丘就所乞食以其一半持歸供給名曰分衛謂分其所食衛護道業律部載之詳矣及佛滅後西域之法與佛在時無異及教法東流自漢永平以至唐代累朝帝王名臣宰官長者各捨資財建寺贍僧以爲福田往往寺主濫爲己有貪饕壞法侵漁衆僧不懼因果者多至我六祖大師之孫馬祖弟子百丈禪師始創清規立爲常住比

在伽藍之內所有施利及莊田錢穀俱有典守故寺有主者稱爲住持以說法爲主總領大綱其輔弼叢林助揚法化者則設有兩序執事若都監寺監寺以掌管常住副貳住持其歲計錢穀各有庫藏出內所司謂之庫司就監寺內取其公廉出衆者司之恐力所不及又設副寺以佐之其莊田則有莊主及徵收租稅又有監收此就衆中擇其公正廉能寬厚仁恕者充之其經手支給者則又有執歲執月料理山門事務以應官長檀越凡有支取所需必稟明住持准驗票帖明註庫記以備稽查故常住之物毫髮無差是則叢林如一身住持如頭首執事如手足耳目相須爲用而不可缺一者故凡山門事務一有所作則上下同心小大一力如目視耳聽手捉

足奔無不從其令者所以叢林興盛法化昌隆外侮不侵內障不起此佛祖度世之楷模自古叢林之典刑也夫何近代以來祖道衰替叢林凋弊先聖垂訓茂然無知如我六祖曹溪爲禪宗之源叢林爲天下冠香火供養不滅在昔而常住破壞至極僧徒愚迷癡蠢不知其爲何物也余因弘法罹難蒙恩遣嶺外於萬曆丙申春二月謁六祖大師睹其道骨儼然如生而山門寥落之甚殆不堪看爲之徘徊泣下者久之且僧徒被害官司勾牽急如星火日夜追逼傾家賣產者過半以致祖庭廢墜幾如埽地矣幸荷制府大司馬陳公稍寬恤之次蒙屯鹽道周公署南韶略華應官酒肉之奠次蒙南韶祝公痛懲僧徒之非戒殺葷牲力救之乃命合山衆僧再三請

余入山料理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冬公面力囑余明年庚子春正月復命寺僧眞權行裕淨泰慧珊願識等持書走五羊促余入山余以方在行間未遑應命四月公以入賀北上余送別靈洲辱公再三面叮嚀之余於是歲秋九月方杖策入山至則先選僧若干為（擇）授具戒同集殿堂二時轉法華經次選行童可教者若干名習讀經書分為三學擇其衆中學行稍優者為教師次觀山門風水大槩有冲傷刑剋者去之破壞者補之塞靈源門培衆鼻以厚祖庭闢山門路移石坊以受元氣不三月內翕然改觀而山門內向為流棍潛住霸占寺基開張鋪店酒肆屠沽巧設婬賭勾結土宄騙害寺僧橫如豺虎習久成風牢不可破甚為大蠹竊為隱憂余於是年十二月復走端州謁制臺大司馬戴公請令以驅逐之尋即令下曲江勒限三日內盡逐出境不許容留一人一店於是羣兇屏跡將前所占寺基街市盡歸常住余乃因而塞其東西穿心大路左立公館以為翁源及諸過客停驂之所額曰三生來右立十方旦過寮以延四來衲子為挂錫之所額曰一宿覺將過衢改於溪畔往來行止各得其宜無復混溷叢林自此潔清衆僧自此安枕矣余於明年辛丑春正月朔之三日奉制臺檄以為地方之務走青鸚且乞採監李公作中興檀越七月公入山禮祖喜施三百金為重修山門之資於是余治寺僧備查六祖供奉香燈莊租每歲所獲從來未有毫釐入常住者皆為典守侵漁沿為故習乃先料理太平莊租業已

將萬曆二十九年分謂銀歸入常住立定春秋冬三期以聽當年支銷外今將黃巢萬善補缽及續置本寺諸莊一並歸之俱係先收以聽下年支銷除將諸莊二十九年分租課先完外自三十年起以為定規再查本寺舊有長生庫今復舉設凡一應常住租稅及施主錢糧盡入庫內收貯仍照清規事例設定執事以監寺四人掌管收支選衆中老成公廉者充之本寺十房舊有都管一人都寺九人原應差役迎接官長供應府縣取辦椒茶桔橘果筍之物而向之常住租課盡為此輩乾沒極可痛恨今擇精練曉事僧十名充之其一應所須該用之物俱照人頭派定每僧量攢少許預取入庫以待上司不時之需庶省煩擾其各莊收入在庫租課查照田糧差徭常法照數支領完納不致拖欠冒破其上司官長入山應接所費設有定規亦不致偏累執事其佛祖殿堂香燈之用各有定例庶不失焚修供奉報本之意其執事諸僧終歲奔走辛苦亦有酬勞務使勞逸均平不致嗟怨仍勸收租全缺量為盈縮以彰勤惰已上四則俱在庫內支銷獨教授行童束脩之資除儒師乃子自備其僧師則出於塔下減損祖師衣鉢訓育沙彌以增後生慚愧亦有定則如此則常住錢糧無浪費之條典守執事無自盜之譏衆僧無煩擾之科常住可為長久之計矣仍將合寺大小僧徒盡行受戒以免玷辱祖庭之呵且省酒肉之費以為衣食之資斯則衣食足而禮義興即穢邦可轉清淨佛土矣曹溪祖庭中興叢林紀綱再振在

此一舉大關法運所係非輕除前壞法弊端一切置之不論外其一切事宜自今萬曆三十年更始永爲定式諸執事者宜各勉力務要奉行不許日久因循無賴僧徒妄起希圖生心壞法擅改成規如有此等則上稟祖師靈通護法伽藍神目鑒察必罪不宥明彰報應即使姦盜壞法之徒生遭王法死墮阿鼻因果昭然毫髮不爽今後凡頭首司其事者各宜時時痛自省心不致誤招苦報自取罪咎立庫之初當年租課俱係下年徵收致庫而現年預支無出余先備銀三百二十五兩在庫抵墊陸續支銷以爲常住張本待後租課節年補還今將應行條例開列於後永爲定規以便遵守

計開

一設職事　有五條

一明收支　收有五款　歲支額定有十五款 兹不錄

已上條例仍照祖師香燈田租均撥公用永爲一定規格凡後來住持頭首執事之人不許生心饕餮常住循私任情妄自增減即每年租課完足除上支銷尚有餘剩者執事之人亦不許巧設事端別立名色妄擅支取除當修補山門及執事出入盤費併係常住公用必不得已者方許動支但可省各人當以厚實常住爲念切不可起希圖小利之心自取地獄古德云常住之物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善能撙節

浮費則錢穀不可勝用矣自此歲歲諸積有餘經營得法而日增月盛叢林未有不興法輪未有不轉者余稟祖命整拯傾危扶檀頹綱非爲細事諸執事者務必遵之纖毫毋忽嗚呼念哉常住之物絲毫爲重叅是施主福田種子信心膏血豈可輕心欺盜古德云常住之物幾如鴆毒纔霑一粒則裂肝碎首通身潰爛故凡司執掌者能知因果即此便是造就天宮淨土不知因果者便是造就無量地獄鐵牀銅柱焦熱鐵丸萬劫苦楚不止披毛戴角銜鐵負鞍酬償宿債而已也況王法森嚴神明司察可不畏哉凡我執事各宜痛省思之念之

萬曆三十年歲在壬寅春正月上元日立

免虛糧以蘇賠累

初本寺翁源一莊乃卿民謝氏所施六祖爲供贍香燈者歲入租課銀一百二十兩萬曆六年間遊學林渙乃本府王郡丞之親友送寓本寺意有所欲於寺僧未遂因譖於郡丞謂此莊厚利皆歸於僧丞誤聽値署府事遂將本莊租銀分六十兩以抵曲江蛋户虛糧具申兩院司道立爲章程其存寺六十兩又因佃户姦頑拖欠累及寺僧無已屢告上司甚至費千餘金竟不能免後遇軍門劉下議本府申詳將洽洗廠稅課乃軍門兵饟內扣羨餘抵補以免僧累一向無異至萬曆庚子摧稅使者出即以廠稅入內監比告軍門戴蒙准仍照前行嗣稅監自行差官徵收則無羨餘可扣師知之親詣軍門陳白之蒙行本縣查無礙抵補不得仍累寺僧本縣再三挨

查無出因議各山通江小河出穀小艇設稅計得二十六兩未足續查濛濛對面山鄉舊有蠱毒田一所向未起科遂將此田設租三十四兩取足具申准議自此永杜山門之害皆制臺護法之力也既免此累而本莊佃民姦頑又以隔縣難制向以此田致累僧區內追田爲費因與衆議將前莊田變賣得價收贖寺內近田爲便具告軍門准批本道行府縣議以爲便比衆佃從祖已來世耕即同已業不捨別賣情願重丈增租永守寺業無替

曲江二尹徐公署翁源事拘集衆佃丈量委實田地有餘遂於正課之外量加新增租銀一十四兩有零具申上司詳允乃與衆佃每歲約期交納到庫時寺住持衆僧議新增租課係師之力當歸中興常住師遂併前無盡

菴香燈一並歸於禪堂以爲供贍永爲定規惟此一事實山門無已之害前幸制臺劉公權宜於前竟蒙戴公永絕其累且爲後福是知佛法付囑王臣非仗大力外護何以能保永永哉此卷案具在府縣

後祖山以杜侵占

曹溪祖山宛若象形前後首尾分明今山後一帶乃全體也其紫筍莊乃祖師存日所遊花果園十二之一向有僧七主名小南華其來久矣成化元年韶州始開阡陌定井田本山盡爲豪右并吞時年僧滿滄盛公具疏赴闕奏行撫按勘定復業則以占紫筍莊爲首懲也後因僧多不律致附近居民蠶食爲害竟不能安各歸寺住遂棄此業萬曆二十年間豪民江應東假買僧田盡占後山一帶圖

爲風水以至衆脊與祖山中分且砍伐漸侵內地師心痛曰從此祖山將盡爲民業矣遂激勸衆僧赴告軍門蒙准批本道行府親勘比蒙署篆肇慶府通判萬親詣山中踏勘定立界石斷將前田令僧收贖以絶禍源師自行募銀二百兩將前田贖回連後山場樹木一並盡爲禪堂永遠供贍不唯保全祖山且爲禪堂永永之業然師以此致怨而不法之僧交結外侮爲害然竟以堅固立碑爲金剛幢矣

開禪堂以固根本

師一日示衆曰叢林之有禪堂如國家之有學校乃養育材器之地自古爲國者以儲材爲本而法門亦然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曹溪當時六祖座下悟道者三十餘人而南嶽青原爲上首其寶林禪堂乃諸祖出身之地故天下禪宗傳燈所載者一千七百餘人皆出曹溪一脉如孔門之洙泗是則本山禪堂乃禪宗根本地也夫何歲月已久僧徒失守而禪堂幾於湮沒其舊基地雜居僧房有七而香積廚有二則溷厠豕牢亦各有九以清淨寶地變爲糞壤矣師甚哀之因思叢林百年須樹之以人今選沙彌教習成人教而不育則如農知種而不知耘終難成實若無禪堂後輩將何賴焉以此日夜以思苦心焦慮徧察地宜自以衣鉢減口之資積金若干兩拽買空地各移僧房貼價另蓋換出禪堂空地寸寸計之以十易一方得均齊方正竭盡心力乃起禪堂一區雖不全舊制其規模已盡此矣又思若照諸方常套決不能久因立十

方堂於山門外以接待往來而內堂但安本寺作養後學僧徒專心淨業幸有成規則在堂之僧濟濟可觀儼然一道場矣師以禪堂既立而食指爲難遂將前本寺供中興菴租銀三十一兩又將翁源新增租銀十四兩告贖紫筍莊田地山場原價二百餘兩并買黃山柴山一片用價若干兩又將自買旃檀林房一座換香積廚後僧房二座一併通歸禪堂以爲中興常住始終併修造所費即此一所不下千金皆出師一力自此僧徒衣食足而禮義興故今在堂僧徒所受用者皆師當日苦心血汗也後之安享者可不知其本耶僧徒欲食已足又能以法食充之則佛祖慧命可賴此永固矣

附錄未竟因緣

右上臚列乃遵大師所訂壇經通志十品之規故撫其事之大綱亦分十則以見全體之一毛其微細行門皆出思議之表者亦未易悉數也其在八年之內拮据之勞精神疲竭其已成者開闢之功十之七修造之功十之三其大殿一區未竟之功乃六祖未竟之功也又欲經營力所不及於戊申春三月嶺西觀察文所馮公入山訪師宿菴中夜夢觀音大士現高大身相好端嚴公見而頂禮讚歎嚴好聞大士語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公有省及寤甚喜詰朝入殿禮佛謁大士見大殿後柱腐敗其勢欲傾三大士像亦甚危矣公指謂師曰何不修此師曰久抱此心力未能耳公曰所須幾何師曰非三千金不敢舉公曰請力任之師曰檀越果發大心在擎欹彈

指間耳公曰固非一力所能姑徐圖之公歸見制府大司馬戴公告之故公曰孺子將入井仁者必匍匐而往救況大廈將傾佛聖之危乎此仁心者所不忍遽語馮公請師面議之師聞而喜乃具圖式往謁戴公按圖私計曰若公所云猶未也師曰佛事如空中雲第以此爲緣起耳戴公即願力爲之師曰法門之事非可以世法拘又不可期以速成在臺慈一力恐有所不便須衆心合成但仗法力倡導足矣於是議製疏十通分通省司道府各助之不日軍門二司道府各施有千金師親往西粵求大材事事皆一肩荷擔明年已酉孟夏材木盡載運至滇漭師還山集衆議擇日興工以有礙之僧房須先移空地以堆拆謝之材料時一二不軌僧徒以爲不便因而倡衆鼓譟如作亂勢師遂已如是者三日師默坐菴中閱金剛經乃曰此正予着相之過也乃著金剛決疑解三日而成衆乃止倡者自憂不獲已乃妄揑師侵寺若干金拆毀殿堂若干座條牒具訟於道府師聞之曰諸辱可安忍若言染指常住金錢此千大法豈可緘默乎因具先設常住清規出納支籍號帖及經手僧名具白本道下府拘集節年經手者查算一毫無干以住持願祖侵欺抵罪僧復訟於按臺准批刑廳飾赴聽理於是（教十）（二十二）年五月飄然出山從此不復入寺矣以直指無代者師奉法不離船居者二載船破屢居者期年困辱病患無所不至辛亥秋直指王公按部司理蔣謬聽將師一往所修禪堂及所置供贍山場田地盡斷歸佛殿爲名其實

歸訟者仍坐師不法罪遞解出境而先事有勞者皆坐以罪事上直指批曰願祖盜賣寺基猶然刁逞此祖師之大罪人也某大有功於六祖者其違法之僧不遣而反坐有功者并其無盡菴而奪之得無以此爲平等法門乎仍批本道劉公覆勘詳確重委陳郡丞到寺按狀歷叙事事皆虛願祖懼自死以法科抵罪禪堂香燈屬門人圓修主之六祖如綫一脉賴以存而師心迹始大白矣當道再四慰留還山以竟前業師曰僧以因緣爲進退今緣盡矣力以病謝竟浩然長往師乃著中興曹溪寶林禪堂香燈記具述其事刻之貞石時萬曆辛亥秋九月也諸弟子懇留居五羊長春菴又明年癸丑師以病不能安遂曳杖之南嶽越丙辰夏東遊吳越弔紫栢雲栖

二大師黃梅汪靜峰司馬致書浮梁陳大參赤石公爲檀越留師休老於匡山明年丁巳夏師還匡山遂結廬於五乳峰下自師之去曹溪其受化諸弟子聲如嬰兒之失慈母也日夜以思求師復歸難得矣越四年庚申方伯吳公入山覩寺之規模三歎不已衆僧因具白師之功德及山中衆等戀慕之心吳公大發歡喜願與六祖作護法遂具書請師還山未幾會中興護法祝公亦至一力堅請師轉法輪由是益知六祖之靈有感嶺南法化之機有在也此師末後一段因緣因記之以示來者王安舜曰夫建功成事之難也寧獨興朝事業哉即法門亦然曹溪爲禪宗洙泗海內叢林傳燈諸祖皆出一脉豈細事哉今千年矣其大壞極弊一至於此即六祖復出

亦難之也何幸徼聖天子之寵靈師以逆緣至一力而更新之不八年而功過半無論其財法二施即堅忍不拔之志處困苦汚辱而甘心若飴在古人求之亦未易見也然師之眞慈御物應化居常切言不爲世主之忠臣即爲慈父之孝子每見在行間執戟大將軍轅門鴈行卒伍叩首階下出入如坐蓮花而禮金仙未嘗一見其情容至於地方多故當道束手生民皇皇不安枕師默運慈力排難解紛潛施密化斡旋其間未嘗一求人知或以耿介觸時即諸弟子人人危之師恬然略無芥蒂無論其妙悟玄機高才磊落即隨緣應物一味平懷咸聚首而語曰此非所謂現應化身隨類而說法者耶不然何以竊謂嶺南六祖爲佛法源頭何幸千載之下而一再見豈昔曾授記也耶若師之心如虛空固不可涯量略記其行事之槩如此師在行間十有八年所著述有曹溪通志楞伽筆記楞嚴通議法華擊節品節通議金剛決疑道德經解觀老莊影響論唯識百法規矩解起信肇論莊子內篇解大學決疑其詩有夢遊集自罹難始及開示門人法語偈頌計數百萬言然皆在奔走間凡有所求信意揮灑未嘗一安坐經思也又其染翰人得片紙爲世寶大略觀師於可見者特緒餘耳師之不可見者又可得而思議耶或曰詎所謂和光同塵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耶余曰是亦强爲之容耳欲知吾師請質如吾師者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

音釋

滿音素遠切流也　屹魚乞切　噬暗智切嚙也　穽音淨陷也　兀古妥切　盡公三切　罅虛訝切裂也　鑿上音浴下音鐵　饜於豔切　臚音閭陳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一　素一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曹溪中興錄下

為靈通侍者戒酒文有引

余初至曹溪懷瓣香敬謁六祖大師見主塔僧每月朔望之次以酒供奉靈通侍者詰其所因僧曰侍者乃西域波斯國人乘海舶至廣州聞六祖大師因隨喜皈依願為侍者永充護法衛安曹溪道場但性嗜酒不能戒飲六祖大師許其偷飲以此妄傳愚盲不達遂為常規相習至今幾千年矣未有能為侍者洗其汙者末法弟子某荷蒙祖師攝受來整曹溪已經期年今於萬曆辛丑年臘月八日乃吾佛成道之辰特為合山衆僧普授戒法誠恐愚僧執迷不化乃為侍者洗白一心以謝衆口敬拈瓣香上稟祖命告侍者曰恭惟靈通勿問所從既充護法當合至公侍者當初聽祖說法本來無物如何不達既達本無五蘊何有豈有眞空而好飲酒祖師教人飲甘露漿非以糟汁灌此枯腸我觀侍者不離祖師終日聽法豈可不知知之既眞悟之已久寧有復迷自揚家醜我惟侍者決無此情愚僧不達認以為眞大家昏迷日夜酣醉是以祖師豈不為累我戒衆僧不許飲酒衆以侍者便為藉口衆僧壞法侍者為倡今日不止辰轉虛妄嗟此末法叢林凋弊我願侍者蚤為之計若眞護法請從此始侍者不飲誰敢啓齒我今稽首哀鳴祖師徹底掀翻破此愚癡打破疑團粹碎飲器齊證無生同登佛地今後供養三德六味侍者受用與祖無異

以此護法功德無比內外清淨頓消塵滓靈源迸溢枯木回春山河大地共轉法輪謹告

曹溪祖庭地脈形勢緣起說

曹溪祖庭道場始於梁智藥三藏從西天來至五羊入中國舟過溪口掬水飲之香美乃曰此西天水也源上必有勝地乃循水而上見象山歎曰此宛然西天寶林山也遂與居人曹叔良言曰此山乃聖道場一百七十年後當有聖人於此說法度人無量宜建梵剎以待之叔良白牧侯奏請武帝敕建寶林寺此開山之始也至唐元朔間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鉢回入寶林時寺已毀唯一尼僧名無盡者郡人也菴居於後六祖訪之尼看涅槃經乃問其字祖曰字即不識義當問之尼曰字尚不識安知義乎祖曰諸佛妙義非關文字即力開說尼知為異人即告父兄鄉里率衆重修其寺請祖居之九越月惡人尋逐祖受黃梅之囑遂逃去隱於懷會之間獵人隊中一十五年儀鳳間廣州法性寺因聞二僧風幡之辯祖曰非風非幡仁者心動時衆聞之驚異詰之乃知黃梅衣鉢所在遂請示大衆即剃髮於菩提樹下迭歸曹溪寶林爰自梁天監丙午至唐高宗儀鳳元年丙子得一百七十年應智藥三藏云祖既說法於此三十餘年座下悟道者四十三人南嶽青原為上首於是道分兩派後出五宗是則傳燈所載禪宗一脈發於曹溪若孔門洙泗也祖晚年歸者日衆堂宇湫隘乃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就檀越乞一坐具地得否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出示之亞仙唯然祖以坐

具一展盡單曹溪四境四天王現身坐鎮四隅亞仙曰也知和尚法力廣大但吾高祖墳墓在此他日營建冀望存留餘願盡捨永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之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遂捨之竟成大法社焉此寺之大成也予居常念禪門法道寥落思天下禪宗一脈出於曹溪今其道不彰必源頭壅塞宜疏濬之此久願也萬曆丙申予以弘法罹難恩遣雷陽初謁六祖入曹溪觀其山川形勢宛若踞地之象牙足儼然初寶林寺包於左領之內而祖殿正坐於象鼻予細察之其當鼻中穿一後路截爲兩斷又思象命在鼻必有數節見祖殿後低窪空闕北風大吹歎曰山脈已斷此法道所以凋零也時寺僧被流棍夥住屠沽作難道場幾不可保矣於是種種方便而調護之及庚子歲時本道祝公心切憐憫連請一整理之予初入山即塞來龍之路擔土培祖殿後山一座疏卓錫泉引入香積厨遶於殿前衆得飲之乃請制臺令行本縣盡驅逐流棍由是道場一清此中興之最初一步也予見寺之舊制雜亂參差不齊殊不可觀經畫爲難且工程浩大力難頓整殿宇僧房扼塞不通日夜詳察思之乃因其勢列爲三局以祖庭爲正中主刹先開闢迴廊門徑神路廓其胸次開眞眉目其左局即

古寶林寺也以方丈爲主前法堂之下即當時諸祖悟道之禪堂及香積厨盡設爲僧居予買空地移僧房八所乃得其故址修堂宇以安作養本寺僧徒業已拮据八年於茲所費不貲心力已竭而願猶未滿其大佛殿一

區列位右局因見殿前坑窪填尚未平殿前正面爲羅漢樓乃深陷丈餘樓前即虎沙塞胸猶是荒山中出山門一徑如車廂之陝隘殊無大體深思所以乃悟知爲六祖晚年未竟之功也以正殿之基本是一潭詳其山形始爲象之兩牙交合處其中渟滀一山之水故其最靈有龍居焉號爲龍潭當鼻之右頷乃亞仙祖墓之前下沙今爲祖殿之右臂也想六祖乞陳亞仙地時欲修殿乃先降其龍鑿斷合處似成一渠以放水出方填其潭以建大殿其殿方成而祖即入滅故殿前潭尚未及填平放水之道不及料理後人因其缺陷遂建樓於上而下即塑天王像其苟且狹陋全失大體此其山脈已鑿地又失形故千年以來細閱傳燈而曹溪未見出一人也由是觀之道脈豈不係地脈耶此予所以日夜腐心而不能忘情於此也故先將兩局麤麤料理略有其次將重整右局其工力不減於六祖開創時也以從山門之後殿堂八座盡皆朽敗非仗神運之力安能爲之耶先是戊申歲嶺西道馮文所公入山見其正殿將傾遂發心重修隨白制府戴公慨然樂助一時司道府縣上下共施千金先辦木料予躬自經營方運木到山而魔氣即發遂阻其功予即浩然長往矣今已十年於茲奈形骸已衰心願未滿將作來世公案耳但念佛法禪道自達磨西來衣鉢止於曹溪而道脈源流佛祖慧命乾坤正氣並如洙泗終古人心世道所關乃我震旦國中第一最上功德之事雖法有隆替世有代謝而大道一脈亘窮劫而

常然不朽者此在象教所係山川之靈也此外更有何法爲天地綱常哉此思思報佛恩君恩未敢一息忘之也予初心願代六祖了未竟之功第一重修正殿欲培全龍脈將殿前鑿斷之渠重築如故內留一池滀一山之水以聚其靈將羅漢樓改爲大毘盧殿以爲主剎樓前虎沙取用大開明堂修兩廊以安羅漢前立天王殿以完正局外山門從舊其鐘鼓樓原係古寶林寺者今在左局禪堂之前已不可動但於山門之外左右築兩高臺建鐘鼓於上以全一寺之規模其餘殿後大藏經閣諸所皆因其舊制而重新之法堂重修但正其向即此一圖以收三局爲一寺其功不減於最初開創時也切念予今老矣餘日無多況此何時安敢復萌此念乎第以天

地大運揆之近見黃河已清聖人復出堯舜利見夔龍挺生三五之化將在今日仰仗聖明之覆育社稷之寵靈風雲際會豈無大心菩薩現應化身作大佛事者乎嗟予老矣即塡溝壑特特留此重見建規以待命世之眞人即有作者照此規式乃不負區區初心以全山川之道脈是即六祖在現於世也九原之下切有望焉

大師示曹溪僧衆法語

示曹溪塔主

佛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蓋優曇華非已見今見當見甚言其希有耳故昔人每云見善知識如覩優曇華開善知識者暫時一見而不可得況日夜親近隨順者乎昔法華會上久滅度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全身不散如入

禪定是時十方諸佛各各侍者並靈山會上願見多寶而不可得乃憑如來神力開寶塔戶忽使人天百萬一時得見而見者各各皆獲無生法忍乃至發無上菩提之心者不可計也今觀六祖大師雖久滅度而全身不散

（素一 七）

如入禪定我則謂之與多寶如來無異即大師未入滅時與今日無異彼是時也如永嘉一見即證無生强留一宿而不可得南嶽青原皆執侍十餘年所得種種三昧妙門不可思議故發揮佛祖光明如清暘昇天只今道滿寰區如盛夏赫日蒙者無不抽條發幹敷華秀實而復散爲金剛種子不可勝數斯皆一見善知識之功也曹溪塔主執侍大師朝夕盥漱茶湯粥食與現生無異晨昏鐘鼓音聲大師廣長舌相熾然說法未嘗暫歇執侍之儔朝夕目覩耳聞未嘗暫隱不審諸侍者還有如永嘉之證無生者乎有若南嶽青原之妙證者乎有則如優曇華一時出現無則如優曇華終不可見耳既曰善知識如優曇華則諸執侍者六時禮拜親近供養皆灌溉之功也噫靈根既在智種深埋苟灌溉功成因緣時至何慮曇華不一時出現老人在旅泊齋中書付曹溪塔主持之以爲異日華開之驗

示曹溪諸僧

曹溪爲天下禪宗道脈之源而山川之勝冠嶺表故叢林甲於諸方自大鑒禪師入滅青原南嶽二大老抽枝發幹普蔭人天一言半句揚眉瞬目之間得超生脫死者不可勝數自爾此山寂寥幾千年矣豈非枝大而批其

本耶然其道雖曰無相而實寓有形與時升降固其理也遠求五宗之源其本無二建立之旨亦在隨宜自宗而元如高峰斷崖中峰諸大老皆力振家聲雷電之機不減叢林盛時明興以來其風浸微不敢望眞履實證求其有志向上一路者蓋亦幾希然他方尚或有一二知此道者若曹溪爲當家的骨兒孫獨不識袈裟爲何物剃髮爲何事豈獨人與道違即山川之勝叢林之茂亦無復當時矣況爲惡魔所侵作難非一豈非其道與時升降而與山川共爲休戚乎余於丙申春蒙恩遣雷陽道經曹溪口因得參謁六祖大師正值衆僧燒煮之餘鬧沸未消余爲潸然者久之而去明年秋制臺大司馬陳公念曹溪禪門洙泗欲置余於其間爲供洒埽余是時慚愧爲法門玷懼辱祖庭以謝又明年鞚綮海門周公攝治南韶心與陳公合余堅讓不已但命執筆重纂其志周公以入賀去覲察惬存祝公蒞政公自號曹溪行脚僧下車不日盜弭訟息民享泰和曹溪山門百廢一時悉舉宛若大鑒重拈袈裟角耳向者不識不知之僧皆煥發佛性光明此豈非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耶公久欲得區區爲大鑒侍者冀將焚香洗鉢之勞以續破法之愆余慚愧者久之公以入賀去濱行令寺僧長老率諸大衆作禮公先以書抵復面叮嚀懇懇至再余感公此行不以官爲得而喜得作曹溪主人是其幻化門頭現宰官身而作佛事者乎蓋亦世道交興故能令此山色溪聲挺露法身而吐廣長舌相也區區罪垢之軀不敢踰

寶華撾毒鼓聊書此以付來僧且爲異日得度因緣作升堂入室之券時庚子三月既望

示曹溪素林裕木菴泰兩監寺

丙申春予度嶺過曹溪禮六祖大師瞻仰道骨如生想當時踞華座萬指圍繞無異今則堂宇傾頹叢林凋弊寶林福地翻爲狐兔之巢徘徊久之而去未幾外魔熾起僧徒遭難余心愍之因求當道宰官作大護法制府陳公屯鹽周公皆力振之魔風稍息而僧力已疲極矣時則寺僧有若素林裕木菴泰海月珊見傳識與中興爲住持者象漢權之數人者皆誓捨身命力持祖業以保安衆僧日夜辛勤苦心周慮求爲能與祖庭作一日依怙者志甚殷也由是衆等投誠皈依授戒即請予入山聖恩有在未敢輕諾然身雖未入而心已如金剛矣萬曆己亥南韶祝釐察以荷曹溪爲己任力命大衆禮請庚子冬始應命入山不三月而百廢具舉祖宿蝟選僧徒設義學授戒法一時翻然成化乃爲重闢規模大開祖道不五年而功成過半所實祖靈默啓天龍冥護而裕菴一念血誠眞不減包胥秦庭之哭眞心實行所感召者自不可誣也余住茲已逾五年而奔走過半皆爲經營之勞衆等事我如一日猶我視衆等如一子地耳頃蒙恩詔赦宥即身未披衣而心已解脫一時諸弟子等各各歡喜焚香作禮執卷乞語乃拈筆以示之曰諸佛衆生心無差別所言無差別之心即所謂金剛心地也且此一心諸佛證之而說法諸祖悟之而度生菩薩修之而成道聲聞取之爲涅槃外道執之而

謗法衆生迷之而造業三途昧之而受苦凡夫日用而不知吾人以之而應緣即爾輩爲佛弟子爲祖兒孫凡有施爲莫不皆從此心流出但順佛祖之教爲佛祖之事心心常住念念不壞即此以往歷劫不磨便爲金剛心地爲成佛作祖之正因種子若夫逆之背之雖身着袈裟心存業道即此以往便爲苦趣苦因亦長劫不壞生死之苦果也故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順之即聖背之即凡豈虛語哉裕等數人同此心即合山千人亦同此心也若以此心用之於佛祖故如金剛則將來受用亦同金剛若夫用之於一身謀之爲一已視區區糞壤而爲樂地受用如苦蟲心心作業轉眼之間一息不來便入三途苦果無窮亦劫劫生生受用不盡此無他故但以不明此心是成佛作祖之眞種子福田耳裕自從余授戒即願持誦金剛般若經誓盡形壽且此經乃吾六祖大師之心地也能持之不忘得之於已則將來歷劫受用無窮即此身心常住於曹溪故曰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也汝等明見今日老人轉曹溪爲淨土驅魔衆爲法侶苟信此心之妙則汝等諸人出生死證菩提不出一念之頃其或未然依舊流浪三途沒溺苦海去也其念之哉

示沙彌智融

予蒙恩南來諸護法延予住曹溪初入山首以作養人才爲急乃選諸沙彌延明師教以本業習威儀禮誦設禪堂以安居之律以清規衆如一指老人以業緣牽引不能安居時

爲說法更延大德闍黎以尸之又數年而規模造就山門改觀老人嘗謂佛法所貴聞熏成種嶺南久無佛法熏習以乏種子故信心難生每願教僧五十三人各書華嚴大經一部一以法緣廣大爲最勝種子二以借書寫攝持之力資初心觀行以助入道資糧向以內魔所汨有願未成衆中沙彌智融者最先發心願書大經老人甚嘉其志開端書不半而同學沙彌一時發心書寫者今七人矣嗟乎人之根性豈可局量哉昔吾師釋迦牟尼徃劫爲凡夫時同千人聞五十三佛名一時發心修行後各次第成賢劫千佛吾師以願力勇猛故先於衆又爲十六王子時聽法華經爲一乘緣種於八方各得成佛況華嚴乃一乘圓頓法界無礙緣起之大經也所謂八難超十地之階一生圓曠劫之果以一字統法界之經一行攝無邊之海況點點畫畫心光流溢大用現前果當人不昧則不必更衆機緣而觀行自足諸法門海不勞遠歷百城而坐衆知識豈不爲最上法緣乎若以所書之經具在目前終身讀誦受持何用別求佛法即六祖法化所流千七百員知識可一齊普現於毫端三昧矣汝當作如是觀無爲俗習情塵障智眼也勉之勉之

示曹溪僧無昂監寺

衆一　十二

鄧林之木雖多成材者寡滄海之産雖衆稱寶者希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即吾佛說法四十九年但以十大弟子各稱第一而得正法眼藏者人天百萬獨迦葉契心古今傳道稱的骨兒孫者亦不易也我六祖大師說法

曹溪坐下不少千僧壇經載悟道者有四十三人而見稱者唯五六人大闡其道者獨南嶽青原二大老而已嶽師侍祖精勤日夜不離左右逾十九年與青原共命終祖之世故自有叢林以來凡善知識開堂說法務在得人單以二老之苦心爲家範此得人之難而求其師表百世者亦更難也老人度嶺之初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視其山門破壞幾至塌地一衆惶惶無所依怙所以願興叢林安大衆以存祖師一脈如綫之緒者於千僧中得裕權識泰珊五人焉其所願老人爲依怙者若嬰兒之望慈母其所以存叢林之志不減包胥之存楚而乞於余者不減秦庭之哭也於是老人哀其誠而來力任中興之責剔蠹弊百務具舉選衆僧學禮誦法擇其中堪爲童蒙表率而稱教授師者得三人焉既處之歲月察其心術之微操履之端言行相符以成後學繼前修念祖道保護叢林者唯昂監寺一人而已三人之中誰不曰比肩而趨操不一志行不齊衡石重輕之在人耳目者非一日如眡黑白瞭如也余目擊其操履如孔子觀人之法察之亦非一日故諸監寺之乞余言欣然即發獨此三卷藏之五年未敢輕諾非恪法也以古人授受之際不妄許可儻一失言不唯失人抑且失法眼矣如人之難聖哲所病所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四時之序而人者深情厚貌外威儀而中蛇虎者不易知也語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若人人皆可稱忠孝則世之忠臣孝子益多多不足奇矣以其希故見其難以

其難故爲忠臣孝子者不易也余嘗謂宣孟稱得士而胥死立孤者獨程嬰杵臼二人楚國號多材而捐軀復楚者獨一申包胥嗟乎吾徒之爲沙門釋子者骨肉肝腸皆佛祖之所化也生死升沉亦佛祖之所賴以轉也求其一心如古豪傑之所爲者希以其自愛業身而造苦具不惜橫身捨命而甘心焉求其一念知非能體祖師之家業者難得其人矣是知家無賊子家不破國無賊臣國不亡人無惡行身不殞士無苦行名不揚善無橫逆道不高心無堅忍道不大是知善惡雖殊儻不負堅忍不拔之志不能成其善惡之實苟無善惡之實而其報應不舛者不足憑也語曰積善成名積惡殺身積水成海積土成嶽昂子知此不必患彼惡者之自積當患已躬下忠貞道業之不積耳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藉六祖知子有此心亦只如老人之所告子者勉之耳更有何法則爲墮增益語障

示曹溪海月珊監寺

余當丙申春二月過曹溪謁六祖大師見其香燈寥寥叢林凋敝徘徊久之有僧具威儀向前作禮問訊甚恭予見其精誠端慤喜而謂曰此本色山僧也明年丁酉廬風競作此道場幾至破壞僧徒無依珊公與同儕數輩

余於五羊請予爲授戒法余始知向作禮者爲珊公也庚子冬予應請入山公率諸弟子侍祖師塔察其供養之精誠宛若祖師在生無異余因歎曰祖庭千年不朽者所賴兒孫一點孝敬心耳故世尊曰孝名爲戒即儒

之孝爲仁本此道根也及余住山中最初安居凡所經營回出衆心而任勞任怨珊公居多其憂勤惕厲小心敬愼端若孝子之於慈父憂喜疾痛靡不關之是知事祖之心不異事余故余屬之常住與衆等心一力忘身殉道即今日叢林再整法化重興固祖靈之默啓實珊等孝誠所感格也語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嘗念余非祖師攝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余來不能有今日即非公等之孝敬無以繫余心而叢林中興之功德非純誠難以取究竟全始終總是一大事因緣實非偶然且幸修建祖庭工程苟完余於丙午八月二十日即蒙恩詔許爲僧以此始末徵之足見余非無因而來公等亦非無因而生斯世遇斯事也想昔日當祖道大盛之時悟道弟子三十餘人公等爲洒埽執侍人耳不然何以有緣見我親近哉昔世尊於大通智勝佛時爲諸弟子說法華經畢竟至釋迦出世同出一會一一受記成佛以昔日之風緣今日之現證則將來彌勒補處龍華會中豈少一人即堅持此心以光祖道爲任護三寶爲懷即一莖一葉滴水蒭薪凡有益於叢林有補法道者即爲金剛種子成佛眞因使永劫瞻依十方攸賴即同祖法身常住矣可不勉哉

寄示曹溪耆舊

素一 十六

老人住祖庭一番特爲發揚六祖出世一大事因緣欲令大家修出世因以種淨土之緣不料中道緣差魔風破壞獅蟲作祟使我不遂初心一旦違遠祖師棄捨大衆即今雖居寂寞之濱未嘗一念忘其本願其後學似有

向上之志苦無明師良友引進修行之路其耆舊衆中有知老人之心及痛念生死大事者又無老人依歸不能聚集一處同作佛事堪嗟日月如流衰老漸侵死期將至黃泉路上資糧不具憑何法以脫三途地獄之苦報乎言及至此可悲可痛古人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大急修行早是遲矣老人因此熟思再三無可爲大衆決策者適堂主來省正愜老人之心因叮嚀渠回山將老人之心揭示衆耆舊儻眞實爲生死者須大家集會一處結念佛會同修淨業同出生死誓願遞相度脫社中若有一人先滅度者同力資助往生豈不爲第一最上因緣即此餘年已勝百劫千生虛過也會所取要清淨無擾乃能成辦道業禪堂但有後學諷誦事業似屬煩雜唯

有老人所修無盡菩薩極寂靜色色現成不若就此爲淨業堂成殊勝事不獨不枉老人苦心一場亦可以酬施主功德也其修進之規古人六時念佛晝夜殷勤雖是精進恐老者不能令折中當以四時爲準二時功課二時跪誦行願品一卷念佛千聲發願回向期不計限人不計數但要老成信心篤實者忘賓主泯人我絕是非戒戲論一心念佛不遑賓客專以寂靜爲主即是眞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大衆果能洞見老人之心諦信老人之言依法修持便是出生死的時節便是與老人生生世世不相捨離常生佛前同聽法音之時其會集結社之人及安居之處一聽堂主主之便是奉行老人之教命也其精進道業又在大衆各自努力古人云把手他人

行不得爲人自肯乃方親所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努力

寄示曹溪禪堂諸弟子

老人初爲祖師建立之時大衆不知老人之心今日老人行後凡山門利害及禪堂設立汝等皆樂入堂安居是知老人之苦心也若知老人之心則當知佛祖之心矣汝等今思得老人似前教誨不可得也然聚散之緣雖佛祖不免在諸弟子能知恩報恩依教修行雖佛祖滅後亦同在世親近不異故佛臨入滅時諸大弟子請問若佛滅後衆等以何爲師佛言當尊重波羅提木叉是汝等大師梵語波羅提木叉此云戒也佛常言汝等比丘能守吾戒雖千里外如在左右若不奉我戒縱對面猶千里也此吾佛大師金口親囑之語可不遵乎況今末法去聖時遙若佛弟子不秉佛戒將何以爲修行之地賴何以出生死之苦海乎老人臨行特爲汝等說梵網戒不知汝等一一能堅持否佛制比丘半月半月誦此戒經如從佛親聞作法羯磨毋令毀犯令三業六根念念檢點觀察不許闇生罪過不得毀犯戒根即此便是眞實修行坐進此道不必遠訪明師徒增辛苦也若汝等向來未能堅持則當從今依法半月半月對佛宣誦梵網戒經十重四十八輕一一戒條熟記分明如犯一條則於誦戒之日請執範師作證衆中遞相檢舉犯者對衆懺悔再不許犯如此則改過自新道業可就其所犯之罪除懺悔外衆等議定清規罰例以便遵守如老人向日所遺改條可爲常法也衆等戒經

習熟則當背誦四十二章佛遺教經楞嚴法華楞伽諸經以爲佛種其衆禪一着當遵六祖開示慧明不思善不思惡如何是當人本來面目公案盤在胸中時時參究久之自有發明時節如此方是續佛祖慧命之大事因緣也汝等能遵此語則如老人常住曹溪汝等亦不必擬方行脚矣

素一　十九

示曹溪沙彌

庚子歲當道延余料理曹溪余應之至則百廢墜不能舉因思爲治之道以養材爲本遂選諸沙彌設義學延賓師以教習威儀誦讀內外經書稍知信向則披剃立禪堂使就清規受戒法晝夜禮誦是時諸沙彌始知有出家業皆厭耕鑿而慕清修矣余苦心十年差有可觀遂棄去今老矣隱居南嶽諸沙彌昔受化者先未深知者人今乃深思之雖求一日之執侍一言之教導難矣沙彌某比時在孩稚今從衆中始知老人心求親近不可得乃具冊遙乞開示老人聞而悲且喜也昔佛在時恐久住世間薄信衆生多不敬信遂上昇忉利令衆慕而後來則人人皆生難遭想矣若老人久住曹溪諸人安能戀慕如今日哉沙彌若思老人不若思念佛思念六祖也若思念佛當來必有見佛之時若得見佛便是出生死時也思念六祖當初一賣柴漢耳如何得今日人天供養再思今日供養乃從拋却母親恩愛走向黃梅會下負石舂米辛苦中來再思六祖三更入黃梅方丈得受衣盆憑何知見向五百衆中獨自得之且人人一箇臭皮袋死了三五日便臭爛不堪爲何

六祖一具肉身千年以來如生一般此是何等修行得如此堅固不壞沙彌如此細細一一思想思想不透但將壇經熟讀細參參之又參全部不能但只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句蘊在胸中行住坐臥喫茶喫飯搬柴運水迎賓待客二六時中一切處頭頭提撕直使現前定要見本來無一物是箇甚麼如何是不惹塵埃的光景若能如此用心是名參禪若參則自信不疑之地則能眞見六祖面目方知老人鼻孔方是沙彌眞正出家了生死的時節也若不肯向已心中苦求本分事空思老人有何利益一往諸沙彌但知親受老人教導唯習威儀動靜禮誦文字而已若從今日始都與沙彌所請開示如此一力做工夫方是老人眞實訓誨老人老矣此乃最後開示也若錯過今日將來縱向十方世界參訪知識總是他家活計愼勿以老人此言爲空談也

示法空選殿主

佛敎末法弟子修四安樂行謂正身正語正意大慈悲心依此而修是爲妙行然此四行以行處近處爲初心行處謂步步不離道場近處謂念念不離三寶余觀末法比丘能踐此行者唯知殿之役最爲親切以沙門釋子不知修行之要縱浪身心不能檢束三業動成過惡故罪業日深生死難出即能遠參知識亦不必能步步相隨心心親近唯有侍奉三寶晝夜香燈是不忘佛也晨昏鐘鼓集衆禮誦是不忘法也大衆和合六時周旋是不忘僧也坐臥經行不離佛殿是步步道場也

苟能自淨其心則一香一華皆成佛眞體舉手低頭皆爲妙行是則不動脚跟而徧衆知識豈不爲最勝因緣哉安樂妙行無尚此矣行者勉力以盡形壽何用別求佛法

示曹溪基莊主

六祖居曹溪寶林不容廣衆乃向居人陳亞仙乞一袈裟地盡曹溪四境而山背紫筍莊者乃袈裟一角也向僧居寮舍當寺之半久之僧多忘本外侮漸侵豪右蠶食其山場田地多入豪强僧業廢於八九而祖龍一背盡失之矣居民樵采已及其內地將見侵於肘腋老人初入曹溪乃悉其故因謂衆曰土地者叢林之本也況吾祖袈裟猶故亞仙之祖墳墓尚存是以謂祖翁田地也安可失乎遂集衆鳴於制府準令本府清其故土正其疆界衆皆瞢然不知所止即有知者亦畏縮不言獨基公以昔居此歷歷指掌以是豪强氣沮老人乃募資收贖其故有之田地山場盡以供膳寶林禪堂贍養寺後學僧徒肯辦道業者將以贖六祖如綫之脈因以基公爲莊主公佐助老人中興曹溪清理常住錢穀及一切事務井井有條苟能守之即千載猶一朝也老人去曹溪將十載諸規盡廢唯禪堂得昂公守之如故而基莊主精白一心未忘初念視老人如在左右保護常住秋毫皆如[素二]主[三]護眼目也老人愧無緣不能盡興祖道因思昔黃龍有不豫之色首座問之答曰監收未得人是知古人用一監收爲深慮如此而莊主之責豈細事哉自古國家皆以得人爲難而叢林亦然曹溪千僧老人居十年淘汰只

得一禪堂主一莊主兩人而已更有二三人能爲之輔翼者則德不孤事易行而祖師道場亦可保其無虞矣堂主來省老人於匡山基公因以問訊寄此卷請益老人復何言哉惟吾佛出世竝無別事但爲護念付囑二事而已所以護念者爲欲得人以續慧命也付囑者以佛家業有所付託如長者以家業委付其子也即歷代諸祖皆如佛意志在慧命不斷耳今佛祖之道寄在曹溪一脈而曹溪務在得人得人要在膳養膳養賴其四事四事賴其主者苟主者得人則衆有歸道可辦而叢林可振法道可興法道興則佛祖慧命相續不斷永永未來端有賴於今日也但能保護慧命即是深報佛恩如此即名眞是佛子矣基公可謂能報祖師恩德矣從今更能

深念六祖於大庾嶺頭教慧明公案懷在胸中重下疑情疑來疑去疑到疑不得處忽然迸破疑團露出本來面目是乃可稱六祖的骨兒孫較之保護祖翁田地者可謂百尺竿頭進一步也此則公案是六祖命脈苟有一人於此參透則六祖常住世間未滅度也今千載陳爛骨董老人重新拈出因公增價則此後常放光明照天照地直當拌此身命堅固其心不可一息懈怠也勉之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一

音釋

舶 薄麥切海中大船 抳 乃華切同捥 闊 皮亦切闊也 窪 烏瓜切 孌 渠焉切人名 盥 古緩切以盆水洗手曰盥 玷 音店玉病 纂 作管切 蠢 都故切蛙虫 蠹 音妒

待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示曹溪寶林昂堂主

嶺南自漢方通中國始知有文物六百餘年至唐初六祖起新州得黃梅衣盆傳西來直指之道是時始知有佛法開曹溪寶林道場說法其中自爾道蔭寰宇天下禪宗皆以此為資始何其盛哉六祖滅後肉身雖存而道場漸衰至宋業三百餘年則叢林大壞極矣時有子超禪師蹶起而大振之由是重興其道至若傳燈所載者自六祖後不多見其人故道法雖播於十方而留心於根本地者寡矣道場無開化主人而僧徒習世俗之業頓忘其本固其所也由宋迄我明萬曆中又將五百年道場之壞尤甚於宋僧徒不遑其居而法窟皆棲狐兔矣丙申歲老人至嶺外得禮祖庭覩其不堪之狀大為痛心而去又五年庚子諸護法皆以法道為心亟欲老人往拯其弊至則誓願捨此身命志為六祖忠臣孝子也一時更新百廢具舉此仗佛祖護念之靈非人力也於時僧滿千衆有懼僧徒之不安者數人而已求其憂祖道不振後學無眼法幢之不固者獨昂而已至若知老人恢復之志誓死之心亦唯子而已嗟乎是知法門之得人為難也如此於時老人初入曹溪選諸僧徒可教者教之衆中物色亦唯子而已及老人住此八年之間凡所經畫為山門久計者衆皆罔然其所經心關涉鉅細無遺者亦唯子而已及獅蟲破法魔黨競作即前所稱為道場者數人亦皆在網羅求出之不

暇求其苦心保護叢林憂祖道之崩裂深知老人建立之恩者亦唯子一人而已當是時也苟非子砥柱中流委曲調護曹溪卒無今日矣及老人捨之而去禪堂無主幾爲獅蟲所食非子挺身撐拄其間不唯道場破壞後學無依即老人中興一片苦心竟付流水矣安望祖道之再振乎是以老人別曹溪來十年於茲子日夜苦思老人之復至望法道之更新念念含悲未嘗一息忘之也老人之南嶽而子隨至既而老人逸老匡山子尋即遠來見其感恩之心益篤憂道日深且冀老人之復至或望至人之將來其誠益難以言語形容者即古之忠臣孝子憂國憂家烈女節婦誓死無二心者不是過也適來山中老人留之已久其哀哀之心請益不一老人因而

示之曰子之志固嘉而子之思亦過矣子未聞大道之替雖佛祖亦難逃於時節因緣因緣聚會益不由人力也且道與時運相爲升降殆不可强即其人亦不易得也諦觀六祖入滅以來今千年矣其道徧天下在在叢林開化一方不少求其爲祖庭而經理家法者獨宋子超一人而已子超之後又五百年志爲祖道力整頹綱者獨老人而已況在曹溪有衆千人之中求其憂祖道知老人者唯子而已是則法門之人以此爲懷者豈易見哉

今老人示子最勝法門所謂求人不如求已也且當六祖未出世時只一賣柴漢耳因有風植靈根功夫醞籍已久一旦聞經一語頓悟自心遂得黃梅衣盂豈不是今日寶林道場乃六祖肩頭柴擔舂米腰石邊來故有如

此廣大光明普天帀地禪宗一派一言一句皆從柴擔腰石邊流出至今供養香火如生時無異肉身堅固不壞如現在說法無異如是福澤亦從柴擔腰石邊來此豈有心要求人而後得也子既有志上憂祖道何必求人應之彼既丈夫我亦爾且六祖悟的一段般若光明人人有分不欠絲毫如今只當憂自心之不悟不必憂道場之不興若能了悟自心則能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以丈六金身當一莖草自然具大神通隨心轉變任意施爲無可不可如是在我全具又何苦思癡癡望他人來作我家活計耶古人要悟自心在六祖已前都是當下一言便悟更無做工夫之說六祖得黃梅衣盞大庾嶺頭開示慧明道人一則公案後來便是做工夫參禪的樣子也從今向去教汝直將從前憂長憂短望人的心一齊拋却但當自已放下身心拌了一條性命單單一念只求悟明自心將慧明一則公案橫在胸中重下疑情晝夜六時行住坐臥迎賓待客應事接物茶裏飯裏拈起舉筋一切不教放過疑來疑去定要見自已本來面目或提念佛話頭要見者念佛的畢竟是什麼人如此疑到似鐵山鐵壁疑不得處忽然命根斷絕疑團迸破自已本來面目當下現前是時方知念佛的人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不必問人古人云善造道者千日之功亦有十年五年或二三十年或盡生不悟發願再出頭來又或有二生三生乃至十生多生不昧本願者生死時長常寂光中了無去來

之相且子年力尚强果能决志從前日做起即十年二十年能悟今生尚遂我本願即今不悟賴有此參究功夫般若種子就是再出頭來猶是現成活計縱遠不過四五十年打箇筋斗如在目前那時整頓自家家事有何難哉捨此不憂更憂別事都是枉費心思妄想無益不唯無益且增無邊生死苦海是豈不爲大愚癡者哉老人此說如棒打石人頭如此做工夫則是老人時時在汝眉目間放光動地也

示曹溪旦過寮融堂主

天下叢林爲十方衲子行脚者之傳舍以萬里雲遊跋涉登山衝風冒雨躡雪履氷飢寒困苦弔影長途而莫知所止故望一叢林以求一夕之安如窮子之望父母廬舍也萬一到處主者不得其人漠然而不加意使飢者不得食渴者不得飲勞者不得息病者不得安則其悽楚苦惱之懷又將何以控告耶從古接待十方叢林之設深有見於此也諸方四路各有退步或有鄰峰里市容可不得其所而更之他至若嶺南曹溪道場六祖肉身現在海內衲子所必往而禮覲者所至必數千里外單單度嶺特爲此事況冒煙瘴之鄉出九死一生之地單足而至此中可無接待之設乎老人未到曹溪之日聞衲子至者無安居息肩之所求其一飲一食而不可得率皆旋行托盌僧房皆閉門而不納即得米升合又無炊竈皆拾薪就澗或得一食而行老人憂之乃逐屠沽之肆闢爲接待十方禪堂別立齋厨以便其食所需皆取給於內堂必

使周足聽其飢者食渴者飲勞者息病者調理污者澣濯任其久近隨其去來是以業海而爲樂土矣但求一主者不易得且有即此而造地獄者比比也或有獅蟲集此以作魔攙力不能制者多未安也頃昂公來云近得融公爲旦過堂主事事如宜足副建立之心居三年如一日也老人聞而喜曰此老人願力所至也常思菩薩修行以慰安衆生爲本當思一切衆生老者如父少者爲兄弟一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況在法門有同體之誼又非其他可比苟能以孝順心而敬事之是則以佛心爲心也梵網戒經乃佛之心地法門也首稱孝名爲戒所謂孝順三寶孝順師僧孝順至道之法若能受此戒即入諸佛位是即以孝順爲戒之本戒爲成佛之本能行此

行即是作佛之基不用別求佛法矣華嚴經云菩薩布施衆生頭目身肉手足有來乞者隨與而去且自慶曰彼來乞者皆我善知識爲我不請之友能成就我無量功德令我堅固菩提願力由是觀之則令十方來者皆我不請之友融公若能以孝順心恭敬供養以滿金剛戒品爲成佛種子即此一行全攝衆行又何捨此而別有玄妙佛法哉融公能諦信老人從此深心以盡身命供養十方堅志不退即是菩薩以頭目手足而施衆生等無有異求佛妙道又何加於此其或未然更將六祖本來無物一語橫在胸中又之一旦識得自己本來面目是時則將六祖鼻孔一串穿却乃見拈一莖草即是已建梵剎唯恐十方雲水之不早至又何疲厭之有哉嗟余老

矣愧不能再爲六祖作奴即公能體此即是代老人常轉如是法輪也

示曹溪沙彌達一

老人逸老匡山寶林堂主昂公攜沙彌達一遠來衆謁老人因示之曰汝等當思何修何

福生在邊地得爲六祖兒孫朝夕親近祖師肉身如現身說法無異何其至愚如生盲人不知日光所照已也汝又何緣何幸得老人至以金篦刮翳開其盲瞑始見天日猶然不知日光之照也汝等當思六祖未至黃梅但新州一賣柴漢耳一聞誦金剛經應無所住一語頓斷歷劫生死根株此豈由教習而然耶良以佛性種子人人具足未遇緣開發如種在地未得雨露之滋耳老人一向直示汝等種種方便皆得兩之功但汝等煩惱根深難生智種靈苗今遠來請益猶是昔潤之功也從今要智種發生則將六祖所悟無住一語會取衆求忽然心地發明是時不但了却歷劫生死即六祖鼻孔盡在你諸人手裏把住放行只由自已如此便如親侍六祖說法時無異豈待更要老人打葛藤費婆心也老人雖不在曹溪汝只將當家一則公案說與同衆諸沙彌等人人都要如此做工夫不可一念放捨如此即是老人常住此山時時爲汝諸人說法也此事不是兒戲直要一片死心下毒手判命根做將去若是朝三暮四一寒十暴不但智種不生抑恐作焦芽敗種也如是不唯辜負老人實辜負自已切不可空過時光恐大限到來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汝當深思自勉勿忽

示曹溪沙彌方覺

達磨西來單傳直指之道衣鉢六傳至曹溪正法眼藏流布震旦今千餘年皆云曹溪一脈如孔門之洙泗蓋所係法門非輕也予昔居東海時每慨禪門寥落必源頭壅閼嘗與達觀大師議欲往濬之期於匡廬未幾予弘法罹難達師以予不果行遂先獨往至其山見其僧皆田舍郎也止於檐下信宿而歸未幾余即以弘法罹難思遣嶺外時則以爲佛祖神力所攝也師候予於江上謂予曰某先探曹溪矣即六祖復生不能再振也予曰顧願力何如耳及予度嶺居五年庚子當事者以曹溪護法爲心力致予往予至則始於祖庭及諸三門百廢齊舉其僧無論大小即諸沙彌率皆樵兒牧豎別修禪堂設爲清規令其各從本業如是者百餘人惜乎般若之緣不深老人切示以佛法大義領荷者希第在威儀之間耳老人苦心八年寺僧闡提作難老人竟謝去之南嶽諸沙彌如失乳兒相繼而隨者不絕如覺侍者先候於南嶽今候於匡山乃拈香請益老人哀而謂之曰汝等生邊地不聞三寶名蓋一難也幸遇老人爲開導又何幸也雖受化有緣而卒不能深入佛法是未種般若之緣耳汝等念我不忘則信根既具而佛法終有時而入所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汝今既知捨離俗纏脫然方外此爲入道正因且又親近知識知其所難則不當以妄想狂心當面錯過乃是知所重也若離俗緣自以爲無拘束縱浪身心徒事虛華耽玩山水徒費草鞋錢竟有何益豈

不爲重增業苦耶汝今果能拌捨身命志求大法爲生死大事參究向上趣色力强健三二十年直欲發明自性不悟不止如此立行乃是出家正行方不負老人開導之恩亦不負千生萬劫遇善知識之緣亦不負出家親近六祖肉身如生前無異仍須發願願弘祖道以救道場以存法門之標準如此操心立志乃是曹溪的骨兒孫若更悠悠度日執愚自是以朝名山禮祖庭隨喜道場此是粥飯庸流最下品人之行徑饒汝行盡名山依然俗骨凡胎毫無進益豈不辜負自己百千萬劫之大因緣耶汝諦思惟愼無自誤

題門人超逸書華嚴經後

此蓋余壬寅孟冬在寶陁山題門人超逸爲弟子實性補書華嚴經後述其發心始末因緣也余自蒙恩度嶺說法五羊教化數年繙衣中篤信歸依者唯菩提樹下數人而已數人中唯逸公與實性二人同志同行同發大心書大法性不及半遂蚤夭獨逸竟其業噫唯此不獨發心之難即已發心而能有緣遂其志願者尤更難也故我世尊於法會中歷言信法之難如云假使劫燒擔負乾草入中不燒是不爲難我滅度後若持此經爲一人說是則爲難由是觀之又不獨爲信法之難而持法之難更有難於萬萬者矣顧此南粵

居海徼其俗與中國遠佛法始自達磨航海昔憩五羊而跋陁大師持楞伽來先開戒壇側於法性寺既而智藥大師植菩提樹於壇側爲六祖大師前茅幾百年而跋刺三藏持楞嚴經至宰相房公爲筆授時則盧公起於樵

斧間佛法亦自唐始盛其根發於新州暢於法性濬於曹溪散於海內是知文化由中國漸被嶺表而禪道實自嶺表達於中國此所以相須爲用爲度世之津梁耳予度嶺已十有二年憫祖道之荒穢振曹溪之家風以罪朽之身以當百折之鋒可幸無恙者六年於茲賴佛祖之寵靈諸凡有序草創法道之初時在法會親炙於余者獨超逸通炯二人而已此足見教化之難而得人誠難之難也逸自禮余余往雷陽走瘴鄉理曹溪往來奔走無寧日逸乃謹謹奉教閉門却埽書華嚴大經以爲日課且以餘力求六祖戒壇故址收贖而重新之暇則率諸同志結放生會每月有常期漸達海濱蓋爲法式實余唱之而逸輩能衍之也今余苟完祖庭冀休老以了餘生逸又從余以遨遊盡生平唯是不獨發心之始難而更成終之難也然古所難而公獨易此非多世善根於般若緣厚者何易至此哉回視實性一息不來便成永劫即今求其見聞隨喜現前種種殊勝之緣豈可復得是則發心同而夙願異故生死殊途幽冥永隔吾徒有志於生死大事者於此足以觀感矣以逸與性同時請益書此經其讚法之辭具於前部之首今於逸所書不復贅譚獨申發心畢竟始終之難如此

題實性禪人書華嚴經後

我世尊毘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於菩提場演大華嚴名曰普照法界修多羅說一切諸佛所證衆生自性法門故曰奇哉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

着而不證得若離妄想顯倒則一切智無師智自然現前又曰吾今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是以此經所詮純以一味平等大智圓照法界爲體以一切聖凡依正有情無情悉皆同等一切衆生所作業行不出諸佛自性法身一切妄想無明貪瞋癡愛皆即諸佛所證眞如實智一切山河大地鱗甲羽毛蠢動蜎飛皆即毘盧遮那普現色身是知吾人日用折旋俯仰欬唾掉臂乃至飲食起居皆即普賢妙行不出毘盧遮那如來海印三昧也何況修習正行而作白業者乎第吾人日用而不知耳悲夫人者迷此本有智慧無明業流沈淪生死往來六道備受諸苦不知其幾百千億恒河沙數世界微塵劫矣曾不自知返省故我大師以平等大悲捨

自性法樂出現世間挺身三界而開導之深入火宅如長者之拯諸子也然父之於子其心不止苟免災患而已實望全付家業此本懷也故先最初即說此經頓示平等法界直指衆生自性法身令其頓得無量法樂故曰譬若一微塵中具含大千經卷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有一智人明見於中遂剖破微塵出此經卷指示衆生轉爲利益且一微塵者衆生妄想之心也大千經卷者乃衆生自性功德也明眼智人乃諸佛菩薩大悲主也剖微塵者乃破諸人妄想顯倒也剖微塵之方即諸佛所說一切經法也然法有頓漸其餘諸經皆漸剖之此華嚴經乃頓剖之方示諸佛所證廣大佛法寶藏欲令衆生一眼便見一念頓得無量受用也由是觀之則吾佛

之恩德與衆生者豈淺鮮哉嗟乎自有佛法以來此經流布寰區見聞不少求其能知諸佛恩德者幾何人哉吾佛滅度之後從上諸祖傳佛心印直指衆生佛性者皆我慈父克家之子也惟我菩提達磨大師特爲此事航海而來此土少林面壁冷坐九年被人毒害數四唯得二祖一人即便抽身西去六傳至我大鑒禪師起於樵斧之中一聞經語便走黃梅負舂腰石竟得衣盂南來然被惡人加害不一避難於獵人隊中十有七年後際因緣時至聊借風旛一語震動人天始得剃髮披衣於法性菩提樹下說法於曹溪源頭千七百員知識從此一派流出惟此廣大功德皆從我大師忍苦一念中來豈非法王忠臣如來慈父眞子者乎至今授戒之壇基尚在埋髮之道樹猶存凡在覆蔭之下靡不安然於蓋載之間食大師之食衣大師之衣求其知大師之恩思大師之苦者無一人矣悲夫是可謂日用而不知也余忝在大師末法弟子列弘法羅難放遣雷陽丙申度嶺過曹溪瞻謁大師道骨儼然如生慨其法道寥落風俗頹弛數行下者久之乃之戍所是秋歸會城之青門墨壁間明年春饑癘之死白骨蔽野收而瘞之者萬計乃爲津濟道場延諸僧衆越明年戊戌荷戈之暇乃引樹下弟子數輩爲說無常苦空之法既而註楞伽寶經成爲其開示又往樹下爲諸沙彌說四十二章經則聽者日益衆矣弟子超逸實性執香作禮而白余願手書華嚴經一部以作苦海津梁予爲歡喜讚嘆二弟子即閉戶焚香始

於萬曆庚子執筆首事越明年辛丑實性奄忽而逝所書經止二十七卷其祖超珍復命實性之師明沾究竟卒業滿此勝緣嗚呼悲夫衆生流浪苦趣往來六道者如塵沙劫波於中能遇佛法能發信心者政若大海一眼之龜值浮木孔豈易得哉今實性生此末法仗此勝因不動步而遊華藏之天一投筆即覩刹塵海會覩毘盧於當下圓行海於多劫即已生非虛生死非浪死矣何況乘此津梁而遊不死不生之鄉者乎壬寅孟冬余將有雷陽之行超珍持性所書經至乞予一言以紀其事余冀後之見聞者因之而發信心但能一念回光即出曠劫生死是則實性又以一毛端頭出生廣長舌相而說衆生自性法門不滅毘盧遮那坐菩提樹即此便是法身常住也

題曹溪諸沙彌書華嚴經後

大哉法界之經也惟我本尊盧舍那佛初成正覺坐阿蘭若法菩提場金剛心地入海印三昧稱性所演圓融無礙廣大威德自在法門七處九會不起而昇圓滿十身星羅法界塵刹衆生依正齊說熾然無間不可思議之法也曹溪六祖大師秉單傳心印西來衣盂留鎮此山是即法菩提場金剛地也肉身現在是即舍那法身常住也鐘鼓音聲朝夕無間是即刹塵熾然說法也嗟乎其徒在座如盲如聾是爲覿面錯過又矣予往蒙聖慈以萬里調伏恩大難酬因誓捨此身重整道場爲圖報地諸弟子輩全不知有此事無異聾聾予因選諸童蒙沙彌教以習字書寫華嚴

尊經意將仗此大法因緣以作金剛種子果不數年間發心書者可期十人堂主昂公乃昔所延教師也持來匡山予見而歎曰此即剖一微塵所出之經也觀其點畫皆從金剛心中流出況有最小沙彌願刺血而書之者斯即吾佛所說無師智自然智現在前矣予感激合掌惜予不能爲諸沙彌作究竟導師耳雖然惟此即予心血所灑若自茲以往見聞隨喜發心興起緣緣無盡至未來際將令曹溪弟子人人入此法門即塵說刹說衆生說熾然常轉此法也斯即舍那現在說法六祖常住此間即予死不朽矣欣躍何如敬書始起因緣以示來者爲發心地又爲老人廣長舌也

題曹溪沙彌血書普賢行願品

予往住曹溪中興祖道作養諸沙彌冀不墜西來之業不十年間似有改觀衆中沙彌某發心刺血書寫普賢行願品以爲終身誦持老人喟然而嘆曰沙彌識法者也乃能刺血書寫此經行此難行之大事益法界緣起不分迷悟不屬聖凡但有弘爲皆歸眞際所謂山河大地其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況此身血從法界流滴入此經豈不稱眞法性者乎沙彌苟以如是書寫如是持誦盡命不懈則心心不出普賢行海步步不離華藏道場但當諦信不疑此外別無佛法如是則老人如法界而稱歎亦未能盡功德之量如其自昧本心動與法違縱親見願王猶然重增業識耳

常住清規

大師入山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到寺
十月初七日始至初九日止三日在殿精選
合寺大小僧行諷經讀書初九日設立法華
堂卯時鳴鐘三通齊赴佛殿擺設不許延遲
仍要褊衫整齊各帶法華經一部少則二人
共之俱在一時完備不許違誤十三日設立
義學三處
一東廊館十月十三日午時開
一西廊館十月十三日寅時開
一延壽館十月十三日巳時開

曹溪寶林禪堂十方常住清規

惟我六祖大師說法曹溪天下衲子歸之祖
設安居以容廣衆此禪堂之設最初之始也
至百丈大師立律條以約多人此清規創初
所由立也自此凡天下叢林皆有禪堂以行

清規名爲十方常住雖千萬指如一人之身
頭目手足之相須耳惟曹溪禪堂自六祖之
後今千年矣久而遂廢凡本寺僧徒分煙散
火居止不一而清規不行即十方衲子禮祖
而至者茫然無歸雖有祖庭之設無復清修
之業甚至不異編氓豈禪源根本之地焉老
人蒙恩度嶺承當道護法盛心不忍祖庭之
零落命寺僧延予以整理之予至則苦心一
志以中興祖道爲心除修殿宇乃清寶林舊
址僧房塡塞遂捐資別買空地移僧房七所
闢成一區復立內禪堂一座以安常住僧衆
立外堂一座接納十方往來除常住香燈外
別捐己資贖紫筍莊田山園地土以爲供贍
名爲十方常住安居既就四事既周恐居是
堂者不能律身進道及堂中主者不諳古德

清規事有差舛言行乖違有壞法門不唯有辱創立之心實負龍天護法之意凡日用事宜略設條例如左賓主各宜遵守以圖永久光揚祖道庶使法門不墜道業可成老人仰續六祖如綫之脈亦稍攄其本願矣凡我弟子務宜守之愼勿輕忽

一佛說常住有二種一常住常住即今之寺立住持以主之稱曰長老爲一寺領袖一十方常住即今之禪堂立堂主以主之爲十方領袖故居是堂者無論內外皆稱十方以發心修行志超方外非世俗比也其清規禮法如住持例但住持與衆僧有上下之分若主禪堂法食均等者則有師資之分稱曰堂頭如今之少林若但掌禪堂事務稱曰堂主與衆有賓主之分即今之諸方凡在堂之僧曰

用助道四事因緣皆賴之叢林一切大小事務皆仗荷之衆皆共手而已非細事也是須遞相恭敬內外和合以道爲懷勿妄生議論以求過端所處禮法清規自有定例務安分守成勿妄增減

一禪堂之設不輕堂主之任甚重以十方眼目指瞩一人直須言行端潔以副衆望故居是任者務秉慈悲心廣大心軟和心忍辱心謙下心以菩薩修行心如橋梁如大地方堪荷負衆生乃稱妙行故凡日用飲食與衆同甘苦不得私自偏衆滴水莖菜以衆爲心不得專任已意以取譏謗衆僧有過當白堂中板首宛言方便處之不得遽出暴言麤語任情呵責不得苛刻佃民以招怨謗凡一應執事務要斟酌賢否不得妄用匪人常住錢穀

當撙節浮費不得過用若係當用宜與板首預先商確可否查書記簿明開支銷不得專任己意

一堂中歲計即常住租課每年不足三分之一所欠甚多並無實法但憑大衆修行以感龍天外護俱在堂主一肩募化萬一不足大衆只宜同甘淡薄不得過求豐美妄貸債負以累常住

（卷二 十九）

一作務行人苦心勞力終歲辛勤冬夏二季必須量給單布以助道心但常住歲計不足實難定規是在堂主多方設處否則不能以安行人其堂中在單僧衆理宜均等但力所不及勢難措辦貸則返累常住難以持久若就八月會中緣難一定抑恐預有借辦當即填還今照所有施利先除還所負餘則斟酌多寡量散堂中以助道緣難爲定例若更有餘者存貯以實常住不致空虛庶可持久儻有施主專意布施隨所發心不屬常例

一堂中歲計全在八月會中施主齋集所有齋僧布施米則入庫其有銀兩當立櫃一具簿一扇書記請公正一人同掌其有折米銀兩即當據實眼同登簿不得移作本色乾沒其辦齋銀兩亦登入簿儲積日逐當衆支用書記別登支銷簿以備稽查堂主不得私自出入其有念經拜懺銀兩亦登入簿以待會罷通融散衆堂中不得執爲己有以在道場內外一力故不得專若外有送茶果之資係堂主者堂主自收入已有送堂中者及榜疏佛事等項是在堂中專執施主專心則聽公取如越例而爭者準清規例據其所爭照數

倍罰辦齋一供如不遵者不共住

一堂中坐單僧衆俱係作養本寺僧徒雖居不遠切近親朋但恐熟處難忘不得時常託故回房縱意妄爲飲酒博奕遊蕩嬉戲或醉醉到堂觸穢神明輕欺禮法犯者堂主白板首重者不共住輕者當衆罰跪香一炷懺悔改過若不遵者亦不共住

一在堂僧衆皆老人作養以光祖道唯以修行爲心各宜謹守戒法調練三業制伏過非勿使造業不得聚首妄生議論蠱惑正人以啓事端或勾引匪人破壞常住盜取什物違者與犯者同坐

一堂中一切事務及歲計周支俱在堂主一力擔荷以一人而肩衆事誠難一一恰好儻有差失大衆亦當體亮念其勞苦不得求全責備妄指過端以生別議若果有過差當會同板首就方丈中茶話款叙諫正不得遽發麤言以傷道體

一凡十方遠到衲子俱在外堂旦過寮安歇必須入堂問訊板首即當領衆回禮叙謝知賓款茶不得坐慢取罪十方若是知識法師及高賢衲子即白堂主當延入內堂寢室安居或經冬夏務盡心恭敬供養大衆朝夕咨請法要不得輕慢以增罪過若在旦過寮借歇三五日者其齋食皆出內庫堂主務要時常經心檢點勿使缺乏當立寮主以司接納若內堂遇有辦齋次堂亦當普請

一禪堂事務至簡租課只就板首催取或堂主親徵故執事不必多立但知客一人必不可少以應答往來賓客接待十方衲子此職

務在得人如缺其人即以堂中直日僧代管客至必須欵留待茶若施主尊至者必白堂主禮待勿退信心若十方衲子亦須辯白賢愚勿輕去留

一叢林公務有事不分內外一例普請此天下古今之通規也今本山道糧則施主親齎莊租則佃民自送打柴則行人入山此外無多勞役雖有溪邊運柴園中料理蔬菜而已如遇普請堂中止留直日一人看堂其餘齋赴不得躲避違者罰跪香一炷

一天下禪林無論內外法屬同體而在堂者賴行人以助道業行人施力用以資修行其實勞者居多非道心堅固者不能久甘苦行大段非世俗役使者比也凡係常住公務而禪堂板首領衆指點作爲一一皆聽不許抗違若各人私事非係熟情不得私自驅用即有務下行人叢雜或致喧爭及過費食物或偏衆飲食犯種種過者先有典座聽其約束如不和合聽堂主處分照清規例去留任理堂中儻見有過者亦當白堂主治之不許徑自麤言辱詈以致諍論以行人可否皆堂主通達其情非一偏可據故其莊民非公事不得擅用

一安務下行人尊在堂主檢點安留堂中不得私情强留親友恐有不法破壞常住以累舉者事發有犯連坐

一在堂皆係作養本寺僧徒今見叢林有緒規模可觀或有本寺後進之徒素無德行不服受業師長教訓希圖安閒快意假以入堂爲名者決不許入或已入堂不守清規戒律

任情狂爲不隨衆禮誦專一養嬾或不時在外仍行飲酒茹葷全無慚愧只託虛名不務實行攪羣亂衆者堂中板首悅衆請堂主同白住持頭首即遣出堂不許久留以傷衆德如不遵者住持當以法治愼勿狥情養成後害

二十二

一天下叢林自有百丈清規永爲成法但本山禪堂名雖十方非諸方比也以老人入山之初切念祖道衰微僧失本業老人志在中興以人材爲本故始捐衆修以教習沙彌及披剃則建禪堂以教修行捐衣資以置供贍種種苦心作養無非上爲六祖以續道脈下接十方以光叢林今奈老人薄德不能以滿本願中道棄置而去則立十方堂主以代老人之勞但一應所用欠缺尚多堂主縱體老

二十三

人之心願亦無老人之道力恐有缺漏不能周至本寺頭首執事耆舊大衆各宜體亮當念祖庭無禪堂不足稱道場無堂主不能接十方倘多衆若屬本寺未免狥俗則不久而廢是故本山與堂主有賓主之義各當以道爲懷賓主各盡其禮不得任情苛責以傷和合則有壞叢林以負老人建立之意獲罪六祖取譴龍天是當謹戒

右上條件甚多不能備悉即此所列事宜雖非古規乃切救時弊就此寶林道場苟能一遵而行之則祖道之興在此舉矣幸勿視爲尋常輕而忽之有負建立之心也凡在堂者各宜勉之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中興曹溪寶林禪堂憨山老人德清書於十方常住

憨大師曹溪中興録序

歲庚子余備兵南韶念曹溪末法之湮而佛界之幾爲塵關也悉逐諸屠酤亡賴及所畜雞豚鴈鶩之屬戒僧徒永斷酒肉即客至啜茗或飯蔬食庶幾稱清淨道場以無爲肉身菩薩恩造累劫呵鼻惡業諸僧徒始而凜凜既乃讚歎踊躍若出湯火而沃以清泠語具余粤遊草中是時憨山大師方演法五羊遠近緇素仰若龍象余將以入賀萬壽行慮諸僧徒業習難洗末法且終就湮敬請大師來主是山余從五羊面叩之謂寶林一片地千古一大事因緣非師孰與肩任師唯唯送余及靈洲而別迄今辛酉余復以篝海之命入粤過寶林荏苒二十餘年真屈伸臂頃而師之去寶林且八年所矣睹所更建條布犂然

肅穆僧徒皆循循披緇諷唄視昔犢鼻荷鋤酣飽目不識之無字已恍若奪舩蛻骨在三生前者其歧慕師而冀旦夕復來不啻赤子之慕慈母因索余數行走匡廬强要師無何余蒙聖恩召還陪都歸舟薄清溪未及曹溪者三舍寺僧以師尺一并所纂曹溪實録來發函而首以夢幻泡影語相質益深有感於塵世去來離合之無常也及繙閱實録則種種皆有爲法夫既云入妄想中種種皆幻則寶林曹溪亦幻即梵宇遺蛻衣盂等當無不幻焉用此科條森列米鹽纖細以煩僧徒且實録中不以常住法爲僧徒律令乎一切有爲皆常住法而所云夢幻泡影則不住法也夫有常住而後可以不住有不住而後可以常住常不住有常住常不住而後可以無住

無不住惟常住而諸夢幻空不礙有惟常不住而後諸法有不礙空諸僧徒由不敢侮法入不泥法斯於我師所纂實錄所譚夢幻與所感去來離合空有相攝而不相礙是即佛祖本來之旨亦古德無盡之旨余且與師向夢幻泡影中權住幾劫更作商量師其亟為一轉語報余

天啓壬戌孟秋南京光祿寺少卿西浙祝以豳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二

音釋

殆（蕩亥切）　鬻（音與粥同）　孳（古乎切）　息（音契息也）　蜎（烏昌切蟲行貌）　摭（抽居切舒也）　撙（祖本切抑也曲禮恭敬撙節）　慇（胡困切）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三　素三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上

世宗肅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予姓蔡氏父彥高母洪氏生平愛奉觀音大士初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母接而抱之（一素三）遂有娠及誕白衣重胞是年十月巳亥十二日丙申巳丑時生也

二十六年丁未

予周歲風疾作幾死母禱大士遂許捨出家寄名於邑之長壽寺遂易乳名和尚

二十七年戊申

予三歲常獨坐不喜與兒戲祖父常謂曰此兒如木樁

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九年庚戌

三十年辛亥

三十一年壬子

予年七歲叔父鍾愛之父母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母紿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嬸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去也予愕然疑之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予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嬸母舉一子母往視予隨之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何得入嬸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你從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矣

三十二年癸丑

予八歲讀書寄食於隔河之親家母誡不

許回但經月歸一次一日回戀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趕於河邊不肯登舟母怒提頂髻拋於河中不顧而回於時祖母見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兒不淹殺留之何爲又打逐略無留念予是時私謂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淚祖母罵之母曰固當絕其愛乃能讀書耳

三十三年甲寅

予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潛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一日謂母曰觀音菩薩有經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爲母誦一過母大喜曰汝何從得此耶誦經聲亦似老和尚

三十四年乙卯

予十歲母督課甚嚴苦之因問母曰讀書何爲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從小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却何如母曰罷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頭罷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該做箇不罷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箇挂搭僧耳予曰何爲挂搭僧有甚好處母曰僧是佛弟子行徧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予曰做這箇恰好母曰只恐汝無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狀元常有出家做佛祖豈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耳母曰汝若有此福我即能捨私識之

三十五年丙辰

予十一歲偶見行脚僧數人肩擔瓢笠而來予問母此何人耶母曰挂搭僧也予私

喜視之僧至放擔倚樹乃問訊化齋母曰請坐急烹茶具齋飯甚恭敬食罷衆僧起即荷擔隻手一舉母急避之曰勿謝僧徑去子曰僧何無禮飯齋不謝母曰謝則無福矣子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發出家之志苦無方便路耳

二十六年丁巳

子年十二讀書通文義鄉族咸愛重之居常不樂俗父爲定親立止之一日聞京僧言報恩西林大和尚有大德予心即欲往從之白父父不聽白母母曰養子從其志弟聽其成就耳乃送之是歲十月至寺太師翁一見喜曰此兒骨氣不凡若爲一俗僧可惜也我第延師教讀書看其成就何如時無極大師初開講於寺之三藏殿祖翁攜往謁適趙大洲在一見喜曰此兒當爲人天師也乃撫之問曰汝愛做官要作佛予應聲曰要作佛趙公曰此兒不可輕視當善教之及聽講雖不知言何事然心憤憤若有知而不能達者時雪浪恩兄長予一歲先一年依大師出家見予相視而嘻時人以爲同胞云江南開講佛法自無極大師始少年入佛法者自雪浪始

三十七年戊午

子十三歲初太師祖擇諸孫有學行者俊盡四公爲予師先授法華經四月成誦

三十八年己未

子年十四流通諸經皆能誦太師翁曰此兒可教不可誤之也遂延師能文者教之

三十九年庚申

予年十五太師翁乃請先生教習舉子業初即試其可教乃令四書一齊讀是年多病

四十年辛酉

予年十六是歲四書完背之首尾不遺一字

四十一年壬戌

丁年十七是歲講四書讀易并時藝及古文辭詩賦即能詩述文一時童子推無過者

四十二年癸亥

予年十八時督學使者專講道學以童生為謅童動隨數十逐隊而謅亦有因之而倖進者予大恥之遂欲棄所業是歲以病辭不入館

四十三年甲子

予年十九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栖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款留旬月予執侍甚勤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衆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筒得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事即請祖翁披剃盡焚棄所習專意衆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未幾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睹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菩薩即現半身自此時時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

可辦也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予即從受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請正大師曰汝志入此法門耶因見清涼山有冬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號清涼之語自此行住氷雪之境居然在目矣志願住其中凡事無一可心者離世之念無刻忘之矣

四十四年乙丑

予年二十是歲正月十六日太師翁入寂師翁於前年除日畢集諸眷屬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餘人無一持我業者乃撫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雖年幼有老成之見我死後房門大小事皆取決之勿以小而易之也衆唏噓受命新歲七日師翁具衣徧巡寮各辭別衆咸訝之又三日即屬後事示微疾舉藥不肯進乃曰吾行矣藥奚爲乃集衆念佛五晝夜手提念珠予擁於懷端然而逝以師翁生平持金剛經臨終亦不輟也太師翁爲報恩官住三十年居方丈及入滅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衆皆歎異是年冬十月雲谷大師建禪期於天界集海内名德五十三人開坐禪法門大師極力援予往從少師翁聽之乃得預會初不知用心之訣甚苦之乃拈香請益大師開示審實念佛公案從此衆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内如在夢中了不見有大衆亦不知有日用事一衆皆以予爲有志初不數

日以用心太急忽發背疽紅腫甚巨大師甚難之予搭袈裟哀切懇禱於韋馱前曰此必冤業索命債耳願誦華嚴經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禪期後當償之至後夜倦極上禪牀則熟睡開靜亦不知及起則忘之

（三十七）

夾天明大師問恙何如予曰無恙也及視之已平復矣一衆驚歎是故得完一期及出亦如未離禪座時即行市中如不見一人時皆以爲異江南從來不知禪而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少年僧之習禪者獨予一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予盡棄所習衣服獨見一衲被之見者以爲怪

四十五年丙寅

予年二十一自禪期出是年二月十八日午時大雨如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發於塔殿不移時大殿焚至申酉時則各殿畫廊一百四十餘間悉爲煨燼時予少祖爲住持及奏聞旨下法司連逮同事者十八人合寺僧恐株連各各逃避而寺執事僧無可與計事者予挺身力拯躬負鹽菜送獄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來不倦者三月且多方調護諸在事者竟免死時與雪浪恩公俱決興復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緣非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你我當拌命修行以待時可也是時即發遠遊志頃之少祖尋入滅太祖之房門無支持者先是太師翁入滅無儲蓄喪事皆取貸不資故多欠負即析居知必不能保予思太師翁遺命乃設法盡償其負貸餘者分諸弟子各執業房門竟以存是年冬

從無極大師聽法華經於天界寺因志遠遊每察方僧求可以爲侶者久之竟未得一日見後架精潔思淨頭必非常人乃訪之及見特一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已悉辦不知何時洒埽也予故不寐竊經行廊下偵之當衆方放參時即已收拾畢矣又數日見不潔乃不見其人問之執事曰淨頭病於客房也予往視其狀不堪問曰師安否曰業障身病已難支饒病更難當予問何故曰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眞因料理果餅袖往視之問其號曰妙峰爲蒲州人予即相期結伴同遊後數日再視之則不見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潛行耳

隆慶改元丁卯

予年二十二特舉虛谷忠公爲寺住持以救傾頹比爲回祿事常住負貸將千金皆經予手衆計無所處予設法定限三年盡償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設義學教僧徒請予爲教師授業行童一百五十餘人予因是復視左史諸子古文辭

二年戊辰

予年二十三是年謝館事復館於高座以房門之累然也

三年己巳

予年二十四是年金山聘館居一年

四年庚午

予年二十五是年仍應金山聘

五年辛未

予年二十六予以本寺回祿決與復之志

將修行以養道待時是年遂欲遠遊始同雪浪恩兄遊廬山至南康聞山多虎亂不敢登遂乘風至吉安遊青原見寺廢僧皆蓄髮慨然有興復之志乃言於當道選年四十以下者盡剃之得四十餘人夏自青原歸料理本師業安頓得宜冬十一月即一鉢遠遊將北行時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從吳越多佳山水可遊目耳予曰吾人習氣戀戀軟煖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吳越枕席間耳遂一鉢長往

六年壬申

予年二十七初至揚州大雪阻之且病之久之乞食於市不能入門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纏少有銀二錢可恃耳乃見雪中僧道行乞不得者即盡遫於飲店以銀投之一餐而畢明日上街入一二門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輕萬鍾矣銘其鉢曰輕萬鍾之具銘其衲曰輕天下之具乃為之銘曰爾委我以形我託爾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萬物實以之而輕方將曳長風之袖披白雲之襟其舉也若鴻鵠之翼其逸也若潛龍之鱗逍遥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衒夫朱紫之麗唯取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是年秋七月至京師無投足之地行乞竟日不能得日暮至西太平倉茶館僅一餐投宿河漕遺教寺明日左司馬汪公伯玉知予至乃邀之以與次公仲淹為社友故耳因得寓所旬日即謁摩訶忠法師隨往西山聽妙宗鈔有西山懷恩兄詩期罷摩訶留過冬聽法華唯識請

安法師爲說因明三支比量十一月妙峰
師訪予至師長鬚髮衣褐衣先報云有鹽
客相訪及入門師即問還認得麽予熟視
之見師兩目忽記爲昔天界痾淨頭也乃
曰認得師曰改頭換面了也予曰本來面
目自在相與一笑不暇言其他第問所寓
曰龍華明日過訊夜坐乃問其狀何以如
此師曰以久住山故髮長未翦適以檀越
山陰殿下修一梵宇命請内藏故來耳問
予狀乃曰特來尋師且以觀光輦轂一叅
知識以絶他日妄想耳師曰別來無時不
思念將謂無緣今幸來其願伴行乞爲前
驅打狗耳竟夕之談遲明一笑而別即往
叅徧融大師禮拜乞和尚指示師無語唯
直視之而已叅笑巖師師問何處來予曰
南方來師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
師曰子却來處分明予作禮侍立請益師
開示向上數語而別

萬曆元年癸酉

予年二十八春正月往遊五臺先求清涼
傳按跡遊之至北臺見有憨山因問其山
何在僧指之果奇秀默取爲號詩以志之
有遮莫從人去聊將此息機之句以不禁
氷雪苦寒遂不能留復入京東遊行乞至
盤山於千象峪石室見一僧不語予亦不
問即相與拾薪汲水行乞汪司馬以書訪
之曰恐公作東郊餓夫也及秋復入京以
嶺南歐楨伯先數年未面寄書今爲國博
急欲見予故歸耳

二年甲戌

子年二十九春遊京西山當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及南海歐楨伯一時俱集都下一日訪王長公鳳洲相見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賓主公即諄諄教以作詩法予瞠目視之竟無一言而別公不懌乃對次公麟洲言之明日次公來訪一見即曰夜來家兄失却一隻眼予曰公具隻眼否公拊曰小子相見了也相與大笑歸謂其兄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因以詩贈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之句一日汪次公與予同居看左傳因謂予曰公天資特異大有文章氣概家伯子當代文宗也何不執業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老兄膝頭他日拜老僧受西來意也次公大不悅歸告司馬公公曰信哉子觀印公道骨

他日當入大慧中峰之室是肯以區區文字爲哉第恐浮遊爲誤耳見子與次公扇頭詩有身世蜩雙翼乾坤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豈文字僧耶他日特設齋請子與妙師同坐公謂予曰禪門寥落大可憂小子切念之觀公器度將來成就不小何以浪遊爲予曰貧道特爲大事因緣參訪知識今第遊目當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遊也且將行矣公曰信然予觀方今無可爲公之師者若無妙峰則無友矣子曰昔已物色於衆中曾結同參之盟故北來相尋不意偶遇於此公曰異哉二公若果行小子願津之時妙師取藏經回司馬公因送勘合二道又爲文以送予一日公連予五問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見別

子曰姑徐行公曰子知公不欲隨人脚跟轉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但願公他日做出法門一段光明事業又何以區區較去就哉予感而拜謝遂決行即往視妙師已載乘矣見予至問曰師行乎曰行矣即登車未別一人而去秋八月渡盖津見武王觀兵處有詩弔之曰片石荒碑倚岸頭當年曾此會諸侯王綱直使同天地應共黃河不斷流過夷齊扣馬地弔曰粟國遺榮意已深空餘古廟柏森森首陽山色清如許猶是當年扣馬心遂入少林謁初祖時大千潤宗師初入院予訪之未遇出山觀洛陽古城焚經臺白馬寺即追妙師九月至河東會山陰至遂留結冬時太守陳公延妙師及予

意甚勤爲刻肇論中吳集解予校閱向於不遷論旋嵐偃岳之旨不明切懷疑久矣今及之猶罔然至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即下禪牀禮佛則無起動相揭簾立階前忽風吹庭樹飛葉滿空則了無動相曰此旋嵐偃岳而長靜也至後出遺則了無流相曰此江河競注而不流也於是去來生死之疑從此氷釋乃有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明日妙師相見喜曰師何所得耶予曰夜來見河邊兩箇鐵牛相鬬入水去也至今絶消息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未幾山陰請牛山法光禪師至予久慕之相見喜得

坐衆也與語機相契請益開示以離心意識衆出凡聖路學深得其旨每見師談論出聲如天鼓音是時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詞吐氣果別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詩讀之歎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

十四

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予曰和尚那一竅通否師曰三十年拿龍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兔子來下一跳予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師拈拄杖才要打予即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蟇師一笑休去師一日曰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觀師佛法機辯不減大慧見居常似有風顛態吟哦手口無停時謂何師曰此我禪病也初發悟時偈語如流日夜不絕自是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發時何以治之師曰此病一發若自看不破須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頓令其熟睡覺時則自然消滅矣我初恨其無毒手耳歲暮師知予新正即往五臺乃以詩送之有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之句問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師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頷之向來禪道久無師匠及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山陰國主問予二親在乃贈二百金為終養資予謝曰貧道初行脚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

十五

親乎因讓致光師

三年乙亥

予年三十正月自河東同妙師上五臺過平陽師之故鄉也師以少貧值歲饑父母死葬無殮具至是山陰與一二當道助之

子爲卜高敞地爲合葬作墓誌師俗姓續居平陽東郭蓋春秋續鞫居之後也太守胡公號順菴東萊人聞子至寓城外欲一見不可得及子行公送郵符子曰道人行脚有草屨耳焉用此公益重及子行公後追之至靈石乃見同至會城留語數日差役送至臺山於二月望日寓塔院寺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最幽峻處也以三月三日於雪堆中掇出老屋數椽以居之時見萬山氷雪儼然夙慕之境身心洒然如入極樂國未幾妙峰往遊夜臺子獨住此單提一念人來不語目之而已久之視人如杌扈至一字不識之地初以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氷消澗水衝激奔騰如雷靜中聞有聲如千軍萬馬出兵之狀甚以爲喧擾因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溪上有獨木橋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衆響皆寂不復爲擾矣予日食麥麩和野菜以合米爲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尚有餘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覺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音聲色相爲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以獨一無侶故不知久近耳

是年夏雪浪兄北來看予至臺山不禁其凄楚信宿而別冬結一板屋以居

四年丙子

予年三十一春三月蓮池大師遊五臺過訪留數日夜對談心甚契是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嚴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識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全經旨趣了然無疑秋七月平陽太守胡公轉鴈乎兵備入山相訪靜室中唯餐燕麥餽餾野菜蘩耳時下方正酷熱騶從到澗中敲氷嚼之公見曰別是一世界也吾到此世念如此氷耳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誣訟本道擬配遞還俗叢林幾廢盧山徹空禪師來與予同居適見其事大苦之予

曰無傷也遂躬謁胡公冒大雪往及見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難禁已作書遣迎師適來誠所感也然竟解釋主人道場以全固留過冬朝夕問道爲說緒言開府高公移鎮代郡聞予在署中乃謂胡公云家有園亭多題詠欲求高人一詩胡公諾之對予言予曰我胸中無一字焉能爲詩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詩集置几上發予詩思予偶揭之方構思忽機一動則詩句迅速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則已落筆二三十首矣予忽覺之曰此文字習氣魔也即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機不可止不覺從前所習詩書辭賦凡曾入目者一時現前遍塞虛空即通身是口亦不能盡吐更不知何爲我之身心也默之自視將欲

飛舉之狀無奈之何明見胡公送高公去予獨坐思之曰此正法光禪師所謂禪病也今在此中誰能為我治之者無已獨有熟睡可消遂閉門强臥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敲門不開椎之不應胡公歸亟問之乃令破窻入見予擁衲端坐呼之不應撼之不動先是書室中設佛供案有擊子胡公拈之問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覺以此鳴之即覺矣公忽憶之曰師入定耶疾取擊子耳邊鳴數十聲予始微微醒覺開眼視之則不知身在何處也公曰我行師即閉門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畢默坐諦觀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從何入來及回觀山中及一往行脚一一皆夢中事耳求之而

不得則向之偏空擾擾者如雨散雲收長空若洗皆寂然了無影像矣心空境寂其樂無喻乃曰靜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佛語眞不吾欺也歲暮擬新正還山乃為胡公言臺山林木苦被姦商砍伐菩薩道場將童童不毛矣公為具疏題請大禁之自後國家修建諸刹皆仗所禁之林木否則無所取材矣

五年丁丑

予三十二歲春自鴈門歸因思父母罔極之恩且念於法多障因見南岳思大師發願文遂發心刺血泥金寫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上結殺若勝緣下酬罔極之恩以是年春創意先是慈聖聖母以保國選僧誦經予僭列名至是上聞書經即賜金紙

以助明年四月書經起徹空師遊匡山有詩十首送之

六年戊寅

予年三十三刻意書經無論點畫一不小苟落一筆念佛一聲遊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說予雖手不輟書然不失應對凡問訊者必與談數語其高人故舊必延坐禪牀對談不失亦不妨書對本臨之亦不錯落每曰如常略無一毫動靜之相鄰近諸老宿竊以爲異率數衆來驗故意攪擾及書罷讀之良信因問妙師曰印師何能如此耶妙師曰吾友入此三昧純熟耳予自住山至書經屢有嘉夢初一夕宿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及入則見廣大如空殿宇樓閣莊嚴無比正殿中唯大牀座見清涼大師倚卧牀上妙師侍立於左予急趨入禮拜立右聞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隨說其境即現睹於目前自知身心交參涉入示畢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及覺後自見心境融徹無復疑礙又一夕夢自身履空上昇高高無極落下則見十方迥無所有唯地平如鏡琉璃瑩徹遠望唯一廣大樓閣閣量如空閣中盡世間所有人物事業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來無外閣中設一高座紫赤皦色予心爲金剛寶座其閣莊嚴妙嚴不可思議予歡喜欲近心中思惟如何清淨界中有此雜穢耶纔作此念其閣即遠尋復自思曰淨穢自我心生耳其

閣即近頃之見座前侍列衆僧身最高大端嚴無比忽有一少年比丘從座後出捧經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尚即說此經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視乃金書梵字不識也遂懷之因問和尚爲誰曰彌勒子喜隨比丘而上至閣陛瞑目斂念而立忽聞磬聲開目視之則見彌勒已登座矣予即瞻禮卽視其面晃耀紫金色世無可比者禮畢自念今者特爲我說則我爲當機遂長跪取卷展之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至此則身心忽然如夢但聞空中音聲歷歷開明心地不存一字及覺恍然言猶在耳也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彌勒樓高耳又一夕夢僧來報云北臺頂文殊菩薩設浴請赴隨至則入一廣大殿堂香氣充滿侍者皆梵僧即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見有一人先在池中視之爲女子也予心惡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汎其形則知爲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扈水澆予從頭而下灌入五內如洗肉桶五臟一一蕩滌無遺止存一皮如琉璃籠洞然透徹時則池中人呼茶見一梵僧擎髑髏半邊如剖瓜狀視之腦髓淋漓心甚厭之其僧乃以手指剜取示予曰此不淨耶即入口嚥之如是隨取隨嚥其甘如飴腦已食盡唯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與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飲之其味如甘露也飲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橫流飲畢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即覺時則通身汗流如水五內洞

然自此身心如洗輕快無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總之皆與諸聖酬酢常聞佛言常有是好夢

七年己卯

予年三十四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壽寺完初聖母爲薦先帝保聖躬欲於五臺修塔院寺舍利寶塔諭執政以爲臺山去京窎遠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壽寺是年工完覆奏聖母以爲未滿臺山之願諭皇上仍遣內官帶夫匠三千人來山修造是時朝廷初作佛事內官初遣於外恐不能卒業有傷法門予力調護始終無恙

八年庚辰

予年三十五是年特旨天下清丈田糧寺土不遺臺山從來未入版額該縣姦人蒙蔽欲飛額糧五百石於臺山屢行文查報地土合山叢林靜室無一人可安者自此臺山爲狐窟矣諸山耆舊集白予予安之曰諸師弟無憂緩圖之予於是究轉設法具白當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臺山道場遂以全

九年辛巳

予年三十六是年建無遮會初妙師亦刺血書華嚴經與予同願欲建一圓滿道場名無遮會妙師募化錢糧畢集京中請大德僧五百衆其道場事宜俱備適皇上有旨祈皇嗣遣官於武當聖母遣官於五臺即於本寺予以爲沙門所作一切佛事無非爲國祝釐陰翊皇度今祈皇儲乃爲國之本也莫大於此者願將所營道場事宜

一切盡歸併於求儲一事不可爲區區一已之名也妙師意不解上遣內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爲心子大不然乃力爭忤之竟從予議頃之江南妖人作難忌者即欲借此中傷以破道場然以爲國求儲之題目竟保全始終無虞是年修塔成予即以金書華嚴經安置塔藏有願文一卷子自募造華藏世界轉輪藏成爲建道場於內應用供具器物齋糧果品一切所需妙師在京若罔知皆子一力經營九十晝夜目不交睫及十月臨期妙師率所請五百餘僧一日畢集內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飯齋食條然不失不亂亦不知所從出觀者莫不駭然初開啓水陸佛事七晝夜予七日之內粒米不糝但飲水而已然應事不缺供諸佛菩薩每日換供五百桌次第不失不知所從來觀者以爲神運子亦自知佛力加被也

十年壬午

予三十七歲是春三月講華嚴玄談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衆十方雲集僧俗每日不下萬衆一食如坐一堂不雜不亂不聞傳呼剥啄之聲皆子一人指揮餘無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生平精力蓋竭於此三月會罷盡庫內所餘一應錢糧約可萬計盡行封付本寺主者以爲常住子與妙師一鉢飄然長往矣妙師往蘆芽子以疾往眞定障石巖調養作詩一首有削壁摩天應嗌日斷崖無路只飛梯之句是年八月皇子生子復之京西中峰寺作重

刻中峰廣録序結冬水齋於石室

十一年癸未

予年三十八春正月水齋畢然以臺山虛聲謂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蹈東海之上始易號憨山時則不復知有澄印矣始予爲本寺回祿志在興復故修行以約緣然居臺山八年頗有機會恐遠失時故隱居東海此本心也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妙師別時以予不能獨行乃命法屬德宗爲侍者予初因閱華嚴疏菩薩住處品云東海有處名那羅延窟從昔以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清涼疏云梵語那羅延此云堅牢即東海之牢山也禹貢青州登萊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訪至牢山果得其處蓋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處背負衆山面吞大海極爲奇絶信非人間世也地名觀音菴蓋古剎也唯廢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眞出於東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爲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聞多命恢復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眞逃人絶世之所志願居之初掩片蓆於樹下七閱月後得土人張大心居士爲誅茅結廬以居入山期年人無往來心甚樂也時即墨靈山寺有桂峰法師一方眼目也喜得相與

十二年甲申

予年三十九秋七月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與予也二師已至受賜獨訪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舊主人龍華寺住持瑞菴親訪之公知予

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慈旨其懇謝曰倘蒙聖恩容老山海受賜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報聖意不已尋卜地建侍於西山隨遣內使至期以必往子竟謝不就中使回報以居山堅卧之志聖意憐之問無房舍即發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葺居及至子力止之曰我茅屋數椽有餘樂矣何用多爲使者强之不敢覆命子曰古人有矯詔濟饑之事今山東歲凶何不廣聖慈於饑民乎乃令僧領來使徧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冊繳報聖情大悅感歎不已及後子罹難下鎮撫鞫子數用內帑金子對以請查內庫支籍上查止此濟饑一事餘無一毫上意竟解

十三年乙酉

子年四十東人從來不知僧子居山中則黃氏族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云外道羅清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徧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子居此漸漸攝化久之凡爲彼師長者率衆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子開創之始也

十四年丙戌

子年四十一是年頒藏經先國初刻藏有此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今上聖母命補入之刻完皇上敕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施四邊境東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嵋北邊廬芽山聖母以臺山因緣且數召子不至賜亦不受乃以藏經一部首送東海初未知也及至空山無可安頓撫按行所在有司供奉子見有敕命乃

詣京謝恩比蒙聖慈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請命名曰海印寺予在京聞達觀禪師訪予於海上即趨歸兼程追之值師出山尋即同回盤桓兩旬贈予詩有閑來居海上名誤落山東之句是年冬十一月

予自辛巳以來率多勞動未得寧止故多疲倦至今禪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即說偈曰海湛澄空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即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即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

卷燭才半枝已就時禪堂方開靜即喚維那入室爲予讀之自亦如閑夢語也

十五年丁亥

予年四十二是年修造殿宇始開堂爲衆說戒自是四方衲子日益至爲居士作心經眞說是年秋胡中丞公請告歸田乃攜其親之子送出家爲侍者命名福善

十六年戊子

予年四十三時學人讀子楞嚴懸鏡請曰此經心觀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後學不易入願字字消歸觀心則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創意述通　已立大旨然猶未屬稿

十七年己丑

予年四十四是年閱藏爲衆講法華經起信論予自別五臺時有省親之心且恐落

世諦也姑自驗之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昨夜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乃急呼侍者曰吾今可歸故鄉見二老矣先是為報恩寺乞請大藏經一部冬十月至京請藏上即命送賫行十一月至龍江本寺寶塔放光連日及迎經之日塔光如橋向北迎經僧自光中行及安經建道場光相日日不絕瞻禮者日萬餘人以為希有之瑞老母聞子至先遣人候問何日到家子曰我為朝廷事非為家也若老母能相見歟喜如未別時止可信宿否則我不歸矣老母聞之曰再生相見歡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即可況兩宿耶及子歸老母相見欣然絕倒子大以為異及夜坐族中長者問從船來陸來老母應聲曰何問從船來陸來問者曰從何處來老母曰從空中來子驚曰怪得當時老婆子能捨我也因問老母曰別後想我否母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既知爾在五臺因問師家五臺在何處曰在北斗之下即令郎住處也我自此夜禮北斗稱菩薩名則不復想矣今謂你死則不拜亦絕想矣今見爾乃化身來也予明日祭祖塋為二親卜得葬穴時老父已八十予戲曰今日活埋老子省他日又來也予把鑼斫地老母奪之曰老婆婆自埋入何煩人連斫數十下三日告別老母歡然如故未嘗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尋常也即墨有黃生納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公之弟也初予至海

上時年十九歲即歸依請益授以楞嚴二月成誦從此齋素雖父母責之不異其心切志參究脇不至席時予南歸光私念曰吾生邊地長劫不聞三寶名今幸遇大善知識爲不請友倘不回吾輩失依怙矣乃

素三

對觀音大士破臂然燈供養求大士保予早歸自後火瘡發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號三月乃愈愈時見瘡痕結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即其母妻亦未知也恒求出家予絶不聽乃曰弟子打箇筋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是知蔑戾車地未嘗斷佛種也初予以重修本寺志居臺山事已有機但以動至數十萬計未易言故待時於海上至是機將熟乃借送大藏因緣回南都具得本寺始末回覆命具奏聖

素三二

母且云工大費鉅難輕舉願乞聖母日減賸羨百兩積之三年事可舉十年工可成聖情大悅即命於是年十二月儲積始

十八年庚寅

予年四十五是年殷宇成春爲聖母代書法華經時有鄉宦欲謀道場者乃搆方外黃冠假稱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訟於撫院開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下送萊州府窮治其狀予親聽理力拯之無賴數百衆作鬨於府城有匡人之圍時有隨侍二人予斥之他往乃獨徐行其中爲首一人持銅牌有利刃出其鞘鼓舞予前欲殺予予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即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分路狂衆疑彼爲首者有利於予即欲毆之予默計

彼衆一鼓則其人危矣奈何乃躊躇將別即拉狂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噉之時滿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聞之即遣多役並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免子曰勿懼亦勿辯第聽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問曰狂徒殺僧耶予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爲首者同食瓜果耳守曰何以作劇予曰市喧耳太守欲枷彼子曰將欲散之枷則固拘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盡驅之狂衆不三日盡行解散由是此事遂寢是歲作觀老莊影響論

十九年辛卯

予年四十六歲是年聖母造檀香毘盧佛像建六殿是年秋門人黃子光坐脫

二十年壬辰

予年四十七是年秋七月予至京訪達觀禪師於上方晉時有琬公處三災壞劫無佛法乃刻石經藏石室其塔院爲僧所賣師贖之欲得予作記予適至師大喜及見即同過石經山乃爲作琬公塔院記及重藏舍利記并前所作有海印藏時與達師相對盤桓四十晝夜爲生平之奇

二十一年癸巳

予年四十八是年山東大饑死者載道山中所儲齋糧盡分賑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遼東糴豆數百石以濟之由是邊山四社之民無一饑死者

二十二年甲午

予年四十九是年春三月山東開府鄭崑

崖公入山見訪問法爲說方便語冬十月入賀聖節至京留過歲請說戒於慈壽寺時予以修本寺因緣知聖母儲已厚乃請舉事時上以倭犯朝鮮方議往討姑徐徐乃寢

音釋

始湯海切敗誰也愕逆各切驚遽貌趕古旱切揎音掀五駕切疑怪也瞠抽庚切直視貌悅音亦也麩芳無切小麥屑皮也舁羔故切抬水器髑髏上杜谷切下盧侯切髑髏首骨也窩音弔窗遠也磅礴上普郎切下弼角切塹余隕切墓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四　素四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下

二十三年乙未

予年五十春正月予從京師回海上即罹

（書四）

難初爲欽頒藏經遣內使四送之其人先至東海先是上惜財素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時內庭偶以他故觸聖怒將及聖母左右大臣危之適內權貴有忌送經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令東廠番役扮道士擊登聞鼓以進上覽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經因緣故併及之予聞報乃謂衆曰佛爲一衆生不捨三途今東海蔑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至若捨邪歸正者比鄉比戶也予願足矣死復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即墨城中士民老小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見人心之感化也及至京奉旨下鎮撫司打問執事者先受風旨欲盡招追向聖母所出諸名山施資不下數十萬計苦刑拷訊予曰某愧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招網利奉上意以損綱常殊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衆布施七百餘金上查內支簿及前山東代賬之冊籍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擬上蒙聖恩矜察坐以私創寺院遣戍雷州予以是年三月下獄京城諸刹皆爲誦經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咒

以加護之者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特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一時人心之爲法如此在獄八閱月供饋者唯侍者福善一人冬十月發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褒服策蹇相送以津濟者出都曰福善同衲子二三人隨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別老母作母子銘攜孤姪可久徃初與達觀師於石經山因思禪門寥落謂曹溪禪源也必源頭壅閼乃志同徃以濬之達師先徃候於匡山予被難時師正居天池聞報大驚曰憨公已矣則曹溪之願未了也師遂先至曹溪回至聊城聞予將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則相別於江中旅泊庵中師意欲力爲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無異也況定業乎師幸勿言臨岐把臂曰在天池聞師難即對佛許誦法華經百部以保無虞我之心師之舌也予唯唯謝別師爲作逐客說

二十四年丙申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過文江訪鄒南皐給諫廬陵大行王性海禮予江上請注楞伽二月度庾嶺至嶺頭觀惠明奪袈裟處詩弔之有翻思昔日宵行者何似今朝度嶺心因見道路崎嶇行人汗血乃屬一行者立捨茶庵於嶺頭一道者勸修路不數年爲坦途至韶陽入山禮祖飲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靈源流入滄溟浪拍天多少魚龍從變化源頭一脈尚泠然見祖庭洞弊不堪言遂凄然而去抵五羊囚服見大

將軍將軍爲釋縛飲齋食寓海珠寺大參周海門公率門生數十人過訪坐間周公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衆中有一稱老道長者荅云人人知覺日間應事時是如此知夜間做夢時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周公云大衆也都是這等說我心中未必然乃問予曰老禪師請見教予曰此語出何典公曰易之繫辭公連念幾句予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的一著周公擊節曰直是老禪師指示親切衆皆罔然再問周公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通晝夜則不屬晝夜耳一座歎服

先是諸護法者以書通制府大司馬陳公遣郵符津濟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寓城西之古寺夏四月一日即開手注楞伽時歲大饑疫癘橫發經年不雨死傷不可言予如坐尸陁林中以法力加持晏然也時旱井水枯凋唯善侍者相從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饑夫視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內外積骸暴露秋七月予與孝廉柯時復勸衆收拾埋掩骼埋胔以萬計乃作濟度道場天即大雨平地水三尺自此厲氣解八月鎮府撤還五羊寓演武場時往來作從軍詩二十首初過電白之苦藤嶺盜之門戶也乃作銘建捨茶庵豫章

丁大參右武以誣謫廣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二十五年丁酉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時會城死傷多骸骨暴露予令人收拾埋掩亦數千計乃建普

濟道場七晝夜丁右武身爲之佐先是粵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歸夏四月楞伽筆記成因諸士子有歸依者未入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發之初上下見子爲罪僧甚易之軍門陳大司馬如岡法極嚴無敢私謁者子未往見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謁及門投報止之是晚親往拜子於舟攜茶盒坐談漏三下人皆驚異後對諸當道極稱之曰僧中麟鳳也即三司亦諭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爲重矣

二十六年戊戌

子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樊公友軒以建儲議謫戍雷州初訪子於五羊時子較楞伽稿公問子雷陽風景何如子拈經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公歎異即爲疏募刻

海門周公任粵臬時問道往來因攝南韶屬修曹溪志粵士子向不知佛適周公闡陽明之學乃集諸子問道於子有龍生璋者聞子議論心異之歸謂其友王生安舜馮生昌曆曰聞北來禪師說法甚奇二子俱來請益子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切志參究二生素有德業相率歸依日益衆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後法化大開三生之力也每憶達師許經之願其夏始搆禪堂於墾壁間將擬大慧冠巾說法乃集遠來法侶并法性寺菩提樹下諸弟子通岸超逸通炯等數十人誦法華經爲衆講之至現寶塔品恍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也然須三變者特爲劣根漸示一班耳古人以後六品率爲流通亦未

見佛意耳遂著法華擊節右武性急烈負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將歸子送之舟中重下鉗錘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覺非居士示之以銘又作澄心銘以警之

二十七年己亥

子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筆記成爲衆講一過乃印百餘部徧致海內法門知識并護法宰官且令知子處患難中未忘佛事耳粤俗固好殺遇中元皆以殺生祭先至時市積牲如積薪甚慘也予因作盂蘭盆會講孝衡鈔勸是日齋僧放生用蔬祭從者甚衆自後凡喪祭大事父母壽日或祈禳皆拜懺放生齋素未幾則放生會在在有之爲佛法轉化之一機也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馬陳公移鎮會城初下車未拜一

鄉官乃先遣候予頃之命取食器一百餘件俱最精者門下皆不知何用及設齋請予特出新器人人皆知其所重如此未幾請告歸是年秋摧使四出地方自此日多事惠州楊少宰復所公往與子有法門深契久以憂歸今秋乃訪之至之日公已卒於塋所詰朝將入山公靈已至城矣予即往視殮爲求棺槨值潮陽道觀察任公陪直指於惠陽請遊西湖登東坡白鶴峯而歸歸即欲掩關却埽矣

二十八年庚子

子年五十五時摧使初出狠戾暴橫官民不堪地方震蕩加以倭警人心惶惶子即散諸弟子閉關絕跡粤人素苦閩海之白艚運米恐騰貴也時以爲亂新軍門閩人

也公子舟次海上適大將軍請告將行稅使正富意侵之偶有白艚數隻即藉口以大將軍爲公子資行者嗾市民大鬨頃刻聚數千人投磚石打公子舟幾破圍帥府持戈相向甚急時三司府縣皆赴軍門行禮會城無一正官卒無解救者勢變在呼吸也大將軍危之無已乃命中軍詣子關前求解子甚不可曰無神術也中軍跪泣曰師即不念兵主豈不念地方生靈乎子聞之惕然遂破關往謁稅使者從容勸化開曉其意使者聞子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亂民子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今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衆聞之愕然頃令至帥府圍即解會城遂以寧父老感子欲尸祝之時三司正在軍門飯聞報民作亂皆投箸而起及回衆已安堵然皆知子之力也觀察任公聞之乃以書抵子曰憨師不出其如地方何憨師既出其如憨師何子亦自知此後無寧日矣是年秋南韶道祝公延子入曹溪子乘興遂入山爲六祖奴郎新制府戴公知子安亂民深德之意欲一見諭大將軍將子往謁及見禮遇甚優留款齋飯因辭往曹溪公遂願爲護法子是得安心焉

二十九年辛丑

子年五十六春正月子見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污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子歎曰此心

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爲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縱居此何爲哉熟慮之無已乃往白制臺戴公公曰無難也予試爲公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鋪居盡拆不存片

[圖]八

瓦自此曹溪山門積垢一旦如洗公因留予齋飯坐談公曰六祖腥羶予爲公洗之矣曰前地方生靈塗炭大菩薩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爲也公曰珠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盜今以欽採資之以勢罷採之日不歸橫行海上劫掠無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開礦採役暴橫掘人之墓破人之產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於劫掠由是民無安枕矣爲之奈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圖之採使者李公頗有信心是年秋至曹溪進香於六祖留山中數日聞法甚喜予因勸爲重興祖庭布金擅越慨然力荷之徐密啓之曰開採爲害於地方甚矣非聖天子意也採船急設約束期往來過限以罪礦罷開採盡撤其差役第令所

司歲額助解進秋毫無擾於民可乎採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寧公深感之以書謝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以此護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是年秋開闢祖庭改風水

[圖]九

道路選僧受戒立義學作養沙彌設庫司清規查租課贖僧產歸侵占一歲之間百廢具舉

三十年壬寅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後龍改路

徑以屠肆爲十方旦過寮闢神道移僧居
拓禪堂創立規制

二十一年癸卯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達觀禪師在京師
遭妖書之厄逮下獄訊以爲予之故因此
又及之予心知不克安心以待荷聖恩寬
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三十二年甲辰

予年五十九春正月以達師之故通行至
按院檄予還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憶
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
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也遂著春秋
左氏心法

三十三年乙巳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瓊海訪東坡桄榔庵
白龍泉求覺範禪師遺跡不可得寓明昌
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遊名山作瓊海
探奇記金粟泉記夜望郡城索然若無人
煙唯城西郭少有生氣予因謂諸士子曰
瓊城將有災急穰之人以爲妄及予渡海
方半月地大震城東壁連門陷城中官舍
盡傾塌明昌塔倒壓予所居樓盡碎予行
時士大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則亦
爲灰粉矣月夜渡海觀瓊之勝概予以爲
仙都乃十洲之一云夏四月制府檄予回
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時祖殿已拆修造
工未止歸則完者十之六七所費工料將
千金毫無出予化兩內使者施盡償之是
年修五羊長春庵爲曹溪解院爲六祖辦
供之所冬十月侍者廣益廣攝出家

三十四年丙午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嶺至南州候丁右武謝張相國洪陽公以予在難時公居亞相知予之難始末最詳相與一時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往謝公欣然道故請予齋於江上之閱雲樓邀諸鄉友陪坐公曰人皆知慈公爲僧中一大善知識不知大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問公公言其概一座動色回過文江訪鄒給諫留數日至章貢陳二師將軍留署中病期月有卧病詩十二首歸曹溪秋八月皇長孫生有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詿誤者俱聽辯明釋放予在例乃往告軍門准行勘復之雷州道勘明應赦按察司類造候題遂開

三十五年丁未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回籍軍門檄韶州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時得爲諸弟子說法是年注道德經成予幼讀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俗弟子請爲之注始於壬辰屬意每參究透徹方落筆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決不輕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擱於行間至今方完

三十六年戊申

予年六十三議修曹溪大殿春二月馮元成公任嶺西道因訪予入山宿夜夢大士現身有感詰朝殿禮佛至大士前見兩棟摧朽驚謂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費多力不及耳問費幾何予應以若干公曰無難也吾試爲之歸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見孺子將入井必匍匐往救之況佛菩薩

處此危地不動心非天也乃詰所費即以予言告公曰猶未也即屬南韶道往勘估計且令請予面議予往見之公慨然欲獨爲鼎建予告曰若勞公家之費恐不便苟依法門故事請以募衆爲之公屬嶺西道爲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隨意施捨總會於府解歸於一無庸歸僧如此則不勞而易集公從之不期月而集將千金予躬往西粤采大木至端州制府留修寶月臺乃別委官采辦冬寶月臺成予作記材木俱積於端江之滸次第運之冬十一月初安南賊破欽州戴公請王師遠討因覈論罷

三十七年己酉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運木回阻

風於羚羊峽遊端溪有夢遊端溪記木運至濛江予回寺方集衆經營衆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衆爲亂如叛民予見而歎曰此予重違佛教乃著相之過也衆方鼓噪予獨坐堂上焚香誦金剛般若以前但誦文實不解義至是恍然有悟乃注金剛決疑稿成衆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懼遂訟於按院准行司理予是時即飄然出山聽理船居於芙蓉江上者二年資斧已竭別駕項公楚東抱關於洽洸遣予往江行遭風破舟及至復大病幾死公延醫力救之及回郡乃卧病於旅邸將期年

三十八年庚戌

予年六十五是年卧病旅邸秋七月直指

按部至郡訊及予司理聞之方爲理反坐
予罪直指大不然駮之云某有大功於六
祖向所捨爲常住計者今姦僧得利而反
罪之是謂平等法門乎復行本道嚴究之
由是本府親詣山中按僧之所開狀逐款
審之盡妄言無當所誣侵常住八千餘金
予初立常住庫司清規置有號票凡一應
錢穀收支有監寺書記秋毫出入皆執號
票爲據不妄發也至是當官研覈查算以
號票爲準無分毫及予者時上下內外方
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當道重怒其僧再
三請予留住山中予心已厭倦力辭之寓
五羊之長春庵

三十九年辛亥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養痾
初奉赦候題向無按院覆命故延至今復
奉重勘明始注銷聽自便時諸士子相依
請益述大學決疑

四十年壬子

予年六十七居長春庵爲弟子講起信論
八識規矩乃述百法直解以法華擊節文
義聯絡不分學者難會乃著品節

四十一年癸丑

予年六十八居長春庵夏爲諸弟子講圓
覺經方半即發背疽醫不能治幾危大將
軍漢冲王公業爲予治後事粤人梁杏山
者酒人也素以醫瘍名偶至視之曰甚矣
少遲則莫救矣幸安心無傷也乃純采草
藥以敷之隨手奏效猶如弄丸刻期取效
至冬乃痊予爲文以謝之此疽蓋自初坐

禪時所發知是冤債以誦華嚴經告假者每向於書寫讀誦華嚴則竊發隨禱而止即至粵中已兩舉不成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時偶忘之且不知爲疽遂成大疾其冤業酬償蓋以身試之不爽也十月疾愈初與衡陽曾儀部金簡有南岳休老之盟書以十數未能也今以書來請遂杖策而往乃去粵初予至粵時法性弟子相從者數十久之漸零落唯通炯超逸風波患難疾病相從未離左右今將行皆不捨願從之炯尚有羸少遲之擔登以從是年十一月至湖東先是弟子福善擡侍者深光北歸探親至是不數日亦追至

四十二年甲寅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遊德山禮祖有詩四首訪馮元成公於武陵會龍參知朱陵受榮王齋大善寺衆僧請受戒馮公與諸同道各捐資修曇花精舍夏四月還湖東聞聖母賓天隨建報恩道場有恩詔乃對靈龕披剃謝恩還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往矣本寺之願已矣豈待再來耶楞嚴經自東海立意著通議久蘊於懷未暇述今夏五月方落筆五十日稿遂成十一月精舍成有山居詩度侍者慈力

四十三年乙卯

予年七十春爲衆講楞嚴通議夏四月著法華通義以雖有二節全文尚未融貫故重述之五十日稿成纂起信畧疏秋八月遊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日馮公自武陵移守湖南陪遊方廣寺回巡道吳公生

白過訪湖東談及楞嚴吳公大喜即與諸屬捐資刻之禮八十八祖道影吳公大讚歎乃命畫士臨小像冊請予各爲傳贊馮公赴任未幾即請予遊九疑冬十月至零陵留過冬於愚溪

四十四年丙辰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歸自零陵方遺民從宦遊歸依於湖東命名福心更初達觀禪師入滅之次年予弟子大義請靈龕回南緇白弟子奉供於徑山之寂照庵今一紀矣予難忘法門之義向欲親往一弔故香亦未遣也適聞葬必欲一往將行花藥寺衆僧請齋爲續法系遊梅雪堂弔遜菴宗師夏四月離湖東有去南岳解嘲詩鄭慕一方遺民何仲益諸子送至樟木市五月至武昌會段給諫幻然禮大佛遊九峯六月至潯陽遊東林有懷古詩登匡廬弔徹空禪師避暑於金竹坪註肇論因見其山幽勝有歸隱之意徧覽無可居者七月遊歸宗登金輪峯禮舍利塔有詩有僧以五乳相送爲靜室予登覽觀其地不廣而其境頗幽遂受之江州邢來慈居士達師之弟子也願爲布金檀越故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陳大參赤石公至山相訪聞予有意匡山亦願爲護法秋八月出山至黃梅

禮四五祖訪汪司馬公入紫雲山留旬日汪公願作匡山建造檀越別去相城訪吳太史觀我吳中巫本如欲建如意庵以留遊浮山截江登九華十月初抵金沙于王合族與東禪浪崖耀公迎之居頃即之雙

徑石門頗生之居士候迎於吳江乃過其家士備齋資以隨行長至月望至寂照十九日爲達大師作茶毘佛事先爲文以祭之預定是日無爽識者異之二十五日手拾靈骨藏於文殊臺弟子法鎧隨建塔子爲塔上之銘以盡生平法門之義焉遂留度歲時爲禪堂衲子小參有參禪切要鎧公請益相宗爲述性相通說諸請益者各說有法語作擔板請粵弟子通岸先別獨超逸同諸子福善法孫深光廣益廣攝慈伴行

四十五年丁巳

予年七十二歲春正月下雙徑弔雲棲時緇白弟子千餘人久候於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參聞法各各歡喜發揮蓮池大師生

平密行弟子聞之至有涕泣謂予發人所不知者乃請作塔銘回時玄津法師壑公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翁大參諸公請留淨慈之宗鏡堂日繞數千指爲說大戒作宗鏡堂記諸山各路名德法師俱集於湖上問法各申詰難時謂東南法會之最勝昔所未見也乃遊靈隱三竺西山諸名勝贊揚放生三池乃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餞別於湖上且具狀請留雲棲乃有三年之約遂行凡一過所經諸作玄津壑公譚生孟炯彙爲東遊集四卷刻之回至吳門巢松一雨二法師請入花山遊天池玄墓鐵山諸勝寒山趙凡夫嚴天池徐仲容姚孟長文文起徐清之諸居士設供於山中馮元成申玄渚二宰官齋

於家將行弟子洞聞漢月久候錢太史受之親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史送至曲河賀知忍父子姪候於奔牛之三里庵請留園中結夏力辭之送至京口受三山緇白齊罷即返匡山五月一日過白下江上一宿見一二故人即揚帆而西五日至蕪湖劉縉部王受敕留作異夢記說崔吏部鶴樓追晤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抵歸宗寓居未幾時汪司馬公業先具資爲予修靜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經營五乳開土於十月終始成一室乃得安居爲衆講楞嚴起弟子超逸閉死關於金輪峯

四十六年戊午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禪堂三月浮梁

陳赤石公入山結中素鮑公我齋夏公爲十友助修造資冬十二月殿堂成

四十七年己未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粵弟子通炯至遂開堂啓諷華嚴長期爲衆講法華楞嚴金剛起信唯識諸經論命炯首衆秋七月以五乳爲十方養老常住八月望予閉關謝事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每念華嚴一宗將失傳清涼疏鈔皆懼其繁廣心智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論因思清涼乃此方撰述之祖苟棄之則失其宗矣志欲但明疏文提挈大旨使觀者易了題曰綱要於關中批閱筆削始冬於關中爲衆講楞伽起信

四十八年庚申 即泰昌元年

子年七十五春課餘侍者廣益請重述起信圓覺直解莊子內七篇注夏病足痛謝任分巡衡陽吳公轉粵臬入曹溪禮祖記山中弟子寄乞諸祖傳贊予病中爲纂傳七十一首各系以贊親爲書之初予去曹溪之南岳住匡山業已八年而曹溪衆僧（書十九）深思予歸堂主本昂等往來問訊十數欲請之而未能也吳公赴任便道入山見予重興之功嗟歎久之衆僧因具白所以思予歸請不能之狀吳公欣然爲作護法即具書往請合山大衆及本省鄉縉紳居士同具狀昂同二三耆舊至匡山哀乞予時以病謝

天啓元年辛酉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御王安舜入山問訊夏爲衆請講楞伽時前任本道祝公亦轉粵海道同吳公具書再至予又以病謝是年冬又爲衆講楞伽肇論起信

天啓二年壬戌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粵弟子孝廉劉起楫陳迪祥陳迪純梁四相入山問訊起相與四相相伴山中住半載爲講楞嚴起信金剛二月東吳弟子方遠隨至同作休老計秋七月王侍御復入山親請歸曹溪不諾時力提華嚴名綱要草就吳公朝覲回又遣書意更切韶陽太守張公特書專堂主昂至予情不獲已意必一往於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山過螺江會太史蕭拙修劉韶也劉轉華馬季房曾堯臣賀可上鄒端倪諸居士過虔城江上會寧都蘇孝先魏

觀期諸君齋於江上有詩贈別度嶺過集龍庵會劉敬一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合山僧衆羅列香花如獲母

天啓三年癸亥

師年七十八居曹溪禪堂春正月郡守張公入山問訊三月省城法性諸弟子至師時專以法施爲心四月爲衆說戒講楞嚴起信等經論秋七月又爲衆說戒十月初四蕭宗伯玄圃公應詔北上入山見師欣然留連且爲師卜壽穴劇談一日夜甚歡出山師即示疾初六日侍者廣益省城回云來得恰好韶陽太守張公親入山延醫調治初八門人超逸至云再兩日不得見汝了師知幻緣將盡藥劑不服十一日已時別張公申時飲水沐浴焚香示衆曰大衆當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心端坐而逝於時百鳥悲鳴四衆哀號不已星夜亮光燭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三日面色如生髮長唇紅鼻端微汗手足如綿蕭公聞訃悲慟久之即移書南韶二郡公爲師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師離匡山留首座通炯於五乳調理大衆至是三遣書促歸中有云汝早來一日便是一日來老人餘日無多力矣炯得書遂忙忙南還十月朔日抵曹溪師見之喜動顏色且云來得好遲時恐汝懊悔了炯初不會其意連日侍立所聞所叮寧者皆佛法大意惓惓以法門無人爲歎提撕者又極緊切語中去期已先露於炯未歸之前矣

大師年譜自序實録向有手筆草藁爲

大師首座寄庵通炯所藏炯師歿後法孫今照今光住海幢寺華首和尚從二僧取得此稟繕寫封寄今遵依元稟付梓天啓三年癸亥實錄乃大師入滅後上首弟子福善等續記附刻於後以大師爲中興龍象一言一行關係人天眼目文取足徵事貴傳信不敢扳緣葛藤添附蛇足以滋法門增益之謗後有正眼幸鑒別焉戊戌孟夏佛成道日海印弟子錢謙益槃談謹書

憨山大師託生辨

湖南顓愚衡公作曹溪中興憨大師傳盛談靈異宿生爲陳亞仙歿後應現爲蕭公子諸方頗疑其誕天童木陳忞公見聞雜記云大師託生桐鄉爲顏司理俊彥少兒三歲不語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廣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覡學使浣初至榻前執手道故囑撰銘證明末後事余讀而心訝之學使余里人也大師東遊未嘗摳衣禮足安得有執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門馳書往詢其詳遂以崇禎二年七月南華僧智融本昂仲報文牒及塔記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現童眞於菩薩家能令眷屬割世間恩愛作茶毘佛事火浴後頂齒不壞舍利無數大者如彈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瑪瑙扣之鏗然有聲海衆共觀歎異以是月二日酉時安厝靈骨建塔於先大師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遊戲自在豈先大師遺蛻返匡山現此金鏁還鎮祖庭抑亦山中耆年宿乘願力來住此道場耶塔記則曰顏氏

子名祉小字虎子生於天啓六年丙寅二月
實大師示寂後三年生四歲而殤司理之官
日虎子私語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
言證知大師再來若忞公所載呼名叙昔云
云則未之前聞也司理父子家業歸心信根
牢固生生居士常夢護伽藍神趣迎賓頭盧
越翼日大師至止慈容法筵宛如昔夢司理
爲書生大師摩頂記莂比爲廣理申明大師
規約復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
良非偶然也童眞示現各有所表吳粤往來
表法界一地故痘疹發香表染淨一如故靈
骨不損表靈相具足故四歲夭折表已入鳩
摩羅地故歸骨塔院表依止大人故此則積
劫熏修彈指幻化不可以思惟測度也若以
是因緣證成爲大師再來則竊謂不然何也
古來佛祖應化入胎人天轉輪事非聊爾哉
榕再世遘浣衣以寄生宣老六年仗白雲而
勘辨莫不付囑相應機感歷然而今無是也
吸引緣熟啐啄時同雙峯之香煙猶指五乳
之眞身有歸吾謂是子也多生此世必入大
師室著大師衣受大師戒遣來作使告報異
生即事徹理無可疑者嗚呼我大師人天之
師末法中第一龍象也末後轉輪法門一大
事因緣也僧徒無識縈心香火指法城爲首
邱認寶坊爲華表章句小儒眼如針孔景掠
李源圓澤身前身後剩語緇白郵傳寐言夢
斷海形牛迹不已遼乎俗語不實流爲丹青
吾懼後之修僧史撰佛録者採獵異聞而訛
濫正信也既屬忞公門人告於其師請爲刊
正而又書其說詒南華僧鑒諸塔院昭示後

人俾勿惑歲在庚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
山錢謙益盥櫛謹述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四

音釋

蹇紀偃切 骾古杏切 骨上才資切下各骾頷切殘骨也 盒音合盤屬 臬魚列切 嗾音叟使犬聲 艘先刀切船總名 駁北角切音剝與駁同 鉗音其淹切下直進切 摧音財勞切 艚小船也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五　素五

虞山私淑弟子毛　晉編較

附錄

明廬山五乳峰法雲禪寺前中興曹溪嗣法憨山大師塔銘有序

素五 一

余小子廣淪寘之在中秘也偕同參數子請益牢山憨公于龍華精舍蕭宗伯玄圃暨吾家司馬體中與焉所聞非帝網之十玄則祖燈之五葉而師特以體究念佛爲露地兩輪後十年入粤而皖江之素復我又後二十年入吳因體中而浮渡之鼓振我於是余始能游師之藩悉秘現湧没順逆種種影事又七年玄圃徑曹溪而北及送師于懸崖明年而余得請幕府何公克以師蛻還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瑩石爲楮而奉師自著年譜使余吐舌爲筆余受卒業者三而龍華浮渡之會儼然未散矣師法諱德清慕清涼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別號憨山乃選於五臺之奇以瘉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諱彥高妣洪氏夢觀音抱送而孕誕于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日白衣重包十年辭家依報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孫俊公爲之師十九禮棲霞雲谷大師薙髮受具二十六北游出入燕晉得自在三昧于臺山三十八遯跡東海之那羅延窟久之得六種就踰五十放於嶺南而以出家優婆塞大振曹溪之鐸單恩游逮袈裟著身而師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吳營葬于廬山五乳峰下刹曰法雲以養十方之老居數歲復如曹溪當年之七十有八臘之六十是爲天啟癸亥先于懸弧者

一日而示寂焉師丰儀慈滿神情凝定望之似阿羅漢初就外塾而母督之嚴徐而察焉知非池中物也從吏若翁以裂愛網而師之酬罔極也卻十鎰之供于山陰藩邸獨拜孝定皇后之賜泥金和血以塗雜華攝二老于香幢光蓋其省覲也閉于報恩藏輪三宿子舍有法喜而無情怛君子曰生之成之是謂聖善熏之變之是謂潔白世間慈孝其海之一漚而已矣北講之涉天塹也自無極之說華嚴玄談昉也南禪之反故哂也自雲谷之付念佛公案昉也兩大士口光交灌師頂不驚不溢身恒晏坐華藏道場而清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于淨念猛心如形斯鑑其養之專也乃至行于都市不見一人知其解者以爲客雲尚往他日更于肇公似昔人非昔人義得未曾有所謂旋嵐常靜江河不流證之目前一一諦了而七歲時生來死去之疑渙然冰釋其偈曰生死晝夜水流花謝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得宗通之相一卓錫臺山略彷岸頭聞機數反久乃不聞吹萬之諠雪窟頭陀酬對以目菜羹米汁旬啖一升念息塵忘立而喪我者不知幾旦暮也其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得宗通之相二牟山之會心也海天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現前無入無出其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得宗通之相三又後三年靜中機發不因心念意在舌端其偈曰煙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游一鏡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

龍所謂月落後相見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蓋自是迴眞入俗而有省覲之游妙喜大悟拾八小悟無數箇中冷煖惟師自知意者菩薩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樂恒與王所相應故華嚴之在筆端也六字佛名心手相得即一點無空過者而客主周旋語不愆忘文無亥豕妙法蓮華回向慈聖亦若是則已矣臺山無遮之會日更供具席以半千坐滿萬人皆師陰爲擘畫如時而給剔豕無聲所與首事妙峰登公了不知其來處當事之嚴不交睫者九旬以水代飧者七日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借曰壯齡則耄期而徑余邑屋矣雲興瓶瀉脅罕至席不暇其倦于勤也嘗間行海南訪子瞻寂音故蹟而望郡城生氣獨據西隅趣行北渡而瓊州地震存毀具如師言永嘉詮定初曰引起後曰辨事師其二之中乎臺山之悟四顧無所咨決而以現量寓目首楞嚴王八閱月無用心處其在那羅延窟則楞嚴懸鏡半燭而成亦無用心處門人曰盍使一一文句消歸觀心師頷之楞嚴之有通議自此昉也嘗以四法界觀說法華于嶺南至現寶塔品喟然嘆曰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華藏然須三變淨土者曲爲鈍根漸示一班耳從是法華之有擊節有品節有通議自此昉也折蘆孤唱楞伽握符栽松代興金剛司契而師照以楞嚴之鏡則無門之門無住之住皆若有啟其鑰者以故楞伽筆記和人目爲流徵之音而金剛決疑則雖空生再來固當相視而笑華嚴一宗往往迷清涼之廣而耽方山之略不知廣之可以略也

五乳一關三周寒暑疏之綱要其將與合論並珍如是種種說通之相布在方策覩煙悟火宗通歷然誰謂與不傳者俱往而法雲之漏刻之以香課佛名日至數萬圓頓交參禪土雙妙兩大士最初結束撩起便行直向山眉海目繞錫三周作一宿覺豈不眞勇邁終古大丈夫哉韋編珠笈初以爲前茅中以爲副乘卒以爲輔車於是作中庸直指大學決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華內篇爲智度善巧而鬼神情狀表章卽明曰夫夫寘參魯竺之心法也東粵周參知舉大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以質師曰是吾宗所謂不屬生死一著子也參知躍然更爲諸弟子暢其玄義而師以西伯爲東諸侯主矣蓋西林翁嘗鈍置師以世諦使侍舉比故於二酉多所漁獵

法書韻語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辭之文居然良史而非滿字莊嚴一乘鼓吹無述也王大司徒奔州屬以慧業建橜得其所謂夷然不屑厥仲奉嘗贈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而汪左司馬南溟則悲五宗衰相聲輒力推崇及乎爲徑山中峰之室侶得之矣伏牛法光和尚師目之宗門香象自慶小穴小友畜師勉以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而師時已得擊公意旨北臺棲影師言庶幾獨怪其吟哦不停以爲魔著聞而請焉報言驟發悟機而有物據我舌本爾時恨不遭鉗錘毒手痛棒熟眠以至此耳師心識焉館于胡泉憲順菴之署強可覓句遂不得休念光師之魔且至寢不成寐跏趺坐忘起問居諸而數盈于把矣故終其身於無礙辯才而得

自在師之升聞于慈聖也爲聖躬禱也其作無遮道場也爲皇儲禱也居一年貞皇應河清之瑞而誕唱導之侶妙峰大方咸被寵錫而獨師逃之海濱求華嚴菩薩住處所謂那羅延窟而谷隱焉慈聖多之建寶坊于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賜金百五十鎰以繕阿蘭而弗之敢拜也無已請如漢汲黯矯制事果山以東縗黃餘寡囚繫之腹而有司者策書以報慈聖愈益多之藏函寶璽有隕自天以草昧故度于他已又勑宮嫂之勝任者布金有差而觀音菴之廢墟賜額尚方稱海印禪寺矣於是有挾隆隆而耽視茲土者號無賴黃冠百餘輩稱引宋七真故宇以爲訟端萊守有聞於李中丞將致辟而首難者露刃偪師談笑道之立解偕行數百武其黨疑與師購將倒戈師更與入市啖以瓜果一郡盡譁謂方士殺僧矣師乃明其不然即槖貲無使滅耳第盡驅越境而已其以德報怨類此使往者報恩殿廊之燼也師與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勑藏還寺而舍利穿堵出光明橋以迎貝氍師因入謝請慈聖曰減膳饈需隆棟久之事有端矣戒于島夷遂不果而中貴人之與轉藏輪者嘗以眡睚得過上左右衆鑠之謂其監緣飾佛事多蝕帑金而詐稱黃冠撫已事鳴登聞以訟有旨逮師及中貴人對簿詔獄師內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請覈內府則賑饑之籍固在而他無所得其漏卮釋憾于中貴人者本不欲患師更以所稔顯末其廣貞狀上意浸解坐私建梵刹戍之雷陽而諸刹之蒙恩檀于慈聖者雖往

來屬而億無喪矣故相張洪陽先生稱其難棄能棄難忍能忍以能幽贊神廟之孝爲社稷功亮夫師於般若香光固是雲谷老人安上鼻孔臨岐偪拶亦自不無妙峰恩公一臂臺山遂作暮雲春樹清風匝地何之非早歲塤篪而師所描邊于飛雪之鑪運風之斤狎主之歟亦不啻三鎧甲龍從涅槃起矣紫栢大師於世罕所許可而獨輕千里之駕于堅牢晉琬公塔院之會送難通理一坐四旬于宇內法喜無兩其示寂園扉雖飓驅輩毒于舍沙而本所懷來固未嘗不在雷陽棨戟之下也雙徑之遊雖微上首鎧公固當已事遄徃愆期有待而適會紫栢以舍利遷爰及閩維銘諸堅白其斯以爲方外素交揚厲雲棲證知吾師蓮祖爲法華地湧中人而浮山朗目智公亦以旋陀羅尼與作點睛手則予小子竊竊負法壘蚤弧漸騰而附青雲上矣師謂紫栢瀾之濁矣維泉之昧及吾兩人之未髦也左提右挈以爲曹溪滌除宗門其有與乎左股既夷壯馬是急故紫栢自曹溪如燕而師度嶺已還乃心罔不在祖窟筮之以周梟憲海門而曹溪志成鎮之以戴制臺而屠沽之肆一灑狙獪虎寇兵奴我苾蔕蠆食我疆里者令不崇朝烏散鬼匿招提改觀於是乎範之以律儀經之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潤之以法流育之以義學如是者數年寶坊輪奐浸假若新最後有事于大雄寶殿而一二黠悍師蠹惡其害已歙張羣譟將以一矢加遺而師方晏坐誦金剛般若深解義趣愉愉如也譟者心怍已退而不釋然乃因制府之

罷誣師掠用常住物憩御史臺流寓二年司理錫之鑿帶直指弗是也下郡徵典守節符會之秋毫無爽乃褫訟者服以竄而曹溪之蠹裕矣師之少也受遺西林翁獨以心計償兩世逋負緡至于於無遮之會而竣籍其羨以畀塔院寺主大方貲至萬知以恬養勞以謙牧發機于所不得已而藏用于所不可知驥稱其德而力倍凡馬無算矣雖報恩之籌以師命輟海印之續以城社隳南華之墉以裨販妃而師惟心之土悲智妙嚴豈復有乏少耶貴璫之濫于權也藪盜叢姦不可嚮邇差幸有浮慕于福田而師受戴制臺請與爲嬰兒其應如響於是稅使者窘于至期迫不得所欲而黃白之冶受成有司民不知有履尾之咥白艚遺粟食民而騰粵羅邦人患之而戴公亂子將歸溫陵其行也與白艚會于時權使有憾于將軍則多族市井豪譁以媚竈胄士之告急于師者再矣師方安居扉爲之啟從容諭衆而欲得賤糴耶今罪在大辟羅雖賤誰當食者衆恕少怠而急白權使者出令寧反側心且明非亂子之過匡圍閒然蓋師輕身以先持戟使師壯大鑒宗盟而師脫載鬼之弧納用金之牖無烈俠氣有烈俠功所謂動刀甚微謀然已解進乎技矣師毘尼純白廉而不劇門庭在雲棲紫栢之間德充之符逅之而憬憧折疑城頹瞋劒墮出要咨諏不惜四楞著地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踪跡半天下所至登羯摩之壇升白椎之座以數十會計東齊南越法化久湮佛種幾斷而自其得師也若醯雞之覩天地熏于二

嚴誓于九品乃至盂蘭放生諸白淨行無剋
笄童耄翕如也別傳之宗時復爲利根者貴
勇而齒牙無畏投芥于鍼使清涼之區得遵
累朝憲章弛于任土而大木終其天年爲官
家佛法僧物寺主取大邑人無災用脫桎梏
居然五天之郛一郊廓矣今上毓于青宮詔
戍士之老疾詿誤者陳情而宥師有二焉首
尾襄委凡六年乃聽自恣而慈聖之爲孝定
也臨于湘東大作佛事然後免妙喜之剭反
棲賢之園而師初行脚時所銘一鉢一衲雖
豐城之與延津弗若矣師所莫逆海内賢豪
無慮百數而天隨風負則北之胡南之戴爲
尤湖東練若以會儀部金簡爲三年淹五乳
十檀則汪少司馬靜峰執其牛耳是時名刹
之虛左者桐鄉之浮渡以堂金沙之東禪以
構其曰塵尾是瞻武陵雲棲則萃通國之懽
以請禪講勝流剞心瞩就美盡東南而竟爲
廬阜之岑寂所局已復爲曹溪之謳吟所吸
人以爲疲于津梁而師固未嘗下臺山之座
也總其樂說無礙之辨曲示單傳而鎔入一
塵法界似圭峰解脫于文字般若而多得世
間障難似覺範森羅萬行以宗一心而嚴無
生徃生之土又似永明雖正令寂寥稍似婆
心太熱亦或觀時逗根不忍法堂前草深一
丈耳先甲曰辛以革其面後甲曰丙以蔚其
文二十年以來飲光之華徃徃於吳楚間振
其夕秀瀹曹源者豈曰無庸師可報紫栢於
淨土矣書華嚴時夢與登公謁清涼國師于
千金剛之窟而慈氏法王亦乘率陀樓閣影
現夢心錫以策文曰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

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佩斯印也以游世間所謂善能分別一切法於第一義而不動蓋師之所從來深遠矣年譜之筆絕于癸亥而專以法施爲心六字其末後句也前化及之三旬徧謝申警若將遠行且各留楮墨爲別衆以師眷眷法雲也判袂玄圃而小不豫矣侍者以遺教請至心念佛而外無他囑也初度欲臨而張韶州奉紫伹羅衣爲壽清言浹日歡若生平日中而驪駒叱馭日晡而白牛說駕矣二時暖千頂三日汗濡于鼻覩貌如生而遥矚其瑞相者謂招提且大最後供通曰内外諸法空洞一如何去來之足問然則叅雲谷時所覩三聖對現色身溫滅空證了無所得永明有言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刹那際中去齊而送者從市去

越而慕者傾都去震旦而哀者撼卹陵榮者雕金石如夢乍醒不消一咄矣緣熏習影重重無盡而出纏弟子曰福善某某等在纏弟子曰即墨黃生納善某某等五羊馮生昌歷某某等服勤請事助轉法輪皆其盛者也于師臺山願文四攝衆中固是恒河沙一數而黃生劉臂爲燈以蘄及錫痂癥作大悲形衣髮皆具首楞嚴觀晝夜一蒲勤勇坐脫可謂奇中倍人下逮余小子竊啖法乳于名字之初灑心血于窣堵之後雖步趨未也共相與力倘亦有不可思議者焉師現意奇行著于年譜不可殫書所著復有心經直說圓覺經解起信疏略起信直解百法規矩直解性相通說肇論註八十八祖傳贊方便語叅禪切要觀老莊影響論憨山緒言夢游集若干卷

並行十世銘曰覩師吾相渝三紀而不能挈其廣長模師眉毛亘三旬而不能知其在亡聽之以心今失頤呻之師子游之以目今得迴旋之象王其語無聲其默孔揚其形不疲其神不傷璞三刖而爲璽金百煉而彌剛禮師塔也皮相者以爲化城之幻迹而心服者以爲寶所之慈航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菩薩戒弟子皖舒廣淪吳應賓頓首拜譔

明海印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峰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堆慈聖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峰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華應現天際妙峰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所至橫見側出固非凡情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于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蕭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陳迪祥以行狀來謁余表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請爲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意曰剎竿不憂倒却矣燈炮月落晤言疊疊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扉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即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摩其頂

曰兒他日人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登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誦華嚴十萬七千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畜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既翛然出世而雪浪幸爲大論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廁溷清除了無人跡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即妙峰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軟暖宜入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峰衣褐來訪須髮鬖鬆如河朔佑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巖巖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峰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嶽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見遽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鬬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峰曰且喜有任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天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臺詩云雪中師

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雪中春夏之交流澌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峰峰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

十四

然之日尋緣溪橫杓危坐其上初則水聲宛

十五

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閒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搆思詩句逼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熟睡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却觀如出入息任山行脚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誦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贊已皆讚歎而去嘗夢與妙峰夾侍清涼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師既建祈儲道場遂遠遁東海之牢山慈聖命龍華寺僧瑞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

十五

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感歎率闔宮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賫送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

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日減鐫蓋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便說法東海蔑戾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慈聖崇信佛乘勑使四出中人讒搆動以煩費為言上弗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庭所司遂以師為奇貨欲因以株連慈聖左右并按前後檀施帑金以數十萬計拷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聖母何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銖耳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以謝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非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于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為師作逐客說而別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見粵帥就編伍于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藁作廣薦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癘氣立解參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一著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曆輩聞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搆禪室于壁壘間說法華至寶塔示

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僦舍屠門酒肆蔚為寶坊緇白坌集攝折互用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慈聖賓天詔至慟哭披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

詣赴堊於雙徑爲作茶毘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弔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庵五乳峰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溪天啟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詔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蕭公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所至及物

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暄雨潤加被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囷親泛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稅使與粤帥有隙嗾市民以白糟作難羣噪圍帥府師緩頰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謁曹溪師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携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楞嚴刺蘇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伽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嘉

與楞嚴寺萬衆圍繞有隷人如狂易狀搏顙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隷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曰解脫竟懵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偶然哉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度弟子甚衆從師于獄職納橐饘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粤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貴介子弟剜臂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即墨黃納善也粤士歸依者馮昌曆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曆之徒也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

夢遊集又若干卷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必不遺古人有不遺焉亦糟粕耳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炙考其生平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莂援据年譜行狀以書茲石其詞寧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啟衆生之正信也銘曰人生出沒五濁世間生死之涂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禦者冰山墊伏雪窖沉

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照上徹帝闈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桁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惸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軍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古有遺則大鑒重微靈照不昧屈眴之衣

素五　十九

如施畫績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不待族雲歸兩藏山川目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峨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眞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照覺路天啟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熟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憨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夢大士携童子入門抱之遂娠及誕白衣重胞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遞送入寺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極見師如夙契十九從無極聆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自字澄印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一日見後架潔清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掃也故不寢以偵之則當衆方放參時已糞除畢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饑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峰蒲州人因相期結伴爲遠遊旣數日則已去矣更六年師至長安有稱鹽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即問認否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病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內藏來師追妙

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肇論向於不遷論未明旋嵐偃嶽之旨忽閱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隣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師方七歲叔死母撫尸而哭曰天耶那裏去也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疑之未幾次嬸舉子隨母往視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嬸腹中母拍一掌云爾從何入爾母腹中耶又切疑之自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於懷至是如冰澌泮矣明日妙師問所得師口夜來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拿龍捉虎今日草裏走出兎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拿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兎子恰是蝦蟆光笑休去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也師同妙師登五臺光以詩送云雲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念即不聞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閒然不復爲擾矣

人餉師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糧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也悟後無可請益乃展印楞伽經旣風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卽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臥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境謂佛刹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卽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覺空上昇入寶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萬曆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于武當皇太后遣官于五臺就本寺建道場訖癸未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尋清涼疏所謂那羅延窟者卽東海牢山也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峰俱至命龍華寺住持至海上喻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千金爲師建菴師俱辭丙戌勑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空山無可供奉命合宮布金修寺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

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嚴通議已丑爲報恩寺請藏齎送至龍江便道省親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可舉慈聖命之甲午冬入賀聖節命說戒于慈壽寺再請舉修報恩寺上命徐俟明年乙未逮師先是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偶以他故觸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擊登聞鼓以進下鎮撫司獄望風旨者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媿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

心也有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菴金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聖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遍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覈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營救甚力後張語人曰人知憨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出獄戍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景何如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督府命住曹溪闡堂濬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丁詔獄訊以爲師之故檄還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

行謂衆曰瓊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陽暨官民廬舍仆明昌塔壓碎師所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師不止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遊南嶽禮八十八祖道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僧某以五乳貽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茶毘手拾靈骨藏于文殊臺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曰遠千指歸閉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剛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粤方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參示衆云老人穩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著甚麼爾曹愼毋作容易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尚成故紙我又何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初外道羅清以其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大化遂遍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諸子問道於師周罔石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師答此聖人指人要悟不屬生死一著公擊節歎服有龍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曆曰北來禪師說法甚奇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轖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大將軍因弊苦閩艚運米新督府閩人也公子舟次白艚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閩士民數千人沉公子舟持

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關涕泣求救師遂破關往謁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散亂民師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採珠之擾其在東海勑賜殿第五成勢家奪道場搆方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萊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刃出其鞘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二十五躊躇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嗽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往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關曰市關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他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誨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謂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精心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即墨黃生納善年十九參究堅切脇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然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個觔斗來師

又何能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嶺南則馮昌曆五乳之患難不二者爲福善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君啟撰

憨山大師塔院碑記

嶺南無佛五祖所讖而能大師出其無根之智剖三光而剝五嶽掃軌易嚮以師百世何其盛也玄風旣衰法地亦墜積劫之因是爲開始師與達觀滌源曹溪之盟結想未紓師乃被難達觀聞之驚曰憨公已矣此願曷酬而師以主恩佛佑流有五刑適赴其地雖業累所纏然亦因緣之願力也初至解紛上將督府德之願爲護法先時道場土宇割裂侵并流徒肆爲屠沽至是檄縣期以三日盡之因謂師六祖腥羶已爲滌然生靈塗炭請師

救濟其一珠船千艘皆海上巨盜資以欽採之孰踰期不歸橫掠海上吏不能制其一礦役暴橫掘墓破居師乃徐動權使啟誘信心嚴約珠船徹所遣役歸有司歲額解進民自此安枕矣遂闢祖庭立義學登壇說法自宰官文士下及貼販咸遂皈依改徑拓産歸所侵田以屠肆爲十方旦過寮設庫司清規井然如官府法歲大饑疫勸施掩骼作濟渡道場夫無著之機棄絕聖智有爲之化波潤津梁大小精粗至人畢貫所以君子契其精玄

小人懷其樂利沒而不忘其在斯乎玄圃蕭先生北上入訪因遊次謂曰已爲師覓一片福地問何在曰天時岡師戲云天時岡宰相定穴非吾法王孰能居之旣別即示微疾數日而逝甲子春廬山弟子福善等至請龕還

廬嶺南弟子歐文起劉起相暨山寺大衆議留乃闍卜之三闍皆得留字韶太守張三星爲建塔院即所指天畤岡也然龕卒歸五乳是爲衣履之藏銘曰聰明聖智道不涉焦金腐芥世喪梨大師精神十方徹撓挑風雷弄日月波瀾不蕩光不滅曹溪中流祖源遏刊山滌源九州列洪鍾在函無扣歇水逝風行非續絶曹溪五乳無跡輒與塔而三共歲業天啟七年六月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撰

本師憨山大和尚靈龕還曹溪供奉始末

謹按本師以萬曆丙申逆緣入粤生平履歷備載于蕭玄圃吳觀我錢受之諸名公碑銘亦既逗漏不少今所紀者自廬山迎靈龕還曹溪及開龕漆布始末也吾師弘法一生精神半在曹溪備載于中興録暮年歸休于廬之五乳天啟壬戌起相同堂主本昂等堅請師南還以癸亥冬示寂于曹溪五乳眷屬知微善公欲迎靈龕歸廬龕前拈闍三拈皆得留宇于時宗伯蕭公捐貲會本道我齋夏公韶府張公暨遠近緇白弟子及十房僧衆崇建塔院善公者本從師于患難九死之餘孝誠篤摯邀請吳越諸宰官皈依師門者具書當道何制臺下令强迎歸廬乙丑之春正月也崇禎庚辰起相承乏司李瑞州入山掃塔始知形家異議既入塔復啟殯卜地因憶壬戌侍師于廬師別詩云一片遠心遡流水相期端爲不傳衣又曾于衆中授記云爾他日爲兵部權要之官當爲我修葺家先墳二十

年來一官拓落既難提石上之衣又罔効包
土之力嘗懷內疚忽猛省曰師靈未妥倘了
此段公案其於修墳不既多乎遂謀力任南
迎之役長男珵燁隨任因力贊之癸未秋楚
寇震鄰兵燹是虞嗣孫慈力廣成等用予言
[illegible] 二十八
龕前拈鬮三鬮皆順起相解任將南歸遣男
珵燁代迎有晏生日瑞者曾物色之兩造中
賞其膽智可任渠亦堅請効勞因命之往康
郡糧館亦留都人難之曰大師吾梓里也彼
能迎我獨不可留乎相先托同鄉康郡司李
[illegible] 二十九
廖公文英爲東道主值廖奉臺檄辦事淮安
已在舟中矣爲風所留幾八十日晏生懇之
廖欣然許諾一夕風轉南遣人趣晏曰風利
不泊遲則自誤值晏痢病動轉不得業揚帆
北渡晏生已失望矣是夕石尤風大作又逆
[illegible] 三十
遞廖舟還故處晏生手鎮曰大師之靈也於
是檄星子縣署篆寄公主其事牌行山中衆
莫敢抗瑞郡守戎金國柱康郡守戎胡宗聖
皆遣兵迎送旗鼓導引出山慈警日迫河道
梗澁六舟南邁途中值賊客舟皆被邀截獨
靈龕船得風揚帆徑去鈎竿皆著手不得如
是屢經險阻履險卒夷川嶽助順何莫非吾
師之靈也是年冬仲朔二日靈龕到山山中
大衆歡聲如雷以爲從天而下也晏生及嗣
孫慈力爲余言龕靈異甚初出山及度嶺皆
四人畀之比到濛裏登岸夫力倍之猶勉强
此何說也予謂老人家顯異欲以肉身出現
乎擇吉入塔在甲申九月而荒盜頻仍復值
燕都大變崩心痛悼欲先期入山省視未遑
也有宋總戎紀者語僧遠蒼曰大師名喧宇

宙豈同餘人金剛之體保無缺漏請開聽禮于四月廿八集衆拈闡許開開則道骨如生儼然端坐不傾不倚髮甲皆長衣服鮮潔白綾坐褥無半點瑕數珠絨串若新大衆歡呼皈命頂禮觀者如堵後數日前吏部尚書李公曰宣韶府黃公鋐者入山隨喜共作證明始信肉身大士應緣度世前有大鑒今有本師先是卓錫泉久竭郡侯黃公留心法門百計搜剔此靈龕既啟泉則自湧應若影響豈偶然也起相與余宗元糾本府長春社中緇白善信設闍山大齋以重陽日入山廿五日齋僧十月初十日漆布陞座十房戶長長老耆舊塔主堂主及長春社護法居士具僉帖請嗣孫慈力等守奉塔院香燈宋公首捐五十金漆布且請李公撰募疏謂塔院襟眉未舒爲修飭及香燈田産之費制臺沈公業題百金此皆與本師夙值般若之緣故能于末後一著各出手眼爲千秋塑光明幢也起相綿力何幸躬逢其盛爰識其始末如此崇禎十七年十月吉日原任江西瑞州府推官順德菩薩戒弟子劉起相頓首謹識

奉輓憨翁禪師圓寂　蕭雲舉 少宰 廣西人

鼓棹雙林扣夕扉故人把袂洽心期十年契濶龍華會萬里音書雁斷時茅結牢山歸北海花開庾嶺向南枝衡陽地褊袈裟濶匡嶽雲深杖錫移臺鏡本空觀自性風幡忽動想能師幾回涼月倍清夢一宿秋風對故知隱几談天收密義揮毫見地掃羣疑久無粘縛心常定空有慈悲首重垂落葉秋深忘語倦聽鍾夜半說心危每嗟塵世心常苦更到禪

臺路轉岐法語聽來堪唯唯客程催去故遲遲老知湖海應難遇會屬機緣忽漫離鴈過寒山秋影盡馬嘶曹水去聲悲尺素傳書人北面閻黎聞訃淚交頤法門摧棟材難得覺海藏舟事莫追睡蝶蘧蘧纔入夢猶龍矯矯素五三主欲何之晤來已是經千刼化去何煩贊一辭忘我非貪無相好觀空莫詫有形奇回看峰色林端寺夢想潮音篋裏詩圓寂那曾分去住莊嚴不改舊威儀祇愁法侶應稀少託鉢傳衣更屬誰

奉輓憨翁大和尚有序　吳中偉左方作海鹽人

憨山大師禪宗龍象余治兵湖南獲展參詣庚申春再承之嶺表道經曹溪頂禮南華祖像僅蔽風雨雖巨材山積而龜曝鶴飛丹青剝落徘徊久之慨然大息詢厥所以老比丘答言此我憨大師未竟業也安禪七日金地將完讒搆三途法輪中輟言罷掩抑悲不自勝予重憐其意語之曰若等眞思大師予當爲若招之比丘輩咸各歡喜無量投地稱謝遂重趼千里殷勤啟請始於比年某月再入曹溪則僧輩已三詣大師而予亦三致書師矣卓錫之日法訊見貽薄宦糾縛未遑酬次每念他日北歸庶幾從容化城仰叅心諦而法臘已滿遽登涅槃俾予數年所懷竟成虛想夫金剛不壞則大教常流石電難延則肉軀等盡予悼宗風之永寂哀玄義之將頹感往多哀傷今欲絕攬筆成誄情見乎詞矣

歸盡天龍有大師講壇花雨落遲遲廚中法膳慈宮出嶺表恩流聖主知鷗鳥宰官疑玩世拂檀海藏有經時是誰高足如迦葉把撰

遺疏痛所思

曹溪滴滴泣南華當日親承坐具紗心印獨
傳無一字地金重布有三車林風月掩床頭
火穀雨煙消定後茶末法中興還更墮低徊
雙樹獨長嗟

識記南宗歲已千道場重此更安禪法流心
在無窮悟祖去衣藏不再傳泣斷比丘黃葉
下靈埋鏍子白雲邊應留遺教經同佛猶自
中流得寶船
滿月當年一試叅皈依初地憶湖南衣從白
毳身常淨教演青蓮舌再含金版譯窮經幾
部銀鉤書就祖千函予曾刻師楞嚴通義師亦為予手書祖像贊傳
是誰檀越眞師負三度書招秖自慚

過匡山奉弔憨山大師　王思任山陰人

七峰絕頂卓開巒蘿葛窮時剩石攀溪舌瓏
玲難翦截教人猶自聽憨山
靈光作線一相牽八里庄前二十年今日拜
師猶骨在知師原是古金仙
賜環炎海主恩多鱷浪蛇雲伏幾魔遼莫靈
山因道力空餘好相聽彌陀
治任千般爲一龕曹溪廬阜若何叅早知風
月猶擎架一火燒時沒得擔

奉輓五乳大師　博山後學大巖

象王跡應瑞蓮開五乳峰前吼若雷今日樹
煙何靄靆紫雲旋入白雲推

南華福地塔全身脚底猶披五乳雲柱杖攪
渾清世界不知得法幾多人

哭五乳大師　弟子福能

憶斷南華歸去來那堪已脫舊蓮胎人誰得
髓應成笑我未忘情自合哀荷法從今皆弱

質論文視昔幾雄才可憐孤客餘雙眼遥對
青山泣草萊

乍得歸依雙徑山師資可想鷲峰間幾堪玉
樹蒼苔瘞即使香臺末路還語對石泉分哽
咽滂當風葉墮潛潛印心四卷楞伽在掉臂
何人已出關

泣對緘書轉不平空於手澤訴歸盟相逢未
惜懸千載自棄須知負一生推古但云携履
去臨哀誰解作驢鳴蕭蕭客舍殘冬雪點袂
依人若有情

淚灑天涯寄弟兒先師遺囑太分明鬚眉五
老堪摩擬腰脊三梁自現成紅葉鄉人雙眼
血白雲弟子一心旌於茲領取拳拳意何必
高談論死生

寄憨大師曹溪法眷書

海印白衣弟子虞山錢謙益致書于憨大師
曹溪塔院住持諸上座師兄恭惟甲申之歲
大師眞身自五乳歸於曹溪迄今十有三載
矣某洊經喪亂萬死一生視息僅存草土自
屏既不能襆被腰包躬埽塔院又不克齋心
頂禮遥致瓣香仰負劬勞僭辱記莂踴天蹐
地歎愧何已唯是多生承事畢世皈依布髮
未忘其宿因失乳久思夫慈母此則海墨難
盡劫火不灰我大師固當於常寂光中重加
憐愍容爲加被者也粤自法幢傾倒末劫凌
夷師子逝而野干鳴龍象寢而妖狐熾家家
臨濟箇箇德山宗師如茨付拂如葦而又搆
造妄語侮慢聖僧謗紫栢則曰本無師承毀
大師則曰但稱義學聚聾瞽惑世誣民法
門之敗壞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舉世飲狂井

之藥而有一人不狂舉世怖曉鏡之頭而有一人不怖單撐孤立風雪當門此一人者或者護世四王密諦力士假手是人爲如來使使之屏除魔外不斷佛種而我大師慈心悲愍普施無畏亦豈無厚望於後人與諸上座與某緇白不同同出大師之門並受遺囑居今之世隨波逐流坐視斯人中風狂走搖手閉目不爲拯救亦何以稱海印之眞子與魔强佛弱俗重道輕智眼無多法城日倒未知諸上座能不河漢吾言否也今所欲亟請于座右者近代紫栢雲棲皆有全集行世大師夢遊集嘉興藏函但是法語一種其他書記序傳之文發明大法者有其目而無其書聞大師遺稿藏貯曹溪卷帙甚富今特爲啟請倒囊相付當訂其訛舛削其繁蕪使斯世得

窺全璧不恨半珠人天眼目剎塵瞻仰斷不可遼緩後時或貽湮沒之悔也又大師著春秋左氏心法乃發明因果之書常自言曹溪削藁時燈前燭下徵求案斷魂魄可追毛髮皆竪以今世時節因緣正當開顯此書用以革頑止殺撈攏扠濁追思大師徃昔付託良非聊爾流通之責胡可逭也伏祈諸上座合力搜羅悉心採集片紙隻字悉闕遺樓椎集衆昭告大師眞身之前舉授軺車詔使鄭重郵致俾某得藉手撰集以告成事此則法衆教海千秋之耿光非及門一人之私幸也

大師五乳塔院濫竽載筆南海陳相公曾爲題識勒石南華甲申己後歸龕事蹟山門當有實録不揆蕪陋願考襄作第二碑以備僧史某年七十有五誓以西垂之歲歸命佛門

會台賢之異同破性相之岐執闡揚遺教弘護眞乘庶幾黽勉餘生不負大師摩頂付囑至意俟文集畢工少有端緒當爲文一通啟告大師冥機密感念茲在茲而今固未遑及也遥望雙峰焚香作禮嶺海迢然如在床席

天寒夜凍琢冰削牘意滿楮陋不盡所云歲在丙申十一月長至前三日某和南奉啟

右錢牧齋宗伯訪求憨山大師遺稿書以託龔孝升中丞者頃携至海幢華首和尚觀之彈指讚禮蓋歎錢公能不負師龔公能不負友而兩公皆能不負佛所付囑也使授諸梓命今釋跋其後嗚呼斯道凌夷於今已極良由信根輕鮮忘法本而背佛恩其視慧命斷續之間若越肥秦瘠笑啼皆僞起倒隨人請以此書正告天下萬世

之爲法門後昆者知錢公所以盡心於大師之心與龔公所共弘護之心與和尚所共流通之心皆共出于三世諸佛大悲大願之心皮下有血人觸著便痛不隔一絲危涕既零忘身非險即生佛慧命實嘉賴之豈止爲大師竪立光明法幢而已時丁酉春正月穀日華首門下弟子比丘今釋跋

台諭憨大師全集泰處署中搜羅咨訪非力所及適金道隱在此知中丞傳台札於海幢法侶其堂頭宗寶老人歡喜讚歎焚香設拜屬道隱題跋付梓布告諸方俾凡有收藏大師法語者單辭片紙皆來聚集現在數種附中丞行篋此外更有所得泰當爲續上也門人萬泰頓首

憨山大師全集舊序

余嘗思維世聖賢立身一代或開創或繼述或守成或重興或救弊其用心於制作之微事無不周義無不備使千萬世下有能尋其旨趣皆可因之而振起也此非古今之大經大法哉於是更進而思之夫經世聖賢尚能以身盡一代之事以道開萬世之心況我佛祖出世爲人以超生死性命之法而化凡聖迷悟之心其示現普門感應異類者豈不能續三世之慧燈傳大千之種智乎余於憨山大師見之矣大師悟門與教化之廣大已見於自已著述與諸明眼傳記贊銘之詳舉世莫不知爲再來肉身大士矣余何能贊一辭蓋痛念法門而有感焉大師當此宗門凋落之際方與雲棲達觀二大師相爲鴈立以悟宗門之人不據宗門之位是預知宗門將振故爲宗門大防獨處此位而尊此宗使其狂妄僭竊之徒自生畏懼而不敢眇視輕賤此其心又奚啻程嬰杵臼哉嗚呼有三大師如此光明赫奕於前而後世尚有僭竊不恤爲大師之罪人者寧不大可慨與雖然孔子作春秋正萬世名義雖不能使萬世之名義皆正而有不能正名義者亦何能逃春秋之誅余昔年見大師贊子壽昌先祖及撰塔銘即突出大好山千里遥相見之句已知與先祖把手共遊向上一路矣至於平生說法著作曲盡一代時教始終本末全體佛心全行祖意其提唱拈頌及指示偈語會何減於古人會何讓今人天下後世自知師實祖位之人不居祖位豈可以師不自居即爲非祖位人

乎師没後二十二年而全身不壞與曹溪六祖開創重興無有二義其進於維世大經大法而能續法身慧命誠無不周無不備也茲大師法孫堅如欲募刻師全集乃特請爲序而贊成之予嘉其爲法忘軀之誠因述余所仰慕感慨之思云爾天界後學道盛和南題

憨山大師口筏引

客歲龔中丞孝升入粤虞山錢宗伯屬收憨山大師遺文維時華首老人與鳥湖棲壑和尚裒集法語及諸論述附星軺以往珠海牟尼光已照映吳山漪水間矣余從友人黃秋聞又得遺言一則乃師中興曹溪祖庭時與鄧生敷說所謂口筏者也師信口說法汨筆千言文不加點皆從不思議中流出其示鄧生言下指點縱橫穿漏從來單提直指未有如是之簡捷透快者師與雲棲紫栢同時稱三大宗師弘皆親受記莂雲棲以低眉作佛事師與紫栢以努目作佛事而其作略大都從五臺水觀中來故其楮墨所傳莫不有千峰積雪萬壑轟雷之雄聚此片紙亦具見一斑矣刻成仍寄宗伯俾補入全集中而敬書數語于後丁酉蒲月中州曾弘合掌言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五十五

音釋

皖胡官切地名涔徂悶切再至也墊神六切門側堂也古之教者黨有庠家有古六切環塾古委切有舌者奔音廁重累也度音說庵皮閣也跳曉上音剃下音崖舉目相忤也塡篤上許元切下直离切螫音茅蟲名狙獪上子余切下古外切貲音咨財也堅杜結切齧也譎音畫速也莊子譎然已解郟鄏上音夾下音肉地名焫燭餘也髽上蘇合切下桑何切髣髴相撥也闇居尤切